目錄

第三章　封建制度開始時代——西周

第四章　列國兼併時代——春秋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第八章　嚴格閉關封建經濟停滯時代——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

第九章　隋唐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編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底成立——遠古至秦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第一章　原始公社時代——黃帝至禹

——公元前二七〇〇年（?）——二一九八年（?）——

第一節　黃河流域最早的居民

北平西南周口店發現大約四五十萬年以前的人類遺骨，據說那時候的人，已經知道用火，並製造粗糙的石器骨器。

內蒙古鄂爾多斯發現大約五萬年前的舊石器，其中有似乎剝皮用的石刀。

中原地方還沒有發現過舊石器。但未必就是從古無人居住的證據。

依據地下發掘的材料，約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黃河流域確有人類居住，而且已經踏進新石器階段，有相當發展的文化。

中國中部黃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區。住在周圍的各種族，都想遷徙進來。因此成了各種族門爭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的場所。有一種苗人叫做黃貓頭蠻，髮捲曲，作黃金色。這當是歐洲人種，先從西方遷來，後被漢族壓迫遷到南方，後岡（河南安陽縣）發掘最下層是紅陶，中層黑陶，上層白陶，遞變的形迹顯然。據上述兩個例證，可以想見遠古種族間文化間的門爭狀況。

住在中原地區及其周圍的種族，推想如下：

東部是夷族，濟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據地。大概從東北沿渤海岸入山東境，南下到淮水流域。相傳太皞是他們的聖帝。春秋時代還有任（山東濟寧縣）宿（山東東平縣東無鹽城）須句（東平縣）顓臾（費縣西北）四個風姓的小國，說是太皞的後裔。濟南龍山城子崖發掘，最下層的灰陶，形質粗劣，年代很古，皞是白色，灰也含白色，或許這就是夷族文化的遺跡，灰黑白三色是東方出土陶器的特徵。

南部是蠻族，苗、黎、猺總稱爲南蠻。蠻族大概從安南遷來，發展到長江流域，又北進到黃河流域，現今苗人的椎髻、服裝、樂器、以及房屋構造形式，與安南風俗，大體相同，可以作爲古代蠻族來源的佐證。蠻族種類繁雜，在遠古似乎也有相當文化。其中黎族最強，蚩尤是九黎著名的酋長。

西部是羌族，從西方侵入中原，與苗黎雜居。炎帝是羌族的首領，炎帝也稱爲赤帝。後岡發掘最下層的陶器，以赤色爲主體，花紋形製，都極簡單，年代比仰韶期要早些，也許這就是羌族文化的遺跡。赤色和彩色（主要的也是赤色）是西部文化的特徵。

北部的狄族（也許就是散佈長城以北至西伯利亞平原的細石器種族）東北部的貊族，在遠古傳說中，沒有顯示他們活動的形迹。

地下發掘，材料最豐富的是仰韶系文化。民國九年，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掘得石器、骨器、陶器多種。石器有刀、斧、杵、鏃、鋤、及紡織用的「棉墜」。骨器有縫紉用的針，陶器有紅、白、黑兩彩三彩的花紋。所以仰韶文化也稱爲彩陶文化。遺物中還有陶鬲、陶鼎、豕骨、穀粒和人骨，據說，人骨同現代北中國的人種沒有什麼分別。

與仰韶同系統的文化遺物，在遼寧錦西縣甘肅寧定縣山西夏縣（夏縣西陰村還發現半個蠶繭）南滿

州雜子窩等地，都有發現。可是太行山以東，渤海以西的大平原上，卻未曾發現過。因此或可推想為，仰韶文化的種族，從西方向東發展，到澠池地方，遇着別一種族的阻礙，不能前進，渡河入山西境。北上順長城往東，經熱河中部到遼東半島朝鮮北部，現在這些地方都有遺跡可尋。考古學家稱為南方系文化或中國系文化，以別於長城外的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的地區散佈如此廣大，足見這個種族繁殖力頗強。製造工具也比較精緻，而且已有原始農業和紡織業，如果西陰村的半個蠶繭鑒定不誤，那更使人聯想到嫘祖（黃帝正妻）發明了養蠶的故事。

仰韶遺址的人骨，既和現在北中國人同類，黃帝從西方來，又是歷代相傳的舊說。考古家證明中國仰韶系彩陶，與巴比倫的蘇沙，中亞細亞及屈里波夷等地出土的彩陶同一系統。東西交通時期，據專家推算，約在公元前四千年，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可能在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後，即傳說中的黃帝族對佔據中原的羌族、蠻族發生爭奪戰。所以不妨說仰韶文化就是黃帝族的文化。

如果上述假設，沒有大錯誤的話，最初居住中國中部的，應該說是羌族和蠻族。東部屬夷族，西部屬黃帝族。經過長期的鬥爭，黃帝族成為中國的主人，其他種族，或被驅逐，或被同化。

第二節　關於遠古的傳說

關於遠古（黃帝以前）傳說，如果剔去荒誕的神話，以及帶有後代色彩的追敍。其中比較近乎事實的材料，還保存相當數量，從這些材料中看出那時候人類的生活概況，大體如下：

遠古人類的生活與普通動物不差多少，一羣人住在一起，認識母親，卻不知誰是父親。走路不辨方

向，行動毫無意識。沒有火，也沒有器械和用具，生吃果實鳥獸蟲魚。冷天披草背皮，熱天止遮蔽腹下那一塊。飢餓求食物，飽了就捨棄。經過極長時期，才逐漸進化。

有巢氏——當人們穴居的時期，無法抵禦禽獸蟲蛇的侵害，後來發明了構木爲巢的方法，白天採集果實，作爲生活的資料，夜裏棲息在樹上的巢內。這是人類的蒙昧時期。

燧人氏——人們由採集生活，進到漁獵生活。生吃蚌蛤蟲魚，腥臊臭惡，多生腸胃病。後來發明鑽木取火的方法，開始知道熟食。這是由蒙昧進到半開化的初步。

庖犧氏——發明網罟，用以捕魚獵獸。又發明飼養家畜，開始有牧畜業。

女媧氏——傳說中，女媧與庖犧對男女交配舊習慣都有些改革。

神農氏——發明種五穀，作耒耜陶器，又日中爲市，開始有交易，那時候人不知道爭奪財物，也不知道什麼刑法政令。神農氏別號烈山氏，烈山就是燒山，也許焚燒山林，開墾土地，正是農業的開始。

依一般進化規律說，人類最初過着樹上生活，其後發明用火，又其後發明漁獵，又其後發明牧畜，又其後發明農業。這與有巢燧人庖犧神農的次序，大體相符合。古書凡記載大發明，都稱爲聖人，所謂某氏某人，實際上是說某些發明，而這些發明，正表示人類進化的某些階段。

傳說中人物，似乎比較可信的，有太皞、炎帝、蚩尤三人。他們是三個種族的首領。

太皞——據說姓風。畫八卦代替結繩。八卦是「—」「- -」兩種線形演成用作記事的符號。有無其事，不能說明。不過類似這種原始楔形文字，在中國西南部落後種族的苗猺中，確曾普遍使用過。南宋周去非做廣西靈川縣官，有猺人投木片告狀。木片上刻長短條痕，據翻譯說，是「和仇人相攻，仇人用

箭射他，請求縣官究辦。」依此作例，八卦原來是夷族木楔，很有可能。後來華族發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號。

炎帝——據說姓姜。姜就是羌，羌本西方種族，很早遷入中原地區。相傳炎帝第七代後裔榆罔與黃帝在阪泉打過三次大仗。照「括地志」（古地理書唐朝李泰著）說，阪泉在察哈爾懷來縣。如果這樣，黃帝族止在邊境攻略，未能侵入內地。此後兩族同化，在政治上，姜姓仍很有地位。

蚩尤——蠻族中九黎最強，大概是聯合九個部落，每個部落各包含有九個兄弟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族。蚩尤做大酋長。據說八十一個酋長全是獸身人言，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蚩尤驅逐炎帝，炎帝請黃帝援助，經過猛烈的戰爭，才把蚩尤殺死。古書中蚩尤的神話最多，可見他在當時確是炎黃二族的共同勁敵。

如果這個傳說，多少包含些事實，那麼炎黃兩族曾經長期戰爭，後來聯盟對抗蠻族。照「國語」說，黎苗在夏商時代，還很頑強。同從西方來，文化又相近的炎黃兩族，協力禦侮，因而兩族逐漸同化，是很合乎情理的。

此外還有一個盤古氏。蠻族自稱祖先是一隻五色毛狗，名叫盤瓠。三國時代徐整做「三五歷記」，把盤瓠搬進古史，改名盤古，又造一段開天闢地的神話。中國各種族的合併運動，不斷發展，吸收各族神話，使內容複雜起來，這是不足怪的。

第三節　黃帝及其後裔

現代的中華民族，是吸收無數種族，在一定文化一定種族的基礎上，經四五千年的長期鬥爭和融化，才逐漸形成起來。這裏所謂種族基礎，無疑地應該說是從黃帝傳下的華族（周代稱華族，漢以後稱漢族）。

古代傳說，不論如何分歧荒謬，從沒有認太皞炎帝蚩尤做自己祖先的。太皞人頭蛇身，女媧也是蛇身，炎帝人身牛頭，蚩尤更描寫成六怪物。獨黃帝系統的古帝，全是人形。這顯然含有種族偏見，但正是說明中國古史的基幹，從黃帝一族流傳下來。

相傳炎帝受蚩尤族壓迫，逃避到涿鹿。涿鹿在懷來縣境，是黃帝東遷後的根據地之一。黃帝攻殺蚩尤，本族仍居西部與北部（陝甘晉等地區）。這與仰韶文化分佈地域，大體符合，仰韶與殷墟小屯（河南安陽縣），是同一系統的文化，可見黃帝與殷商間，實有不可割斷的脈絡存在着。

古代文獻記載黃帝子孫世系，有「國語」、「大戴記」、「山海經」等書。雖然錯亂脫略，疑問很多，但如全由後人僞造，何妨譜系井然，自圓其說。子孫尊禮祖先，記述名號，年久訛誤，事所常有。至於重要祖先，決不會輕易忘記。古人祭祀，有「神不歆（受祭）非類，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的種族信念。黃帝世系，實不能視爲毫無根據。

中國比較有系統的歷史，可以承認從黃帝開始。

「史記」黃帝本紀說，黃帝姓姬，居涿鹿地方的山阿（山灣），時常遷徙，往來不定，生二十五子。正妻嫘祖，生子二人，一名玄囂，一名昌意。

相傳黃帝發明弓箭衣裳。仰韶遺物有石鏃、骨鏃，又有紡織器具，傳說也許可信。

黃帝二十五子，據說有十四人得姓，其中二人同一姓，共得十二姓。十二姓大體見於古代傳記，唐虞夏商周秦都是十二姓後裔。二十五人或有姓，或無姓，或同姓，或異姓，或從母姓，或從父姓，或同母異姓，或異母同姓，大概社會在女系男系交替時代，可有氏姓無常的現象。兩漢時，東胡烏桓正當女系轉入男系的階段，他們姓氏沒有一定，往往用勇健酋長的名字做姓。中國傳說中古帝姓氏，紛歧不一，也就是女系男系交替時代的現象。

按照傳說，黃帝後裔有下列諸帝：

少皞——姓己，或說姓嬴，名摯，居曲阜（山東曲阜縣）。春秋時代郯國是他的子孫。黃帝後裔，往往『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概少皞最先遷徙到東方，與夷族雜居，接受太皞系文化，所以稱為少皞。

顓頊——昌意（黃帝子）的後裔。居帝邱（河北濮陽縣）。號高陽氏。攻伐苗黎，驅散他們。一部份苗族逃竄西方，一部份逃竄南方，華族佔領黃河北岸土地。顓頊立尊重男權，壓抑女子的規矩，女子遇見男子不讓路，男子得在路上責打她。

帝嚳——玄囂（黃帝子）的後裔。居亳（河南偃師縣）。號高辛氏。傳說中帝嚳娶四妻，生四子。姜嫄生棄（周朝祖先），簡狄生契（商朝祖先），慶都生堯，常儀生摯。如果棄等確同出帝嚳一系，也止是後裔，決不是同父異母兄弟。卜辭證明商朝自認高祖是帝嚳，帝嚳當是實有其人。

以上三帝（帝字本義是祖先），彼此年代相隔，有頗大的距離，並不是前後繼承帝位。他們或因特時事功，或因子孫昌盛，名號得保存下來。他們究竟作些什麼事業，古史傳述，幾乎全不可信。試取其

他落後種族的記載，作爲古歷史的參考，倒可約略想見當時的情況。

『魏書』『烏桓傳』敍烏桓習俗說，他們選舉勇健能戰公平解決爭訟的人做大人。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召呼，各部落不敢違犯。大人和小帥，都是選舉，沒有世襲，大人以下，各有畜牧治產，不相繇役。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並世大人有勇名功業的也用牛羊祭他們。沒有法律，止相約：違大人命令，死；盜掠不止，死。部落間有仇怨，得自相報復，報復不止，請大人評判，理曲的部落，出牛羊贖罪。自殺父兄無罪，但不敢殺母，因母有母家部落，要出來報仇，殺自己的父兄，沒有人替他們報仇。

中國古代，少皞顓頊帝嚳，名號流傳，大概也像烏桓祭先世勇健有功業的大人一樣。

三帝居地，少皞開始居東方。顓頊伐苗黎，居帝邱向西發展，澠池是仰韶文化根據地。帝嚳居亳向東發展，比澠池東進一步。這種簡單傳說，也許包含些種族鬥爭的遺痕。

黃帝到帝嚳，年代不可考，據說黃帝在公元前二七〇〇年左右。

第四節　關於堯舜禹的傳說

『書經』有『堯典』等篇，敍述堯舜禹禪讓的故事。春秋戰國時人，尤其是儒墨兩大學派，都推崇取法這三個古帝，因此關於他們的傳說，似乎比黃帝以下諸帝，較富於眞實性。

照傳說，堯是帝嚳的兒子，距黃帝五代。舜是顓頊的七代孫，距黃帝九代。禹是顓頊的孫子，距黃帝五代。三人世次，顯然有很大的錯誤。

堯都平陽（山西臨汾縣），居地在西方。孟子說：『舜生於諸馮（山東諸城縣），卒於鳴條（河南開封附近），東夷之人也。』是舜居地在東方。禹父鯀居地在崇。崇就是嵩，在河南西部。禹都陽翟（河南禹縣），也略偏西部。各人自有部落，各治其事，未必像『堯典』所說，許多人聚集在一處，似乎後世的朝廷那樣。

『堯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援拾傳聞，組成有系統的紀錄，雖然不一定有意捏造，誇大虛飾，却所難免。其中『禪讓』帝位的故事，在傳子制度實行已久的周代史官，不容無端發此奇想，其爲遠古遺留下來的史實，大致可信。據說堯在帝位，諮詢四岳（炎帝族），四岳推舉虞舜（虞部落酋長的長子）作繼位人。舜受各種試驗後，攝位行政。堯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樣諮詢衆人，選出禹來攝行政事，舜死，禹繼位。禹在位時，衆舉皋陶作繼位人。皋陶死，又舉皋陶子益（似乎已有父死子繼的意義）。禹死，子啓奪益位自立。『禪讓』制度，從此廢棄。

堯舜禹當氏族社會末期，選舉方式已不十分民主，最後決定權，握持在首領的手中，所以啓攻益奪位，並不是偶然發生的現象。

所謂『禪讓』制度，實際就是氏族社會的會議選舉制度。這種制度在後世落後種族中如烏桓、鮮卑、契丹、女眞、蒙古都曾行施，有記載可以考見。

『禪讓』是一種選舉方式，堯舜以前，這種方式應該早已存在。

堯舜『禪讓』就是黃帝族許多部落的聯盟，共同選舉一人當大酋長。孔子說堯『民無能名』，舜『正南面而已』，大概他們沒有什麽政治實權，主要任務是主持祭祀及對苗黎的防禦。

特別是禹被選作大會長以後，建都陽翟，征伐苗黎，追到長江流域，從此苗黎不能北上侵擾。黃帝族在中原的地位，更趨於鞏固。周公希望成王像禹一樣，用武力橫行天下，無有不服，足見禹的武功，爲後世所推崇。黃帝以下，征伐苗黎當作主要事業，禹把這個事業完成了。

禹治洪水，沒有實證，因而是不可確信的事件。相傳他鑿開龍門，疏通九河，石器時代的人力，如何能勝任。照孔子說『禹盡力乎溝洫』。大概他發明原始灌溉工程，在那時候，自然是農業上一個進步。

在伐苗的勝利中，俘獲苗黎作奴隸，是可以想見的。民苗同聲，沒有文字以前，民就是苗。周朝才有苗民黎民的名稱。金文民字象足上掛器械的形狀，現時有些苗族對待漢人俘虜，還保持這個習慣。從金文推想民字的本義，是苗黎俘虜當奴隸。奴隸是財產，禹部落中增加了這種財產，勢必促成舊制度的破壞。

『禪讓』的傳說，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響。『天下爲公』成爲革命的口號。統治階級自相篡奪，『禪讓』成爲一種篡位的公式。清乾隆時代，廣東僑商羅芳伯在爪哇建立『禪讓』式的共和國，與華盛頓創造美利堅共和國同時。所以堯舜『禪讓』是中國舊式的最高政治理想。

第五節　原始公社制度

中國歷史同任何民族的歷史一樣，也就是說，依照歷史一般的發展規律，在上古時代，存在過原始公社制度（也稱爲原始共產制度）。從中國歷史開端（黃帝）到『禪讓』制度崩潰，正是實行着這個制

度的時代。

什麽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那時候，生產力非常低微，人們藉以生活的工具，僅僅是石器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那時候，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石器和弓箭，已被仰韶遺物證明了。仰韶時代，約當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周朝祭祀制度，祭品必須倣照被祭者原來的生活狀況。照周朝人所知道的遠古情形，是沒有火以前，稱為上古；有火以後，稱為中古。上古人連毛帶血生吃禽獸肉。飲的是血和水。中古人把石頭燒熱，放碎肉或淨黍米在燒石上，半生不熟的吃。後來才製造陶器房屋布帛酒酪。因此，周天子祭祖先番和棗，是用薄酒及半生肉。

韓非子說：堯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飯。野菜湯不加調味，飲食器是土缶，粗布僅掩身體，冬天披鹿皮。衣履不到破爛不換。舜比堯進化一些，木製飲食器具上塗漆。禹更進化，祭器外面塗漆，裏面塗紅。據龍山發掘，中層黑陶文化，確有這樣的陶器，也許就是夏代的遺物。他們的生活資料這樣貧乏，所以私有觀念，不會發達，大會長位號，無須霸佔傳給自己的兒子。

刑法是階級壓迫的表現。那時候既沒有剝削，也就沒有階級，因之不需要殘酷的刑法，相傳（當然雜有後人想像附會處，不必五刑俱備）堯舜時人犯了罪，止罰面上塗黑（後世黥刑），草製帽帶子（後世劓鼻刑），蒼白色韠（後世宮刑，韠是蔽蓋腹下的裝飾品），草鞋（後世剕腳刑），土黃色布衣無領（後世斬刑）。這些叫做象刑。實際上很少人犯象刑。

從「堯典」等篇看來。當時並沒有君臣貴賤嚴格的區分。姜姓部落的酋長，稱為四岳，有很大的議

攻權，皋陶雖是黃帝後裔，似乎做了夷族的酋長（皋陶也稱偉陶，偃是夷族通稱。夏代與九夷不斷戰爭。春秋時代淮水流域蠻夷小國，很多是皋陶後裔）。但仍有被舉作繼位人的權利。舜舉十六族（顓頊帝嚳後裔，各八族）。是擴充聯盟的範圍。所謂『禪讓』時代，大概正是黃帝族作主體，炎帝族（羌）太皞族（夷）作輔佐的部落自由聯盟。聯盟的主要目的，是對抗頑強的苗黎族。墨子載禹伐苗誓辭說：『你們聽我講話，不是我喜歡打仗，那苗子實在可惡。我現在率領衆邦君長，去打苗子。』相傳禹攻三苗，東夷不出兵援助，也許夷族對聯盟，比炎黃族要疏遠些。

依據上面那些材料，生產工具僅僅是石器和弓箭，生活資料僅僅是吃半生肉，着粗布衣，刑罰止有道德上的懲戒作用，大酋長由部落公選，沒有特殊權力。這樣的社會，恰恰就是原始共產社會。所以『禮記』的『禮運篇』講禹以前的社會情況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尊重）能（酋長公選），講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養老），壯有所用（工作），幼有所長（撫育）。鰥（老男無妻）寡（老女無夫）孤（幼兒無父）獨（老人無子）廢疾（殘廢）者皆有所養。男有分（職業），女有歸（生活可靠）。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生產品共同所有）。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各盡所能）。是故謀閉而不興（不欺詐爭利），盜竊亂賊而不作（不侵略），故外戶而不閉（沒有私有財產，不用關大門），是謂大同。』

產生在封建社會而又極端擁護封建制度的儒家學派，如果不是依據古代傳聞，不能虛構『大同』的思想，原始公社制度確在中國上古存在過，這也是一個證據。

簡短的結論

中國歷史，應該從黃帝開始。關於黃帝以前的傳說，有的出自後世推想，有的出自異族傳說的殘餘，比較似乎史料的，從黃帝一系起。

黃帝族從西方遷來，散佈在中國西北部。陝西、甘肅、山西、察哈爾順長城綫經熱河，到遼東半島朝鮮北部，都有仰韶文化的遺跡。仰韶文化考古學者認爲當是黃帝族的文化。

夷族（太皞）居中國東部。西方來的羌族（炎帝）、南方來的蠻族（蚩尤）居中國中部。黃帝族向東伸展，到河南澠池地帶，受阻不能前進。

炎黃兩族在察哈爾懷來縣打過幾次仗。炎帝被蚩尤追逐，向黃帝求援，黃帝攻殺蚩尤。炎黃兩族開始聯合和同化，共同對抗頑強的蠻族。

黃帝後裔一部份自東北入山東境，與夷族雜居。逐漸同化，顓頊據濮陽自東向西發展，帝嚳據偃師自西向東發展，造成奪取中原地區的形勢。

堯舜禹時代，組織黃帝族爲主羌炎族爲輔的部落大聯盟。禹武功最大，壓迫蠻族退回長江流域，中國中部成爲黃帝族的根據地。

禹在軍事勝利中，自己財富增加了，氏族社會也就開始破壞了。

黃帝族勝利的原因，主要是聯合羌夷，共同攻伐蠻族，迫使退回長江流域。

從黃帝到禹的社會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

第二章　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到奴隸佔有制度時代——夏商

——公元前二一九七年（？）——一一二二年（？）——

第一節　夏代傳說（公元前二一九七年（？）——一七六六年（？））

『禮記』『禮運篇』說，禹以前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財產公有的大同社會；禹以後是財產私有的階級社會。他說：

『今大道既隱（原始共產制度廢棄），天下爲家（變公有爲私有），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私有觀念），大人世及以爲禮（子孫繼承財產，認爲當然）城郭溝池以爲固（保護財產），禮義以爲紀（製定道德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階級制度），以立田里（劃分疆界，土地私有）以賢勇知（養武人謀士作爪牙，鎭壓反抗），以功爲己（謀個人利益），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爭奪及革命不可避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選也（統治階級的聖人，用階級制度統治人民）。……是謂小康（不得小康，卽成大亂）。』

『禮運』說禹是財產公有和私有的轉變時代，這是非常確切的見解。禹發明原始灌漑工程，又俘獲蠻族當奴隸，他開始建築城郭保護本人的財富和私屬，這自然是兒子啓應該繼承的。禹雖然照例推舉益做繼位人，但啓勢力比益強大，所以禹死以後，啓率私黨攻益，連公舉的位號也繼承了。這就創始了傳

子制度。

一種制度的改革，一定因爲經濟方面發生新變化，可是舊的傳統習慣，也還有不可忽視的反抗力量。啓繼位後，招集衆部落君長在鈞臺（河南禹縣北門外）大宴會，表示自己正式繼位。由於形勢不穩，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汾澮流域），建都安邑（山西安邑縣）。同姓部落有扈氏（陝西鄠縣）仗義起兵，反對啓破壞舊制。啓戰敗有扈，罰有扈族做牧奴。後來兒子們爭奪繼承權，他放逐小兒子武觀到黃河西岸。武觀反叛，他派彭壽帶兵去平亂。啓喜歡酗酒打獵跳舞。死後，兒子太康繼位，比啓更荒唐。他帶家屬到洛水北岸打獵接連一百天，夷族會長夷羿利用夏民（被壓迫階級）怨恨，奪取安邑，拒絕太康回來，自己做了君長，號稱有窮氏。羿也是荒唐人，專喜歡打獵，親信人寒浞用陰謀殺羿煮熟，給羿子吃，羿子被逼自殺。寒浞繼承了羿的妻妾和全部家業。這段簡單傳說，充分證明了與私有財產制度同時並生的，不可分離的是富人荒淫享樂，窮人勞苦受災，強有力者互相爭奪殘殺。總而言之，私有制度給人類帶來了災難。

太康失位，逃到同姓部落斟鄩（河南鞏縣西南）。羿滅斟鄩，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邱（河南商邱縣），被夷族攻伐，又逃帝邱（河北濮陽縣），依同姓昆吾（濮陽西）等部落，寒浞攻殺相。相妻從牆洞爬出，逃歸母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做有仍氏牧官，被寒浞追逐，逃到舜後裔有虞氏（河南虞城縣）做廚官，少康很有才能，糾合同姓，攻滅寒浞，太康失去的帝位，經過幾十年，又被少康恢復，古史稱爲少康中興。

兩種制度長期鬥爭的結果，新制度必然戰勝舊制度。傳子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了。

少康居安邑。予杼居原（河南孟縣），又遷老丘（河南陳留縣附近），勢力又向東發展。帝泄時夷族受夏爵命，大概啓篡奪的帝位，此時被夷族承認。帝胤甲時夏又衰弱，退居西河（河南洛陽到陝西華陰通稱西河）。帝皋居澠池附近，夏桀居洛陽。帝胤甲以後，商在東方強盛，夏不敢向東競爭，終於爲商湯攻滅。

戰國以前書，從不稱夏禹，止稱禹，大禹，帝禹；稱啓爲夏啓，夏后啓。這種區別，還保存兩人時代不同的意義。開始居大夏的是啓。子孫雖然遷居，夏的名稱相仍不改。

有扈族戰敗，被罰作牧奴，少康逃難，做牧官廚官，都是賤職。可以推想夏代已用奴隸在牧畜部門。夏帝沿黃河岸東西遷徙，大概也有遊牧的意義。

夏代後半期，有帝胤甲，帝孔甲，帝癸（桀）等名稱，曆法是隨着農業而發展的，也許當時農業有些進步，因而有干支紀日法。

私有財產制度在夏代發展起來，所以傳子制度確立了。他的反面就是原始社會制度崩潰下去。

照傳說夏代已有銅器，（禹鑄九鼎，一說啓鑄）。但無實物作證，不能確信其有。也許後半期開始用銅，亦未可知。

從啓至桀十六君，十三代。據竹書紀年說從禹到桀四百七十一年，三統曆說四百三十二年。

第二節　商代事跡（公元前一七八三年（？）——一一二二年（？））

商是帝嚳後裔契的子孫。傳說契母簡狄吞燕卵生契，堯舜時代做掌教育的官職，居商邱。卵生的

神話，分佈最廣。如秦祖先女脩吞燕卵生子大業，高麗國祖先朱蒙從大卵裏生出來，清朝祖先是佛庫倫吞神鵲銜給她紅果生的。大概夷族愛說鳥生，居東方的黃帝族，受夷族影響。所以也有燕卵生契的傳說。

契到湯凡十四代，遷居八次，他們過的是遊牧生活。可是商祖先多取天象作名號。湯以前六代人名都用干支（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足見農業很進步。傳說湯十一代祖相土，發明馬車，八代祖冥治河淹死，七代祖王亥發明牛車，王亥用帛和牛當貨幣，駕着牛車在部落間做買賣。大概要擴大商業，曾遷居到黃河北岸，後來被有易族掠奪殺死，弟恆戰敗有易，奪回牛車。王亥有這樣大的功業，所以子孫祭他用牛多到三百頭，禮節很隆重。

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部落。隨着商業發展，交易的貨物必需要增加，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隸，商應該有更多的奴隸從事生產。從歷史發展過程說，商比夏發展得快。可能造成代夏興起的形勢。

祖先有功德的，才用報祭，上甲微到報丁四代都用報祭，想見商在長時期中，建立了強大的基礎。

桀是夏代最後一個暴君。照湯伐桀的誓辭說，夏君臣過度剝削民衆，用重刑驅使服勞役，夏民相率怠工（有衆率怠弗協），指着太陽咒罵道，你幾時破滅，我情願跟你死亡。湯想利用這個機會率衆滅夏。湯臣下不以為然，說夏桀暴虐，不干我們事。湯強迫臣下說，你們不聽我命令，我殺你們，罰你們妻子做奴隸；聽我命令，我大大賞賜你們。所謂賞賜。當然是指戰勝的掠獲品。

夏民怠工，似乎是奴隸反抗奴隸主的鬥爭方式。如果是自力謀生的農民。怠工只能餓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子。

湯從商邱徙居亳（山東曹縣）作滅夏的準備。他用伊尹做右相，仲虺作左相。伊尹是湯妻陪嫁的媵臣，仲虺是夏東官奚仲的後代，仲虺居薛（山東兗州南），是個舊部落的酋長，湯用兩人作相，正代表奴隸貴族兩個階級。

夏桀居洛陽，東方有昆吾、韋（河南滑縣）、顧（山東范縣）三個與國。湯伐滅韋、顧，戰敗昆吾，乘勢攻桀。桀到鳴條（河南陳留縣）迎戰，士兵敗散，桀不敢回洛陽，逃依昆吾，湯伐滅昆吾，桀逃南巢（安徽巢縣）。夏貴族被分散到各地做官，依俘虜當奴隸的慣例，夏民至少有一部份做了商的奴隸。

湯回到亳都，自稱武王。傳十代到盤庚，遷都五次。從第六代中丁到第十代陽甲，共有九王，爭奪王位，政治衰亂，國王大造宮室，貴族奢侈貪污。陽甲死，弟盤庚立。盤庚想稍抑奢侈惡習，藉以和緩階級的對立，強迫貴族和民衆渡河遷殷（河南安陽縣小屯村），茅草蓋屋，減輕剝削，稱爲中興賢王。盤庚以後，商別號殷，本名仍稱爲商。

盤庚傳到紂凡七代十一王，止有武丁比較賢明些，其餘全是昏亂的國王。武丁用罪徒傅說（音悅）做相，章炳麟說，古代用奴隸作宰相，取得國王親信的就有大權，就成爲宰相，生殺予奪，全憑國王一人做主宰，這說明專制政體是隨着國家而產生的。

紂是最後的也是最殘暴的一個國王，被周武王攻滅。

從湯到紂凡十七代三十王（其中兄死弟繼位的十四王），年代不可考，「竹書紀年」說四百九十六年，有的書說六百二十九年。

第三節 商代的生產方式

考古學者王國維說：『夏商間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王氏雖然不了解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但這一點確被他感到了。夏代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也就是私有制度破壞了公社制度。私有制度在夏代作數量上的增長，公社制度依反比例逐漸解體。商經濟發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強，在一定條件之下，發生所謂商湯革命。這個革命，是私有制度進一步的完成，與夏代的發展方向，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因而歷史沒有留下像商周間那樣鬥爭的遺痕。

繼原始公社而起的是奴隸佔有制度，在中國，商正是奴隸制度佔主要地位的時代。

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耤臣、藏、僕、奴、宰、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隸的名稱，罪人在屋下工作叫做宰。最高的官職叫做冢（大）宰，太宰。冢宰是管理奴隸的頭目，周公說，商王武丁，初做國王三年不管事，由冢宰全權代理。奴隸頭目在政治上有這樣高的地位，可見國王是大奴隸主了。奴隸參加生產和戰爭，所謂政治主要就是剝削壓迫奴隸的事務，因此冢宰成爲最大的官位。

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爲石製。』又殷墟中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勾兵，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爲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

了最便宜呢，，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做矢鏃，矢鏃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銅的價值低廉，社會經濟決不允許這種資料如此消耗。且矢鏃的形制也完全一致，範銅技術，確已臻至純熟境界，鑄銅業正在全盛時代，沒有長期的培養，決不會達到此境界的。……殷商爲青銅末期，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尙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中早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這個文化，埋藏在什麼地方，自然尙待將來考古的發現，但它的存在，我們考覈各方事實的結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仰心。」

依據考古所得的結論，殷代不但非石器時代，而且還是青銅器末期，按照世界古國埃及，舊王朝時代（約當公元前四千年前後）才開始進入青銅器時期，經過中王朝一直到新王朝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後），使用青銅器凡二千數百年，在此時期，誰也不能否認埃及已經建立了強盛的王國。殷代既進到青銅器末期，當然可以建立奴隸佔有制度的國家。

牧畜業在殷代已發展到最後的階段了，後世所有家畜，殷時種類全備。而且還有象用於戰爭和工作。祭祀消費犧牲，數量可驚。箕子講洪範，第八條叫做庶徵。庶徵是雨暘（晴）燠（悶熱）寒風五種氣候。五種合時，衆草茂盛。牧畜業在生產部門中佔有重要地位，所以草盛算是好現象。庶徵以外，又講到『歲月日時無易（節氣不錯誤）百穀用成（有收穫）。』足見農業也是重要的生產部門。關於農業狀況，可從農作物種類繁多看出來。甲骨文穀類有禾、麥、黍、稷、稻、粟、米、穈等名稱，土地有田、疇、井、疆、畝、圃等區別，疇字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象牲畜犂地的形狀。淮南子說古代削木耜耕田，磨蚌殼除草，後世有耒耜钁鋤，費力少，得利多。所謂古代後世，不知確指何時。說文

蚌殼叫做珧，田器叫做銚，銚珧同一語根，是證確有用蚌殼作田器的一個時代。郭沫若說辰本耕器，所以農辱耨諸字都從辰字會意。由此可見淮南子所說是有根據的。甲骨文才卽耒字，㠯卽耜字，商有耒耜，當卽淮南子所謂後世，非木非蚌，可以推想是金屬製的農具。井的發明，全世界以中國爲最早。相傳益作井，雖無確證，商代有井，乃是事實。有了井，人不必依河流居住，對農田擴充，人口繁殖有極大的意義。農民稱爲小人。武丁曾同小人生活在一起，祖甲親自做過小人，他們做國王後，知道稼穡的艱難，稱爲賢王。大概小人就是平民，也就是洪範所稱庶人，依租稅方式受統治階級的剝削。甲骨文中有耤臣、小耤臣等名稱，是監督耕奴的小官，殷代奴隸從事農業，是無可疑的事實。

手工業種類很多，而且分工很細。安陽殷墟發現王宮西北有石工玉工場所，西南有骨工銅工場所。這兩種工業，銅骨工主要是製造兵器禮器。卜骨極光滑，當是經骨工磨製，又製骨鏃骨貝，所以同銅工並列。玉是貴重貨幣又是貴族珍玩品，石器主要是藝術品。此外如皮革、釀酒、舟車、土木、飼蠶、織帛、製裘、織絨等，均見於甲骨文。工藝方面，有這樣多的部門，其分工的情狀，已可概見。殷亡國後周分殷民六族給魯，分七族給衞。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繩工）長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馬纓工）錡氏（銼刀工或釜工）樊氏（籬笆工）終葵氏（椎工）這大概是百工的一部份。周公教康叔殺羣飲酒的殷人，止有工犯酒禁可以免死。百工有世傳的專門技術，所以特別待遇。百工的徒屬，卽實際工作者，當然是奴隸，因爲春秋以前，作工匠的照例是「皂隸之事」。

商代早有商業。貝是海濱產物，製青銅的錫，從南方來，玉是西方出產，盤庚時代已稱貝玉爲寶貨，骨工製骨貝，大概當輔幣用。周公允許殷民牽牛車到遠處貿易，這都說明商代有相當發展的商業。

洪範講五福，富居第二位，講六極（惡），貧居第四位。講貧富不講貴賤，與周人意識大異。『禮記』說『殷人貴富』（以富爲貴）。又說『殷人先鬼而後禮(禮爲人事)，先罰而後賞(有刑罰無恩情)，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這就是說殷統治階級不顧廉恥道德，盡量掠奪財富。所謂財富，無疑的是從奴隸身上榨取來的生產物。

殷代統治者對奴隸的待遇是怎樣？賢字甲骨文作臤，能捕獲臣僕的就算賢。臧字作奴隸講也作善講，戕殺奴隸就算善。奴隸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商代戰爭特別多，刑罰特別重，荀子說『刑名從商』，韓非子說殷代法律，街上棄灰的斬手。統治階級利用重刑壓迫平民當奴隸，同時鎮壓奴隸的反抗。殺大批奴隸殉葬，祭祀用人作犧牲。甲骨文僕字臀後拖長尾（東漢時西南夷人還保存拖尾的裝飾）。易經旅卦童僕可以買賣。盤庚稱民爲畜民，不聽命令全體殺死。奴隸和牲畜，統治階級看作一樣的東西。

這些事實，都是奴隸社會應有的現象。

第四節　商代的制度與文化

國家組織，商代確已成立。甲骨文國字寫作或。口指人口，戈指武力，一指土地。但還沒有加上一個囗（音圍），因爲那時候荒地廣闊，隨意開拓，不需要什麼疆界。不過疆界實際上還是存在的，卜辭有土方（國名）征我東鄙（邊），鬼方牧我西鄙等記載，足見並不是漫無邊際。

照卜辭看來，殷國全盛時代，屬國東有齊，西有周（周與殷和戰無常不完全服從），南有光，北有蚁，政治勢力所到地方，大體當今河南全部及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安徽等省一部份。

商代有富人（貴族，盤庚所指貪聚貝玉的那些舊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納租稅的平民），享有完全權利者（大小奴隸主）和毫無權利者（奴隸）的階級對立。當時已有的刑法，有地牢，證明階級對階級的壓迫非常殘酷。國王組織軍隊，如呼（命令）宰（奴隸頭目）伐某，呼多宰伐某，好像奴隸是軍隊主要組成者。又有屬國軍隊，如余其從（率領）多侯與多伯征盂方。國王限制屬國不得養多量牛馬，不得造銳利兵器。青銅工場所設王宮附近（殷墟發現大堂基，某些考古家疑是殷王殿）；武丁時代賜矛給各國各地各人及守護人凡四百餘支，受矛者少或一支兩支，最多不過二十支；屬國不得造兵器的傳說，似乎可信。

國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實際是多妻制），妻生的兒子（嫡子）有王位繼承權，妾生子不得繼承，嫡子大體是兄死弟繼，所以湯到紂三十五君，代數止十七。從第十四代武乙起，才改為父子相傳，這是世襲制度進一步的發展。

封建制度在商代已經孕育着。見於卜辭有侯虎侯嵩侯光侯來甲及攸侯犬侯周侯杞侯亞侯等。又有伯，如兒（郳）伯攸伯。又有子，如箕（山西榆社縣）子微（山西潞城縣）子，他們都服從殷王命令，或奉命出征，如呼雀伐猷（命雀國伐猷國）；或通聘問，如往雀；戊(國名)來歸。或助祭宗廟，如井方（國名）用彘來祭湯。或做王官如鬼侯鄂侯周侯為紂輔佐。這種制度擴大起來，就成為周朝的大封建。

鬼神在商代有莫大的威權，也就是說國王有莫大的威權。國王自稱為天子，土地人民都是上天付給他所有的。國王死後回到天上，死了的人民奴隸，依然還是他的人民奴隸。盤庚訓告衆民說：你們不聽我話，天上的先王要忿怒，說，你們為什麼不順從我的小孫子！你們的祖先，都請求先王，大大降罰給

你們，把你們殺絕，不留俘子。鬼神的妙用，就在這裏。殺了人，還說他自己祖宗請求的。在地上反抗，不能逃過天上的刑罰，活着做奴隸，死後一樣做奴隸，不如忍受痛苦，免得死後再受刑罰。

商代祭祀，有各式各樣的種類，次數極多，祭品極富，死的統治者該這樣享受，活的自然也該窮奢極慾，鬼神的意旨，由卜筮傳達，國王大小事件，全問鬼神，得其指示，誰還敢反抗他。所以紂依恃天命，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不怕周國謀害他，但周人信天命却有些不同，他認爲「惟命不於常」，終於把商滅了。

「洪範篇」很有系統地敍述了殷代的文化概要。它分爲九疇（條）。第一疇講五行。原來意思是說水火木金土是人生必需的五種東西，並不含什麼神秘性質。戰國時代，陰陽五行學派把五行穿鑿附會，所有迷信命運等怪謬思想，全用五行做理論基礎。秦漢以後，五行學說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部份。

小屯發掘，得到大量殷代遺物，考古學家證明與仰韶是同一系統的文化，商周文化又證明是同一系統。所以殷文化是周文化的先驅。

簡短的結論

由於生產力的進步，由於俘虜的增加，私有財產制度逐漸發展了。達到一定的程度，私有制度就代替公社制度，這表現在夏后啓的開始世襲帝位。新社會的產生，必然要經過劇烈的鬥爭，這表現在夏后氏與有扈氏羿寒浞間的長期殘殺。新社會一定戰勝舊社會，因爲正在發展着的力量是無可遏止的，這表現在夏少康的終於恢復舊業。

私有制度在夏代繼續發展着，衰敗的公社制度益趨崩潰。東方新起的商，生產力比夏前進，利用夏桀內部的階級矛盾，攻滅夏邑，建立相當大的王國。

這個王國是建立在奴隸佔有制度上面的。它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獄，有政治，有軍隊，有強烈的宗教迷信，有稀薄的道德觀念。統治階級驅使奴隸參加一切勞動，自己憑武力享受放蕩奢侈的生活。甲骨文我字作人執戈形，金文戈殺二字合成我字（金文本甲骨文），統治階級一開始就依靠暴力壓迫被統治者。

因為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不能促使生產關係起重大的變化，對舊傳公社制度，也不能作更多的破壞。所以按本質說，商代自然是奴隸社會，但公社制度，依然還保存很大的殘餘。

第三章 封建制度開始時代——西周

——公元前一一三四年（？）——七七一年——

第一節 周初生產方式

周是帝嚳後裔棄的子孫。棄母是有邰氏（陝西武功縣）女姜原。傳說棄在禪讓時代做農官，號后稷。周祖先世代重農，公劉遷居豳（陝西栒邑縣）改善農業，頗有蓄積，部落興旺起來。公劉傳十世到古公亶父，避戎狄侵略，帶着家屬和奴隸遷居岐山下周原（陝西岐山縣），豳地和其他部落的平民（自由民），扶老攜幼來歸附他。古公改革舊風俗（舊俗男女混亂），建築城邑室屋，設立官司，形成一個粗具規模的國家。周朝王業從此開始。古公後來被追尊為太王。

古公生三個兒子：太伯、虞仲、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愛昌，太伯虞仲逃走，讓位季歷。季歷時周漸強盛，殷王文丁把他殺死。昌做國君五十年，一手造成滅殷的事業，後來追尊稱為文王。

重農是周立國的特點。周農業也確比夏殷發達。夏曆建寅（寅月即陰曆正月，以正月為歲首），是原始的純自然的曆法。殷曆建丑（丑月即十二月）周曆建子（子月即十一月）。這顯然是冬至點（中曆節氣從冬至點起算）的推步術，到周代才完成，正好說明周農業比夏殷進步。甲骨文周字象田裏有米的形狀，殷王屢派兵去寇盜，足見周不是窮國。至於詩經書經裏周初作品講到農業的重要，幾乎每篇都

是。

要發展農業，必須發展生產力。生產力包含工具和人力兩個因素。

周初農具如錢（臿）鎛（短鐮刀）都用金屬製造。是否鐵製，還沒有實物作證。逸周書說武王用黃鉞斬紂頭，玄鉞斬紂嬖妾頭。黃鉞銅製，玄鉞鐵製，如果這個傳說不是戰國時人揑造，似乎殷周間已經有鐵。鐵字古文作銕，最初從夷族輸入（異族通稱爲夷）。殷代能從南夷輸入錫，西夷輸入玉，周未必不可能從夷族輸入鐵。『山海經』說稷後裔叔均發明牛耕，甲骨文金文疇字像耕犂到田邊轉彎的形象。人用耒耜發土，止有直行，不會轉彎。所以殷周間即使沒有鐵，金屬犂是確已使用了。

『詩經』豳風『七月篇』敍述先公居豳時候的農事，詩中農夫工作繁重，衣服菜蔬（苦菜，荼）柴火（惡木，樗）都有公家供給，顯然是奴隸生活。古公遷岐山後，吸收許多歸附平民，例如『召誥篇』說紂暴虐，殷民帶着妻兒，想逃出國境，被紂禁阻。足見當時有逃往別國的人民。從古公到文王，尤其是文王，號稱行仁政（剝削比較寬些），可能招來很大數量的歸附平民。他們領取土地，從事耕種，土地分爲公田與私田兩種，公田的收穫，完全繳納給地主，私田的收穫，爲耕者自有，小農的生產方式，周初就有了。詩豳風『東山篇』（成王初年作品）描寫東征兵士回家，宛然一幅荒涼農村畫，只有小土地耕種者才會對這個荒村留戀不捨，如果是奴隸，決不能自由散居在荒村。周朝制度，起源文王時代，足見滅殷以前，周已開始踏上封建社會的階段，但這並不是說，周已完全廢棄奴隸生產，只是說，封建成份超過了奴隸成份。南宋洪邁容齋四筆說，猺人男丁從酋長領得耕地，不納租稅，止服勞役。有罪受酋長裁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酋人酋長稱爲主戶。主戶計口授田給酋民，稱爲田子或田丁。領得的

田，不許典賣。此外俘虜或買得人口，男女相配，給田耕種，稱爲家奴。農奴與奴隸並存，農奴數量比奴隸多，周初社會，大概也是這樣。

周是新興小國，幾十年工夫，居然滅殷，造成一個大朝代，這固由於殷代統治階級極端腐化，勢必崩潰；同時也由於周已經形成新社會，而新社會必然要戰勝舊社會。

第二節　周怎樣滅殷

盤庚遷殷，原想糾正貴族的貪汚腐化，可是武丁以後，腐化更甚，到紂時候，達到最高程度。他們一般的生活，是淫亂好色，是日夜酗酒，是打獵遊玩。他們荒廢耕地，讓麋鹿禽鳥生長，他們想出各種殘酷的刑罰，榨取財物，他們招誘別人的奴隸，供自己使用。殷人最畏敬鬼神，他們甚至連祭神的犧牲都偷來享受。這樣的統治階級，自然非潰滅不可。

周文王的政治，與殷恰巧相反。他禁止飲酒打獵，他施行裕民（富民）政策。所謂裕民，就是徵收租稅有節制，讓農家有些蓄積，發生力耕的興趣。他又針對着殷紂招誘奴隸，爲其他小國所怨恨，定出一條『有亡（奴隸逃亡）荒（大）閱（搜索）』的法律，就是說，誰的奴隸歸誰所有，不許藏匿。據春秋時申無宇說，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王戰敗西戎混夷，又滅附近幾個敵國。拓境西到密（甘肅靈台縣）東北到黎（山西黎城縣）東到邘（河南沁陽縣附近）對紂都朝歌（河南淇縣），取進逼的形勢。他又擴充勢力到長江漢水汝水三個流域，教化那裏的蠻夷，稱爲江漢汝墳之國，也稱爲南國，也稱爲周南召南。南國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

份。

文王死後四年，子武王車載文王木主去伐紂。據說周派間諜到殷，回來說，壞人執政當權，昏亂極了。武王認為時機未到。又來報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認為時機還未到。最後報告百姓閉口不敢說話了。武王得報即刻動兵出征。隨同伐殷的有許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盧彭濮八個蠻夷小國。武王在牧野（河南汲縣）誓師，指責紂聽信婦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親族，招集天下罪人和逃奴，給他們官做，尤其第四條罪狀，引起從征各國的敵愾心，要和紂決戰。紂兵七十萬人，不戰潰敗，歡迎周兵殺紂，周正月底出發，二月底滅殷，兵力比殷小得多，成功却這樣快，主要原因就是殷虐待民衆和奴隸，周政治比較寬厚。

周雖然戰勝，却不能就此吞併殷國。武王把殷分為三部，教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據一部。封紂子武庚做諸侯，受三叔的監視。武王滅殷兩年病死，子成王幼小，周公旦（武王弟）登王位代行政治，成王和大臣們（召公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謠說周公要謀害成王。繼承問題引起周內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機可乘，聯合東方傳屬國奄（山東曲阜縣）蒲姑（山東博興縣）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處在內外交攻的地位，他首先向召公懇切解釋，穩定內部，自己帶兵出征，殺武庚，誅三叔，攻滅奄等十七國。殷貴族（士大夫）被俘虜稱為獻民或稱頑民。

獻民就是貢獻給周王的俘虜，他們反抗周統治，所以也被稱為頑民，頑民本身是大小奴隸主，現在自己當俘虜，雖然還不算奴隸，却已喪失幸福和自由。周公知道他們隨時可以反叛，必需遷居洛陽（武王原定計劃遷都洛陽），才能就近管束。他先宣佈遷頑民到棨水地方（河南濬縣東北），地近朝歌，頑

民們相當滿意。周公卜問鬼神，得不吉利的卦。於是改，別地，說洛陽最好，殷人信鬼，這樣，把頑民遷到洛陽。

周公召集殷舊屬國，來替頑民築城造屋，新城很快造成，號稱成周。同時也召集周屬國，在成周西五十里築城，稱為王城。派八師兵力（一師二千五百人）駐成周，監視頑民。周公誥誡頑民說，你們受天罰，本當殺死，我保留你們的生命，應該感恩做我順民。現在分配住屋田地給你們，安心謀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們自己不要生命。又勸誘頑民說，你們只要順從教訓，我要用你們做官。做官是頑民唯一的希望，有了這個希望，逐漸軟化降服。周公死後，第二子君陳替周公管理成周，不敢疏忽，足見周初對殷頑民的注意。

感化頑民，是周公最大的也是周初最嚴重的政治事業。就社會意義說，殷朝大小奴隸主，現在變成周朝的農奴了。一部份住成周，一部份被賞給受封的諸侯。

第三節　周初大封建

周公殺武庚，滅奄國，開始大封建。據說，周公成王建立七十一國，其中兄弟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孫不是發狂生病，都有封做諸侯的權利。

殷代有侯伯等爵位，有侯甸男采衛五服的名稱。周制大體相同，侯甸男衛稱外服，是正式國家。采稱內服，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貢賦的輕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晉國侯爵，列在甸服，鄭國伯爵，列在男服，曹國伯爵，列在甸服。周滅殷以前，周公召公畢公太公康叔都有封邑，封建制度萌芽在殷代，到周

才完備。

周要統治廣大新疆土，必須建立屬國，擁護王室。當時最難平定的是殷，周公遷徙殷貴族到成周，對留居原地的遺民還不能放心，他封自己同母弟康叔做衛侯，統治舊殷國。他教訓康叔說，對一般平民要寬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策，不要枉法殺人。對掠奪財貨，不孝養父母，不和睦兄弟的殷人，用嚴刑誅戮。殷人羣聚飲酒，不論貴賤，全數拘拏送周京治罪。康叔封地最大，權勢最重，帶八師兵力鎮壓殷人，在當時是主要的侯國。

東方奄和蒲姑兩個大國，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國封給周公長子伯禽做魯侯，又封外祖父太公呂尙做齊侯。呂尙都營邱（山東昌樂縣），滅蒲姑國。齊魯兩大國代替奄和蒲姑，殷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兒子封燕（北平），成王弟唐叔封唐（山西翼城縣，後稱晉國），抵禦戎狄，掩護衛周兩國。

當武王克殷時，紂庶兄微子啓揹着棺材到軍前投降。武庚死後，周公把殷舊都商邱封給微子，國號宋。宋附近封陳（舜後裔。河南淮陽縣）杞（夏後裔。河南杞縣）焦（炎帝後裔。安徽亳縣）三個國家，隱含監視宋國的意義。

封建和宗法是不可分離的。周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衆諸侯都尊奉他。魯衛晉三國附近，封許多同姓小國，尊奉它們做宗主（滕宗魯，虞宗晉），一國裏面國君算是大宗，封給同姓卿大夫土地（采邑），尊奉國君做宗主。同姓不通婚姻的習慣已成法律。這樣，各國間同姓既是兄弟，異姓又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統關係，可以減少些紛爭。天子稱同姓諸侯爲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爲伯舅叔舅。用親暱的稱呼，來團結衆諸侯。

天子對各國，依爵位服衣，徵取貢賦。周公教成王說：「你得用心考察衆諸侯誰納貢，誰不納貢，納貢的如果禮貌不好，卻是侮慢王朝，等於不貢。諸侯不貢天子，人民也不貢諸侯，政治就亂了」。孔子說周公定貢賦法有三個原則：「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稅要輕」。天子自以爲是土地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土地人民是上天付給他的。他又分給諸侯及卿大夫，所以他有權向受封的諸侯要求貢賦，因之諸侯卿大夫也有權向人民要求貢賦。天子諸侯的收入，主要靠徵收貢賦。

天子封建諸侯，有授土授民的儀式。授民時指出民的身份和數目；如臣僕若干家（奴隸）民獻（殷俘）庶民若干夫。據金文所記，夫的數目，總比臣僕大得多，因爲封建主剝削的對象，主要是農奴。夫當然也有妻子，不過只是本人對統治者負納貢責任，所以不像臣僕全家歸統治者所有。曶鼎銘文記載匡搶曶的禾，曶告狀勝利，匡送曶一衆三臣謝罪。衆與臣分說，是見衆（庶人）是可以買賣贈送的農奴。

周封魯衛，都說政治保留舊習慣，土地改用周新法。所謂周法，就是農民繳納貢賦，剩餘的得私有養家。殷奴隸主自己做了獻民，奴隸被周解放做農奴，是可以推想的。周革殷命，是封建主摧毀奴隸主的統治，所以頑民作劇烈的反抗。

周初南蠻沒有強國，漢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國，並不重視。成王封熊繹做楚蠻小國君，歧陽大盟會，派熊繹和鮮卑（東胡部落）管火堆，不得正式參與盟會。後來楚強大，怨恨周朝，自稱楚王，成爲南方大國。

第四節　社會階層的分化

周公削平叛亂，建立諸侯，完成周朝的王業。他制定君臣父子夫婦上下親疏尊卑貴賤等等的禮（法規），照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說，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他眞是周朝的聖人，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

這些法規，在西周初期，已否全部完成和施行，自然是疑問。但從後來的歷史事實看來，確是按照這些法規來做統治工具的，而且是一代一代發展着。封建社會的構成，較奴隸社會複雜，這些法規，是從封建經濟變化中反映出來的一種政治體系。

西周土地有公田和私田，農民耕種一定數量的公田，作爲租稅，繳納公家，私田收入，歸農民自有。收獲時留些禾麥在地上，讓寡婦們拾取。『詩經』許多篇說成王帶着妻子去看耕田，他看的是公田（在南郊，稱爲南畝），有田畯（田大夫）督耕，公家給農夫們吃陳米飯，農夫們很滿意，工作勤敏不偸懶。這是封建主待農民最大的恩典，詩人認爲值得歌頌的太平時代。

成王的兒子康王，貪色早晨起不來，周政治從此衰退。如果說成王時代封建社會比較穩定，那末，康王時代開始顯著的變動了。

康王孫子穆王，是個大遊歷家，據說他到過崑崙山西王母國。晚年想出剝削新法，叫做贖刑。統治階級對付庶民一向用殘酷的刑法，刑法有五種：墨刑（用刀刻面塗墨）一千條，劓刑（割鼻）一千條，剕刑（割脚）五百條，宮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百條，大辟刑（斬頭）二百條。總共三千條。那時候獄官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穆王要化私爲公，定出贖罪條例。墨刑黃銅六百兩，劓刑一千二百兩，剕刑三千兩，宮刑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這完全用嚴刑欺詐財物，因爲眞有罪的不

許贖，許贖的上服疑獄。任何人都可被疑，也就是任何人都可受罰。

從這裏看出當時庶人私有財產是相當發達了。庶人階級分化窮富兩個階層。富人受罰，窮人受刑，農民是不容易致富的，致富的主要是商人。

周天子是天下宗主，各國朝聘、貢獻，有玉帛獸皮珍玩及地方特產。這些貨物匯集在周京，需要工匠製造商人流通來處置它們。周朝銅器流傳最多，玉器又是大小貴族行禮必需品，織布非常精細（製冠布一分寬含十七縷），布帛染色種類繁多，可以推想當時工業的進步。不過百工吃公家飯，製品不能自由出賣，未必能致富。庶人致富，只有商人，大概穆王以前，商業已經發展，所以被看做贖刑的對象。

厲王是個大暴君，他酷愛財貨，重用榮夷公想法專利，國人（市民）謗厲王，厲王派巫師監視，隨意殺戮，禁阻說話。厲王自以爲勝利，壓迫更加嚴厲。後來國人不能再忍，突然起義，厲王渡黃河逃走，太子靜（宣王）藏匿召公家裏。起義者圍召公家，召公把自己兒子假冒王子送出去，被起義者殺死。

周公召公共同執行國政，號稱共和。周十四年沒有國王。厲王在流放地死後，宣王繼位。他對市民讓步，不得不對農民加重剝削。他晚年廢除藉田制度，就是說，不要農民耕公田，而要普遍徵收田租。他調查農民戶口財產，改革舊貢賦法。這個新法稱爲料民，貴族仲山甫極力諫阻，說有害政治，將會造成禍亂，宣王不聽，果然西周趨於衰亡。

宣王子幽王，是與厲王並稱的暴君，他在位時，政治更商業化。他奪取貴族的土地和農奴，許多貴族破產流落。庶人有錢可以做官受爵，把等級制度毀壞了。當時君子（貴族）也想做買賣，謀三倍的

利息，王叔鄭桓公知道周快滅亡，同商人訂互助盟約，請商人幫助他建立新鄭國。西周末年，商人地位提高，分享政權。「詩經」裏留下不少貴族的怨恨詩。

穆王厲王壓迫商人，厲王被市民驅走，宣王加重剝削農民，到幽王戰敗國亡，因爲失去了農民的援助。

第五節　種族鬬爭及西周滅亡

西周種族鬬爭，主要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東周地域廣大，周公滅奄，太公滅蒲姑，周勢力僅到山東境內，淮夷徐夷仍倔強不服。伯禽初封魯國，淮夷徐夷起兵來攻，伯禽守東郊，不敢開城門。伯禽誓師說，馬牛臣妾逃亡，不許藏匿，要歸還原主；又說不許跳牆偷誘別人的馬牛臣妾。當時東方國家還保存搶奪奴隸的舊習慣，誓言裏嚴重指出，意在維持魯軍的紀律。伯禽破夷族圍困，成王派三軍援助，才擊退寇兵。穆王時候，徐夷國君強大稱王，號爲偃王。聯合九夷伐周，打到黃河邊上；穆王害怕，承認他做東方的霸主。同時教楚伐徐，楚戰勝徐，勢力擴張，成了南方新興的強國。宣王屢次伐徐夷淮夷，但徐王子孫仍稱王，與周天子對立。

江漢流域是蠻族根據地。昭王征伐南蠻，全軍覆沒，君臣淹死在漢水，周天子聲威大損。穆王宣王曾經南征，沒有什麼成功。漢水流域有些姓姬的諸侯，全是弱國，這給熊繹子孫很好的發展機會。熊繹初封在丹陽（湖北秭歸縣），土地非常小，不夠諸侯的資格，成王會諸侯，他只配看守祭神的火堆。可是他的子孫，處在艱難鬬爭環境中，坐小竹車，穿破爛衣，開闢山林荒地，吞併許多小國，穆王時候，

戰勝徐偃王，造成獨霸南方的形勢。夷王時，楚君熊渠更強大，封長子做句亶王（湖北江陵縣）次子做鄂王（武昌市）小子做越章王。春秋初年，熊通正式稱王，統率蠻族，不承認周天子的地位。

西周外患最緊急的是西北方戎狄族。戎狄散佈地域很廣，陝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極大部份都被戎狄佔有。戎狄是中國人給他們的名稱，他們自稱鬼（方）、混（夷）、犬（戎或夷）、獯鬻、玁狁。中國人把他們看作獸類，用獸字寫譯音，方、夷、戎等字也是中國人附加的（戰國以後稱胡，稱匈奴）。周都鎬京，接近戎狄，汧（音牽）渭兩水中間，是西戎入寇的路綫。成王時候曾打一次大仗，俘獲鬼方一萬三千八十一人，斬首馘（音幗。殺敵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數，大概也不少。此後戎狄屢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遷居槐里（陝西興平縣）。宣王時候，侵略更加急暴，經過多次戰爭，互有勝敗，築城防禦，僅能阻止深入。宣王子幽王，寵愛褒姒，想殺太子宜臼（東周平王），立褒姒的兒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親是申侯的女兒，申侯勾結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西周積累的貨物寶器，全被犬戎擄去，西周滅亡。平王靠諸侯的援助遷居洛邑。

宣王號稱中興賢王，他的功業是征討異族，獲得相當勝利。可是連年用兵，耗費很大。厲王專利，被國人驅逐，他繼位後，不能不對國人減輕壓迫，把費用轉嫁到農民肩上。三十九年（前七八九）伐姜戎大敗，宣王幾乎被擒。他爲補充兵力，想出料民（調查戶口）的辦法。仲山甫諫止料民，說農民數目要從各方面間接推知，如果直接查點，一定要起禍亂。宣王不聽。因爲農民負担過重，不願出力擁護周室，所以幽王被犬戎一擊就破亡。

孝王（宣王前三世）封養馬人非子一小塊土地，地名秦（甘肅清水縣），在戎狄間。宣王封非子曾

孫秦仲做大夫，攻西戎戰死。子孫都專力攻戎，國勢漸盛。秦仲孫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東遷洛陽，襄公派兵護送。平王封襄公做諸侯，逐漸收復周失地，成爲西方大國。

秦楚先是最小的附庸國家，從艱苦鬥爭中變成強大；唐和魯衞先是大國，從富貴安樂中變成貧弱甚至滅亡。

西周從武王滅殷到幽王亡國凡十一世十二王，據說共二百五十七年。中國歷史有眞實年代從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開始。以前年代都不可靠。

簡短的結論

文王施行裕民政策，招致附近各地的平民。照召誥說，殷紂禁止本國平民出境逃亡。是否全數投奔西周，不可知，當時有平民這個階層却無疑義。他們領公家土地耕種，繳納稅租。剩餘物品得私有自享，這種人數增大，就成爲封建社會的開始。

周公成王封建諸侯，規定對王納貢賦的數目，諸侯對農民，也有一定的貢賦法。起初徵收比較輕，後來逐漸加重。用農民耕公田的制度，被宣王廢除，改爲普遍徵收田租。

西周奴隸依然存在，主要用途是供封建主的役使。文王定法律確定奴隸所有權，不許互相誘奪。奴隸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及其妻子。

幽王時代很多貴族破產流落，有錢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貴族衣服，在朝廷做官。甚至貴族也想經商致富。文字如貴賤貧賢賓（所敬的人）都帶貝（貨幣）字，富字象屋下物多，想見西周商業的發

展。

西周與異族戰爭很多，幽王終於被犬戎殺死。春秋時代強大國家，在西周全是處在異族包圍中的小國（止有齊開始是大國），變成貧弱的國家，原來卻都是大國。

第四章　列國兼併時代——春秋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〇）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孔子修春秋，起魯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止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連隱公以前的四十八年，哀公以後的七十八年，共三六八年，統稱爲春秋時代。——

第一節　王室衰微

西周時代，周天子保持「天下宗主」的威權，列國諸侯不敢顯違王命，互相吞併。幽王敗亡，平王畏懼犬戎，遷都洛邑，號稱東周。土地逐漸削減，勢力愈趨衰弱，楚齊晉秦吳越強大國家相繼出現，用武力爭霸中原，虛擁王號的周天子，依賴諸華霸主——齊晉——支持危局。

平王初遷洛邑，還有方約六百里的土地，比較列國大得多。後來有的送人——如賜鄭國虎牢以東河南汜水縣），賜晉文公溫（河南溫縣）原（河南濟源縣）等十二邑。有的被奪——如晉滅虢國（河南陝縣），虢國以西周地全歸秦晉所有。南境申（河南南陽縣）呂（南陽縣西）不知何年入楚，楚疆域擴大到葉縣（河南葉縣）。有的被異族佔據——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雜居境內。伊川（河南嵩縣）有陸渾之戎。有的封公卿大夫作采邑——大夫以上都有采邑。國境北西南三面被晉秦楚包圍，國內有戎族，

有采邑分土割據，天子自有的土田和民人，實在存餘無幾。

因此周天子非常貧窮。據「左傳」記載，平王死後周派人來魯國求賻，桓王派人來求車，桓王死，因爲窮，七年才得埋葬。襄王死，派人來求金，他們雖然窮得辦不起喪禮，可是空架子——所謂禮——卻非擺不可。晉文公請襄王允許他死後用「隧」禮。隧是掘一條長地道，天子棺木大而重，從地道送進墳穴去，比諸侯棺木從穴口直挂下去要隆當些，所以文公提出這個請求，襄王寧願送文公溫原等十二邑，對於請隧卻嚴辭拒絕。可見東周的窮天子依然保守從前當天子的闊排場。

爲了爭奪王位繼承權，王室還時常鬧家務。惠王二年，王子頹篡位，賴鄭虢二國的兵力殺子頹。惠王賜鄭虎牢以東，賜虢酒泉（陝西大荔縣）。襄王三年，王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攻王，鬧到襄王十七年，賴晉文公出兵殺子帶，襄王賜文公溫原等十二邑。景王二十五年，王子朝與王子猛爭位，到敬王四年，子朝逃奔楚國，東周舊傳的典籍，全被帶走，於是連王室累積的文化記錄也喪失了。

衰亂到這樣的東周，何以能免於滅亡呢？這是由於春秋時代宗法組織還很有力量，天子被認爲「天下宗王」，好比家族裏的宗子一樣。誰要企圖篡奪，其他別子（同姓諸侯）聯合起來反對他，野心家要受到極大的危險。所以楚莊王打敗晉國，造成霸業，到周疆觀兵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有意嘗試，被王孫滿一頓駁斥，止好知難而退。齊是甥舅國，晉是兄弟國，自然更不敢作此妄想。

列國諸侯雖然不敢篡奪王位，爭霸卻是整個春秋時代政治軍事的中心問題。因爲爭得霸權以後，可以徵取弱小國家的貢賦和徭役，事實上霸主獲得了天子的經濟權利。

魯是周公的後代，與王室最親近。按照天子對諸侯剝削的規矩，諸侯應該兩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每次朝聘，都有一定的貢品。事實怎樣呢？據「魯史」記載，二百四十二年裏面：魯君朝王止三次，魯大夫聘周止四次。周天子為對魯表示親密，却來聘了七次。魯君朝齊十一次，大夫聘齊十六次。魯君朝晉二十次，大夫聘晉二十四次。魯君朝楚兩次。霸主代替天子收納貢賦，這是顯著的說明。

第二節　大國爭霸

春秋時代有楚齊晉秦吳越六個大國，主要的是晉楚兩國。

楚——楚在春秋時代陸續吞併四十五國，疆土最大。它首先滅亡江漢流域許多小國，後來侵入淮水流域，國大力強，成為華夏諸侯的勁敵。春秋時代中國人通稱為「華」或「諸華」（華是赤色，周朝尊尚赤色。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華名赤）。異族人通稱為「夷」。中國西部通稱為「夏」（鄭大夫子西名夏），東部稱「東夏」（齊在東方，稱為東夏），總稱為「諸夏」。楚是蠻夷，攻伐中國，不僅為了擴大土地，同時也以雄長華夏為莫大的光榮。因此楚國君臣，不向中國出兵，算是不勝其敝的恥辱。要不是齊晉兩國抵抗侵略，東周王室是很危險的。

齊——齊在春秋時代吞併十國（又據荀子說齊桓併國三十五，韓非子說齊桓併國十三）。地雖不大，因東邊靠海，有魚鹽大利，到齊桓公時，造成富強的國家。桓公信任管仲，糾合諸侯，尊王攘夷，被稱為五霸的首長。管仲是春秋時代著名政治家，他勸桓公分全國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不許士農工商四民雜居。分全國為三軍。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每家出一

人，五家爲伍，伍有軌長，五十人爲小戎，小戎有里有司，二百人爲卒，卒有連長，二千人爲旅，旅有鄉良人，二萬人爲一軍。這是內政寄寓軍政的制度。依照土地的美惡，定賦稅的輕重。山海收歸國有，設鹽官鐵官。國用充足，兵力強大，諸侯不敢叛，楚不敢北侵，孔子很贊美管仲的功業。桓公稱霸二十多年，親率齊魯宋陳衞鄭許曹八國兵力，伐楚到召陵（河南郾城縣），楚派大夫屈完來講和，桓公許和退兵，並沒有得到勝利。桓公死後，不久，晉文公代替了齊國的霸業。

晉——晉吞併二十餘國，有今山西全省，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四省的一部份，東西長約二千餘里，這樣廣大的土地，可以和楚作敵對，晉文公城濮（河北濮縣南七十里臨濮城）一戰，大敗楚師，比齊桓公成就更大的霸業。後來晉楚戰爭，晉常獲勝，保持諸夏盟主的地位。

秦——秦本西方小國（甘肅清水縣），周平王東遷以後，西周故地逐漸歸秦所有。秦穆公稱霸西戎，與齊晉楚稱爲四大國。它也想到中原爭霸，但被晉阻止，沒有機會發展。

吳——吳是僻遠的小國（江蘇吳縣），晉想削弱楚國，扶助吳國擾亂楚的後方。到闔閭一度滅楚，他的兒子夫差又戰勝越王勾踐，吳成了南方新興的大國。夫差與晉爭霸，那時候晉已衰弱，止好退讓。不久，吳被越攻滅，土地全歸越有。

越——越是更僻遠的小國（浙江紹興縣）。越君姓芈（音彌）不是禹的子孫（據傳說越是禹的子孫）。越王勾踐被夫差戰敗，臥薪嘗胆，決心報仇雪恥，趁吳連年對諸夏用兵，國力衰敝，攻滅吳國。越代吳興起，向中國爭霸。墨子是春秋末期時人，他說「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可見越在當時的強盛。戰國時代，勾踐五世孫無彊被楚攻滅，楚兼有吳越兩國的土地。

以上六個大國，除齊國原來比較大些，其餘都是很小而又僻遠的。它們周圍全是蠻夷戎狄落後的種族，文化上軍事上容易把落後種族克服和同化，齊滅萊夷（山東黃縣）東境達到海邊。晉滅赤狄白狄，疆土擴大。秦霸西戎，抗衡晉楚。至於楚吳越三國，吳姓姬，楚越同姓芈，雖說也算華族裔姓，可是立國在蠻地，自然要和蠻人同化，楚俗披髮左衽，吳俗斷髮文身，越俗大概更粗野些。吳楚人很少生鬍鬚，生長鬍鬚的，國君就挑選他當侍從，會見中國諸侯時，立在左右誇示華耀。足見吳楚人種與華族有分別。他們的文化從中國傳去，楚地接近中國，首先開化。楚人巫臣帶晉人到吳國，教吳駕車戰陣的方法，攻掠楚國，吳才被中國人當作一個國家。越王勾踐用范蠡文種作謀臣，他們原是楚人。勾踐厚禮招致四方賢士，提高本國文化程度，才成強國，吳越的文化比楚更是後起。所以楚吳越都被諸夏看作蠻夷之國。

春秋是大國爭霸的時代，同時也是華族與蠻族（楚吳越）戰爭的時代。戰爭的基本性質是華族團結在齊晉盟主周圍，與蠻族爭奪中國的領導權。

第二節 從對外兼併轉變到對內兼併

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凡一百四十八國。到末年，止存周魯齊晉楚宋鄭衛秦燕越十一國。還有些極小國家，僥倖存在，寥寥無幾。

依大小強弱分國家爲三等。晉楚齊秦以及後起的吳越是一等國，魯衛鄭宋是二等國，陳蔡杞曹等是三等國，二三等國有權列於盟會，通稱爲列國。其餘小國，只能做列國的私屬，給宗主國服役，沒有資

格參加盟會。還有一種附庸國，地位更卑微。

二等國被一等國侵奪，但它也侵奪弱小國家，求得補償。它們對大國獻納公開的貢賦和私情的賄賂，再加曲盡恭順的禮貌，纔能討得大國的歡心。對弱小國家，卻毫不講理，只要有侵奪的機會，決不放棄。例如邾魯兩國境界交錯，邾人在翼築城，回來經過魯地武城，猛不防魯兵堵塞前後，捉邾人當俘虜；邾也侵奪更小的國家，例如鄅國國君出城督耕，邾人攻入鄅國，俘虜鄅君的妻女。鄅君說：「我無家可歸了」，跑到邾國同妻女當俘虜。邾君留下他的女兒，把鄅夫人送還鄅君。舉這兩個例證，可以推知其他國家一般的情況。

春秋前半期盛行兼併，弱小國家多被吞滅。有些國家還能存在的原因：（一）立在兩大國中間的二等國。如晉齊間的衛，楚齊間的魯，晉楚間的鄭、宋。它們一則本身還有相當力量，二則大國也需要它們當緩衝國。（二）有些小國因為無關輕重得暫時保存。（三）大國本身因為要得多量貢賦，君主淫奢腐敗，權臣互爭國政，私交外國作聲援，不汲汲於侵略。

宋大夫向戌發起的弭（息）兵大會，是列國對外兼併逐漸轉為對內兼併的關鍵。

春秋時代用戰爭勝敗作判斷國君好壞的標準。憑戰爭勝利因而多少改良些政治的，就算賢君；不準備戰爭，專事虐民奢侈的，就是壞君。例如楚康王立了五年，自稱沒有北伐，怕死後見不得祖宗。晉大夫叔向批評晉國軍備廢弛，民窮政暴快要衰亡。還有國內遭遇天災，就鼓勵戰爭可以免禍。例如衛國大旱，大夫寧速主張伐邢。封建領主間充滿着矛盾，對外緊張，內部自然比較和緩。反之，對外和緩，內部自然緊張起來。所謂「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因之統治階級喜歡發動侵略的戰爭。

向戌同晉國執政趙武，楚國執政屈建都有友誼，想說合兩國，息兵停戰。晉國六家權臣，——趙氏范氏知氏荀氏韓氏魏氏——相互間矛盾增劇，無心對外。楚因吳國強大，屢被攻掠，他願意暫時息兵。其餘小國更希望減輕兵役的苦痛，所以向戌一提倡，就得到各國的贊許。魯襄公二十七年（五四六）晉、楚、魯、蔡、衛、陳、鄭、許、曹在宋國大會，約定晉楚兩國，同作霸主。這樣一來，楚可以專力對吳，晉可以進行內爭，吃虧了的是小國，要向兩個霸主進貢，負担更加嚴重。夾在晉楚中間的鄭國，更陷於進退兩難的窮境。

息兵大會以後，戰爭相當減少，大小各國，尤其是齊晉兩國的權臣，展開了內部的鬥爭。晉滅大夫郝氏羊舌氏，分郝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田爲三縣。又滅荀氏范氏。又滅知氏。晉國政權歸趙氏韓氏魏氏三家。到戰國時代成立趙韓魏三個王國。

齊大夫陳氏鮑氏擊破欒氏高氏，二氏又合力擊破高氏國氏晏氏。陳氏又殺齊君，立悼公。悼公立五年被鮑氏殺死，立簡公，陳氏又殺簡公，齊國政權全歸陳氏。到戰國時代，陳氏滅齊（姜姓），建立陳氏的齊國。（陳氏也稱田氏，田陳二字古音同，田陳可通用）。

第四節　弱國對強國、人民對國家的負擔

據「魯史」的記載，——僅僅記在「魯史」的——二百四十二年裏面，列國間軍事行動，凡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會凡四百五十次。總計九百三十三次。

軍事行動和朝聘盟會，按照一般的性質來說，只是小國被大國剝削掠奪不同形式的表現。小國怕大

國無厭的誅求，更怕殘暴的討伐。

朝聘必需的貢品，是麋鹿皮、虎豹皮、絲織物、馬和玉，並附獻珍異貨物。照儀禮所載覲禮聘禮看來，貢獻物品還有相當限度，可是事實却不盡然。

當初晉文公創霸，教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開會，諸侯不和，歃血盟誓。到後來霸主娶妻或妻死，也要諸侯去弔賀。總之，霸國用各種名義，向列國榨取貢獻罷了。貢獻一次，要用一百輛貨車，一千人護送。到了霸國，住在破爛的客館裏，大概要例外送些賄賂，才肯收受禮物。小國對非霸主的鄰近大國，也同樣納貢求得和好。

貢獻如果不合受貢國的要求，將會遭受可怕的討伐。受伐的國家，井被填塞，樹被砍斷，禾麥被收割，車馬被掠奪，人民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脫的都當俘虜。男子做各種奴隸，女子年青的做婢妾，普通的做舂米釀酒工奴。晉楚城濮戰後，晉文公獻給周天子楚俘兵車一百乘（每乘馬四匹），步兵一千人。鄭宋大棘之戰，宋國戰敗，鄭獲兵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殺敵人割取左耳）一百人。晉滅赤狄潞氏，晉君賞大夫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吳齊郊之戰，齊兵大敗，吳送魯國齊俘兵車八百乘，甲首三千。戰敗國人民被俘當奴隸，國家損失的車馬器械急速補充，當然都得人民來負担。

被敵人圍城的時候，痛苦更不可想像。據守城法，城下比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壯男十人，壯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地方，每五百步置壯男一千人，壯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小兵全用矛。民間糧食布帛金錢牛馬畜產一切可用的物品，都獻給公家使用。圍城裏面，人民每天規定吃二升米糧凡二十天，吃三升凡三十天，

吃四升凡四十天。春秋時代的量，五等於現在的一，五升等於一升。這樣，九十天每人共食米二石九斗。平均每天吃三升多，合現在大半升。既要作戰死傷，又要忍餓破產。有時甚至窮困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人民忍受這様的痛苦，止是爲了封建領主的愛好戰爭和被俘當奴隸的痛苦更甚。

人民被國君強迫，不得不服極重的兵役。春秋時代一般是用車戰。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甲士是穿戴盔甲的，三人立車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立中的駕馬。這三人通稱甲首。其餘甲士七人，在車旁步行。步兵十五人在車後。另有步兵五人保護輜重車。兵車一乘，共有三十人（兵器盔甲車馬都由國君儲藏，戰時發給兵士）。輜重車有火夫十人，看守五人，馬夫五人，打柴挑水五人，共二十五人，都是不能作戰的老弱者。每兵車五乘，有輜重車一乘（用牛駕車）。衛國被狄攻破，剩下人民共五千人，有兵車三十乘。約略計算，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其他國家，大概相同。人民平時受經濟剝削，戰時受生命危險。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所以民不堪命；晉絳縣人七十三歲，還得老遠往杞國築城。人民只有死了，才算得到休息。

國君和卿大夫的家裏人，絕對不事生產。孔子批評魯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妾織蒲』算作不仁之一。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織布，文伯怕招季康子的怨恨。因此，當時有『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的諺語。就是說人民與統治階級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五節 種族間的鬥爭

列國兵制雖不無出入變革，大體當是五人中出一人服兵役。照這樣計算，一百七十五人有車一乘，

魯衛等千乘之國，約有人民十六七萬，充其量當在二十萬左右。晉國兵車四千乘，常有七十萬左右的人口（兵車一乘有多至七十五人的；是全國人口常超過此數），土地如此廣大，人口如此稀少，其中自然有許多空地——所謂草萊——，異族雜居其間，自然也不可免。

南方——長江漢水兩流域，是蠻族居住地。有羣蠻百濮廬戎（湖北南漳縣）等，通稱爲南蠻。淮水流域是夷族所居。小國有舒（安徽舒城縣）六（安徽六安縣）蓼（安徽霍邱縣西北），又有舒蓼、舒庸、舒鳩、宗四國，大國有徐（安徽泗縣北），通稱爲淮夷。

東方——都在山東省境內。有萊夷（黃縣東南），任（濟寧縣），宿，須句（二國都在東平縣境），顓臾（費縣西北），邾（鄒縣），莒（莒縣），小邾（滕縣），杞（安邱縣），介（膠縣南），郯（郯城縣西南）。根牟（沂水縣），通稱爲東夷。又有戎（曹縣東南，別名戎州），鄋瞞（濟南北境，別名長狄）。

北方——都在河北省境內。有北戎（盧龍縣境，一名山戎），甲氏（雞澤縣，赤狄別種），鮮虞（正定縣西北，別名中山），肥（藁城縣），鼓（晉縣），（鮮虞、肥、鼓三國都是白狄別種），無終（玉田縣），通稱爲北狄。

西方——有大戎（陝西延安縣），小戎（甘肅燉煌縣。一部遷居河南嵩縣，稱陸渾之戎，又稱陰戎，又稱九州之戎），驪戎（陝西臨潼縣），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寧縣，一部遷居陝西鳳翔縣境），姜戎（陸渾別部），茅戎（山西平陸縣），揚拒泉皋伊雒之戎（當在河南洛陽縣附近），又有白狄（延安縣附近），赤狄。赤狄有東山皋落氏（或在山西垣曲縣境），廧咎如（當在衛晉二國中間），潞氏（山

西潞城縣），留吁（山西屯留縣），鐸辰（山西潞安境），通稱爲戎狄。

以上諸族，有的是純粹異族，有的是華夏僞姓做異族君長。有的同化於中國，有的保守舊習俗，有的因貧弱而自貶爲夷，有的因強大而爭霸諸夏。推想各族的人口，也許同華族差不多，可是他們文化程度很低，政治上因爲人種及地域的分歧，不可能團結成一個國家。華族是比較團結的，所以利用優勢的文化和政治力量，逐漸把他們融化。

南方蠻夷被楚統一，春秋時代侵害中國最兇的要算楚國。到春秋末年，因爲文化向上發展，與諸夏相等，華夷的界限逐漸消失。

東方諸侯沒有成立大國，陸續被齊魯楚吞滅。

北方戎夷間有華族小國燕，春秋時代不被諸夏重視，齊桓公曾救燕伐山戎，後來晉國強大，攻滅赤狄白狄，燕在北方逐漸強大起來。

西方戎狄是華族可怕的敵人。晉攻滅戎狄最多。晉悼公用魏絳的計策，同諸戎講和，用貨物交換土地，獲得極大利益。秦穆公伐戎，得國十二，開地千里，在西戎中稱霸。當時甘肅陝西境內有緜諸，混戎，翟䝠之戎，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西北諸戎散居谿谷間有一百多種，因爲統一不起來，所以逐漸被秦征服。

從春秋魯隱公元年到僖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戎伐曹伐鄭伐齊各一次，伐周二次。齊伐戎三次，魯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諸侯爲戎戍守周城二次。狄滅衛圍衛滅溫各一次，伐邢伐衛伐齊伐鄭伐周各一次，伐晉三次。晉伐狄二次，衛伐狄一次。總計戎狄攻華族十六次，華族攻戎狄九次。戎狄的勢

力不算小，但不能發展，因為華族知道團結，互相援救。魯文公以後，晉國霸權鞏固，戎狄開始被消滅。到春秋末期，居住中國的異族差不多完全消滅了。

中華民族的祖先，在中國奠定了居住權，是經過艱苦鬥爭才得到的。

第六節　土地制度與耕具

春秋時代，大體上也像西周一樣，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之有采邑者的。

周王是天下的大宗，土地全歸他所有，他分給諸侯土地。在國內諸侯是大宗，諸侯又分給卿大夫土地作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內是大宗。有采邑才能收族聚黨。族黨就是首先受封者的子孫，聚集在宗子（采邑繼承人）管理下，結成一個團體。族人對宗子很恭敬，有富餘的財物，應該獻給宗子一部份，窮乏時，也可以得到宗子的補助。

宗族有土地（田）刑法（有殺人權）武力（私卒私屬）臣屬（士）農奴（主要是耕田和當兵）和奴隸（主要是供使役）。替宗子管理宗事的叫做「宗老」，也叫做宰。宗族對本國諸侯要服徭役並繳納貢賦，有時被罰加倍出賦，有時被逐甚至被滅族。同是宗族，有強宗弱宗的區別。

這種宗族制度，春秋時代還普遍存在着。到後半期大夫間盛行兼併，許多宗族失去土地，族人降為庶民或皂隸。有的宗族強大，如魯國三桓（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分公室，陳氏奪取齊國，晉國三家（趙氏韓氏魏氏）瓜分全晉。到戰國時代，國王利用士（官僚）執行政權，貴族很少得封采邑，因之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被破壞，僅僅保留一種殘餘，這殘餘依靠傳統習慣的力量，很久遠的留傳下來。

韓非子說晉國趙襄子時候，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賣買。如果韓非說不誤，是私人間土地賣買，春秋末期已經開始，但未必盛行，因爲春秋時代地廣人少。例如秦穆公襲鄭，路遇鄭商人弦高，才被發覺。杞國本在河南杞縣，後來遷到山東昌樂縣，又遷到安邱縣。鄭宋邊境有大塊空地，兩國相約不許奪取。這都證明當時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廢不能開闢。所以墨子在春秋末年，歷數說諸侯殺傷人民爭奪土地的不合算。

不過我們可以想到，政治上失敗因而破落的宗族成員，流散到民間，例如晉國的范氏中行氏，子孫在齊國務農。他們很可能利用財富智力，役使貧賤，開闢草野，佔有耕地。這種耕地歸開荒者所有，彼此割讓，形成土地私人間買賣。宗族破壞和土地買賣，應該是有相當的聯系。

井田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無法證明其存在。從金文以及經典比較可靠的材料看來，兩周的田用一田、十田、五十田、一百田、六十田計算；畝用百畝、千畝、十萬、七十萬、一百萬計算。並沒有井田的形迹。人住的邑，大小不定。小的十家，大的列國都城稱邑，天子京師也稱邑。農夫散在郊野，十家住一小邑，稱爲十室之邑。軍賦稱邑，因爲邑是征賦的單位。一夫耕田百畝，一邑得一千畝。卿大夫采邑有百邑（實際多於百邑），所以稱千室之邑，亦稱百乘之家。一乘必需用十人。每家出役一人，得兵役兩伍（五人爲伍），正合百乘的數目。這樣看來，兩周耕地單位，與其說是一井九百畝，不如說是一邑一千畝。

井田的名稱，孟子最早提出來。他說：一方里得田九百畝，劃成井字的形狀，中間一百畝叫做公田，其餘八百畝分給農民八家，叫做私田。八家同耕公田，公田耕完，才敢耕私田。至於詳細情形，孟

子自己也說不清楚。後出可疑的『周禮』，又說到井田，大司徒屬官遂人管分配土地，與孟子說不同；『周禮』『考工記』匠人造溝洫，與遂人又不同。除了『孟子』『周禮』兩書，經傳諸子從沒有說到井田的。足見這止是孟子的理想。因爲土地分配是封建社會的基本問題，所以井田說也被歷代政治家所重視，當作一種最好的土地制度，但歷史上空談井田的議論極多，實行的却極少，止有西漢末王莽曾經試行，卽刻遭遇反對而失敗，原因是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社會裏根本不能合理的解決土地問題。

許慎『說文解字』說『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一尺約當營造尺八寸一分。一畝當四尺八寸六分，長四百八十六尺，得二千三百六十二方尺，以成數計，得二十四方丈，約合今畝四分。『禮記』儒行篇（戰國儒者作）形容極窮儒生的生活，說住處止有一畝大。四分土地上除去幾間小屋，餘地種桑種蔬，產量極微，所以窮到家裏人掉換穿衣才能出門，兩天吃一天的飯才能過活。孟子荀子都想給農民五畝之宅，五畝約合今二畝。古代尺寸，逐漸從短變長，商鞅立法，一步超過六尺的有罰，可見商鞅以前，步的尺數不定。秦漢畝制增加到二百四十步，與現在的畝相差無幾。這由於生產力進步，制度跟着改變的緣故。

管仲說美金（青銅）造兵器，惡金（鐵）造農具。如果確是管仲的話，春秋前半期已經用鐵耕田了。晉國用鐵鑄刑鼎（鐵鼎上鑄刑律）是春秋後半期冶鐵術進步的證據。用牛犂地，何時開始，雖然沒有確證，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馬耕字子牛，晉國有力士名叫牛子耕，可以證明春秋後半期確用牛耕了。較早的是申叔時述楚國俗話『牽牛而蹊（踐踏）人之田』，這個牛大概是耕牛，不過我們不能就此斷定春秋時代才有牛耕。甲骨文金文都有疇字，照趙翼『陔餘叢考』說，耒是牛耕的器具，如果人耕，

何必採木使曲呢？這說如不誤，也是殷周兩代早有牛耕的證據。可是必須注意的是農奴在殘酷剝削下多數養不起耕牛，所以春秋時代一般還行用人力偶耕（兩人併力發一耜）。

第七節　賦稅與階級

『禮記』王制篇說『古代農民止替國君耕種公田，免繳私田的租稅』。又說『山林川澤，人民按照一定的時候去生產，國君不禁止』。又說『國君用民力，修治宮室城郭道路河渠，一年不過三天』。話說得很好聽，可是所謂古代，却不知是那一代。鄭玄作註解，止得說是殷代的制度。其實不是殷代而是儒生的空想。

晉惠公被秦穆公俘獲，他想討好國內臣屬，創作爰田法。爰田就是換田，地力用盡，允許耕者換一塊地。這樣，大夫們的采地擴大了，農民生產也比較豐富些，可能給大夫們增加剝削。因此羣臣感激惠公，要他回國。農民却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爲跟着爰田法，又創立一個州兵制。令各州長繳納甲兵，這無疑是加重農民的負担。

魯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地力必需休息，休息的田畝，當初也許免繳租稅。新法按照農民所耕的畝數納稅，不管土地是否需要休息，所以稱爲『初稅畝』。隔了三年，成公元年，魯『作邱甲』。據說四邑叫做邱。邱甲是每邱增加甲士的名額。哀公十二年，魯『用田賦』。原來農民應該出粟，商賈應該出賦（貨幣），現在魯國把商賈該出的賦，加到農民身上，這種不合理的剝削，孔子也曾堅決反對過。

鄭國執政子產是春秋時代最著名的政治家，被孔子稱爲仁惠人的。他採取魯國邱甲制度在鄭國行施，叫做邱賦；大概邱甲是每邱增出甲士，邱賦是每邱增繳養甲士的賦稅。他又整理田畝，劃定疆界，編制戶籍，五家爲伍。韓非子說，子產開畝種桑，鄭人誹謗。開畝當是開墾田間空地，後來商鞅開阡陌，也就取法鄭子產。不消說，種桑一定加稅，所以鄭人要誹謗。齊景公徵取人民生產物三分之二，止留一分作生產者衣食費用。各國君主，苛暴大率類此。

此外還有更苛暴的賦稅。例如陳國司徒轅頗，替陳君籌錢嫁女兒，加徵田賦，多餘的財物，給自己造鐘鼎，結果被人民趕走。晉國鑄刑鼎，令人民出一鼓鐵。一鼓不知若干斤，總之是人民額外的負担。楚子重想整頓霸業，改革政令，有一條叫做『大戶』。大戶就是允許多的人口繳納一個戶籍的賦稅，足見以前一戶不許有過多人口。宋武公賞彫班一個城門，讓他徵稅。齊景公在都城附近設立關口，鄉村人民來都城服役，要納稅，並奪下私物。這種苛稅名目，都由封建主隨意增設，是人民額外的負担。

山林川澤有官司守護，歸國家專利。齊國權臣陳氏，想討好民衆，奪取政權，山上的樹木，海裏的魚鹽蜃蛤，到市上出賣，價錢不比出產地高。這說明一部份山海在陳氏手中，所以價錢高低由他規定。

至於統治階級不顧農時，隨意浪費民力，更是不勝舉例。莒君庚輿喜歡鑄劍，鑄成後定要用人來試驗利鈍。這個暴君後來被人民驅逐了。這裏止指出統治者輕視民命如此，還會愛惜民力麼？

根據上面的記載，證明王制篇所說，全是儒生自欺欺人的空想。事實上却是君子（統治階級）剝削，小人（主要是農民）被剝削。當時叫做『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那些是被剝削的小人呢？

農民——民字的本義，專指愚昧無知識的耕田人。最初的民是耕田奴隸，後來成爲農奴，又轉爲士工商賈的通稱，甚至統治階級有時也自稱爲民。不過名稱雖有變化，農民卑賤的地位，依然如故。西周初諸侯受封，有授土授民的典禮。「左傳」記卿大夫受采邑，或稱受若干田，或稱受若干邑。農奴附着在土地上，田和邑異名而同實。春秋時代農村已有貧富的分化。宋國鄭民得寶玉，賣玉致富；齊國申鮮虞逃到魯國，在田野當傭工，一般說來，農民總是最窮苦的。

商賈——出外貿遷的叫做商，住在一定地方的叫做賈，所以稱爲行商坐賈。商人可以自由往來，衞文公復興衞國，齊桓公晉文公經營霸業，都注意通商，就是減輕關稅，平治道路，招商人來交易有無。春秋初鄭桓公利用商人的財力，建立新鄭國，訂約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也不許遷到別國去。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師，秦兵不敢襲鄭。晉國荀罃被楚俘獲，鄭商人想藏他在貨車裏逃出楚境。齊晉兩國商業都很發達，鄭地居南北中樞，所以更佔優勢，商人也更關心政治。越國上將軍范蠡棄官經商，致富數千萬，孔子弟子端木賜買賤賣貴，家累千金。富商的地位很高，可以結交諸侯卿相。自然，普通的商人還是受諸侯卿相的賤視和壓迫。

各國境內有許多大小市場，販賣的商品，從珠玉象牙等貴重物品到酒脯（乾肉片）冠屨以及受刖刑人（斬脚）用的踴，市上都有。又有一種官賈，是受公家俸給的商人，首領稱爲賈正。大概本國山林川澤的物產，官製的工業品，由官賈出售，類似國營商業。

貨幣分赤白黃三等。黃金爲上幣，白銀爲中幣，銅錢爲下幣（一說，止有金銅兩等）。鑄錢是國君的特權，周景王鑄大錢，也是剝削方法的一種。積儲錢幣的地方，楚國稱爲三錢之府」，玉比黃金更貴

重，諸侯朝聘用玉。通行的是金和錢兩種。墨子弟子耕柱子送墨子十金供費用。墨子領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賜錢五千，老小賜錢一千。春秋末年金錢的用途已經很廣泛。

封建主和商人都經營高利貸事業。列國偶見的所謂賢君，準備用兵大戰爭以前，總要頒佈『已責（債）』的法令。就是說減輕或取消窮人的債務，而債權人就是統治階級和商人。

百工——管百工的大夫稱爲工正、工師或工尹。做工的是奴隸。魯國臧僖伯說做器物是皁隸的職事。楚國侵魯，魯獻木工、縫工、織工各一百人求和。晉趙鞅伐衛，衛貢五百家求和。這和齊懿公伐萊，萊國獻好馬牛各一百頭同樣當作貢品。工人官賈都食公家的俸給，地位比農民更低，所以國語晉語說『庶人（農民）食力，工商（官賈）食官』。當時主要工業是金工車工。齊公子工名鑄（鑄金屬作器具）宋國大火，樂喜命工正出車。兵車藏在工正的官府，可以看出車工的重要。統治階級用的戰爭器械以及奢侈玩好，都由百工供給，工人不能自由出賣製造品。

奴隸——楚申無宇說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輿（稱爲輿人或輿臣）隸僚僕臺。更賤的牧（牧牛人）圉（養馬人）在十等以外，地位最低微。戰爭需要馬匹，所以圉人最多。魯國孟孫氏家裏能選出精壯圉人三百。鄭子產家裏臨時能出兵車十七乘。比孟孫子產強大的貴族家裏，豢養奴隸當然更多。農民的牧畜業是衰敗的。管仲說，犧牲不掠奪，牛羊才能繁殖。封建主祭祀用的犧牲，原來從民間搶取。大概他們掠奪成了天性，所以連向鬼神求福的犧牲，也要農民來犧牲。

以上都是被剝削的小人。主要的小人是農民。所謂『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庶人力於農穡』。沒有小人庶人，也就沒有君子大人了。

統治階級也很知道治民是不容易的。他們官養百工，集合在都邑裏，管理出產品，尤其是武器，儲藏在府庫，不到臨陣作戰，不肯發給士兵。所謂政治，實際止是刑罰和牢獄。他們的理論是『政以正民』；『民不可逞』（放縱）；『爲刑罰威（可怕）獄，使民畏忌』；『使民戰慄』（害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民可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

人民怎樣答覆這種政治呢？簡單舉出幾個例。

晉文公當公子的時候，走過衞國的五鹿地方，飢餓得很，向農夫討飯吃。農夫投給他一塊泥土。

孔子到楚國去，子路落後，遇見老人在田間。子路問：見到我的老師麼？老人說：身體不勞動，五穀分不淸，誰是你的老師。把杖一插，止顧耘田。不理子路。

農民對統治階級是何等憎惡。

莒君殺人，其妻寡居在紀鄣城，秘密做一條長繩。過了多年，齊兵伐莒，莒君逃到紀鄣，老寡婦等齊兵趕到，投繩城外，齊兵攀繩登城，莒君開門逃走。

衞國虐待工商，工商遇有機會，沒有一次不反抗。衞莊公使工匠造器物，久不休息，工匠攻莊公，莊公跳後牆，腿斷被殺。他的兒子出公繼位，又久使工匠，不讓休息。工匠拿斧頭攻出公，把他趕跑。

春秋時代人民對付暴君就是這樣。

第八節　新舊制度的演變

春秋是列國兼併時代，同時也是華族和南蠻爭霸時代。爲了戰爭的勝利，舊制度逐漸破壞、新制度

逐漸發生。例如晉趙鞅與范氏中行氏作戰，下令克敵有功的，庶人工商得做官，奴隸得免奴籍。齊伐晉，勇士敝無存戰死，齊君下令能得敝無存屍體的，賞給五家做私屬。更甚的如越王勾踐想滅吳，驅寡婦上山，男子隨意遊山，藉以增加人口。戰爭把春秋時代推進到戰國時代。

制度演變顯然可見的有下列幾種：

世卿——周初大封建，凡立七十一國，其中兄弟國十五，同姓國四十，這是宗法封建兩個制度的混合制。諸侯在本國，也建立自己的親屬做卿大夫，世世相傳。春秋後半期，國君的政權，逐漸移到世卿手裏，止有晉楚兩國，和列國不同。楚國令尹（執政官）是王室親公子，但得隨時罷免或殺戮，也不限於那幾個宗族。晉國執政限於六家世卿，却都不是公子。晉楚制度經過戰國（貴戚與異姓並用）轉化為秦漢時代的官僚制度。

養士——齊桓公創霸，養游士八十人，給與車馬衣裘財幣，周流四方，號召天下賢士來齊國。齊懿公想篡位，破產招士，後來果得齊國。晉世卿欒懷子喜歡養士，執政范宣子怕他，驅逐懷子。有人勸宣子說，州綽、邢蒯是勇士，不妨讓二人回來。宣子說，他們是欒家的勇士，對我有什麼好處？人說，你能像欒家那樣養他們，就成你的勇士了。誰給士衣食，士就給誰出力，這是士的特徵。孔子聚士講學，有大弟子七十二人，經孔子的稱揚，多數做了官。孔子本人也是士，三月不得祿位，就慌張起來，所以僕僕風塵奔走列國求祿位。春秋末年，墨子是士的大師。大師有介紹弟子做官的義務，學成的可以要求介紹，做了官的應該招待同學並送金錢給大師。士遂成一種特殊地位，有才能而且可以隨意進退，適合國君的需要，這樣，逐漸代替了世卿制度。

郡縣——小國被滅，故稱爲縣。楚滅九國，稱爲九縣。晉滅大夫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田爲三縣。又人口多的都邑也稱縣。晉國首都稱絳縣。齊景公賜晏子一個千家之縣。晉智過說擊破趙氏，封趙葭、段規二人萬家之縣各一。郡是晉國的地方制度，大抵新開闢的戎狄土地，離國都遼遠，設置權力較大的守官，可以應付突發的事變。郡大夫爵位比縣大夫低，權力却比縣大夫高。縣和郡起始是依地方遠近富庶荒僻來區別，彼此不相統屬。但因郡守權力較大，晉三家瓜分智氏以後，郡的地位提高了。

兵制——經書沒有騎字。戰爭和交通都用車。馬駕車，不單騎。春秋末年戰爭才用騎兵。純用步兵作戰，春秋時代還很少。鄭莊公敗北戎，晉荀吳敗衆狄，用步兵制勝。因爲戎狄是步兵。中國禦敵，不得不毀車用步。荀吳敗狄以後，晉連年用兵，消滅衆狄，步兵戰術大概在這時候發展起來。戰國時代，步兵成了主要的兵種。

春秋末（左傳魯哀公十四年以後）戰國初（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中間凡七十七年，是兩段歷史的劇轉時代，可是記載非常簡略，不能考見變化的詳情。春秋時代還講周禮，尊王室，重祭祀，論宗姓氏族，列國間朝聘宴會，賦詩言志，有死喪事故，赴告各國，使史官記錄。到戰國時代，一切都不講了，戰爭的性質變化，舊制度舊習慣，必然要廢棄，任何善意的願望，像孔子想復興周道（文武周公），儒家想齊桓晉文，匡正天下，是不會發生微效的。因爲如果說春秋時代是爭奪中國霸權的戰爭，那末，戰國時代已經轉變爲爭奪中國統一權的戰爭了。

簡短的結論

見於春秋時代的大小國家凡一百四十八。到末年止留存周、魯、齊、晉、秦、楚、宋、衞、鄭、燕、越十幾國。

大國的土地擴大，人口也增加了。墨子（春秋末年）說，齊晉各有人口數百萬。秦、楚、越一定也不少。

晉國鑄刑鼎，令人民貢鐵，想見鐵已成民間通用的金屬，鐵製農具，應該普遍使用。

土地歸封建主所有，人民不得自由賣買。剝削非常苛刻，刑罰也極繁重。農村裏有貧富的分化，不過一般是窮困的。

農民散居鄉村，工商（包括官賈）聚居都市。反抗虐政，總有都市居民（稱爲國人）參加，否則不能成功。統治者不得農民的幫助，戰必敗，國必亡，所以列國發動大戰爭以前，要對農民施些小惠，誘他們出力。

戎狄蠻夷侵略中國，並且有的和華族雜居在內地，華夷鬥爭的結果，山東夷族被滅於齊，陝西戎族被滅於秦，山西河北兩省的狄族，被滅於晉。止有南方的蠻族，建立楚吳越三個大國，與中國不斷戰爭，想奪取霸權。華族有齊晉二個霸國，糾合諸華，協力禦侮，終於把蠻族同化了。

第五章　兼併劇烈時代——戰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封魏韓趙三家爲諸侯。戰國開始。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滅六國統一中國——

第一節　七國形勢

晉國韓趙魏滅知氏以後，三家分晉，晉君幽公止有絳、曲沃兩縣。幽公荒淫，被人刺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魏斯（文侯）趙籍（烈侯）韓虔（景侯）爲諸侯。戰國時代開始。

周安王十六年（三八六）齊國田和廢齊君，周封田和爲諸侯。齊趙韓魏以及舊有秦楚燕共七個大國。秦在函谷關（河南靈寶縣）以西；其餘六國在關東，稱爲山東六國。

七國的疆土與國情，因戰爭勝敗而常有變動，下面的敘述是比較初期的狀況：

秦——秦到孝公時代（三六一——三三八）才成强國。孝公遷都咸陽（陝西咸陽縣東），發憤圖强，厲行商鞅新法，不過二十年，造成唯一强大的國家。那時候疆土東有函谷關，與周爲鄰國。關內自鄭（陝西華縣）西北過渭河，沿洛水（北洛河）東岸，到上郡（陝西延安縣）和鄜（陝西鄜縣），都屬魏國，魏築長城防秦。秦南有武關（陝西商縣東南），與楚爲鄰國；西有義渠戎（在甘肅境）。秦兵東出爭天下，必需先滅魏韓兩國。

韓——東鄰魏國，西當秦函谷關大路，兩面受敵，連年被侵。昭侯用申不害爲相，行法家嚴刻的政治，國勢才比較鞏固（三五一——三三七）。哀侯滅鄭，作爲都城（三七五）。疆土北自成皋（河南汜水縣西北）過黃河到上黨（山西長子縣），南到宛（河南南陽縣），西到宜陽（河南宜陽縣）商阪（即商山，陝西商縣東南），東臨洧水（源出河南密縣馬嶺山，至新鄭東南流入潁水）。地方九百餘里。山地多，平原少，物產貧乏，風俗淫亂，七國中最爲弱小。

魏——魏文侯（四二四——三八七）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門豹李克樂羊，在諸侯中最有聲望。他的兒子武侯（三八六——三七一）用吳起爲將，國勢也還強盛。那時候建都安邑（山西安邑縣）疆土南有鴻溝（即汴河，舊自河南中牟縣境流經開封南，又東南經通許尉氏入淮陽境），與楚爲鄰國。東有淮（河南淮陽縣）、潁（河南禹縣）、黃聚（山東荷澤縣西南），與齊宋爲鄰國。西有長城，與秦爲鄰國。北有卷（河南原武縣）、酸棗（河南滑縣），與趙爲鄰國。地方千里，平原肥沃，人口稠密，無險可守，四面受敵。惠王時被齊趙秦幾次戰敗，不敢居安邑，遷都大梁（河南開封縣）與韓爲近鄰。

齊——建都臨淄（山東臨淄縣），南有泰山，與魯宋楚爲鄰；北有渤海，與燕爲鄰；西有黃河，與趙爲鄰；東濱大海。地方二千餘里，國富兵強，與秦隔周韓魏三國，受戰禍較小。宣王（三四二——三二四）喜歡文學辯說，招集天下游士幾百千人，給與優厚的待遇，讓他們講學議論，這些人當時號稷下先生。宣王以後，養士風氣，繼續興盛，各種學派，大體匯集在齊國，臨淄成了戰國時代的文化城。

趙——建都邯鄲（河北邯鄲縣），西有黃河，南有漳河，與魏爲界。東有黃河易水，與齊燕爲界。

北傍陰山築長城，與匈奴樓煩林胡為界。地方二千餘里，人民強悍善戰。武靈王（三二五——二九九）胡服騎射，向北開拓疆土，成為山東唯一的強國。

燕——建都薊（北平）。東有朝鮮遼東，北築長城與東胡林胡樓煩為界，西有雲中（綏遠歸綏縣）九原（綏遠烏拉特旗），與趙為鄰。南境接齊。齊宣王乘燕國內亂，出兵破燕（三一四），此後兩國結成世仇。

楚——地方五千餘里，最為大國。西有黔中（湖南沅陵縣西）、巫郡（四川巫山縣），東有吳越舊地（江蘇浙江），南有洞庭蒼梧（湖南道縣南），北有陘塞（陘山在河南新鄭縣西南）郇陽（陝西郇陽縣）。戰國末年，楚將莊蹻更拓地到雲南。都城本在郢（湖北江陵縣），考烈王二十二年（二四一）遷都壽春（安徽壽縣）。

七國土地楚最大，秦趙齊次些，燕魏又次些，韓最小。人口楚魏最多。楚兵一百萬，如果五人出一兵，當有五百萬。魏兵七十萬，當有人口三四百萬。秦趙長平大戰（二六〇），趙兵四五十萬。秦起全國兵力滅楚（二二四），也只六十萬。齊都臨淄，據蘇秦說有七萬戶，得兵二十一萬，這是誇大的話，不可盡信。田單守即墨，有壯士五千人，合老弱當有三萬人。齊全國七十餘城，平均當得二三百萬。秦趙人口大抵相近。韓兵據張儀說有三十萬，燕稱弱國，兵力未必比韓大，兩國人口大概各有一二百萬。趙奢說古代一國人民，沒有超過三千家，現在萬家之邑，隨處可見。所謂古代，不知確指何時，戰國人口增加，却是事實。

七國以外，還有少數小國，逐漸滅亡。鄭并於韓（三七五），中山并於趙（二九五），宋并於齊

（二八六），魯并於楚（二四九），衛到秦二世元年（二〇九）才被廢絕。

稱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比春秋時代更衰微了。春秋末年，敬王遷都成周（洛陽縣東北）。考王（四四〇——四二六）封弟於河南（即王城，洛陽縣西北），周分為東西兩國。戰國初，魏趙韓三家受周天子封爵，正式列為諸侯。田和想做齊侯，魏文侯代他向天子請求，得到允許，各國才承認田和的地位（三八七）。秦孝公富強，周天子封他做霸主，孝公大會諸侯去朝見天子（三四二）。後來秦惠王自稱為王（三二五），各國諸侯也先後稱王，周天子的空名號，失了作用。周朝最後一代的王，被稱為赧王，（赧是羞愧臉紅的意思）。他寄居東西二周，無地無民，窮到向人民借貸，不能償還，躲在臺上避債，周人稱這臺為逃債臺。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入秦叩頭請罪，獻出所有邑三十六，人口三萬，秦受獻，放還西周君（二五六）。赧王也在這一年死了，其後七年，秦滅東周。周從文武開國，到赧王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第二節　七國興亡

秦國富強，從孝公開始，也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一切落後，被諸侯輕視的秦國，施行新法十年，趕上並超過山東的先進的國家。

商鞅的新法，主要的是：

地方制度——歸併各小鄉村，集成大縣，縣有令，掌握大權。全國共四十一縣。

連坐法——定戶籍，五家為保，十家相連。十家互相糾察，一家有罪，九家告發，不告發，九家連

同受罰。

賦稅——定賦稅制度。一家有兩個以上男子，必須分居，否則加倍納賦。

改惡俗——秦染戎狄風習，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男女混亂，商鞅嚴令禁止。

賞罰——築冀闕，法令在冀闕上公佈。有軍功的按法律受爵賞，私鬥的各依輕重受刑，人民努力耕織，不限耕地多少，生產最多的免徭役。經營非生活必需品的工商業以及懶惰而窮乏的，一家都罰作奴婢。秦國貴族非有軍功，不得享貴族特權。私有田宅奴婢衣服的多少好壞，按照尊卑爵位等級享用，奢侈越等的受罰。

盡地力——開闢阡陌封疆，增加耕地。阡陌是田裏的道路，戰國時代用步兵騎兵，兵車極少用。不需要寬廣的道路，阡陌勢必要廢除。說井田廢於商鞅開阡陌，是腐儒的謬說。

度量衡——劃一升斗權衡丈尺，私改的受罰。

首功制——定二十級爵位，斬得敵人一頭，賜爵一級。秦兵貪得爵位，每戰勝敵國，斬首總是用萬或十萬計算，所以秦被稱為『首功之國』。

商鞅的法令，雖說嚴刻，但是也還算公平。第一，貴族不敢法外橫奪，貧賤人比較有些保障。獎勵生產，重賞戰士，也是當時要務。後來商鞅被秦國貴族慘殺，他的法令，大體沿襲不變。

魏都安邑，逼近秦地，孝公和商鞅決定首先破魏的計劃。孝公二十二年（三四〇）商鞅大破魏軍，魏遷都大梁，獻地求和。孝公子惠文王六年（三三二）魏獻陰晉（陝西華陰縣）。八年，大敗魏兵，斬首八萬。同年，魏獻黃河西岸土地。九年，渡河取魏汾陰（山西榮河縣北），皮氏（山西河津縣西）。

十年，魏獻上郡十五縣。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黃河天險，在秦掌握。秦不斷侵奪河東魏趙土地，主力則出函谷關攻擊韓國。

惠文王後元六年（三一九）出兵函谷關擊破韓軍。七年，韓趙魏燕齊合力攻秦，秦大敗五國兵。八年，敗韓趙魏三國兵，斬首八萬二千。九年，秦滅蜀，愈益富強。武王四年（三〇七）攻韓宜陽（河南宜陽縣西），斬首六萬。宜陽是韓國大都邑，宜陽入秦，行軍更便利。秦又渡河築武遂城。韓君先世墳墓在平陽（山西臨汾縣西南），武遂離平陽七十里，威脅韓君不敢叛秦。昭王十四年（二九三）秦將白起大破韓魏兵於伊闕（河南洛陽縣龍門山），斬首二十四萬。此後韓魏不斷被攻，獻地求和，秦主力南向擊楚。

楚懷王（三二八——二九九）與齊湣王約定彼此互救。秦派間諜張儀去做楚相。張儀對懷王說，如果楚齊絕交，秦送楚商於（河南淅川縣）地六百里。懷王大喜，與齊絕交。甚至派遣勇士見齊王，當面辱罵，對秦表示誠意。後來去秦圖要地，張儀說，我止說送六里，沒有說六百里。懷王怒，發兵攻秦，大敗，死戰士八萬，失漢中郡。懷王更怒，發全國兵攻秦，又大敗（三一二）。懷王受秦欺，被秦俘擄（二九九），楚喪地破軍，國力衰落，秦在伊闕大勝以後，移主力來圖楚。楚頃襄王十九年（二八〇）秦敗楚，割楚上庸（湖北房縣均縣等地）以及漢水北岸的土地。二十年，秦將白起攻楚，二十一年，白起破楚都城郢，焚燒楚先王的墳墓。頃襄王兵敗不能再戰，逃到陳城（河南淮陽縣）躲避。二十二年，秦又奪取巫郡、黔中郡。

楚既破敗，秦移主力攻北方強國趙。秦昭王三十七年（二七〇）攻趙，被趙將趙奢大破於閼與（河

南武安縣西）。昭王四十五年（二六二），攻取韓的野王（河南沁陽縣）隔斷上黨（山西長子縣），上黨降趙。四十七年，秦攻上黨，趙將廉頗駐軍長平（山西高平縣）築壘堅守，秦兵挑戰，趙持重不應。秦派間諜送趙權臣黃金千斤，對趙王說，秦最怕趙奢的兒子趙括做將軍，廉頗容易對付，而且快投秦了。趙王中秦反間計，令趙括代廉頗爲主將。秦聽說趙括做將，祕密使白起做上將軍。趙括出兵擊秦軍，秦軍詐敗退走，趙括乘勝追擊，直到秦壁下，秦據壁堅拒，吸引趙兵在壁下。秦先有兩隊騎兵伏在近地，一隊二萬五千人斷趙軍後路，一隊五千人，截斷趙軍歸壁壘的退路。因此趙軍裂成兩部。秦出輕裝兵流動襲擊，趙括受困，臨時築壘堅守，等待援救。秦昭王聽得趙糧道已斷，親到河北，徵發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悉數送長平，阻絕趙救兵及糧食。趙兵飢餓四十六日，殺人而食。趙括分兵四隊，輪流攻秦壘，不能破，括自率精兵猛攻，被秦兵射死。趙軍失主將，止好投降，凡四十萬人。白起怕趙兵反叛，把四十萬人一起在長平阬死。這是戰國時代第一個大戰，趙兵前後死亡四十五萬人，秦兵也死了大半。五十年（二五七）秦圍趙都邯鄲，魏楚兩國往救，才得保全。

長平大戰以後，秦連年攻韓趙魏三國。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二三〇），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五年滅楚滅燕，二十六年滅齊。由東六國全部滅亡，中國成爲統一的國家。

第三節　合縱連橫

由東六國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但是不免滅亡，主要的原因，由於不能合縱。

從燕到楚，南北聯合反秦叫做合縱，誘山東各國割地和秦叫做連橫。戰國時代策士們奔走遊說，不

是合縱，就是連橫，大抵都是貪圖富貴，反覆無恥的小人，其中蘇秦張儀最爲著名。

蘇秦東周洛陽人。見燕文侯說合縱的利益（三三四），文侯送他車馬金帛，去聯合各國，趙韓魏齊楚都聽從，趙王做縱長。

蘇秦合縱的條約是：

秦攻楚——齊魏出兵援救，韓斷秦糧道，趙燕作聲援。秦攻韓魏——楚出兵武關攻秦，齊出兵援楚，趙燕作聲援。秦攻齊——楚出兵武關攻秦，韓魏阻秦道路，趙燕作聲援。秦攻燕——趙守常山（河北正定縣），楚出武關，齊渡渤海，韓魏作聲援。秦攻趙——韓守宜陽，楚屯武關，魏屯黃河南岸，燕出兵援趙。

蘇秦這個計劃是好的，秦國的擴張發生困難了。秦派策士公孫衍誘齊魏伐趙，破壞縱約，趙王責問蘇秦，蘇秦離趙走燕。秦王嫁女兒給燕太子，燕文侯死，太子繼位，號稱易王。齊乘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合縱前後止有三年，被齊魏鬧散。他在燕又和易王的母親通姦，怕受刑罰，去齊國做間諜，諂齊湣王大興土木，耗損國力，這個陰謀後來被發覺，燕齊兩國，結成深仇。齊破燕（三一四），燕又破齊（二八四），兩國自相殘殺，給秦吞併的機會。

張儀魏人，儀曾在楚相門下當食客，因被疑偷寶器，幾乎被打死。儀妻勸他不要再讀書遊說。張儀說，你看我的舌頭還在嗎？止要舌頭在，什麼都有了。他跑到秦國，替秦連橫，破壞合縱，利用各國君主的貪心，挑撥他們自相侵奪，秦乘機取利。例如秦想攻魏安邑，怕齊救魏，勸齊滅宋。秦已得安邑，又想攻韓，說齊滅宋是不義，勸諸侯伐齊。秦已得韓宜陽，又譴責諸侯伐齊的罪行。秦想攻魏，怕楚救

魏，勸楚奪韓地南陽（河南鄧縣），魏被逼和秦，秦責楚奪韓地，助韓攻楚。秦想弱齊，勸燕奪膠東，勸趙奪齊西。後又責趙燕的不是。秦對各國離間威嚇，使他們互相怨恨猜疑，不能聯合與秦對抗。

韓宣惠王十六年（三一七）韓約趙魏攻秦，魏趙援助不力，韓兵大敗，韓將申差被俘，死戰士八萬。齊乘魏趙兵敗，出兵攻伐兩國。韓危急，韓相公仲對韓王說，同盟國不可靠，不如送秦一個大城，講和共同伐楚。楚王聽得這個計策，趕快派人來告韓王，說楚大發兵卒，出死力救韓。韓王喜歡，不聽公仲。秦怒伐韓，斬首一萬，楚救不來，韓大敗求和。跟從秦兵伐楚，大敗楚軍，斬首八萬。各國玩弄小計謀，自取敗亡，大率類此。

秦始皇十年（二三七）尉繚獻計說「秦國富強，山東諸侯譬如秦國的郡縣。可是諸侯如果合縱，秦有滅亡的危險。願大王不愛財物，賄賂各國權臣，不過耗費三十萬金，可以消滅六國」李斯也說「諸侯如果合縱，大王就有黃帝那樣聖明，也不能成吞併的功業」。始皇用兩人的計策，密派謀士多帶金玉，收買各國大臣名士，不受賄賂的或暗殺或使權臣進讒言殘害。各國內亂，秦兵隨後侵入。趙名將李牧大破秦兵，秦多給趙王寵臣郭開金，教他進讒殺李牧。過了三個月，趙滅亡。秦日夜攻韓趙魏燕楚，獨齊國遠在海濱，不被兵禍。齊相后勝多受秦金，又使賓客受秦賄賂，共同勸齊王不修軍備，不助五國攻秦。等到五國亡了，秦兵突入齊都臨淄，虜齊王。

秦國最怕合縱，山東恰恰不能合縱，這是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節 養士制度

春秋時代養士的風氣已經開始，末年更甚，到戰國，山東各國爭着養士，士的數量大大增加。士要求優裕的生活，却看不起勞動食力。他們投奔富貴人門下，不僅得衣食，而且得好衣食，得車馬，得養活全家。他們不作工而得食。照孟子說，有學問的人是應該受養的。大概士都有這樣的自信，所以很驕傲。魏太子擊（武侯）路過文侯的老師田子方，太子趕快下車拜謁。子方昂然不理。太子問，富貴該驕傲，還是貧賤該驕傲？子方說，自然貧賤該驕傲。諸侯驕傲要失國，大夫驕傲要失官。貧賤的士主張不合，議論不用，立即跑到別國去，好比去一雙破鞋子，你怎麼拿富貴來比貧賤！

富貴者爲什麼這樣愛士呢？士能替主人出計策，能替主人顯揚聲名，鞏固他的地位。如果待士不好，他能投到仇敵方面來作對。例如商鞅張儀甘茂范雎蔡澤李斯，全是山東失意的策士，入關助秦滅亡六國。更重要的是這些策士，依靠統治階級，容易求得富貴，再也不想領導痛苦的人民反抗暴政。戰國時代沒有農民起義，這也是原因之一。

國君養士著名的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貴族著名的，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魏有信陵君魏無忌，楚有春申君黃歇。其他如燕太子丹，秦相呂不韋，也曾養士。還有如孟子後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憑他的聲名，所到國家，都得供給他衣食，這可說是間接養士了。

田文的父親田嬰，有黃金一萬斤，又封爲薛公，田文繼承大財產，在薛召集豪俠姦人六萬多家，賓客三千多人。其中有犯罪亡命的，有裝狗偷竊的，有學雞叫的，不論貴賤，一律招待。他在薛放高利貸，取息金養食客。他曾路過趙國，趙人聞名，羣出看他，笑道，田文原來也止是一個普通樣子，田文怒，他的食客下車斬殺觀衆幾百人，索性把一縣屠滅才走路。後來田文失位，食客都跑走了，田文復

價，食客又回來。

趙勝養士數千人，秦兵圍邯鄲，他去楚國求援，在門下挑選上等人才二十，中用的卻止毛遂一人。魏無忌養士三千，他待士更謙恭，搜求更無所不到，門下人才也比較多些。秦王用黃金一萬斤，買間諜向魏王進讒言，無忌憂愁身死。黃歇也有食客三千餘人，上等客都着珠履，其實全是不中用的廢物。

戰國卿相大臣，幾乎全要養士。趙名將廉頗失官，從長平罷邯鄲，食客都走了，後來又做將軍，食客相率回來。廉頗憤怒道，你們請走吧！食客道，噫！將軍怎麽現在才懂得這個道理呢！人與人全是買賣的關係，將軍有勢，我們跟從，將軍失勢，我們走開，這是當然的道理，有什麽可怪啊！

山東策士聚在趙國謀攻秦。秦相魏冉說不妨事。秦和策士沒有怨仇，他們無非謀自己的富貴，所以謀攻秦。好比狗，有臥的，有起的，有走的，有立的，彼此沒有鬥意，投下一塊骨頭，立刻起來爭奪了。秦王用魏冉計，費不了三千金，趙國策士果然大爭奪。

富貴人養士，和養狗同樣的意義。

當然，士也有比較有人格的。司馬遷作「史記」，特別給魯仲連立傳，魯仲連確是戰國唯一的高士，他不肯做官任職，他反對秦國奴隸般待遇人民。邯鄲被秦圍困，他跑進危城，反對降秦。邯鄲解圍，平原君封他土地，堅辭不受。送他黃金千斤，魯仲連笑道，士應該替人家排患難，解紛亂，如果受報酬，與商賈無異，我不忍這樣做。告辭去趙，終身不見平原君。後來在齊國立功，齊王要封他，魯仲連逃走，隱居海邊不見人。他說，爲了富貴屈服於人，不如貧賤行動自由。

第五節　經濟狀況

戰國時代戰爭的破壞，糧食的徵發，貴族的奢侈，游士的供養，這種巨大的耗費，當然需求人民尤其是農民來負担。戰國生產力比春秋是進展了，可是在這樣殘酷剝削之下，人民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春秋末期許多宗族破壞了，宗族成員流爲農民，可能變爲小地主。春秋末期，戰士有功，多賞賜田宅，這也是小地主的來源。趙括有錢就買田宅，王翦請秦王賜田宅，留給子孫做產業。蘇秦說我如果有負郭（近城市）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韓非子說趙襄子時候（春秋末期）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買賣。「呂氏春秋」「淮南子」都說孔子的馬吃路旁禾稼，被田主扣留。馬夫對田主說，你耕地東到東海，西到西海，我的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田主大喜，把馬送還。韓呂淮南所說，未必全出虛構，不過戰國時代，土地私有制，才完全確定（秦始皇三十一年，即統一以後五年，令人民報告耕田實數，足見人民所有的土地多少不等）。漢人說商鞅立法，田得買賣，其實商鞅以前，秦國以外，都有這種制度存在。

韓非子說傭農出賣勞力耕種，主人給他衣食工錢，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鄉村既有傭農，當然會有富農。荀子說鄉間輕薄子，服裝美麗，態度妖冶，專門引誘婦女。這也許就是富農小地主家的子弟。荀子說僱市上傭工打仗，韓非子說，有水災，僱傭工開溝渠。大概當時都市和鄉間有大批出賣勞力的傭工存在，因此可以推想當時失去耕地的農民很多。

孟子荀子都說一個農民應該有五畝宅地，百畝耕地。孟子又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現在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普通農民耕地不滿百畝，不

能維持一家人生活，是當時農民普遍的現象。

耕百畝的農民依然不能生活。魏文侯時李悝（音恢）計算農民的生活費，說農夫一家五口，耕田百畝，一年得粟一百五十石。除租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食一石半（約當今三斗），五人每年供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得錢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賽會用錢三百，餘錢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錢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疾病死傷天災賦斂等意外費用，都還不算在內。如果每年止虧錢四百五十，農民節衣縮食，也許可以抵補，事實上單是賦斂一項，有布縷之征（納布帛），有粟米之征（納粟米），有力役之征（應徭役）。孟子說，好君主征了一項，不征其他兩項。如果征兩項，要有餓死人，征三項，要出賣妻子。好君主沒有存在過（照孟子荀子說），那末農民止得餓死或出賣妻子。

李悝是戰國初年人，那時候生產力比較低微。後來孟子才說到深耕施肥，荀子更屢說肥料的功用。荀子說多糞肥田，又說五穀一歲再穫。一年能收穫兩次，是技術上一大進步。荀子又說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產加倍；民貧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產減半。誰是富民呢？自然是地主和富農，在技術進步的影響下，貧富的分化更劇烈了。

最大地主是國王和貴族。趙奢做收稅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趙奢按法殺管事九人。趙王用奢管國賦，國賦公平，倉庫充實。韓非子說士卒依靠權勢人家逃避徭役，人數上萬。富貴人有法外的利益，貧賤人自然窮苦更甚。

春秋時代工人是奴隸，戰國似乎一部份得到解放。周人的風俗，治產業，力工商，求二分的利息。

韓非子說車匠希望人富貴，棺匠希望人死亡。又說工匠造窳劣器械，騙農民的錢。荀子想禁止工人在家製造器具。這都說明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製造品。

戰國時代據說出銅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鐵的山三千六百九。兵器多用銅，工具多用鐵。但也開始用鐵製造兵器。楚韓兩國，冶鐵技術更見進步。楚國宛地出鋼鐵，做矛刺人像蜂刺。秦昭王誇獎楚國鐵劍的鋒利。韓國出賣劍最多，西平縣（河南）是鑄劍的地方。據說那裏有龍泉水，鍛鍊刀劍特別堅利。不過一般的兵器，還是用銅製造。

戰國時代似已廢除了官賈制度，商賈得自由買賣。墨子說城不能守的條件有五，市離城遠，是條件之一。周易繫辭（孔子以後儒者所記）說，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會天下的貨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韓非子說商賈的錢財，存放國外，可以亡國。這都說明商業的重要。荀子說當時的商業，北方的走馬大狗，南方的象牙犀皮顏料，東方的魚鹽，西方的毛織物旄牛尾，中國市場都能買到。「史記」貨殖傳記載各地大小都會很多，可以想見當時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因為商業繼續擴大，在政治上需要中國統一，廢去各國間的關梁禁限。荀子說，流通財物，交換有無，轉輸調劑，各得滿足，四海之內，好像一家。秦國統一，正適合這個要求。

富商大賈雖然也稱為庶人，可是勢力很大。工農尤其是僱工和中小農壓抑在社會最下層，過極窮苦的生活。貴族和國君的奢侈淫樂，恰好與工農相反。國君每飯要一百樣菜，後宮要成千成百的女人，一切器用玩物，都要裝飾珍寶。國君如此，貴族可以類推。他們直接或間接拿嚴厲的刑罰作工具，向人民「厚刀布（錢）之斂，重田野之稅，苛關市之征」。拿關稅來說，客人過關，關吏要勒索賄賂，騎白馬過

隸，照例要多納稅。孟子說，古代設關爲了禁暴，今世設關，爲了行暴。統治者無往而不行暴，也就是無往而不要錢。戰國生產力雖然有些進步，下層人民並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第六節　秦統一的原因

秦獻公七年（三七八）開始有市。十年開始有戶籍。孝公用商鞅，定許多法令，制度才逐漸完備。惠文王二年（三三六）開始用錢，秦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正因爲落後，腐化勢力比較薄弱，新制度容易有效地實施。荀子曾到過秦國，他誇獎民俗的樸素，官吏的忠實，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靜，認爲是最好的政治。秦國軍制，荀子也認爲比別國好。足見秦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幸運。

秦始皇即位時候（二四六），秦地有巴蜀、漢中、宛、郢、上郡、河東（山西西南部）、太原、上黨等郡。函谷關外有滎陽及兩周舊地。單就疆土來說，秦對山東已佔絕大的優勢。

關中地本肥沃，鄭國渠造成後，農產更豐富。巴蜀出銅鐵，滇僰（音僕，四川宜賓縣）出奴隸，西北戎狄出牛馬。秦連年用兵，經濟力量能夠支持，因爲擁有重要資源的緣故。司馬遷說，關中土地約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十分之三，財富卻佔十分之六。這種估計，未必確實，但經濟方面，秦確佔優勢。

秦國人民止有多斬敵首，才能得到爵賞。不像山東各國，說空話，當食客，有僥倖的途徑。始皇以前，奪得重要都邑，有驅出原來居民的辦法。如取陝，放還陝民給魏國（三二五）。魏獻安邑，秦出其

居民，募秦民及赦罪人遷徙安邑（二八六）。取趙二城（二八二），取楚南陽（二八〇），鄢鄧（二七九），都赦罪人移殖新地。這大概是防止山東腐化生活傳染秦民的緣故。同時別國人民也不願意做秦民。始皇時代，改變了這種辦法，秦民與非秦民的差別，雖然還是存在，不過沒有以前那樣嚴格了。大抵秦國政治風俗，比山東樸素嚴明，不能不說是一種優勢。

秦始皇尊顯富豪，大商人呂不韋做了秦相，招集文學游士，著書立說，秦國從來不養游士，不貴商賈，始皇這種改變，很能得到山東游士和商人的好影響。山東國家，各造隄防，天旱爭奪水利，天雨放水到鄰國。例如東周想種稻，西周不放水。齊趙魏三國，趙魏地高，齊地卑下，黃河不決齊隄、就要泛濫趙魏。雍水和放水，給地主農民以生死的威脅，從灌溉事業說來，他們希望有統一的管理。戰國盛用牛耕。牛耕一天比兩人偶耕約多一倍半。如偶耕一天得兩畝半（百步的畝），牛耕當得六畝二分五，計數很不便。一畝放大爲二百四十步，那末，牛耕一天也約得二畝半（二百四十步的畝）。畝數同，田積實不同，秦改革畝制，是適合生產力的進步制度。山東國家生產力進步了，還保守舊制度，人民在實際生活中，對守舊是不會滿意的。秦國各種設施比山東諸國進步，可能減輕游士商賈地主農民對秦的抵抗力，雖然他們並不眞正愛護秦國。

山東各國互相猜忌，不能合縱，供養食客，浪費資財，固然是滅亡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下層民衆，在水深火熱的境遇裏，不能生活下去。單就韓趙魏三國說，被秦殺死幾百萬人。山東各國間戰爭，死亡數目也不會很小。壯年人大量死亡，生產力破壞了。又加以橫征暴斂，土地愈削小，賦稅愈苛刻，人民負担，將是不可想像的繁重。齊都臨淄，趙都邯鄲，居民生活非常腐化，其他都會，大概相類。這

種不生產的寄生者，當然也是間接剝削勞苦民衆的。民窮財盡到不可維持的時候，國家非滅亡不可。

山東六國不能再維持他們的統治，秦國的兵力、經濟力和政治影響都遠勝六國；這樣，勢必產生前所未有的統一大帝國。

簡短的結論

戰國時代冶鐵技術進步了，有些地方，如楚國韓國，開始能鍊鋼。戰爭中已應用鐵製劍戟，不過一般還是用銅製兵器。

耕田是用牛和鐵犂，知道施肥深耕，戰國後期農業進步到一年收穫兩次。魏國有溫囿，每年收租八十金；後來租給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溫囿面積不見記載，年租數目不算小，當是園圃業發展了。

人民得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鄉村有小地主富農和傭工。大部份土地是屬於國君和貴族。

商業很發展，富商大賈積財產到千金或萬金。商人做大官的魏有白圭，秦有呂不韋。有些國家可以用錢買得官做，商賈兼做小官的大概不少。

工匠製造器械，可以自由出賣。比較大規模的工業，還是用奴隸。秦國的滇蜀兩地，出產奴隸很多。

下層民衆生活非常痛苦；戰爭中死亡率也非常大。文學辯說的游士，壟斷居奇的商賈，他們雖是庶民的身份，社會地位卻很高。

秦政治經濟都比較好，所以兵力也特別強。山東比不上秦；又不能合縱團結，終於貧弱而滅亡。

第六章　周代文化概況

第一節　孔子

中國文化的起源，向來從夏商說起，也就是從私有財產制度確立的時候說起。不過夏商兩代，尤其是盤庚以前，可信史料太缺乏，無法論證當時的真相，只能在先秦傳說裏，約略推見些稀疏的影子。

夏代社會已有階級，但是原始公社制度還保存很大的成份。孔子說，夏人尊天命，事鬼敬神，賦稅政令比較寬，刑罰威勢比較輕，人民蠢愚朴野，對統治者沒有什麼怨恨。殷代奴隸佔有制度發展了，統治階級尊天命，敬鬼神，借重天命鬼神的威權，掠奪財富，對被統治者施行嚴厲的刑罰，不講什麼道理和恩義，所以社會『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換句話說，是階級鬥爭非常劇烈。周代開始了封建制度，周公制禮治民，規定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君臣父子等等無數差別。每一等人有他一定的義務和權利，尊貴人權利大，義務小，卑賤人義務大，權利小。

夏商周政教不同，決非如儒家所說『三代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實際上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同現象。

孔子贊美堯舜（原始公社社會），認為是大同之世，太平的社會。同時對現實社會，希望造成穩定的，鞏固的，不變動的封建制度，就是說想恢復周公時代的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先世是宋貴族，曾祖父逃難到魯國。父叔梁紇，曾做魯陬邑（山東泗水縣東南）宰。宋是殷朝的後代，魯是周公的舊封，春秋時代，宋魯是文化國，給孔子學術上很大的影響。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五五一），卒於哀公十六年（四七九），年七十二歲。這正當春秋後半期，公室卑弱，大夫爭權，所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表示出舊制度不能維持現社會的時代。當時士大夫間，流行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帶些革命性質的理論。這在舊統治者看來，是多麼危險的思想。孔子立在復古的觀點上，嚴格批評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但對魯國的亂臣賊子，却替他們諱莫如深，說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

士處在社會中間階層，看不起老農老圃，當然不願意吃苦勞動，但貴族階層裏，又沒有士的地位，很少機會取得大官。因此他們憎惡世卿把持，要求登進賢才。唯一希望是作官食祿，最好得做國君的宰相。周公相成王，是他們理想的幸運。如果做不到，替世卿當家臣也可以。孔子正是這個階層的代表。

想維持舊統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搖搖欲墜，想反對世卿大臣，可是他們仍有實際權力；想作大官，可是被貴族壓抑；想安貧賤，可是委曲了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士的生活是煩惱矛盾的。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正是這種矛盾生活的反映。因為天是至尊無上，獨斷獨行，高深莫測的東西，『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定下的命，誰能反對呢？鬼神應該福善禍淫，事實却不然，所以鬼神是不可信的。孔子所謂天命就是君主專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不得分君主的權威，不得有獨立的地位，猶有了天，不必再信鬼神，猶之君主有權，不必向卿大夫要官做一樣。

據說，孔子五十歲才知天命。他沒有被桓司馬殺死，冉伯牛病死，也說有天命。這樣，統治者未被推倒，當然是天命未改，應該「仍舊貫，何必改作」。等到統治者既被推倒，那是天命已改，可以拿「仍舊貫」的理論去擁護新受命者。照春秋經大義說來，魏文侯是篡逆之臣，文侯的老師，却是傳春秋經大義的卜子夏，這也許就是孔子天命論的實踐。

天命是固定不變的，所以道德政治等等都是固定不變的。政治的根本是禮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樂的眞義。那些疏者卑者幼者女人等被壓迫被輕賤是合理的。道德的根本是仁義。仁就是愛，義是等次。愛有等次，對父母謂之孝，對君主謂之忠。人臣事君之禮是「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人子事親之禮是「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並立，士不必拘束在一個國家做官，所以君臣關係，固然比不上父子，也不像秦漢統一以後「君天也，天可逃乎」那樣嚴厲。

孔子教人立身處世的大道理，可說是中庸主義和家族主義。處世以中庸爲主。庸言庸行，寡悔寡尤，就是不要說固執的話，不要做特異的事。免得招禍受辱。天下有道，出來做官，無道，快點躲藏，和不分是非，惟利是圖的「鄉原」（僞君子），區別就在這裏。立身以家族爲主。孝爲仁之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然不會犯上，更不會作亂。

歷史證明統治者在未得政權，已得政權，以及政權將要崩潰的時候，對孔子的態度是不同的。漢高帝，侮辱儒生，奪下他們的帽子撒尿，這是何等的無賴行爲。後來做了皇帝，用太牢（牛羊豬）祭孔子。金兵攻破曲阜，指着孔子像罵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你說的麼？一把火燒毀孔子廟。後來統治中原，趕快修廟尊孔。宋徽宗大封孔子弟子做什麼公什麼侯什麼伯，連僅見姓名的人

物，如公夏首封鉅平侯，公堅定封梁父侯。不多幾年，北宋滅亡，徽宗當降虜，被金人封做昏德公，統治階級不從改善政治着手，却一味大尊聖人，正是說明自己政權的動搖和危險。

中國是長期的封建社會，所以孔子學說的影響也是長期的。他是歷史上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種『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是應該學習的，他那種繁富的學說，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選擇繼承發揚，是非常必需的。至於失去時代意義的理論，腐朽沒落的統治階級，最喜歡拿來利用，企圖阻撓新興的力量，企圖挽救崩潰的危局，不過這種企圖，無例外的會得到失望。

第二節　儒家及其所傳經典

孔子一派的學者，稱爲儒家。他們學習的書籍稱爲六經，六經就是『周易』、『尚書』、『詩』、『禮』、『樂』、『春秋』。

孔子死了以後，弟子們想推選一個像教主身份的人繼承孔子，有些人推選有若，被曾參反對，沒有做成，弟子們也就離散了。離散以後，他們自以爲得孔子的眞傳，聚徒講學，互相非薄，成立許多派別。這種分裂現象，說明儒家不能有統一的思想。因爲士依靠統治階級才能生活，統治階級好惡不同，必需有多樣的方式迎合他們，如果議論行動是統一的，活動範圍勢必縮小，也就不容易成爲顯學了。

墨子攻擊儒家，還可以說是學派不同，未必可信。荀子自己是儒者，他所痛斥的賤儒，並不比墨子說的好一點，可見一般的儒者是卑鄙無恥的。

齊宣王問儒者匡倩說，儒者賭博麼？匡倩說，不賭博。因爲賭博以梟爲貴，殺梟才能勝利，殺貴是不合理的，所以不賭博。又問儒者射鳥麼？匡倩說，不射鳥。因爲鳥在上，射者在下，射者在下，下害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射鳥。又問儒者彈瑟麼？匡倩說，不彈瑟。因爲瑟小弦發大聲，大弦發小聲，大小貴賤變亂位次，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彈瑟。宣王聽了喜歡道，很好。這匡倩眞是典型的賤儒。

保存古代文化，流傳後世的不是匡倩那樣的儒者，而是樸素的傳經之儒。

殷周兩代用竹簡（竹製片子）寫字，史官就是拿竹簡記事的人。周朝有記言記事的史官，國君和貴族們說話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寫下來，子孫世代相傳，成爲專門的學問。春秋時代，史官的學問，逐漸流傳到民間，孔子從各方面學習了專門知識，再加整理選擇的功夫，訂定所謂六經，教授弟子們。從此儒家得到「繼往開來」的地位，傳統的中國文化和儒家發生不可分離的聯系。

六經的內容，大體是這樣：

「周易」——是卜筮用的書。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畫，一畫叫做一爻。「易經」原有的文辭，全是神秘難懂的話。孔子講授「易經」，弟子們記載下來，叫做「易傳」。其實「易傳」雜凑而成，不一定全出孔子之口。易傳裏很有近乎辯證法的見解，認爲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流動變化不固定的。可是它又認爲有一種不變的本質存在，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一定尊，在下者一定卑，絕對不能變動的，這種思想應用到人事方面，制度名號器械正朔等等可變，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禮的眞義）不可變。換句話說，就是在不破壞封建制度大前提之下，枝節問題是可以變動改革的。這是孔子的哲學，也是一切儒家的哲學。

『尙書』——是政治方面重要言論的記載。主要是西周初年周公說的幾篇話。

『詩』——是西周東周的詩歌，可以考見當時的社會情狀。因爲容易記憶，所以幾乎全數保存下來。從文學意義說，『詩』三百篇，是中國文學的源泉。

『禮』——有『周禮』『儀禮』『禮記』三部。都是記載制度禮節的文辭。孔子教弟子學禮，大概是學儀禮。

『樂』——樂經早亡失，不能知道它的內容。

『春秋』——春秋原來是一本編年史，各國都有，所以墨子說見過百國春秋。孔子根據魯國春秋，親手寫定這一部歷史，宗旨在嚴格辨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等次名分。漢以後儒者發揮春秋大義，在擁護統治者意義上，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釋『春秋經』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爲春秋。

六經以外，記載孔子言語的『論語』，也很重要。

這幾部主要經典，流傳到現在，已經二千多年，經學本身起了無數變化和派別，每一變化和派別，都是適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而發生的。所以不了解經學，很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的根底。

第三節　墨子及墨家

儒墨兩家在戰國並稱顯學，秦漢以來，儒學大盛，墨學被統治階級深惡痛絕，傳授中斷。這兩家的興亡，影響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很大意義。

儒家主張守舊復古，按照固定的等級分配生產資料。庶民止准著粗布或草製的衣冠，食藜藿之羹，渡河用木筏，不許坐船，祭神止許祭戶神或竈神，祭鬼止許祭父母，照儒家的理想，庶民應該永遠過牛馬生活，甘心服事尊貴的長工。

儒家重禮，墨家猛烈反對這個所謂禮。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在孔子以後，死在春秋戰國之際。正當兼併益趨劇烈，儒家聲勢興盛的時代。墨子創造新學派，代表下層社會農工奴隸要求政治解放。他首先向儒家作理論上的攻擊。

儒家止許天子祭天，墨子主張人無貴賤，都有權祭天。天子代天牧民，儒墨意見略同，可是儒家說天命既定之後，人應該服從，不許怨恨。墨子以為天鑒臨下民，隨時行施公平的賞罰，絕無不變的命運。儒家信命，所以鬼神不靈。墨子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賜福降禍。儒家認庶民最賤，奴隸不算人類。墨子以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臧獲（奴婢）也是人，在上天看來，凡是人都應該兼相愛，交相利。儒家替統治階級製定衣食娛樂喪葬等等奢侈排場，墨子知道這止是加重庶民負担的藉口，根本予以否定。歸根到底，儒家企圖等級制度鞏固，自己分享富貴。墨家要求人類平等，反對統治階級任意剝削和壓迫。

墨子知道壓抑最下層的庶人，不團結是不能希望解放的，因此他組織一個政治性質的團體，這個團體表現出許多特點：

刻苦生活——墨子教弟子著短衣草鞋，晝夜工作，不避勞苦。如果不能刻苦，就不配稱為墨者。

自我犧牲——墨子有一百八十個弟子，都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孟子說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

之，就是說止要對大衆有利益，即使把墨子全身從頭到脚磨成細屑，他也願意。

嚴格的紀律——一個墨者住在秦國，兒子殺人。秦王說，先生年老，止有一子，我已免他的死罪。墨者說，墨家的規矩，殺人者處死，爲的禁止人殺人。大王雖有好意，我不能反背墨子定的規矩，終於把兒子殺死。

言行一致——墨子弟子勝綽，分配到齊國做官。他跟從主人作戰很勇敢，墨子責備他違背非攻（反戰）的理論，教他辭官回來。

分財互助——有餘力餘財的應該扶助貧乏。弟子做官得祿，一部份送墨子作費用。

這種組織，可說是中國勞苦人民最早的結社。

墨家的政治目標，要改善人民生活，每個人都得工作，都得飽食暖衣，更進而得富裕的生活，所以一方面反對少數人的剝削浪費，一方面注重農業和工業。墨經裏保存很多研究自然科學的材料，墨子本人就是一個很技巧的工人。那時候如果墨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也許中國社會要提前改變它的性質。不過墨子受時代的限制，當然不能有什麼成就。他把人民公意，幻化成天和鬼神，想借天鬼的名義去說服王公大人。但是王公大人決不會聽從沒有力氣的空論，放棄自己的權利。秦漢統一以後，重儒滅墨，有組織的墨家變爲單獨活動的俠客，終於俠客們被嚴刑禁止了。

統治階級能撲滅墨家，但是農民工人依時代發展的革命力量，卻永遠不能撲滅。

第四節 老子及道家

道家學派的創始者李耳，楚苦縣人（河南鹿邑縣）。著『道德經』五千多字，號稱老子。兒子名宗，魏安釐王時做魏將，有功封於段干，稱段干子，或稱段干宗。宗子名注，注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子名解，漢文帝時做膠西國太傅——（一六四——一五四）。李耳的學生，一傳河上丈人，再傳安期生，三傳毛翕公，四傳樂瑕公，五傳樂巨公，六傳蓋公，蓋公漢初爲齊相曹參師（二〇一）。司馬遷父子世傳黃（道家假託黃帝是本學派的創始者）老之術，所記應該可信。

李耳生在孔子死後一百多年，當然不會是孔子的老師，道家僞造老子教訓孔子的話，這等於道士說釋迦是老子的兒子，又說老子是釋迦的丈夫。梁武帝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釋迦的學生。『清淨法行經』說孔子是儒童菩薩，顏淵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三人受釋迦命來東方傳道。我們止能說這都是無恥的造謠。

李耳是個隱居者，所以孟子批評當時學派，沒有說到他。荀子書裏才見老子，韓非子才替『道德經』做解釋。足見他的學說廣泛傳播，是在戰國後半期。

墨子反對禮樂，但並不反對仁義。李耳生在墨子之後，把仁義禮樂一起否認，另外提出道德。道德就是清靜無爲，純任自然。這是小地主階層的思想，因爲士必需求官食祿，農民工役必需勞動食力，止有自足自給的小地主，希望清靜無爲，過安隱的生活。恰恰戰國是一個煩擾多事的時代，逼得小地主們的思想家李耳，勉強寫出所謂『道德經』的大著作。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反動。儒家復古，止復到西周，道家却想復到『結繩而治』，『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古。社會向前發展，在道家看來，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載

一段故事，說，子貢（孔子弟子）路見種菜老人抱甕入井，汲水澆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用桔槔，老人憤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個種菜老人未必實有，不過是道家虛構的有道人物，對這種人物的崇尚，正說明道家思想的反動。

李耳以為天下大亂，由於人民不肯安分。他竭力主張愚民政策，說：「聖人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說：「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李耳貢獻了這樣兇惡的學說，統治階級自然心悅誠服，很巧妙的來應用它。

戰國是一個動蕩競爭的時代，李耳知道這是不利於統治階級的，因此反覆說明清靜無為的必要。後來秦朝兵役不休，很快就崩潰，漢朝用黃老術，鞏固了政權，完全證明李耳有先見之明。

李耳對天道鬼神的認識，和儒家差不多。他以為天道純任自然，順自然者生，逆自然者死，所以天有至高無上的威權。反映到人間，就是專制大皇帝。他不信鬼神，因為人能服從自然，鬼神就不能害人。好比老百姓服從朝廷，官吏不能作惡一樣。

李耳又是個大陰謀家，他以為處世的方法，最好是裝做卑弱無能的樣子，等到抓住機會，自己不費力氣佔便宜。所以他的態度，是冷酷的、狡詐的、沒有溫情的。和他同道的楊朱，甚至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多麼可恥的個人主義！

儒道兩家，都是封建社會最出色的政論家。儒家替統治者製定貴賤尊卑的秩序，使他安富尊榮；道家替統治者發明駕馭臣下的方法，使他地位鞏固。漢宣帝教訓兒子元帝說，我們漢家自有制度，雜用儒道兩家，你偏重儒學，非把漢朝弄壞不可。後來元帝果然把漢朝弄壞。

中國士大夫處世的秘訣，也是外儒內道，就是說，披着仁義禮樂的外套，內藏陰謀權術的骨幹。

第五節　孟子與荀子

戰國時代兩個大儒，就是孟軻與荀況。孟軻在思想上，荀況在傳經事業上都起了很大的影響。孟子鄒人（山東鄒縣）。梁惠王三十五年（三三六）孟子被稱爲老叟，年齡當在五十以上，可以代表戰國前半期的儒者。荀子趙國人，楚考烈王二十五年（二三八）還生存着，可以代表戰國後半期的儒者。孔子講仁義禮樂，孟子偏重仁義，荀子偏重禮樂。孟荀是儒學分化和發展以後的大派別。

孟子主張性善，仁義是人性，因之人人可以做堯舜。荀子主張性惡，要勉強學習，行爲合於法禮，才能成爲善人。性善，所以應該心悅誠服地順從聖人規定的道理，不順從就是非人。性惡，所以應該虛心克己地學習聖人規定的道理，不學習就是怙惡。他們所謂善惡，完全憑聖人做標準，所聖人乃是統治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孟荀主張，好像相反，本質並無二致。就是說，人民應該服從統治階級。

孟子繼承孔子的天命觀，相信五百年必有聖王出世，平治天下。子思孟子創五行運命的學說，發展到鄒衍，成立陰陽五行家，集迷信怪妄之大成。

荀子時代較晚，看出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子思孟子鄒衍講天都有流弊。墨家的天包含着革命危險性，其餘各家的天，是依一定不變的運命而表現出無上的權力，人止能聽天任命，絕對服從它，不得發揮人爲的積極性。這在荀子時代，生產力正當躍進階段中（荀子「富國篇」說人力可以增加生產，不愁衣食缺乏），舊說不能再使他滿意。因此推翻舊說，創造新的天論。

荀子以爲天止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物；天的功用，止是寒暑風雨，生長萬物。人應該理解天運行的規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有益於生產。那些災變怪異，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聖人但改善人事，不推求天意。荀子用人事代替天意，用科學代替迷信，把天命鬼神一起否認，確是思想上極大的進步。

荀子所謂人事，主要的是法後王。他以爲後王斟酌先代制度，訂立新制度，一定是比較適合社會實際需要的。他還極主張，承認社會依時代變化，決不是固定的東西。比較迂闊不切事情，開口就是堯舜先王的孟子一派儒者，進步得多了。不過荀子受着時代限制，封建社會可以轉變到別一種社會，他當然不會懂得。

繼承荀子學派的韓非子，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決心犧牲自己的生命，想救濟中國人民的痛苦。他把荀子所講的禮發展爲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査它的實（物質），排斥無實的虛名。他的學說被稱爲刑名之學。他把人與人（父子君臣夫婦等等）的關係，澈底看作物質交換的利害關係，否認抽象的道德倫理。他懂得鬭爭的必要，他說，木蠹了，不遭猛風不就斷，牆裂了，不遭天雨不就壞，誰不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誰就能起風雨的作用，促使其腐朽的國家，加速崩潰。韓非子可說是戰國時代顯著的唯物論者。

荀子法後王，希望找一個眼前較好的君主，幫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王，看不起當世統治者，所以責罵得很嚴厲。如說暴君是獨夫，是民賊；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說民爲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爲輕，諸如此類，頗有革命的意味。

孟荀都主張政治的基礎，建築在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上面，這是他們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論，被儒者輕棄了，止接受他傳授的經義訓詁。孟子的仁義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貴君輕一類見解，却被輕輕地抹煞。

簡短的結論

西周是封建社會的開始，周公是封建制度的訂定（所謂制禮作樂）者。典章文物，經過五百多年積累和變動，既極豐富，又極破碎。孔子整理修正舊典籍，教授弟子，於是貴族專有的文化，廣泛流傳到民間。

孔子的學問，大體分仁義禮樂兩部份。孔子死後，儒者很受尊重。貴族有喪事，必需向儒家請教。辦喪禮，成了儒家的專業。

墨子起來猛攻禮樂。他代表下層人民，借天鬼名義，向統治者說教，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地位。當然，人民沒有積極的革命行動，決不會獲得什麼眞實利益。

老子生在孔墨之後，提出比仁義禮樂更高的所謂道德。道家思想很反動，攻擊儒家的仁義，却切中弊病。這樣，禮樂仁義，先後被攻而動搖了。

孟子發揮仁義，向墨家猛烈反攻。荀子發揮禮樂，批評各學派，主要也是反對墨家。儒家理論的基礎，又堅強起來。

中國是長期封建社會，所以儒家也得長期受統治階級的尊寵和利用。孟子的性善，荀子的傳經，成爲後代儒學的骨幹。

第二編　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後對外侵略到外族的內侵——秦漢至南北朝

（公元前二二一年——公元五八九年）



第一章 官僚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底成立——秦

——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

第一節 秦統一後怎樣建立新制度

從嬴政（秦始皇）二十六年（二二一）統一中國起到胡亥（秦二世）三年（二〇七）子嬰降漢止，首尾十五年，是一個很短的朝代，但在歷史上却佔重要的地位。

秦朝一切制度和設施，建立在中央集權這一總目標上面。因爲集體的成功，出現了統一的大帝國。七國混戰轉變爲對外侵略，疆土擴大了，人口增加了。秦雖然很快崩潰，它的統一事業，替强大的漢朝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單憑嬴政個人願望，是不能做到中央集權的。正因爲歷史推動他這樣做，所以順利的完成了他的願望。

春秋時代大小一百多國，像莒邾等小國，也要準備兵車一千乘。所有對强國繳納的貢賦徭役，以及列國間的戰爭損害，國內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全壓在人民的肩上，那時候小國人民，負担何等苛重。但如晉楚等國，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幾十倍，兵車不過四五千乘，從這一點說，大國人民的負担，要比小國輕得多。戰國時代秦趙等强國，兵力六十萬，戰爭中用全兵力的次數極少，可以說人民負担又比春秋大

國要輕些。所以人民的經驗是：做小國人民不如做大國人民，做大國人民不如做全中國統一的人民。鄒魯兩國打仗，鄒國官員戰死三十三人，兵卒一個也不死亡。鄒魯人民不願意打仗，七國人民當然也不願意打仗，誰能統一中國，人民就希望從他那裏得到和平。這就是秦完成統一，完成中央集權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創定許多新制度，這種制度戰國時代大體已經存在，漢朝又幾乎全部繼承了這種制度。舉出重要的略述如下：

皇帝獨裁——皇帝自稱為「朕」，表示至尊無二。天下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裁決。嬴政一天規定看奏章一百二十斤（竹簡），不看完不休息。六國禮儀，凡是尊君抑臣的，都被採納作秦禮。

郡縣——從李斯議，改封建諸侯為郡縣。全國分三十六郡，郡各轄縣若干，郡守縣令，由朝廷任命，隨時調動。防止割據互鬥，郡縣制確比諸侯制優良；所以成為歷代不變的定制。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輔佐皇帝處理國政）太尉（掌全國軍政）御史大夫（輔佐丞相）將軍（掌征伐）廷尉（最高法官）治粟內史（掌財政經濟）博士（備顧問）等官。地方官制有監御史（監視郡守）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輔佐郡守並主軍事）縣令長（掌一縣政事，一縣大抵方一百里。萬戶以上稱令，不滿萬戶稱長）。縣以下的鄉官有三老嗇夫游徼（十亭十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賦稅，游徼捕盜賊）亭長（十里一亭，有亭長掌捕盜賊）。漢初官制十之八九承用秦制。

禁私學——凡是人民都稱為黔首（黑布包頭）。不僅六國舊貴族，流落做黔首，就是秦宗室公子，也沒有貴族特權。無論何人，想做官必需「以吏為師」，學習法令。這樣，官僚制度確立了。不合法令

的學習，稱爲私學。民間所有書籍，除出醫藥卜筮種樹等書，全數繳到郡縣官燒毀。談論詩書的斬首，是古非今的滅族，又活埋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始皇這種處置，是採用李斯的建議。事實上私學並沒有消滅，民間藏書還是很多的。

訂定文字——周朝文字筆畫繁重，稱爲大篆，或稱籀文。戰國時代東方齊魯地方文化發展，字體比較省便（漢人稱爲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秦統一後，李斯訂定文字，大抵採取古文，筆畫力求簡省劃一，稱爲小篆，或稱秦篆。程邈製成一種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隸書。隸書是日常用的文字，到漢朝通行極廣，東漢末王次仲把隸書姿態小變，就成現在的楷書。

劃一器械——統一全國度量衡。隋初掘得始皇時秤權，有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具名，足見朝廷對器械的重視。戰國時車軌大小不同，秦規定車廣六尺。

銷毀兵器——收集民間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銅兵器銷毀，促進鐵兵器的使用。冶鐵技術改善，大概在秦漢間大戰爭時代。

遷徙豪富——六國貴族，豪富兼并土地，積蓄財物，容易號召民衆叛變，因此初滅六國，就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到咸陽，並分散到巴蜀等地。這種強本（秦）弱末（六國）政策，並沒有澈底實行。如楚懷王的孫兒心，著名將家項梁，韓國世家張良，以及各國宗族，大抵藏匿民間，待機而動。

抑止末業——這是商鞅以來一貫的政策。戰國時代商業發展，致富的方法，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李斯上書稱農工是百姓本業，所謂末業，自然是指商賈。秦徭役法，先發有罪吏（有財產人才得作吏）贅婿（貧民典身給富人，過期不贖，沒爲奴稱贅婿）及賈人，次發曾做賈人的，再次發祖父母或父母曾

做買人的。此外富強人也得先服徭役，稱爲閭右（富強人住在里的右邊）。最後才發貧弱人，叫做發閭左。二世發閭左，因而亡國。由此可見嬴政立法，在抑制人民富力超過某種限度，對貧弱人剝削，也還有些顧慮。他希望人民成爲自給自足的小土地耕種者。碣石刻辭說，男子耕田，女人織布，大家安居樂業。他知道止有這樣才能鞏固皇帝的統治。三十一年令人民陳報耕地實數，這是由於二十六年遷徙六國豪富到關中，他們新開墾的土地以及留在故鄉土地的重新分配，四五年間，自然有很大的變動。六國田畝大小不同，秦制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更需要推算實數，制定賦稅。如果指土地私有制從三十一年才開始，那是不可通的。

秦朝以前，田畝車軌法律衣冠器械言語文字都是各國不同的，嬴政才統一起來。漢朝繼承秦制，一般儒生却開口就斥秦朝的不是，後世政論家，又跟着漢儒說話，其實中國封建制度的發展，到嬴政才轉上新的階段，而這些人又正是這種制度的擁護者。

第二節　秦朝的事功

短短十五年的秦朝，把全國人力財力，榨取盡了。無數血汗生命，造成下列許多事功。

伐胡越——胡（匈奴）是西北方強族。嬴政信方士「胡滅秦」的妖言，令將軍蒙恬領兵三十萬擊匈奴，驅走胡人，取河南地（寧夏、綏遠等地），開闢四十四縣，徙內地罪人去居住。嬴政又發兵擊南越，開桂林、南海、象三郡（廣西、廣東、安南等地）。徙民五十萬人守五嶺（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與越人雜居。政治文化商業傳入南方，嶺南開始成爲中國的領土。

築長城——戰國時代秦、趙、燕邊界接近外族，各築長城一段，防禦侵略，彼此不相連接。內地國家如齊、韓、楚、魏也築長城，完全用作內戰，分裂疆土，阻礙交通。秦統一後，國內長城以及舊時城廓要塞，一併拆毀。令蒙恬因地形，築新長城，起臨洮（甘肅岷縣）到遼東，長萬餘里（漢以後歷代增修，北齊高洋發民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隋楊廣發民一百餘萬人築長城，規模比秦更大）。世界古代著名大工程，長城算是其中之一。

興水利——戰國時代各國築隄防，阻塞水道。嬴政開通隄防，鑿鴻溝（河南開封縣汴河）作水路中心，通濟汝淮泗等水。在楚、吳、齊、蜀等地，也大興水工，可以行船溉田，對商業農業有很好的影響。

治馳道——全國修築馳道（行車大路），寬五十步，高出地面，用鐵椎築土堅實。路中央寬三丈，是皇帝走的路，種松樹標明路綫，禁止人民行走。嬴政每年出外巡遊，中國本部幾乎無處不到，想見當時馳道工程的巨大。後世驛路，起源於此。

求神仙——嬴政唯一的慾望是長生不死，他招集很多方士，浪費財物（如刻石鯨長二百丈），尋求奇藥。方士欺詐，勸他隱藏，不讓臣下知道住處。他多造宮室，建築長城，都是受方士的暗示。齊人徐市（後漢書東夷傳作徐福）說東海中有三座神山，仙人及不死藥都在神山上。嬴政令徐市帶童男女幾千人入海求神仙。相傳徐市留居海島（島名澶州）不回來，其實徐市在嬴政臨死前一兩個月，還騙他射海中大魚，留居海島的傳說不可信。方士入海求仙，不止徐市一人，當時航海技術，大概有些進步（春秋末，浙江到山東已通海路）。

造宮室——嬴政初并六國，圖畫各國宮室，照樣建築，有宮室一百四十五處，藏美女一萬人以上。他還覺得太小，在長安縣西北築阿房宮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立五丈旗。發罪人七十餘萬，分工營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運輸到關中。計關中共有宮室三百所，關外四百餘所。工程沒有完畢，嬴政死了，胡亥繼續興修。後來項羽入關，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息。

造墳墓——嬴政初即位，就在驪山造自己的墳墓。并六國後，更徵集七十萬人工作。墳高五十多丈，周圍五里餘，掘地極深，灌入銅液。墓中有宮殿及百官朝位，珠玉珍寶，不能計數。用水銀造江河大海，機器轉動，水銀流注。又用人魚膏（據說是一種四腳魚，生東海中）做燭，在墓中燃燒。沒有生子的宮女，全數殉葬。令工匠特製弓弩，有人穿墳，弓弩自動放射。嬴政已經下葬，封閉墓門，工匠都活埋在裏面。

興水利，修馳道，有完成統一的作用；人民雖然怨痛，還不至激起叛變。伐胡越，築長城，求神仙，造宮室墳墓，耗費極大人力財力，全國人民，被暴政迫脅作皇帝一人的犧牲，止有起義反抗，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

第三節　農民大起義及楚漢戰爭

人民需要統一，更需要和平，秦朝給與的却是殘暴的刑罰，嚴重的徭役，起義和死亡兩條道路，很明顯的擺在人民眼前了。人民當然不會束手待斃。秦朝廢棄宗室貴族專政制（漢以後繼承秦制，宗室權位，貴族特權大抵受嚴格限制），皇帝一人統率官僚和全國人民對立。人民攻擊對象比較單純，止要驅

散官僚，就能推倒皇帝。所以秦以前，止有貴臣得奪君位，秦以後，平民創立朝代，成爲常事。諸侯並列，互相援助或監視，例如燕王噲讓位給寵臣子之，孟子勸齊宣王伐燕定亂，庶民奪國，更是絕對不允許。統一以後，皇帝孤立，庶民開始武裝起義，沒有外力干涉摧殘，成功較易。戰國以前，文化知識被貴族獨佔，從戰國起，士的數量大增，他們不敢獨立起義，但以『帝師』『王佐』的資格，幫助革命，却起很大的作用。因爲這些緣故，秦朝農民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起義了，而且政權落在平民劉邦（漢高祖）的手裏了。

嬴政活着的時候，統治已經動搖。東郡有流星墜地，或人在星石上刻『始皇帝死，土地分裂』，又有人夜間攔住一個使官說，『今年始皇死』。說完逃走。陳涉耕地，忽而停耕出神，想學鴻鵠橫飛四海。嬴政南遊渡浙江（浙江杭縣錢塘江），項籍看了，對叔父項梁說，『奪取他，代他做皇帝』。劉邦在咸陽當差，見秦皇帝威風，歎氣道『大丈夫應該這樣』。嬴政正在得意妄爲，不知道「王侯將相，那有一定種子」的思想，流傳在民間，革命危機已經成熟了。

嬴政死後，第十八子胡亥謀殺長兄扶蘇，奪取帝位，號稱二世。二世凶暴而又昏愚，信任趙高，殺戮大臣及公子公主二十餘人（嬴政子女）。宗室世家，全被殘破。徵發七十餘萬人造驪山墳墓，夫役不足，徵發閭左貧弱人。元年七月（二〇九）陽城（河南登封縣）人陳涉，陽夏（河南太康縣）人吳廣率閭左夫役九百人，假冒公子扶蘇、楚將項燕名義，號召人民反秦。陳涉是個傭農，沒有什麼名位才能，可是他一起事，就奪得淮陽（河南淮陽縣），有車六七百乘，騎兵千餘，步兵幾萬。派人四出略地，六國人民一齊殺秦官吏，聚衆響應。連孔子八世孫孔鮒也投奔他當個博士官。陳涉自號張楚王，被推爲起義的

首領。

在陳涉號召下，趙國武臣（陳涉部將），燕國韓廣（武臣部將），齊國田儋，魏國魏咎（陳涉部將），楚國景駒，都自立爲王。其餘將官攻城奪地，各有企圖，彼此間猜忌攻殺，造成混亂的局面。吳廣驕傲，被部將殺死。陳涉也驕傲自滿。鄉間窮朋友聽說他做了王，特地來看他，談些貧賤時的故事，陳涉嫌丟臉，把客人斬頭，嚇得窮朋友都逃走。他的妻父來看他，也傲慢沒有禮貌，妻父大怒回去，斷定他必然失敗。他對部下任意殺戮，想提高自己的威信，鬧得衆叛親離，沒有人敢親近他。當時起義將領，不懂軍事，止有周文曾當過項燕軍中『視日』（推算時辰吉凶）的差使，算是最知兵法的人。陳涉給他將軍印，西去攻秦。周文沿路收兵，有車一千乘，兵幾十萬，直到關內新豐（陝西臨潼縣）。二世開始大驚，令將軍章邯率領驪山夫役去攻周文，周文大敗出關。章邯追擊，周文兵散自殺。章邯連破各起義軍，又擊陳涉，涉敗走，車夫莊賈殺涉降秦。陳涉起事到敗死，止有六個月，可是革命的潮浪，被他激動起來了，這個潮浪，終於衝毀秦朝的統治。

楚名將項燕的兒子項梁聽說陳涉反秦，同他侄子項籍殺會稽郡守，在吳（江蘇吳縣）起事，有精兵八千人。項梁從謀士范增的計策，立楚懷王孫心做楚王，仍號楚懷王，自己引兵到定陶（山東定陶縣）幾次戰勝，覺得很驕傲，看不起秦軍。章邯集中兵力，大破楚軍，殺項梁。章邯渡河攻趙，圍鉅鹿（河北鉅鹿縣），項籍救鉅鹿，遇秦軍大戰九次，楚兵士拼死戰鬥，一個抵得十個，呼聲震動天地，當時各國救趙兵有十餘軍，築堡壘不敢出戰，將士立壁上看楚兵攻秦，嚇得心驚魄動，面無人色。項籍已大破秦軍，各國兵都服從他，號稱『諸侯上將軍』。楚兵繼續進攻，章邯全軍投降。起初山東人民到關中供

徭役，被秦官吏虐待，這時候對秦降兵報復舊怨，激起秦兵的怨恨，項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關叛變，在新安（河南澠池縣）城南坑殺秦兵二十餘萬人。秦主力軍消滅了。

沛人（江蘇沛縣）劉邦是個農村無賴，自己當亭長，妻呂雉帶子女在家種地。陳涉起事，各地響應，劉邦殺沛令，衆推做沛公。項梁起兵，劉邦投他做將軍。楚懷王疑懼項籍，教籍去救趙，却教劉邦攻秦，好讓他做關中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的王關中）。劉邦用謀士張良的計策，破秦兵。此時二世已被趙高殺死，秦王子嬰出降，劉邦申明軍紀，廢除嚴刑苛政，秦民大喜，希望他做王，項籍破章邯，引大兵四十萬入關，屠咸陽，燒秦宮室，報秦殺項梁的仇恨。他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江蘇銅山縣），封劉邦做漢王，都南鄭（陝西南鄭縣），三分秦國，封章邯等三人為王，又大封諸侯王十餘人，他同衆侯王回到本國，希望各守疆土，從此安定。項籍野心不很大，止分取九郡土地，他違反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想回復古代霸王制度。劉邦抓住了這個弱點，從漢中出兵與籍苦戰四五年，聯合衆侯王，攻擊項籍，最後垓下（河南鹿邑縣）決戰，項籍敗死（二〇二），劉邦自立為皇帝（漢高祖），統一中國，創立歷史上著名的漢朝。

項籍兵力聲威比劉邦強大得多，劉邦屢戰屢敗，身受重傷十二次，為了想做皇帝，率領許多野心家，積極進攻，終於獲得勝利。推究劉項勝敗的原因，劉邦出身農村，知道民間痛苦，他佔領關中，政治上有些改良，很得民衆的擁護。項籍出身將家（項氏世世為楚將），動輒屠城燒殺，人民對他害怕。劉邦有關中作根據地，蕭何替他留守，輸送兵卒糧餉，戰敗常得補充。項籍也有根據地，但比不上劉邦那樣鞏固，戰敗不能回去。項籍封的諸侯王，多數是凡庸舊貴族，許多平民出身的野心家，分不到封

地，心懷不平。劉邦利用名位爵賞，誘致這些人反叛項籍，歸附自己。重要的謀士猛將，都是從項籍那邊跑過來的，等到大功完成，才把他們誅滅。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上農民起義，總被野心家利用，起義的果實，總歸他們享受，他們彼此間又互相欺詐殘殺，最後一個就成爲皇帝。項籍自恃勇力，不會用人，更輕視貧賤出身人，很少給與高位。劉邦搜羅各種人才，用其所長（劉邦部下張良是貴族，陳平等是游士，蕭何曹參是縣吏，任敖是牢頭，樊噲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嬰是布販，婁敬是車夫，韓信是流氓，彭越是強盜），了解各人性質，布置對付的方法。他善於聽從勸諫，選擇計謀，確有異常的智能。韓信奪得齊地，派人見劉邦，請封自己做假齊王。劉邦大罵道，我被項籍圍困，日夜望你來援救，原來想自立爲王。謀士張良、陳平知道這時候不該得罪韓信，暗中踢劉邦的脚，劉邦覺悟，改口大罵道，大丈夫立功做眞王就是了，做假的幹什麼。即時派張良去封韓信做齊王。有一次他在陣上大罵項籍，被籍射中胸口，不能直立，曲身摸脚，說：惡奴射傷我的脚指。兵士不知道他受重傷，沒有潰散。他是這樣急智的人，項籍性情硬直，所以鬥不過他（劉邦對項籍說，鬥智不鬥力）。

楚漢戰爭，說明了軍事脫離政治，軍事歸根要失敗；說明了沒落的貴族世家，敵不過新起的農村庶民；說明了保守舊制度，違反人民願望，舊制度總歸於破壞；說明了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只能推翻舊的地主政權，起而代之的依然還是地主政權，對農民不會有什麼好處。止有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農民才能得到正確的領導，才能得到眞正的出路。

簡短的結論

孟子答梁襄王問，統一才能安定，不喜歡殺人的才能統一。荀子也主張天下爲郡縣，四海成一家。儒家的政治理想，反映出戰國時代人民一般的願望。秦國政治軍事比六國好些，所以完成了統一。

秦始皇在物質經濟思想制度各方面，做了不少統一的工作。中華民族的漢族部份，從秦朝起開始壯大了。北方長城，南方五嶺，劃成華夷的分界。同時疆域擴大了，比現在的中國，並不小多少。

秦朝對人民壓迫剝削，是非常殘酷的。始皇徵發徭役，似乎還假借名義，如有罪吏贅婿賈人罪徒等類。二世徵發到閭左，於是成熟了的農民起義，不可抑制而爆發起來。

當時三個革命首領，陳涉出身農村無產者，這是農民中最窮苦的階層。劉邦的兄弟妻子都耕田治產業，是中小農，這在秦朝是農民中最廣大的階層。項羽出身貴族世家，這是已經沒落了的階層，勝利屬於劉邦，因爲他有最大階層的擁護。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也是第一次說明沒有到現代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時代，農民本身永遠不能找得出路。

第二章　對外發展時代——兩漢

——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七年——

——王莽公元八年至公元二三年——

——東漢公元二四年至公元二一九年——

第一節　兩漢政治概況及農民生活

劉邦戰勝項籍後建都長安，國號漢。習慣上稱爲前漢或西漢。他活着的時候，把可能反叛的功臣，殺戮得很徹底。邊遠及要害地區，對自己的兒子和同姓做擁有實權的國王（劉啓以後國王止存空名），與直屬中央政府的郡縣，犬牙交錯，互相牽制。他這一佈置，後來很收成效。他又訂定各種制度，大抵採取秦制，略加變通。對人民的基本政策是『讓人民休息』。這樣，漢朝的統治鞏固了。

他這『讓人民休息』政策，經過他的兒子劉盈（惠帝），妻呂雉（呂太后），兒子劉恒（文帝），孫子劉啓（景帝）四個皇帝，大概七十年功夫，切實遵行着，收獲很大的效果。官僚地主商人非常富庶快樂。皇帝的庫藏，錢多到算不清，穀多到腐爛沒人吃。可是沒有蓄積的大多數農民，却窮困得賣田宅妻子，無法餬口。劉恒時政論家賈誼晁錯，都承認農民的痛苦，想抑制商人，來救濟中小地主的破產，根本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並不以爲值得注意。

劉啓的兒子劉徹（武帝），是個彷彿秦嬴政那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們和緩國內的階級矛盾，利用

雄厚的財力，窮人的生命，發動大規模對外長期侵略。戰爭是勝利的，土地擴展到一倍，可以容納不少內地貧民。富豪受了相當打擊，破產的很多，窮人死亡更是不計其數。雖然因此引起人民的愁苦騷動，盜賊成羣，階級矛盾卻多少和緩了些。劉弗陵（昭帝）劉詢（宣帝）時代，官吏地主商人逐漸恢復他們的元氣，劉奭（元帝）以後，農民窮困，又成了極大的問題。

王莽篡漢，國號新。他想用均分土地，釋放奴婢，抑制商人來解決問題。這種政策，當然觸犯豪富人的利益。同時對外戰爭和刑罰暴虐，窮人也大受痛苦，於是農民起義爆發了。當時起義首領，都拿「恢復漢朝」作號召，這顯然是官僚地主商人的口號，農民盲目地替他們戰鬥。混戰的結果，推翻王莽，消滅許多起義軍，政權落在豪紳地主兼知識份子的劉秀（東漢光武帝）手裏。

劉秀是漢疏遠的宗室；父親做過縣令。他曾經去京城（長安）遊學，接交有才能的讀書人，後來組成團體，參加戰爭。他開始作戰，止有牛騎，殺新野縣尉（軍官）才獲得一匹馬。因為軍事政治有計劃，不到三年，做了漢皇帝。他建都洛陽，所以稱為東漢，也稱後漢。

東漢繼承西漢的統治方法，讓官僚地主商人自由發展，對讀書人用徵辟制度（大官徵召有聲名人做屬員），大小給個官吏做。因此官僚主義特別發達，政治非常腐敗。馬援征服安南，班超開闢西域（新疆），對匈奴氐羌，都獲得勝利，這種侵略的成功，使國內腐敗政治，更見穩定。農民受盡壓迫，最後不能不起義。可是沒有一個豪富知識份子參加他們的隊伍；相反的，豪富知識份子組織軍隊殘酷地把他們鎮壓下去。東漢的政權被豪家出身的曹操奪去，破落貴族劉備，豪家孫權，也分得一部份土地，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

春秋末期因宗族制度的崩壞，土地住宅開始自由買賣。戰國名田制度（土地歸私人佔有）已經盛行，秦統一後，更確認爲全國通行的定制。豪強兼幷，與名田制度是不可分離的，在漢朝「讓人民休息」政策下面，兼幷成爲劇烈的現象。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民得不到耕地，只好忍受兇暴的剝削。王莽說漢朝租稅名義上三十取一，其實是十中取五。地主對皇帝負担止有三十分之一，農民對地主卻負担十分之五。

戰國時代萬戶大邑，到處都有，經秦朝及楚漢戰爭的摧殘，漢初，萬戶存留不過二三千戶，人口可驚的減耗了。劉邦起義後第五年（二〇二）二月做皇帝，五月就解散軍隊，令兵士回家耕地。又招集逃匿山澤的人民，各歸舊田宅，因窮賣身做奴婢的，都釋放做平民。劉盈令女子十五歲到三十歲不出嫁，分五等罰錢。這都是增加人口的辦法，可是人口繁殖很遲緩。劉盈兩次築長安城，徵發附近六百里內男女夫役，止十四萬六千人，京城附近如此，其他地方可知。劉啓時代號稱極盛，吳又算最富庶的國家，吳王劉濞反叛，徵發國中六十二歲以下、十四歲以上男子，僅得二十餘萬人。到西漢末劉衎（平帝）時候，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戶，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兩漢人口，這算是最高紀錄（其中或有王莽誇大處）。東漢戶口墾田記載較詳，列表於下（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桓帝永壽二年（一五六）戶二千六百零七萬九百六十（晉書地理志作一千零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十年之間，人口驟增二百五十萬，容或可能，戶何故驟增多至二千六百萬，實難索解。按一戶人口約有五人左右，三國志李典傳，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一萬三千餘人，大體合於一戶四五人數目。桓

帝時戶數恐有訛誤，不列入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墾田
光武中元二年（五七）	四、二七九、六三四	二一、〇〇七、八二〇	
明帝永平十八年（七五）	五、八六〇、五七三	三四、一二五、〇二一	
章帝章和二年（八八）	七、四五六、七八四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	
和帝永興元年（一〇五）	九、二三七、一一二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	七、三二〇、一七〇
安帝延光四年（一二五）	九、六四七、八三八	四八、六九〇、七八九	六、九四二、八九二
順帝建康元年（一四四）	九、九四六、九一九	四九、七三〇、五五〇	六、八九六、二七一
沖帝永嘉元年（一四五）	九、九三七、六八〇	四九、五二四、一八三	六、九五七、六七六
質帝本初元年（一四六）	九、三四八、二二七	四七、五六六、七七二	六、九三〇、一二三

兩漢中間人口驟減，東漢逐漸上升。順冲質三帝又急速下降。這時候正當梁冀擅權，剝削加劇，人民逃走死亡，一年中耗損二百萬；試看暴政給與人民何等嚴重的影響。按照兩漢土地面積以及生產技術，人口可能大量增加，事實却不然，主要原因由於皇帝、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豪強一齊向農民進行超經濟的、暴力迫脅的各種剝削。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每年收入賦稅錢四十餘萬萬文，除去官俸一半，淨收二十餘萬萬文，供軍國大事的用途。還有山海川澤園池市肆的稅收，每年十三萬萬文，稱爲禁錢，供皇帝私用。皇帝擁有大量黃金，例如劉徹賜平陽公主黃金一千斤（一立方寸爲一斤），賜卜式四百斤，賜衛青軍隊二十餘萬

斤，又賜衛青猾去病軍隊五十萬斤。劉詢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一千五百斤，王莽末年，庫藏黃金六七十萬斤，這都是人民的血汗。

貴族——宗室公主外戚諸侯王都是大地主。他們依恃權勢，強奪土地財物，壓迫平民做奴婢，無惡不作。劉啓的兄弟梁孝王盡量揮霍，死後還存黃金四十萬斤。東漢外戚梁冀造巨大第宅，極盡奢侈的能事。花園別墅洛陽周圍千里內到處都有。他愛養兎子，特造一座兎苑，曾有西域商人誤殺一兎，因此牽連被殺的十多人。他隨意捉人，作爲奴婢，多至幾千，叫做自賣人。大官們想見他，必須賄賂管門的，管門的積累黃金一千斤。冀被殺抄家，存錢三十萬萬文。舉這兩個例子，可以推想一般貴族怎樣生活着。

官僚——劉盈爲獎勵官吏廉潔，令吏六百石（中級官）以上，及曾做二千石（高級官）的，全家止繳軍賦，其餘租稅一切除免。這是官吏法定的權利，實際從丞相起直到郡縣小吏，除了偶有廉潔的，極大多數是貪汚的民賊。西漢王溫舒做中尉，用兇悍吏十餘人當爪牙，對着他們殺作惡；人民稱他們爲戴帽子的老虎，幾年功夫，吏都暴富，溫舒自己也積累黃金一千斤。東漢侯參做益州刺史，專殺富人，沒收財產，罷官回來，有車三百多輛，飽載金銀錦帛珍玩，他的兄弟侯覽，是個宦官（閹人），前後奪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自造第宅花園十六區。東漢末名士三大首領之一的竇武，享盛名，做宰相，假裝廉潔，妻子衣食僅僅溫飽，暗中卻取許多宮中美女飲酒作樂，一兩個月，積財鉅萬，大抵西漢官吏貪汚，東漢官吏更貪汚。

地主——秦朝本來有很多中小地主，自耕或僱用窮人代耕。劉邦解散軍隊，有軍功的給與好田宅，全家免戶賦及徭役。這些人回到鄉間，都成了中小地主。他們有朝廷的優待，有戰勝的功績，對貧弱人

兼并壓迫，是可想而知的。農村中增加大量地主，雖然他們本身互相兼并或出賣產業，變動很大，但對一般農民總是不利。

商人——兩漢商業發展，富商大賈，生活奢侈，不滅王侯，他們囤積財物，放高利貸，叫做子錢家，利息有時百分之一千，普通是百分之二百。他們與官吏勾結，剝削農民，農民還不起債，往往本人連妻子田產賣給商人做耕奴。商人犯罪，田和僮（耕奴）沒收入官。商人不僅剝削農民，同時剝削貴族，甚至皇帝也不能免（至少是奪皇帝的利益）。所以統治階級對商賈取憎惡態度，鬥爭有時很激烈。

豪強——豪紳惡霸，到處都有。西漢寧成，革官回家，立誓說：『做官不到二千石，做商不到一千萬，不能算人』。他連強迫帶僱用貧民數千家，種水田一千多頃，沒有幾年，積錢數千萬文。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大小官吏都怕他。收養許多強盜，白日搶劫，逃進高家，沒人敢問。嚴延年做涿郡太守，查究兩高姦惡，各殺數十人，一郡才平靜。西漢還有不少地方官，專殺豪強，稱爲酷吏。東漢官僚主義極盛，以『忠厚不得罪人』爲做官秘訣（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豪強武斷鄉曲，比西漢更兇暴。

從皇帝到豪強，都是靠剝削農民來生活的，他們活着窮奢極慾，享盡人間樂趣，這還不算，死後必需帶大批財物到地下去。皇帝登位，照例開始造墳墓和廟堂。墳裏埋藏珍寶，愈多愈好。後來赤眉掘西漢帝后墳墓，董卓掘東漢帝后及公卿大臣墳墓，收得財寶無數。西漢提倡孝弟，東漢更甚。所謂孝弟，主要是厚葬，棺材要用南方出產的大楠木，從幾千里外運來，巧匠雕治，工程細緻，造得一具棺材，重約萬斤，耗費成千成萬的人力，其他祠堂碑碣，殉葬物品，車馬帷帳，建築墳墓，招待賓客，所有費

用，都由較小官吏及朋友供應。按照官級負担長官葬費，最後負担者當然就是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窮人，而厚葬者却享孝弟忠義的美名（西漢大郡太守死，照例收財禮一千萬文以上。東漢數目更大）。怪不得西漢楊王孫，臨死時堅決主張自己一絲不挂埋到土坑裏，表示對惡俗的反抗。

皇帝、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豪強死的活的一齊向農民敲剝，農民又喪失了土地，止好向地主租用耕地，付給地主十分之五的田租。剩餘的繳納算賦錢一百二十文（十五歲到五十六歲）口賦錢二十三文（七歲到十四歲）獻費（獻給皇帝）錢六十三文。此外還有戶賦、軍賦（錢數不詳）更賦（每人輪流服兵役一月，要免役出錢三千。每人戍邊三日，要免役出錢三百）、雜稅、徭役、臨時徭役，種種名目，農民都負担起來。朝廷對地主收租却很輕微，劉盈規定十五稅一，劉啓改為三十稅一，這種歷史家所歌頌的『仁政』，等於獎勵地主盛行兼并，使農民很難保存他們的小耕地。

農民怎樣生活下去呢？

穿破短襖，吃糟糠豆飯藜藿（野菜）羹，喝涼水。或者照西漢大儒董仲舒所說：『衣牛馬之衣，食豬狗之食』。西北邊郡貧民冬天沒有衣服，整天臥在細草窠裏，必需見官吏時，忍冷披草出窠。官吏找他，多半還是要錢。

出賣自身及妻子做奴婢，街上有木欄，像牲畜一樣，放在欄裏買賣。普通奴價值錢一萬五千文。有時被豪強刼掠或強迫出賣作奴婢。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聚集飲酒，罰金四兩。人民偶而會飲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戰國只有溺女的記載。劉徹時小兒三歲就納口賦，貧民生子多殺死，劉奭改為七歲納賦。

劉驁（成帝）時有兄弟三人合娶一妻，生子四人，因分兒子涉訟發覺，兄弟三人算是禽獸，被判死刑，四子歸母親所有。

餓死或人相食，史書記載許多次。流亡或逃避山澤做盜賊，因而被殺受罰，妻子沒入官府做奴婢，更是習見的常事。

兩漢農民生活就是這樣，號稱太平的文景時代，也並不例外。

第二節 兩漢工商業

兩漢有三種大工業，煮鹽、冶鐵、鑄錢。

秦朝已有鐵官，也許還有鹽官，掌收鹽鐵的租稅。漢初繼承秦制，劉徹以前，讓人民自由經營。煮鹽成巨富的比較少（山西池鹽，山東海鹽，四川井鹽，各有著名富商），多數是從冶鐵起家。鐵器主要是農具。鑄錢業往往因不合法定重量質量，受刑罰破產，很難獲大利。止有吳王劉濞，劉恆寵臣鄧通，藉政治勢力，鑄錢致富。

冶鐵工業發達，採礦工業自然也發達。礦工多數是破產農民，受僱作工。一部份是奴隸。劉徹時吏民因私鑄金錢處死刑的數十萬人，被赦免罪的一百多萬人，藏匿不敢出面的人數更多。如果一半是工人，至少當有一百多萬。劉奭時公家僱用採銅工人，每年經常十萬人，私鑄的不算在內。採鐵工人無從查考，單看冶鐵家積累財產黃金幾千斤，或一萬斤，工人數目可想而知了。此外還有金銀錫鉛等礦。錫鉛主要是摻和在銅錢裏面，數量不會很大。煤礦到東漢末才開採。曹操銅雀台北有冰井台，藏石炭（也

稱石炭）數十萬斤（斤字，或作片字）。民間似乎少用，晉初陸雲見了很新奇，寫信去告訴陸機（二陸江蘇人）。宋顧文薦負暄雜錄說，前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考漢書並無這幾句話，如果顧氏沒有誤記，那末，豫章地方，西漢時已經用石炭了。

冶鐵設備有鑪（鑄鐵鑪）、橐（風箱，稱爲排橐，後漢杜詩用水力鼓動排橐，稱爲水排）、埵（吹火筒）、坊（土型笵），沛縣鐵官冶鐵鑪旁有十三個工人作工，山陽鐵官有工役二百二十八人，當時製鐵工場的規模大概如此。西漢兵器主要是用鋼鐵製造（漢初還有銅兵器）。尚書禹貢篇是秦漢間人假託，其中有梁州（四川）貢鐵和鏤（鋼鐵）的話。戰國以來有一種髡刑，把罪人鬚髮剃光。韓非子說，嬰兒不剃頭要肚痛。罪人頭面也許用鋼刀硬剃，剃嬰兒頭應該是鋼刀。春秋時候嬰兒生三月才剪髮，足見還沒有剃刀。大概戰國鍊鋼術已經發明，到西漢大量用到兵器及刀類上。

鹽鐵錢三大工業都在富人手裏，對皇帝是不利的。劉徹從富人奪取工業利益，起了很劇烈的鬥爭。他利用政權，鹽鐵收歸國家專賣。產鐵郡置鐵官，凡五十處。不產鐵郡置小鐵官，收舊鐵鑄器物。產鹽郡置鹽官凡三十五處。人民敢煮鹽或私鑄鐵器，沒收工具，罰左腳挂鐵鉗（重六斤）。以前舊鹽鐵業富人，都給官吏做。官製鐵器惡劣，連割草也不行，耕具特別大，爲了多賣錢。因爲鹽鐵定價太貴，貧民止得吃淡飯，用木器耕地，官吏又不允許，強迫人民購買。劉徹在京城鑄錢，叫做三官錢（五銖錢）。下令銷毀各種舊錢，非三官錢不得行用，到劉徹時候，共鑄錢二百八十萬萬文。他還有許多辦法對付富人，中等以上人家大抵破產。與皇帝爭利的商賈受了打擊，因之政府增加極大收入，國用頗見充足。

從劉徹起，冶鐵鑄錢煮鹽，成爲國家專利事業，商賈無法再奪回去，止好改換營業，向高利貸田產

及其他商業發展。

皇帝原來有工業，不過規模比較小些。工人是奴婢和罪徒。製造品供皇帝貴族自用。管理皇室工業的大官叫做少府。工業分「若盧」，主修治兵器。「考工室」，主作兵器弩弓刀甲及織印綬諸雜工。「東園匠」，主作皇帝貴族墳墓裏器物。又有「左右司空」「東織室」「西織室」等工場。管理木匠石匠的大官叫做將作大匠（其他如漆工革工等還多）。皇帝需要大批奴婢罪徒作工，用各種方法來增加他們的數量。給養小到極度。例如養鹿奴婢每天給五個錢，鹿養錢積累到劉奭時值七十萬萬文作征伐西域的軍費。周禮地官草人掌農田肥料，據說墳壤（高地）用麋糞，潟澤（低地）用鹿糞。原來漢朝皇帝兼做肥料買賣，無微不至的剝削奴婢和農民。

與皇帝爭利的大商人，他們也有工業。劉徹以後，鹽鐵錢收歸國營，但如羅裒結交權貴，專利鹽井。其他如翁伯賣脂（油類），張氏賣醬，濁氏賣肉乾，王君房賣丹藥，樊少翁賣豆豉，都成巨富，他們有工場大量製造，所以能積累財產。

家庭工業主要是婦女紡織布和帛，叫做女紅（女工）。臨淄是紡織工業的中心地。

工匠散在民間數量也不少。所謂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足見有專業手工的人民。劉徹時趙過振興農業，耕耘下種等田器，都有便巧改良的地方，流傳很廣。據漢書食貨志，大農（大農官）教工巧奴造趙過的田器給人民做式樣，民間自然非專門工匠不能做製。又市上各種用具都能買得，也一定有手工業者從事製造。三國吳主孫休令交趾郡送上手工千餘人，孫皓時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平慮草生工人吳平家。兩漢民間應該也有很多的工人。

不兼營工業的商賈，主要營業是高利貸和操縱囤積，壟斷貨物。農村出身的劉邦初做皇帝，就下令商賈不得着錦繡、綢綾、締紵、毛織物，不得帶兵具，騎馬乘車。更加重他們的租稅，算賦加倍。這是對商賈一種報復。後來陳豨造反，很多商賈參加。劉盈呂雉取消壓迫商賈法令，但商賈子孫，仍禁止做官吏。兩漢一貫講重農抑商政策，止有劉徹一度抑制商賈，此外貴族官僚總是和商賈互相勾結，共同發財。照東漢桓譚、王符等人所說，當時最大商賈，多數經營高利貸，中等人家子弟替他經手，轉放給次等人戶。經手人對大商賈，好比奴僕尊敬主人。大商賈遊閒無事，窮奢極慾，享受同貴族一樣。

兩漢大都市廣佈全國，王莽時京城長安以外，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個最大都市。東漢京城洛陽，商賈比城外農夫多十倍，其他都市，可以類推。照張衡兩京賦所描寫，當時街市非常熱鬧繁華。西漢俠客原涉有窮朋友母死，原涉在宴會席上號召賓客替喪家幫忙。開列應用衣被棺木，下至瑣碎雜物，賓客上市購買，剛過中午，照數辦齊送喪家，涉等繼續宴飲。可見市上貨物齊備。

兩漢開拓疆土，對外貿易也很發達，兩漢極盛時代，匈奴臣服，西域內屬，東滅朝鮮，南至安南。海上交通貿易，與日本、印度、南洋羣島、羅馬帝國，都有過接觸。當時對外貿易的原則是『輸入外國貨物，防止金錢流出』。所以國內交易全用貨幣（黃金銅錢兩種），對外却用貨物交換。法律規定與胡人貿易，中國吏民不得帶兵器及錢出關，犯者處死刑。劉徹曾因商賈犯禁殺五百多人。交易貨物主要是絲織品，換取外國騾、馬、駱駝、皮革、毛織物、璧玉、珊瑚，琉璃等物。匈奴刀比中國鈍，因爲得不到鋼鐵。

此外還有幾種工業或發展值得注意。

農具——西漢趙過發明下種器，名叫耬車，一天能播種一頃。東漢末有翻車渴烏的發明。翻車就是水車，渴烏是一種吸筒，能引水上地，對灌溉有很大的功用。

茶——茶是四川的特產。戰國時秦開發巴蜀，中國開始有茶。爾雅釋木（漢儒所作書）有檟字。檟樹就是茶樹，葉早採叫做茶，晚採叫做茗。西漢王褒僮約有武都（甘肅武都縣）買荼（買當作賣）的話，大概運四川茶葉到武都販賣。

紙——三輔故事說，西漢武帝時已有紙。東漢鄧太后允許臣下貢獻紙筆。許慎說文有紙字。最初的紙是用絲絮做原料，和水打爛，攤在竹席上使平滑。劉肇（和帝）時宦官蔡倫改用樹皮麻頭及破布魚網造紙，製造法比前進步。從此紙的用途推廣，竹簡逐漸消滅。

科學儀器——東漢張衡造地動儀，用精銅製成，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向，裝八個龍頭，口內各銜銅丸，那一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

鉛筆——西漢末揚雄用鉛筆記載各地方言，當時大概有製造鉛筆的小手工業。

第三節　疆域的擴大

中國人民蘊藏着無限鉅大的力量。春秋戰國時代，這個力量，被諸侯們分割破碎，浪費在國內混戰裏，不能有什麼表現。秦嬴政統一以後，利用這個力量的一部份，滿足他的侵略野心：北逐匈奴，南開交趾（安南），建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西漢初期，休養民力，七十年工夫，農民雖然窮困，剝削階級却積累起豐厚的財富。劉徹利用當時人力財力，對外吞幷，擴大疆域，奠定地大物博的現代中國的基

護，中國人民統一團結的力量，不能在生產方面發展，卻被野心的劉徹浪費在侵略事業上，漢族以及許多異族的人民，戰爭中死亡至少在百萬以上。

兩漢人口大概有五六千萬，文化高出任何四鄰國家，工業品（主要是絲織品）到處受歡迎，這就是對外發展的基本因素。劉徹以後，兩漢對外，完全處在勝利的地位。甚至三國分裂，還能保持漢威嚴，防止異族不敢內侵。

兩漢與四夷的關係，大略如下：

東方——朝鮮、倭國（日本）。

西漢初，燕人衛滿擊破朝鮮，自立為王。劉徹滅朝鮮，設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附近許多小國如挹婁（就是後來的女眞，金和滿清都屬這一族）、夫餘、高句驪、馬韓、辰韓、弁韓都臣服進貢。

倭在大海中，分百餘小國，據海島各自稱王。劉徹滅朝鮮，倭人進貢的三十多國。劉秀賜倭奴王黃金印（原印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筑前地方發現）。那時候倭人還是黥面文身的野蠻種族。

南方——西南夷、南粵。

西南夷小國很多，其中夜郎（貴州桐梓縣）、滇（雲南晉寧縣）、邛都（四川西昌縣）三國最大。劉徹賜夜郎錦帛，附近小國貪漢賞賜，都願內附，因設犍為郡。邛都也內附設縣。劉徹想從西南夷開闢通身毒國（印度）的道路，路沒有通，卻把滇國毀滅，置益州郡。此後夷族歸附向化，變亂很少。

南粵王趙佗，本是秦朝的縣令，漢初自立為王。劉徹滅南粵，設儋耳、珠崖（廣東海南島）、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九郡。廣東、廣西、安南都成為郡縣。東漢時，大秦（羅馬

帝國）天竺（印度）以及南洋羣島都由海道來貢獻和貿易。

西方——西域

從玉門關、陽關以西，通稱西域。本有三十六國，附屬匈奴。劉徹想削弱匈奴的勢力，派張騫出使，視察各國的物產國情，作征服的準備。後來發兵攻滅大宛（出兵目的是要奪取大宛出產的汗血馬），西域震動，降漢進貢。漢使官曾到安息國（波斯），安息王派來獻大鳥卵（駝鳥卵）及兩個犂軒幻人。幻人就是玩魔術人（能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犂軒就是大秦（後漢書作犂鞬）。他們高鼻、深目、鬚髮拳曲，身長四尺五寸。白種人到中國，這是最初的記載。東漢班超做西域都護，漢朝聲威更向西發展。他派甘英往大秦國，到地中海東岸，雖然沒有到羅馬，路程却調查明白。大秦王安敦派人從海道來漢貢獻。

北方——匈奴。

匈奴是中國的強敵。劉徹以前，漢對匈奴取和親政策，匈奴入寇，止是防禦，不能反攻。劉徹傾全國力量，經常用一二十萬大軍，征伐匈奴，戰爭規模很大，結果漢損失戰馬十幾萬匹，士卒死傷沒有確數，至少在二三十萬以上。匈奴喪亡更大，國力虛耗，逃避漠北，不敢應戰。劉詢時匈奴內亂，分成南北兩部。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單于好比漢稱皇帝）降漢，稱臣入朝，引着漢兵攻北匈奴。劉奭時西域都護甘延壽擊殺北匈奴郅支單于。東漢竇憲幾次大破北匈奴，收降胡三十餘萬人，牲畜一百多萬頭，北單于率殘部向西逃走。後來攻破西羅馬帝國的匈奴人，大概就是北單于的遺族。從殷朝起，侵害中國的匈奴，經一千多年的鬥爭，終於被中國戰勝了。

兩漢對外勝利的結果：第一，土地擴展，建立亞洲唯一的大帝國。第二，中國文化傳播到附近各種族，有的完全同化，融入漢族，有的半同化，意識方面半漢半胡。如西安匈奴酋長，自稱漢朝的外孫，冒姓劉氏。西域烏孫王娶漢宗室女，生女兒到西京學彈琴。烏孫女深目黑醜（烏孫人青眼赤鬚，面像獼猴），路過龜茲，被龜茲王留作夫人。龜茲王大喜，同夫人入朝，學漢衣服制度。胡人譏笑他說，驢不像驢，馬不像馬，龜茲王是個騾子。第三，從外國輸入大蒜、葡萄、苜蓿、駱駝、駿馬及其他珍寶，豐富了中國的物產。第四，佛教從西域南海兩路流傳中國，音樂藝術也不斷有新的輸入，影響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第五，地理知識擴大，改變以前局促的世界觀，養成泱泱大國風的民族性，虛心吸收外國文化，來充實自己。

因為降附的民族，數量很大，不及逐漸融化，中國內部又分裂互爭，政治也極端腐敗，終於釀成兩晉時代五胡亂華，漢族南遷的禍亂。

第四節 王莽變法

西漢社會問題，第一，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第二，貧民被迫，淪落當奴隸。階級鬥爭尖銳地發展着，使統治階級感到很大的危險。

劉恆時賈誼痛哭流涕請重農抑末（工商），晁錯也提出同樣建議。他們代表中小地主說話，這些地主正被商賈剝削，陷入破產的困境。劉徹時董仲舒主張「限民名田」，不讓富人佔田過多，庶幾貧人不至「無立錐之地」。他想「限」的「民」，當然還是商賈。貴族大地主，政論家是不敢非議的。劉欣（

哀帝）時，階級對立更深刻了，迫得左將軍師丹建議約略限制田宅奴婢，解救國家的危急。朝官們商定諸侯王、列侯、公主、關內侯、吏民佔田不得過三十頃，奴婢，諸侯王不得過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結果，貴族大地主認爲不便，沒有實行。師丹的官也丟了。

問題必需解決，王莽就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王莽的新法大體如下：

王田——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稱爲王田，私人不得買賣。一家男口不滿八人，有田一井（九百畝）以上，餘田分給同族或鄰居。沒有田的得分田一百畝。國家收三十分之一的租稅，廢除田主佃戶對分制。

私屬——奴婢稱爲私屬，不得買賣。罪人被沒入官府，稱爲官奴婢。

五均——長安市令，洛陽（中市），邯鄲（北市），臨淄（東市），宛（南市），成都（西市），五市市長，都稱爲五均司市師，各地方設立司市官。每季第二月（如二月五月）司市官評定本市貨物上中下三等價目，稱爲市平。生活必需品如五穀、布、帛、絲綿等類，貨主如果賣不出去，司市按原價收買。物價昂貴超過市平，司市按平價賣出，物價不及市平，讓人民自由買賣。

賒貸——人民有祭祀喪葬急用，得向錢府（司市的屬官）賒貸，不取利息。祭祀十天償還，喪葬三個月償還。貧民想治產業，也得賒貸，產業所得，除去衣食費，按照淨利取十分之一的利息。或月息百分之三。

工商稅——漁獵業、畜牧業、婦女蠶桑紡織業，工匠醫巫卜祝雜業，商販賈人，各向所在地縣官報明收入數目，除去本錢，按照淨利分作十一分，官取一分。

不生產稅——田荒蕪不耕，住宅不種桑麻果木蔬菜，各出三倍的租稅，游手不工作，出布一疋。無力出布，罰充苦工，官給衣食。

六管——鹽、酒、鐵、山林川澤、五均賒貸、鑄錢六種事業，歸國家經營，不許商賈把持求利。

以上辦法，對貴族地主商賈確是極大的打擊，對貧民生活，似乎很有利。西漢社會問題，應該得到解決，可是事實上，王莽遭遇了大失敗。

王莽出身貴族，利用地位陰謀僞善復古鬼神各種方法，奪取漢朝皇帝的位號。當時上書頌莽功德的有四十八萬人，上自貴族，下至吏士，大概整個統治階級都擁護他。不料他做了皇帝，突然來一套大不利的新制度，弄得人民（地主商賈）在街市啼泣，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犯買賣田宅奴婢鑄錢罪的不可勝數。王莽害怕他們的反對，因而動搖了。新制度止推行四年，允許賣王田不算犯罪，私買賣平民作奴婢暫勿治罪，買王田是否有罪，沒有說明。實際就是說，有勢力可以無罪，沒勢力可以有罪。這樣，田又回到勢家豪族大地主手裏。到十四年（莽死前一年）他決心取消一切土地奴婢五均六管的禁令，對地主富商完全屈服。以前十年內，所謂王田私屬，在似禁非禁的狀態下，貧民被官吏上下其手，吃虧受屈，不言可知。總之，貧民遭災，官吏發財，是一定不易的原則。

王莽新制度，既被統治階級反對，貧民一無所得，反增官吏侵擾的痛苦，王莽變成獨夫，社會問題更嚴重化了，企圖解決問題的王莽，成爲被問題解決的王莽，農民起義成熟了，貴族地主也要參加這個起義。

像王莽那樣行爲怪誕，歷史上是罕見的。他似乎是個神經病者，又似乎是個巫師，同時還是個博學

好古的儒者。他想發動對外戰爭，來和緩國內的危機，憑空製造事端向外族挑釁。例如匈奴單于本名囊知牙斯，王莽教他改單名。單于聽命改名知。後來又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無故下一道詔書說降奴服于知犯了大罪，該當誅滅。起兵十路去打匈奴。知死，弟咸做單于，請求講和，莽定要發掘知墓，用棘鞭屍。令匈奴退到漠北，貢獻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莽又出兵攻高句驪，改高句驪爲下句驪。四夷被迫反亂，兵連禍接，加重人民的災難。他又想用奇特的刑罰，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例如屢變錢幣制度，禁民私鑄，一人犯禁，五家連坐，沒入當官奴婢。男子坐囚車，妻兒步行，用鐵鎖鐵索縛頭頸，解送京城，人數在十萬以上。他竟把舊夫婦重新亂配一番，愁苦寃死的十有六七。

王莽做了十五年皇帝，不能解決當時的根本問題，反而促成了農民起義。

第五節　西漢農民起義

劉邦入關，除秦暴政，約法三章，秦民很擁護他。等到皇帝做成，就教蕭何抄襲秦法作漢律九章，把鎖鏈趕快套在人民頭頸上。

劉徹時律令有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罪（殺頭）四百零九條，細目一千八百八十二項，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項。劉驁時大辟罪一千多條，律令一百多萬字。這樣多的刑律，連獄官也看不清楚，舞文弄法，隨賄賂多少定刑罰輕重，劉弗陵以後，每年平均殺死罪囚一萬人以上。

人民受壓迫，是有限度的。劉徹末年，山東『羣盜』大起，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攻城市，奪兵器，殺官吏，放囚犯，地方官無法對付，止好請朝廷派兵鎮壓。每郡殺人一萬以上，連坐的至少幾

千。破了這一拳，別一拳又起，弄得劉徹也無可奈何。

劉驁時，廣漢（四川廣漢縣）罪徒反獄，推死罪囚鄭躬做首領，自稱山君，聚衆萬人，攻破四縣。尉氏（河南尉氏縣）庶民樊並等十三人起義，殺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山陽（山東金鄉縣西北）鐵工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義，自稱將軍，破郡國十九，殺太守都尉等官吏。起義人是工人庶民罪徒，社會上最痛苦的階層。

劉欣時，民間無故驚動，號呼狂奔，路上多至千數人，口稱要祭西王母，又稱有直眼人（妖怪）快來。驚擾的地區很廣，經歷二十六郡國，京城居民也騷動，三個月才平靜。這是民衆受壓迫過久，不自覺的發狂奔走，舒散鬱悶的怨氣。

知識份子也開始動搖。劉弗陵時眭孟假託董仲舒說，漢帝應該讓位，劉詢時蓋寬饒據韓氏易傳說，漢帝應該學五帝公天下。劉驁時谷永主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該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產。甘忠可僞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傳授生徒，說漢運已完，該重新受命。這是人民厭惡漢朝的反映。

王莽派大兵鎭壓起義，到處擄掠燒殺，比強盜兇惡得多，中產人民也不能安居生活，農民大起義，成爲必不可免的事了。

南方起義軍——下江、新市、平林。

王莽末年，南方大饑，窮人到野地掘草根，時常爭奪互鬥，新市（湖北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給他們調解講和，被推作首領，有衆幾百人。他們佔據綠林山（湖北當陽縣），搶刼遠鄉孤村，幾個月擴充

到七八千人。後來打破幾個縣城，擄獲婦女人口五萬，藏綠林山中。因為避瘟疫，王常等到南郡（湖北江陵縣）號稱下江兵。王匡、王鳳等到南陽，號稱新市兵。平林（湖北隨縣東北）人陳牧等聚衆千餘，響應下江、新市，號稱平林兵。舂陵（湖北棗陽縣東）人劉縯、劉秀兄弟起兵，與新市、平林合夥。衆軍共推劉玄做皇帝，號稱更始，劉縯攻破宛，作為更始的都城。諸將領都封爵做大官。劉秀在昆陽（河南葉縣北）大破王莽主力軍。縯、秀功勞最大，其餘諸將止知道搶婦女財物，不知道作戰。更始忌劉縯威名，把他殺死。劉秀表面很恭順，一點不表示怨恨，更始覺得慚愧，封他做破虜大將軍，出征河北。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王莽驚慌失措，全國反叛，各州郡豪強，紛紛起兵，自稱漢將軍。京城少年朱弟、張魚等在市上號召民衆，攻破皇宮，屠夫杜虞手殺王莽。他們怨恨王莽，搶着臠割屍體，却不懂割王莽頭有官做。王莽舊臣公賓見主人已死，有利可圖，趕快割莽頭送更始討賞，果然得了一個侯爵。更始遷都京城，諸將大擄掠，更始問他們得物多少，嚇得投降的老官僚面面相覷，說不出話。當時販夫廚子都討個官做，搶來的繡花衣服，不論男女，撿美麗的穿上，在街市打架吵鬧。官僚士紳們大失望，各打別的主意，不幫助更始。赤眉軍進關，更始敗降，新市平林潰散。

東方起義軍——呂母、赤眉、青犢、銅馬。

海曲（山東莒縣東）人呂母，兒子呂育做縣吏，犯小罪被縣官殺死，呂母財產幾百萬，釀素酒，買刀劍衣服。無賴少年來飲酒，不要錢，窮的送衣服，不要還。日久少年們想報答她，呂母哭道，我不要錢，我要替兒子報仇，你們願意助我麼？少年們允許，聚集幾十百人。其中勇士徐次子等自號猛虎，同呂母到海島招募亡命得幾千人，攻破縣城，斬縣官頭祭子。呂母死後，衆并入赤眉、青犢、銅馬軍。

琅邪（山東諸城縣）人樊崇，有勇力，聚衆幾百人，佔據泰山，自稱三老。飢民爭途歸附他，一年間得一萬多人。逢安、徐宣、謝祿、楊音等各起兵，共數萬人，推樊崇做首領。崇等被飢寒逼迫，搶奪求活，並沒有打天下的野心。後來人數擴大，口頭約定殺人抵命，傷人償報。其他文書號令旗幟隊伍等制度，他們全不知道。這些人生長農村，止見過鄉村大吏三老（近乎鄉長，比亭長大些）、從事（幹事）、卒史（司書），因此軍中最尊的稱三老，次從事，次卒史。相互稱巨人（大人）。用紅色涂眉，號稱赤眉軍。

赤眉寇河南境，戰爭很勝利，兵士們却哭着想回家鄉去。樊崇等計議，回去一定潰散，不如西攻京城，奪更始軍的地位。更始軍屢敗，赤眉軍增加到三十萬，每萬人爲一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這樣，算是有些組織了。兵到華縣，用拈鬮法立牧牛小童劉盆子做皇帝，盆子年十五，被髮赤足，着破衣，滿頭流汗，見衆人對他跪拜，嚇得幾乎啼哭。樊崇等不會寫字，止有徐宣做過獄吏，大家公推他當丞相，其餘都封大官。更始投降後，盆子入居皇宮，臘日（十二月初八日）盆子坐正殿，樊崇等置酒大會，有一人出筆要寫賀片，不識字的羣起請他代寫，秩序紊亂。楊音拔劍大罵，「你們這些老傭工，今天想講些君臣禮節，却被你們鬧翻了，小孩玩還不至此，都該打殺」。衆人聽了不服，互罵起鬨，兵士們跑進來搶酒肉吃，互相格鬥，衛隊上殿殺百餘人才平定。

赤眉兵貪財物，專事擄掠。地主富豪，各守堡寨，貧民飢餓，死亡無數。赤眉窮困乏食，引兵東歸，這時候劉秀居洛陽，做皇帝，攔住去路，赤眉軍潰散。

北方起義軍——王郎等。

邯鄲賣卜人王郎，詐稱劉驁的私生子。更始時，土豪劉林、李育等擁他做皇帝，都邯鄲。河北州郡都歸附他。劉秀攻邯鄲，王郎逃走被殺。

此外還有銅馬（首領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樊重）、尤來（樊崇）、五校（高扈）、檀鄉（董次仲）、五樓（張文）、富平（徐少）、獲索（古師郎）、高湖、重連、鐵脛、大槍、上江、青犢、五幡等部，衆合幾百萬人，陸續被劉秀擊破。

以上各部起義軍，新市、平林、赤眉最重要。他們純是農村飢民，被貪污殘暴的統治者逼得無路，不得不起義求生。他們沒有政治軍事知識，缺乏組織和紀律。貪財物，想回家，老皇帝姓劉，必得找個姓劉的做皇帝，不知道聯絡其他階層，利用他們的力量，充分表現農民的純樸性，保守性，自私性，狹隘性。所以擊破王莽政權後，起義果實，却落在豪紳地主兼知識份子劉秀的手裏。

劉秀勝利的原因，主要是軍隊有紀律。不擄掠害民；號召恢復漢朝舊制度，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收羅人才，部屬都是統治階級出身的能幹人（雲臺二十八將，沒有一個貧民出身）；佔據河北作根據地，進戰退守，行動自由。他本人有知謀和度量。朱鮪謀殺劉縯，投降後待遇很好，對更始表示恭順，獲得經略河北的機會。赤眉攻入關中，他乘機佔領洛陽，截斷赤眉歸路，不折一兵，消滅一二十萬的大敵。他恢復漢朝，也恢復了所有舊制度。起義農民，一無所得。

第六節　東漢的政治與黨禍

在西漢成爲必需解決的土地奴隸問題，經大起義得到暫時解決。就是人民大量餓死、戰死、疫死、

流亡、土地荒廢，人口驟減，極殘酷的自然解決。

劉秀做皇帝，首先恢復三十稅一制度，貧農租用土地，自然還是十稅五。東漢土地兼幷，比西漢更劇烈，荀悅說：「地主納稅輕到百分之一，貧農負擔，却超過十分之五，朝廷減稅，止是優待富豪罷了。」

劉秀在位三十三年，從二年到十四年，下過七次解放（有條件的解放）奴婢的詔書，詔書多至七次，正表示解放是句空話。十四年以後，直到亡國，凡一百七八十年，從沒有提起奴婢問題（僅劉隆（殤帝）劉祜（安帝）曾部份的「加恩」奴婢）。貧農應該當奴婢，已被認爲公理（縣令至少要一個僕人，沒有奴，就得僱「客」，客的工錢每月一千，去縣令月俸的半數。舉此作例，所以官吏都需要養奴）。

統治階級依靠什麼來維持政權呢？死刑六百一十條，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條，贖罪二千六百八十一條。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解釋法律的有十餘家，每家數十萬字，總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字，獄吏隨意引用，條文無限，人民一舉手、一動足，都有被殺被罰的危險。

農民起義軍純樸忠厚，沒有被野心的知識份子利用，所以很快就消滅。劉秀深感養士政策的重要了。做皇帝後第四月，就訪得七十多歲的老官僚卓茂，使作太傅（最大的官），封褒德侯。後來又訪得矯情好名的舊同學嚴光（光變姓名隱藏，却又熱天披羊皮袍釣魚，故意讓劉秀找着他），特別優禮。聘請全國著名儒生做博士（教師），建立太學，廣招生徒讀經書。他這種做法，對一代士風，很有影響。

劉莊（明帝）劉炟（章帝）都提倡儒學。劉保（順帝）以後，太學擴大到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

十室，學生三萬餘人。還有著名大師，在家授徒，郡縣學校，號稱「如林」（多得無數）。這樣多的學生，什麼是出路呢？自然是做官吏。東漢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內外吏佐雜職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官吏俸給微薄，主要靠開私門，受賄賂，向人民自籌供養。

學生想做官吏，有所謂賢良方正、博士弟子、公府徵辟、州郡徵辟、孝廉、明經、將帥等途徑。其中孝廉徵辟，尤爲做官得名的捷徑。州郡官舉孝廉，多選權貴保薦，或取年少能報薦主恩德的私人。內官公卿，外官刺史（州），守（郡），令（縣），都得徵辟名士做屬員，名士也感激知己，敬事府主，希望跟着升遷。當時有一首童歌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不孝）。寒素清白濁如泥（不廉），高第良將怯如雞（被選爲高等將才，胆小像雞）。」還有一首詩說：「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世俗昏暗，無澄清希望），順風激靡草（人無氣節，隨風傾倒），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無恥人）北堂上（坐高堂），抗髒（抗直人）倚門邊。」選舉腐敗不平，可以想見。

東漢後半期皇帝，照例出賣官爵，劉宏（靈帝）在鴻都門張挂出賣內外大小官爵價格表，二千石賣錢二千萬文，四百石四百萬文，公一千萬文，卿五百萬文，窮官准許暫時賒欠，到職後加倍繳款。定價以外，還有折扣價目，額外價目，臨時價目，花樣很多。曹嵩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文。崔烈半價買得司徒（公），行禮時劉宏後悔，對左右說，我揩勒他一下，可以得一千萬。從皇帝到小吏，除了極少數廉潔正人，其餘全像豺狼般向人民吞噬。當時有「官就是戴帽狗」的諺語。

東漢皇帝多半短命，皇后抱幼子臨朝，號稱太后。她是年青寡婦，怕見朝廷官員，不得不用娘家兄弟，左右閹官，處理國事。大抵外戚自恃親貴，驕橫擅權，無視幼主，幼主稍長，結納閹宦，奪回政

權，成爲外戚閹官相互消長的慣例。劉志（桓帝）與單超等五個閹人殺死梁冀收回政權，超等都封侯爵，劉宏與張讓、趙忠等十二個閹人殺竇武，讓等也封侯爵。劉宏常說，張常侍（大閹官稱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扶風人孟佗，交結張讓家奴，獻讓葡萄酒一斗，得做涼州刺史。宦官的父兄子弟親戚朋友，都做州郡大官，人民冤苦，無法生活，終於激發農民起義，同時興黨錮獄，把當時忠臣義士名儒，幾乎殺逐一空。

太后、皇帝、外戚、閹官四種民賊，把東漢攪得汙濁不堪，人民飽受殘虐，不是餓死，就是起義，統治階級裏面某些人士看到政權快要崩潰，企圖驅逐閹官，挽救危亡，歷史上第一次學生運動出現了。

汝南太守宗資重用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音質）。范岑二人壓抑豪強，得罪閹官，在郡很有名聲。太學生聽得二人行事，也不避權貴，議論朝政，大官們怕被批評，對他們很謙遜。學生首領郭泰、賈彪與名臣李膺、陳蕃、王暢互相標榜，聲勢更盛。妖人張成交接宦官，故意教兒子殺人，李膺做河南尹，殺成子抵命。閹官大怒，誣李膺等收買學生，結黨危害朝廷。劉志捕李膺下獄，牽連名士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稱爲黨人。陳寔自投牢獄說，我不進獄，怕衆心動搖。范滂在獄打得血肉模糊，還是慷慨不屈，閹官被輿論壓迫，大臣們也上表營救，黨人得釋放，終身禁錮，不許仕進，劉宏時閹官又奏請逮捕黨人。劉宏年十四，問黨人是什麽。閹官說黨人就是想造反的人。劉宏下詔逮捕。李膺說，我年已六十，還怕死麽？自往投獄。范滂在家聽說有吏來捕，跪別老母，老母說，你爲正義殺身，死可不恨。滂臨走教訓兒子道，我教你作惡吧，惡是不可作的；我教你爲善吧，我沒有作過惡，却遭受刑戮。

這次黨禍很殘酷，死一百多人，家屬發邊地充軍，全國正人君子，都被指爲黨人，殺戮充軍禁錮又六七百人。後來張角領導農民起義，劉宏怕黨人與張角同謀，下詔赦罪。黨禍前後凡二十餘年，不是農民起義，大概還要鬧下去。

太學生徒三萬餘人，他們得官很不容易（有六十歲以上學生一百多人），而且官必須出錢購買，仕途更閉塞不通。在郭泰、賈彪等領導下，一時造成嚴峻的風氣，他們愛惜名譽，提倡清議，不屑或不敢交結閹官權貴，以免被清議擯出士類。後來閹官用暴力殺戮優秀學生，捕繫千餘人，剩餘的全是鄙賤無恥的庸人，爲爭考試等第高下，甚至涉訟，也有私行賄賂，偷改蘭臺（皇室圖書館）經書文字，符合自己的私說，藉獲高第。他們不顧一切，止是想官做。農民起義，太學生徒，一個也沒有參加，這次黨禍，是統治階級裏面士人與宦官兩派的鬥爭，宦官派勝利，東漢政權的消滅，也就無可挽救了。

第七節　東漢農民起義

劉秀剛取得政權，就遭遇規模很大的農民起義。建武十五年，他下詔各州郡檢查田畝戶口數目及人民年齡。官吏藉檢查名義，召集人民聚立田中，並搜查住宅村落；貧民受害不堪，至於攔路哭叫，官吏對豪强却特別庇護，任其隱匿僞估。貧民冤屈過甚，被迫紛紛起義，攻劫豪强，殺戮官吏。郡縣派兵鎮壓，兵來民散，兵去民聚，郡縣束手無策。這次起義是全國性的，山東河北形勢尤其嚴重。到底劉秀有計謀，他用度田（查田）不實的罪名，捕殺十幾個郡太守，和緩人民的義憤。又令羣盜（起義人）互相告發，五人共斬一人，免罪，賞罰官吏按殺人多少作標準，起義首領免死，解徙遠郡，給田地糧食，使

安生業。他這“以盜攻盜”的分化政策，果然生效，起義軍不久解散了。

劉莊劉炟劉肇（劉肇開始敗壞）三帝，似乎政治比較寬平些，歷史上不見起義的記載，大概當時沒有大規模叛變。

從劉祜到劉宏七十二年，發生民變六七十次（實際不止此數）。南至交趾，北及幽燕，東抵瑯邪，西迄涼州，幾乎沒有一片平靜地方。起義人數和區域，也急速發展。而且起義行動，與西漢末不同。一起事就殺官吏，燒城邑，首領自稱皇帝、天子、太上皇、或無上將軍、平天將軍、柱天將軍；宗教色彩很濃，利用迷信組織民衆。這都說明東漢人民對統治階級怨仇比西漢更深，起義能力也比較有些進步。

人民不斷起義，能說是犯上作亂麼？當然不能。統治階級善於詐偽欺騙，像王符潛夫論所說：“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言行不符，口是心非），論古則知稱夷（伯夷）、齊（叔齊）、原（原憲）、顏（顏回），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以閥閱（有權勢人家）爲前”。被壓迫的人民，說假話騙誰呢？除了實行起義，總不會有其他生路。

黃巾軍起，把東漢腐朽的統治打碎了。

鉅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創立太平道教。教主手執九節杖畫符念咒，教病人叩頭，說出自己的罪過。給病人符水喝，病愈算是信道，不愈算是不信道。窮人生活惡劣，得不到醫藥，止好信從他，希望去病。角派遣學徒八人到全國各地傳教，十餘年間，得信徒數十萬。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地方，潛伏勢力最大。角部署信徒爲三十六方（方好比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設將領統率部屬。又散佈謠言說『蒼天已死（漢），黃天當立（角自謂），歲在甲子（甲子年），天下大吉』。

京城及州郡官府門上，都用白粉寫『甲子』二字（劉宏中平元年是甲子年）。

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計劃先收荊揚二州數萬人，到鄴（河南臨漳縣西南）集中。元義往來京城，與常侍張讓、封諝、徐奉等交通，作爲內應，約定三月五日，內外一齊發動。張角學徒唐周上書告密，元義被捕車裂死。封諝、徐奉陰謀發覺，劉宏怒責張讓等說：『你們常說黨人想造反，我聽從你們，重的殺死，輕的禁錮。現在黨人並不造反，你們卻和張角通謀，該斬不該？』張讓等叩頭，都說這是常侍王甫、侯覽的事，與我們不相干。王甫、侯覽早已死了，劉宏也就不追究。張角知道事情敗露，通知三十六方同日起義。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弟張梁稱人公將軍。軍中都戴黃巾，所以當時稱爲黃巾賊，又稱爲蛾賊，因爲人數衆多像螞蟻一樣。

黃巾二月裏起義，不過十來天，全國響應，到處焚燒官府，攻掠城邑，州郡長官，紛紛逃走。劉宏也恐慌起來，他一向信閹官的話，這時候急了，召集朝臣會議，採納皇甫嵩意見，大赦黨人，發出賣官錢若干萬，招募精兵四萬餘人，命皇甫嵩（豪家出身）、盧植（儒生）、朱儁（縣吏）率領，討伐黃巾。劉宏喜歡在宮中或西園（賣官機關）玩狗。狗戴進賢冠，掛綬帶子。進賢冠是文官的禮帽，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狗戴着這樣的帽子，有時在街上亂跑，有時同女人交配（劉宏的命令），眞是侮辱官吏到極點。皇甫嵩朱儁等人却替他出力，單皇甫嵩一人，殺黃巾二十萬以上。十一月，黃巾被他們擊平。第二年二月，劉宏加收天下田稅每畝十錢，補償上年移充軍費的賣官錢。

比黃巾起義較早有駱耀（在關中），與黃巾同年有張衡（在漢中）。駱耀教人『緬（遠）匿法』，大概是『隱身術』一類的妖術。張衡法術略同黃巾，治病要五斗米，稱爲五斗米教。東漢農民起義，同

道教關係很密切，原因是農民生活困苦，窮極無聊，不得不向鬼神尋求援助，野心道士利用時機，妖言惑衆。他們既沒有政治理想，又沒有真實技能，所以開始時風動一世，稍久就不能支持。黃巾式的起義，東漢以後，歷朝繼續出現，農民愚昧無識，一次又一次地受他們的欺騙，犧牲極大，成就很小，完全證明農民沒有進步階級領導，起義決不會有好的前途。

黃巾敗後，河北農民紛紛起義，各部名號有黑山（山在河南濬縣西北，首領張牛角）、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羝根（首領是大鬍子）、青牛角、張白騎（首領騎白馬）、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雷公（首領是大嗓子）、浮雲、飛燕（首領張燕，脚手輕快）、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首領是大眼睛）、白繞、睢固、苦蝤、四營、屠各（胡族）、雁門(胡族)、烏桓（胡族）等等。大部有二三萬人，小部六七千，佔據太行山一帶，攻掠州郡，聲勢浩大。飛燕（本姓褚，繼張牛角作首領，改姓張）聯絡各部，衆至百萬，通稱爲黑山。後來飛燕和袁紹大戰數次，各部陸續被袁紹消滅，飛燕降曹操。

黃巾殘部及其他起義軍，此仆彼起，終東漢世沒有停止過。劉宏死後，閹官全數被袁紹誅滅，軍閥混戰代替了農民起義。劉協（獻帝）先落在董卓手裏，後被曹操挾持，東漢名存實亡。劉協建安二十五年讓位給曹丕。從此中原屬曹丕（國號魏），四川屬劉備（國號漢），長江流域屬孫權（國號吳），造成三國分立的局面。

簡短的結論

西漢初期，統治階級知道人民需要休息，所以採取黃老『清靜無為』政策，讓人民自由兼併。經六七十年的安定，朝廷積累起極大財富，統治階級也繁榮富庶。同時貧民大量破產流亡，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

國家統一是異常偉大的力量。統治階級為和緩社會內部尖銳的矛盾，發動對外侵略，用戰爭來消滅過剩的人口。從劉徹征伐四夷，開拓廣大疆土，直到東漢滅亡，三百多年，始終保持對外侵略的政策。被招降或俘虜的異族人大量入居中國，供貴族地主們的奴役和驅使。

兩漢土地兼并，非常劇烈，地主對國家納稅三十分之一，東漢後半期，減輕到百分之一。借地耕種的農民，對地主負担至少是十分之五或以上，這樣輕重懸殊的租稅，迫使貧民不得不破產當奴婢。土地和奴婢是兩漢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西漢末年王莽企圖解決問題，提出了許多辦法，可是他沒有堅決執行的勇氣，被統治階級反對，就動搖而屈服。結果，各階層都攻擊他，劉秀在『恢復舊制度』號召之下，奪取了政權。

西漢農民起義軍，表現很大的原始性，組織力薄弱，幾乎止是一大羣飢民。劉秀稱贊（也許是諷刺）赤眉有三善：不改換舊妻；立姓劉人做皇帝；投降新君，不殺舊君。多麼純樸的農民道德！東漢起義首領，開始利用宗教迷信來組織農民，起義技術也比西漢進步。黃巾式的起義，在中國歷史上有悠久的影響。

軍閥混戰，代替了農民起義，東漢轉移到三國。

第三章 內戰時代——三國

——魏公元二二〇年至公元二六四年——

——蜀漢公元二二一年至公元二六三年——

——吳公元二二二年至公元二八〇年——

第一節 人民浩劫與三國的形成

農民起義軍如黃巾、黑山，止是殺官吏、掠財物，並沒有屠殺人民。大量屠殺人民，使生產破敗，戶口驟減，造成"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象，完全是統治階級軍閥們的暴行。

劉協在位三十二年，起初董卓專權，後來曹操挾持，各軍閥割據土地，互相攻殺，東漢名存實亡。據歷史記載，殺人數目顯著可見的，不下幾百萬人。經這一次軍事大破壞，此後三四百年，沒有恢復過兩漢盛況，社會發展呈現出嚴重的停滯狀態。

董卓——隴西臨洮（甘肅岷縣）大土豪。性殘忍。曾大宴朝官，當衆殺降人數百，先割舌，次或斬手足，或鑿眼，或投鑊中煮爛，慘狀無限，卓飲食如常，好似沒有看見。河南尹朱儁討卓，卓遣部下李傕（音確）等屠殺陳留、潁川二郡，男女不留一人。某次派兵到陽城（河南登封縣），正是春季鄉村大廟會，卓兵突然包圍，男子頭全數割下，掛車轅車軸上，載婦女財物回洛陽，聲稱攻賊大勝。卓還都長

安，先燒洛陽周圍二百里內城市村落，又燒城內宮殿宗廟府庫民家，驅人口數百萬入關。飢餓困頓，積屍滿路。富人殺死無數，貨物沒收。繁華的東都，變成一片焦土。

李傕等——卓部將。卓被王允、呂布殺死，傕等替卓報仇，攻破長安，焚燒屠殺，老少全滅。長安四周幾百里內，還有戶口幾十萬，傕等放兵掠奪，人民飢困，兩三年間，人相食略盡，幾百里不見煙火。傕等又互相攻擊，死傷用萬計算。

袁紹——汝南人。貴族。劉宏死後，紹殺閹宦二千餘人。佔據冀、青、幽、并四州，殺黑山數萬人。紹與曹操戰，被殺八萬人。紹死後子袁譚、袁尚互爭。曹操圍尚根據地鄴，城中人大半餓死。

袁術——貴族。佔據揚州，自稱皇帝。術生活奢侈，賦役苛暴，江淮間人自相食，田園大量荒廢，呂布與術屢次戰爭，殺術軍數萬人。

公孫瓚——遼西令支（河北遷安縣）人。世家。名儒盧植的門徒。佔據幽州。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河北滄縣）郡界，瓚率步騎二萬人迎擊。斬首三萬餘級。黃巾逃退，瓚又追殺數萬人，俘擄七萬，財物車甲無數。瓚與袁紹連戰數年，瓚殺紹兵七八千，紹殺瓚兵二三萬。兩軍沒有糧食，都向人民掠奪，人民食青草活命，良田變成白地。瓚造大樓，搜括民穀三百萬斛，積儲樓內。

陶謙——丹陽（安徽宣城縣）人。儒生。佔據徐州。曹操父曹嵩被謙部下搶劫殺死。曹操攻謙，屠彭城（江蘇銅山縣）等五縣，殺男女數十萬人，屍體投泗水，水壅塞不流。關中人民避李傕亂，流徙徐州，全數遭難。

曹仁——曹操族弟。南陽人民苦賦稅過重，守將侯音與吏民共反曹操，仁屠宛，斬侯音。

軍閥混戰，養成一般人戰鬥殺人的習慣，例如劉表攻西鄂（河南南陽縣南），西鄂縣長杜子緒率縣民男女守城。南陽功曹柏孝長也在城中，起初聽到戰鬥聲，嚇得關上房門，用被蒙頭，不敢出氣。過了半天，稍敢露面。第二天早晨，敢扶着牆聽聲音，第三天，敢出房門打聽消息，第四五天，居然拿着刀上城戰鬥，他對杜子緒說，勇氣是可以學的。這說明統治階級能戰的人愈多，戰爭時期愈延長，人民死傷愈增加。

以上止是極簡略的記載，實際死喪還要多無數倍。大抵當時最富庶地方，也就是戰爭最激烈地方。東西兩京及其周圍幾百里，徹底破壞了，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千里無人烟了，鄴、宛等大都市，殺掠一空了，全國精華，在軍閥手裏成了灰燼。

在不可想像的軍事大破壞時期，社會裏最有權力的人怎樣生活呢？

皇帝——劉協從長安逃到安邑，住處沒有門戶，用荊棘作籬。百官朝見，兵士伏籬上，互相擠壓開玩笑。從安邑回洛陽，路上飢餓，張楊獻糧食，封楊做大司馬。宮女多數沒有衣服，或餓死，或流落逃散。

百官——劉協被李傕劫持，從官乏食，協求米五斛，牛骨五具。傕說，你有飯吃，要米幹什麼？給爛牛骨，臭穢不可食。協到安邑，從官吃棗和野菜。回到洛陽，窮餓更甚，官員自出打柴，往往倒斃在路上。

軍隊——各部軍隊都沒有糧食，餓了出去掠奪，吃飽作踐剩餘。袁紹軍在河北，靠桑椹生活，袁術軍在江淮，靠蚌蛤生活。二袁在當時算是富裕的軍隊，其他可想而知。曹操軍乏食，東阿（山東陽穀縣

東北）人程昱搜括本縣糧食，其中雜有人肉乾，供操三天軍用。很多軍隊，因餓自動潰散。

據說，孔融曾主張吃不認識的人，好比吃猩猩鸚鵡，不算有罪。孔融是否這樣主張，無從證明，程昱拿人肉乾給曹操，却是事實。軍閥們剝削人民，釀成大亂，又借平亂爲名，爭奪私利，不但殺人，而且吃人。軍閥們罪惡滔天，眞是孟子所謂『率獸食人』。建安七年，曹操下一道命令說『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誰鬧成『死喪略盡』的悲慘景況呢？

中原地區變作屠場，人民不是被殺被吃被擄，就是逃避比較偏遠的地方，苟延生命。

遼東——公孫度佔據遼東，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威行海外，中國人到遼東避難的很多。

漢中——道士張陵學道鵠鳴山（在四川崇慶縣），創五斗米教。陵子衡，曾在漢中起義。衡子張魯，佔據漢中，自號師君。學徒起初稱鬼卒，信道深的升做祭酒，率領部衆，位次更高的稱治頭大祭酒。祭酒所在地各設義舍（旅店），義舍裏放着義米義肉，行路人隨意食宿，不取報酬。人民犯罪，原諒三次，最後犯罪才用刑，犯小罪罰修路一百步。禁酒，春夏兩季禁殺生物。祭酒管理政治，不別設官吏。張魯用宗教組織民衆，雖說迷信，比殺人吃人的那些『暴亂』及『除暴亂者』，多少還站在人民利益方面，所以本地居民和蠻賨部擁護他，關中人民從子午谷（山中小路）投奔他的數萬戶。張魯統治漢中三十年，被曹操攻破。

益州——劉焉佔據益州（四川），南陽及關中人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強迫編作軍隊，號東州兵，作爲壓迫益州人民的主要武力。

荊州——劉表佔據荊州（湖北），關中及兗豫名士千餘家投奔他。海內俊傑，大抵流寓荊州，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普通流民多至十餘萬戶。

江東——漢末大亂，名士如周瑜、魯肅、張昭、諸葛瑾、呂蒙等流寓江東，後來助孫策、孫權建立吳國。孫氏所用文武官吏，很少是江東土著。

交州——西漢末，士燮六世祖避難交州（安南），至燮做交阯太守。董卓亂起，中國士人百餘家投奔交州。

鮮卑——軻比能本是鮮卑小酋長，部落近邊塞，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投奔軻比能，教他造兵器甲盾，並學中國文字制度，軻比能成鮮卑強族。

人民大死與大流徙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曹操削平羣雄，統一北方，佔有十二州土地，人口却比不得漢時一州或一大郡。四百年來統一的漢朝，此時不能不分成三國。

黃河流域是人力財力文化政治的中心地區，現在中心地區被破壞了，孫權佔據揚、荊、交、廣四州，劉備佔據益、涼二州，單獨一國，固然敵不過佔據中心地區的魏，兩國協力，却是攻守有餘。諸葛亮、魯肅都深切主張蜀吳合作，共同反魏，他們確是有遠見的政治家。

漢末歷史證明，內戰是最可怕的罪惡，幾百年積累的經濟、文化、人口，當不住內戰幾個的破壞，所以發動內戰的野心軍閥，應該永遠被歷史咒罵。

第二節　孫吳始末

富春（浙江富陽縣）人孫堅，世代做郡縣小吏。堅從朱儁攻黃巾，積軍功封烏程侯。袁術佔據揚州，使堅擊劉表，被表部將黃祖射死。長子孫策年幼俊英，交結豪傑，與周瑜、張紘友善。策說袁術願助術平定江東，術付還堅舊部千餘人馬數十匹，策渡江攻揚州刺史劉繇，繇敗走。策軍令整肅，民間雞犬菜果，一無所犯，大得民衆歡心，郡縣官吏，相率降附。策奪得會稽（浙江紹興縣）、丹陽（安徽宣城縣）、豫章（江西南昌縣）、廬陵（江西吉安縣）、吳（江蘇吳縣）、廬江（安徽廬江縣）六郡。破廬江時，獲得袁術部下百工及鼓吹（音樂隊）部曲（類似奴隸的親兵）三萬餘人。袁術曾在壽春（安徽壽縣）做皇帝，中原技術工人多因避難投奔到壽春。術死，大將張勳等率衆逃廬江。孫策這一次虜獲，對江東工業建設，有巨大意義，所以他很重視，送工人到根據地吳郡居住。策已平定江東，計劃襲擊曹操，遇刺客受傷死。年二十六。

策死，弟孫權繼位，文武官吏有張昭、周瑜、程普、黃蓋、呂範、魯肅、諸葛瑾等人，吳國基礎，逐漸鞏固。建安十三年，荊州牧（州長）劉表死，曹操臨大兵攻荊州，表子劉琮降操。操得荊州水軍，聲勢更盛。寫信給孫權說：『我整頓水軍八十萬，同你到吳郡狩獵』。孫權部下衆官驚慌失色，張昭爲首的一羣文官，力勸權降，理由是用卵擊石，一定破敗。會議中止有魯肅不發言。

當初魯肅聽說劉表病死，對孫權說，荊州地勢重要，劉表二子不和，勢不能自保，劉備寄寓在那裏，可勸備安撫表部衆，與吳同心一意，共敵曹操。權遣肅往荊州，琮已降操，肅備在當陽（湖北當陽縣）會見，商議孫劉合作的大計。肅同諸葛亮來見孫權，約定協力擊操。此時張昭力主投降，孫權狐疑，失了主意，魯肅請權召還周瑜共商和戰，周瑜先受命去番陽（江西鄱陽縣），回來對權說，操軍號

號八十萬，其實不過二十餘萬，請給我精兵五萬，包爲將軍破賊。

周瑜將精兵三萬，進到赤壁（湖北嘉魚縣）用火攻大破曹操軍。周瑜、劉備水陸並進，操引殘軍逃走。赤壁大勝，是決定三國局勢的主要戰爭。周瑜不久病死，魯肅代瑜執政，勸孫權借荊州給劉備。曹操正在寫字，聽得這個消息，手中筆不覺掉在地上。魯肅認清誰是共同敵人，所以誠心幫助劉備，不像周瑜狹隘妒忌，止顧自己的利益，忽視曹操的強大，不惜用卑污方法——想用美女玩好，腐化劉備——阻止劉備的發展，實際是替曹操造滅吳的機會。魯肅識見，比周瑜遠大得多。魯肅死，後孫權奪還荊州，與劉備失和，怕曹操襲擊，上表請降，甚至無恥地勸操做皇帝。曹丕篡漢，封權做吳王，權俯首稱臣，不敢不受。這完全證明破壞蜀吳合作，勢必投降敵人。

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曹丕篡漢，建立魏朝。接着劉備在蜀稱帝。孫權也想做皇帝，又不敢得罪曹丕。丕派人命權立誓效忠，並送長子到魏作保證。權上表哀求饒恕，曹丕不答應，出兵來征討。權危急，止好向劉備講和，與魏連戰兩三年，魏兵才退去。

孫權做吳王七年，改稱吳皇帝（二二九），建都建業（南京）。蜀漢承認他的位號。約定互相援助，同討魏賊，成功後平分中國。這當然止是一種外交上的辭令，實際孫權對魏防禦，對蜀無時不想乘機進攻。可是他內部弱點很多，忙着維持自己的地位，不能完成他的野心。孫權的政治，主要的是：

造謠言——要證明自己命該做王做帝。經常造「黃龍出現，鳳凰出現，麒麟出現，赤烏出現，白虎出現，嘉禾生，甘露降」等等謠言。甚至敬禮妖人王表，請求降福。

掠人口——連年動兵殺人，需要補充人口。民間傳說大海中有夷洲、亶洲，洲上居民是秦始皇時徐

擄帶去的童男女的後裔。權派兵萬人，求夷洲，亶洲，據說得夷人數千回來。又常浮海到遼東擄掠男女。

殺賢能——權性猜忌多疑，對臣下嚴刑殺戮。邊境守將，必須留妻子家口在都城，叫做保質。喜用貪污卑鄙人，才名較大的如沈友、張溫等，認爲自己不能用，借罪名殺害。當然，他的子孫學他，殺人更兇暴。

伐山越——山越是蠻族，伏居丹陽一帶深山中，不納租稅。孫權想征服他們當兵納糧，進行長期的侵略。權曾對張溫說，如果山越平定，就要大舉攻蜀。可是山越的英勇反抗，迫使孫權無力發揮他的野心。

孫權死後（二五二），幼子孫亮繼位。亮被廢黜（二五八），權第六子孫休繼位。休死（二六三），權曾孫孫皓繼位。皓粗暴淫兇，專用陰險小人，尋人罪過，大臣及宗族，幾乎被他殺盡。魏攻蜀，皓止是虛聲援救，却在國內用剝面皮鑿眼睛等酷刑殺人。窮兇極惡，全國怨恨。晉武帝司馬炎利用蜀漢水軍，遣大將杜預、王渾、王濬並進攻吳，吳兵不戰潰散。孫皓自己綑綁，頭上塗泥，抬着棺材，投降司馬炎。吳亡（二八〇）。

這是破壞蜀吳合作，信任小人，殺害賢良，虐待民衆的應有結局，也是對內兇暴，一定對外屈服的確切證明。

第三節 蜀漢始末

劉備，涿縣（河北涿縣）人。遠祖是漢宗室，封侯爵。備幼孤貧，隨母販履織席為業。年十五，與公孫瓚師事名儒盧植，略通經學。性沉默不多說話，喜怒不表現在面上，別人有長處，不存妬忌心。大商人張世平、蘇雙等見備性格非凡，贈送很多財物，助備聚衆。

黃巾起義，各州郡強族大姓，地主土豪，紛紛舉兵鎮壓黃巾，自號義兵。劉備也舉兵響應，勢力逐漸擴大。先從公孫瓚攻袁紹，後歸陶謙禦曹操，謙死，備得徐州，與袁術戰，呂布襲破下邳（江蘇邳縣），虜備妻子。備軍乏糧，吏兵自相殺食，窮餓不能生存，向布求和。布見備軍勢又振，率兵來攻，備敗歸曹操。受劉協密旨謀殺操，發覺後逃奔袁紹，後又去紹歸荊州劉表。曹操曾無意中對備說，天下英雄，止有你我兩人，袁紹等輩算不得什麼。因此操認定劉備是大敵，親自追逐，不讓他立足停留。呂布、袁紹、劉表也都心懷疑忌，防止他發展，劉備到處做客，得不到土地，在當時軍閥中，聲名最大，勢力最弱。

陽都（山東沂水縣）人諸葛亮，年二十六，避亂隱居隆中（湖北襄陽縣西），劉備三次往見，懇求出山相助。亮說，曹操孫權，都已造成實力，應該結好孫權，同抗曹操。劉表劉璋，庸弱無能，如果取得荊益兩州，內修政治，外和東吳，坐看時局變化，一軍從荊州北攻宛洛，一軍從漢中進取關中，漢室危亡，還可挽救。劉備大喜，請亮做軍師。

曹操攻破荊州，備與孫權合力大戰赤壁下，操敗退。周瑜佔領南郡（湖北江陵縣），分南岸地給備。備駐軍油口（湖北公安縣），攻取武陵（湖南漵浦縣）、長沙（湖南長沙縣）、桂陽（湖南郴縣）、零陵（湖南零陵縣）四郡。孫權看了害怕，周瑜勸權軟禁劉備，分散關羽、張飛，消滅他的勢力。孫權又

怕曹操再來，沒有對手，不敢採用瑜計。周瑜死，魯肅勸權借備江北四郡，備因此得荊州全部。備留關羽鎮守襄陽，自率步兵數萬人益州。建安十九年，劉璋降備。益州人物殷富，地勢險要，劉備奔走二十餘年，才得到這個地盤。

孫權見備已得益州，派人索還荊州。劉備答應取得涼州（甘肅）後，歸還荊州，孫權忿怒，使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來公安，曹操乘機攻入漢中，備與權講和，平分荊州，還軍擊操，連戰兩三年，操軍敗退，備自稱漢中王。同時關羽在荊州，聲勢大振。

關羽圍攻樊城，魏守將曹仁被困危急，曹操遣于禁督七軍救仁，羽斬魏將龐德。禁大敗降羽。河南反曹民軍，受羽委任官號，紛紛起事。羽威震華夏，中原搖動。曹操議放棄許都（魏都許，河南許昌縣），遷徙河北，司馬懿獻計道，關羽得志，孫權一定不願意，可派人說權攻羽後路，允許割江南封權，樊城自然解圍。曹操從懿計，孫權果使呂蒙襲破江陵，虜羽士衆妻子，羽軍潰散，羽走，被吳將潘璋殺死。權送羽頭給曹操，表示服從命令，據『蜀記』說，關羽將出兵攻曹仁，夢中被猪咬壞了脚。這當然是『蜀記』假託的寓言，意思是說孫權貪而又蠢，行爲同猪一樣。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劉備在蜀稱帝（先主），建都成都。備恨孫權殺羽，率大軍伐吳。吳蜀相拒七八月，吳將陸遜用火攻，大敗備軍，備逃回白帝城（四川奉節縣）。孫權被魏討伐，又聞劉備住白帝，不回成都，怕兩面受敵，遣使見備請和。備許諾，兩國又通使往來。孫權貪私，關羽驕傲，劉備躁急，都忘了大敵當前，應該和解合作的大義，兩國戰爭，止是便利了曹魏。

劉備在白帝城病死。子劉禪（後主）繼位，年十七歲。丞相諸葛亮全權輔政。亮料孫權將有陰謀，

遣鄧芝去通和好。權果狐疑不見芝。芝上書說，我來也爲了吳，不單爲蜀，請賜見商議。芝告權道：吳蜀相助，好比脣齒，進可以幷兼天下，退可以鼎足三分，你如果還認降魏爲得計，魏定要你入朝，要你送兒子作担保。你不聽從，魏下令討叛，蜀也順流而下，那時候江南危險了。權想了好久，說：你的話很是。從此蜀吳連和，彼此不相侵犯。諸葛亮得專力對魏。

魏聞劉備死，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等一羣棄漢降魏，棄魏準備降晉的無恥名士，各寫信給亮，大談天命人事，勸蜀投降稱臣。亮一概不理，發表一篇文章叫做正議，作爲答覆，大意說，你們說的全是廢話，大人君子不會像你們這樣無聊的。兵法說：「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何況蜀有數十萬大兵，正名伐罪，勝利可必呢！

亮整頓內政，獎勵農耕，息民練兵，準備大舉。南方諸郡（雲南）叛亂，亮率衆征伐，所向克捷。大豪孟獲，向來爲夷漢人所推尊，亮採用馬謖（音縮）「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的建議，與孟獲戰，七縱七擒。獲最後心服道，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夷人納稅安居，蜀漢內部平定。

亮息民五年，魏率諸軍北駐漢中。劉禪六年春，亮攻祁山（甘肅西和縣西北），陣勢整齊，號令嚴明。南安（甘肅隴西縣）、天水（甘肅天水縣）、安定（甘肅定西縣）三郡叛魏響應。魏國朝野恐懼，曹叡（魏明帝）自率大軍來抵禦，先鋒馬謖違亮節度，被魏戰敗，亮退還漢中，上表請貶官三等。七年，拔魏武都（甘肅成縣）、陰平（甘肅文縣）二郡。亮連年征伐，都因糧盡退軍，決心在渭河旁分兵屯田，準備久居。不幸發病卒。年五十四。

亮原來計劃，是佔有荊益，和吳攻魏。荊州被孫權奪去，蜀勢孤弱，每次出兵，魏用全力抵禦，魏兵常多四五倍，所以亮雖然智謀無敵，卻不能有什麼成就。

史稱亮有巧思，造木牛流馬，轉運軍糧，這也許是誇大的傳說，未必實有。他確製造一種連弩，十矢俱發，號稱奇巧。蒲元給他造刀三千口，用竹筒裝鐵珠，舉刀斫筒，如斷芻草。煉鋼術進步，大概由於他的獎勵。

亮曾上表劉禪說：「臣家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一家可以溫飽。臣隨身衣食，公家發給，決不增長私產尺寸」。亮事劉禪忠敬，出於至誠，禪做太子時，亮親抄韓非子等書送給他。希望他做個能幹的皇帝，絕對沒有自恃才能，把持政權的意思。世俗流傳亮說「阿斗」（小說說劉禪小名阿斗）無能，自己攬權到死，這是對諸葛亮的一種侮辱。

亮死後二十九年，魏司馬昭遣鄧艾鍾會攻蜀，劉禪聽名儒譙周勸告，降司馬昭，蜀亡（二六三）。

第四節 曹魏始末

曹操，譙縣（安徽亳縣）人。祖父曹騰，漢劉志時做大閹官。父曹嵩（騰的義子），家產極富，官至太尉。董卓擅權，操在陳留（河南陳留縣）散家財招募徒衆。陳留紳士衛茲出資助操，得兵五千人，準備起事。

起初董卓封操做驍騎校尉，操辭官改姓名逃歸鄉里。路過成臯（河南汜水縣），訪友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五個兒子出來殷勤招待。操懷疑他們，夜裏把呂家八口一起殺死。臨走「寧可我害人，不要

等人害我」。這就是曹操一生行動的指南。

各州郡長官聯盟討董卓，合兵十餘萬，推袁紹做盟主。他們討卓止是一種召號，真意在爭奪權利，割據稱雄，軍閥混戰從此開始。曹操參加聯盟，因不滿袁紹等行爲，率部屬獨立發展。靑州黃巾入兗州，操與兗州刺史劉岱合力擊破黃巾，得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選拔精銳，擴大軍隊，這是曹操獨霸中原的初步勝利。

劉協顚沛流離，困在洛陽，軍閥們誰也不重視他。曹操親到京都，保衛天子，藉口洛陽殘破，遷都許。建立宗廟社稷，恢復漢朝制度，改元建安。操得大將軍丞相等名號，地位高出一切軍閥，行動都算名正言順，「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極大的優勢。

東漢豪強長期兼幷的結果，名宗大族，佈滿全國，他們築塢壘，聚宗族，招集徒黨，叫做賓客，役屬佃戶，叫做部曲。這種地主武裝，鎭壓農民起義，擁護軍閥政權，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備孫權，都得到他們的助力，曹操所得更多。如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一萬三千餘人，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任峻收宗族賓客家兵數百人，呂虔將家兵守湖陸（山東魚臺縣），李通率親戚部曲攻破周直部衆二千餘家，張亦部衆五千餘家。這些北方地主武裝，大都歸附曹操，構成曹操政權堅固的基礎。

各軍閥最感困難的是民散田荒，軍隊乏食。曹操遷漢帝到許，當年就創立屯田制度。興修許地河渠，開闢稻田，募農民耕種，一歲得穀百萬斛。按照戶口數目，比較墾田多少，作爲賞罰地方官吏的標準。各州郡復設田官，到處積穀，大軍出征，不必運糧。當時鐵的生產，大遭破壞，改鐵製刑具爲木製，足見鐵非常缺乏。舊法冶鐵用馬排（風箱），一百匹馬力，製成一石（一百二十斤）熟鐵，用人

排，費力更多。韓暨做治官，利用河流造水排，省費三倍，六七年間，器用充實。張既做雍州刺史，教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豪作水碓。梁習到上黨取木材，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僱農）六百夫，耕種路旁，供人牛費用。曹操對農耕特別重視，所以食足兵強，所向克捷。某次行軍，經過麥田。下令：損壞田麥處死刑。他自己的馬躍入麥中，教部屬議罪。算是主帥不可自殺，割髮置地上當作斬首。這自然是他的騙人權術，但也說明他對農耕的注意。

盤據河南的軍閥呂布、張繡、袁術等先後被操攻滅。袁紹佔河北四州，擁兵十餘萬，武力比操強大。操渡河擊紹，大戰五年，殺紹主力軍八萬人。某次戰爭，甚至來不及割紹軍戰死人首級，改割人鼻和牛馬唇舌，作爲戰功的憑證。操奪得河北土地，禁止厚葬，嚴禁豪彊兼併，令人民納田租每畝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不許額外多取。以前袁紹部屬任意奪田，強迫農民代出租賦，賣子破產，不夠賠累，曹操這一法令，多少給農民解除些痛苦，因此河北成了曹操的根據地。

建安十三年，操在荊州大治水軍，想順流下取孫權，屯軍赤壁，心驕氣揚，以爲一舉可以平定江東，統一中國。不料劉備、孫權，合力猛攻，操軍大敗，退出荊州。此後屢次伐吳，不能取勝。劉備奪得益州，建立蜀漢，操攻入漢中，又被備驅退。曹操兩次戰敗，形勢上不得不三分天下了。

曹操知道三國相持是長期的，軍事以外，應該作篡漢的準備。他先教劉協封自己做魏公，位在諸侯王上。又教劉協封自己做魏王，用皇帝儀仗。本來土地人民，都歸曹操所有，漢帝止存空名號，現在名號也相差極微，隨時可以代做皇帝。無恥的孫權，上書勸操稱帝，操對羣臣說：這小兒想騙我蹲在爐火上麼？羣臣都說孫權的話很對。操說：我如果該受天命，我要學周文王，讓我的兒子做皇帝。建安二十

五年操死。太子曹丕當年就教劉協讓位給自己，建立魏朝。

曹操有二十五個兒子，他活着的時候，兒子們搶太子名位，爭鬥很激烈。長子曹丕能裝孝順的樣子，終於獲得繼承權。曹操剛死，曹丕就把操寵愛的妾侍都取過來。氣得他的生母卞太后，大罵「狗鼠不吃的東西，該死！該死！」丕做皇帝後，對爭位的同母兄弟曹植、曹彰，怨仇極深。他和曹彰在卞太后屋裏下圍棋，同吃棗子，有些棗子蒂中藏着毒藥，他揀好的吃，曹彰不知道，中毒暴死。他又想害曹植，卞太后竭力救護，幸得免死。

曹丕封兄弟們都做國王，防範却非常嚴密。曹植封東阿王，給兵一百五十人，全是六十至七十歲的老夫，其中臥床不起、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瘸病、聾子、瞎子二十三人。諸王游獵不得過三十里，不得互通聘問，不得到京都。各國派有監視官，專尋諸王過失，輕罪受罰，重罪賜死。

曹操暴虐，但生活還不甚奢侈。曹丕暴虐而又奢侈，自然，人民痛苦更增重了。丕剛登帝位，就向降臣孫權要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雀頭香。農民租稅，不能滿足他的貪慾，他教各州郡農官，撥出一部份吏民經營商業，求加倍的利息，剩下田地，強迫農民代耕，納加倍的租稅。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罪人子孫永遠面上刻黑字做奴婢，本是古代傳下的暴法，曹丕更進一步，不僅剝削奴婢的子孫，並剝削將死的老奴婢，他制定法律將七十歲或殘廢老病不中用的官奴婢發到市上售賣，誰買與鬼爲鄰的奴婢呢？還不是硬派給沒勢力的人民！

經軍閥們長期混戰，全國生產力遭受大破壞，中原地區尤甚。劉備鑄值百大錢，孫權鑄值五百及值千大錢，曹丕索性廢五銖錢，令百姓用穀帛作交換媒介，曹叡時生產力逐漸恢復，五銖錢又行用起來。

曹丕的兒子曹叡，暴虐奢侈比丕更甚。他大量養鹿，奪取廣大農田算是牧場，人民殺鹿處死刑，沒收財產入官。叡時有著名巧人馬鈞，利用水力發動機，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舂米、磨穀、鬥雞，變巧百端。又改良發石車，大石數十懸輪上，用機鼓輪，飛石接連擊敵城。曾用磚試驗，能飛數百步。他主要的功績是改良翻車，兒童轉車機，水連續上升；功效比普通水車高百倍。又改良織綾機，舊綾機五十綜要五十躡，六十綜要六十躡，鈞改為十二躡，節省時間，出品更精。耕織機械的進步，促使中原地區富力增加，奠定西晉滅蜀吳兩國的經濟基礎。

曹叡在位十三年，死後政權落在司馬懿手裏。過了二十七年，司馬炎教魏帝曹奐讓位，建立晉朝。魏亡（二六四）。

簡短的結論

東漢官吏貪污，豪強兼并，政治黑暗，刑罰殘暴，人民受極端嚴重的壓迫，無法繼續生活。黃巾黑山起義，當時歷史記載止說他們殺官吏，燒城邑（富豪大商賈居城邑），並沒有殺害平民，破壞生產。足見農民起義，純屬自衛性質。

統治階級的軍閥們，卻借皇室統治權動搖的機會，擁兵爭奪權利，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戶口驟損十分之九，良田全成荒地，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區，千里不見烟火，軍閥的內戰罪行，真使人傷心慘目。他們屠殺人民，還說自己替人民除暴亂。

長期混戰中，曹操獲得黃河流域的統一。他在赤壁漢中兩次敗北，再不敢輕率大舉進攻（他認長江

是天塹，漢中是天牢地獄）吳蜀，軍事上形成三個武裝集團。吳蜀兩國出產鹽鐵，糧食足用，在經濟上也形成三個獨立集團。吳蜀人口比魏少，因吸收大量中原流亡人，文化技術也各能自立。這樣，就出現三國互爭的時代。

吳蜀合作，協力抗魏，是吳蜀必須採用的策略。孫權貪私，破壞聯盟，弄得本身狼狽不堪，諸葛亮『恢復漢室』的計劃也被他毀滅。

中原經五六十年相當的安定，實力又超過吳蜀兩國，在司馬氏統治下，中國又得到統一

第四章 外族侵入時代——兩晉

——西晉公元二六五年至三一六年
東晉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一九年——

第一節 三國統一後的經濟狀況

曹叡死，子曹芳（年八歲）繼位，司馬懿與魏宗室曹爽同輔幼主。懿爽爭權，懿殺爽，政權全歸懿手。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都很能幹，懿妻張春華，年老色衰，懿生病，春華來問候，懿罵道，老物討厭，出來幹什麼？春華慚愧絕食，要自殺。子師昭也絕食。懿大驚，趕快向春華謝罪。對人說，老物死了不足惜，怕好兒子吃虧。懿刻薄殘忍，卽此可見。懿死，師昭相繼擅權，準備篡奪。他們父子殺人比曹操更慘酷，手段比曹操更卑鄙，連他們自己的子孫司馬紹（東晉明帝）聽講開國歷史，也羞得臉覆床上，說，這樣講來，晉朝命運，那能久長！昭死，子司馬炎當年篡位（二六四）。曹操父子對漢的故事，司馬氏照樣重演一次，這就成立了晉朝。

蜀漢亡時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帛數十萬匹。吳亡時有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兵二十三萬，吏三萬二千，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婦女五千餘人。魏亡時，與蜀通計民戶共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

女口五百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除去蜀戶口，魏原有戶六十餘萬，口四百餘萬）。這就是三國人民物力的對比，也就是蜀吳被司馬氏吞併的主要原因。

司馬炎做了二十六年皇帝，他對土地賦稅奴僕佃戶規定如下的制度：

王侯限田——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住宅一所，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在本國佔田並無限止）。

官員佔田——官品第一至第九，各按貴賤佔田。一品佔田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每品遞減五頃，至九品有田十頃。一品別賜菜田十頃，二品八頃，三品六頃。

戶調——丁男一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立戶，納半數。有些邊郡止納三分之二，更遠納三分之一。夷人每戶納布一匹，遠地或納一丈。男子（戶主）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主婦）三十畝。非戶主的丁男（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歲爲正丁）課（課稅）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比丁男減一半，女不課。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課。

邊遠夷人——不課田。每戶繳納義米三斛，較遠戶五斗，極遠戶繳納算錢每人二十八文。

蔭親屬——按官品高卑，得蔭親屬，多至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少至三族。宗室國賓（魏帝）聖賢後代，士人（名門世家）子孫也得按高卑蔭親屬。被蔭人得免課役。

蔭客——又得蔭衣食客（與奴類似的僕役）及佃客（農奴）。六品以上得蔭衣食客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一品二品蔭佃客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魏朝給公卿以下租牛和客戶，各有定數，晉繼承魏的制度。佃客本是

官奴（罪人），分給品官以後，成爲農奴的身份。東晉末年曾發「免奴爲客」人當兵，這種從官奴轉化的客戶，名額有定，政府必要時也得借用。別一部份是窮人避逃重役，投奔勢家作佃客。近邊郡縣，招募或強迫胡人當佃客，勢家豪族擁胡客數百或數千。朝廷雖立限制，未必實行。

這種制度，完全爲便利貴族官僚世家大族而設，名義上規定佔田最高額，實際成爲佔田最低額。他們得蔭宗族，又得蔭佃客，勢力既大，負担極輕，豈有不事兼并的道理。強弩將軍龐宗有田二百頃以上，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陵各佔官稻田，王戎廣收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石崇水碓三十餘處，蒼頭（奴）八百餘人，其他財物田宅數量相當，足見擴大田產，並無限止。當時地廣人稀，分給民戶土地，本是可行，但按之事實，却不盡然。貴族官僚各有大量佃客，如果人民平均分配土地，佃客從何而來。司馬衷時，張方搜括京城官私奴婢，止有萬餘人，足見奴隸數量並不很多，貴族主要是靠佃客作剝削對象。魏晉慣例，用官牛耕官田，官得六分民得四分，用私牛耕官田，官民對分。如果人民分得土地，又何必耕種官田。兩漢三十稅一，叫做田賦，人出一算，叫做口賦，晉制似乎并田賦口賦爲一，所謂七十畝五十畝，止有計算賦稅的標準，並非一定實有此數（這種定田收租制度，到東晉末才廢除）。東晉司馬衍（成帝）時田稅每畝米三升，如果西晉也按三升取稅，不論有田無田，每一戶主納米二斛一斗，丁男一斛五斗，這與不論是否養蠶，每戶納絹三匹，同一事例。司馬炎曾借牛三萬五千頭給兗豫兩州人民，收穀以後，每頭償穀二百斛，得七百萬斛。借官牛一頭，能償穀二百斛，那末，每戶每年納米五六斛（每戶約四五人）負担不算很重了。晉書食貨志說當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民安居樂業。也許是事實。

漢末董卓鑄小錢，錢輕物貴，穀一斛値數十萬。曹操廢小錢，用漢五銖，又不鼓鑄新錢，因而錢少

價高，穀價跌落不止。曹丕廢五銖，改用穀帛作交易媒介，商賈用水浸穀並造薄絹牟利，農民大困。曹叡鑄五銖錢，西晉沿襲不改。漢末大亂以後，經濟破敗，銅產量極少，錢價昂貴，晉初公卿大臣致仕，皇帝賜養老錢不過百萬，死後賜喪葬錢不過三十萬，比漢朝賜錢動輒幾百萬或一二千萬，富力相差很遠。

晉代貴族專政，自矜門第清貴，對商賈非常賤視。法令禁止遊食商販，又規定商賈著白頭巾，寫姓名及出賣物品貼額上，一脚白鞋，一脚黑鞋。這種裝束，含有侮辱的意義。石崇做荊州刺史，殺奪商客貨物致巨富，政府不以爲非，反升官做大司農。商賈地位低微，財產生命，沒有法律的保障。可是皇宮的西園，却經營商業，出售葵菜、藍子、鷄、麵等物，足見賤商的本旨，還是在剝削自利。

晉滅吳，吳國百姓及百工免役二十年。特別指出百工，想見工人地位，比商賈高些。嵇康是名士領袖，性喜鍛鐵，夏月，居柳樹下鍛鐵，名士向秀做助手。大概上大夫心目中，還不把工人當作最下流人看待。

司馬炎對人口增殖，頗爲重視。女子年十七，父母不給出嫁，由官吏代擇配偶。一家有五個女兒（獎勵養女兒，因爲民間保存戰國以來生女不育的惡俗），得免役。又發遣鄴城官奴婢屯田，代田兵（兵士種田）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讓奴婢配成夫婦。當時戶口的確很快發展起來，太康元年，戶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有一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其中包括復業的流亡戶口）。三國以來，這是最高的記錄。

社會相當安定，經濟逐漸恢復，同時統治階級的剝削和浪費也隨着加緊。何曾每天菜錢一萬文，還

說不能下嚥。曾子何劭，每天食二萬錢，奢侈更甚。王濟王愷羊琇比劭尤甚，濟用人乳餵小豬，說是蒸食味特美。愷琇等聲色服用，與濟類似。石崇又高出一切，沒有人能與崇比豪富。無限浪費，促使社會走上大崩潰的道路。

第二節　腐朽的統治階級

司馬炎死，子衷（惠帝）繼位。衷在華林園聽得蝦蟆叫聲，問侍從『那叫的爲官呢，還爲私？』聽說人民餓死，他說，『爲什麼不吃肉粥』。皇后賈南風，荒淫污濁，專權悍虐，衷成南風的傀儡。整個統治階級貪暴放蕩，無惡不作，看他們罪行重疊，想見人民的痛苦非常。

奢侈——石崇的生活，爲一般貴族所模倣。王愷曾和崇鬥富，愷用麥糖洗鍋，崇用白蠟當柴；愷製紫絲布屏障四十里，崇製錦綢屏障五十里；愷屋塗赤石脂，崇屋塗香椒泥；愷得珊瑚樹高三尺，自謂無比，崇執鐵如意一擊粉碎，拿出自己的珊瑚樹六七株，都高三四尺。崇廁所陳設華麗，美婢十餘人，預備錦香囊，沉香汁，新衣服，客人出廁，照例換一套新衣服。崇宴客常令美女勸酒，客飲酒不多，崇常喝殺美女。有些惡客故意不飲，看他接連殺人，表示豪氣。

貪污——魯褒做一篇錢神論，譏刺士大夫，大意說『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邊圓像天，孔方像地），親之如兄，字（名）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推開）金門（宮門），入紫闥（皇宮），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所以）忿爭非錢不勝，幽滯（卑賤）非錢不拔（升遷），怨仇非錢不解，令聞（名譽）非錢不發。洛中（京城）朱衣（王公）當塗（大臣）之士，愛我家

兒，皆無已已（貪多不止），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統治階級愛好金錢，眞是古今無異。

放蕩——行爲愈放蕩，聲名也愈高。貴族子弟羣聚狂飲，散髮裸體，對弄婢妾。名士胡毋彥國關房門飲酒，被兒子謙之窺見，大聲叫道，「彥國老兒，不該獨樂」。彥國歡笑，呼入共飲。士大夫甚至提倡男色，互相倣效，夫妻離異，不以爲恥。統治階級的思想行動，任意發展，一定變到「衣冠禽獸」的地步。

清談——清談從魏代何晏王弼開始，他們研求易經老莊的哲學，主張虛無不做實事。何晏性淫，喜著婦女衣服，隨身帶着粉，走路賞鑒自己的影子。王弼的官職，被好友王黎奪去，弼痛恨黎。他們口頭上講虛無，實際非常貪鄙。何王以後，有所謂竹林七賢，全是些狂醉說空話的人（止有阮籍嵇康兩人，品格較別人高潔）。晉代王戎王衍是清談首領，清談比魏更盛行，統治階級腐敗到極點，所以必需講玄妙空虛的話，來掩蔽本身的醜穢。

爭奪——司馬炎大封親屬做王，本想他們保衞皇室，結果却造成大亂，促使晉朝很快崩潰。司馬衷用汝南王亮做太宰，楚王瑋做衞將軍。皇后教瑋殺亮，又借瑋擅殺的罪名殺瑋。趙王倫殺賈后，篡帝位。齊王冏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舉兵響應，倫戰敗被殺。冏擅權，顒穎乂攻殺冏，乂擅權，顒穎攻乂大戰，洛陽人民死萬餘人。東海王越捕殺乂。穎做丞相兼皇太弟，駐鄴，顒做太宰，駐長安。越奉司馬衷攻穎，戰敗，衷被穎俘獲。安北將軍王浚大敗穎軍，衷轉落在顒手。顒擅權，改封豫章王熾做皇太弟。越起兵奪衷，顒敗走。越部下鮮卑軍大掠長安，殺三萬餘人。越得衷回洛陽。顒穎相繼

被殺。越毒殺衷。熾繼位（懷帝），越橫暴專權，被荀晞逼迫病死。

這就是所謂「八王之亂」，前後二十年，人民死喪二三十萬以上，晉朝統治機構也因此大破壞，內戰引起不可收拾的外患。

八王以外還有許多王，大體都是野心家，其中最安本分，被朝廷稱爲「清虛靜退，簡（少）於情慾」的是平原王幹。他放錢米布帛在空地上，讓它腐爛。愛妾死，棺材不釘蓋，隔幾天揭蓋探看，有時跳進棺去行淫穢。屍體腐壞才埋葬。所謂「簡於情慾」的行爲是這樣。

統治階級罪惡無限，遭大禍的却是人民大衆。

第三節　人民流亡與外族侵入

統治階級無限奢侈浪費，都是人民的脂膏血汗。司馬炎時代，田畝課稅，不斷增加，對田兵尤甚。田兵原來是兵士屯田，現在變成一種剝削的制度。人民當兵，兵種田。用官牛，官得八分，兵得二分，用私牛或無牛，官得七分，兵得三分。一畝收穀數斛，田兵所得，有時連償還種籽都不夠，人民名義上服兵役，實際是替統治階級當耕奴。再加水利不修，賦斂繁苛，天災兵禍連年不斷，人民無法生活，止得離棄鄉土，逃避遠方。史傳關於流亡的記載，如：

關西大飢，飢民數萬家，十餘萬口，流徙漢中，轉入梁益二州。

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郡流民散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一帶數萬家，被本地豪強虐待，流民燒城邑，殺官吏，響應匈奴劉淵部將王彌。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朝廷派兵強令歸還本鄉，流民因關中荒殘，不願回去，聚衆四五萬反抗。

巴蜀流民十餘萬戶散在荊湘二州。受豪強侵掠。蜀人李驤聚衆自衛。荊州刺史王澄殺流民八千餘人。湘州刺史荀眺謀盡殺流民，四五萬家被迫反抗，推杜弢做首領。

并州人民扶老攜弱，流移四散，存留不滿二萬戶。

以上止是極簡略舉些例證，已經看出人民飢寒交迫，窮困無聊，盲目散走，希望覓食，又遭官吏土豪虐待殘殺，再加上八王混戰外族侵暴，兩重災禍，多少窮苦民衆，在餓死殺死中消滅了！

外族大侵入，也是統治階級造成的罪惡。東漢時代，邊境內外，住着許多降附的外族，中國有戰事，往往徵發他們當兵。例如劉宏時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胡擊破鮮卑軍，張溫發幽州烏桓騎兵三千人擊涼州，詔發匈奴兵討叛將張純，南單于遣子扶羅率兵入塞，因而留在中國寇掠州郡，劉宏死後，軍閥內戰，各誘集外族自助。例如烏桓破幽州，擄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立烏桓酋長做單于，嫁女連和，借兵擊破公孫瓚，曹操大破烏桓，烏桓校尉閻柔率部落萬餘，遷居中國，助操戰爭，號稱天下名騎。劉備初起兵，有烏桓雜胡騎數千人。黑山統帥張燕，聯合屠各、雁門、烏桓等部，攻掠河北州郡。魏時安西將軍鄧艾謀滅蜀漢，招鮮卑數萬，散居民間。遼東公孫淵自立為燕王，誘鮮卑侵擾中國北部。軍閥貪一時便宜，借外力進行內戰。後來八王相攻，照樣利用，終於釀成大亂。

又因內戰劇烈，戶口大減，土地荒廢，統治階級需要補充人力，願意外族遷居內地。例如曹操徙武都氐五萬落（漢族稱戶，外族稱落）居扶風、天水界。曹丕時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甘肅甘谷縣），郭淮徙氐三千餘落實關中，又涼州休屠胡二千餘家內附，淮使居高平縣（甘肅固原縣）。

司馬炎時代，塞外匈奴前後歸附，一次二萬餘落，一次二萬九千人，一次十餘萬口，一次一萬一千五百口，凡十九種，各按部落，居住內地。大抵匈奴居山西及陝西北部，氐羌居陝西甘肅。晉建都洛陽，離匈奴僅隔騎兵三四天路程，當時有識見的朝臣，如郭欽江統傅玄諸人，早已懇切指明它的危險，可是一般士大夫，並不相信被降服的蠻夷敢反叛。

八王混戰，引起五胡亂華。五胡是：

匈奴——西漢末年，呼韓邪單于率五千餘落降漢，雜居中國北部。到漢魏間，人口繁殖，勢力漸大。曹操分散匈奴為五部，每部置帥，選漢人做司馬，監督他們。魏末，改帥稱都尉。左部都尉統萬餘落，居茲氏縣（山西汾陽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山西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山西隰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山西文水縣）。漢時匈奴與漢通婚姻，單于子孫冒姓劉氏。五部都尉由姓劉人充當。

羯——匈奴別部。居武鄉（山西榆社縣）。建立後趙國的石勒，就是羯人。勒祖和父都做部落小帥。勒年十四，跟邑人到洛陽行販。稍長，在漢人郭敬、寧驅兩家充當傭農。司馬衷末年，并州飢亂，羣胡亡散，并州刺史司馬騰派兵擄羣胡，兩人一枷，帶往山東出賣。勒被賣給茌平人師懽當耕奴。石勒的遭遇，也就是一般胡人的遭遇。羯種高鼻深目多鬚，與匈奴種不同。

鮮卑——東胡種族。東漢末，酋長檀石槐立庭（建都）高柳（山西陽高縣）北三百里，兵馬強盛，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鮮卑貴族有慕容氏、段氏、拓跋氏、宇文氏。宇文氏是匈奴別部，居遼東，語言與鮮卑略異。鮮卑宇文拓跋兩族剪髮，留頂上一部，打成髮辮，南朝人叫宇

文族爲索頭宇文，叫拓跋族爲索虜（鮮奴）。慕容族髮學中國式，膚色與拓跋族不同。東晉司馬紹（明帝）母荀氏，鮮卑人，紹鬚髮黃色，關中人呼慕容鮮卑爲白虜或白賊。大概鮮卑慕容族是白色人種。別有白部鮮卑，當由皮膚白色得名。

氐——西戎種族。有隃麋（陝西涇陽縣）氐、汧氐、興國氐、臨渭氐、略陽氐，各因所居地爲名號。魏時氐人內遷的很多。

羌——西戎種族。分佈甘肅青海一帶。兩漢時與漢戰爭不絕。羌人少種五穀，遊牧爲業。後漢書說羌有一百五十種，氏族無定，或用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互通婚姻。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寡嫂，沒有鰥寡，種類繁殖。祖先名爰劍，曾做秦國的奴隸，學得農業傳授族人，子孫因用爰劍做種號。爰劍後五世酋長名研，豪健有威名，子孫用研做種號。研後十三世有燒當，也豪健著名，子孫又用燒當做種號。

此外還有西南蠻族『賨』，也參加叛亂。賨有巴氏樊氏瞫（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巴氏爲君，四氏爲臣。世居巴西宕渠（四川渠縣）。漢末大亂，自宕渠遷漢中，曹操又遷徙賨人居略陽，與氐人雜居。西晉末，關西飢亂，流民自略陽避漢中，轉入巴蜀，推賨族豪酋李特爲主。

匈奴族劉淵建立漢國（前趙），沮渠蒙遜建立涼國（北涼），赫連勃勃建立夏國。羯族石勒建立趙國（後趙）。鮮卑族慕容廆建立燕國（前燕），慕容垂建立燕國（後燕），禿髮烏孤建立涼國（南涼），慕容德建立燕國（南燕），乞伏國仁建立秦國（西秦）。氐族苻洪建立秦國（前秦），呂光建立涼國（後涼）。羌族姚弋仲建立秦國（後秦）。賨族李特建立蜀國（前蜀）。以上外族所立凡十三國。又漢人

建立有張軌前涼，李暠西涼，馮跋北燕，計三國。總凡十六國。

第四節　十六國大混亂（上）

匈奴劉淵開始叛亂，建立漢國，攻滅西晉，羣寇紛起割據，互相屠殺，前後一百三十六年。華族人民遷徙死亡，戶口耗損大半，塞外野蠻種族，大量流入黃河流域，落後低級的生活，殘暴嗜殺的惡性，破壞華族二三千年來發育滋長的經濟和文化。十六國以及後來稱爲北朝的拓跋魏佔據黃河流域三百年，造成中國歷史可恥可痛的一部份。這個極大災禍，完全是西晉統治階級腐化內戰的結果。

十六國起滅不常，事變煩雜，按照它們起滅及割據地作線索，大體可分爲五類。（一）漢、前趙、後趙、魏；（二）前燕、後燕、南燕、北燕；（三）前秦、後秦、西秦、夏；（四）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五）蜀。

（一）漢、前趙、後趙、魏。

漢——劉淵祖名於扶羅，父名豹。司馬炎時代，淵做匈奴北部都尉。八王亂起，匈奴酋長密謀反叛，共推淵做大單于。司馬衷元興元年（三〇四），淵自稱漢王，建都左國城（山西離石縣）。司馬熾永嘉二年（三〇八）。淵自稱皇帝，建都平陽（山西臨汾縣）。淵死，第四子劉聰殺太子劉和自立。聰遣將劉曜石勒等攻洛陽，殺晉兵三萬餘人。破洛陽後，縱兵大掠，又殺王公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司馬熾降聰。聰問熾，你家骨肉相殘，爲什麼這樣厲害？熾答，臣家替大漢掃淸道路，好讓聖朝興起，如果臣家骨肉和睦，聖朝怎能起來呢？熾忍辱求活，無恥到這樣！聰大宴羣臣，令熾著青衣（奴婢衣）給羣臣

斟酒，熾舊臣庾珉、王儁起立大哭，聰怒，殺熾及珉、儁等十餘人。晉人立司馬業做皇帝（愍帝），都長安。劉曜攻破長安外城，業又投降。曜送業見聰，業伏地叩頭。聰出獵，令業軍服負戟在前引路。大宴會，令業斟酒洗杯，在座晉舊臣表示悲愧，聰怒殺業。熾、業降敵求活，結果是受辱被殺。

前趙——聰取後母單氏爲妻，前後立皇后十餘人，淫暴慘殺，行爲不像人類。聰死，子劉粲繼位。聰留下皇后四五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國色，粲晝夜在宮內淫亂，政事全委靳準。準是屠各胡，女兒是聰皇后。準得權，攻殺劉粲，劉氏男女不論長幼，一起處斬。準自稱漢天王。淵族人劉曜起兵族滅靳氏，自稱皇帝。徙都長安，改國號爲趙。石勒部將石虎攻曜，曜戰敗，死士卒一萬六千人。曜大發國中兵，擊敗石虎，虎軍伏屍二百餘里。石勒擊曜，曜大敗被擒。勒破趙國，殺王公羣臣士卒屠各胡五萬餘人。前趙亡（三二九）。立國凡二十六年。

劉聰據平陽，破洛陽長安，滅西晉，算是漢國全盛時代。他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四十三內史。又置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這是漢國的基本民衆，約計人口不過三四百萬。司馬業在長安稱帝，城中民戶不滿一百，公私共有車四輛。用漢國人口推測別處人口，用長安景象推測別處景象，當時社會破敗程度，可以想見。石勒誘司隸部民二十萬戶奔冀州，劉曜徙氐羌二十餘萬口到長安，又想見當時人口遷徙變動的劇烈。

後趙——石勒，羯人。家居武鄉。八王亂起，勒招集王陽等八人做騎賊，後又得郭敖等十人，號稱十八騎。勒從大盜汲桑；聲稱爲成都王穎攻東海王越、東瀛公騰；桑、勒擊殺騰及晉兵萬餘人。越擊敗桑、勒，勒降劉淵。勒攻陷冀州郡縣堡壘（地主武裝）百餘，得兵十餘萬。選士族名門成一隊，號君子

譽。任用張賓做軍師，其餘輔佐全是中國士人。東海王越率衆二十餘萬討勒，越病死。衆推清談領袖王衍做主帥。勒大破衍軍，屍積成山，二十餘萬人無一得免。勒佔據幽冀二州，建都襄國（河北邢台縣），徙烏桓匈奴部落及降人各三萬餘戶充實都城。勒有郡三十四，民戶二十九萬，司馬睿（東晉元帝）太興二年（三一九）自稱趙王。後滅劉曜，統一黃河流域，司馬衍（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自稱皇帝，遷都臨漳（河南臨漳縣）。

石勒蹂躪中原，完全依靠中國士人替他謀劃，尤其是張賓，屢次出奇計，從危敗中救助石勒，認勒可以共成大事，真是華族無恥的敗類。勒建立趙國，封賓做大執法，總管朝政，訂定制度。稱胡人為國人，嚴刑禁說胡字，改革幾種舊俗，惟火葬俗不改。羣胡恃勢，刼奪財物，例如參軍樊坦被搶，僅存破爛衣冠，一般人民遭禍更不待言。

勒死，石虎殺勒子石弘自立為皇帝，遷都鄴（臨漳縣西南）。虎性殘虐，比勒更甚。攻得城邑，殺人不留餘種，前後屠殺不能計數，連石勒也嫌他太兇暴。虎晝夜荒淫，令太子石邃管國事。邃殘虐不比虎差，聽說百官家有美女，他就跑去姦淫。斬宮女頭，用血洗染，置盤上傳觀。或美女肉合牛羊肉同煮，賞給左右嘗新味。邃想殺虎，虎怒，殺邃妻子二十六人，同埋一棺中。虎立子石宣做太子，宣又謀殺虎，虎燒殺宣，虎怒極，對臣下說，我要用純灰三斛洗腹腸裏穢惡，生兒二十歲便想殺老子。石虎父子間殘殺如此，對待被征服的人民，當然比犬羊還不如。

石虎在位十五年，無限暴政壞事，他都做了。他置女官二十四等，太子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各九等。大發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按面貌分三類配宮等。宮吏諂媚石虎，務求佳麗，奪已

妻九千餘人。太子宫及公侯人私采美女一萬人。婦女被豪強脅迫自殺的，不計其數。石虎宮中有婦女十萬人；太子和公侯也不會很少。人民在野蠻種族統治下，即此一端，已經幾乎滅種。

石虎死，虎子爭位大亂，漢族冉閔殺虎子孫四十餘人。大開鄴城門，下令城中人去留聽便。胡羯紛紛出城，百里內中國人悉數自動進城。閔率兵殺諸雜胡二十餘萬人。各地民衆，紛起響應，高鼻深目人，全被殺死。後趙亡（三四九）。立國凡三十一年。

魏——冉閔，內黃（河南內黃縣）人。勇猛善戰，爲石虎部將。閔滅石氏，自稱大魏皇帝，石祇在襄國稱趙皇帝，號召蠻夷與閔對抗。閔遣使告東晉說，逆胡作亂，現在誅滅了；殘餘小醜，請派兵來共同討伐，掃清中原。東晉君臣別有用心，竟不答理。閔獨力攻石祇，祇聯合鮮卑慕容儁（前燕），羌姚弋仲（後秦）夾擊閔軍，閔大敗，又武官吏兵民死十餘萬人，華族力量大受損失。閔驅逐諸氐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路上互相殺掠，飢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閔破襄國，滅石祇。慕容儁來攻，閔率騎兵出擊，十戰連勝，率輕兵猛進，被鮮卑大軍圍困，儁殺閔。

閔子冉智，奉表降東晉，請發兵援助，晉坐視不救，魏被慕容儁攻滅（三五二）。立國凡三年。

石氏殘暴苛斂，人飢相食，閔散發倉庫，救濟窮困，復得民衆的愛護。做皇帝後，提拔人才，不限門第貴賤，政治漸次清明。中原人士，稱他有開國氣象。他請東晉出兵，同討叛逆，更是深明種族大義。當時羌酋姚弋仲臣服石氏，但不敢反晉，慕容儁名義上也算東晉的藩屬，晉魏合作，正名伐叛，勝利很有把握。可是東晉君臣，不肯立在種族觀點上協力禦侮，却想陳師邊境，坐觀成敗，乘機取利。結果冉閔力竭敗滅，中原被慕容儁吞并，自稱皇帝。東晉使臣見儁，儁說，「我受中國人民推舉，已經做

皇帝了，你們去告訴你們的天子吧！」。東晉想不費力佔便宜，失去驅逐野蠻種族的機會。不顧種族大義，不顧民衆痛苦，止為自己計算利益，這是腐朽統治階級的特性。

第五節　十六國大混亂（下）

（二）前燕、後燕、南燕、北燕。

前燕——鮮卑族慕容廆居大棘城（遼寧義縣西北），受晉官爵，名義上算是藩屬。廆死，子皝立。受東晉封，稱燕王，建都龍城（遼寧錦縣境）。慕容氏佔地偏遠，戰爭較少，幽冀青并四州流人，多來歸附，選拔僚屬，全是中國士族，所以政治比較好些。無產流民，得領耕牛一頭，種官田，依魏晉舊例六四或五五分穀。皝死，子儁立。儁時已有兵二十餘萬，殺冉閔後，據有中原，自稱燕皇帝，建都鄴。儁謀攻東晉，令州郡檢查戶口，每戶留一丁，其餘悉數當兵，想湊成一百五十萬大軍。這個計劃被臣下反對，沒有實現，當時戶口却約略可以推見。儁死，子暐立。東晉桓溫率兵五萬北伐，大敗燕兵，進駐枋頭（河南濬縣西南）。燕將慕容垂智勇善戰，屢敗晉軍，暐反向前秦苻堅求救，溫糧道斷敗退。垂功高遭忌，逃奔降堅。堅攻滅燕，前燕亡（三七〇）。立國凡八十五年。

後燕——慕容垂降苻堅，得堅寵任。堅伐晉大敗，垂歸河北稱燕皇帝（三八六）。建都中山（河北定縣）。垂死，子寶立，徙都龍城。數傳至慕容熙，大興土木，虐殺臣民。妻苻氏死，熙悲號躃踊（跳躍），如喪考妣（父母），抱着屍體大哭道，死了死了，不能活了。昏暈好久才甦醒。大殮後又開棺交接，令百官哭號，有淚算忠孝，無淚加重罪，熙披髮跣足送妻葬，被慕容雲殺死。雲立三年死。後燕亡

（四〇九）。立國凡二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滑臺（河南滑縣）稱帝（四〇〇）。德死，兄子超繼位。晉劉裕北伐，殺超。南燕亡（四一〇）。立國凡十一年。

北燕——馮跋 信都（河北冀縣）人。慕容雲殺熙自立，三年死，衆推馮跋為主，稱燕王（四〇九）。跋死，弟弘立。魏伐弘，弘奔高句驪死。北燕亡（四三六）。立國凡二十八年（跋都龍城，所以稱北燕）。

（三）前秦、後秦、西秦、夏。

前秦——苻洪，臨渭（甘肅秦安縣東南）氐人。洪有衆十萬，降附石虎。洪死，子苻健據關中稱帝（三五二），都長安。健死，子生立。生酗酒昏暴，獸性極重。身旁置弓箭刀鋸，隨手殺人。喜歡剝人面皮，仍令歌舞。或剝牛羊驢馬皮，三五十成羣，狂奔殿前。斷脛剖胎，拉脅鋸頸，各種慘刑，死人無數，宗族親戚，幾乎殺盡。族弟苻堅因衆怨殺生。

堅殺生自立，用王猛做謀主。猛率兵六萬，擊敗慕容暐兵四十餘萬，殺七餘萬人，暐降堅。堅檢閱前燕戶籍，凡郡一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當司馬炎全盛時代，僅有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二，縣一千二百三十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一千六百萬餘。慕容暐佔據數州土地，何來這許多郡縣民戶？這也許是慕容氏濫立郡縣名目，也許是苻堅僞造，誇示自己戰功的偉大。郡縣戶籍，大體依西晉舊數，人口數或比較近真；塞外蠻夷，大量遷入，連苻堅原有人口，可能得八九百萬。

堅在位二十七年（三八三），黃河流域大體統一，全國兵力九十七萬，他想幷吞東晉，下令發州郡公私馬，人十丁出一兵（當是十人出一兵），名門富家子弟，年二十以下，都給羽林郎官號，悉數從軍，共得步兵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羽林郎三萬餘騎。苻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七萬做先鋒。軍隊首尾長千里。融攻陷壽春（安徽壽縣）。晉將謝石、謝玄、謝琰（音炎）、桓伊率水陸軍八萬，相繼拒融。秦兵五萬屯洛澗（洛澗水在壽縣入淮）。謝石離洛澗二十五里不敢進。堅遣尚書朱序來誘降，序密告石等說，如果秦兵百萬到來，勢不可敵，應該速戰擊破先鋒，大軍自然潰散。石從序計，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澗，大破守軍。謝石等水陸繼進，秦軍守淝水，謝玄使人告苻融，請秦軍略向後移，讓晉軍渡淝水決戰。苻融想半渡襲擊，麾軍稍退。朱序在陣後大叫秦兵敗了，秦兵敗了。秦兵奔退不可止。謝玄、謝琰、桓伊渡淝猛攻，苻融馬倒被殺。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逃走，路上聞風聲鶴唳（鳴），以為追兵快到，晝夜不敢停息，伏屍蔽野塞川，十中死去七八。苻堅逃回洛陽，收集潰兵，止剩十幾萬人。

淝水大戰是十六國時代最大一次戰爭，也是決定南北朝對立局面的一次戰爭，謝石等功績固然不小，朱序不忘種族大義，身陷夷狄，心愛祖國，立功補過，垂名青史，也不愧為歷史上可敬的人物。

苻堅敗歸，被姚萇殺死，堅子丕據晉陽（山西太原縣）稱帝。丕死，族子登據隴東（甘肅平涼縣）稱帝。登死，子崇據湟中（青海西寧縣）稱帝，被乞伏乾歸攻滅，前秦亡（三九四）。立國凡四十四年。

後秦：——姚弋仲，羌燒當族人。弋仲子萇降苻堅。堅淝水敗後，萇殺堅，據長安稱帝（三八六）。

萇死，子興立，滅苻登，陷洛陽，滅西秦後涼，國勢頗盛。興死，子泓立，晉劉裕北伐，滅後秦（四一七），立國凡三十三年。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苻堅敗，國仁據隴西，自稱大單于。國仁死，弟乾歸立，自稱秦王，居苑川（甘肅靖遠縣西南）。乾歸死，子熾磐立，滅南涼。熾磐死，子暮末立，降魏。西秦亡（四三一）。立國凡四十七年。

夏——赫連勃勃，匈奴族人。晉滅後秦，勃勃攻走晉兵，入長安稱帝。勃勃死，子昌立。魏滅夏，昌弟定奔平涼，敗死。夏亡（四三一）。立國凡二十五年。

（四）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

前涼——晉涼州刺史張軌，乘晉亂據有涼州，居姑臧（甘肅武威縣）。孫張駿始稱涼王。數傳至張天錫，降苻堅。前涼亡（三七六）。立國凡七十六年。

後涼——呂光，略陽氐人。苻堅使光伐西域，降服三十餘國。堅敗，光據姑臧稱天王。光死，諸子互相篡殺，最後呂隆降姚興，後涼亡（四〇三）。立國凡十九年。

南涼——禿髮烏孤。河南鮮卑人。呂光時據金城（甘肅皋蘭縣西北）稱王。傳弟至傉檀，被乞伏熾磐襲殺，南涼亡（四一四），立國凡十八年。

北涼——沮渠蒙遜，匈奴族人。殺呂光叛將段業，奪姑臧，自稱河西王。子茂虔降魏（四三五）。立國凡三十九年。

西涼——李暠，狄道（甘肅臨洮縣）人。段業叛北涼，衆推暠爲敦煌太守，自稱涼公。子歆，被沮

渠蒙遜攻滅。西涼亡（四二一）。立國凡二十四年。

（五）蜀

蜀——西晉司馬衷時代，關西大飢亂，人民流徙入蜀，益州刺史羅尚虐殺流民，賨人李特被推攻尚，尚殺特。特弟李流代統特衆。蜀民保險結塢（堡壘），流軍飢困將散。涪陵大地主范長生率千餘家保青城山，給流軍糧，流勢復振。流死，特子李雄繼立，稱成都王。雄從范長生勸，稱皇帝，都成都。長生做丞相，封天地太師，免長生部曲賦役，租稅全歸長生私有。晉朝官吏貪暴，激起異族變亂，大地主圖私利，助異族作亂。無辜人民，遭受殃禍。雄數傳至李勢，淫殺尤甚。蜀地向來沒有獠族，忽從深山裏出來十餘萬落，殺掠爲害。足見蜀人口過度減損，任何落後種族，都敢乘虛侵入。晉桓溫伐蜀，勢敗降。蜀亡（三四七）。立國凡四十七年。

十六國混戰一百餘年，黃河流域成異族爭奪的中心，淮水流域成南北戰鬥的交點，華族戶口，無限耗損，各種大小異族，像潮水擁入中國。中原和邊境，看不見比較安靜的地區。統治階級造禍因，人民食惡果，人民不能阻止造禍因，自然止得食惡果。

簡短的結論

西晉統一以後，國家財富驟增，統治階級盡量享受，政治極端腐化。殘酷的剝削，超出人民生產限度，人民死喪流亡，社會動蕩解體，這是西晉崩潰的主要原因。

八王混戰，使崩潰加速發展。曹魏防止侯王篡奪，但篡奪者却是權臣；司馬氏大封同姓，但篡奪者

却是同姓。政權既屬私有，任何人都存擁稱的貪心，因而任何制度不能鞏固政權的私有。

外族遷徙入塞，受中國官吏的壓迫，受本族豪酋的壓迫，受種族間壓迫，痛苦比中國人民所受更大。石勒世代做小酋，家無尺寸土地，匈奴劉氏，也只空存名號。酋長如此，其他可知。生活鬥爭種族鬥爭一起爆發，勢必造成十六國大亂。

十六國長期混亂，中國社會受極大的破壞。野蠻落後種族的流入，使華族經濟文化不僅停滯而且向後驟退。

外族佔據中國，文化上，婚姻上逐漸趨向同化，十六國及後來的北朝，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東晉不願與冉閔合作，共同驅逐外族，却想乘機取巧，坐收漁人之利，結果魏敗燕興，東晉自保不暇，更沒有恢復中原的機會。

第五章　中國文化南遷時代——南朝

東晉三一七年——四一九年　宋四二〇年——四七八年　齊四七九年——五〇一年　梁五〇二年——五五六年　陳五五七年——五八八年

東晉建國至陳亡共二七二年

第一節　南朝的經濟狀況

腐朽混亂的西晉，被匈奴劉聰顛覆了。琅邪王司馬睿佔有長江流域，繼承西晉帝統，在建鄴（南京）建立東晉皇朝，歷一百四年。劉裕（宋武帝）篡晉，建立宋朝。歷六十年，蕭道成（齊高帝）篡宋，建立齊朝，歷二十三年。蕭衍（梁武帝）篡齊，建立梁朝，歷五十六年。陳霸先（陳武帝）篡梁，建立陳朝，歷三十三年。隋滅陳。南朝前後不滿三百年。從政治現象看，變動很急劇，從經濟方面說，南朝始終是少數大地主佔絕對優勢的經濟。

司馬睿依靠王導、王敦、周顗（音蟻）、刁協（均中原大族）、顧榮、賀循（江東大族）等人的擁戴，重建晉朝。他第一天登帝位，竟讓王導同坐御牀，受百官朝拜。他依靠大族尤其王氏一族的扶助，由此可見。這些名門大族，多數是大地主，他們掌握政權，一切政令，止在增進大地主的利益，人民痛苦，非所顧慮。因此中原文化雖然遷移到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卻仍落在黃河流域的後面。

戶口——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荊揚二州，當司馬炎全盛時代，荊州止三十五萬戶，揚州三十一萬戶。晉末流離，中原士民大量南遷，促成人口激增的現象。東晉戶口，不見記錄。宋劉駿（孝武帝）時代有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比三國時吳國人口，增加一倍，這說明長江流域的人口，從南朝起開始繁殖。齊梁戶口，史書失載。陳頊（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陳末戶口驟減，原因是領土縮小，又連年戰亂，人民定多逃匿，依領土面與積戶數作比例，實際人口並不減少。大抵南朝戶籍，或稱僑寄，或冒勳閥，或幷三五十戶爲一戶，記錄不可信。晉庾冰檢閱戶籍，查出無名萬餘人，足見隱漏不少，實際戶口，一定要比史書記載的多些。

土地——江南地勢卑濕，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的方法從事生產。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裏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並生，高七八寸，一併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產量自然很低微。司馬炎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別嚴重，原因在於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堨，每遇水雨，隄壞汎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個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堨放水，爲害實多，請令地方官吏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堨，修繕漢朝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藉免水災。司馬炎應從他的建議。大概西晉以後，耕種法逐漸改變，耕地也逐漸增加。宋到彥之曾務農，何敬宗罵他的孫子到溉身有餘臭，用糞做肥料，是見火耕水耨法已經廢止不用了。

南朝是少數大地主的政權，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裏。晉刁協家有田一萬頃，謝混家有田業十餘處，混妻晉陵公主有田宅十餘處。謝安、謝琰產業在會稽、吳興、琅邪各地，傳到謝混時還有耕奴

數百人。宋沈慶之家財累萬金，有產業在婁湖，指地告人說，『錢都在這裏』。孔靈符產業殷富，有墅（莊園）在永興（浙江蕭山縣），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又有果園九處。當時大族，都擁有廣大土地，這些止是偶見的例證。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賜田八十餘頃在鍾山（南京城東北）西。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迴踵湖，始寧（浙江上虞縣）休崲湖，決水爲田。有所謂賒券，如梁蕭衍弟蕭宏，有庫屋百間，儲錢三萬萬以上，其他布絹絲綿等雜物，不可計數。田宅市屋，遍佈京城內外，他的殖產法是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更強暴的方法是霸佔山澤。如刁協家專擅京口（江蘇鎮江縣）山澤，爲害貧民。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山林湖澤被勢家佔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甚至某些統治階級也感覺到剝削太甚，民不聊生了。

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農民的失業。宋劉駿時，山陰縣（浙江紹興縣）人多（山陰有戶三萬）田少，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餘姚（浙江餘姚縣）、鄮（浙江鄞縣東），鄞三縣開墾湖田。當時朝臣全數反對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並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劉駿不聽衆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衆朝臣代表山陰縣地主的利益，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農民能得些什麼呢？梁朝餘姚大姓虞氏共千餘家，把持縣政，縣南豪族數百家，子弟橫暴，侵奪民產，貧民辛苦墾荒，所謂良業，還是便宜了大姓和豪族。

佃客——東晉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農產物客主均量

分配。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並不實行。普通士族，都享免役特權，平民却負担苛暴的徭役。晉范寧說，古代役民，一年不過三天，今世役民，幾乎一年不得三天休息。齊朝與北魏接境的揚徐二州，人丁服軍役三中取二。遠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須充雜役。照梁郭祖深說，人民充軍役身死，主將妄加叛亡惡名，全家同村，悉遭破毀。人民被迫或自斬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隸，稱爲「屬名」。蕭衍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見南朝男女丁同樣服役。一家男女，無法謀生，不得不求主人蔭庇，當佃客屬名，得免國家殘酷的課役。農民既苦重役，又不能獲得耕地，投靠地主做農奴，算是唯一的生路。

門生——南朝士族多畜門生，好像後世的門客。晉陶潛有脚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藍輿。宋徐湛之有門生千餘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跟從湛之出入。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齊劉瓛（音桓）每出遊，一門生持胡牀隨行。梁顧協性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送厚禮，止獻錢二千文，協怒，賜杖二十。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察厲聲驅出。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擬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價提高。貴人出任，更得隨從到任，分潤贓物。宋劉秀之做益州刺史，益州前後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隨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盡量貪污致富。秀之整頓政治，人民悅服，益州如此，別州不會例外。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却很親近，他們依仗權勢，同樣剝削人民。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畜奴婢。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畜奴數量，當不相上下。晉初刁協建議取奴當兵，取將吏所屬私客當

轉運，庾翼發所統六州奴從軍，二人大遭衆人的怨恨。晉以後少見發奴當兵的記載，大概朝廷怕士族反抗，不敢再侵奪他們的利益。普通士族家庭，都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財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有時派奴到遠方，不敢逃走。如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七八年才回來。當時六斗米約抵錢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値錢五千文至七千文。奴婢身體驚人的不值錢！

租稅——東晉初年承用西晉戶調法，司馬衍（成帝）改爲按田畝實數收租制，平均每畝取十分之一，稅米三升，稱爲「度田收租制」。這是對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稅米，積欠至五十餘萬斛。司馬丕（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司馬曜（孝武帝）廢除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歲算全丁，十三歲算半丁）每口稅三斛。這一改變，對非地主的人民是極大的不利，爲和緩反對，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稅。過了六年，增稅米每口五石，服徭役免口稅的制度，不久也就無形取消了。貧民與王公地主平等納稅，畝稅改爲口稅，三斛改爲五石。宋齊梁陳，有增無減。不公平的稅制，使人民代統治階級負担國家幾乎全部的費用。口稅以外，又課丁男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祿絹、祿綿是爲官僚加的稅）。

害民尤甚的還有苛稅多種。有所謂貲稅（財產稅）。晉劉超做句容縣官，以前縣官親到四鄉估評百姓家產，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人民自寫家產數目投函中，寫訖送還縣官。百姓依實投報。課稅收入，超過常年。宋時貲稅，民家桑長一尺，田增一畝，屋上加瓦，都得抽稅。因此人民不敢種樹墾地，屋破不敢塗泥。齊蕭子良說當時官吏苛斂，民間桑樹房屋都評價抽稅，往往斬樹發瓦，折錢充數。梁郭祖深說，「官吏迫脅良善，害甚豺狼」。齊時徵塘丁稅，蕭子良上表稱浙東五郡，塘丁稅每人一千文，貧民

典賣妻子，不能足數，仍多積欠。海塘崩壞，害人更甚。晉宋舊制，新官就職二十天，應送朝廷修城錢二千文。劉彧（宋明帝）時軍役大興，任用新官萬餘人，多不送修城錢，積二十年，舊欠不可勝數，人民大受侵擾。蕭道成篡位，免除舊欠，百姓喜悅。這些苛雜稅制，迫使人民加速失業破產，淪落到佃客、門生、奴婢的地位。

貨幣——從西漢到西晉，都用五銖錢。孫權在江東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東晉別鑄小錢，與孫氏舊錢並用。宋鑄錢極劣，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比鵝眼更劣的錢，稱為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商賈不敢行用。後來禁用鵝眼綖環等劣錢，專用古錢（五銖）。古錢多被民間翦鑿破損，公家收稅，必須圓大，人民納兩錢代一錢，或加七百買好錢一千，負担嚴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無告。梁鑄錢多種，輕重不一，幣制紛亂，後廢銅錢改鑄鐵錢，紛亂更甚。陳廢鐵錢，改鑄五銖錢，一錢當鵝眼十錢。又鑄六銖錢，一當五銖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統治階級利用鑄錢作殘酷的剝削，所以錢質惡劣，制度屢變。

工業——南朝歷代置冶官，管理製鐵工業。建鄴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業）有東西二冶。工人多是囚徒。其他金、銀、銅、錫、鹽都歸國有，不封給諸王。鐵的產量最多。梁鑄鐵錢，堆積如邱山，市上交易，用車載錢，又用冶官鐵器數千萬斤塞浮山堰決口，足見鐵產量的豐富。鍊鋼術公家有橫法鋼，是百鍊精鐵，私家有上虞謝平，稱中國絕手。冶官鑄造農器、兵器，揚州是鼓鑄的重要地，鄞縣（浙江鄞縣）三白山專製兵器。這種製鐵工場大概規模不小。至於日用小器物，都是家庭手工業生產。梁傅琰做山陰縣官，有賣針賣糖兩老婦爭團絲，琰鞭團絲見有鐵屑，斷歸賣針老婦。絲團內混入做針刮下

的鐵屑，針工旁畫絲圖，足見設置規模的狹小。即此作例，可推其餘。

南朝士族輕視技術，極少注意工業的改善。僅齊祖冲之世傳工業，善算學，曾造指南車，內設銅機，隨意圓轉，不失方向。又本諸葛亮木牛流馬遺意，造一機器，不借風力、水力、人力，自能運動。又造水碓磨和千里船。千里船一天行百餘里。這些記載，或有誇大處，不過圓周率確是冲之的大發見，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優秀的科學家。

商業——南北兩朝邊疆警戒嚴密，商賈不得自由往來，所以商業止限南朝境內和海外貿易，建鄴是政治中心，也是商業集中地。司馬德宗（晉安帝）元興三年（四〇四）一次風災，官商船隻毀壞萬計，足見建鄴的繁盛。沿秦淮河兩岸，有不少市鎮，北岸有大市，其餘小市十餘處。建鄴以外，成都、壽春、京口、江陵都是大都會。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大都會。

統治階級賤視商人，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權，經營商業。例如宋孔覬（音冀）弟道成來建鄴，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覬正色責道成說，「你出身士族，爲什麼作商客」！把貨物一起燒毀。顧覬之子綽放高利貸，鄉里士庶負債累累，覬之誘出文券一大厨，悉數燒毀，通知債戶免還。綽懊惱多日。宋史說宋代淸儉止有孔覬，顧覬之兩人，足見其餘士族都兼營貨殖。

統治階級自己經商，用繁苛的捐稅壓迫商人，保證商業競爭上的勝利。從東晉到梁陳有所謂估稅，凡賣買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買賣每一萬錢抽稅四百，賣方出三百，買方出一百，稱爲輸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隨物價百分抽四，稱爲散估。估稅表面的理由是「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納捐），欲爲懲勵」。實際意義是「以抑商勸農爲藉口，目的止在剝削」。估稅以外，還有道路雜稅，如

建鄴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設津主一人，賊曹（檢查官）一人，直水（水上檢查）五人，檢查違禁品、來歷不明人以及柴炭魚薪等物。大小津並十分稅一。大小市各設官司，稅斂苛重，商民怨苦。

佛寺——南朝重佛教，蕭衍時代更發展到最高度。梁時京城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財產，僧尼十餘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准僧尼畜奴婢，僧尼止許蔬食，婢女止許著青布衣。蕭衍正想利用佛教，鞏固政權，當然不聽祖深的建議。

佛寺財產豐富，兼營高利貸，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苧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苧，苧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苧中。小自一束苧，大至黃金貨物，都可質錢，想見剝削範圍的廣泛。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第二節　士族制度

東漢士人求官，必需先在鄉里間造成名譽，才能被長官辟召，或選作孝廉方正，取得祿位，東漢末年有人專業批評人物，如汝南許劭，考覈人才高下，每月初發一次榜，叫做『月旦評』，經他評定的人，就在社會上有地位。曹操少年時沒有聲望，求許劭評品，劭說：『你是治世的能臣，亂世的姦雄』。從此曹操得名做官了。大抵大族世家的子弟容易得名，也就容易做官。公孫瓚做幽州刺史，專引用貧賤人。他說：『世家子弟自以爲該當富貴，不會感謝我的恩德』。可見漢魏間仕途已被世家大族把持，連求名也不需重視了。

魏吳質家世單微，因與曹丕（魏文帝）親近，得封侯拜將，官位高顯。但本郡（質濟陰郡人）鄉邦還是看不起他。質雖然憤恨辱罵，仍不得列入士族。三國初期，士族與寒門形成嚴格的區別，排斥寒門，不讓它分潤政治上的權利。

曹丕依據這種習慣，創立『九品中正』的制度，州郡縣各置中正官，考查所管人才高下，分成九等。列在下品的，永遠不得仕進。西晉劉毅指出九品中正的弊病，是『愛惡隨心，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地主官僚聯合壓迫貧寒人，九品中正是壓迫的工具。

自從九品中正法確定以後，士族依法律保證統治地位的鞏固，生活極端腐化，造成西晉末年的大亂。中原士族十之六七避難到長江流域，擁護司馬睿重建政權。士族中王氏一族最強盛，王導做丞相，管政治，王敦做大將軍，專兵權，子弟滿佈要職，當時有『王與馬（司馬氏），共天下』的傳言，又有謝氏一族與王族並稱，南朝士族，王謝居首。其餘衆族各依門第高低，分配權利，不敢僭越。北方士族過江較晚，便被指爲傖荒（南人呼北人爲老傖或傖夫），即使人才可用，也止得浮沉微職，難升上流。

士族享受的權利，有下列幾種：

入仕——南朝定制，甲族（世家）子弟二十歲登朝，後門（卑族）年過三十歲才得試作小吏。甲族開始就做秘書郎、著作郎、散騎侍郎等官，升遷極容易。寒賤人極少取得高級官職的機會，想轉成甲族更是不可能。晉吳逵有德行，郡守王韶之擢逵補功曹，逵自知門寒，固辭不就。梁時交趾（安南）人并韶擅長文學，請求作官，吏部尚書蔡撙說并不是貴姓，止給管城門的賤職。韶恨鄉里謀作亂。寒賤人不退讓就得受辱，退讓還可保持『有德行』的虛名。

婚姻——門第相等，才通婚姻，否則視爲極大罪惡。梁王源嫁女給富家滿氏，沈約上表彈劾，說王源汚辱士流，莫此爲甚。甚至說滿氏『非我族類』，強烈的等級偏見，竟否認同稱人爲自己的『族類』。西晉末周浚作安東將軍，偶過汝南富家李氏。李氏女絡秀烹宰精美，浚求絡秀作妾。絡秀父兄不許。絡秀說：『我們門戶低微，如果得連姻貴族，將來也許有大好處，何必憐惜一個女兒』，後來絡秀生周顗、周嵩兄弟二人。絡秀對兒子說：『我爲李家門戶打算，屈身做兩家的妾，你們如果不把李家當親戚看待，我也不要老命了』。李家因此得參與上流。東晉末楊佺期自矜門第極高，江左莫比，一般士族，却因楊氏過江較晚，又與傖荒通婚，共同排抑，不認楊氏爲甲族。梁時侯景攻破臺城（南京玄武湖旁），迫脅蕭衍允許他求婚王謝。蕭衍說，『王謝高門，可向朱張以下去求』。門第界限，嚴格如此。

身份——士族與非士族間有不可侵犯的區別，皇帝也不能改變它。蕭賾（齊武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寵，僧眞自覺有士族風度，請求蕭賾說，臣出身武吏，榮任高官，請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蕭賾說：這要江斅（音效）認可，我不能作主，你可往見江斅。僧眞奉旨往見，竟登客位坐下。斅命左右，移開我的坐牀，不要近他。僧眞喪氣退走，告蕭賾道，士大夫實不是天子權力所及。何敬宗與到溉不和，罵溉身有餘臭，也冒充貴人。因爲溉祖彥之曾務農担糞。蕭道成（齊高帝）臨終遺詔說：『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宋、齊、梁、陳四朝皇帝，出身都不是高門甲族。贊助他們成功的多數是寒賤人，後來雖然做將相大臣，並不能提高自己的身份。

家譜——士族得免徭役，得依門第高下取得祿位，得依政治特權侵奪庶民，因此中原士族流寓江東，子孫相繼二三百年，依然保持北方舊籍貫，不肯自稱江東土著。士族有名籍，藏在官府，庶民納賄

賂一萬餘錢，得冒入士籍。士族要防止假冒，特別重視家譜，家譜成爲專門的學問。

士族掌握着統治權，朝代改換，士族地位不變，所以南朝士人重家不重國，重孝（僞裝的孝）不重忠，種族恥辱更不在意想中。他們的生活是：

傲慢——例如晉謝萬自矜高門，輕視一切。率軍屯下蔡，將士困苦，萬從不留意。兄謝安勸萬說：「你做元帥，應該時常接近部下，那有傲慢如此，能成事功」。萬聽安勸，召集諸將大會，手執鐵如意指四坐道，你們都是老兵。諸將愈益怨恨，過燕慕容儁兵，不戰潰退，萬狼狽逃歸。

苟安——燕慕容皝派劉翔來見晉帝司馬衍。翔恨江南士大夫驕奢放縱，絲毫不想恢復中原，報西晉滅亡的恥辱。某次朝廷貴臣大會，翔慷慨說道，中國喪亡，已經三四十年，人民被胡虜蹂躪，盼望晉兵去救，想不到諸君苟安江南，荒亂無聊，奢侈算是光榮，驕傲算是賢能，不說實在的話，不練有用的兵，諸君有何面目對主上和人民呢？朝臣們頗有愧色，苟安依然如故。

優閑——士族與庶民分別極嚴，庶民服勞役，士族坐享安樂。顏之推說南朝末年的情形道：「江南士族至今已傳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祿，從沒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隸佃客耕種，自己連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也沒見過。人世事務，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辦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優閑的緣故」。士族唯一的技能，就是有些人會做五言詩。有些人詩也不會做，公讌賦詩，請人代做。

腐敗——顏之推說梁朝士大夫，通行寬衣大帶大冠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塗胭脂，出門坐車轎，走路要人扶持。官員騎馬就被人上表彈劾。建康（南京）縣官王復未曾騎過馬，見馬叫跳，驚駭失色，告人道，這明明是老虎，怎麼說牠是馬。後來侯景叛亂，貴族們肉柔骨脆，體瘦氣弱，不堪步行，

不耐寒暑，死亡無數。還有些貴族，因為百姓逃散，不能得食，餓成鳥面鵠形，穿着羅綺，懷抱金玉，伏在牀邊等死。南北朝最大文學家庾信，先與梁宗室蕭韶有斷袖歡（同性愛），不久韶封長沙王兼郢州刺史，庾信還想繼續舊歡。韶對他冷淡，庾信大怒，跳上酒席踐蹋杯盤，指韶面道，你今天形容大異往日。當時客賓滿坐，韶很慚愧。士族生活醜惡到不可想像的程度。

九品中正制不僅在南朝行施，北朝士族雖在異族壓迫的下面，也還享受一部份的政治上特權，直到隋唐，士族制度才逐漸破壞。

第三節　南朝五朝的興亡

（一）東晉朝

空擁名號的皇帝——司馬睿（晉元帝）依靠士族的擁護，建立東晉朝，軍政大權，全歸最大的士族王氏。睿立六年被王敦逼迫，憂憤病死。子紹（明帝）繼立，在位三年死，壽二十七。子衍（成帝）繼立，在位十七年死，壽二十二。弟岳繼立，在位二年死，壽二十三。子聃（穆帝）繼立，在位十七年死，壽十九。衍子丕（哀帝）繼立，在位四年死，壽二十五。弟奕（廢帝）繼立，在位六年，桓溫謀篡位，廢奕，改立睿幼子昱（簡文帝），昱在位二年死，子曜（孝武帝）繼立。曜十一歲登位，稍長沈溺酒色，昏醉不醒，政權委交弟會稽王道子，道子昏亂貪污，政權轉交兒子元顯，元顯年十餘，昏暴更甚。曜在位二十四年，被愛妾謀死。子德宗（安帝）繼立，德宗是個白癡，不會說話，也不知寒暑飢飽，生活全賴弟德文調護。桓玄篡位，廢德宗。玄敗死，劉裕謀篡位，殺德宗，立德文（恭帝），在位二

年，裕殺德文，晉亡。

大族的擁護——東晉皇帝前半期多是短命，後半期多是昏癡，如果不得大族支持，根本不能存在。司馬睿剛登位，王敦攻破京城，把他逼死，幸得王導擁護，敦不得篡位。司馬衍時，帝舅庾亮代王導執政，祖約、蘇峻舉兵反叛，攻破京城，幸得陶侃、溫嶠援救，蘇峻敗死。荊州是東晉西境的重鎮，司馬聃時，桓溫代庾翼鎮荊州，桓氏族驟興，實力超過王氏族。溫有雄才，常說『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他想對外建立武功，然後篡奪帝位，朝廷怕他成功，重用殷浩，處處給他牽制。後來殷浩北伐失敗，溫獨擅軍政大權，滅蜀，攻關中，收復洛陽，最後攻燕，在枋頭戰敗，死亡三萬人，威名大減。謝安、王坦之兩大族協力支持晉朝，溫憤恨發病死。司馬曜時，秦苻堅起大軍百萬攻晉，前鋒到淝水，謝安遣謝石、謝玄、謝琰率兵八萬拒敵，大破秦兵。淝水一戰，謝氏族挽救了東晉的危亡。謝安以後，政權歸道子、元顯，各大族一致對司馬氏離叛，東晉不得不在戰亂中趨於消滅。

東晉的政治——王導是創造東晉的元勳，他首先團結北方流寓的士族，使各依門第高下，享受政治上特權。『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東晉以及南朝傳統的政策。南方士族地位比較低，止能享受免役、蔭客等經濟特權，政治上絕少發展的機會。北方士族間、南北士族間、士族與人民間，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王導的對策是『鎮之以靜，羣情自安』。這就是無法調和的矛盾，索性放任不理，求得暫時均衡的政策。貴族庾翼批評王導說，『江東政治，縱容豪強，蠹民禍國，法律專為抑制寒賤而設。往年豪強偷石頭城（南京西）倉米一百萬斛，却殺倉官塞責。山遐做餘姚縣長，查出豪強藏匿的窮民二千戶，却被衆人驅逐，不得安位任職』。庾翼認為這是王導昏謬的政治，把東晉敗壞了。其實王導

犧牲人民，收買士族，正是被稱爲賢相的主要原因。後來謝安執政，也是略舉綱領，不察細目，每遇危難，「鎭之以和靜」，不讓矛盾爆發起來。所以王導謝安，並稱賢相。司馬道子專權，破壞各大族間勢力的均衡，更促進東晉很快的滅亡了。

東晉的滅亡——東晉政權，建立在多種矛盾的暫時均衡上，它的滅亡，就在於均衡的破壞。桓溫篡晉不成，桓氏族仍盤據荆州，司馬道子專權，王恭、殷仲堪開始叛變，桓玄（溫子）、庾楷、楊佺期繼起，推王恭作盟主，合力進攻京城，晉朝危急，勢將顚覆。道子利用叛軍間矛盾，賄買恭部將劉牢之殺恭仲堪、佺期、桓玄等猜疑互爭，相率退兵，各據州郡獨立。朝廷政令，止能在東方諸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八郡）行施，統治階級本身分裂，因而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中級士族孫泰，世奉五斗米道，王恭亂起，泰借討恭名義，聚徒衆數千，陰謀作亂。司馬道子殺泰，泰兄子恩逃入海島，招集亡命百餘人，等待機會報仇。元顯貪虐，爲防禦荆州的進攻，發東方諸郡「免奴爲客」人集合京城充當兵役，號稱「樂屬」。地主（樂屬的主人）和佃客（樂屬），當然都怨恨，孫恩乘民心騷動，從海島率徒屬攻殺上虞（浙江上虞縣）縣長，轉攻會稽，殺郡守王凝之。會稽謝鍼，吳郡（江蘇吳縣）陸瓌，吳興（浙江吳興縣）丘尫，義興（江蘇宜興縣）許允之，臨海（浙江臨海縣）周胄，永嘉（浙江永嘉縣）張永等及東陽（浙江金華縣）新安（浙江淳安縣）凡八郡人，同時起義，殺戮官吏貴族，響應孫恩，不到十天，聚衆數十萬，恩據會稽，稱徒屬爲長生人，捕獲官吏，斬成肉醬，刼掠富人財物，燒燬城郭倉庫，婦女抱嬰兒不能逃走，被恩部衆投入水中，祝告道，「賀你先登仙堂，我們隨後奉陪」。窮苦農民久受統治階級的壓迫，一朝起義，止有與汝同死的決心，却沒有革命

理論的指導，野心家乘機利用，奪取起義的成果，農民一無所得，依然受地主政權的剝削。

東晉失去東方八郡，連京城附近幾縣，也是民心浮動，危機潛伏，道子命謝琰、劉牢之攻孫恩，相持多年，互有勝敗，牢之部將劉裕擊敗恩，前後殺傷恩衆二十餘萬人，裕因此造成篡晉的基業。

佔據荊州的桓玄，攻滅殷仲堪楊佺期，統一南京的上游，乘朝廷專力對付孫恩，大舉入寇，攻破京城，流放道子，殺元顯及晉宗室，廢司馬德宗，晉朝臣全部歸降，玄自立為楚皇帝。

晉大將劉牢之先降桓玄，被玄逼死。劉裕起兵攻殺桓玄，盡滅桓氏族，復司馬德宗帝位，政權全歸劉裕，後十五年，劉裕篡晉，東晉亡。

東晉十一帝，首尾一百零四年。

（二）宋朝

劉裕的事業——劉裕是破落的低級士族，也是被鄉里賤視的無賴窮子。僑居京口，家貧不能讀書，曾做農夫、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酷愛賭博，曾因欠大族刁逵賭債三萬錢，被逵縛馬樁上索償。裕富貴後，滅刁氏族，命貧民分刁氏財物，整天取不盡。孫恩亂起，裕在劉牢之軍中當小軍職，勇健有膽氣，屢立戰功。當時諸將專掠民財，比孫恩尤殘暴，裕獨申明紀律，不甚擾民。桓玄篡晉，裕在京口聚衆百餘人，攻入京城，桓玄逃歸荊州，裕殺玄，恢復晉朝。

劉裕勝利的原因，不僅軍事上無人敢敵，主要還是依靠政治上的某些改革。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強橫暴；小民窮蹙；桓玄篡晉，也想改革舊弊，可是空立規章，民間受苦更甚。劉裕出身低級士族，瞭解社會實際情狀，他的施政綱領是禁止官吏過度作惡，減輕人民過重負担，用人依門第高低，不讓微

倖爭競。這樣，士族制度的政權，又重新穩定起來。

劉裕知道篡奪帝位，必需對外用兵，養成無比的威望，才能鎮壓大族，不敢反抗。所以國內矛盾略見鬆緩以後，即時動兵北伐，先滅南燕，繼滅後秦，俘獲燕帝慕容超，秦帝姚泓，送京城斬首示威，他的功業，遠過桓溫，東晉百年政權，自然非轉讓劉裕不可。

宋朝的衰亡——東晉皇帝大抵庸弱無能，不會做好，也不會作惡。士族執政，止限王、謝、庾、桓幾族，他們多少顧慮些清議，私人行爲還不敢過分放縱。宋以後，統治階級一切醜穢殘暴的惡性，盡量發揮出來，這些惡性，引起無數的屠殺和極重的剝削，人民痛苦，不言而喻了。

劉裕篡晉後三年病死。子義符（少帝）繼立，在位二年，因昏狂被殺。裕第三子義隆（文帝）繼立，在位三十年，太子劭殺義隆自立。義隆第三子駿（孝武帝）舉兵殺劭。駿立十一年死，子子業（前廢帝）繼立，在位一年被殺，年十七。義隆第十一子彧（明帝）繼立，在位八年死，子昱（後廢帝）繼立，在位五年，蕭道成殺昱，立彧第三子準（順帝），道成又殺準篡宋，宋亡。

皇帝是統治階級最高的代表人，他們的行爲，也就是整個統治階級行爲的代表，依史書所記，簡略舉出幾條如下：

穢行——劉駿與叔父義宣的女兒淫亂，義宣怒，駿殺義宣，密取義宣女入宮，改姓殷氏。子業取義隆女新蔡公主作妾，改姓謝氏。子業姊山陰公主淫穢無比，對子業說，你有後宮數百，我止駙馬一人，事不公平。意至於此。子業給她三十個男妾，稱爲面首。彧宮內宴會，命婦女裸體作樂，彧與姑姊妹共看歡笑。王皇后用扇掩面不看，彧大怒。

暴行——子業做太子時，常被駿斥責。駿死，子業做皇帝，要發掘駿墓報仇。太史說掘墓對子業不吉，才免發掘，取糞便澆墓上，大罵酒糟鼻子奴（駿嗜酒鼻紅）。子業猜忌殘忍，大殺朝臣，又想殺叔父休仁、休祐、彧等，毆打凌辱，無所不至。彧最肥稱爲豬王，休仁稱殺王，休祐稱賊王，休若目似驢，稱驢王。掘地成泥水坑，裸彧伏坑內，坑前設木槽盛飯，攪和雜物，令彧學豬就槽食，用爲歡笑。昱性好殺，率侍從各執刀矛，在街上搜尋男女老幼，犬馬牛驢，遇見便殺，人民白晝不敢開門。隨身帶着鉗鑿刀鋸，作擊腦槌陰（生殖器）剖心破腹的工具，每天殺幾十人，經常有臥屍鮮血在眼前，才覺快意，否則慘慘不樂，如有所失。彧性猜忌忍虐，信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必需避忌禍敗凶喪等字以及類似不吉的辭句，如騧字像禍，改騧爲馬；諸如此類，臣下誤犯必加罪戮。

貪侈——義隆患勞病，朝政委弟義康代理，義康私奴多至六千餘人。義隆忌義康權重，殺義康，委任弟義恭；義恭每年用費多至三千萬錢。駿貪財物，州郡官還朝，必令貢獻，或強使賭博輸錢，盡其所有才滿意，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彧奢侈過度，每造器具，必備正副次三等各三十件，造湘宮寺，窮極壯麗，自稱功德極大。老臣虞愿道：「這都是百姓賣兒貼婦錢造的，如果佛有知識，應該慈悲歎惑，罪比浮屠（塔）還高，有什麼功德可言」。彧大怒。義隆見劉裕傳下來的耕耨，知道父親出身寒賤，覺得很可恥。駿見劉裕日常用的葛燈籠、麻繩拂，羞得說不出話，勉強對臣屬說，鄉下老頭有這些總算不差了。

屠殺親屬——劉裕七子，義符、義眞被徐羨之所殺，義隆被長子劭所殺，義康被義隆所殺，義恭被子業所殺，義宣被駿所殺，僅義季飲酒醉死，留有後代，其餘連子孫都被殺盡。義隆十九子，劭濬二人

因殺父被誅，駿殺四人，彧殺四人，蕭道成殺一人，夭死三人，逃亡降魏一人，善終二人。僅降魏一人留有子孫。駿二十八子，夭死十人，子業殺二人，彧殺十六人，子孫無一得存，彧肥胖陽萎，取他人子作子，凡九人，都被蕭道成殺死。劉裕七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大部份自相殘殺，同歸於盡。

宋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三）齊朝

蕭道成（齊高帝）出身中級士族，僑居南蘭陵（江蘇武進縣），劉彧時立軍功，得參預朝政。彧死，子昱立，道成權位益盛。桂陽王劉休範舉兵來伐，被道成戰敗，道成殺昱立準，又殺準篡宋，建立齊朝，道成免百姓積欠的賦稅，賜窮困人每人穀五斛。他在位四年，常說，「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泥土同價」。大概他對人民剝削比宋朝寬些，因此鞏固了政權。

道成死，子賾（武帝）繼立。賾性奢侈，妃妾萬餘人，宮內不能容，還以為太少。道成殺劉氏子孫不留一人，臨終囑咐賾說，「劉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殘，他族那得乘亂奪位」。賾在位十二年，遵遺囑不殺兄弟。

賾死，孫昭業（廢帝）立。昭業幼年令女巫楊氏祝禱父長懋（文惠太子）速死。長懋死，又令楊氏祝禱祖父賾速死。私養無賴二十餘人，共衣食臥起，妃何氏與無賴交歡，昭業不禁。常恨用錢不得快意，對叔祖母庾氏說，「阿婆！佛法說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受大罪，不及街上屠沽富兒百倍」。即位後，首先送母王太后男妾三十人，自己縱情遊嬉，隨意賞賜，每見錢罵道，「我從前想你一個不得，今天你敢不讓我用麼？」賾聚錢八萬萬，金銀布帛不可數計，不滿一年，被昭業耗盡。昭業立一年，被族祖

鸞（明帝）殺死。

鸞殺昭業立昭文（廢帝），又殺昭文自立。鸞在位五年，專事屠殺。道成子十九人，賾子二十三人，除道成次子嶷早死，其餘都被鸞滅絕。鸞死，子寶卷（東昏侯）繼立。

寶卷年十六。每月出宮遊二十餘次，路上見人，隨手格殺。有一孕婦不能避走，即時剖腹看胎兒是男是女。宮殿三千餘間，被火燒毀，寶卷大興土木，裝飾金玉富麗無比。鑄金蓮花，使寵妾潘妃行蓮花上，稱為步步生蓮花。潘妃服飾窮極奢侈，琥珀釧一隻值一百七十萬錢。君臣橫徵暴斂，百姓困窮，號哭滿路。宮殿壁上，多畫男女褻圖，又與諸姊妹淫通。有人託言曾見鸞在陰間發怒。寶卷大怒，縛草像鸞形狀，斬首懸門上示衆。寶卷立三年被同族蕭衍殺死。衍立寶融（和帝），一年後殺寶融自立。齊亡。

齊六帝，首尾共二十三年。

（四）梁朝

蕭衍（梁武帝）滅齊，建立梁朝。他廣泛收買士族，下詔凡諸郡國不得仕進的舊族，派官搜索，使每郡有一人。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索舊族（當時名義上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一千二十二）。東晉以來，湮沒不顯的卑微士族，都得仕進的機會。他優容士族和官吏，犯罪橫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百姓有罪，刑罰苛刻，絕不寬宥。官吏弄權枉法，賄賂成市，二歲刑以上，每年至少五千人。曾有老人攔衍車說道，陛下待百姓過嚴，待官吏過寬，這樣治國，怕不能久長。衍又大興佛法，廣設救苦齋、無遮會，說替百姓求福。到同泰寺捨身作奴，教群臣出錢一萬萬贖皇帝出寺，前後三次，

皇帝出家，窮人却加重了三萬萬的負担。同泰寺塔焚毁，衍說這是我的道高，所以魔鬼作怪，應該造更高的塔。大興土木，塔高十二層，將成，侯景亂起，塔工才停止。衍遵佛法大行慈悲，每斷重獄，一天不快樂，表示自己好生惡殺。貴族殺人刼財，一切不問，至於人民受苦，並不在意。屢次動兵伐魏，爭奪沿淮土地，戰爭中人民死傷無數。衍聽魏降人王足計，壅淮水灌壽陽，發徐揚二州民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築浮山堰（在安徽鳳陽縣）。役人担負木石，肩肉腐壞，疫病流行，屍骸滿路，蠅蟲聲晝夜薨薨。正當衍大做功德的時候，京城人訛傳有妖怪專取人肝肺餵天狗，百姓大懼，二十天才平靜。後來訛言又起，公然指明皇帝取人肝肺餵天狗，民間驚駭，黃昏便閉門，持杖自衛，幾個月才平靜。

衍晚年浪費愈大，貪心更盛，受東魏叛將侯景降，想奪東魏的土地，屢次出兵戰爭。景乘梁人民窮困怨恨，叛衍攻京城，景宣佈衍等罪狀說，『皇帝有大苑囿，王公大臣有大第宅，僧尼有大寺塔，普通官吏有美妾滿百，奴僕數千，他們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處得來』。各州郡發來救兵三十餘萬，互相掠奪，人心離散，毫無鬥志。景攻破京城，救兵相率退去，衍餓死。

衍在位四十八年，死後侯景立衍子綱（簡文帝）。二年，景殺綱自立。衍子繹（元帝）據江陵稱帝。繹猜忌殘酷，殺兄弟宗族多人，西魏攻殺繹。陳霸先立繹子方智（敬帝），在位三年，霸先殺方智自立。梁亡。

梁四帝，首尾共五十六年。

（五）陳朝

陳霸先（陳武帝）吳興人，家世寒賤，不列在士族。早年當里司、油庫吏、傳令吏等微職，後來得小軍職，因鎮壓廣州農民起義，官位漸顯。侯景滅梁，霸先與王僧辯擊殺侯景。霸先襲殺僧辯，又殺蕭方智，自立為帝，建立陳朝。

霸先在位三年死，兄子蒨（文帝）繼立。蒨立七年死，子伯宗繼立。在位三年，蒨弟頊（宣帝）廢伯宗自立。頊在位十五年死，子叔寶繼立。

叔寶嗣位，飲酒少有醒時，隨從美女千餘人，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左右，文士江總、孔範等十人參與宴會，號稱狎客。先令八美人製五言詩，十狎客同時和詩，遲成罰飲酒。君臣酣醉，從夜達旦。盛修宮室，永不休止。稅江稅市，百端斂錢，刑罰暴虐，牢獄常滿。楊堅（隋文帝）統一北方。發大兵伐陳，叔寶道，從前北齊三度來攻，北周兵也來過兩次，都大敗逃去，楊堅這次來攻，一定送死。孔範也說，隋兵決不能渡長江。君臣依然飲酒做詩，守將告急求救，一概不理，隋兵渡江滅陳，俘叔寶，陳亡。

陳五帝，首尾共三十三年。

東晉建國江東，南北分裂。南朝疆域，晉末宋初最大。晉奪得蜀，宋據地到黃河北岸。蕭齊時失去淮北。梁時與北魏爭沿淮土地，互有勝敗，境地比蕭齊略大。侯景亂後，梁盡失長江北岸。西魏取蜀，又殺蕭繹，割江陵封蕭詧（音察）為梁帝（後梁）。蕭詧降附西魏，建立小朝廷，與陳霸先對立。霸先所有土地，比蕭繹時更小。南朝地削勢弱，民窮財盡，統治者又是『全無心肝』的陳叔寶，隋兵兩路（韓擒虎自合肥直渡采石，賀若弼自江都直渡鎮江）渡江，叔寶還說長江天險，敵不能來。等到敵兵入

城，叔寶率妻妾家屬臣僚全部投降，降人從建鄴往長安（隋都）五百里中累累不絕。分裂三百年的南北朝，從此又歸於統一。

第四節　南朝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東，建立南朝政權。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特殊的權利，生活非常優裕，地位非常鞏固，因之黃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長江流域，不僅是保存舊遺產，而且有極大的發展。中國古文化極盛時代，號稱漢唐兩朝，南朝却是繼漢開唐的轉關時代。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西晉以前，長江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遠落在黃河流域後面；南北朝時代，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經濟也逐漸發展起來，唐以後，黃河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都落在長江流域後面，這一轉變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中原士族的南遷。

南朝士族生活的優裕，宗教迷信的盛行，產生以華美爲特色的文化。

（一）文學

詩三百篇是兩周歌詩的總集，句法以四言（字）爲主，稱爲四言詩。兩漢樂府歌辭以及不入樂的詩篇，句法以五言爲主，叫做五言詩。東漢末（建安時代）魏晉五言詩高度發展，到南朝五言詩益被重視，不能作詩，幾乎不得參與士族的讌會。

戰國末楚國屈原，趙國荀況創造辭賦，屈原一派傳到漢朝，非常發達，叫做楚辭或屈原賦，漢朝人自造的賦體，叫做漢賦或古賦。南朝作者造句更美，對偶益工，用事（典故）益密，叫做俳賦。大抵南

朝士族人人能作五言詩，賦非著名文士不敢做。

南朝詩賦在形式上有新的創造，就是句法對偶化、聲律（平仄）化。漢以前詩賦，止有韻脚，沒有平仄，建安時代曹植採取梵唄中聲律，應用在五言詩，於是偶有律句的出現。西晉文士如陸機、陸雲，漸知平仄的重要，但不能自由運用。宋范曄、謝莊等人，發明詩賦中用平仄的規律，如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謝莊赤鸚鵡賦，對聲律的研究，確有進展。齊梁時代，沈約、王融創四聲（平上去入）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說，沈約作四聲譜，劉勰作「文心雕龍」，把范曄、謝莊祕而不宣的訣法，傳播文學界，此後詩、賦、駢體文，全依聲律製作，益增華美。梁陳時代，庾信、徐陵集南朝文學的大成。庾信降北朝，歷仕周隋二代，北方盛行庾信體，唐朝的律詩、律賦，就是南朝徐庾體的發展。

長短不齊近於言語的文辭，叫做散體文，句法齊整，四字或六字成句的文辭，叫做駢體文。西漢散體文極盛，駢體文也在西漢開始。東漢以下，駢體文盛行，魏晉作者如建安七子（曹植爲首）、潘岳、陸機稱爲駢文的模楷。南朝駢文，既重對偶，尤重聲律，駢體轉化成四六體，再轉成爲唐朝的四六體。東漢以來衰落到極度的散體文，正當西晉駢體極盛的時候，散體文又開始萌芽，經過南朝長期的發展，到唐朝成爲陳子昂、韓愈的古文。古文模倣古代人口語，與作者當時口語相差甚遠。

（二）經學

講明儒家經典的學問，叫做經學。兩漢經學極盛，魏晉時代改變兩漢煩瑣的學風，解經以清通簡要爲主。南朝儒生發展這一派的經學，稱爲南學。唐宋以來所謂十三經注疏，完全依據南朝的經學。

經學中的三禮學（周禮、儀禮、禮記），專講區別尊卑親疏貴賤，最適合士族制度的需要，因之禮學在南朝特別發達。宋何承天刪減禮論八百卷爲三百卷。梁徐勉撰五禮，共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其中凶禮（喪禮）多至五千六百九十三條。講三禮尤其是講喪服部份，是南朝儒生的專門學問。

思想上融合儒佛兩家，禮記中的中庸篇是最好的媒介。宋戴顒撰中庸傳，蕭衍撰中庸講疏，無名氏撰中庸義。中庸篇從禮記中提出單行，後來兩宋理學家竊取佛教學說，借中庸篇高談儒家的性命哲學，南朝已經啓示出途徑。

（三）哲學

東漢末老莊學派（玄學）開始復活。魏晉時代玄學大發展，手執麈尾，林下清談，成爲士族的專業。東晉玄學與佛學融合互助，如名僧支遁講莊子逍遙篇，標舉新旨，玄學家殷浩博通佛經，談鋒莫敵。王導以下，無不專心哲學，力爭名譽。衛玠與謝鯤談玄，彼此辯難，一夜不眠，玠向有羸病，病發身死。支遁，殷浩，各負重名，二人相避不敢見面。這類例證很多，足見哲學研究的盛行。宋以後，佛學比玄學更發展，與儒學成尖銳的對立，宗炳作明佛論，主張人死神不滅，何承天作論駁宗炳；承天作達性論，主張人貴物賤，否認佛家衆生平等說，顏延之作論駁承天。大抵南朝哲學家析理精細，反覆深入，辯駁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終保持嚴肅態度，不動意氣，這一點堪稱論家的良好模範。齊梁時代，儒佛兩家力求融合，爲統治階級更進一步服務，蕭衍是這一派的代表，一部份儒者發揮儒家崇實思想，攻擊佛教迷信空寂的流弊，范縝神滅論是這一派的代表。陳朝文學極盛，哲學漸趨衰落。因爲佛教得蕭衍

的擁護，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戰勝了儒家學派，儒學不敢再和佛教鬥爭，本身發展也就停頓了。隋唐時代佛教繼續發展，是依靠它內部各派間的鬥爭，儒學和玄學都不成爲佛教的對手。

（四）醫學

南朝士族多精醫學。殷浩妙解脈理，治百歲老婦人病，一劑便癒。殷仲堪親爲病人診脈製方，藉示仁慈。宋孔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羊欣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就隋書經籍志所載南朝醫藥書：有脈理、病理、藥性、製藥、針灸、孔穴、製丸、製散、製膏、製丹方、單方、驗方、家傳秘方。分科有小兒科、產科、婦女科、癰疽科、耳眼科、傷科、癘疾、癆病、癩病、軟腳病、飲食法、養生術、男女交接術、人體圖、獸醫科（馬牛駝騾）、印度醫方。撰書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細。

（五）藝術

書法——中國文字姿勢與圖畫相近，因之寫字成爲藝術的重要部門。宋王愔撰文字志，訂定字體三十六種，齊王融訂定六十四種，梁蕭繹擴充到一百種。其中五十種用純墨，五十種用采色。字體有龍虎篆、花草隸，鳥蟲書等名目，圖書技術運化在字體上，寫字與繪畫，同樣能寄託作者的情思，東漢杜度、張芝、崔瑗，擅長草書，照趙壹非草書篇說：「當時文人學習草書，十天用一枝筆，一月用幾丸墨，衣袖常污，唇齒常黑，臂腕流血，不肯休止」。師宜官能作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中容一千字。宜官時常空手到酒家飲酒，壁上寫幾個字，觀衆雲集，酒家賣買驟增，不要宜官的酒錢。重視書法的風氣，東漢已經盛行。東漢末蔡邕善篆隸，創造筆法，傳授到東晉王羲之，集寫字技術的大成，被稱爲書聖。南朝統治階級上自帝王，下至僧道，寫字著名的不可勝數，大抵都不及王羲之。羲之論書法說：

「要寫字，先得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變化莫測。先有意思，然後作字，如果平直沒有變化，上下方整，前後齊平，這不是寫字，只是點劃罷了」。

圖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南朝士族特重書法，因之圖畫也同時發達。東晉朝如司馬紹、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戴逵、戴顒，宋朝如陸探微、宗炳、謝莊，齊朝如謝赫、劉瑱、毛惠遠，梁朝如蕭繹、陶弘景、張僧繇，陳朝如顧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畫家。他們富有藝術修養，改革舊作風，創造新意境。例如顧愷之多才藝，尤工丹青，號稱三絕（畫絕、才絕、癡絕）。瓦棺寺僧設大會請朝官布施，朝官施錢最多不過十萬，愷之獨布施一百萬，令寺僧備一新壁，愷之閉門月餘，畫維摩詰像一軀，告寺僧說，觀衆第一日可請施錢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隨意布施。畫畢開寺，維摩詰畫像光彩耀目，據說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幾天得施錢百萬。謝安稱愷之畫生人以來所未有，因爲他能自創新意。他如宗炳善畫山水，顧景秀善畫蟲鳥，謝莊製方丈木版，畫中國山川疆域，分開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國地圖。謝赫善寫眞，稱南朝第一，劉瑱善畫美女，毛惠遠善畫馬，都稱當世無匹。蕭繹善畫外國人物，張僧繇專畫寺壁。僧繇曾在江陵天皇寺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蕭衍問僧繇何故佛寺中畫孔聖人。僧繇答，將來還得靠他。後來北周滅佛法，焚毀寺塔，天皇寺有孔子像，獨得保全。

南朝書畫家不僅技術精卓，理論也爲後世藝術家所遵守。論書法如衞夫人「筆陣圖」王羲之「題筆陣圖後」，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論畫法如顧愷之論畫，謝赫論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像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王微敍畫。唐以後書法、畫法，從沒有人

能超越南朝的範圍。

雕刻——戴逵工書畫，人物山水，妙絕當時。逵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作無量壽佛木像高丈六，並旁侍兩大菩薩。因舊傳雕刻術朴拙，不能起人敬心，逵潛坐帷中，密聽觀衆批評，所有褒貶，悉心研究，接連三年，修成新像，衆人驚服。逵子顒，傳父業，宋太子在瓦官寺鑄丈六金像，像成覺頭面瘦小，工人無法修改，請顒審視。顒說，這不是面瘦，是臂胛過肥。削損臂胛，形相很雄偉。其他雕鑄如梁釋僧祐造石像，坐軀高五丈，立形高十丈；釋法悅鑄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技術也頗可觀，不過能創造新意的還得推尊戴氏父子。

摹搨術——顧愷之有摹搨妙法，用好紙依法上蠟，搨名畫不失神采筆意。唐朝搨本盛行，無意中成爲印刷術的濫觴。

南朝貴族大營宮室，僧徒盛造寺塔，建築術一定很發達。貴族多擅長音樂，創製新聲。又圍棋與書畫同樣重視，稱爲手談，或稱坐隱，也算藝術的一種。凡是精神上享樂的技藝，南朝都把它發展了。高歡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說正朔所在。隋滅陳，得清商樂，楊堅說「此華夏正聲也」。北人承認南朝文化是華夏正統，不僅音樂一端，所以軍事上北朝戰勝南朝，文化上卻是南朝領導北朝。

簡短的結論

南朝政權，完全依靠大地主階級的擁護，所以人民受豪強的壓迫，特別嚴重。土地集中在士族手

中；農民旣缺乏耕地，又受賦稅徭役的驅迫，不得不投奔士族求蔭庇，做佃客或奴婢。

士族享受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特權，生活非常優裕，朝代五次變動，士族的地位相承不變。

士族子弟依門閥高低，分享官位，大抵碌碌無能，不堪負担大事。止有國家遇到危難的時候，素族寒人，才得藉軍功參與政權。軍功較大的也就篡奪帝位，建立新朝。劉裕、蕭道成、蕭衍都是素族，陳霸先更是寒人。輔佐他們起事，相當有才能的功臣，出身全屬卑賤。所謂世族高門，除了做官食祿，別無表現。

南朝整個統治階級腐敗殘忍，單就帝王家庭互相屠殺的一端說，他們的行為，使人感覺到統治階級爭奪權利的猙獰可怕。

蕭衍崇奉佛教，高談儒學，他在位四十幾年，算是南朝最興盛的一個時代，實際是士族壓迫寒人、地主剝削農民最典型的一個時代。

士族為了自己的享受，對文化和藝術有頗大的發展。唐朝的文化和藝術，是繼承南朝並把它擴展起來。

第六章　異族同化時代——北朝

北魏公元三八六年——五三四年　西魏公元五三五年——五五六年
東魏公元五三五年——五四九年　北齊公元五五〇年——五七七年
北周公元五五七年——五八一年

第一節　北朝魏、齊、周的興亡

（一）北魏

鮮卑族本是東胡小部落，西周初年，曾朝貢中國，參加周成王的岐陽大盟會。東漢初匈奴衰弱，鮮卑族代興。漢魏間鮮卑大人檀石槐，軻比能盡取塞外匈奴舊地，西接烏孫國（新疆西部），東到遼河流域，東西萬二千里，南北七千餘里，廣大的地區，全被鮮卑族佔據。他們連年侵擾幽（河北省）并（山西省）二州邊境，成為中國北方新起的大種族。

鮮卑種類複雜，散佈區域極廣。當中國秦末漢初時候，受匈奴冒頓單于壓迫，從遼河流域逃到極北大鮮卑山（山不知所在）。後來逐漸南下，人口繁衍，部落衆多，畜牧射獵為業，生活簡單樸野，刻木契作符信，沒有文字。檀石槐開始用奴隸（俘虜）捕魚，補充食糧，同時也開始世襲制度，各部大人（酋長）不再推選。軻比能得中國降人，造兵器甲盾，並學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軻比能兩族，魏晉間隱沒不

顯；繼起的強族有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各族在兩晉時代，先後接受中國文化，參與中原爭奪戰，慕容族起東北（都遼寧錦縣），建立燕國，統治中原五六十年。拓跋族起西北（都山西大同縣），建立魏國，宋元嘉（劉義隆年號）間，魏吞并黃河流域，結束五胡十六國混亂的局面，地大兵強，國力極盛。齊梁時代，漸就衰落，梁末分東西兩魏。高齊篡東魏，宇文周篡西魏，周又滅齊，隋篡周滅陳，南北再合為一個大國。從西晉末年到隋初統一，華族與許多異族作三百年的長期鬬爭，鮮卑族在異族中始終居主要地位。隋唐時代，歷史上著名人物，十之六七是鮮卑族後裔，唐朝人口恢復兩漢舊數量，鮮卑族的同化，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拓跋族最先世襲的大人名力微。力微長子沙漠汗西晉初遊學洛陽，回國時用彈弓射落飛鳥，諸部大人大驚，說他學得晉人異法妖術，要壞亂鮮卑舊俗，把他殺害。力微死後，數傳至沙漠汗子猗盧，助劉琨守并州有功，晉愍帝封他做代公。猗盧始造城邑，定刑法，有兵二十餘萬，成立西北塞外一個強國。猗盧數傳至什翼犍，建都盛樂（大同縣），遊牧生活開始轉變到農業定居生活。

什翼犍死，孫珪（道武帝）繼立。珪勇健善戰，屯田務農。兼并附近部落，改國號為魏。燕慕容垂發兵十萬伐魏，珪大敗燕兵，坑殺降卒四五萬人，俘獲文武將吏數千，擢用俘虜賈閏、賈彝、晁崇等，使謀議政令制度。珪率步騎四十餘萬乘勝進取中原，奪得中山（河北定縣）、鄴（河南臨漳縣西南）等重要城鎮。燕帝慕容寶棄國逃奔龍城，黃河北部盡被魏佔有。珪破燕後，自稱皇帝（三九八），建都平城（大同縣東）。遷徙山東各州郡豪強百工技巧雜夷十餘萬家充實平城。優禮中國士族，辨別族姓貴賤，多用儒生作官吏，命鄧淵定官制，董謐制儀禮，王德修律令，晁崇考天象，崔宏總裁國政。官爵分

九品，第一品至第四品是王公侯伯（貴族），第五品至第九品是文武官吏（主要是士族）。官吏取鳥獸名號，如使官稱鳧鴨，取迅速的意義；偵察官稱白鷺，取伸頸遠望的意義。珪曾問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好，可以益人神智，先答，最好是書籍。珪令郡縣大搜書籍送平城。魏國基業，到拓跋珪才鞏固。

珪在位二十四年死，子嗣（明元帝）繼立。嗣死，子燾（太武帝）繼立。燾滅夏赫連昌，北燕馮弘，北涼沮渠牧犍，十六國至此全滅。燾佔有黃河流域，成立北朝，與南朝對立。與大兵號稱百萬伐宋，奪取淮南土地，進兵至長江北岸（江北瓜步）。宋文帝劉義隆竭全力禦敵，軍民殺傷不可勝計。魏士馬死傷過半，俘獲南人五萬餘家，罷兵北還。宋魏經這一次戰爭，宋國力大損，魏也從極盛轉向衰弱。東晉淝水戰後，這是南北決存亡的又一次大戰。

燾回軍一年後死。孫濬（文成帝），濬子弘（獻文帝）相繼嗣立。弘死，子宏（孝文帝）繼立。宏在位二十九年，盡力接受中國文化，改革鮮卑舊俗，鮮卑雜胡與華族同化，因此加速。宏嚴禁鮮卑人同族通婚。遷都洛陽後，改國姓拓跋為元氏，鮮卑人遷洛，稱河南洛陽人，死後不得還葬北土。朝廷議政，不得用鮮卑語。禁婦女戴帽着小襖。制定官品，州郡縣官吏依戶口多少給俸。建立地方組織，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稱為三長。更定新律令，州郡官受贓處死刑，吏民犯罪，多得寬免，都城每歲判死刑不過五六人。北朝政治，元宏時代，號稱極盛。這裏所謂極盛，自然是統治階級的福利，人民並不因政治極盛而獲得溫飽。齊州刺史韓麒麟說，「富貴家奴妾饒美衣，工商家僕隸厭珍食，農夫耕田，糟糠不飽腹，蠶婦紡織，短褐不掩體。小民飢寒，原因在富貴人的奢侈」。元宏時代，階級矛盾更深刻化了。所以形式上制度號令，詳備可觀；實際是風俗淫靡，紀綱廢墜，亂亡成為不可避免的前途。

宏死，子恪（宣武帝）繼立。恪在位十七年，寵任姦佞，國政大壞。貴族豪門，崇尚淫侈，恪下令嚴立限度，節制放蕩，可是最放蕩的首推恪本人。發禁內夫役五萬五千人，築洛陽三百二十坊，迷信佛教，養西域僧三千餘人，擇嵩山形勝處造閒居寺，備極壯麗。貴族傚効，佛教大行，州郡共造寺廟一萬三千餘處。佛寺的發達，說明人民負担的嚴重。恪即位時，幽州人王惠定聚衆起義，自稱明法皇帝，末年幽州僧劉僧紹聚衆起義，自稱淨居國明法王。這兩個起義軍都揭明法做號召，足見人民感受法令不明的痛苦。

恪死，子詡（孝明帝）繼立。拓跋珪定制，太子生母必需賜死，恪廢舊制，詡母胡太后獨得不殺。詡立時年六歲，胡太后掌權，荒淫殘虐，無惡不爲。她深信佛法能減輕罪過，大興寺塔，伊闕山（洛陽）造石窟寺，宮側建永寧寺，鑄丈八金佛像一軀，中等金像十軀，玉佛二軀。造九層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佛教傳入中國，塔廟建築宏大，推胡太后第一。恪初即位，在龍門山（洛陽）鑿二佛龕（石堀），各高百尺，詡又鑿一龕。前後二十四年，凡用八十萬二千餘工。其他營建寺塔，布施僧衆，賞賜幸臣，所費不貲，却從不對人民施些小惠。宗室權豪，也競賽饒富，窮極享樂。高陽王元雍有奴僕六千，妓女五百，雍一食值錢數萬。河間王元琛與雍比富，駿馬十餘匹用銀槽餵養，招集王公宴飲，食器有水精（玻璃）鍾、馬腦碗、赤玉巵，製作精巧，都不是中國產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惱，臥床三天不能起，其實元融財物，並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驕奢如此，人民的災難，不言可知了。

詡在位十三年，被胡太后毒死。詡在位時，北邊六鎮（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守軍

叛變，農民到處起義。統治階級分裂互爭，詡與胡太后鬥爭劇烈，想借大都督爾朱榮兵力，推倒胡太后，太后殺詡，爾朱榮殺太后，立子攸（孝莊帝）為帝。榮謀篡魏，殺王公朝臣二千餘人，元氏宗室大部殲滅。子攸殺榮，榮族人爾朱兆等起兵攻洛陽，殺子攸，立元恭（節閔帝）為帝。兆部將高歡據鄴叛兆，立元朗（廢帝）為帝。歡擊敗爾朱氏，奪晉陽（山西太原縣）作根據地，自稱大丞相，封齊王。又奪洛陽，殺元恭、元朗，別立元脩（孝武帝）。脩居洛陽，歡居晉陽，事實上魏政權已經消滅了。

脩在位三年，謀殺高歡不成，奔投關西大都督宇文泰。歡立元善見（孝靜帝），遷都鄴，稱為東魏。泰惡脩獸行，殺脩立元寶炬（文帝），稱為西魏。

（二）東魏與北齊

高歡是鮮卑化的漢人。祖高謐犯法徙懷朔鎮，高氏累世戍邊，習俗全同鮮卑。歡幼年當通信兵，到洛陽受笞辱，回鎮結客，與侯景等友善，想乘機起事。歡初投六鎮叛兵首領杜洛周，繼投農民起義軍首領葛榮，最後投爾朱榮，勸榮叛魏。榮死，歡從爾朱兆，又誘六鎮叛兵從己叛兆。歡出身微賤，兵力不及爾朱氏遠甚，可是幾次戰勝，竟成帝業。當時爾朱族與拓跋族間，六鎮叛兵與統治階級間，漢人與鮮卑人間充滿着尖銳的矛盾，歡把這些矛盾利用了，齊史稱他「把握時機，變化若神」，確是適當的批評。

歡與宇文泰屢次大戰，各有勝敗，勢力相等。歡死，子高澄繼齊王位。俘虜蘭京（南朝人）配廚下作奴，求贖身不允，京刺殺澄。澄弟洋（文宣帝）篡魏，殺善見，建立齊朝。洋殘虐無人理，作大鑊、長鋸、剉刀、鐵錐等刑具，陳列庭前，隨意殺戮，用作戲笑快樂的資料。宰相楊愔取獄中罪囚立殿下，

叫做供御囚，洋想殺人，執囚應命。洋既殘忍，法官訊囚，習尚嚴酷，或燒鐵犂使罪人立犂上，或燒鐵輪，使罪人穿臂輪中，罪人不勝痛苦，誣伏求速死。洋曾問魏宗室元韶：漢光武何故中興。韶答：為殺劉氏不盡。洋殺韶及元氏長幼三千人，投屍漳河，鄴人好久不敢食魚。元氏婦女沒入官或賜人作奴婢。元氏經爾朱榮、高洋兩次慘殺，止留存元蠻、元文遙等數家，幾乎全族殲滅了。洋在位十年死，子殷（廢帝）繼立。一年，洋弟演（孝昭帝）殺殷篡立。演在位二年死，弟湛（武成帝）立。湛淫昏不亞高洋，行為無異禽獸。湛傳位子緯，自稱太上皇帝。緯昏悖狂亂，與湛類似，止是家族間還不雜交淫穢，比湛略好一些。周滅齊殺緯，高歡子孫無少長都殺死。北齊亡。

（三）西魏與北周

宇文泰是漢化的鮮卑人。先在葛榮起義軍中，榮滅，投爾朱榮，又棄榮投賀拔岳。岳死，泰統岳軍，佔有關中土地。元脩投奔泰，泰殺脩立寶炬。寶炬在位十七年死，子欽（廢帝）立，在位三年，泰廢欽立廓（恭帝）。廓在位三年，泰死，泰子覺（閔帝）篡魏，建立周朝。

宇文泰憑藉賀拔岳的遺業，成功較易，他知道建立政權，必需依靠漢族尤其士族的擁護，尊儒復古，是取得士族信仰的唯一途徑，所以泰不復漢魏的古，索性復西周的古。他重用儒生蘇綽、盧辯，依周禮改革官制，依尚書大誥體改革文體，造成強有力的復古運動。泰死後，子覺篡魏，依孔子春秋例自稱天王。覺立一年，宇文護殺覺立泰子毓（明帝）。毓立四年，護又殺毓立泰子邕（武帝）。邕沈毅有智謀，殺宇文護，滅齊，佔南朝長江北岸土地，軍事上造成統一中國的形勢。令百官執笏，滅佛道二教，焚毀經像，令沙門道士還俗，獨尊儒教。撤毀高大宮殿，改為土階數尺，減少妃妾至十餘人，政治

上造成復古運動的高潮。

邕滅佛教，經過很長的程序。天和四年（五六九）邕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沙門討論佛道二教優劣。建德二年（五七三）集百官及沙門道士，邕登座辨別三教先後，定儒教為先，道教第二，佛教為後，次年禁止佛道二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立通道觀，選著名道士一百二十人入觀學道，稱通道觀學士。當他對沙門五百餘人宣佈廢佛的時候，允許沙門提出不該廢的理由。五百餘人相顧失色，不能作答，有慧遠法師抗聲陳言，與邕辯難，最後慧遠用阿鼻地獄（最壞的地獄）嚇邕，邕答，止要百姓得樂，我願受地獄諸苦。沙門技窮，止得從令還俗。滅佛以後，佛徒任道林上書要求辯論，邕召入宮，立御座旁辯論多日，道林理屈辭窮，請與沙門十八人入通道觀求學。又有還俗沙門樊普曠，邕召入觀，學道教教義。普曠常剃髮留鬚，邕問有何意義。普曠答，臣學陛下廢除二教，仍存道教；鬚是俗飾故留，髮（髮法同音，意謂佛法）非俗教故去。普曠和尚頭上戴著道士冠，譏道是俗教，邕大笑不加罪。邕不借政治暴力壓迫佛教，讓僧徒有辯護的自由，這在統治階級看來，要算是稀有的事了。

邕在位十八年死，子贇（宣帝）繼立。贇荒淫奢侈，由學古進而學天。他自稱為天，所居稱天臺。不許人有高大上等名稱，姓高改為姓姜，高祖改為長祖，打人以一百二十下為限，稱為天杖。他自己戴通天冠，著紅紗袍，令羣臣都用漢魏衣冠。儒家經典，教人君復古法天，贇就是復古法天的模範。

贇在位二年死，子衍（靜帝）繼立，贇妻父楊堅殺衍篡位。周亡。

拓拔族侵入中原，逐漸接受中國文化，元宏以後，鮮卑政權衰落，漢人高歡建立鮮卑化的齊朝，鮮卑人宇文泰建立華化的周朝，華化的周戰勝鮮卑化的齊，這一現象，證明漢族依較高度的文化力量，經

三百年長期鬥爭，融化了大量的異種族，黃河流域統治權，勢必回復到漢族的掌握。

第二節　北朝的經濟狀況

鮮卑族長期停頓在氏族社會階段上，椐石魏時代，開始轉變到奴隸社會，因爲軍事上的勝利，佔領了中國封建制度高度發展的根據地黃河流域，鮮卑族急速提升到封建社會。在極短的過程中，不能不保存許多舊社會的殘餘。這在元宏以前，表現最爲明顯，元宏以後，封建經濟逐漸恢復漢魏舊狀，人力財力超越南朝，南北的均勢破壞，因而出現統一中國的隋朝。

（一）元宏以前

什翼犍曾議定都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母王太后以爲歷代祖宗，遊牧遷徙，不需定居，把什翼犍說服了。當時已有穄(高粱)田，農業漸興，什翼犍終於築盛樂城，開始定居生活。拓拔珪時農業更發展，親耕籍田，表示重農，使元儀屯田塞外；徙山東人十餘萬家到平城，分給耕牛，計口授田；置八部帥勸督農耕，依據收穫量作賞罰標準。珪每出戰，定要遷徙俘虜敵國的千萬農民到魏地，從事耕作。新興的農業，顯然成爲重要的生產部門。不過大部份鮮卑人，仍保持畜牧經濟。拓拔嗣定稅制，六部人（鮮卑人）人羊合計滿百口，出戰馬一匹。與羊等視的人，當是奴隸。封建剝削的租賦制度，主要是對被征服的晉人行施。拓拔珪滅燕，統治黃河北部，軍國財用，依靠租賦，這是促使鮮卑族飛躍到封建社會的原因。拓跋燾時多封禁良田，後聽高允諫，才解除田禁，租給百姓，鮮卑人牧畜畋獵的習慣，燾時還不能去盡。

奴隸制在鮮卑族統治階級中局部的保存着。拓跋燾攻破赫連昌。賜將士俘虜各有差；攻宋懸瓠（河南上蔡縣東）還軍，賜從者及留守官吏生口各有差：又伐宋還，賜留守文武生口各有差。所謂賜生口，就是分配奴隸給官吏。拓跋濬徙青齊二州民到平城，悉數罰作奴婢，分賜百官。又賜犯重罪人民及官奴給佛寺供洒掃役，稱爲佛圖戶。凡有佛寺的地方，都有佛圖戶。元宏以前，百官不給俸祿，可是拓跋嗣、拓跋燾、拓跋濬都嚴厲禁止州郡官貪污。濬定制凡刺史犯贓十匹帛以上處死刑，如果官吏不依靠奴隸，怎能維持生活。元宏給百姓俸祿，罷諸商人，足見奴隸的用途是耕田兼營商業。

什翼犍以前，沒有法律，什翼犍始定反叛罪滅族，死刑得用金或馬贖罪，盜官物一賠五，盜私物一賠十等條例，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審判辭訟，當庭發遣，沒有拘繫連逮的煩擾。此後拓跋珪、拓跋燾各有改革，到元宏時，律令凡八百三十二章，滅族罪十六，死刑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法律逐漸增繁，說明鮮卑族接受中國制度的逐漸進展。

元宏以前，朝廷佔有絕大部份的工業，工人不得自由製作物品。拓跋珪徙山東百工技巧充實平城，又興山東鐵冶，發州郡罪徒造兵器。拓跋嗣遣放沒有技巧的宮女配給鰥人，又賞賜王公以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拓跋燾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到平城，燾又禁止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不得私養工人，被養工人限期送給官府，違令罪至滅族。百工技巧的子弟，限令傳習父兄本業。養工人家不許私立學校，違令，工師處死刑，主人滅族。朝廷爲加強統治權，企圖獨佔工業技術，不許自由傳播。這種法令，止是看重技術，工人地位，仍與奴隸類似。元宏以後，工人才部份的被釋放。

（二）元宏以後

北魏經濟，到元宏時代，完成下列各種封建經濟的組織

均田——元宏太和九年（四八五）均給天下民田，男夫十五歲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牛一頭受田三十畝，牛不得超過四頭。農民受田四十畝，實得八十畝（四十畝耕種，四十畝休息），磽瘠地得一百六十畝。男夫到受田年齡，按例受田，年老或身死還田。男夫初受田，別受桑田二十畝，至少要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桑田作爲永業，身死不還。均田制大略如此。當時豪強盛行兼并，史書上並無剝奪豪強的記載，足見均田制止在土廣人稀的區域行施。太和十四年，因農民逃避官役，多投豪強作蔭附，特遣使者與州郡官檢查隱口漏丁，如果均田制普遍實行，貧農得受充分土地，何至隱滿戶口，成爲嚴重的問題。

奴隸——依均田制奴婢也受露田、桑田，全與良丁同。國家對奴婢只收取良丁四分之一的租賦，其餘利益自然歸奴隸主所有。如奴婢被主人賣去，奴婢所受田地歸還國家。這與畜牛一頭，得受田三十畝，牛賣去，牛田歸還同一事例。太和十二年立農官，取州郡戶（普通農民）十分之一作屯民，官給耕牛，一夫歲納穀六十斛，據魏書說，自此公家豐饒，不畏水旱。屯民與農奴類似，能給地主更多的利益，這將是給奴隸主一種示例，指出農奴耕種比奴隸有利。北魏貴族解放奴隸作農奴，當從元宏時代開始。太和十五年長孫百年攻吐谷渾，俘獲三萬餘人，詔悉放免。十八年詔放還壽陽、鍾離、馬頭三處俘獲男女。十九年擒獲齊人三千，悉數放還。因爲奴隸的需要減少，所以俘虜得被放免。均田制建立在沒有奴隸和牛的農民基礎上，足見奴隸的數量並不大。

工人——延興二年，詔工商雜伎，聽自由歸農，自此工人得到放免。太和元年詔從今戶內如有工

人，仕進不得超過丞官（事務官），勳貴不在此例（意在破壞普通士族霸佔工人的舊習俗）。十一年能倘方錦繡綾羅工，准百姓自由製造，拓跋蕭企圖獨佔工業的制度，元宏時代才廢除。

租賦——舊制戶調，每戶出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輸州庫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延興三年，河南六州每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又詔各州郡每戶收租五十石備軍糧（常是臨時法令，不久停止徵收）。太和八年，始給百官俸祿，每戶增帛三匹，粟兩石九斗，調外帛增加到滿二匹，又給治民官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這種公田，常是人民代耕。延興三年遣使官十人，巡行州郡，檢括戶口。太和十年始立隣里黨三長，檢查戶口實數，改定戶調（口賦）制，一夫一婦增加出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曾娶妻，四人出一夫一婦的租賦，耕奴織婢八口當未娶男丁四人，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人。按照歷次增加的賦數，一夫一婦的小戶，每歲應出粟二十四石九斗，帛八匹，何等繁重的負担。

錢幣——元宏以前，魏不用錢。太和十九年鑄五銖錢，通行京師及諸州鎮。內外百官祿準絹給錢，絹一匹折錢二百。遣鑄工到諸州鎮備冶鑪，代人民鑄錢。元宏開始用錢，足見商業有些發展。

人口——魏書地形志說，正光（元詡年號）以前是北魏全盛時代，有戶五百餘萬，口三千餘萬。十六國時前秦苻堅遷鮮卑四萬餘戶到長安（三七〇），經十七年，西燕慕容恆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離長安（三八七）。如果戶數沒有過大變動，一戶約得十口，中國戶口率，一戶約得五口，鮮卑族戶口率比漢族大一倍，據此約計，元魏鮮卑族及其他胡族當有戶一百萬，口一千萬。

元宏在政治上文化上盡力華化，原因在於封建經濟已經發展到高度，不容保存鮮卑舊習俗，所以設

施繁多，沒有任何阻礙。也因爲封建經濟發達到高度，統治階級驕奢浪費，所以元宏死後，北魏開始變亂。

從元恪到齊周，八十年間，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以及戰爭的不斷發生，戰爭規模的益趨擴大，使元宏時代表現的經濟繁榮，又顯出退縮的景象。這在佛教極盛與戶口驟減兩事上，尤其看出顯著的例證。

佛教——拓跋族侵入中原以後，過着安富尊榮的生活，講福德報應的佛教迷信，切合這些新貴族的貪癡心理，佛教蓬勃的發展起來。拓跋濬在平城西武州塞，開石窟五所，刻造佛像，高的七十尺，次六十尺，雕工奇偉，冠極一世。又令諸民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寺，得稱僧祇戶，粟稱僧祇粟。各州鎮都有僧祇戶及佛圖戶。拓跋弘信佛更甚，造永寧寺，構七級塔，高三百餘尺，稱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元宏時洛陽城內新舊佛寺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僧尼出私財放高利貸，利用僧祇粟剝削貧民，或利息過本，或改造券契。元恪時涼州僧祇戶二百家，被寺僧壓迫，自縊投水死的五十餘人，連統治階級的官吏，也覺得太不慈悲了。當時佛寺增至一萬三千餘所，僧尼常在十萬人以上。元詡時佛寺尤盛，洛陽民居被奪三分之一。元詡以後，人民逃避苛暴的賦役，相率出家，佛徒更多。北齊有寺三萬餘所，僧尼增至二三百萬人。周宇文邕廢佛教，勒令僧徒還俗，成爲滅齊的原因之一。

人口——元宏時有戶五百餘萬，口三千餘萬。爾朱榮亂起，人戶流亡，官司文簿散棄，據舊史所記，戶減至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周滅齊，得戶三百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宇文周亡時，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齊佔有中原，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高歡

肯派遣括戶大使搜獲逃戶六十餘萬。周史沒有括戶的記載，戶口隱漏當非少數。高歡與宇文泰戰（五三七），歡兵二十萬，泰兵不滿萬人。宇文邕兩次伐齊（五七五——六），每次出兵都在二十萬以下。高洋築長城，一次發夫役一百八十萬，築鄴三臺，發丁匠三十餘萬。兩國人口，相差懸殊，自是事實。但滅齊到周亡，四五年間，總人口反減到齊半數，史書記載，未免失實過甚。

奴隸——高洋大破庫莫奚，俘虜發配到山東爲百姓。高殷免元氏良口爲奴。西魏元寶炬免妓樂雜役，編入民籍。宇文泰破江陵，殺蕭繹，虜梁百官士庶十餘萬，悉數沒爲奴婢。宇文邕時免江陵良人爲奴婢。邕又免齊藩雜戶爲平民。從元宏到齊周，多見釋放奴婢的詔令，適與魏初賜百官生口相反。當時良（平民）賤（奴隸）區分，非常嚴格。元恪時阜城（河北阜城縣）費羊皮母死家貧，賣七歲女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與鄃縣（山東平原縣）人梁定之，按照賣五服內親屬爲奴，尊長處死刑及掠人、掠賣人、賣人爲奴婢處死刑的法律，費羊皮張回二人，幾乎都被判死罪。又大將邢巒在漢中掠良人二百餘口爲奴婢，被朝官彈劾，幾陷重罪。元詡時，江陽王元繼，用良人爲婢，革奪王爵。高謙之家奴訴良（自訴被迫爲賤），謙之繫廷尉（最高法庭）被殺。良人有法律保障，奴婢數量自受限止。齊時定制，親王奴婢限三百人，以次遞減，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限外奴婢不給田，也不納賦稅。高洋篡魏，封給魏帝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大抵貴族佔有奴婢，最多不過三百人。庶人竟得佔有六十人。按魏均田制有『奴婢牛隨有無以還（田）受（田）』的規定，奴隸與牛不是一般人都有，足見所謂庶人，正是一部份地主，不得誤認每一庶人都佔有奴隸。

租賦——齊周兩國都承行均田制，租賦制度大體與魏同。元恪以後，橫征暴斂，民不堪命。元詡廢

除百官例酒。計一歲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麴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麵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後來又廢除百官例給米肉的半數，計省肉一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這樣巨量的酒肉米，都是人民的負担。元詡又稅京城田每畝五升，借貸公田每畝一斗，又稅入市人每人一錢，店舖分五等收稅。元恪在位十七年，人民起義凡十次，元詡在位十四年，人民起義凡二十次。領導起義人有農民、有軍士、有沙門、有鮮卑人、有氐羌人、雜胡人，除地主貴族外，各階層及各種族都不能生活下去，想見剝削無比的殘酷。

工業——齊時有鹽竈二千六百六十六所，一歲產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每竈平均產鹽七八十斛。規模很小。元宏以後用錢，開採銅礦，恆農郡（河南汲縣）銅青谷的銅礦一斗出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一斗出銅五兩，鸞帳山礦一斗出銅四兩。河內郡（河南沁陽縣）王屋山礦一斗出銅八兩。此外又採銀礦，長安驪山礦二石出銀七兩，恆州白登山礦八石出銀七兩，錫三百餘斤，鐵冶隨處都有，鑄造農具兵器，相州（河南安陽縣）牽口冶鐵工最好，武庫刀兵，常由牽口冶供給。齊綦毋懷文造鋼刀，用五種牲畜的尿，五雙牛的脂來鍛鍊，據說刀斬鐵如泥。這種記載不知是否可信。

商業——元宏以前交易不用錢。魏末河北諸州仍用現物交易，錢不入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官不禁止。北朝幣制的幼稚，正說明商業的微小。

北朝商業工業比南朝落後，止有農業却逐漸恢復漢魏舊觀，遠勝南朝。隨着農業的發展，南北兩朝經濟力的對比，決定南朝不能再存在，三百年分裂的中國，在隋滅陳的形式下統一了。

第三節　種族間的鬥爭與同化

從五胡亂華起到隋朝統一，居住黃河流域的漢族與許多異種族作猛烈持久的鬥爭，同時也就彼此開起着同化的作用。大抵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相關聯，漢族主力軍是一般人民，種族同化與階級同化相關聯。漢族主力軍是上層社會的士族。

（一）鬥爭的發展

異族侵入中國，無不奴視漢族人（十六國以來，漢子成爲男子的賤稱），殘殺生命，搜括財物，史書記載止是極簡單的一部份，已使後世讀者哀痛危懼，何況生在當時，親歷苦辛的人民，受種族階級兩重壓迫，不反抗就無法苟延生命。

十六國時漢族冉閔殺胡羯二十餘萬人，自以爲是晉朝人民，想迎晉帝司馬聃還都洛陽，被士族由睦勸阻，後來又請晉軍北伐，協力討平中原，又被南朝士族拒絕。冉閔出身微賤，懂得種族大義，南北士族卻同樣不理會這個。劉裕伐秦，部將王鎮惡孤軍深入，糧餉匱乏，百姓就送義租，軍食充足，大敗秦兵。滅秦以後，裕急謀篡位，關中父老請裕將還，到軍門流涕挽留。裕藉口朝廷命令，不敢專擅，匆匆回去。鎮守關中的是十二歲的幼子劉義真，夏赫連勃勃來攻，義真部下將士大掠長安，滿載寶貨子女逃走。勃勃入城又縱兵大屠殺，積人頭成大墳，稱爲髑髏臺。宋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與魏拓跋燾交兵，宋將王玄謨圍滑臺（河南滑縣），河洛民衆爭出租穀，自備兵器來投軍，每天總在千人以上，玄謨貪暴好殺，擯斥原來首領不用，卻把民兵分配給親近將官。給民衆布一匹，強要大梨八百

僞；中原人民失望。柳元景攻潼關，關中豪傑到處起義，甚至四山羌胡，都來接洽，義隆因王玄謨大敗，令柳元景退兵，關中人民又大失望。

留居北方的漢族平民，始終心向南朝，每遇南軍北伐，人民不顧異族的鎮壓屠殺，紛紛響應，可是南軍將帥從不給人民滿意的援助。元宏以後，南朝無力北伐，漢族民衆改取起義的方式，元宏時起義十一次，元恪時起義十次，元詡時起義二十次，起義的次數、規模、階層、種族、地區都益趨擴大，最後葛榮領導百萬義軍，馳騁河北，終於破壞北魏的統治。這眞是人民自力反抗壓迫的有效方式，也是鬥爭向較高階段的發展。

統治階級對民衆壓迫的方式，也有它的發展。拓跋燾攻宋盱眙，向守將臧質求酒。質給他一瓶便尿。燾大怒，寫信誘質出戰道：『我這些戰兵，都不是鮮卑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少我常山趙郡(二地丁零所居)賊，胡死，減少幷州賊，氐羌死，減少關中賊，你出城來殺吧，我並不愛惜』。北魏用兵，專驅漢人在陣前，鮮卑騎兵在陣後猛壓，步兵不進就被踏死。人民出發略後，罪至滅族，進攻略緩，就被踏死，這是何等殘酷的種族壓迫。後來鮮卑化的高歡，改用兩面欺騙法。每號令軍士，操鮮卑語說，漢民是你們的奴隸，男替你們耕，女替你們織，獻給你們粟帛，讓你們溫飽，不要虐侮他們吧。對漢族用華語說，鮮卑是你們的僱客，領得你們一斛粟，一匹絹，替你們擊賊，保護你們安寧，不要怨恨他們吧。高歡輕視漢人，却怕大將高敖曹，敖曹在隊上，歡不說鮮卑話。改壓迫爲欺騙，是統治階級統治方法的發展。

(二)同化的發展

五胡侵入中國，大部份士族逃到長江流域，遺留的士族，都投降新主人，幫着他們建立政權。最著稱的如崔游、陳元達助劉淵，張賓助石勒，裴嶷、高瞻助慕容廆，陽裕助慕容皝，王猛助苻堅，范長生助李雄，餘人不可勝數，全是所謂衣冠望族。野蠻種族文化落後，沒有統治中國的能力，止有得到這些無恥士流的援助，才能建立起政權。士族大半是地主豪強，如冀州劉姓，清河張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陽侯姓，一姓將近萬家，勢力盛大。他們投靠異族，不僅本姓得免徭役，還得蔭庇許多貧戶做自己的佃客。異族也利用他們，共同壓迫漢族平民。石虎曾允許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七姓爲士族，有免役做官及居住自由權。石虎殘虐如虎，仍能保持地位，就是士族擁護的效力。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別清濁，校閱戶口，廢除蔭戶，因此士族離心，燕國滅亡。

拓跋珪初入中原，引用士大夫作輔佐，大選臣僚，令各辨門第，保舉賢能。拓跋燾擢用大族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數百人。拓跋濬定制，皇族王公侯伯及士庶人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犯者加罪。元宏詔此後貢舉人才，必需選取高門。又詔斷雜戶(隸戶)不得與庶士通婚。元詡要防止雜役戶冒入清流，令在職官吏必需五人互保，無保革官還役。這種法令，止是代表士族的利益，法律上貧賤人永遠不得出身。

北朝士族制度到元宏時代才完備。宏將遷都洛陽，韓顯宗上書請分別住宅區域，不令士人與工商皂隸爲鄰。元宏制定族姓，皇族改姓元氏，拓跋氏改長孫氏，乙旃氏改叔孫氏，其他複姓都改單姓，穆陸賀劉樓于奚尉八姓最貴。中國士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最高，與八姓有同等權利，四姓女得入宮當妃妾。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比四姓略卑，隴西李又比趙郡李貴些，女也得入宮。

元宏給六個兄弟娶妻，指定元禧聘隴西李輔女，元幹聘代郡穆明樂女，元羽聘榮陽鄭平城女，元雍聘范陽盧神寶女，元勰聘隴西李冲女，元詳聘榮陽鄭懿女，原娶王妃降爲妾媵。其餘諸州士族，多所升降。衆議薛氏是河東名族，元宏說，薛氏出蜀，不得入郡姓。薛宗起立殿下，出班爭辯道：臣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到現在已六世，不能再算蜀人。陛下系出黃帝，受封北土，難道也算胡人？元宏無話可對，承認河東薛氏是郡姓。當時韓顯宗懷疑這種「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的辦法，元宏說，八姓以外，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官品分七等。如果小人中有賢才，不妨提升高位，止怕賢才難得，不可爲難得的人亂我典制。元宏確立士族制度以後，貴賤區分，牢不可破，齊孫搴出身寒賤，高歡賜搴韋氏爲妻，韋是士族，大家覺得很光榮。郭瓊犯罪死，子婦范陽盧氏女，沒入宮，高歡賜盧氏給陳元康。元康是寒人，大家以爲是特賞。甚至寒賤人貴爲皇帝，精神上還畏懼士族，高歡妻婁太后爲博陵王高濟娶崔氏女，敕濟道，好好做樣子，不要使崔家笑話你。

元宏大定族姓，實際爲了鮮卑貴族與中國士族公平分配統治階級的權利。元宏以後，人民接踵起義，從沒有士族參加，這是元宏同化政策的成功。

元恪時尚書裴植自謂門第清高，官位不稱，意常怏怏。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說不是我要尚書，是尚書要我。斥責征南將軍田益宗，說華夷異類，不應列在百世衣冠（士族）的上面，鮮卑人于忠元昭切齒痛恨，把裴植殺死。植做鮮卑族的大官，又藉百世衣冠傲人，心目中止知道門第高低，並不知道什麼是華夷大義。

士族世系姻親，等級分明，不容卑族冒濫，他們依同等門第，彼此通婚，漢族與鮮卑族間逐漸同

化。民間華胡雜居，種類尤其繁雜。十六國時如翟斌是丁零族，衛駒是鮮卑族，魯利、張驤、劉大是烏桓族，畢聰、卜勝、張延、李白、郭超是屠各族，他們都用中國姓名，雜居在鄉村裏，政治上與漢族平民同受壓迫。這樣的漢胡同化，與士族鮮卑貴族間的同化，性質完全不同。

曹丕始立九品中正制，形成南北朝的士族制度。南朝士族因陳亡而破滅，北朝士族因官少人多而互爭。元翊時冀州大中正張彝的兒子張均，奏請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引起羽林軍（皇帝衛兵）的大兵變。士族不能獨佔官位，失去它的意義，隋唐科舉制度於是代士族制度而興起。

第四節　南北兩朝的戰爭

東晉司馬氏政權，依王謝桓庾等大族的支持而存在，也因爲大族間的矛盾劇烈而微弱無力。苻堅與百萬大軍長驅南下，幸賴謝安團結各大族，合力禦敵，淝水一戰，挽回了將亡的東晉。這是華族與異族決存亡的第一次大戰爭（三八三）。

東晉末劉裕從民間崛起，輔佐他的新將相，都是出身寒賤，比早經腐化了的舊士族，能力較大，矛盾較少，他們一致擁護劉裕北伐，企圖造成威望，奪取司馬氏政權，共享富貴。同時北方燕秦兩國，政治暴亂，拓跋珪新佔河北，無力爭奪黃河南岸。劉裕利用這個機會，攻滅燕秦。魏人畏懼，與宋講和，每歲交聘，南北兩朝，各守邊境不相侵犯。這是華族第一次對異族的小勝利。

劉義符景平元年（四二三）拓跋嗣伐宋。宋將毛德祖守虎牢（河南汜水縣），魏兵圍攻二百日，無日不戰，魏增兵轉多，毀虎牢外城，德祖更築三重城拒敵。魏又攻毀二重，德祖止保一城。晝夜防禦，將

士服都生疳，宋救兵畏魏不敢進。魏掘地道洩虎牢城中井水，城中人馬渴乏，受傷不復出血，飢疫嚴重，魏猛攻不止，城陷。將士扶德祖出走，德祖慷慨說道，我誓與城同存亡，義不使城亡身存。城中人大遭屠殺，止有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歸。魏士卒疫死十之二三。河南地被魏奪去。

劉義隆在位年久，元嘉時代，號稱東晉以來最殷富的一個時代。魏統治河北，勢力強固，拓跋燾又勇武善戰，開拓廣大疆土，有吞幷長江的奢望。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戰爭連年不斷，元嘉二十七、八年（四五〇——一）終於發生了決存亡的大戰爭。

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自將大軍襲宋。宋將陳憲守縣瓠（河南上蔡縣東），士卒不滿千人。燾晝夜圍攻，肉搏登城，憲督率將士苦戰，積屍與城平，魏軍踏屍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敵萬人，守軍死傷也過半數。燾攻城四十二日，宋將臧質、劉康祖救縣瓠，燾退兵回平城。

接着義隆起大兵伐魏，令王公后妃百官富民各獻金帛雜物助軍費。富民家產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全國男丁三丁發一，五丁發二，集中廣陵（江蘇江都縣）、盱眙待命，王玄謨率水軍入黃河，臧質直趨許（河南許昌縣）、洛（河南洛陽縣），劉秀之牽制秦隴。燾率兵號稱百萬渡河擊宋，王玄謨大敗，死亡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宋將柳元景、薛安都攻陝（河南陝縣），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率衆二萬救陝。安都怒目舞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殺魏兵不可勝數。第二天又戰，魯方平對安都說：今天是我死日，你不前進，我便殺你，我不前進，你便殺我。安都答道：你說的是。二將合力擊魏，全軍齊奮，從早晨到日昃，魏兵大潰，斬張是連提，魏將士死亡萬餘人。魏將拓跋仁攻破縣瓠、項城（河南項城縣），劉康祖率兵八千人擊仁，下令軍中，顧望者斬首，後退者斬首。魏兵四面

猛攻，康祖督將士死戰，一日一夜殺敵萬餘人。康祖身受十創，意氣愈盛。魏軍分三部，輪流進攻，繼馬負草燒軍營，康祖且戰且救火，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宋軍失主將潰散。

魏攻彭城（江蘇銅山縣）不克，進兵至淮上。義隆遣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兵潰。質棄輜重器械，將七百人赴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有精兵二千人，部屬勸璞不納臧質，免得將來有功被質分去，逃走時舟車不夠使用。璞歎道：準備舟車逃難，我早就不想了。鮮卑殘暴，古今少有，屠殺的慘狀，諸若還沒有看飽麼？人民被驅還北國當奴婢，算是最大的幸運，臧質殘兵難道不怕，所謂同舟共濟，胡越一心，我決不能貪功拒絕他。璞開門納質，協力守城。魏攻盱眙不克，直趨瓜步。建康畏懼，內外戒嚴，畿內民丁盡發，王公以下子弟悉數從軍，沿江六七百里，水陸堅守，魏不能渡江，退兵攻盱眙，又不克。拓跋燾向臧質求酒，得了一瓶便尿，怒攻三十日不拔，止得退走。宋國兗、南兗、徐、豫、青、冀六州經魏兵屠燒，成了白地。春燕歸來，在樹林造巢。宋從此國力大衰。魏士馬死傷過半，燾回國被侍臣殺死。南北兩朝都憊疲不能再舉。

齊蕭鸞建武二年（四九五），魏元宏親率大兵三十萬伐齊。魏將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攻鍾離（安徽鳳陽縣東北），歷時長久，魏兵多死。元宏到邵陽，築城洲上（州在鍾離城北淮水中），欄斷水路，夾岸築二城。齊將蕭坦之遣裴叔業攻拔二城。元宏屢戰不勝，撤兵北歸。魏使宮盧昶、張思寧先被齊留在建康，齊人恨魏，飼昶等蒸豆，當作牛馬看待。昶怖懼，淚汗交流，勉強食豆。思寧不屈死。齊放昶還魏。元宏責昶道：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就使不學蘇武，難道不怕思寧笑你。斥昶爲民。這次戰爭，魏沒有佔優勢，此後北人猶還存着畏懼南侵的心理。

蕭衍天監五年（五〇六）魏將元英、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圍鍾離。衍遣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在邵陽洲兩岸造橋。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作元英軍後援。鍾離兵止三千人，守將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軍使漢人負土填塹，鮮卑騎兵從後驅迫，人士並填塹中，頃刻塹滿。魏軍晝夜苦攻，分隊代進，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屍骸與城平。衍又遣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制。僚佐畏魏兵勢盛，勸叡緩行。叡說：鍾離危急，我軍飛奔往救，還怕失機，你們不要恐慌。叡行十天到邵陽，景宗招待甚優。衍戒道，二將和，定得勝利。景宗在洲上築城，器甲精新，軍容嚴肅，魏人望見喪氣。城中知有援軍，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全軍，將萬餘騎來戰，所向披靡。叡結車成陣，硬弩二千一時並發，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次日元英自率兵來戰，叡上陣指揮，一日數合，英敗退。魏軍黑夜攻城，飛矢如雨，叡立城上防禦，魏又敗退。景宗、叡率水軍各攻一橋，叡攻南橋，景宗攻北橋。叡使馮道根、裴邃、李文釗等率戰艦先發，盡殺魏洲上軍。別用小船載草灌油，乘風燒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士拔柵斫橋，轉眼間橋柵全毀。道根等身自搏戰，全軍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元英見橋斷，脫身棄城走，大眼也燒營逃去。諸壘相次崩壞，魏人溺死十餘萬，斬首又十餘萬。叡遣人通知昌義之，義之悲喜，不及答話，大叫再生！再生！諸軍追逐魏敗兵，沿淮百餘里，屍體滿佈，生擒五萬人，收得資產、器械牛馬驢騾不可計數。義之請景宗、叡宴會。置錢二十萬賭博助興，叡故意輸敗，送錢給景宗。諸將爭先向蕭衍報捷，叡獨居後，尤為世人所崇敬。這次戰爭，梁得全勝。說明魏到元恪時代內政衰亂，國力已沒落不振。

蕭繹都江陵稱梁帝，承聖三年（五五四），西魏宇文泰遣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將兵五萬攻江

陵。繹令大將王僧辯入援，鎮南將軍王琳使裴政走小路見繹，魏軍俘政，令政到城下說：「王僧辯聞江陵被圍，已自稱帝，王琳孤弱，不能來援」。政大聲對城上人說：「援兵大至，你們努力。我因走小路被擒，誓碎身報國」。監視人大怒，擊碎政口。魏軍四面攻城，胡僧祐親冒矢石，晝夜督戰，魏不能勝。僧祐中流矢死，魏攻破南城，城北諸將仍苦鬥，日暮衆潰散。繹焚所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說道：「我讀書萬卷，還不免有今天」。使人起草降書，謝答仁、朱買臣諫道：城中兵不少，夜間率衆突圍出城，渡江就任約，約築壘馬頭岸，隔着大江，可以抗敵。繹怕騎馬，又怕步走，認渡江事必無成。答仁願親自扶馬，繹問王褒，褒說：答仁是侯景餘黨，不可信，被他出賣，不如自己投降。答仁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王褒以爲不可。答仁求見繹，被褒拒絕，怒極吐血逃走，王褒上書于謹，自稱常山公家奴王褒。褒是南朝著名文士，貪生無恥如此。繹騎白馬著白衣出東門降魏，魏軍士兵反綁繹，路過于謹，牽繹便跪拜。與繹爭位不勝，奔降西魏的蕭詧取繹入營，大肆侮辱，用土囊壓繹死。魏虜江陵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十餘萬人分賞三軍做奴婢，驅歸長安，城中老弱都被殺死。

魏立蕭詧做梁帝，借給荊州土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兵居西城，監視蕭詧，詧部將伊德毅先曾說詧道，魏人貪殘，江東塗炭。殿下引魏入寇，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人怨恨，如何立國，魏全國精粹集中江陵，我想殿下可設宴會，歡宴魏將，伏武士殺于謹等，分遣諸將襲殺魏兵，魏人新勝驕慢，事必成功。安撫江陵士庶，招來王僧辯等，遷都建康，可立大功。詧猶豫不決，後來魏兵殺掠梁民，僅讓詧居西城擁空號。詧悔歎道：恨不用尹德毅的計策。荊州是南朝上游重鎮，經這次戰爭，南朝土地更削小了。

隋楊堅開皇八年（五八八），命晉王楊廣、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江蘇六合縣），俊出襄陽（湖北襄陽縣），素出永安（湖北松滋縣），劉仁恩出江陵，王世積出蘄春（湖北蘄春縣），韓擒虎出廬江（安徽廬江縣），賀若弼出廣陵，燕榮出東海（江蘇東海縣），兵五十一萬八千，水陸軍東西數千里，大舉攻陳。隋軍臨江，陳人震駭，陳帝陳叔寶對羣臣說：我受天命作天子，齊兵三來，周兵兩至，都大敗回去，隋兵來做什麼！叔寶依舊飲酒賦詩，昏睡到午後才醒。開皇九年，賀若弼進據鍾山（南京東北十八里），韓擒虎屯新林（離南京二十里），王世積水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陳人大懼，相繼降隋，建康守軍十餘萬，叔寶性怯懦，不達軍事，日夜啼泣，軍政處分，一切委奸臣施文慶。叔寶忽然說道：兵久不決，令人氣悶，可呼蕭摩訶出兵打一仗。任忠叩頭，苦請堅守勿戰，叔寶不聽，命摩訶、魯廣達、任忠、樊毅、孔範出擊賀若弼，陳兵大敗潰散。任忠降韓擒虎，引擒虎入朱雀門。忠對守軍道：老夫還投降，你們戰什麼！守軍散走，城內文武百官都奔逃。叔寶率張貴妃、孔貴嬪等美女十餘人逃入辱井（本名景陽井，因叔寶投入，稱爲辱井）。隋軍投繩井中，呼叔寶不應，聲言要下石，叔寶驚叫，與張孔二人同縛上來，投降隋朝，陳亡。

江南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士族世家淩侮寒賤，把持各種優厚的權利，隋平陳，悉用北人作守令，蘇威作五教令陳民誦讀，民間又訛傳隋將徙民入關，遠近驚駭，豪強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自稱大都督，各聚黨徒，鼓動人民，舉兵反隋。大部有衆數萬，小部數千人，攻陷州縣，執隋官或抽腸或臠肉，罵道：還能迫我讀五教麼？陳故地紛紛反叛。隋大將楊素率兵屠殺，擊破諸叛軍，江

南平定。這一戰爭，不僅消滅陳氏政權，連作爲南朝政權基礎的士族勢力，也同時消滅。

南北兩朝長期戰爭，誰的政治較好，誰的內部比較統一團結，誰就在軍事上獲得勝利。北方依靠兵多馬多，南方依靠長江天險，這止是不甚重要的條件。決勝敗的主要條件，還是在於誰的政治較好和誰的內部較能統一團結。

簡短的結論

長期停頓在氏族社會，剛開始轉到奴隸社會的拓跋族，因侵入中原，迅速飛躍進入封建社會。他們保持強烈的野蠻性，屠殺剝削，竭盡摧殘的能事。當時北方漢族，遭受多種的痛苦。動輒被滅族，動輒被罰做奴隸，又加上殘酷的租賦徭役以及種族的侮辱，無數壓迫，一齊放在亡國的漢族肩上了。

拓跋族沒有文化，本不能統治中原，可是無恥的士族（地主），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降附鮮卑，教給他統治的方法，共同來剝削無告的漢族平民。

漢族平民起初仰望南朝的援救，每遇北伐軍來，自動聚衆送義租，希望北伐成功，結果總是失望。後來改變方式，憑自力反抗壓迫，農民起義廣大發展，終於摧毀拓跋氏政權。

元宏開始大改鮮卑舊俗，盡量接受中國文化，封建制度到元宏時代才詳備，同時貴族官僚愈益奢侈腐朽，魏從此衰亂不振。佛教的盛行，也成爲衰亂的重要原因。

鮮卑化的高齊，華化的宇文周，東西對立，周滅齊，顯示華族文化的力量，終於戰勝了野蠻的鮮卑人。

南北戰爭，也就是華夷種族的戰爭，戰爭中指出誰政治較好，誰內部團結，誰就能獲得勝利。

第七章　秦漢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節　儒家學派

戰國儒學分孟荀兩大派。孟派法先王，荀派法後王。秦嬴政時代，兩派衝突非常激烈，丞相李斯是荀子門人，最能迎合嬴政的意旨，創立許多新制度。可是孟派儒者，混雜陰陽五行家的迷信，方士（方士自稱有長生不死的祕方和奇藥）的神仙，也很得嬴政的尊寵。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借儒生是古非今的罪名，勸嬴政燒毀民間藏書。第二年活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孟派），孟派大受打擊。做博士官的大抵是荀派傳經之儒，幸存的孟派，再不敢議論政治。

西漢劉徹以前，統治者知道要鞏固政權，必需使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採取黃老刑名的學說，用權術嚴刑駕馭官吏，使不敢過分作惡，儒學雖立博士，却並不重視。當時著名儒生，有的兼陰陽五行（如賈誼），有的兼黃老刑名（如鼂錯），沒有純粹的儒家。劉徹初年，罷斥諸子百家，獨尊儒學。這是因爲統治者喜歡陰陽五行家的運命論，又喜歡黃老刑名家的專制術，同時更喜歡儒家的三綱五倫說。原來的儒家，沒有充分發揮前面那兩種學說，等到賈誼鼂錯，居然融會貫通起來，適合朝廷的需要，因此，劉徹很慷慨地提高儒家獨尊的地位。被稱爲漢朝唯一大儒的董仲舒，盡量發展這些學說，而且歸納到春秋公羊傳一部書裏面，使儒家獨尊的地位愈加鞏固。議政斷獄，公羊傳都能夠對付。

劉徹時代國力發展到最高點，他想制禮作樂，粉飾太平，又想發揚兵威，滿足本人侵略的野心。於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家大受寵用。武帝征伐匈奴，藉口匈奴什經侮辱過劉邦和呂雉，公羊家說，國君應該報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蠻夷，公羊家說，春秋主張大一統，什麼外國都應該來歸附。武帝對臣下嚴刑殺戮，公羊家說，春秋誅心，心裏犯罪的就該殺罰。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於春秋的道理，法先王也就法了後王。公羊家把孟荀兩派統一了，同時儒道刑名也統一了。

劉奭時代政治腐敗，君權衰落，儒家也恢復柔懦庸碌的作風，公羊家被詩家（據說詩家是溫柔敦厚的）代替了。儒學排斥黃老刑名的成份，盡量擴大陰陽五行，孔子儼然成爲巫師，儒經與緯候（大體是怪異迷信等事，假託孔子所傳）圖讖（預言）並行。西漢末年，緯候有八十一篇，圖讖有十餘家，比原始的陰陽五行學，更荒謬得多。王莽篡漢，讖緯會是重要工具之一。漢朝利用儒學鞏固政權，結果儒學腐化了它，並且促成它的潰滅。

西漢人寫經用當時通行的隸字，稱爲今文經。王莽爲迎合一般人復古的心理，提倡用篆字寫的舊本經書，稱爲古文經。從此儒經有古文今文的對立。古文經西漢很少流傳，容易附會和修改，又不講讖緯，可以爭取一部份反對讖緯者的信仰。王莽運用復古迷信兩個工具，完成篡位的事業。

東漢劉秀崇尚讖緯，強迫臣下不許懷疑，用人行政，都是依據讖緯的預言。統治者要證明自己受天命做皇帝，這確是最好的方法。古文經專講訓詁制度，與當前政治隔離很遠，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贊助。今文經在東漢，完全處於劣勢，不爲朝野所重視。東漢末年，鄭玄融合古文今文讖緯爲一體，號稱鄭學。既不談思想，也不談政治，正是一種煩瑣的訓詁學，在大混亂的時代，鄭學正適合儒家明哲保身的

傳統習慣，因此流傳很廣，而且很久。

從漢末經三國到六朝，思想界被道家、佛教佔領了，政治界被刑名家、清談家佔領了。西晉末年，五胡侵入，兩漢博士傳授的經說，隨着政治崩潰而滅絕了。南北朝儒生講經，主要的是鄭學，因爲南北朝講究喪服，鄭玄注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最稱精密，講喪服不能不依據鄭學。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盛行士族制度，貴族要表明自己門第的清高，必需嚴格辨別親疏尊卑的等次，因此喪服學，比漢儒講得更精密。

道家、佛教的發達，刺激了儒家，一部份儒者也曾在思想上參加了鬥爭，不過統治階級感覺到利用佛教效力更大，所以儒家無法挽救它的衰落。

第二節　道家與道教

李耳創立的學派，叫做道家。道家不信鬼神，反對前知，專講『人君南面之術』，就是講君主怎樣統治臣民的方法，絲毫沒有宗教的意味。

燕齊是濱海的國家，有所謂『迂怪之士』，大概受滄海渺茫，蜃樓變化的影響，幻想海中有神山，山上有與天地同壽的仙人。他們講的是不死藥，黃金方，房中術，利用富貴人貪財、好色、怕死的弱點，大言誘騙，絲毫沒有學理的根據。這種人叫做方士、術士或神仙家。燕昭王、秦始皇、漢文帝、武帝都上過大當。

方士曾與儒家合流，戰國時齊有搠藥的老儒，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詩。西漢盛行陰陽五行化

的儒學，著名儒者董仲舒會作法求晴雨，劉向依淮南枕中鴻寶（淮南王劉安著）煉黃金。東漢崇尚讖緯，方士儒生更無甚分別。後漢書方術傳所載方術士，很多就是儒生。又方士魏伯陽附會易經做書叫參同契，專講煉丹的祕法，儒者張衡做同聲歌，認男女按圖淫戲是仙術。可是因爲古文經學在東漢發展起來，儒與方士不能不逐漸分離。

墨子主張有鬼神，方士造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可是墨學在漢朝早經滅絕，所以不能多作附會。老子道德經裏有許多恍恍忽忽，似懂非懂的話。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無死也』；『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給方士穿鑿附會最好的資料。因此方士確定黃帝、老子是神仙。東漢浮屠（佛）黃老並祭，黃老從道家被拉到道教去當祖師。道士的名稱，也從東漢開始。

佛教傳入中國，帶來很多經典神話和宗教儀式。魏晉時代，方士模仿佛教，把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一類騙人法寶，悉數偷來，造出一大堆所謂道經的東西。佛教還算有整套的唯心派哲學，道教却止是淺薄鄙陋，支離矛盾的連篇夢話。

道教偷佛教的法寶，又對佛教爭奪宗教地位。魏晉稱佛教徒爲道人，道教徒爲道士，佛道儼然對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到維衛國，入淸妙夫人口中，後破左腋，產生釋迦。道士顧歡作夷夏論，張融作門論、三破論，說佛教禮拜是狐蹲狗踞，剃光頭是受髡刑，不娶妻是絕惡種。佛教徒也大造謠言，說釋迦比老子更尊貴。兩方醜惡，互相揭發，完全說明一切宗教，無非是自欺欺人的可恥伎倆。

道教集中國傳統的鬼神迷信貪污淫穢一切黑暗卑劣思想的大成，再加佛教虛幻妄誕的騙人新法，造成中國獨有的宗教。所謂長生不死，白日飛昇，妻妾甚至雞狗都跟着上天，很能滿足富貴人的願望。所謂呼風喚雨，捉鬼驅妖，避災免禍，製造黃金白銀，使用不盡，很能滿足貧賤人的願望。所以道教雖說一無可取，社會基礎，却很穩固。

歷史上農民起義，往往借道教作號召。因為道教自稱能算天命，畫符持咒，役使鬼兵、神將，又有避免死傷的法術，容易鼓起農民的胆量。不過這種隊伍，掠奪金銀婦女是不能禁止的，一遇強敵，必然潰散。

東漢儒生喬裝極端虛偽的禮教，統治階級也腐敗到不堪的地步。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改用黃老刑名治國，重儒舊習因而轉變。魏國王弼、何晏提倡老子莊周的學說，接着嵇康、阮籍，更標榜放蕩自然，大膽破壞禮教，造成清談家的新道家（尊老莊）。嵇康斥六經是穢物，讀經是鬼話，阮籍斥禮教之士，是破襠裏的蝨子。嵇阮在思想上給儒家很大的打擊。此後清談盛行，老莊成為貴族享樂的玩具。到東晉末年，道佛二教衝突轉劇，清談家逐漸消滅。

第三節　佛教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臨洮（甘肅岷縣）發現十二個穿外國衣服的大人（據說身長五丈，足長六尺）。三十三年，禁『不得祠』。『不得』大概是浮屠的譯音。也許始皇時，印度佛教徒已到中國西部傳教。

漢武帝通西域，佛教可能流傳過來。東漢初，楚王劉英祭祀黃老、浮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賜楚王詔書，有「伊蒲塞」，「桑門」等譯名。朝廷不以祭浮屠爲疑怪，而且稱它爲仁祠，可見當時早有傳教的胡僧，爲統治階級所默認。

傳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頭上發光，飛行殿廷，醒後派人去印度求經，中國開始有佛教。又傳西漢劉向做列仙傳，稱佛爲黃面夫子，神仙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見於佛書。這都是僧徒僞造證據，抬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信。

西晉以前，傳教全是胡僧，中國人很少出家做僧尼，胡僧言語隔閡，譯出經典，文義僻澀，不爲士大夫所尊信。淸談家講論名理，不出老莊的範圍，文學家著作，也從不着佛學的形跡。東晉淸談家大抵兼通佛經，文學家喜用佛經語，中國名僧如支遁、釋道安、釋慧遠等人，闡揚教義，聲望很高。鳩摩羅什精通漢文，翻譯經典，一變以前體製，佛經才廣泛流傳。佛教到東晉開始發展，梁武帝時代，發展達最高點。南北朝三百年，佛教在精神界佔了統治的地位。

一個外來宗教，何故這樣繁榮呢？

西晉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化，表面淸談放曠，不屑塵俗，實際窮奢極慾，怠惰貪鄙，無惡不作，終於五胡侵入，政權崩潰；一部份逃竄南方，回想昔日洛下（西晉都洛陽）盛況，感受深刻的痛苦，需要更有效的麻醉劑來解脫煩惱，佛法談無常、苦、空、無我四大原則，無疑地應該是當選了。侵入中原的五胡，本是野蠻被壓迫種族，文化方面，一無所有，又是佛教乘虛而入的好機會。北朝兩次滅佛與道，南朝始終尊信佛教，說明在失敗柔弱的社會裏，佛教應該有更鞏固的基礎。

佛教講不殺、不盜、不淫、不欺騙、不飲酒，稱為五戒。又不犯殺、盜、淫、妬忌、忿恨、愚癡、讒話、巧辯、挑撥、惡罵，稱爲十善。違反或奉行五戒十善，依輕重受天堂、人類、畜生、餓鬼、地獄五種報應。心中起一惡念，就得惡報，所以必需愼獨防微，不讓惡念發生。菩薩的本領，忍辱最是偉大，學做菩薩，對任何辱罵、毒打、虐待，不該計較。人生富貴貧賤，都是宿緣運命，好比春夏秋冬，不能拒它不來，也不能留它不去。人的精神永久存在，肉體暫生就壞，精神偶寓在驅殼裏，好比人住客店，止要修煉精神，死後自有更好的住處。一般人民受盡現實的痛苦，容易接受來生享福的幻想，因此佛教在下層社會也廣泛流傳起來。這一套騙人到死的理論，統治階級那得不大歡喜。提倡佛教，比設立無數監獄，豢養無數暗探，更有效果，怪不得梁武帝說孔子、老子是佛的學生。

佛教極重布施，說有無限福德，至少死後免做餓鬼。這樣，寺院獲得很大布施，僧徒可以飲美酒，吃肥肉，養妻子，做買賣（見牟融理惑論、梁武帝請諸律師斷酒肉文），過快樂生活。僧徒有錢建築大廈，雕刻佛像，一部份財物間接周轉到窮苦工人，大寺院還豢活着若干窮讀書人，教他們寫文章讚揚佛法，無意中替統治者減弱革命的發動。

佛教不僅在思想上發生極大影響，文學方面傳來講平仄的方法，經過六朝文人的研究、運用，駢文轉成四六，古賦轉成律賦，古詩轉成律詩，再轉爲宋詞、元曲，如果沒有平仄，就不會有唐以後的文學。其他如理學、音韻學、印刷術、以及雕刻、建築、音樂等類，都與佛教有密切關係。佛教是中國文化重要的構成部份。

第四節 儒佛道的鬥爭

西漢劉詢以前，儒道並用。劉奭、劉驁時代道家較佔優勢；劉欣、劉衎時代儒家較佔優勢。從劉秀到東漢末年，儒家戰勝道家，獨掌學術界的霸權。儒家本身也就腐敗庸俗到不堪的地步。

三國魏晉，道家復興。王弼、何晏尊道而不攻儒，到嵇康、阮籍才猛攻儒學。道家獨霸思想界，清談成爲時代的特產；權術的黃老化爲放蕩的老莊，方士的神仙，也混合在道家裏面。

道家包含清談和神仙兩派了。東晉時代，兩派各自發展。神仙派轉成道教，聯合儒家攻擊佛教，清談派取佛理作談助，逐漸被佛教融化而歸於消滅。

宋齊時代道佛衝突，各造僞書，互相責駡。佛徒作僞技術較巧，戰敗道士。在北朝，道士得儒生的援助，兩次打擊佛教。道士寇謙之自稱天師，魏拓跋燾及儒者崔浩很信他，終於大殺僧徒，得了第一次的勝利（公元四四六）。北周宇文邕重道尊儒，勒令僧尼還俗，設立通道觀，選僧徒學道教。這是第二次勝利（公元五七四）。不過兩次都是暫時的勝利，因爲道教的騙人術，到底比佛教差些。

在南朝，統治階級很聰明地運用佛儒兩個工具，不重道教。梁蕭衍時，佛教極盛，儒者范縝提出一篇神滅論，引起佛儒的衝突，理論上范縝戰勝了。

佛教說人死精神不滅，精神永遠存在，肉體（物質）隨時生滅。范縝針對着佛教這個基本觀點，提出恰恰相反的神滅論，證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設爲問答三十餘條，大旨如下

（一）精神是肉體（物質）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肉體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體死滅，精

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鋒利，肉體是刀口，沒有刀口，就不會有鋒利。所以沒有肉體，也就不會有精神。

（二）物質有多樣的種類。譬如木是無知的物質，人是有知的物質。人死了，身體變成像無知的木質，因之死人也就像木質的無知。

（三）物質變化有一定的規律。譬如樹木，先是活樹，後成枯木，枯木決不能又變活樹。猶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決不能再變活人。

（四）心臟（那時候不知道腦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臟有病，思想就錯誤，可知精神是物質（心）的產品。

（五）鬼神是沒有的。古人祭祀祖宗，止是教人孝弟，不是說真有鬼神來飲食。妖怪也是沒有的，古書記怪事，不可憑信。佛教說人死變鬼，鬼又變人，是毫無證據的謊話。

范縝在神滅論結論上說，富貴人不惜竭財破產布施富僧，對貧窮人絲毫不想救濟，因爲布施富僧有升天的希望，救濟窮人得不到一些報酬。國家貧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滅的緣故。歸根到底，止有耕田吃飯，養蠶穿衣，才是人生真實的事業。

神滅論發表以後，引起統治階級幾乎全體的反對。他的表弟蕭琛，貴官沈約、曹思文，都做了難神滅論，僧徒認爲是最好的文章，選錄在『弘明集』裏。可是他們立論非常支離空虛，止能拿些書本上寫的鬼神來證明鬼神，究竟鬼神在那裏，誰也不能答覆一個字。范縝當時自稱『辯摧衆口，日服千人』，確是事實。因爲站在真理方面，不怕任何反駁，離開真理的反駁，又必然止有失敗的前途。

如火如荼的論戰，使佛教瀕于危機了！朝廷用大官誘范縝，又被嚴厲拒絕了！蕭衍止好濫他皇帝的威權，下一道敕書禁止范縝發言。僧徒釋法雲拿敕書作敎命法寶，普遍送給王公朝貴們看。王公朝貴們給法雲回信的凡六十二人，沒有一人能說些真實理由，止是空罵范縝一頓，總算把危機渡過了。

簡短的結論

戰國時代，儒家稱顯學，在政治上實未嘗得勢，秦嬴政立博士七十人，其中有占夢博士、儒學博士與方士雜技並列，卑微可知。

漢初重黃老，但立博士限於儒經（老子立博士，不久即廢），形式上儒家地位提高了。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地位又提高一步。劉奭以後，儒在實際上真正獨佔了學術界全部。

從漢朝起，歷年二千，儒學成爲中國文化的基幹。其間或興或衰，却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派，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嚴格擁護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是不敗的原因之一。能吸收敵對學派或宗派的某些特長，來充實自己，使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是不敗原因之二。

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被儒家同時吸收。等到一定時機，儒家排除黃老刑名，盡量發展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被人煩厭，它又轉變爲專講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的古文經學，退出思想界，靜觀新興老莊學派的發展。這是兩漢儒學的一般狀況。

魏晉以來，老莊極盛，儒學又吸取老莊簡易清通的方法，來講經學，講經，稱爲南學。北方儒者保

守潢儒煩瑣支離的舊風，稱爲北學。南學是古文經學，擺脫陰陽五行，戰勝今文經學，又戰勝北學，建立唐朝經學的基礎。這是魏晉南北朝儒學的一般狀況。

南北朝儒道佛鼎立，道佛鬥爭，儒守中立。兩教都引儒自重，不敢向儒進攻。同時儒學又吸收道佛，經過唐朝，成立宋朝的理學（亦稱宋學）。宋學戰勝漢學，又戰勝道佛。

奪取敵人的主要武器，來戰勝敵人，放棄舊的儒學，建設新的儒學，是儒家傳統的本領，也就是永遠被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尊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

——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公元五八九年——公元一八四二年）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五八九年至六二六年——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周宇文贇荒淫殘虐，在位兩年死，年二十二。后父楊堅（隋文帝）入宮總攬大權，廢贇子闡（靜帝）自立，國號隋，年號開皇（五八一）。開皇九年滅陳，南北朝從此統一了。

堅父楊忠是周功臣，賜姓普六茹氏。堅小名那羅延，妻獨孤氏，鮮卑大貴族。堅畏懼獨孤氏，不敢近妃妾，不敢縱侈慾，成爲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獨孤氏與堅共同掌握政權，宮中稱爲二聖。堅屠殺宇文皇族及周朝勳臣，對一般鮮卑貴族却照舊重用，尊重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避免一切種族間的糾紛，所以政權也就鞏固起來。

取得人民的擁護，是鞏固政權最基本的因素，堅篡周前，就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些改革，人民久苦虐政，自然對他懷抱好感，周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大兵反堅，都很快敗滅。人民力量的偉大，於此可見。

堅即位後，首先整頓錢幣，鑄標準的五銖錢，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錢周和錢孔，都有邊郭，不易磨取銅屑。禁用古錢及雜錢，各關置樣錢百枚，旅客過關，勘錢合樣，才得通過，不合樣沒收銷毀，銅人

官庫。從此錢幣逐漸統一，流佈全國，人民稱便。

周法煩虐，堅首先製定隋律。命裴政等十餘人采魏晉以下至齊梁各朝法律，討論沿革輕重，務取折衷。廢前世梟（懸頭木上）轘（車裂肢體）及鞭法。非謀叛大逆，不用族誅。定死刑二（絞、斬）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杖刑五（六十至一百）笞刑五（十至五十）。又廢前世訊囚酷刑，拷打不得過二百。民在縣受枉屈，得依次經郡州以至朝廷申訴。全律凡五百條，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鬥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北朝異族統治，人民備受虐待，楊堅新律給人民生命財產有些保障，官吏豪強，不得無限止侵奪。這在古代確是最進步的法律，所以唐宋以下，多遵用隋律。

北朝依南朝例，空立郡縣名目，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耗損租調。堅廢郡立州，併小為大，存要去閑，地方行政組織，因此鞏定，人民減輕了不少負担。

隋政權依這些改革而鞏固了。滅陳後南北統一，經濟更得發展的機會。堅在位二十四年，始終愛惜物力，保持儉素的生活，對貪官汚吏刑罰極嚴，剝削既相對減輕，經濟因而順利地發展。從開皇到大業（煬帝楊廣年號）三十年間，人口大量增加，這說明三國以來社會長期的衰落，到隋時又走上繁榮的途徑。

土地——隋遵北齊制度，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桑田或麻田），課種桑榆棗等樹。齊時豪貴盛行兼幷，侵佔河渚山澤肥饒的土地。豪貴互爭，有三十年未了的獄訟。貧戶被苛稅困迫，出賣田業，浮浪遠方，不願回家受田。高洋時宋世良上書請把富家牛地（牛一頭受田六

十畝）分給貧人，朝臣稱世良說合理，但並不採用。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貧人無立錐的土地（宋世良語），甚至寧願棄地逃走，所謂均田制度，實際已不存在。開皇十二年，堅派使官四出均田，狹鄉每丁僅得二十畝，老少所得更少，寬鄉民丁受田，畝數自當增加，是否盡如均田定制，一夫一婦受田一百四十畝，沒有確證。不過豪強兼并，多少受些限止，貧民也就得到喘息的機會，逐漸繁殖起來。

租賦徭役——隋遵齊制，丁男一夫一婦稱爲一牀。一牀出租粟三石，絹絁一匹（後減爲二丈），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單丁稱爲半牀，租調準丁男的半數。隋租賦名義上與齊同，實際比齊大。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說，秦漢以前，六斗當今（北宋）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兩漢一斛（十斗）當今二斗七升，一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比周秦大。唐孔穎達『左傳正義』說，魏齊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二，周隋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三。是周隋又大於魏齊。唐杜佑『通典』說，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是唐斗稱遵用隋制。所以顧炎武『日知錄』說，三代以來斗稱至隋大變。隋租既比齊重，何以人口還能繁殖，這由於隋徭役確比齊周減輕得多。齊制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爲丁。十八歲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周制凡民自十八至五十九，每歲都得服力役一個月，稱爲十二番法（宇文覺增一月爲四十五日）。楊堅改定二十一爲成丁（楊廣改爲二十二），五十歲免役。減十二番爲每歲二十日役，徭役減輕，生產力自然增進。此外未曾受田的人民，得免課租調，有品（官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得免課力役。一般說來，楊堅時代徭賦比較寬舒，賞賜耗費比較有節，國庫出入大致相等，戶口每歲增加，這是主要的原因。

戶口——開皇初年，定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四閭爲族，閭族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里正等於閭正，黨長等於族正。這些正長，都負檢察的責任。又令州縣大括戶口，縣責民間互相告發，正長隱漏不實，流配遠方。親屬大功（九個月的喪服）以下（堂兄弟）各立戶頭，不得合籍冒濫。又從高熲議，制定輸（租賦）籍（戶籍）定樣，每年正月五日，縣官親巡查閱戶口，按照路途遠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等上下。經過這樣嚴格檢查，計增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此後戶口逐年增加，到大業二年，得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得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數目，開皇九年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大業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大業戶口和墾田也許含有誇張的成份，不過離實數也不能很遠。試看北魏元宏時代，北方地區已有三千萬人口，元宏上距西晉司馬炎太康時代約二百年（其中有一百年以上的混戰），除去太康時長江流域（吳蜀兩地區）的戶口，單就北方地區說，元宏時戶口實比太康增加一倍以上。元宏到大業約一百年（其中有五十年混戰），大業包括長江流域人口，全國總數僅比元宏時增加半倍。足見這個數字，不能指爲全出僞造。按周末人口僅九百萬，陳僅五十萬戶（約二百萬口），到大業增至四千六百萬口，約得四倍。其中一部份由於人口生產率的提高，大部份還是由於蔭附冒濫的革除。開皇大業兩個墾田數字，相差很大。大業墾田比開皇增加一倍半，當然，開荒以外，主要來源仍在豪強侵佔田地的逐漸查出。例如尉遲迥反堅，堅遣楊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尚希是弘農（河南靈寶縣）名族，楊家軍多至三千人，其他名族隨處都有，他們隱沒田地，數必不小，在楊堅長期搜索以後，人口墾田大量出現，似乎不足爲怪。

封建政權依靠豪強地主的支持，如果搜索過度，勢必引起叛變，何以楊堅時代，並沒有反抗的記載。原來貴族地主在別一方式下受到魏齊以來未曾有的優待。魏制奴婢納單丁的半租，齊周奴婢納良丁的半租，楊廣時免婦人及奴婢部曲的課稅，這對貴族地主是何等的優待。至於貴族們做官領俸祿賞賜，高級的還封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諸王以下至都督給永業田各有差。京官外官各給職分田，又給公廨田。這種分田，用奴隸佃客耕種，貴族官吏坐收地租。這是從楊堅開國時制定的優厚待遇。

別一優待富人的法令是能酒坊，開放鹽井、鹽池，任人民營業。本來齊有關市邸（逆旅）店稅，又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禁百姓採用。周有入市稅，每人一錢。堅把齊周各種苛斂廢除了。堅又造銅斗鐵尺，頒佈全國，市上交易，依官式作標準。這些法令，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開皇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進，保持官與商各自的權利。楊廣想獲得西域的寶物，令裴矩駐張掖（甘肅張掖縣）監護中外互市，重利誘胡商入朝，自此西域蕃客，往來不絕。唐朝國外貿易的發達，從楊廣時開始。

隋時工業也頗有進展，吳中豫章等地，織工能夜中浣紗，次晨成布，俗稱鷄鳴布。楊素在永安造大戰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拍竿六枝（拍擊敵船），並高五十尺，艦上容戰士八百人。宇文愷造觀風行殿，離合便利，下設車輪，行軍可以攜帶，合并成一大殿，能容數百人。何稠造六合城，楊廣伐高麗，帶六合城與遼東，一夜工夫，合成一座周圍八里的大城，城上佈列甲兵，建旗立仗，高麗驚爲神功。這種奢侈不切實用的製品，與社會生產無關，但也算一種技術的進步。

隋朝的經濟狀況，大體如此。當時農民繳納的是粟、米、布、帛、綿、麻等物，這是現物地租的形態，官吏領取俸祿賞賜，也是田地奴婢牛馬布帛爲主要品。商業上錢與帛並用。兩漢的經濟水準，經幾

百年混戰破壞，隋時雖然開始了經濟的向上發展，顯然還不能追上兩漢，但爲三國以後最發展的經濟階段，却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第二節　隋朝潰敗

楊堅在位二十四年，因爲他剝削人民較有節制，社會確呈繁榮的景象。堅晚年從獨孤后意，廢太子勇，立次子廣爲太子。獨孤后死，堅寵愛陳夫人蔡夫人。堅病重，太子入宮侍疾，迫陳蔡兩夫人爲醜行。堅大怒，駡道，畜生那堪付大事，獨孤誤我！命召廢太子勇來。廣惜急，與大臣楊素謀，殺堅自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荒唐的隋煬帝。

廣即位後，第一件大事是遷都洛陽。發壯丁數十萬掘長塹，從龍門（山西河津縣）起，東接長（山西高平縣）汲郡（河南汲縣）抵臨淸關（河南新鄉縣），渡河至浚儀（河南開封縣西北）襄城（河南襄城縣），達於上洛（陝西商縣），作爲保護洛陽的關防。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營造東京（洛陽），徙諸州富商大賈及洛陽附近居民數萬戶充實新都。又造顯仁宮（在河南宜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又求海內美樹名草，珍禽怪獸，輸洛陽實苑囿。又造天經宮，取孝經孔子說孝是天經（天然常道）的意義名宮，四時祭祀被他殺死的父親楊堅。又築西苑，周二百里。苑內有海周圍十餘里，海中有神山仙島，高出水面百餘尺，臺觀殿閣，羅列山上，佈置非常奇巧。海北有龍鱗渠，紆迴注海。沿渠作築十六院，院門臨渠，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剪彩綾作花葉，滿綴枝上，色褪改換新製。池沼內佈滿綾製的荷芰菱芡，不讓池沼凍冰。十六院競製精美酒食，爭

望逢恩幸。廣每逢月夜率宮女數千騎，馬上奏清夜遊曲，遊玩西苑。

第二件大事是掘運河。發河南淮北諸郡民丁，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汴水），自西苑（穀洛二水會西苑）引穀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河南汜水縣）引河歷滎澤（河南滎澤縣）入汴。又自大梁（河南開封縣）東引汴入泗以達淮河。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音寒）溝（邗溝貫穿揚州城中）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江蘇儀徵縣）入長江。全渠廣四十步，渠旁築御道，兩旁種柳樹，從長安到江都（江蘇江都縣）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去半數，骸骨遍地。大業元年（六〇五）三月動工，八月，一切工程完備。廣坐龍舟從洛陽出發遊揚州。龍舟高四層，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層有一百二十房，全用珠玉裝飾。下層內侍居住。皇后乘翔螭（音癡）舟，制度略小，裝飾與龍舟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層都是水殿。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數千艘，載後宮妃妾諸王公主百官僧尼男女道士蕃客及內外百官飲食用品，共用挽船工人八萬餘人。船工都著錦彩袍，號稱殿脚。又有平乘青龍等數千艘乘載衛兵。船艘銜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緩步護衛，旌旗蔽空，照耀水陸。所過州縣五百里內，令各獻食物，一州多至一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不勝食用，多埋棄地下。

廣卽位才一年，就做了這兩起大事件，證明當時民間積累的財富確很豐厚。

大業二年，廣在鞏縣東南築洛口倉，倉城周二十餘里，穿大窖三千，每窖容八千石以上。又在洛陽北築回洛倉，倉城周十里，穿大窖三百。三年，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通馳道到并州（山西太原縣）。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起榆林（陝西榆林縣）東至紫河（山西平魯縣），四年，發河北

軍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入河，北通涿郡（河北涿縣）。丁男不足，發婦人充役。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六年，開江南河，自京口（江蘇鎮江縣）至餘杭（浙江杭縣），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準備東遊會稽（浙江紹興縣）。

別一盛大事件是大業六年正月，召集諸蕃酋長到洛陽城。端門街大陳百戲，戲場周五千步，執絲竹人一萬八千，聲聞數十里。樂人巧工，三四年前從各地召集，廣親自檢閱。雜戲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街，黿鼉龜鼈蟲魚充盈水中，又有鯨魚噴霧掩日，忽然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竿上有人歌舞，從這一竿跳到那一竿。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觀衆目眩，樂工都著錦繡綺帛，舞人懸環珮，綴花毦。廣令長安洛陽製衣飾，兩京錦帛用完還不夠。戲樂自昏達旦，燈火光照天地，終月才能散，費用巨萬。此後每年照例舉行，後世所謂元宵行樂，也從此成爲風俗。諸蕃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廣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寶充積，人物華盛，連菜攤也用龍鬚蓆舖地，蕃客走過酒食店，店主邀入就坐，醉飽散去，不取報酬。騙蕃客說，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蕃客驚歎。有些蕃客知道虛僞，見繒帛纏樹，說中國窮人很多，衣不蔽形，爲什麼不給他們，却來纏樹，市人慚愧不能回答。

這些浪費——當然不止這些——的結果，人民生活痛苦，不言可知。當時窮人往往自斷手足，避免徭役，稱爲福手福足，殘疾稱福，徭役的慘暴可知。不過促使隋加速潰滅的原因，主要還在楊廣好大喜功，對外侵略。人民在兩重壓迫下，不得不起義，推倒楊廣的統治。

鮮卑族侵入中國，北境常被新起的野蠻種族柔然、蠕蠕侵擾，後來兩族衰滅，突厥代興。突厥是處

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遊牧種族。北魏末，木杆可汗西破挹怛，東敗契丹，佔有今內外蒙古的全境，征服北方諸戎狄，騎兵多至數十萬，成為塞外大強國。佗鉢可汗時兵力更強，周齊爭結姻好，貢獻財物求援，佗鉢驕慢，每對臣下說，我在南兩兒子常來孝順，還愁窮麼？沙鉢略可汗娶周千金公主，隋篡周，公主勸沙鉢略起兵四十萬伐隋報仇。楊堅命五個元帥出塞迎擊，沙鉢略大敗逃走。後來突厥內亂，沙鉢略、阿波、貪汗、達頭四可汗爭位，各遣使到隋求援，隋助沙鉢略，沙鉢略大喜，稱臣朝貢。沙鉢略死，弟葉護可汗立。葉護死，沙鉢略子都藍可汗立。木杆子大邏便與沙鉢略有仇，立國西域，稱為西突厥。大邏便被葉護捕獲，東西兩突厥常因報仇起戰爭。都藍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請隋賜婚。堅用離間計，厚待突利，嫁給他安義公主，教突利南遷。都藍怒道，我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從此斷絕朝貢，抄略邊境。突利偵察動靜，事先密報，隋邊境有備，都藍不能得志，內爭愈烈。突利入塞降隋，封啓民可汗。隋助啓民，屢敗突厥，啓民也誠心歸順，楊廣時厚給賞賜，曾一次宴突厥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帛三千萬匹。其他耗費不可勝計。西突厥也被楊廣離間，因內爭而破滅。

隋對突厥雖然耗費巨量的賞賜，却得免去戰爭的折損，所得似乎比所失多些。隋對外最大的損失，是在侵略高麗的三次大戰爭。

高麗王高湯，隋初每歲朝貢。平陳以後，湯大懼，治兵積穀準備拒隋。湯死，子高元嗣位。開皇十八年，高元寇遼西，堅怒，發水陸軍三十萬伐高麗。元帥楊諒率陸軍出臨渝關（山海關），水軍總管周羅睺自東萊（山東掖縣）泛海攻平壤（高麗京城），因疫病及船毀，水陸兩軍敗退。死亡率竟至十分之八九。高元惶懼，上書請罪，自稱遼東糞土臣元，堅也藉此罷兵。

大業六年，楊廣伐高麗，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貴至十萬錢。派使官檢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使官立時斬首。七年，下詔伐高麗，派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戰艦三百艘，官吏督役，工人晝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都生蛆腐爛，死人無數。廣率百官駐涿郡，總徵天下兵，不論遠近，到涿郡集中。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小矛）手三萬人。又令河南淮南造兵車五萬乘，供載衣甲幔幕。又發河南北民夫，供運輸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舶運黎陽（河南濬縣）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船舶銜接千餘里，載兵甲攻具，路上民夫往反，經常數十萬人，屍體堆積，臭穢滿路。八年正月，大軍集中完畢，廣下令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路進取平壤。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每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兵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輜重散兵等也分四團，步兵夾路護送。正月初三日，第一軍出發，每天發一軍，四十天才發完。各軍相隔四十里，連營推進，首尾相銜，鼓角相聞，全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民夫數加倍，隊形長九百六十里。御營分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最後出發，隊長八十里。古代出兵的盛大，這算是第一次。

廣下令凡軍事進退，必需奏聞待報，不得專擅。又令諸將，高麗如請降，必需招撫，不得縱兵猛攻。因此高麗受攻，城將失陷，就高聲叫投降，隋軍不得不停攻馳奏請旨，等到請旨回來，守軍補充完備，又堅守拒戰。如此再三，廣終不覺悟，攻城多不下。大將來護兒率水軍進至平壤附近六十里，大將宇文述率陸軍進至離平壤三十里，因輕敵及乏食，相繼敗退。七月，大軍渡薩水，高麗襲擊後軍，將軍辛世雄戰死。諸軍奔潰，不可禁止，一日一夜退到鴨綠江，據說走了四百五十里。渡遼水九個軍，凡三十萬五千人，回到遼東城止剩二千七百人。巨量糧械，喪失無遺。

九年，廣又大徵天下兵伐高麗，命宇文述趨平壤，諸將攻遼東城，四面並進，晝夜不息。二十餘日不能拔，攻守兩軍死傷極重。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乘機起兵反叛，攻洛陽城，聲勢浩大，廣聞玄感反，密令諸將引軍還，棄軍資器械攻具，堆積像丘山。衆心恟懼，紛紛潰散，高麗追擊，殺後軍數千人。廣還軍擊殺玄感。當時國內起義軍蜂起，廣不以爲意。十年春，又徵天下兵伐高麗，各路兵多失期不至，士卒沿路逃亡，斬殺不能禁。高麗三次被攻，民困國弊，不堪抵敵，遣使求降，廣許和退兵。廣仍還想伐高麗，令諸將帥準備再舉，可是隋也就滅亡了。

其他方面的侵略，如劉方攻破林邑國（安南附近），宇文述擊走吐谷渾（青海），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伊吾吐屯設（突厥守伊吾官）獻西域土地數千里。廣貪求不止，遣陳稜率海軍萬餘人擊流求（琉球）國，殺國王渴剌（音辣）兜。日本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大業三年），廣遣裴清諭令倭王多利思比孤奉表朝貢。當時朝貢國除外，隋全境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因侵略的勝利，更增長楊廣無限的貪慾。

楊廣憑藉國力富強，懸重賞募人出使絕域，誘令朝貢，靡費巨萬，最後因高麗王不肯親身入朝，無端引起大規模的戰爭。他止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看人 生命如蟲蟻一樣輕微。凡是統治階級，雖然程度不同，心理大致與楊廣無異。

第三節 人民大起義

楊堅開皇十五年收天下兵器，重刑禁止私造，民間船長不得過三丈，怕它藏匿奸黨，凡長船一概沒

收。楊廣大業五年，禁民間不得有鐵叉搭鈎刀鑽等物。六年正月初一日拂曉前，有壯丁數十人，白帽白衣，燒香執花，自稱彌勒佛下凡，入洛陽皇城建德門。守門衛士叩頭禮拜，壯丁奪取兵械，將攻入皇宮，遇齊王楊暕（音簡），被擒獲處斬，牽累受罪的千餘家。這是人民徒手起義的第一個信號。六月，雁門（山西代縣）民尉文通聚衆三千起義，十二月朱崖（廣東瓊山縣）民王萬昌舉兵起義。這一北一南兩個起義，雖然很快就被撲滅，雖然統治階級還以爲是自己的勝利，可是全國性的起義，終於不可禁阻而爆發了。

大業六年，謀伐高麗，課天下富家買軍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產。又發民夫運米，屯積前方，車牛一去不得回來。軍民死亡過半，耕種失時，田地荒廢，米一石貴至數百錢。又發鹿車（小車）夫六十餘萬人，二人共推米三石，路遠不給費用，到達時車上米已吃完，不能繳納，懼罪棄車逃命。官吏藉故貪殘，凡朝廷徵求器物，官吏先照賤價收買，隨後宣佈詔令，貴價賣給人民，轉手間獲利數倍。人民困窮不能生存，或自賣爲奴婢，或逃入山澤，掠奪求活。除去貴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貧民，幾乎全數破產，一致要求起義。雖然起義軍首領，不少是貴族官吏和地主，起義的主力，無疑是破產窮困的民衆。

大業七年，鄒平（山東鄒平縣）人王薄，聚衆據長白山（山東章邱縣境），自稱知世郎。薄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避征役人多往歸附。平原（山東平原縣）富豪劉霸道聚衆據豆子坑，號阿舅軍。漳南（山東恩縣）土豪竇建德助同縣勇士孫安祖聚衆數百人，據高雞泊，安祖自號將軍。鄃（音輸，山東夏津縣）人張金稱，蓚（音條，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起兵，士達自號東海公。竇建德家屬被縣官虐殺，

建德率二百人逃歸高士達。張金稱殺孫安祖，安祖兵歸建德，有衆萬餘人。在許多起義軍中，建德勢力最大。

八年，伐高麗軍敗回，廣又徵天下兵，準備第二次出征，這使起義軍更廣大發展起來。九年一年中，著名的起義軍列舉如下：

正月——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山東陵縣）。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軍。靈武（寧夏靈武縣）奴白榆娑劫掠牧馬起事，被稱爲奴賊。

二月——濟北（山東茌平縣）人韓進洛起兵，有衆數萬。

三月——濟陰（山東曹縣）人孟海公起兵，有衆數萬。窮苦人民平時備受官吏的虐待，所以隋官及士族子弟被起義軍捕獲，多遭慘殺。孟海公見人稱引書史，即加刑戮。竇建德頗知禮遇士人，隋官敢舉城投降他，因此聲勢日盛，精兵多至十餘萬人。

五月——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攻掠城邑。

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進攻洛陽，楊廣自高麗回兵擊玄感。

七月——餘杭（浙江杭縣）人劉元進起兵響應楊玄感，衆數萬。梁郡（河南商邱縣）人韓相國率衆十餘萬，響應玄感。

八月——大將宇文述殺楊玄感。吳（江蘇吳縣）還俗僧朱燮，晉陵（江蘇武進縣）隱士管崇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廣東高要縣）。

九月——濟陰人吳海流，東海（江蘇東海縣）人彭孝才並起兵，衆數萬。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廣東封川縣）。東陽（浙江金華縣）人李三兒向但子起兵，衆至萬餘。

十月——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河南滑縣）。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王薄孟讓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掠諸郡。張金稱衆至數萬。渤海（山東陽信縣）人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稱齊王，衆各十萬。

十二月——扶風（陝西鳳翔縣）僧向海明起兵，自稱皇帝。隋將王世充擊殺劉元進，坑死三萬餘人，餘衆反隋，聲勢益盛。章丘（山東章邱縣）人杜伏威、臨濟（山東章邱縣西北）人輔公祏，下邳（江蘇宿遷縣）人苗海潮合兵，伏威年十六，勇猛善戰，被推爲主帥。

這一年裏，起義軍幾乎每月都有，起義地區有今山東、寧夏、河南、江蘇、浙江、廣東、陝西等省，山東起義軍最多，因爲伐高麗海軍從山東出發，陸軍一部份也經過山東北上，人民受苦比他處更甚。廣下令凡離大路五里以外的郡縣城，一律遷徙到大路旁，又下令犯盜賊罪全家籍沒。這當然不會發生絲毫效果。

楊玄感的叛變，給楊廣一個極大的打擊，統治階級內部分裂，迫使廣急速回軍鎮壓。玄感是楊素的兒子，是高級貴族，他想篡奪帝位，乘大軍出國，人民怨恨，突然起兵攻洛陽。他常對衆人說，我官至上柱國，家累鉅萬金，我要援救你們，所以冒險起義。人民很同情他，父老爭獻牛酒，子弟到軍門投效，每日千人，衆至十餘萬。玄感不聽李密的計策，被宇文述等擊死。廣因玄感反叛大怒，對羣臣說，玄感一呼，衆至十萬，可見天下人不要多，多了做賊殺不完，不重辦如何懲後。令裴蘊窮治楊黨，坑殺三萬餘人，流徙六千餘人。人民驚駭，十之八九被迫流亡，奪取軍馬，製造長槍，攻陷城邑。廣益派官

督捕，隨獲隨殺。某次發覺一起盜案，廣命於士澄捕逐，凡獲二千餘人，悉數處死，其實真盜只有五人，餘都是平民。屠殺的反響，是起義軍更飛躍的發展。

十年，廣又出兵攻高麗。起義軍繼續出現。

二月——扶風人唐弼起兵，衆十萬，推李弘芝爲天子，弼自稱唐王。

四月——彭城（江蘇銅山縣）人張大虎聚衆數萬，被隋將董純戰敗，死萬餘人。

五月——宋世謨陷琅邪郡（山東臨沂縣），延安（陝西延安縣）人劉迦論起兵，有衆十萬，自號皇王。

六月——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福建閩侯縣）。

八月——邯鄲（河北邯鄲縣）人楊公卿率衆八千人襲擊廣後軍，奪得御馬四十二匹。

十月——司馬長安破長平郡（山西晉城縣）。離石（山西離石縣）胡人劉苗王聚衆數萬，自稱天子，汲郡人王德仁擁衆數萬，據林慮山（河南林縣）起兵。東海彭孝才攻掠沂水（山東沂水縣）。

十二月——孟讓率衆十餘萬據都梁宮（宮在安徽盱眙縣）。齊郡（山東歷城縣）人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涿郡人盧明月衆十餘萬，據祝阿（山東長青縣）。左孝友盧明月被隋將張須陀戰敗，斬俘無數。

這一年裏，起義地區更擴大，起義人數也增加，可是隋軍在戰爭中，還保持優勢，起義軍不能統一力量，大部份被各個擊破。

十一年，楊廣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動搖，下令鄉民悉數遷移入城，各郡縣的驛亭村塢都築城堡。這當

然不會有什麼效力，止說明他自己快要滅亡。

二月——上谷（河北易縣）人王須拔起兵，自稱漫天王，國號燕；又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侵燕趙。楊廣命唐公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擊破起義軍毋端兒。

五月——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山西汾陽縣）。

七月——淮南（安徽壽縣）人張起緒起兵，衆三萬。

十月——彭城人魏麒麟聚衆萬餘，寇魯郡（山東滋陽縣）。盧明月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人李子通擁衆渡淮，自稱楚王，寇江都。

十一月——王須拔破高陽郡（河北高陽縣）。城父（安徽亳縣東南）縣小吏朱粲起兵，自稱迦樓羅王，被稱爲可達寒賊，衆至十餘萬，攻陷漢南諸郡，改稱楚帝。

十二月——楊廣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攻絳郡（山西絳縣）起義軍敬盤陀柴保昌等，汾水以北村塢，盡被子蓋焚毀，屠殺非常慘暴，人民怨憤，參加起義人數更衆。

楊廣除了無效的碉堡政策，屠殺政策，別無他計。他十月間回到洛陽，見街上行人，對從官說，還大有人在，意思是說，往年平楊玄感，人殺得太少。在他看來，人民都是他可怕可殺的敵人。

十二年正月——雁門人翟松柏據靈邱（山西靈邱縣）起兵，衆至數萬，轉攻傍縣，東海人盧公遷起兵有衆數萬。

四月——魏刁兒部將甄翟兒又號歷山飛，率衆十萬寇太原。

七月——馮翊（陝西大荔縣）人孫華起兵，自號總管。馬涼（廣東陽江縣）通守（比太守低一級）

洗珤徹起兵，嶺南蠻族多響應。

八月——趙萬海聚衆數十萬自恆山（河北正定縣）寇高陽。

九月——杜伏威沈覓敵等衆數萬，被陳稜擊破。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縣（甘肅鎮原縣）令起兵，自號將軍。

十月——宇文周功臣李弼的曾孫李密助楊玄感叛隋，玄感敗，密逃民間。時韋城（河南滑縣東南）人翟讓據瓦崗（在東郡界）起兵，單雄信、徐世勣、王當仁、王伯當、周文舉、李公逸等各聚衆攻掠李密聯絡各軍，威望智謀為諸軍信服。

十二月——鄱陽（江西鄱陽縣）人操師乞起兵，自號元興王。師乞戰死，部將林士弘擊敗隋將，聚衆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楚。佔地北自九江，南至番禺。太原留守李淵破甄翟兒，虜男女數千口，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攻掠河北，隋將相繼敗亡。隋將羅藝據涿郡叛，自稱幽州總管。涿郡是伐高麗的後方根據地，器械糧食，積累極多，羅藝佔據涿郡，給楊廣很大的損失。

這一年裏，楊廣的政權更危急不能支持。四月，大業殿西院失火，廣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伏匿草間，火滅才敢出來。廣自八年以後，每夜心驚發慌，叫有賊來，要幾個婦人搖撫小兒那樣搖撫他，才得入眠，現在心慌更甚，百無聊賴，徵求螢火虫數石，夜出遊山放螢，光遍巖谷，他在洛陽不耐煩，要上江都去，做詩留別宮女道『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三次大舉伐高麗，死傷無數，他還說是偶然遊戲的事，全國人民無端犧牲生命，在廣止算一種偶然遊戲，統治階級的心理，眞使人不可測度。任宗上書諫止出遊，廣怒，即日在朝堂杖殺。崔民象上書諫阻，廣大怒，先割碎民象兩頰，然後斬首。王愛

仁又上書諫阻，廣怒極，斬愛仁。廣到江都，專問郡縣官貢獻多少，多的升官，少的黜逐，官吏競務苛斂，人民受饑重剝削，窮困乏食，起初採草木皮葉，後來擣稻草爲末，或煮土充腹，百物都盡，人自相食。各地倉庫糧豐足，官吏不肯發倉賑救。王世充還檢閱江淮民間美女，貢獻給廣，大得寵幸。

十三年，各地的起義軍逐漸形成幾個有力的集團。

杜伏威——伏威擊敗隋名將陳稜，乘勝破高郵（江蘇高郵縣）據歷陽（安徽和縣），自稱總管，江淮間羣雄，推伏威爲主帥。

徐圓朗——魯郡人徐圓朗起兵，佔有琅邪以西，北至東平（山東鄆城縣）土地，有兵二萬餘人。

竇建德——建德據樂壽（河北獻縣），自稱長樂王，置百官。

梁師都——隋將梁師都據朔方郡（陝西橫山縣）叛隋，自稱皇帝。師都降附突厥，割地求援，突厥始畢可汗封他爲解事天子。

劉武周——馬邑郡（山西朔縣）土豪劉武周傷太守王仁恭，開倉賑饑民，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降附突厥，借突厥兵擊敗隋兵，取隋汾陽宮美女賂始畢可汗。始畢封他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皇帝。

郭子和——罪犯郭子和結勇士十八人襲據榆林郡（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執郡丞王才，責才坐視饑民餓死，不肯救濟，斬才。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降附突厥，始畢封他爲平楊天子，子和力辭不敢受，比梁師都劉武周似乎知道些羞恥。

李軌——武威（甘肅武威縣）富豪李軌聚衆據郡，自稱河西大涼王。

薛舉——富豪薛舉與勇士十三人襲取金城郡（甘肅蘭州），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佔有隴西，

衆至十三萬。後又自稱秦王。

蕭銑——梁後裔蕭銑據巴陵（湖南岳陽縣），自稱梁王。

李密——李密襲破興洛倉，開倉任人盡取，軍威大振。衆推密爲主，號稱魏公。密封翟讓爲上柱國，單雄信徐世勣爲大將軍，秦叔寶程咬金（後改名知節）爲驃騎。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起義軍多降密，密居洛口城。隋大將裴仁基舉虎牢降密，仁基孟讓襲破回洛東倉。密屢敗隋兵，洛陽危急，楊廣遣王世充等擊密。密襲破黎陽倉，開倉任人民就食，得兵二十餘萬，大敗王世充，造成中原最大的勢力。

李淵——太原留守李淵從次子李世民計，自晉陽起兵奪取西京。關中豪傑爭先降附。世民有精兵九萬，淵女柴紹妻李氏有精兵萬餘，號稱娘子軍。世民與李氏會師渭北，其餘諸軍合二十餘萬。十一月淵軍攻破長安城，擁西京留守代王楊侑（恭帝，楊廣的孫子）做隋帝，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遙尊廣爲太上皇。淵據有關中，與民約法十二條，廢除隋一切苛法。第二年三月，楊廣死，五月，侑讓位給李淵，隋亡。淵稱帝（唐高祖），國號唐，年號武德（六一八）。

全國大亂，楊廣無法收拾，在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立百餘房，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輪流做主人，廣與后蕭氏及寵妃就房飲酒，杯不離口，晝夜昏醉。他心裏發慌，常對蕭后說，外間大有人圖儂（我），且不管他，快樂飲酒吧！又常取鏡照面，對蕭后說，好頭頸不知該誰來斬它。后驚問緣故，廣強笑道，貴賤苦樂，沒有一定，斬頭也不算什麼。衛兵多關中人，廣召集江都境內寡婦處女，令將士任意選取。可是衛兵們依然怨恨想叛亡。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乘機謀纂奪，率兵入宮。廣換服裝逃避西閣，被執還暖閣。化及徒黨馬文舉裴虔通司馬德戡等拔刀立左右。廣說，我犯什麼罪？文舉道，你輕動

干戈，巡遊不息，奢侈荒淫，專任姦邪，不聽忠言，還說什麼無罪。廣說，我實在對不起百姓，至於你們，跟着我享盡富貴榮祿，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今天的事，誰是首領？德戡道，全國同怨，何止一人。廣要求飲毒酒死，文舉等不許。令狐行達按廣坐下，廣怕刀殺，自解巾帶給行達，廣被絞死。廣子孫及宗室外戚，全數在街上處斬。廣早知道不得善終，隨身帶一甕毒酒，告寵妃等道，如有亂事，你們先飲，隨後我飲。等到需要毒酒，左右早已逃散不見。依靠碉僂政策屠殺政策的楊廣，終於在自己親信的臣屬手裏，用巾帶結束了生命。

李密宣佈李廣十大罪，裏面有『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的話，這的確代表了當時一般人民的怨恨聲。

簡短的結論

楊堅教戒太子勇說，『自古帝王，從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做副君，應該以儉約為先』。堅在位二十四年，的確生活樸素，減輕剝削，三百年來，人民第一次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

堅對臣屬用刑極嚴，功臣勳舊，誅逐略盡。貴族大姓破家的多，人民得益不小。官吏受賄，即使小物如鸚鵡麖皮馬鞭等類，發覺處死刑不貸。雖說近乎殘酷，却使官吏不敢過於作惡。堅多少懂些民為邦本的意義，所以開皇時代，經濟欣欣向榮，戶口墾田大量增殖起來。

楊堅是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兒子楊廣却是著名淫侈的昏君。廣大興土木，民力浪費在個人享受的宮室苑囿御河上，後來野心更肆，傾全國兵力，三伐高麗，開皇時代積累的財富，全被廣耗盡。

人民不能忍受殘酷無厭的榨取，起義軍佈滿全國了。統治階級內部分裂，促使廣加速潰滅。廣不知改過，看人民都是可怕的敵人，想用碉堡政策屠殺政策來鞏固地位。不料殺死自己的，恰恰是自己的親信人宇文化及。

人民起義的成果，政權從楊廣轉到貴族李淵手裏。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從李淵武德元年（六一八）到李隆基（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凡一百二十四年，在這時期中，因國內統一，政治比較良好（貞觀開元），對外侵略不斷勝利，社會經濟一般是向上發展，超越隋朝楊堅時代。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長期摧殘的社會，到初唐才恢復了兩漢的盛況。

隋末楊廣的暴政，全國的混戰，社會遭受極大的破壞，幸而不到十年，李世民統一了中國。他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在位二十三年，建立制度，節用愛民，確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世民以後，雖然發生不少宮廷政變，經濟基礎，却沒有過大的損害，所以開元天寶間，唐朝的經濟，發展到最高點。

均田——武德七年，制定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殘廢人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殘廢人寡妻妾自立戶頭，加給二十畝。工商業者，比丁男受田減半。所受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田身死得轉授承戶人，口分田由官收回，轉給別人。唐初人口死亡流徙，土地寬曠，這種制度，可信其實際行施。唐制，庶人身死家貧，或流徙他地，聽出賣永業田；樂遷（自願）就寬鄉，並聽出賣口分田。賣作住宅邸店碾磑（水磨）的土地，即使不是樂遷也聽私賣。土地出

賣以後，不得再請受田。這分明允許官吏商賈地主兼并貧民，而且狹鄉地價總比寬鄉高，勢必迫使貧民流向寬鄉。雖說法律上規定買地人佔地不得超越定制；顯然止是一種虛文。開元時朝官們廣佔良田，工部尙書張嘉貞獨不營家產，被稱爲難得的達人。杜佑『通典』說，天寶以來，法令廢壞，土地兼并，比漢朝更劇烈。其實初唐兼并的事實，本來存在，止是被驅逐的貧民，還能向寬鄉謀生，因之形式上比天寶以後似乎和緩些。

租庸調——武德七年定租庸調法。租是每丁歲納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調是每戶納絹二匹（每匹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綾絁(紬)各二丈，綿三兩。如納布加五分之一，並輸麻三斤。庸是每丁歲役二十日，有閏加二日；不能應役，納綾絹絁每日三尺。

唐制本取元魏以來舊制，但有重要的改革。第一，舊制奴婢依良丁受田，繳納租賦；唐制不給奴婢土地，也不課稅，奴婢的剩餘勞動，全歸奴婢主專有。第二，舊制婦人受田僅得男丁的半數，有妻人負担却比無妻人（半牀租）加倍（一牀租），這種制度，迫使貧民寧願作鰥夫，不敢娶妻。唐制婦人不受田不課稅，與丈夫共同勞動，加強男丁的耕作效率，對人口增殖，有很大意義。

官吏——唐制文武京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得田二頃。外官也按品分給職分田。李世民貞觀十一年，因官吏藉職分田侵害百姓，下令收回職分田，轉給流亡還鄉的貧戶。別給官吏每畝（按職分田畝數）粟二斗，稱爲地租。官吏們不願意，世民只得借水旱的理由，廢除新法令。李隆基開元十年，收回職分田，每畝改給倉粟二斗。十八年，又給還職分田。職田的忽收忽還，說明官吏不肯放棄優厚的利益。隨着官吏的增加，職田也逐漸擴大。貞觀元年，選舉文武官僅六百三十四員。李治

時，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每年入流（考選合格）士人超過一千四百人。李顯（中宗）時，大置員外（額外）官，自京師至外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又近千人。又定價賣官，納錢三十萬文，即得官職，正官以外，有所謂員外、同正、試官、攝（代理）官、檢校官、判某官、知某官等名目，士人到吏部求選，每歲數萬人。顯封爵一百四十餘家，五十四州的上等腴田，都被爵家割去。人民充當爵家的封戶，剝削比朝廷更苦。戶部每年給爵家六十餘萬丁，一丁納絹二匹，朝廷每年虧短一百二十餘萬匹。開元二十一年，一品官以下多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門佐史以上多至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奴官王毛仲生兒三日，賜五品官，毛仲不滿意，說這小兒難道不堪給三品官。宮中宦官三千餘人，多封三品將軍。京城附近田園，三分之一以上被宦官佔有。開元二十五年，定文武勳（勳位）官永業田制度，親王一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下至雲騎尉（正七品）武騎尉（從七品）也各受田六十畝。散官（非職事官）五品以上與職事官同例給田。永業田得傳授子孫，不再收回。官吏獲得大量土地，也就是人民的土地大量被侵奪。

府兵——府兵是一種徵兵制，全國男丁，每年服兵役若干月。李世民分全國爲十道，置軍府六百三十四，關中有府二百六十一，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府分三等，上等府統兵千二百人，中等千人，下等八百人。每府自都尉至隊正，共置官六十九人。民年二十充兵役，六十免役。兵丁每年輪番去京師當宿衛，兵部依道身遠近給番。五百里以內五個月輪到直番上宿衛一個月，稱爲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一律十二番。每一丁男，不論離京遠近，服役及往返路程，一年平均耗損耕作時間兩三個月。兵士所用服裝器械糧食，都得自備，更是苛刻的負担。沿邊戍兵，經常六十餘萬，

名爲守邊，實際上供將官役使營利。農民既要自費當兵，本家雜徭，仍不能免，生活非常窮困，不得不逃匿避役。開元時代，府兵已成空名。隆基改府兵制爲彍騎制，招募九等戶或八等戶身高五尺七寸的壯丁，充當宿衛兵士，數凡十二萬。一年六番，免除其雜役使。邊地戍兵也改爲募兵制。從此兵農分業，統治者無限止擴大軍額，農民必須担負養兵的義務。

宗教——北朝舊俗尊信佛教。貞觀時代，佛道兩教都沒有新的發展。世民死後，李治令舊宮女全數入靈寶寺做尼，又改玉華宮爲佛寺，這是佛教將盛的徵兆。武曌（音照。武則天）選僧懷義當男寵，封他做白馬寺主。又命懷義作夾紵（用紵麻和布縫成）大佛像，小指中能容數十人。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明堂北造天堂，高五層，供大佛像。天堂第三層已能俯視明堂，想見天堂與佛像的高大。發丁役數萬人，費用億萬，府藏因而耗竭，懷義還揮金如糞土，公私田宅，多被僧寺佔取。李顯時，僧寺更盛，敢和權力最大的太平公主（武曌的愛女）爭碾磑，而且得到勝利。李顯命僧慧範在洛陽造聖善寺，又在長安長樂坡造大像，府庫虛耗，慧範得贓錢數十萬緡（錢一千爲一緡）顯遣使官分路到江淮買魚龍水族放生。諫官李乂請他節省放生的錢物，減窮人的徭賦。他大造寺廟，務求崇麗，大寺用錢百數十萬，小寺三五萬，總數在千萬緡以上。人力勞弊，怨聲滿路。李旦（睿宗）時諫官辛替否上書說，中宗皇帝大封官爵，造寺不止，費財貨幾百億，濫度僧尼，損失租庸數十萬。藏出益多，藏入益寡，奪百姓口中食物，養育賓殘，剝萬民身上衣服，塗飾土木，終於公私俱困，衆叛親離。現在陛下爲兩個公主造金仙玉眞二道觀，逼奪民產，用工數百萬，用錢百餘萬緡，陛下是否知道人民的切齒怨恨。從李顯時起，貴族爭造佛寺，度人爲僧尼，富戶豪強，出錢三萬買度牒，就得免除一切兵役。李隆基淘汰天下僧

尼，查出假冒，勒令還俗的一萬二千餘人。禁創建佛寺，舊寺頹壞得官府檢視，才許修理。又禁百官家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民間不得鑄佛寫經。令諸寺院設病坊，京城乞丐貧病人得入坊養病。隆基這些措置，多少給佛寺一點阻礙。

商業——武曌的男寵張易之曾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到曌前飲酒賭博。宰相韋安石跪奏道，商賈賤類，不得參與宮宴。宋霸子得入宮賭錢，大概是大富商。李隆基問富人王元寶財產。元寶對，臣請用一匹絹挂終南山一株樹，南山樹盡，臣帛不盡。隆基說，我是天下最貴人，元寶是最富人。元寶家住京城，既非貴族和官吏，在當時，也不容庶民兼幷廣大田地，他應是營商致富。開元二十二年，沒收京城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據上列諸例，想見初唐已有巨大的商業。貞觀時，各官司置公廨本錢，每司設令史九人，號稱捉錢令史。五萬本錢，交富商大戶經營，每月收息錢四千文，就是說，一年收百分之百的利息。經營官本的富人得免除徭役，貧戶欠債破產，一生還不完。開元時收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交富商大戶放債，按月收息，供官吏用費。直到唐亡，商販富戶勾結官司，藉口官本，廣求私利，債戶納利十倍，還被指爲逋欠，受官商的非理逼迫。唐制分民戶爲九等，等次愈低，納稅愈少，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私情請託，冒列下等。官商相互利用，聯合向貧民剝削，捉錢制度是他們的主要工具。

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武曌時廣州都督路元叡及僚屬侵奪商舶，被番客刺殺十餘人。唐朝凡到廣州做官的，無不貪贓致巨富。揚州是國內商業的中心，中外商賈往來如織，中唐以後，更趨繁盛。

錢幣——隋末錢幣輕小，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李治時民間私鑄盛行，嚴禁不能止。武曌爲討好富人，允許惡錢通用，盜鑄更盛。李隆基禁惡錢，不許

私賣銅鉛錫及用銅作器物，銅鉛錫出礦，由官收買。當時錢少不敷流通，錢與銅價略等，官鑄無利可取。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請不禁鑄錢，隆基集百官公議，錄事參軍劉秩說，法令不行，人民難治，都由於貧富不齊的緣故，如果許私家鑄錢，完民決不能爲；勢必貧民愈貧，給富家服役，富家愈富，更逞貪慾。隆基從劉秩議，下令貨（錢）幣（布帛）並用，所有莊（田）宅口（奴婢）馬交易，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得錢物兼用。私錢被禁，物價略平。

工業——工部掌管全國工匠，按州縣組成工團。五人爲火，五火置長一人。工匠必須有專門技巧，每年輪番應役，每日受傭資絹三尺。工匠有一定的名額，也有特定的地位，有闕額，先補工巧業作人的子弟，補工匠後，不得改做諸色（別種行業）。還有一種更專門的工匠，終身在官立工業部門工作。如少府監總管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少府招請傳家巧技的工師，教工人各種技術，細縷工四年，車工樂器工三年，刀稍工二年，矢鏃竹漆工一年，冠冕弁績工九月。每年季考四次，大考一次。製成物品刻工人姓名。武曌禁民間用錦，侍御史侯思止私藏錦發覺被杖死。當時綾錦坊有巧兒三百六十五人。工匠稱爲巧兒，應是製作特精，怕民間仿造，所以下令禁止（她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都面塗紅粉，身著錦繡）。徐敬業討武曌，就江都錢坊驅囚徒工匠授兵甲。李亨（肅宗）時李光弼守太原，募得蔚州銅冶錢工三人，善穿地道。朝廷嚴禁鑄私錢，這些錢工當是在公家終身服役。

武曌用銅鐵鑄天樞；武三思令四夷酋長聚錢萬億買銅鐵，不足，更斂取民間農器。天樞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銅製蟠龍麒麟縈繞鐵山。天樞上置騰雲承

露盤，徑三丈。四龍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撰文。後來李隆基毀天樞，發工匠銷銅鐵，逾月不盡。曌又鑄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鼎上圖畫山川物產，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又鑄十二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這樣巨大工程，說明冶鑄技術的優良。李顯女安樂公主有織成裙值錢一億，花卉鳥獸細如粟粒，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爲一色，可見當時織工的精妙。

初唐土地兼并還不很劇烈，各種剝削制度，還沒有發展到極度，所以從武德到開元，戶口一直上升，歷史上也就稱爲唐朝的興盛時代。

戶口——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居戶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每里設正一人，城居稱坊，有坊正一人，野居稱村，有村正一人。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村滿十家，附入大村，不別置村正。估量民戶資產等第，定爲九等。每年造計帳，三年造戶籍。戶籍分課戶，不課戶兩種，凡九品以上官，貴官的親族，學校學生，鰥寡廢疾奴婢部曲客都免課役，稱不課戶。戶內有課口，稱課戶。不課戶的增加，也就是課戶負担的增加，所以貧民逃亡隱漏，避免徭役，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或此地檢查，急轉他境，暫時容身。這種逃人，其中一部份成爲有組織的流氓。李治從長安往洛陽，怕路上多小偸，命監察御史魏元忠保護爲前後。元忠到長安獄檢視，得盜一人，神色言語有異常人，元忠命開釋刑具，給官員服裝，乘驛車隨從，一路共同食宿，託他防止竊盜。此人微笑許諾，車駕到達洛陽，人馬數萬不失一錢。中唐以後，朝廷和藩鎮盛行募兵，應募的主要就是這些流氓。

從李淵時起，就存在着括戶和隱漏兩個相反的現象。武德四年，詔括天下戶口。貞觀三年，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來及四夷降附男女凡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六年詔天下括浮遊無籍人，限明年末登記完畢。當時民戶不滿三百萬，自洛陽到山東，本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隋末亂後，人煙稀少，荒草彌望，世民不敢往泰山封禪(祭天)，怕被四夷酋長看出內地的空虛。李治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戶三百八十萬。李顯神龍元年，得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開元九年，監察御史宇文融奏稱天下戶口逃移，巧僞極多，請加檢括。隆基下詔，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內自首，過期不出，謫遷徙邊遠。據史載一次括得八十餘萬戶，百姓大受州縣官的侵擾。十一年下令停止檢括逃人，聽安生業。十二年又派宇文融出去括戶，歲終增得稅錢數百萬緡，百姓受害更甚。十四年戶部奏今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六，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一年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二十八年，天下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這是初唐戶口最高的記錄。其中課戶不課戶各佔若干，記載不明。不課戶每戶口數一定很大。課戶中口數平均也應在五人以上，因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時別籍異居。州縣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兩賦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足見朝廷重視多丁大戶，不許無故析戶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繼別戶，新析戶仍須與本戶同等，不得降下，供應徭役，與本戶共計丁數，不得藉口析居避免。所以唐朝每戶口數，平均應不止五人，再加實際存在的大量逃戶，總人口也許達五六千萬，與兩漢戶口數相等。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隋末羣雄割據，洛陽有李密王世充，河北有竇建德，隴西有薛舉、薛仁果，河西有李軌，河東有劉武周，江陵有蕭銑，江淮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興輔公祏，山東有劉黑闥。李世民智勇出羣，戰無不勝，武德七年，削平羣雄，全國統一。世民建立大功業，應該繼承帝位，李淵却想傳位給長子李建成。世民與兄建成弟元吉猜忌互爭，武德九年，世民殺建成元吉，李淵不得已禪位給世民，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英武的唐太宗。

世民受禪，改元貞觀。他在位二十三年，創造兩漢以後最大的朝代。貞觀政治，在封建時代，一般稱爲唯一的模範。

科舉——魏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少數士族把持政權，妨礙皇帝用人的自由。楊廣改用明經進士兩科取士。唐承隋制，並重進士科。世民曾登宮門見新進士試畢魚貫出門，喜悅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了！明經及第不易，進士更難，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趙嘏詩：太宗皇帝眞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貞觀以後，宰相大臣，多從進士科出身。進士試詩賦，所以唐朝詩人特別多。

學校——世民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時常親到國子監（大學）聽學官講書。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都給官做（禮記春秋左氏傳稱大經，詩儀禮周禮稱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稱小經）。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各遣子弟入學聽講。學生總數多至八千餘人。國子監傳播文化給四鄰各國，高麗日本接受得最多。武曌時，日本使臣

朝臣眞人來朝貢，眞人能讀經史，態度完全華化。開元初，日本使臣來朝，請學經典。學成後，多買文籍歸國。副使朝臣仲滿慕中國文物，改姓名居京師五十年，逗留不肯回去，官至鎮南都護。李适時又遣使入朝，同來學生及僧空海，留京師求學。李純時學成歸國。

士族——北朝崔盧李鄭諸族，自矜門第，不與他族通婚姻。較卑族姓得娶高門女，認爲莫大榮幸。議婚時男家獻納厚幣，稱爲陪門財。世民命高士廉等廣搜天下譜牒，考核眞僞，撰氏族志。士廉仍推崔族第一。世民說，劉邦、蕭何、曹參都出身庶民，起爲帝王將相，世族何足貴。命士廉重修，依唐官吏品秩爲高下。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降崔族第三。氏族分九等，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頒示天下。後來李治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補入武氏爲第一等。士卒積軍功升官到五品，也得參與士流，稱爲勳格。士族制到唐朝漸趨於崩潰，到宋朝科舉制度完全代替了士族制度。

納諫——封建社會不容發生民主制度，皇帝能納諫，就算難得的賢主。世民常對羣臣說，你們應該不惜苦諫，糾正我的錯誤。魏徵屢次犯顏直諫，世民總是虛心聽從。某次世民退朝發怒道，總有一天殺這田舍翁。皇后長孫氏問是誰。世民道，魏徵時常當衆侮辱我。長孫后賀道，魏徵忠直，正因陛下是個明主。世民聽了喜悅。世民一樣愛好奢侈建築田獵女色，止是能納諫，所以成爲賢君。

世民死，子李治繼位。李治是個庸人，在位三十四年，沒有什麼大作爲，娶世民侍妾武曌做皇后，是他一生最大的行事。

李治死，子李顯繼位。太后武曌廢顯自立，改國號爲周。這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二十二年，所謂政治，止有殘酷的特務政治。她懷疑全國人厭惡她，獎勵告密，告密人往往得五品官。她重

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元禮做游擊將軍，興做秋官（刑部）侍郎，俊臣做御史中丞，各畜無賴數百人，專做告密工作。要陷害人，令數處同時告發，事狀如一，無法自辯。訊囚酷法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求即死十樣大枷；又有鳳凰曬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名目；又或倒懸人身，頭挂巨石；或用熱醋灌鼻；或用鐵圈束頭，釘入木楔，腦裂髓出；或用竹籤刺入指甲；或不給飲食，連夜審訊，搖撼身體，不許合眼。殺人先用木丸塞口，免得在刑場大罵。當時告密和屠殺，成爲政治的主體，前後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官以下，不可勝數。每新任一官，宮婢私笑道，枉死鬼又來了。果然不到一月，犯了罪，身死滅族。後來周興也被人告密，武曌令來俊臣訊問。俊臣問興，囚犯不承，當用何法。興說，那很容易。取大甕四面燒紅炭，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佈置，起立道，奉旨訊兄，請兄入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流竄嶺南，路上被仇家殺死。俊臣也被人告密，斬首。仇家爭割俊臣肉生吃，挖眼珠，剝面皮，刮胸腹，掏心肝，頃刻踹成泥漿。武曌知道衆怒難犯，把索元禮也殺死。

武曌別一醜行是縱容男寵，汚亂政治。她先愛洛陽市賣藥人馮小寶，爲入宮便利，度他做僧，名薛懷義。武曌年齡已到八十歲左右，還竭力修飾，自稱齒落更生，大可慶喜，改元長壽。懷義却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聚徒橫行。武曌怒殺懷義，別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張年少美姿容，善音樂，愛幸無比。她又多選美少年入宮，稱爲奉宸內供奉。柳模奏薦兒子柳良賓潔白美鬚眉，史侯祥奏稱自己陽道壯偉，強於薛懷義，都自說堪充奉宸內供奉。二張的幼弟張昌儀做洛陽令（武曌居洛陽），某次上早朝，有姓薛士人馬前獻賄賂及黃金五十兩，請求做官。昌儀到朝堂，取賄賂授吏部侍郎張錫，數日後錫遺失

服膺，去問呂儀。呂儀罵道，胡塗人，我那裏記得，凡姓薛人都給官做就是。張錫恐懼，趕快給六十餘姓薛人做官，呂儀如此，二張的驕侈無道，不言可知。

武曌病，張柬之等率兵入宮，斬二張，遷武曌入上陽宮，復立李顯做唐帝。顯比李治更昏，皇后韋氏與武三思淫亂，朋比作惡。三思用宗楚客等五人當爪牙，號稱五狗。李顯愛女安樂公主與韋后謀重演武曌故事，進毒餅害死李顯。顯弟李旦的兒子李隆基殺韋后母女，立旦為帝。旦讓位給隆基，這就是唐朝人把他與世民並稱的唐玄宗。

隆基即位，年號開元。他用姚崇宋璟做宰相，賦役比較寬緩，刑罰也還清平。開元十三年洛陽米價一斗錢十五文，山東一帶米一斗五文粟一斗三文。二十八年，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米一石值錢不滿二百文，絹一匹價略相等。當時海內富庶，戶口逐年增加，行旅不持兵器。工匠工資每日絹三尺，約合十五文。騾夫腳值，每馱一百斤，行一百里，得錢一百文。官俸一品官月俸八千文，食料一千八百文，雜用一千二百文；九品官月俸一千五百文，食料二百五十文，雜用二百文。職分田公廨本錢還不在內。所謂太平時代，受益最大的是官吏，生活最苦的還是農民和工人。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侵略

李世民天姿雄武，十六歲應募從軍，十八歲助李淵守太原。世民首創奪取長安，東向爭天下的計劃，後來削平羣雄，統一中國，也全是世民的功績。他部下謀臣猛將，如李靖、李世勣、尉遲敬德、李道宗、程咬金、侯君集、薛萬徹等人，大抵出身行伍，好戰成性。李世勣常對人說，我年十二三時為無

賴賊，逢人便殺，十四五爲難當賊，不快意便殺人，十七八爲好賊，止在陣上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救人死。在世民看來，這些人是不容易安置的。他不願意屠殺功臣，又不放心他們能終守臣節。貞觀十八年，出兵伐高麗，李靖年七十餘歲，老病不能從行，世民拍靖背道，好好努力，司馬懿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功魏朝。靖惶恐叩頭道：老臣請扶病從駕。二十三年，世民臨死密告太子李治道：李世勣才智有餘，你對他無恩，未必肯順服，我現在貶他的官，他如果奉命就行，我死，你用他做大臣，如果徘徊顧望，立刻殺死他。世民對功臣猜忌如此。貞觀時代，連年攻伐四夷，第一爲了減少君臣間的矛盾，第二爲了奪取土地和人口，第三爲了提高皇帝的威望，對人民絲毫沒有利益。

突厥——突厥始畢可汗時，國力強盛，李淵起兵取長安，怕突厥攻襲晉陽，忍辱對突厥稱臣。始畢死，頡利可汗立。頡利連年大舉入寇，李淵甚至想焚毀長安，遷都避難，賴世民出擊獲勝，關中得免陷沒。世民卽位，每日親率將士數百人在宮中習射，準備擊滅突厥。頡利用兵不息，資財匱乏，向諸部重斂，諸部怨叛。東部突厥突利可汗受頡利壓迫降唐。鐵勒族的薛延陀、拔野古、僕固、同羅等部及突厥諸部酋長也相率降唐，頡利益衰弱不振。貞觀三年，李靖率李世勣、柴紹、薛萬徹合兵十餘萬分路出擊，大破頡利兵。四年，生擒頡利可汗，斬首一萬餘，俘男女二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突厥亡。大漠以南，全爲唐有。世民對羣臣說：往年太上皇（李淵）爲救百姓，稱臣受辱，我常痛心，今突厥降服，庶幾可雪前恥。頡利到長安，伏地哭拜謝罪。李淵非常喜悅，召世民及貴臣置酒凌煙閣，淵自彈琵琶，世民跳舞，貴臣輪流進酒，到夜深才散會。

鐵勒——突厥強盛時，鐵勒諸部散居漠北，有薛延陀、回紇、同羅、僕固、契苾等十五部，薛延陀

最強大。貞觀二年，薛延陀推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世民正圖突厥，遣使封夷男爲眞珠可汗。夷男大喜，入唐貢獻。突厥亡後，北方空虛，眞珠率部落南遷，有兵二十餘萬。眞珠使二子分主南北部，世民封二子都做小可汗，外示優崇，實際是分裂薛延陀。世民又立突厥降人李思摩爲俟利苾可汗，使渡河居突厥故地。十五年，眞珠發兵三十萬攻突厥，世民命李世勣、李大亮、張士貴、李襲譽分路出救。臨行訓諸將道：用兵的原則，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乘思摩無備，一擊成功，思摩已入長城，又不速退，粮盡馬瘦，進退失據，你們出兵，不須速戰，等薛延陀窮困退走，同時奮擊，一定成功。李世勣依計，大破薛延陀，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

十六年，眞珠遣使來請婚，獻馬三千匹，貂皮三萬八千張，馬腦鏡一面。世民允許嫁女給他。眞珠大喜，使姪突利設來納聘禮，馬五萬匹，牛駱駝一萬頭，羊十萬口。世民大會羣臣，厚賞突利設，表示和親已定，又下詔親送公主到靈州（寧夏靈武縣），令眞珠來親迎並會見皇帝，同時發使三路收受眞珠所獻雜畜。薛延陀本無庫藏，眞珠嚴稱摟括諸部，往返遙遠，牛馬耗損。世民藉口眞珠聘禮未備，失期不來，下詔絕婚，追回三路收禮使。世民知道薛延陀新做大會長，勢力還沒有鞏固，所以力求通婚唐朝，借勢威服諸部。這次通婚不成，同羅、僕固、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一定要反叛薛延陀。果然，眞珠死後，子多彌可汗立，回紇、僕固、同羅等部大敗多彌。二十年，命大將李道宗、阿史那社爾、薛萬徹、執失思力、張儉、契苾何力率兵分路出擊。多彌驚逃，回紇攻殺多彌。李世勣招撫鐵勒餘部，回紇、拔野古、同羅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尊唐天子爲天可汗。

西突厥——貞觀二年西突厥內亂，西域諸國及鐵勒叛西突厥。二十年，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請

婚，世民令對龜茲、於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作聘禮。李治顯慶元年，葱嶺道行軍總管程咬金大破西突厥，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西突厥屬部），斬首三萬餘級。二年，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大破西突厥，俘沙鉢羅可汗。李治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封降人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眞為繼往絕可汗。繼往絕與興昔亡有舊怨，龜海道總管蘇海政信繼往絕密告，殺興昔亡，西突厥又亂。武曌封興昔亡子元慶為興昔亡可汗，繼往絕子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西突厥十姓（吐陸五姓，弩失畢五姓）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改封竭忠事主可汗。李顯封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李隆基封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西突厥時叛時降，不為中國大害。

龜茲——貞觀二十一年，龜茲王布失畢失臣禮，世民怒，命阿史那社爾、契何苾力、郭孝恪出兵，與鐵勒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阿史那社爾破五大城，降七百餘小城，虜男女數萬口，擒布失畢。李治時龜茲內亂，唐滅龜茲，置龜茲都督府。

高昌——高昌王麴文泰遏絕西域諸國入唐朝貢道路。貞觀十三年，世民命大將侯君集、薛萬均伐高昌。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兵敗降唐。唐略地得二十二城，戶八千餘，口一萬七千七百，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守。

吐谷渾——貞觀八年，令吐谷渾（青海）伏允可汗入朝，伏允託病不來。世民命大將段志玄進討，吐谷渾遠遁。世民又遣大將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擊吐谷渾。唐兵深入，沙漠中缺水，刺馬血解渴，擊破伏允，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頭，伏允被殺，唐立慕容順為西平郡王。

世民征伐四夷，止有滅突厥，還算給李淵雪恥，其餘都是無故侵略。他依據兵法「撫士貴誠，制敵

贊詐」的原則，對四夷用了無數詐計，結果擴地極大，東至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千一十八里。

世民對四夷用軍事和通婚兩個政策。對西境的吐蕃（西藏），採取和親政策。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有兵數十萬，未曾通中國。世民時贊普（酋長）弄讚有勇略，四鄰畏服。貞觀八年，世民謀大舉攻吐谷渾，使馮德遐往吐蕃撫慰。弄讚遣使隨馮德遐入貢求通婚，獻黃金五千兩，珍玩數百件。十五年，命禮部尚書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弄讚大喜，模倣中國衣服儀飾，禁止本國鄙俗，遣子弟來長安學詩書。李治封弄讚爲西海郡王。弄讚死，宰相祿東贊執國政，吐蕃益強。吐蕃與吐谷渾互攻，唐助吐谷渾。吐蕃大臣仲琮入朝，李治問吐蕃風俗。仲琮對：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可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從下層首先提議，政治適合大衆的利益，所以能強盛持久。李治末年，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大戰青海上，唐兵大敗。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土地。東接涼、松茂、巂（音髓）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成爲唐朝西方強敵。武瞾時吐蕃內亂，大將贊婆率千餘人降唐。李隆基時吐蕃連年入寇，隆基創防秋制，每年用十幾萬兵力防禦吐蕃。

武瞾以來，西突厥吐蕃最爲邊患，戰爭不息。遊牧種族向內地侵擾，本無足怪，引起戰亂的主要原因，却在中國政治腐朽，將吏故意挑釁，例如吐蕃請求和親，李隆基道，贊普來信言語悖慢，我如何能忍。皇甫惟明諫道：贊普當開元初年，還是幼童，那能說這話。大概是中國邊將詐造這封信，激怒陛下。因爲邊境有事，將吏得乘機盜匿官物，假報戰功，討取爵賞。這是姦臣的利益，國家的禍害。陛下試遣一使去看金城公主，與贊普當面議和，免得邊地軍民困弊。隆基命惟明往吐蕃，贊普大喜，出貞觀

以來唐帝詔書示催明，上書極恭順，和議成功。這說明前時戰死的軍民，何等寃屈。

世民對外侵略，所向無敵，當然不肯放棄東北方的高麗國。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殺高麗王，自稱莫離支（軍民總管）。唐屬國新羅上書稱百濟與高麗連兵來攻，請求援救。世民決心東征，造輭船四百艘。十八年，命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趨遼東，海陸合勢前進。世民宣佈東征的理由說：遼東本中國土地，隋朝四次出師不能收回，我要給中國子弟報父兄戰死的仇恨，替高麗報國王被泉蓋蘇文殺的恥辱。現在四海大定，只有高麗不服，趁我還沒有老，用士大夫剩餘的氣力取它來。

李世勣渡遼水，高麗大駭，城邑都閉門堅守。唐兵至遼東城下，世民親自負土塡塹，拔遼東城，殺數萬人，俘兵士萬餘人，男女四萬口。大將李世摩中弩矢，世民親爲吮血，契苾何力中槊，世民親爲敷藥。白巖城請降，李世勣率甲士數十人見世民道：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怕死傷，正是爲了破城擄取財物。現在城快攻下，如果受降，戰士不免失望。世民下馬謝道，你們的話很對。不過殺人擄掠，我心實在不忍。你們的功勞，我別用庫物重賞，我替城中人向你們贖取生命。他表示各樣僞善，欺騙高麗人民，收效頗大。

十九年，世民至安市城。高麗北部酋長延壽、惠眞率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陣長四十里。李道宗獻計道，高麗傾全國兵力抗王師，平壤守備空虛，願借臣精兵五千，襲破高麗都城，數十萬衆可不戰敗降。世民不應。世民營駐驛山，令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狹谷衝敵陣後背，世民自將步騎四千陣山上。世民望見無忌軍塵起，命諸軍鼓噪並進，延壽驚

慌擾亂，唐將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披靡，唐軍前後夾擊，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無忌撤橋樑，斷潰兵歸路，延壽、惠眞率殘兵三萬六千人請降。唐軍獲得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一萬套，其他器物無數。高麗全國駭懼，後黃城銀城守軍都棄城逃走，數百里不見人煙。唐攻安市城不下，天寒草枯水凍，兵馬難久留，糧食將盡，世民下令退軍。

這次戰爭，凡拔城十，徙高麗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唐戰士死二千人，戰馬十死七八。世民深恨不能成功，問李靖道，我用天下兵力，被小夷困辱，是什麼緣故。靖答，李道宗知道。世民問道宗，道宗陳述乘虛襲平壤的計策。世民歎道：當時匆匆，我沒有留意。

二十一年，世民又想伐高麗。衆議高麗依山築城，攻取不易。前次大軍東征，高麗人不得耕種，奪得城邑，收沒積穀，又遭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屢遣偏師，輪番入境騷擾，使高麗疲於奔命，荒棄農作，幾年以後，千里蕭條，人心離散，鴨綠江北可不戰而取。世民聽從這個計謀，命大將牛進達將海軍三萬餘人擊高麗。李治繼續世民的遺策，厚結新羅國，連年出兵。較大的戰爭是顯慶五年，大將蘇定方率水陸軍十萬，聯合新羅國攻百濟。百濟大敗滅亡。百濟既滅，高麗勢孤，李治命大將契苾何力、蘇定方、劉伯英、程名振、劉仁軌分路進擊。次年，契苾何力大破鴨綠江守將泉男生（蓋蘇文長子），斬首三萬餘級。倭國（日本）舉兵救百濟餘衆。龍朔三年，孫仁師大破百濟餘衆及倭軍，拔周留城。仁師率陸軍，劉仁軌率海軍，遇倭軍白江口，四戰四捷，焚毀倭船四百艘，煙焰衝天，海水變赤。倭軍殲滅，百濟王扶餘豐單身奔高麗，百濟盡平。

李治乾封元年，蓋蘇文死。子男生男建男產爭權互攻，男生使子獻誠入朝求援，李治命李世勣率龐

同善、契苾何力、薛仁貴等擊高麗，殲滅傲讐率，大破高麗軍，斬首五萬餘級。薛仁貴勇冠三軍，殺高麗數萬人。總章元年，泉男建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世勣戰大敗，死傷三萬餘人。九月，李世勣拔平壤城，高麗王遣泉男產率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降唐。高麗悉平。唐分高麗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薛仁貴爲安東都護，率兵二萬駐平壤鎮守。

自貞觀十八年開始征東，到李治總章元年滅高麗，凡二十五年。

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奉世民命到天竺（印度），招諸國入唐朝貢。中天竺王阿羅那順兵最強，臣屬四天竺，發兵攻玄策，擒玄策等三十餘人。玄策脫身逃到吐蕃西境，徵吐蕃兵一千二百人，泥婆國兵七千餘人，進攻中天竺都城茶鎛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中天竺兵，阿羅那順棄城逃走，收餘衆再戰，又大敗。玄策擒阿羅那順及其妻子，虜男女一萬二千人。天竺震動，降城邑村落五百八十餘處。俘虜中有婆羅門（印度僧侶）那羅邇娑婆寐，自言有長生術。世民很信他，使合長生藥，派人往四方求奇藥異石，又派人到天竺諸國採藥物。世民吃了他的長生藥，毒發下痢，名醫束手，竟不能救。朝臣們想殺娑婆寐，又怕被四夷嗤笑，止好說是病死。

這是李世民侵略勝利的結果。

侵略勝利的別一結果，是大量異族遷入中國內地。貞觀四年，滅突厥，酋長受五品官以上百餘人，幾佔朝官的半數，入居長安近萬家。六年，契苾何力率部落六千餘家歸降，散居甘涼兩州間。十九年，徙高麗酋長三千五百人入內地，悉授武職，又內徙遼蓋巖三州高麗人七萬。總章二年，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地，留老弱使守安東。儀鳳二年，散徙高麗人到河南隴右諸州，

餘人留安東城旁。開元十年，從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到許汝唐鄧仙豫等州。這止是一些例說，其餘降附的諸族，居住邊境，數量極大，流入內地，與華族同化，唐朝從不禁阻。可以想見當時異族居住的自由。至於酋長和武將，很多賜姓李，政治上與華族有同等的權利。武曌時選善射武將五人賭金寶，左衞大將軍泉獻誠得第一，獻誠讓右玉鈐衞大將軍薛吐摩支（薛延陀人），吐摩不受。獻誠奏言，陛下選善射人，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選善射人。因為異族人多依武官，兵權逐漸落在他們手中，釀成中唐時代安史為首的大戰禍。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

從李隆基天寶元年（七四二）到李純（憲宗）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凡七十九年。在這個時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崩弱，引起中央政權（朝廷）與地方政權（藩鎮）間長期的戰爭。各個政權盡量向人民搾取財物，黃河流域遭受極大的破壞，全國經濟重心，轉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權依靠江淮的物力，雖然長安屢次陷落，政權終得免於崩潰。李純時代，居然削平藩鎮，獲得暫時的有限度的統一。從此黃河流域經濟逐步衰頹，江淮流域逐步發展，中唐正是轉變的關鍵。

天寶是唐朝極盛而衰的時期，致衰的原因是：

軍費——天寶元年，國內有州三百二十一，國外有羈縻州（朝貢國）八百。邊境置十個節度經略使，配備邊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單是衣食兩項，每年用布帛一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內地彍騎等兵八萬餘人，還不計在內。朝廷每年支出這樣鉅額軍費，養五十七萬脫離生產的職業兵，對人

民不得不加重剝削。

奢侈——李隆基是天才的音樂家，他精通音律，打羯鼓尤稱妙手。開元初年，設立左右教坊，練習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居住梨園，親自教練，號稱皇帝梨園子弟。天寶四年，他奪取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妻楊太眞做貴妃，縱情聲色，開始了極度淫侈的生活。楊貴妃有三姊（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三從兄（楊銛、楊錡、楊國忠），楊氏姊妹是淫婦，兄弟是無賴，國忠人品更不堪；李隆基對諸楊却寵幸無比。貴妃院中有繡織工七百人，收受中外官吏貢來的器服珍玩，不可數計。國忠做宰相，廣取賄賂，絹帛積累三千萬匹。韓虢秦銛錡五楊競造第宅，窮壯極麗。虢國曾造中堂，召工匠塗壁，費錢二百萬文。工畢求賞，虢國出紅羅五百段，工匠嫌少不肯接受。隆基令諸貴家進食品，水陸美味數千盤，一盤値中等十家的財產。諸貴家競養珍異；每次進食，用幾百人護送。隆基自恃承平日久，無事可憂，深居宮中，享受淫樂，看金帛如糞土，隨意賞賜，沒有節制。戶部郞中王鉷替他竭力搜括，每年貢獻額外錢百億萬，說是租庸調以外的剩餘，專供中宮用費，隆基很喜歡。

變造——天寶初年，倉庫積藏粟帛無數。韋堅奏請將江淮各州縣租米及義倉存粟變價購買各地輕貨輸送京師。堅又引滻水到宮苑東望春樓下，漕船數百艘直達樓下。漕船所載輕貨如廣陵郡（江蘇江都縣）船載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丹徒縣）船載綾衫，晉陵郡（江蘇武進縣）船載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縣）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東番禺縣）船載玳瑁眞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縣）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安徽宣縣城）船載空靑石紙筆黃連，始安郡（廣西桂林縣）船載蕉葛蚺蛇膽翡翠。凡數十郡駕船人，一律南方裝束，大笠，寬袖衫，芒鞋。隆基坐樓上受獻。楊國忠擴大變

造法，奏請全國各州縣正倉義倉（備水旱災）藏粟及丁租地稅，都變價改買輕貨布帛。變造法使輕貨大量流入京師，對工商業和貴族浪費，非常有利；可是倉米既空，官祿兵糧，勢必就地向人民徵取，名爲和糴，實際止是強奪，並不給錢。高力士對隆基說，『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官吏掯利），天下之人，盡無私蓄』。農民繳納租米，官吏變作輕貨。再借和糴名義向農民取米。這就是變造法的妙處所在。江淮地區運輸用船，北方運輸用車，船運便利省費，江淮經濟發展，運輸工具也是原因之一。

戶口——天寶元年戶部奏稱天下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十三年，戶部奏稱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這是唐朝戶口最高的記錄。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內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墾田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頃（墾田數過分誇大，不可信）。不課戶估總戶數約五分二，口數約估六分五，一戶平均有十二口。課戶每戶平均不到兩口。當時安史亂起，繁重的徭役賦稅，全由這些窮苦無告的課戶負擔，豪家強宗，不僅免除課役，廣佔墾田，並得蔭庇貧民充當莊客佃戶，供無情的剝削。例如京城附近每田一畝，官稅五升，私家收租，每畝多至一石，比官稅高二十倍。政府不敢得罪豪強，專力向課戶課口榨取財物，農民被迫破產，正好應募當兵，受朝廷及藩鎮的荼毒屠殺。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破長安，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逃往靈武，自立爲皇帝。第五琦入蜀見李隆基說：『當今用兵，財賦最關緊急，財賦產生，江淮居最多數。請給臣一官，可使軍費充

足」。李隆基喜悅，封琦爲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買輕貨，經長江漢水至洋川（陝西洋縣）、陸運至扶風助軍。江陵成轉運中樞，租賦堆積如山。朝廷終能戰勝安史，收復兩京，全賴江淮的財賦。當時掠奪江淮人民，不問是否欠租，止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圍宅搜索，或平分所有，或十取八九，號稱白著（無故取財物，猶俗言落空）。稍有違抗，捕送牢獄受重刑。民間唱白著歌道，「上元（李亨年號）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李純（憲宗）元和初年，土地大半被鎮藩割據。朝廷每歲賦稅，全從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徵取，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養兵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加一，大率二戶養一兵。至於水旱災荒，額外調發，不在數內。中唐時代，江淮人民所受痛苦可知，其他州縣受藩鎮剝削，痛苦又可知。

從李亨時起，國內戰爭連綿不絕，朝廷需要大量稅收作戰費，於是創行各種新稅法，向窮苦人民榨取。

榷鹽法——唐有鹽池十八，鹽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設鹽場，第五琦做鹽鐵使，始變鹽法，就山海井竈置監院。舊鹽戶及製鹽游民稱爲亭戶，免除雜徭役，使專事產鹽。嚴禁私製私賣。前時鹽價每斗十錢，琦加價一百，每斗賣錢一百一十文，李豫（代宗）用劉晏理財，專用榷鹽法。起初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來增至六百餘萬緡。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成本比海鹽昂貴。晏收亭戶所產鹽，轉賣給商人，任其自由販運，罷各州縣賣鹽官。海鹽價賤，產量激增，遠過西北池鹽。李豫初年，朝廷歲入不過四百萬緡。末年，增至一千二百萬緡，鹽利佔半數以上。富貴人食鹽少，窮苦人費鹽多，這就是說，鹽稅的最大部份，由貧民負担。揚州是海鹽集中地，也是鹽鐵轉運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成爲全國最富

庶的都市。唐人稱揚一益（蜀）二。揚州產海鹽，富庶居第一位，蜀產井鹽，居第二位。李适（德宗）時鹽價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縱逐利，市價或增一倍，人民羅常淡食，怨苦欲死。

兩稅法——李适用楊炎議，改租庸調為兩稅法。初唐賦斂，稱為租庸調。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戶出調。天寶末年，戶籍法廢壞，戶口數目不實。李亨以來，內戰劇烈，橫征暴斂，急似星火，多設稅收機關，各隨意自立名目，凡數百種。舊稅不除，新稅又加，富戶丁多，為官為僧，得免課役，貧戶丁多，無法躲避。上戶優遊，下戶勞疲，官吏乘機蠶食，盡量刻剝，貧民不勝窮困，止得棄家逃徙為浮戶，土著百無四五。楊炎建議行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需上供及地方費用，量出制人，按人民丁數及財產定等第高下，分兩次收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不問主戶客戶，依現居地為斷，不問中丁（十八歲以上）成丁（二十三歲以上）依貧富為差，商賈居地不定，依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當年增為十分取一）。租庸調及雜徭，悉數革除，止按丁額收稅。田畝稅依李豫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由納稅人民均攤，兩稅法規定收現錢，農民生產止有布帛，官吏任意折價，豪家大商乘機放債操縱，物賤錢貴，農民窮困，自李适到李純四十年間，稅額不變，人民實際負担增加三倍。天寶以來，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調法不得不改為兩稅制。

茶稅——豫章郡出產茶器，想見初唐飲茶風習，已經流行。李亨時張巡許遠守睢陽城，糧食儘乏，將士用茶紙樹皮充饑。李豫末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贈宦官邵光超黃茗二百斤。江淮人用茶作飲料，傳入中原，消費量因之加增。詩人陸羽嗜茶，創煎茶法，著『茶經』三篇，飲茶風氣更盛。李适貞元九年，行茶稅，按市價十分取一，歲得錢四十萬緡。

酒稅——酒稅從李豫時開始。李适加稅，酒每斗收稅一百五十錢，當時酒價每斗三百錢，稅率重至百分之一百。淮南等地稅麴不稅酒。此後酒稅收入益增，晚唐李昂（文宗）時每歲得錢一百五十六萬緡。

青苗錢——李豫廣德二年，創行青苗錢，供百官俸料。青苗田每畝收稅十五文，又徵地頭錢每畝二十五文。永泰元年，百官請納還職分田充軍糧。大歷五年，廢地頭錢，改青苗錢每畝三十五文。百官職分田讓給擁兵的武將，另向人民榨取至少與職田同數量的錢作俸料，苗已生長，農民不得不納稅。

借富商錢——李适建中三年，每月軍費百餘萬緡，府庫不能供，下詔借富商錢。朝廷原議以為天下財貨濃聚富商家中，凡資產超過一萬緡，可借其餘充軍用。借一二千家，可支數年的軍費。後來大索長安市中商賈所有貨物田宅奴婢，估價僅值八十八萬貫。又搜括僦櫃（典當），所有錢帛粟麥，都四分借一。封閉櫃（藏布帛）窖（藏粟麥），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罷市反抗。計共借得二百餘萬緡，遠不及預計可得五百萬貫那樣大，當然許多是隱藏了。

間架稅除陌錢——李适借富商錢不能完全成功，改行兩種新稅。間架稅是每屋兩架為一間，上等屋每間稅錢二千文，中等稅一千，下等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查驗房數。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密人錢五十緡。除陌錢是公私付款及貿貨，每緡官扣取五十錢，用貨物相交換，折錢照扣，敢隱錢一百，杖六十，罰二千文，賞告密人十緡。賞錢都由被告發人付給。

以上各種剝削的對象，主要當然是農民，止有借富商錢及間架除陌二稅，不利城市中富商大賈，因而激起罷市風潮。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部下五千人乘機在長安兵變，大呼道，你們不要恐慌，不奪你們商

借做横了，不稅你們間架除陌了。李适逃往奉天（陝西乾縣），朱泚被變兵市民擁護，據長安稱帝。

貨幣——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財物的重要工具。李隆基時，貴戚大商到江淮收買惡錢，良錢一換惡錢五，載入長安，照良錢同價行用。中小商及平民不勝困窮，宰相李林甫奏請禁止，貴戚大商不以爲便，李隆基聽從楊國忠的話，允許惡錢照舊流通。隆基設九十九鑪（三十鑪在絳州），每鑪鑄錢三千三百緡，僱工匠三十人，用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鉛錫混合物）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成本七百五十文。全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

李亨時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一錢當十個小錢用。琦又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十二斤，一錢當五十個小錢用。錢價輕賤，物價飛騰，斗米貴至七千錢，貧民餓死滿路。京師豪強銷化小錢及佛像，私鑄乾元錢，人民愈益窮困。李豫改令兩種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等價行用，豪強又毀錢改鑄器具，乾元錢從此廢止。

李純時因錢少，准許十緡以上交易，參用布帛。河東節度使王鍔利用拒馬河水力鑄錢，大省工費。李純命刺史李聽效王鍔法起五鑪，每鑪月出錢三十萬文。純又規定文武官僚並公主郡主縣主（三主都是皇室貴女）中使（宦官）下至士庶商旅（行商）寺（僧寺）觀（道觀）坊市（商家）私藏現錢，並不得過五千貫，餘錢勒令收買別種物品。當時京師市上存款，多是藩鎮將帥如王鍔、韓弘、李惟簡等人的錢財，每人所積至少在五十萬貫以上。其他富豪，依託左右軍（禁衛軍）官錢的名義，官吏不敢追究。李純命令在武將豪商聯合勢力下，無形取消。

李純時始有飛錢，俗稱爲便換。商賈至京師，納錢諸路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

己經裝到外路貿易，就官府合契劵取錢。朝廷想收飛錢的利益，禁止進奏院等私相接受，令商人向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收手續費百錢，後又改爲照數付錢，不收匯費。商人始終不願與三司交易，錢貴帛賤如故。農民不得不用低價的帛，向商人換錢，繳納兩稅。

上述各種剝削方法，名義上還算是國家合法的正式收入，人民還可以勉強忍痛貢獻。可是按之實際，人民額外負担，遠比這些正供繁苛得多。統治階級每一份子，都有特權掠奪財物來滿足自己的貪慾，下面簡單地敍述些當時額外的剝削。

皇帝私蓄——李隆基用度奢侈，賞賜無度。王鉷歲進額外錢百億萬，貯在內庫，號稱百寶大盈庫。李适時涇原兵變，掠奪宮中瓊林大盈二庫，軍民運取金帛，通宵不能盡。後來李适回長安，更專力聚斂，獎勵藩鎮及州縣官用各種苛法剝削百姓，從節度使起，下至判官幕僚，大小官吏爭獻進奉錢，私留大部份，貢獻止十中一二，美其名曰月進日進，通稱爲進奉。李适依進奉多少，賞賜官爵。适又使宦官率白望（在市上瞭望，白取貨物不給本價）數百人，在東西兩市詐欺貨物，稱爲宮市。李純時內外官吏爭獻進奉錢，有所謂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這種皇帝私人收入，存儲內庫，委宦官管理。李儼時大盈庫宦官三百餘人，想見積聚的豐富。

功臣——天寶以來，內戰不絕，擁護朝廷的武將，都成爲功臣。其中聲名最好的郭子儀，月得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可計數，庫中珍寶山積，奴僕三千人，自黃峯嶺到河池關，中間百餘里，都是子儀家的田地。其他功臣，大致類似。

官吏——官吏經常一萬人左右。初唐一品官月俸不過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一千斛。中唐大官月俸

至九千緡，州不分大小，刺史（州官）月俸一千緡。月俸以外，貪汚尤甚，李豫沒收宰相元載家產，單是胡椒，多至八百石。李純沒收堂後主書（小官）滑渙家產，值數千萬錢。官吏不分大小內外，無不受賄致富。

藩鎭——藩鎭割據土地，與朝廷對抗，自然財產富厚，其中號稱恭順的節度使，一樣豪富可驚。涇原節度使馬璘家產不可計算，在京城造第宅，中堂建築費二十萬緡，其他旁屋工價相差無幾。天寶時，貴戚第宅，極盡奢麗，初唐功臣李靖家廟，止配作楊氏馬廐。安史亂後，大臣將帥，競造第宅，比天寶更奢麗，當時稱爲木妖。李純時宣武軍（河南開封縣）節度使韓弘入朝，獻馬三千匹，絹五千匹，雜繒（帛）三萬匹，金銀器千件。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宣武庫廐還存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宦官——宦官奉令出使外州縣，公然行文求賄賂，與徵取賦稅同算合法。每出使必飽載回來。外官不厚贈宦官，反被疑爲不敬皇帝。

佛寺——李豫信佛，爲母吳太后造章敬寺，窮壯極麗，京師現有材料不夠用，拆宮殿傷料充數，費逾巨萬。宮中經常養僧百餘人，遇有變亂，請僧講仁王經，求佛力保祐。胡僧不空出入宮廷，弄權納賄，京城內外良田厚利，多被僧寺佔有。豫又下令人民不得侮辱僧尼。五臺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費錢萬萬，宰相王縉令五臺僧數十人，帶政府公文到四方求錢。從此佛教大盛，政刑更亂。李純迎佛骨至京師，留宮中三日，送各寺院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一國若狂。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純大怒，愈幾乎被殺。

胡客——李亨借回紇兵力，平安史叛變，收復兩京，對回紇人待遇特優。回紇留居京師常千人，其他胡商冒名雜居又千人，朝廷給與衣食財帛。他們貪橫放縱，官吏不敢過問。胡客置產業，開第宅，有利商業，多歸胡客經營。李适時久居長安的胡客，娶妻生子，買田宅，放高利貸，不願歸還本國的多至四千人，唐朝停發給養，每歲省錢五十萬緡。

武人——初唐行府兵制，武曌時，百姓怕當府兵，自壞手腳肢體避兵役。李隆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僞造『節用度，勸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等功勞，得入朝做宰相。邊將效法牛仙客，強令戍卒繳出隨身財物，寄藏軍庫，白晝服非人的苦役，夜縛入地牢，想法使戍卒病死，財物沒收入官。戍卒得生還家鄉，十中不到二三。李隆基從宰相張說議，改府兵爲彍騎，募貧民當兵。應募人多數是流氓和破產農民，既無家室，又無宗族，嗜利忘身，不知自愛。藩鎮將帥擁兵稱雄，懸重賞驅使盲目戰鬥。朝廷依賴神策軍（禁衛兵）武力，兵卒多是市井富兒賄買軍籍，領受犒賞，本人仍在店舖做買賣。偶有事變，無一兵可用。邊兵也同樣腐敗，李純命天德軍接收受降城兵士和器械，照原額應有騎兵一千一百四十人，交割時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弓一張。兵士被邊將役使，衣糧全被私吞。朝廷兵力，遠不及藩鎮強悍，掠奪民財，勒索犒賞，却與藩鎮兵並無高下。李湛（敬宗）時，進士劉蕡說，『首一戴武弁（軍帽），疾（恨）文吏如仇讐；足一躡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任意逞威作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政權），而暴足以侵軼（侵侮）里閭（平民）。』將帥兵士，互相利用，共同害民，中唐已劇，晚唐更甚。

在上述各式各樣的剝削下面，戶口大量耗損了。據舊史所記，李亨至德二年，有戶八百一萬八千七

百一（口數失記）乾元三年戶口總數，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應作二百七十四），內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內不課口一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首尾僅五六年，戶口驟減十之七八，戰爭給與人民的災禍，嚴重如此。不課戶口竟佔極大多數，無限的賦稅徭役雜課，都由佔少數的課戶課口來負担，更顯示了階級待遇的絕對不平等。

不課戶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朝廷無法獲取充分財賦，供應費用。李适建中元年改行兩稅，就是補救這個困難的新方法。當時有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平均四戶養兵一人。

李純元和二年，有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江淮民戶佔一百四十四萬。朝廷費用全賴江淮，平均兩戶養一兵。

中唐初期（天寶）與末期（元和）比較戶口賦稅，略數如下：

天寶總戶數八九百萬，內課戶五百餘萬，元和江淮稅戶一百餘萬，比天寶僅得四分一稍強。天寶稅租庸調每年總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布一端長六丈）匹（絹一匹長四丈）屯（絲綿）貫（錢一千）石（粟一斛），元和兩稅榷酒鹽利茶利總計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天寶約得四分三稍弱。四分一的戶口負四分三的稅賦，元和時人民生活的慘苦可以想見。

李豫時獨孤及奏稱：「天寶以來，兵亂已十年，人民生產破敗，衣食窘乏，擁兵將帥第宅連街道，奴婢厭酒肉，貧人瘦餓服役，剝膚敲髓。官亂職壞，將驕兵暴，綱紀毀壞，如沸粥亂麻，長安城中，白

盡掠奪，人民含冤，無處申訴。」這是中唐內戰初期的情況。

李輔時李吉甫奏稱：「天寶以來，國家養兵八十餘萬，其餘官吏商賈僧道不耕而食的佔人口十分之五六，強幹三個勞筋苦骨的農民，供養七個待衣坐食的游手。」這是中唐長期內戰的結果。

中唐農民破產了，工商業尤其是商業却很大的發展着。

第五節　中唐的政治

中唐是許多矛盾暴發的時代。中央與地方間的內戰，華族與外族間的侵奪，宦官與朝官間的排擠，朝官間的分黨互爭，唐朝在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矛盾中衰落了。

（一）內戰

安祿山——李隆基天寶時代，政治腐朽　君臣歌舞昇平，以爲中國無須有兵，禁止民間私藏兵器，子弟當武官，父兄認爲可恥。宰相李林甫對隆基說，邊將最好用胡人，胡人地位卑賤，感激朝廷待遇優厚，定能出死力報恩。隆基喜悅，諸道節度使多改用胡人。范陽（節度使駐河北大興縣）、平盧（駐河北昌黎縣）、河東（駐山西太原縣）節度使安祿山（父胡人母突厥人），河西（駐甘肅武威縣）朔方（駐寧夏靈武縣）節度使安思順（胡人），隴右（駐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哥舒翰（父突厥人母胡人），安西（駐新疆庫車縣）節度使高仙芝（高麗人）；四人掌握北及西北邊兵四十二萬，安祿山一人獨得十八萬，兵力最強。

祿山見隆基淫昏，內地又不設武備，暗中佈置叛變。孔目官（總管諸事）嚴莊，掌書記（管文書）

高尚想做大官，悉心替祿山籌劃，用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天寶十四年八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契丹、奚、室韋各部凡十五萬號二十萬據范陽反。祿山兵南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官吏多開門迎降。十二月，祿山攻滎陽，郡守崔無詖率士卒守城，聞鼓角聲，士卒自墜城下，紛紛如落葉。城陷。祿山進陷洛陽，隆基大懼，令哥舒翰守潼關。常山（河北正定縣）太守顏杲卿，平原（山東德縣）太守顏眞卿，新任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起兵攻河北。子儀部下大將李光弼（契丹人）僕固懷恩（鐵勒僕固部人）渾釋之（渾部酋長）等勇敢善戰，祿山聞河北有變，不敢急攻潼關。

次年（李亨至德元年）五月，哥舒翰大敗，潼關陷。隆基率楊貴妃姊妹楊國忠及皇子皇孫親近宦官宮女逃出長安，至馬嵬驛（陝西興平縣），隨從衞軍殺楊國忠，又逼隆基殺貴妃，擁隆基入蜀。太子李亨逃往靈武（朔方節度使駐在地），即皇帝位，號召軍民討叛。

安祿山入長安，大掠財物，屠殺民衆，各州郡人民起兵殺賊，援助唐兵，關中及黃河南北變成混戰的地區。魯炅守南陽（河南南陽縣）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百文，張巡，許遠守睢陽（河南商邱縣）殺妾侍食將士。戰爭中死傷慘重可見。至德二年，祿山被長子安慶緖殺死。天下兵馬元帥李俶（即李豫）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援兵共十五萬攻長安，大破慶緖軍。又進擊洛陽，慶緖逃河北鄴城。

史思明——安慶緖兵敗，祿山舊將史思明（突厥人）降唐，封范陽節度使。乾元元年，史思明據魏州（河北大名縣）反，與安慶緖遙爲聲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圍鄴（河南臨漳縣）；城中一鼠值錢四千文，淘牆土中碎麥稈及馬糞餵馬。九節度不設統帥，上下解體，攻城不能克。史思明

引大軍來援，唐兵大潰；逃歸洛陽。思明殺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李亨命李光弼代郭子儀爲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隊伍堅重，引兵退保河陽（河南孟縣）。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出屯白馬寺南，築月城（兩頭接河，形如半月）拒光弼。思明舉全力攻河陽。光弼率諸將死戰，大破思明軍。光弼與思明相持久不決，李亨信觀軍容使宦官魚朝恩及蕃將僕固懷恩的讒言，促光弼攻洛陽，唐兵大敗。李亨恐慌，增兵守陝（河南陝縣）。史思明長子史朝義殺思明自立，兵勢稍弱。李亨急於收復失地，借回紇兵攻破洛陽。回紇洗劫洛陽鄭（河南鄭縣）汴（河南開封縣）汝（河南臨汝縣）等地，人民死亡萬計，衣服被剝，多用紙蔽體；火燒數旬不滅。回紇送贓物到河陽城，堆積如山丘。李豫廣德元年，史朝義窮促自殺。

安史叛亂，起天寶十四年，迄廣德元年，凡九年。唐朝經這次大亂，統治力量大爲削弱，又加回紇吐蕃乘虛入寇，更不敢激起內變，破壞危局，對擁兵悍將，李豫以下諸帝，一貫採取姑息政策，止求名義上還承認朝廷，佔據土地，封賞官爵，厚給財物，都在所不計。廣德二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高麗人）承德節度使李寶臣（奚人，安史舊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安史舊將）相衛節度使薛嵩（安史舊將）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柳城胡人，安史舊將）互結婚姻；遙爲聲援，收集安史餘衆；各擁勁卒數萬；練兵修城，任命文武官吏，扣留賦稅，不服朝廷命令，造成地方勢力與中央對抗。

（一）魏博鎮——佔魏（河北大名縣）博（山東聊城縣）貝（河北清河縣）相（河南安陽縣）衛（河南汲縣）磁（河北磁縣）洺（河北永年縣）七州。田承嗣開始割據，傳田悅田緒田季安田懷諫田弘正。李純元和十四年，弘正入朝，留居京師。

（二）鎮冀鎮——一名成德鎮。佔恆（河北正定縣）定（河北定縣）易（河北易縣）深（河北深縣）冀（河北冀縣）趙（河北趙縣）六州。李寶臣開始割據。傳子惟岳，部將王武俊（契丹人）殺惟岳自立。傳王士眞王承宗。李純起兵攻承宗，屢戰不能勝，承宗死，弟承元降唐。

（三）盧龍鎮——佔幽（北平）涿（河北涿縣）莫（河北清苑縣）瀛（河北河間縣）平（河北臨榆縣）檀（河北密雲縣）嬀（察哈爾懷來縣）薊（河北薊縣）營（河南盧龍縣）九州。李懷仙開始割據。李豫大曆三年，部將朱泚朱滔殺懷仙，朱泚入朝留京師，朱滔充節度使。李适建中三年，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四鎮同盟互助，推滔爲盟主。次年，四鎮共推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爲皇帝。李适發動全國大軍征伐五鎮。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攻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包圍淮寧（許［河南許昌縣］蔡［河南汝南縣］等州）。唐制，各路軍隊出境，糧餉由朝廷發給，李适想諸軍出力，每出境，加給酒肉，又給將士家屬糧食，一人得三份給養，因此各軍一出境就停止，不再前進。建中四年，每月支出軍費一百三十餘萬緡，李适私庫雖然積儲極富，却藉口庫藏空虛，創行間架除陌兩稅，涇原兵利用民怨在長安叛變，李适逃走，叛軍推朱泚做皇帝，自號漢元天皇。李希烈也自號大楚皇帝。興元元年，李晟擊殺朱泚，朱滔病死，軍中推劉怦爲節度使。怦傳子濟，濟子總殺濟自立，元和十三年降唐。

（四）淄青鎮——佔淄（山東淄川縣）青（山東益都縣）齊（山東歷城縣）海（江蘇東海縣）登（山東蓬萊縣）萊（山東掖縣）沂（山東臨沂縣）密（山東諸城縣）曹（山東曹縣）濮（山東濮縣）兗（山東滋陽縣）鄆（山東東平縣）十二州。李正己開始割據。傳李納、李師古、李師道。李純與師道大

戰，元和十四年，部將劉悟殺師道降唐。

（五）滄景鎮——佔滄（河北滄縣）景（河北景縣）德（山東德縣）棣（山東惠民縣）四州。李适時程日華開始割據。傳程懷信程權。元和十三年程權入朝。

（六）宣武鎮——佔汴（河南開封縣）宋（河南商邱縣）亳（安徽亳縣）潁（安徽阜陽縣）四州。李适時劉元佐開始割據。傳子士寧。部將李萬榮逐士寧。傳子李迺（音乃）。部將鄧惟恭逐迺。貞元十二年，李适乘宣武軍內亂，命董晉爲節度使。

（七）彰義鎮——佔申（河南信陽縣）光（河南潢川縣）蔡（河南汝南縣）三州。陳仙奇殺李希烈；李适命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奇，适又命少誠爲節度使。傳吳少陽、吳元濟。元和十二年李純竭全力克淮西，擒吳元濟，算是朝廷對藩鎮最大的一次勝利。

（八）澤潞鎮——佔潞（山西長治縣）澤（山西晉城縣）邢（河北邢臺縣）磁（河北磁縣）洺（河北永年縣）五州。元和十四年，劉悟殺李師道，李純授悟爲義成節度使，駐邢州，李恆（穆宗）時改授昭義節度使。傳劉從諫劉稹。李瀍（武宗）會昌四年，唐滅澤潞鎮。

以上諸鎮佔地廣大，兵馬強悍，對朝廷忽順忽叛，諸鎮間也離合不常，內部又自相殺奪，紛擾數十年，從沒有安靜的時候。李純時代，政治比較良好，利用江淮財賦，官爵美號，離間諸鎮，誘使互攻。平淮西後，弱小藩鎮，畏威歸順，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可是藩鎮的基礎，並不曾拔除，李純死後，諸鎮節度使依然擁兵割據。

（二）外患

初唐國內統一，對外侵略，闢地極廣。中唐國內分裂，外族乘機侵入，北西南三邊淪陷，朝廷無力恢復，甚至借外兵從事內戰，苟求勝利，在歷史上留着可恥的汚點。唐初外族得娶唐公主，看作莫大榮寵，不惜竭財力充聘禮。中唐時，中國內亂，希望邊境不生事，多嫁公主給外國，號稱和蕃公主。李純因嫁公主到回鶻，需費五百萬緡，遣使去請緩期。華夷勢力升降，卽此可見一般。

回紇——回紇在唐初屬鐵勒部，建牙獨樂水上（圖拉河），開元天寶間，回紇漸盛，聯合十一部落，佔突厥故地。安祿山叛變，回紇懷仁可汗發精兵四千餘人入援。李亨與回紇約定克服京城，土地士民歸唐有，金帛婦女給回紇。破洛陽後，回紇入府庫收取金帛，大掠市井村坊，財物不可勝數。人民斂羅綿萬匹賂回紇，才停止搶掠。李亨嫁幼女寧國公主給回紇，親送到咸陽，公主辭別道，國家事重，死而無恨。李亨流淚回長安。寶應元年，李亨又請回紇助攻史朝義，洛陽大遭殺掠。李豫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音辣）數十萬人入寇，李豫驚慌，想棄長安逃走，賴郭子儀說服回紇，助唐擊破吐蕃軍。唐贈繒帛十萬匹，並被虜去男女四千人。回紇人在長安驕橫殺人，官吏容忍不敢懲治。每歲驅羸馬數萬匹賣給唐朝，一匹索價帛四十匹，死馬也得照價給帛。大曆三年，回紇摩尼僧（教主摩尼，波斯厄克巴達那城人，紀元後第三世紀間創教，大致與火妖教頗似。周隋間傳入中國）來長安，李豫替他造大雲光明寺。六年，荊（湖北江陵縣）洪（江西南昌縣）越（浙江紹興縣）等州各造大雲光明寺處摩尼僧。李純元和元年，回鶻（李适時奏請改稱回鶻）貢使偕摩尼僧來，大摩尼數年回本國一次，小摩尼每年往來，與商賈勾結作姦，十二年，遣摩尼僧歸回鶻。李瀍時黠戛斯大破回鶻，餘衆降唐三萬餘人，散居內地，回鶻自此衰微。

吐蕃——吐蕃是中唐時代西方的勁敵，奪唐地最多。開元二十五年，唐將貪功，詐襲吐蕃，斬首二千餘級。此後吐蕃連年入寇。李豫廣德元年，吐蕃率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人攻入長安，李豫倉皇逃往陝州（河南陝縣），長安焚掠一空。二年，僕固懷恩引吐蕃進逼奉天（陝西乾縣），京師戒嚴。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又引吐蕃等數十萬衆至奉天，虜掠男女數萬。吐蕃三次入寇，都被郭子儀戰退。李适建中四年，朱泚據長安稱帝，李适請吐蕃出兵援助，允許成功後贈給伊（新疆哈密縣）西（新疆吐魯番）北庭（在吐魯番境），泚死，吐蕃來求地，李适準備割讓，宰相李泌力持異議，兩鎭幸免陷沒。

維州（四川汶川縣）據高山極頂，三面臨江，形勢險要，吐蕃密遣婦人嫁維州管門人，二十年，後兒子長大，偷開城門，引吐蕃兵入城。自此吐蕃得專力寇掠長安，不怕四川牽制。吐蕃野心很大，它知道唐朝大將止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中用，又知道李适猜忌功臣，尤其對李晟嫌隙甚深。貞元三年，吐蕃奪鹽（寧夏靈武縣）夏（陝西橫山縣）二州，遣使卑辭厚禮，向馬燧求和，請結盟好，歸還二州。李适，馬燧主和，李晟主戰，自然主和派勝利。吐蕃要求渾瑊到會主盟，說吐蕃將相二十一人都信服他。李适派瑊做會盟使。瑊到會，吐蕃伏兵驟起，瑊倉皇從幕後騎馬逃走，吐蕃追逐到長安附近。會盟這一天，李适在朝欣然告羣臣道，今天與吐蕃講和是國家的福利。馬燧說是。柳渾說，吐蕃沒有信義，今天的事，臣很担憂，李晟說，柳渾說得是，李适怒道，柳渾書生，不懂邊事，你也這樣麼？晟渾伏地叩頭謝罪。當夜邊將報到，李适大驚，想逃出長安，賴大臣們諫止。吐蕃原定計劃，離間李晟，因馬燧求和，執渾瑊害燧。晟燧得罪，國內空虛，縱兵直取長安，可以得志。幸而渾瑊逃走，吐蕃計不得行。後來吐蕃回紇爭北庭，屢起戰爭，屬國南詔（雲南）又歸附唐朝，勢力漸衰，不能爲大害。李昂時吐蕃

達磨贊普荒淫殘虐，國人怨怒，勢益衰弱。

南詔——開元二十六年，封南詔酋長蒙歸義（原名皮邏閣）爲雲南王。唐邊將侵侮南詔，南詔叛唐，降附吐蕃。天寶時唐攻南詔，前後死傷二十餘萬人。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四川西昌縣）獲西瀘（西昌縣西南）縣官鄭回。閣羅鳳尊回，使子鳳迦異、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從回讀書。異牟尋嗣位，用回做宰相。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寇唐，常令雲南兵作前鋒，賦斂嚴重，險要地都被吐蕃奪去。回勸異牟尋叛吐蕃歸唐。李适時，異牟尋密遣使見西川節度使韋皋，請來內附。韋皋施離間計，使吐蕃南詔疑忌失和。韋皋遣使官崔佐時至雲南，鄭回密告雲南國情，佐時促異牟尋斬吐蕃使者，正式受唐封號。唐得南詔，吐蕃不敢深入攻唐。李昂時南詔攻破成都西郭俘蜀中百工去，南詔益強。此後屢寇西川。李儼時南詔衰弱，與唐講和。

（三）官員爭權

宦官——李隆基寵任宦官，高力士又掌大權，四方表奏先呈力士，由他發遣。太子呼他爲兄，諸王公呼他爲翁，駙馬輩呼他爲爺，滿朝貴官沒有人不怕他。李亨時設宦官將軍，又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大將郭子儀李光弼軍事計劃被朝恩牽制，屢遭失敗。郭李被責貶官，魚朝恩卻始終受信任。李豫重用程元振，升魚朝恩做天下觀軍容使，總管禁兵（神策軍）。各路都派宦官監軍，稱爲監軍使。李适用白志貞掌禁兵，志貞賄賣軍籍，涇原軍兵變，适召禁兵，竟無一人來到。适用竇文瑒代志貞，平朱泚後，猜忌功臣，令竇文瑒充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充右廂兵馬使，奪功臣的兵權給宦官，從此宦官掌握中央武力，在政治上造成鞏固的勢力。李純用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處置等使，宦官統制中外諸將，專命征伐，權勢更盛。承璀率諸道兵攻王承宗，威令不振，費七百餘萬緡，無功回朝，李絳反對他做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監軍使監視諸道將帥行動，戰時還派宦官監陣，行軍進退，將帥不得自主。戰勝宦官先報捷邀功，戰敗借朝廷威權凌辱將帥，軍事失敗和將帥叛變，很多由宦官釀成。李純時起大軍九萬攻淮西，久不成功，宰相裴度請罷去監陣，果然淮西很快就克服。翰林學士李絳對李純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李純不聽。監察御史元稹停止貪官河南尹房式職務，宦官怒，召稹還長安，至敷水驛（在陝西華陰縣），宦官破驛門辱罵，用馬鞭擊稹傷面。李純治稹擅停房式職務罪，貶稹為江陵士曹（獄官），李絳崔羣奏稱元稹無罪，白居易奏稱宦官凌辱朝士，不治宦官罪，反貶元稹，恐此後朝士不敢為朝廷出力。李純又不聽。李純深信宦官是最可靠的家奴。元和十五年，李純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死。諸宦臣共立太子李恆（穆宗）做皇帝。晚唐宦官專擅軍政大權，從此開始。

朝官與朋黨——安史叛亂，引起長期的內戰，因此產生許多擁護皇室有功的大將。皇帝依靠他們，同時對他們的威名才能又深感可怕。滿朝文武官員，流品亂雜，分不出誰對皇室盡忠，總覺得都不可親信。這樣，宦官和姦詐佞人，成為最堪托付的忠臣了。李隆基用李林甫楊國忠，李豫用元載王縉，李适用盧杞張延賞，這都是中唐著名的姦相，外數戰禍，由這些人釀成。元載有故人從南方來，從載求官，載知道他不堪任事，給一封信，教他去河北見節度使。故人到幽州私拆信看，其中空無一言，止寫元載二字。故人大怒，不得已私謁幕僚探問。判官聽說有載信，大驚，立告節度使，遣將官捧箱接信，厚待故人，留宴數日，臨行，贈絹一千匹。元載的威權，就是朝廷的威權，止因朝廷親信奸人，濫行威權，

終於喪失了威權。

李适死，子李誦嗣位。誦委任王伾王叔文，蠲免民間各色負欠，正貢以外，罷免一切進奉錢，李适時代所有害民政令，悉數廢除，大赦罪人，追回被李适竄斥的賢臣陸贄、鄭餘慶陽城，又用范希朝韓泰統京西神策軍，暗中奪宦官兵權。這些措施，在當時確是重要的政治革新。宦官和文武舊官僚，全力反對王伾王叔文，說他們是朋黨。李誦在位半年，病重傳位給太子李純。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竭力促成傳位事，大得李純的寵信，朝官惡王伾王叔文出身卑微，驟擅政權，也跟着宦官指伾叔文是朋黨。李純即位，貶王伾王叔文，賜叔文死。助叔文改革政治的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同日貶遠州司馬，號稱八司馬，朝官無人敢同他們親近，當然更無人敢替他們說公正話，從此政治上投下了朋黨的暗影。

李純親信宦官，常疑朝臣結成朋黨，問宰相道，聽說外間朋黨大盛。李絳對，「從來人君最惡臣下有朋黨，小人讒毀君子，往往藉口朋黨，惑亂視聽。因爲朋黨可惡，卻無實在形跡可尋，容易使人君疑惑，以爲眞有。」某次李純又問宰相，朝臣爲什麼結朋黨。裴度對，「君子與君子，小人與小人志趣相同，勢必結合，君子結合，叫做同德，小人結合，叫做朋黨，外表相似，本質大異。希望聖主考察臣下實際行爲，辨明邪正。」

李純時代所謂朋黨，就是宦官和朝臣的矛盾。八司馬事件，是宦官舊官僚和一部份新官僚的矛盾。中央與地方鬥爭，中央勝利了，華族與外族鬥爭，華族勝利了，新官僚與宦官舊官僚鬥爭，宦官舊官僚勝利了，朝官與宦官鬥爭，宦官勝利了。中唐政治上最後勝利者是宦官，因此造成晚唐的宦官政權。

第六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自李恆（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至李柷（音祝，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凡八十七年。在這時期中，宦官獨佔政權，朝官分立朋黨，爭奪權位，藩鎮重新割據，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發動大規模征伐。統治階級對人民剝削，有加無已。依附統治階級的工商業，繼續發展，農民普遍破產，不能生活下去，因而發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迫使唐朝失去經濟基礎而趨於潰滅。

土地——天寶以後，土地兼并非常劇烈，初唐均田制度完全破壞。元稹長慶末年做同州（陝西大荔縣）刺史，曾奏請均田，五代周世宗柴榮，據稹文畫成均田圖，準備均定天下租賦。中唐初到五代末，土地自由兼并，已成確定的制度。大土地所有者，自然是皇室宦官將帥大臣寺院，一般官僚士人，多屬中小地主。崔羣知貢舉（考試官），妻李氏勸羣置莊田，替子孫謀衣食。羣笑道，我有三十所好莊，良田遍天下。李氏驚奇，羣說，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崔羣清廉著名，不肯置莊田，算作例外，其他官僚多置莊園，江陵附近尤多。唐人金石文中記莊田四至，常與鄰田犬牙相錯，田畝並不很大。土地所有權也經常移轉着。唐五經（李忱時人）說當時官僚家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成蝗蟲，靠賣田生活，第二變成蠹蟲，靠賣書生活，第三變成大蟲（虎），靠賣奴婢生活。足見富貴家田產，常在轉換中。還有些地主，有田賣不出去。如詩人張祜（李忱時人）死後，有田數百畝，十年不耕，每歲繳租錢一萬文，求免不得。大地主佔有奴隸和部曲（農奴），不完全依賴佃戶，中小地主沒有佃戶，勢必田地荒廢，變成破落戶。

賦稅——李忱時代，在晚唐算是盛世。大中七年，度支（掌財政）奏稱朝廷歲入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租稅五百五十萬餘緡，酒稅八十二萬餘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餘緡。李昂時酒稅已達一百五十六萬緡，經二三十年，不應反減少一半。李适開始稅茶，每歲得錢四十萬緡，李恆增茶稅，每百文加五十文，至少應有六十萬貫。李昂李瀍都增茶稅，李昂時長安里巷中開設茶肆，其他都市，當相類似，茶的消費量既廣，茶稅收入不會比酒稅少，何以不列在歲入數內。唐書食貨志說李忱即位，「茶鹽稅法益密」，鹽利也不應比李豫大曆末年減少一半。李瀍時有戶約五百萬，李忱時更當增加。安史亂後，從沒有這樣大的數字，依戶口與稅收（兩稅）的比率，李忱時代歲入總數，決不止九百餘萬緡，不是史書記載錯誤，就是官吏貪污中飽。

交通與運輸工具——由於初唐對外侵略的成功，封建經濟的發展，國內外水陸交通很發達。對外交通海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自廣州出口，與波斯（李治龍朔二年立卑路斯為波斯王）印度阿拉伯南洋群島通航。廣州入口商貨，陸運越大庾嶺，入江西，自贛江入長江至揚州。再由運河入汴（開封）入黃河入洛（洛陽）入渭（長安）。北道自明州（浙江鄞縣）出海為南路，自登州（山東蓬萊縣）出海為北路。南北二路與日本高麗新羅通航。陸路有五：（一）營州（河北昌黎縣）入安東道。（二）夏州（陝西橫山縣）通大同雲中道。（三）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安西入西域道。（五）安南通天竺道。國內交通有四大幹路：（一）自長安鳳翔入成都（中唐以來改由鄠縣經漢中入成都）。（二）自長安沿丹江漢水至江陵，南入長沙越廣西達安南。（三）自長安經洛陽至山東。（四）自長安渡河入太原，出娘子關至范陽。或沿黃河東進轉北，沿現在的平漢綫達范陽。杜佑「通典」說，東至汴宋，西至岐州，夾路列店

肆待客，酒肴豐美，每店有驢出賃，稱爲驛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州，夾路都有店肆供商旅食宿。

對外貿易北方主要是對突厥回鶻吐番等國，用絲織品茶葉交換馬匹皮毛，南方對海外各國用現金交換香料象牙珍玩等奢侈品。廣州爲對外貿易第一港口，特設市舶司經理商務。國內主要都市是揚州、開封、洛陽、長安；其次當推江陵，勳官多在江陵置莊僑居，有住戶三十萬。

劉晏領度支時，改民運漕米爲官運；用船二千艘，每船受米千石。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運米達河陰（河南滎澤縣）。揚州設十所造船場，製造漕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筆記」說，李忱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止有中國船能航行無阻。阿拉伯運來貨物，都裝在中國船裏。中唐李适時李臯造戰艦，用人力踏兩輪，船像快馬。輪船也許限在軍事上使用，民間不得製造，所以沒有流行。

商業——商業在唐朝，一直向上發展。據唐會要所記借貸官本的利息率，李淵李世民時代年息百分之九十八，李隆基開元初年百分之八十四；開元末年，百分之六十，李恆李湛時代，百分之四十八，經濟愈向上發展，利息率愈向下降落，這說明唐朝商業經濟是在逐漸發展中。不過官本止是借給富商豪強，窮人受重利盤剝，並沒有得到利率降低的好處。黃巢退出長安，李曄（昭宗）修葺殘毀，有定州巨富俗號王酒胡，寓居長安，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李曄又重修安國寺，工畢，曄親到寺設齋，令大臣們扣新鐘，打一槌捨錢一千貫。王酒胡半醉進來，直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貫入寺。李曄避亂華州，商賈跟去做買賣，兩年工夫，徵得商稅九百萬緡，這都說明唐末商業依然發達。李儼想借

富戶及胡商財產的半數，叱鐵轉運使高駢說，天下盜賊蜂起，都是為了飢寒，止有富戶和胡商還擁護朝廷，不要再激怒他們。這就是富人沒有受害的原因。外國商人在中國經營商業，有胡商蕃賈波斯商等名目，其中波斯商最富，唐人俗話說不相稱為窮波斯，足見波斯商沒有窮的。長安人竇某開一旅店，專招待波斯商，每日獲錢一緡。李亨時田神功大掠揚州，殺胡商數千人，搜索窖藏，城中地全被發掘。黃巢破廣州，殺胡商十二萬至二十萬人，這雖是誇大的傳說，外商在中國的人數却約略可想。

工業——工業有紡織、瓷器、製鹽、坑冶、造紙、印刷、造船等。紡織業主要是農村副業。初唐行租庸調法，農民繳納絹帛，稱為戶調。中唐改行兩稅制，農民仍賴絹帛變錢繳稅。李恆時錢重物輕，農民負担無形中增加三倍，朝廷允令兩稅直輸布帛。耕織是不可分的農民生產。貞觀十三年滁州（安徽滁縣）奏稱野蠶食槲葉成繭，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石。次年滁州收野蠶繭八千三百石。野蠶絲紡織，當從唐朝開始。晚唐定州富豪（定州是唐朝紡織中心，有許多富家）何明遠家有綾機五百張，似乎已有手工工廠的萌芽。李昂時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昂也效着桂管布，滿朝官員都倣效，桂管布價驟貴，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紡織晚唐時開始發展起來。瓷器是豫章郡特產，開元時充貢品，多製飲茶器具，供貴族使用。李漼時鹽禁極嚴，鹽池隄邊偸土與賣鹹販私鹽都收處死刑。販私鹽人的鄰居，連坐治罪。亭戶私賣鹽二石處死刑。鹽業工人與統治階級鬥爭非常激烈，唐末起義領袖王仙芝、黃巢都是出身私鹽販。與鹽利同屬重要稅收的茶，唐朝還是草茶，沒有加工製造。張守珪（開元時人）的仙君山茶園，採茶時僱工百餘人，這當然不是製茶工人。坑冶業李純時每歲採銀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李忱時，每歲採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

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坑冶業與貨幣流通額及佛教有密切關係，所以銀銅出產都增加一倍以上。煤在初唐，晉州（山西臨汾縣）一帶民間已用作燃料。李世民時雲陽縣（陝西涇陽縣）有石着火，方一丈，白晝如灰，夜間有光，草木投石上就焚焦，一年才停止。這是煤在地下燃燒，當時傳爲怪異，可見煤還沒有普遍使用。江西、四川、皖南、浙東，都產紙進貢，宣州紙尤精美。印刷業晚唐時開始，白居易元稹詩刻板傳誦，流行甚廣。紇干泉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寄給朝士。除了上述各種專門工業，各州郡還有數量頗大的手藝工匠。李昂大和三年，南詔破成都，掠出男女百工數萬人。自此南詔工巧，與蜀地相等。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人去南詔索還所擄工匠，得放回四千餘人。

宗教——李瀍會昌五年，毀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沒收良田數千（千字當是錯字）萬頃，解放奴婢十五萬人，財貨田產並入官，取寺屋材料修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改鑄錢幣。奴婢佔僧尼半數以上，這是寺院特具的現象。江淮賦斂最重，寺院奴婢江淮人最多，顯然爲避重稅求寺院庇蔭。李湛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在泗州（安徽盱眙縣北，清初縣城陷入洪澤湖）置戒壇，廣度僧尼，智興家貲，因此累巨萬。有錢人買度牒作僧尼，極貧人投身作奴婢，供僧尼的剝削。李忱興復佛教，大修寺院，進士孫樵奏稱百姓男耕女織，不得溫飽，僧尼安居大屋，美衣精食，大抵十戶不能養一僧，請停止修寺度僧，使百姓略得休息。李瀍毀寺，李忱復興，止隔一年，僧尼依舊佔有田產和奴婢。佛教以外，大秦（天主教中聶斯脫里派，貞觀時波斯僧阿羅本傳入中國，稱爲景教）穆護（貞觀初有穆護訶祿自波斯傳祆教入中國，當是祆教的一派）祆（波斯拜火教，元魏時傳入中國）三教僧二千餘人也被李瀍勒令還俗。貞觀時，回教傳入中國，李瀍獨不禁止，當有原因，惜舊史未

曾記載。

戶口——晚唐前半期（李忱以前）戰爭較少，戶口逐漸增殖。李恆時代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比李純時代驟增一百四十七萬戶。衡州（湖南衡陽縣）刺史呂溫奏稱：「本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內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州後，查出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以前都被官吏私自賦斂，不納國稅。」衡州如此，他州可知。李渤奏稱：「渭南縣（陝西渭南縣）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閿鄉縣（河南閿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概相似。考查原因，完全由於逃戶稅額攤給鄰居，重稅壓迫，不得不相率逃走。」李純連年用兵，官吏乘機作奸，所以隱戶逃戶數量極大。李恆時代逃隱戶一部份清查出來，三四年間，戶增加半數以上，並不足怪。李昂時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李瀍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李忱政治比較良好，戶數當在五百萬以上。李漼時內戰大起，直到唐亡，史不載戶數，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中原止有九十六萬戶，足見晚唐後期以及五代長期戰爭給予人民的災禍，何等的慘酷。

中唐創行各種賦稅，搜括民間財物，多數用作軍費。晚唐賦稅收入，多數供統治階級奢侈浪費。浪費不會有止境，因之人民窮困也沒有止境，最大浪費者當然是皇帝。

李恆李湛李瀍諸帝都是荒亂人。李漼奢侈更甚。漼女同昌公主出嫁韋氏，賜錢五百萬緡，第宅一所，門窗都裝飾珍寶，井欄藥臼槽櫃筐筥用金銀製造。其他貴重物品，不可計數。公主死，大燒金銀紙錢，韋家人爭取紙灰，淘煉金銀。殉葬衣物每件一百二十擡，儀仗用錦繡珠玉製成，首尾凡三十里。賜酒百斛，餅四十駱駝，給抬轎人吃。漼思念公主不止，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舞曲，舞女數百人，發內

庫珍寶做首飾，帛八百匹做地衣。舞罷，珠玉滿地。李儇賞賜樂工伎兒，動輒巨萬，庫藏空竭。宦官田令孜教儇沒收長安兩市商賈寶貨，輸入內庫，訴冤人付獄杖殺。

江淮嶺南是財賦出產地區，官吏爭往求富。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妻婢，官俸不夠用，賄宦官王守澄，得嶺南節度使。名士薛保遜作文譏斥當時州縣官道，『我從客到瀟湘，在旅店休息，見幾個似乎像人的東西，試問來歷，這些東西居然會說話，說是江淮嶺南的州縣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為什麼受這些東西的鞭撻。』

在這個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之下，人民生活陷入如下的慘境。

李儇時翰林學士盧攜奏稱去年關東旱災，自虢州（河南靈寶縣）東到海濱，麥才半收，秋稼幾無，冬菜極少，貧家磨蓬子做麵，收槐葉做菜，老弱人連這些也得不到。往年遇災，還能逃入鄰境，在在到處飢荒，止好困守等死。州縣官徵收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稱三司）督催急迫，動加撻罰，人民拆屋斫樹，嫁妻賣子，僅夠所由（催租吏卒）酒食費，舊欠依然不了。而且租稅以外，還有雜徭，朝廷如不設法，百姓實無生計。懇求暫時停徵，等到深春有野菜木芽，桑樹生椹，漸有食料，再徵租稅。盧攜這些哀求，朝廷沒有人理會他。

李儇時楊行密圍攻廣陵城（揚州），居民爭出珠玉金帛買食物，犀角帶一條，得米五升，錦被二條，得糠五升，城中糧竭，米一斗值錢五十緡。草根樹皮都吃完，製黏土餅充飢。人民大半餓死。兵士擄人依屠宰豬羊法割賣，殘骨鮮血滿路，楊行密破城後，城中遺民止數百家，瘦得不像人形。第一富庶的揚州，在戰亂中化為荒城。

社會經濟遭受大破壞，唐不能不亡了。

第七節　晚唐的政治

中唐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朝廷與藩鎮對立，朝廷佔優勢，獲得暫時的勝利，晚唐政治中心問題是朝廷政權分裂，皇帝廢立，權在宦官。朝官起初交結宦官，各結朋黨，互相排斥，繼而南北二司（朝官稱南司或南牙，宦官稱北司或北牙）仇怨極深，如水火不能相容。後來朝官交結藩鎮，與宦官鬥爭，藩鎮勢力強大，消滅宦官政權，唐朝也從此滅亡。

（一）宦官

李适猜忌功臣，使宦官掌管神策軍，兵是市井無賴，將是宦官私屬，出戰不足，內爭有餘。宦官成為中央政權的保護人。李純末年，吐突承璀謀廢嫡（太子李恆）立庶（澧王李惲），別一派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李純承璀李惲，擁立李恆為帝。自此宦官成為中央政權的把持人。晚唐九帝，最後的哀帝是朱全忠所立，其他八帝，全依宦官意志得位。宦官自稱定策（立某人為帝）國老（元勳），皇帝算是門生（進士考試及格對考試官自稱門生）。李儇甚至稱田令孜為阿父。宦官政權覆滅，唐朝也就覆滅了。宦官擁立的八帝是：

李恆——王守澄擁立。

李湛——王守澄擁立。劉克明殺湛，謀立李悟，王守澄殺李悟劉克明。

李昂——王守澄擁立。李昂與朝官李訓鄭注密謀殺王守澄，又謀盡殺宦官，事敗，仇士良率兵大殺

朝官示威。這次變亂，歷史稱爲甘露之變。自此政權全歸北司，皇帝與宰相僅存空名號。李昂憂憤病死。

李瀍——仇士良殺昂子成美，擁立李瀍。

李忱——馬元贄等廢瀍諸子，擁立李忱。忱與宰相令狐綯密謀盡殺宦官，事泄，南北司怨仇更深。

李漼——李忱密託宦官王歸長立第三子李滋，別一派宦官王宗實殺王歸長，擁立李漼。

李儇——李漼病死，宦官殺漼長子，擁立第五子李儇。儇年十二，專事遊戲，政事全委田令孜。

李曄——楊復恭擁立。曄與宰相崔胤謀盡殺宦官，胤交結強藩朱全忠。劉季述王仲先禁閉李曄，却不敢殺崔胤。胤收買神策軍將殺王仲先劉季述及其徒黨，韓全誨鼓動神策軍諠鬧，逐崔胤，逼李曄投奔別一強藩李茂貞。崔胤召朱全忠入援，擊敗李茂貞，韓全誨以下宦官七八百人悉數誅滅，在外監軍使及出使在路諸宦官，下詔隨地捕獲殺死。

李柷——滅宦官後二年，朱全忠殺李曄，立李柷。過了三年全忠殺李柷，唐亡。

（二）朋黨

李恆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藉口科舉不公，驅逐中書舍人李宗閔出朝。自此德裕宗閔各立朋黨，互相傾軋，凡四十年。

元稹交結宦官魏弘簡求得相位。稹不久得罪宦官被逐。李逢吉交結王守澄得相位。出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李恆用牛僧孺爲相，李德裕疑李逢吉引牛僧孺排斥自己，因此又有牛李的黨爭。

李昂時裴度薦李德裕爲相。李宗閔交結宦官奪取相位，驅出德裕，引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相。二人

協力排斥德裕黨人，李昂疑忌朝士三分之一結成朋黨，又召李德裕入相，德裕同樣驅斥宗閔及其徒黨。王守澄惡德裕，引用李宗閔，斥逐德裕。李昂長歎道，去河北賊（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李昂與李訓鄭注謀殺宦官，斥出李宗閔。李瀍召李德裕爲相。這次德裕得召，多少依靠宦官的援引，雖然還不像李宗閔李逢吉那樣卑汚，但也未免可議了。德裕在相位，很有功績，對敵黨却手腕惡劣，用陰謀驅逐牛僧孺李宗閔等五個舊相。

李忱斥逐李德裕，德裕黨白敏中叛賣德裕，獲得相位，盡逐德裕黨人，又引令狐綯爲相，李德裕黨大敗。晚唐最大詩人李商隱起初依令狐楚得官，李德裕黨王茂元愛商隱文才，嫁女兒給他。牛黨大怒，共排商隱，說他忘恩負義。茂元死，商隱依德裕黨鄭亞，亞貶官死，商隱窮極，求見令狐綯（楚第二子）謝罪，綯拒絕不見。商隱困窮不得志死，看這個例證，當時黨爭的嚴厲可想。

（三）南北司鬥爭

宦官橫暴，有些皇帝也感覺到不快，想借朝官的助力奪回政權。甘露事變主謀人李訓鄭注起初都是王守澄門下私人，不料他們登朝做大官，却與李昂密謀盡殺宦官，北司當然深恨南司。李忱曾與令狐綯謀殺宦官，密謀被發覺，南北司嫌忌更深。當時士大夫造成一種風氣，凡與宦官小有往來，大家就認爲恥辱，擯斥他不得齒士類。建州（福建建甌縣）進士葉京，曾參預宣武軍宴會，識監軍面。及第後在長安與同年出遊，路遇監軍，馬上相揖，大遭同類謗議，葉京終身不得志。李漼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清明節替宦官（唐時宦官多閩人）祭祖墓，宦官感激他，調升宣歙觀察使，士大夫譏他爲敕使（宦官）墓戶。黃巢攻長安，田令孜挾李儇及宦官逃入蜀，唐宗室百官不及走避，大遭黃巢屠殺。李儇在成都專與

宦官誣事，待朝臣極疎薄。諫官孟昭圖上表說：『去冬御駕入蜀，不告南司，因而宰相以下，悉遭屠殺，北司却安全無事。現在朝臣冒死遠道來歸，陛下看他們如路人，難道北司都可信，南司都無用。』令孜怒，殺昭圖。李曄與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作外援，韓全誨結李茂貞，崔胤結朱全忠，結果南北司都消滅。

（四）科舉

李世民定科舉制度，開元天寶時代專重進士科，貞元元和時代進士要得著名公卿替他揄揚，向知貢舉（考試官）推薦，才能及第。進士受恩感激，師生情誼極重。後來風氣極壞，取捨全憑主試官私意。蘇州人翁彥樞應進士舉，有同鄉老僧出入裴坦（李漼時人）家。坦知貢舉，入貢院（考場），坦二子裴勛裴質，日夜在家商議及第人名單，老僧偷聽清楚，歸寺問彥樞想考第幾名。彥樞戲答考第八名也就夠了。老僧往裴家，二子正在議事。老僧張目說道，你們在家私定名單，及第的全是貴家子弟，沒有一個孤寒文士，你們與某某豪族有怨，想法不讓及第，我都聽明白了。二子大驚，隱情被老僧聽去，急送金帛給老僧。老僧道：我不要金帛，要我的同鄉翁彥樞及第。二子允許列三等，老僧道：非第八名不可。二子不得已許列第八名。其餘仍照私議放榜。科舉不公如此，因之士人奔走營求，無所不爲。宇文翃有女年十四五，號稱國色，竇璠年過六十，有兄竇巨能助人登第，翃嫁女給璠，果得及第。李忱時諫官劉某受賄十萬緡替人謀及第。皇甫鎮應試二十三次，馮藻應試三十次，終不成功。盧延讓應試三十五次，最後做些怪僻詩如『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得達官賞識才及第。延嘗道，我一生請謁公卿，不料得貓兒狗子的力量。這是何等怨憤的話。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最後出

奇計，作婢僕詩五十首，如「不論秋菊與春花（婢女名），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常）入庫，一見閑物要些些」，大受貴家婢僕怒罵，昌符卻得成名及第。貧寒文人不得仕進，多投奔藩鎮作謀士。朱全忠謀士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教全忠屠殺朝官三十餘人（多是科舉出身），投屍黃河，說：這些人平常自稱清流，該投入黃河，使成濁流。農民起義首領黃巢，也是屢試不第的進士，後來改作私鹽販，起兵後最恨官吏（多科舉出身），擒獲殺戮不赦。

（五）藩鎮

李純削平藩鎮，純死後一年，李恆長慶元年，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等又叛變割據。主要原因之一是朝廷認天下已經太平，令各軍裁減兵額。這種招募來的職業兵，多是流氓及破產農民，無家可歸，相率逃聚山澤做盜賊。朱克融、王廷湊起事。聚集散兵，強悍敢戰。朝廷發兵十五萬人進攻，財竭力窮，毫無成就，不得已承認叛將的割據權，新的河北三鎮成立。

魏博鎮——史憲誠（奚人）逼殺節度使田布，復據魏博。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羅弘信相繼殺奪，唐末為朱全忠所滅。

鎮冀鎮——王廷湊（回紇人）殺節度使田弘正（歸唐後鎮此），復據鎮冀。唐亡後為李存勗所滅。

盧龍鎮——朱克融復據盧龍。李載義、楊志誠、張仲武、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回鶻人），朱全忠、劉仁恭、劉守光等相繼殺奪，唐亡後為李存勗所滅。

鳳翔鎮——李儼授李茂貞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侵奪鄰鎮，有地二十州。李曄時，崔胤借朱全忠兵殺宦官，韓全誨挾曄投茂貞，全忠率大軍圍鳳翔城（陝西鳳翔縣），攻城人罵守城人是劫天子賊，守城

人馬攻城人是奪天子賊。當時大雪，城中糧盡，人民凍餓，僵屍滿路，人倒地還有呼吸，已被人拖去刷割。市上賣人肉每斤一百文，狗肉五百文。李曄出賣御衣及小皇子衣服充費用，買得豬肉狗肉佐餐。諸王每天餓死數人，皇子皇女一天吃粥，一天吃湯餅，後來連這些也沒有了。茂貞無法，止得送李曄到朱全忠軍營。茂貞敗後，土地削小，五代時投降李存勗。

靈夏鎮——李儼授拓跋思恭（黨項羌人）夏（陝西橫山縣）、綏（陝西綏德縣）節度使，賜姓李。傳至北宋時元昊建立西夏國，爲北宋西方勁敵。

以上諸鎮，或唐末滅亡，或據地自保，不參加五代時混戰。參加混戰的新藩鎮，都自立帝王名號，用獨立國形式，猛烈戰爭。按性質說，五代十國止是唐朝藩鎮進一步發展。

宣武——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據汴州（河南開封縣），篡唐，建立後梁朝。

河東——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據太原。子李存勗滅梁，建立後唐朝。

淮南——合肥人楊行密，先爲盜，後當兵升隊長，據廬州（安徽合肥縣），攻取揚（江蘇江都縣）、宣（安徽宣城縣）、潤（江蘇丹徒縣）、滁（安徽滁縣）、和（安徽和縣）等州，盡有淮以南江以東州縣。唐授行密淮南節度使。

西川——舞陽（河南舞陽縣）人王建，少年時無賴，屠牛偷驢販私鹽爲業，鄉人稱爲賊王八。後當兵升隊將。從李儼入蜀，逐西川節度使韋昭度。又攻破成都，殺陳敬瑄田令孜。唐授建西川節度使。

廣州——上蔡（河南上蔡縣）人劉隱，祖父是商賈，父做廣州軍官。唐授隱廣州節度使。

湖南——鄢陵（河南鄢陵縣）人馬殷，初爲孫儒偏將，據湖南，唐授殷武安軍節度使。

吳越——臨安（浙江臨安縣）人錢鏐，販私鹽爲業。起鄉兵擊黃巢有功，據有兩浙地，唐授鏐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

福建——固始（河南固始縣）人王審知，世爲農，與兄王潮從壽州（安徽壽縣）人王緒率衆流入福建，潮殺緒。潮死，唐授審知武威軍節度使。

南平——硤石（河南陝縣）人高季興，初爲開封富人李讓家奴，後事朱全忠。唐末，佔有江陵，梁初，授季興荆南節度使。

李隆基用蕃將，因此中唐藩鎮多屬異族人。唐末藩鎮與農民起義同時發生，藩鎮出身多屬流氓無賴，其中販私鹽人佔二人。中唐以來，鹽禁極嚴，販私鹽人在反抗高壓中，養成強悍的性格，唐以後人民起義軍往往有販私鹽人參加。

中央政權因分裂而衰弱，財賦出產地區江淮蜀又被割據，這是晚唐與中唐不同處，中唐還能維持政權，晚唐必然滅亡，原因就在這裏。

第八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李漼時諫官薛調奏稱：『兵興（李瀍攻滅澤潞鎮，李忱與黨項南蠻戰爭）以來，賦斂無度，所有羣盜，半是逃戶。』這就是說，人民受殘酷的剝削，到逃無可逃的時候，不得不到處聚衆反抗了。較大規模的起義，是在朝廷統治力薄弱的浙東開始。

李漼咸通元年，浙東起義軍首領裘甫攻陷象山（浙江象山縣），明州（浙江鄞縣）城門晝閉。裘甫

有衆一百人，進攻剡縣（浙江嵊縣），唐軍大敗。甫破剡縣，募壯士得數千人，浙東騷動，當時浙東文武官吏，貪污腐敗，兵不滿三百，器械朽鈍，每戰必逃，貧民羣盜，四面蜂起；甫衆擴大到三萬，分三十二隊，大聚資糧，募工匠製造武器，威震中原。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朝廷起用前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式對李漼說，如果帶兵太少，不能破賊，遷延歲月，江淮羣盜，紛紛起事，國家用度，全靠江淮，江淮一失，國用枯竭，危險不可言。李漼害怕。發忠武（陳許等州）義成（滑衞等州）淮南三路大軍，命王式帶去。裘甫分兵攻掠衢（浙江衢縣）、婺（浙江金華縣）、明台（浙江臨海縣）、上虞（浙江上虞縣）、餘姚（浙江餘姚縣）等州縣。王式智謀遠在裘甫上，招募充配江淮的回鶻吐蕃當騎兵，令各縣開倉賑濟貧民，不置烽火，使懦弱人當斥堠兵。式屢敗裘甫，集全軍圍剡縣，甫守剡，三月中凡八十三戰，城中婦女編成女軍，上城用石塊擊唐軍，勇猛不畏死傷。甫起初誤聽進士王輅等謀，不用部將劉暀（音旺）取越州（浙江紹興縣）進攻浙西，渡江攻揚州的計劃。這時候甫軍窮困，劉暀殺王輅等，怒駡道：害我軍的都是這些綠蟲（王輅等進士數人，都著綠衣）。

裘甫敗死，起義軍被王式消滅。式部將問式道，我等生長軍中，沒有見過這次用兵的神妙，請問大軍初到浙東，糧食缺乏，爲什麼急令散放倉米，賑濟貧民。式說，這是很明白的道理。賊聚穀號召飢民，我散倉米，賊衆自然減少。而且各縣沒有守兵，賊來城破，積穀反被利用。諸將又問爲什麼不置烽火。式說，烽火是催救兵的。我們全軍出戰，城中並無援兵，居民望見烽火，驚慌潰亂，反而壞事。又問爲什麼選懦弱人當斥堠。式說，勇悍兵不自量力，遇敵便鬥，鬥死，賊來就不能預防了。王式確是破壞農民起義的能手。

唐朝雖然戰勝裘甫，並不能阻止人民起義的勃興，在統治力較強地區，起義也逐漸發展起來。

咸通四年，徐州民衆攻破州城，殺官吏。朝廷怕徐人強悍作亂，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廣西邕寧縣）防南蠻，分八百人戍桂州（廣西桂林縣）。起初約定三年一代，過了六年，咸通九年，還不讓歸還鄉里，戍桂軍士怨怒，將校許佶趙可立等原是徐州招安的大盜，率衆叛變，推糧料判官（軍需員）龐勛作首領，自動北歸。叛兵攻陷宿（安徽宿縣）、濠（安徽鳳陽縣）、泗（安徽盱眙縣北）、和（安徽和縣）、滁（安徽滁縣）等州。唐起大軍並令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吐谷渾、韃靼、契苾等部酋長各率衆攻龐勛。朱邪赤心率沙陀騎兵三千充前鋒，立功最多，賜姓名爲李國昌。

這次大戰爭，開始止是兵變，後來加入農民起義的成份，因此發展極快，幾個月功夫，成爲強大的力量。龐勛圍徐州，人民助勛攻城，推草車塞城門，放火焚燒，城陷。龐勛和部將，日夜盼望朝廷封給他們節度使等官號，對民衆搶掠迫脅，沒有愛護的意思。他們雖然指唐兵是國賊，自己的軍紀却並不比國賊好些。朝廷利用這個弱點，敕令諸軍破賊，俘獲農民一概釋放。自此唐兵進攻，勛衆先自潰散。勛勢窮蹙，部將張玄稔叛降唐軍，協力擊勛。咸通十年，勛死。

咸通八年，懷州（河南沁陽縣）農民告天旱成災，刺史劉仁軌出示禁止告災。農民怒，聚衆逐仁軌。仁軌逃匿，民入官舍，沒收仁軌財產。

咸通十年，陝州（河南陝縣）農民告旱災，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怒道：樹上有葉，那裏會旱。罰杖農民。農民怒逐崔蕘。蕘逃匿民家，口渴求飲，民取尿給他飲。

咸通十二年，光州（河南潢川縣）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逃走。諫官楊堪奏稱：『刺史無道，百姓

受寃，理該申訴朝廷，依法罰辦，那得聚衆擅逐長官，犯上作亂：罪不可赦，藉懲未來。」依據這一套謬論上，許多人民被屠殺。

李儼乾符元年，商州（陝西商縣）刺史王樞苛征暴斂，民衆執木棍毆撾，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首。

以上各個起義，規模大小不同，起義地點却逐漸擴大到離長安不遠的陝州商州，這說明唐朝統治力量愈益衰弱，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乾符二年，寃句（山東菏澤縣）人王仙芝尙君長尙讓等聚衆起義，攻陷濮州（山東濮縣）曹州（山東曹縣）鄆州（山東東平縣）衆至數萬。同縣人黃巢，與仙芝都是販私鹽爲業。巢家富，性豪俠，喜救濟貧民，善擊劍騎射，頗通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聚衆數千人響應仙芝。仙芝巢合兵攻掠州縣，橫行山東，檄告天下，指斥官吏貪暴，賦斂苛重，刑罰不公，切中朝政的弊病。貧民爭先歸附，數月間，巢得衆數萬。

王仙芝黃巢起義，淮南忠武（陳許等州）、宣武（宋亳潁等州）、義成（衞滑等州）、天平（鄆曹濮等州）五節度轄地人民紛紛響應，大部千餘人，小部數百人。李儼調發大軍進攻，命平盧節度使宋威爲招討草賊使。

三年，王仙芝攻陷申光廬壽舒通等州，又攻蘄州（湖北蘄春縣），仙芝受朝廷招撫，人蘄州城受官職。黃巢大怒，罵道：我們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天你做官赴任，出賣我們。毆仙芝傷面。士兵喧譟不止，仙芝畏衆怒，止得不受朝命，大掠蘄州。黃巢與王仙芝分兵，率衆自去。

四年，王仙芝又受朝廷招撫，遣尚君長等往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路中被宋威劫去斬首。五年，招討使曾元裕大破仙芝軍，殺五萬餘人，仙芝死。部將王重隱率餘衆破洪州（江西南昌縣），轉攻湖南，別將曹師雄攻宣潤，轉入兩浙。

王仙芝起兵，凡攻破曹濮汝鄆復申光廬壽舒鄂安隨荊等十餘州。投降兩次，終於被殺。

黃巢軍自蘄州北上。仙芝死，尚讓率仙芝餘衆歸巢。衆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朝廷發大軍守洛陽，兵力頗厚。巢引兵渡江攻陷虔（江西贛縣）、吉（江西吉安縣）、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等州，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餘里（自浙江衢縣到福建建甌縣）入福建，破福州。六年，轉入廣東。巢想得廣州整理軍隊，請唐官崔璆李迢代求廣州節度使官號。朝議廣州是通商大都市，必不可許。巢大怒，當天攻破廣州城。

黃巢軍在嶺南，遭疫死亡極衆。定計北還，自桂州沿湘江歷衡（湖南衡陽縣）永（湖南零陵縣）到潭州（湖南長沙縣）。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唐守將劉漢宏大掠江陵，士民逃竄山谷，僵屍滿野，漢宏率衆北歸，寇掠宋兗等州。黃巢進攻襄陽大敗，與尚讓收兵渡江東走，攻鄂州（湖北武昌縣），轉攻饒信池（安徽貴池縣）、宣（安徽宣城縣）、歙（安徽歙縣）、杭（浙江杭縣）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李儼廣明元年，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至泗州，大破唐守軍，渡淮，進陷申州，攻潁宋徐兗等州，轉入汝州境。朝廷大懼。唐汝州守將齊克讓奏稱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檄告諸軍道：「你們各守本壘，勿犯我兵鋒，我要入東都（洛陽），轉往西京，替百姓伐罪魁，不干你們的事」。朝廷得信，君臣

商議對策，相視而泣，束手無計。黃巢衆號六十萬，破洛陽，唐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降，巢入城慰問居民，市井安靖如無事。

李儼命大將張承範選神策軍弩手二千八百人守潼關，神策軍士都是長安富家子弟，賄宦官買得軍籍，領厚餉，依勢詐財帛，聽說要出征，父子聚哭，出錢僱街上小販病坊乞丐代行。潼關左旁有谷可通行人，平時徵稅官禁人出入，稱爲禁谷。黃巢軍到關下，唐軍以爲谷早經官禁，賊不能從禁谷來，無須設防。巢將尙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入關，夾擊潼關，唐軍大潰。統治階級到臨死的時候，還自信平時壓迫人民的法律命令依舊神聖有效，這證明頑固的頭腦，必然自歸於滅亡。

唐潰兵入京城，宦官田令孜挾李儼逃往四川。潰兵及市民競取府庫中金帛。唐大將張直方率文武百官到灞橋迎黃巢，人民夾路聚觀，尙讓宣告民衆道，黃王起兵，本爲百姓，不像李家不愛你們。你們儘管放心安居。巢軍士見路旁窮人，爭投財物贈送。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殺唐宗室及大官，三品以上官停職，四品以下官仍守舊位。李儼中和元年，有人在尙書省門上寫嘲笑詩，尙讓怒，殺城中能做詩人三千餘人，罪識字人充賤役。唐將唐弘夫程宗楚王處存夜攻入京城，一部份市民歡呼出迎，或拾磚瓦擊巢軍，或拾箭供唐軍，唐軍大掠金帛妓妾，巢率軍露宿灞上，引兵還襲，大戰長安中，弘夫宗楚死。唐軍負贓物重不能走，十死八九。王處存收餘衆逃出。黃巢怒市民助唐，縱兵屠殺，稱爲洗城。

三品以上官、讀書識字人、長安市民自然成了黃巢的敵人。唐勤王兵四面來會，巢勢漸衰弱。巢大將朱溫降唐，授同華節度使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唐又召沙陀李克用（李國昌子）入援，克用將胡兵四萬渡河擊巢。中和三年，克用大破巢軍，諸軍繼進，巢力戰不勝，率衆由藍田逃入商山。唐兵進城，燒

殺掠幾盡，長安居民及房屋，所存無幾。巢軍沿路遺棄輜重珍寶，唐軍爭拾，不急追逐。巢出商山入河南境，攻破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大敗請降。巢率兵攻陳州，刺史趙犨堅守不下，巢縱兵攻掠洛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四年，唐大將周岌、時溥、朱全忠屢敗不能支，共遣使向李克用求救，克用將兵五萬自河東來援。朱全忠退守大梁，尙讓進逼，全忠向克用告急，克用追巢至中牟，大敗巢軍，殺萬餘人，巢軍潰。尙讓投降時溥，別將葛從周等降朱全忠。巢率餘衆千人逃兗州。克用追至冤句，糧盡回汴求糧。朱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灌克用大醉，發兵襲擊克用，克用死戰，踰南門出城。克用回許州。請周岌助糧，岌拒不給，克用率兵歸河東。

時溥遣尙讓等追黃巢至泰山狼虎谷，巢窮蹙對外甥林言說：「我本想討滅害國奸臣，革新朝政，現在無路可走了，你割我頭去求功吧。」林言不敢，巢自殺。言割巢頭並殺取巢兄弟妻子頭出山往投時溥，路遇唐軍，幷斬林言頭獻給時溥。

黃巢起義凡十年敗死。他從山東到河南，轉入安徽，又轉湖北，從湖北回到山東。從山東到河南，從河南到江西，轉浙東入福建，從福建到廣東，轉廣西湖南湖北，又轉江西安徽浙江，轉江蘇入安徽渡淮入河南，克洛陽，攻破潼關，據有長安。又從長安入河南回到山東。這樣偉大的行軍，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他經過的地區，農民紛起響應，成立許多較小規模的起義軍，使唐朝官吏，顧此失彼，手足無措。巢行軍不擄掠，這在統治階級的歷史家，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黃巢號召廣大農民，反抗統治者，他雖然想討滅奸臣，革新政治。但在封建社會裏，還沒有先進的工人階級領導他們，農民起義絕對不會獲得真正的出路。農民起義的領袖們，不是出賣農民，自己變成大地主、取得皇位，就是被地主勢力擊

敗，犧牲無數生命。

黃巢失敗了，統治三百年的唐朝，却被他摧毀。……

四川是全國第二富庶地區。李儇初年，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想出一種治盜新法。他出庫錢一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內有蠶市藥市七寶市三市），錢旁揭示道：『捕得一盜，賞錢五百緡，盜自相捕，受賞同平人』。果然有人捕盜來見安潛，被捕者不服道，他和我做盜十七年，我有罪，他也不得免。安潛道，你爲什麼不先捕他來。立賞捕盜人錢，殺盜一家人。因此羣盜猜疑，不敢立足，散逃境外，安潛嫌蜀兵怯弱，募河南壯士雜蜀兵訓練，得數千人，號黃頭軍。又教蜀兵用弩，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崔安潛的統治力量加強了，同時也就造成大亂的根源。

田令孜畏懼起義軍，早想逃入四川，使陳敬瑄（令孜第三兄）代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黃巢入潼關，李儇田令孜奔蜀。令孜重賞從駕諸軍，蜀軍每人止給錢三緡。黃頭軍將郭琪請求土客軍待遇平等，令孜怒，取毒酒飲郭琪幾死。琪率黃頭軍攻令孜。焚掠街市，郭琪兵敗逃走。田令孜疑忌蜀人，壓迫更甚。

陳敬瑄多遣密探巡行各縣鎮，稱爲尋事人。尋事人到處尋事，蜀人怕他們像虎狼。某次有兩個尋事人路過資陽鎮，鎮將謝弘讓邀請相見，二人不理，弘讓自疑有罪，連夜逃避。第二天，二人去，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面，捕送節度府，說弘讓爲盜被擒。敬瑄不問實情，杖弘讓脊背二十，釘西城上十四天，煎油潑身，用麻錢塞破瘡皮，備極慘酷，蜀人怨憤。又有邛州小吏阡能，因公事錯誤，避罪逃亡，楊遷誘能出首。能聞弘讓冤死，大罵楊遷，聚衆起義，一兩月間，有衆萬人，橫行邛雅二州。蜀人羅渾擎、

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先後各聚衆數千人響應阡能。陳敬瑄遣將楊行遷等往擊大敗。行遷恐無功獲罪，俘擄農民及老弱婦女送節度府，每日數百人。敬瑄不問，悉數斬首示衆，觀衆問受刑人何事得罪，同聲答道，我們正在耕田紡織，官兵忽來捕捉，我們不知犯了什麼罪。楊行遷出兵一年以上，起義軍聲勢愈盛。陳敬瑄改任高仁厚爲指揮使，代楊行遷。仁厚揚言止殺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其餘都是好百姓，趕快投降，決不殺一人。起義軍被誘，叛賣阡能等五人。仁厚出軍凡六日，就壓平了起義。

與阡能同時的別一起義軍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四川湖北交界處），陳敬瑄遣莊夢蝶出擊屢敗，江淮貢賦被阻，百官不得俸給。敬瑄令仁厚往攻，仁厚又用誘降計，殺秀昇行從。

全國農民起義被鎮壓了，接着是軍閥大混戰，唐朝也就轉到五代十國的紛時代。

簡短的結論

唐是漢以後一個偉大的朝代。它在全盛時期，開拓疆域，東北滅高麗，北逾大漠，西鄰波斯，南有安南。朝貢國範圍更廣，商業上文化上與唐發生關係。

唐對異族人不甚歧視，遷居內地的人數很多，軍事上許多將帥是異族人，胡商也得自由往來。

因疆域擴大，國內外貿易很發達。唐朝航海技術進步，船舶特別巨大，掌握東西海上交通的霸權。

工商業尤其是商業，三百年中一直向上發展。新工業製瓷印刷都已開始，茶葉成爲重要商品。

中唐土地自由兼併制，代替了初唐的均田制，因之租庸調必須改爲兩稅制。又因商業發展，鹽茶酒稅在兩稅外佔重要地位。

佛教在唐朝發展到最高點，道教也有相當地位，很多皇帝是吃道士長生藥死的。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極護教都先後傳入中國。

初唐末年政府兵制爲募兵制，富兵成爲流氓破產農民的出路，統治階級利用他們做爭奪地位、壓迫民衆的工具，於是農民起義被鎮壓，唐朝政權被篡奪，繼續着五代十國的軍閥大混戰。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互爭的繼續狀態。

五代十國的成立，證明江淮地區，尤其是長江珠江兩流域，經濟發展成若干個獨立單位，每個單位有適當的人力財力供軍閥們利用，因而造成許多小獨立國對峙的形勢。

唐末士民避難南奔，關中人多往四川，淮南人多往江南。南方戰禍比較輕微，可能繼續吸引北方流民的遷入。南方軍閥除錢鏐用鄉兵，其餘所部將士，幾乎全是中原人，他們在割據地掌握政權，可能吸引大量宗族、鄉鄰，前去投靠。南方人口增加，生產力自然跟着上升。

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稅收的重要來源。五代時南方小國，大抵佔有產鹽地區。柴榮奪南唐國江北諸州，劃江為界，南唐主李景失去鹽場，遣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請求賜給海陵（江蘇泰縣）鹽田。柴榮不肯，止許每歲支撥軍用食鹽三十萬斛。李景藉此養集士卒，維持殘局。足見鹽是構成每個經濟單位的主要條件。

茶是南方特產，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五代時湖南產茶最多，所以也能成立一個小國。楚國王馬殷

令民大量採茶，賣給北客，每年收錢甚巨。殷又在開封、襄（湖北襄陽縣）、唐（河南唐河縣）、郢（湖北鍾祥縣）、復（湖北沔陽縣）等州設邸（棧行）賣茶，獲利十倍。

南平國不產鹽茶，它止據南北交通中樞的江陵，勉強立國。它不僅對中原皇帝進貢稱臣，不敢失禮，為了鹽的供給（唐每歲給鹽一萬三千石，周指定秦州運鹽給南平），就對南漢閩蜀等小國皇帝，也不惜屈身稱臣，為了商業上不受禁阻。它沒有特產，在諸國中最為弱小。

南方農村副業的紡織業，一般是絹綾麻布，與中原略同。有些落後地區，如楚國用茶交換中原的絹帛，貿易上處在不利地位；後來令農民繳納絹帛代稅錢，紡織業很快發展起來。唐時兩廣福建種植木棉，楚王馬希範秋冬二季用木棉布作地衣，想見湖南也種棉當紡織原料。北方紡織用絲麻，南方絲麻以外，有木棉，這是一種新富源。

南方濱海國家，依舊進行國際貿易，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蕃商往來不絕。猛火油（煤油）的輸入（占城國出產），成為水戰及攻城的利器。

南方諸小國的統治者，他們的經濟基礎，大體是這樣。

中原地區的統治者，他們的殘虐政治，對經濟起着怎樣的破壞作用呢？

（一）生產的摧殘

軍士黥面制度——人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五代統治者對人的殘害，比前代更進一步。朱全忠（梁太祖）強迫農民當兵，面上雕刻文字，記明軍號，軍士逃歸鄉里，定遭擒殺，唯一生路，是羣聚山谷為盜。劉仁恭（盧龍節度使）調發境內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當兵，平民面上刻定霸都（軍）三字，文

士腕或臂上刻一心事主四字，共得二十萬人。朱全忠以後，直到宋朝，軍士黥面，成爲定制，農民一入軍籍，永遠不能回復生產。前代兵士還可潰逃歸鄉，從事舊業，五代以後，軍士不當兵就當盜，成爲一個破壞社會的特殊階層。

刑罰──五代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娛樂，民命輕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殘暴大體類似。李嗣源（唐明宗）被稱爲五代最仁慈的皇帝，某次他聽巡檢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練習戰鬥，他立刻命令石敬瑭去辦理。敬瑭把二人殺了。第二天樞密使安重誨奏稱二人是小兒，戰鬥是遊戲。石敬瑭（晉高祖）被稱爲五代最兇惡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一錢以上，一概處死。盜所居本家及四鄰同保一概誅滅。男女不論強姦和姦，一概處死。官吏愈能殺人，得賞愈厚。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盡平陰縣（山東平陰縣）十七村居民。衛州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恰巧十來個村民逐盜入山中，仁魯後至，強指村民是盜，全數斬斷脚筋，陳列山麓示衆，宛轉呼號，數日才死。中書侍郎蘇逢吉奉敬瑭命清理獄囚，逢吉入獄不問輕重曲直，一起殺死，號稱淨獄。都指揮使史宏肇專喜殺戮，罪無大小，一概處死。當時太白星白晝出現，人民仰觀，安肇派兵捕捉，悉數腰斬。又作斷舌、決口、斮（音琢，斬斷）筋、摺脛等刑，天天殺人，備極慘毒。凡是犯人到官，獄吏請判，宏肇不問輕重，僅伸三指示吏，即時腰斬。以上止是舉些例證，說明五代人民特別是農民大量枉死。

（二）人工的天災

李曄乾寧三年，朱全忠決滑州黃河隄，分爲二河，東注曹濮鄆等州，散漫千餘里，阻李克用兵東進。自此黃河下游水災特重。照朱熹通鑑綱目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佔九次，照舊五代史五行志殘

缺不全的記載，李存勗（唐莊宗）同光二年，河水泛濫，流入鄆州界。三年，河隄壞決，壞民田；羣縣河決，壞廒倉。李嗣源長興二年，四月，鄆州奏稱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十一月鄆州又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石敬瑭天福四年，博平（山東博平縣）黃河決口。六年，河決滑州，滑兗濮澶鄆等州大遭漂溺。兗州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石重貴開運元年，黃河泛溢，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郭威（周太祖）廣順二年，諸州奏稱河渠到處泛溢。此外洛河漢水決口及平地水漲數尺等記載，也數見不鮮。這當然由於連年戰爭，水利不修。人工造成耕地面積縮小，農作產量減少，人民流離失所，山東富庶地區，變爲貧瘠的災害。

（三）租稅的苛暴

唐末朱全忠據宣武鎮，租賦比別鎮較輕，因此人民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強大，戰爭多獲勝利。他做皇帝以後，禁止額外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派。朱全忠成就帝業，朱友貞（梁末帝）與李存勗連年苦戰，良民還不到流亡地步，原因就在輕賦一事。李存勗滅梁，用孔謙做租庸使，竭力搜括，民不聊生，存勗賜謙豐財贍軍功臣名號。大抵五代租稅，正供以外，附徵農器錢（每畝一文半）、麴錢（每畝五文）、疋帛錢、鞋錢、地頭錢、榷鹽錢、及諸色折科。附徵以外，又加徵稈草每束一文，絹紬布綾羅每疋十二文，鞋每雙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紬綫麻皮每十兩加耗半兩，糧食每石加耗二斗。加徵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徵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稈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劉承祐（漢隱帝）時聚歛更暴，舊制田稅每斛加徵二斗，稱爲雀鼠耗，承祐又加二斗，稱爲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爲陌，承祐改爲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稱爲省陌。郭威（周太祖）改定每

田十頃稅取牛皮一張，多餘牛皮聽民自用或買賣，但不得賣給鄰國。郭威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數收歸國有。李嗣源時官給鹽償皮價，石敬瑭時並鹽不給，劉知遠（漢高祖）更立民間私藏牛皮一寸處死刑的法律。郭威把牛皮均攤在田畝稅中，在當時算是極大的仁政。

以上都還算是正式稅收。此外地方官吏隨意科派，各色名目，更難稽考。趙在禮做歸德節度使，宋州人民苦極，在禮去職，人民喜樂相告道，眼中拔釘，何等痛快。不久在禮復職，徵管內每人錢一千文，稱為拔釘錢。南唐國張崇守廬州，想各種方法刮錢，人民非常痛苦。後來張崇入朝，人民互相慶賀道，渠伊（他）也許不回來了。不久崇回來，計口徵渠伊錢。第二次崇又入朝，人民不敢再說渠伊，彼此捋（摸）鬚相視微笑。崇回來，增科捋鬚錢。還有直接管理人民的縣官，五代輕視特甚。凡大官僚府佐最齷齪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剝削，醜態萬狀，當時優伶打諢，多用縣官做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人民的可悲。

（四）鹽法的嚴厲

中唐以來，鹽利佔歲入最重要部份。李嗣源說：『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況彼兩池（安邑縣解縣兩池）實有厚利。』這就是五代制定鹽法的基本原則。

因為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所以搜括方法，務求嚴密。官自煮自賣，立蠶鹽食鹽兩種名目。裛（音邑。濕潤）繭用的稱為蠶鹽，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每石三千文。石敬瑭時，官賣末鹽（海鹽）錢，每年得十七萬貫，他為增加收入，十七萬貫攤派給民戶，依戶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戶納錢一貫，五等二百文。民間用鹽，聽商人自由販運。這樣，鹽價降落了，每斤不過十文，較遠州縣每斤

不過二十文。官立鹽場沒有美利可圖，於是重徵鹽商，過路每斤抽稅七文，坐賣每斤抽稅十文，捐稅奇重，鹽商絕跡，官又得抬價出賣貴鹽。五等攤派的鹽錢，從此變成常賦，永不免除。

官賣必需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李存勗定法，人民私自刮鹹煎鹽，不計斤兩多少，一槪處死。不論食鹽賣鹽，不許一斤一兩進城，藉免私鹽混入，侵奪官利。犯鹽禁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杖脊二十處死刑。犯人家產莊田全數充公。所有搬運腳戶，經過店主如知情不報，與犯人同罪。沿途門關津口檢查職官及諸色關連人等依失察辦罪。石敬瑭以後，犯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郭威時鄭州有民買官鹽過州城，門官指爲私鹽，殺民受賞，民妻訟寃。郭威改定帶鹽入城五斤以上，煎私鹽一斤以上，重杖一頓打死。

因爲兩池實有厚利，因而有顆鹽（池鹽，人工大）末鹽（海鹽，人工小）的衝突。末鹽煎造比顆鹽成本輕，可是安邑解縣兩池是中原統治者財賦的源泉，絕不容末鹽的侵入（當時許多海鹽產地屬敵國）。於是劃分賣鹽地界，嚴立禁條，顆末靑白（靑白二池在寧夏鹽武縣）等鹽各有一定地界，犯禁私帶入別界，不論一斤一兩並處死刑。末鹽止許近海各州食用，極大多數州縣，強迫食用顆鹽。

（五）商業的阻滯

軍閥割據當然阻礙商業的發展，可是交易有無，在割據局面下，更顯出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疆土狹小，本地不產鹽的國家，如果對外商業停止，就不能生存。所以五代商業雖不能像唐朝那樣全國通行，但也還受割據者的重視，得在相當限度內活動。

例如吳國王楊行密遣楚國王馬殷弟馬賓歸楚國，臨行對賓說，勉爲我促進兩國邦交，通商賈交易有

無，就算報答我了。馬殷爲獎勵商品輸出，增加茶葉產量，鑄鐵錢，商賈出境不能用，盡購楚國土貨回去。物產豐富的吳越國，却與楚不同。吳越王錢弘佐想鑄鐵錢，錢弘億提出理由反對。他說，鐵錢止能本國使用，不能流通到別國，這樣，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了。他又說，新錢（鐵錢）行用，舊錢（銅錢）一定都流入鄰國。惡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已被錢弘億發見了。後蜀主孟知祥與董璋爭鹽利，璋令商人販東川鹽入西川出賣，知祥加重關稅，歲得錢七萬緡，商賈不敢再從東川販鹽。鳳翔節度使王景崇叛漢，遣使求蜀主允許通商互市。南平王高從誨與漢失和，北方商旅不來，南平境內貧困，不得已遣使入朝謝罪。

五代時商業，一面捐稅苛重，各種商貨都有通過稅，茶從湖南到開封洛陽，路上抽稅六七次以上，稅官私斂收入，一日抵得商賈幾個月的經營。商人繳納正稅和賄賂，無法謀利。一面朝廷屢下優待商旅，不得留難的詔令，說明商稅在國家收入中的重要。

統治中原的五代經濟，大體是這樣。

各個大小國家依政治軍事的特殊性，呈現不同的經濟狀況。一般說來，北方破壞劇烈，南方比較輕微，整個北方與整個南方對比，北方自然不及南方。五代末期，北方受柴榮統治，形成強大統一的勢力，與南方任何個小國對比，北方却遠勝過南方。看五代殘缺不全的戶口記錄，可以證明這一點。

梁唐晉漢四朝戶數，舊史失載，周郭威廣順三年定縣邑等第，除赤縣（京師縣）畿縣（京師附近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戶部奏所管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

照數推算，當時州縣戶數不過五六十萬，再加西京河南府（唐朝河南府領縣二十）及東京開封府所屬十五縣，總戶數最多不過七八十萬。柴榮顯德六年檢得諸州租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廣順三年到顯德六年，僅六七年，雖然加入江北十四州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戶，雖然河南六十州逃戶隱戶多被檢出，也不容驟增一百萬戶。疑二百是一百的錯字。柴榮時有戶一百二三十萬，似乎略近事實。

南方各國總戶數在二百萬以上，其中南唐最多，有戶六十五萬，楚最少，有戶九萬。南方每一個小國，都不及北方戶數那樣大。

五代工業中瓷器業印刷業確比唐朝進步。隋何稠用綠瓷造玻璃，稱以前當已有瓷器。唐朝南北諸州，多設窰燒製。陸羽茶經評瓷器，說越窰最上，洪窰最下；開元時南方州郡貢輕貨，豫章郡（洪）貢瓷器。陸羽生在開元後，也許越窰技術，那時已超過洪窰。五代時越窰造祕色瓷進貢，臣民家不得使用。北方有柴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相傳柴榮時造。民間瓷器應用尤廣，唐朝和五代屢禁銅器，柴榮連佛像都銷毀了，瓷器代銅器盛行，是工業上一大進步。

唐末吳蜀兩地雕印雜書流行，字跡漫漶，不可盡辨。李嗣源長興三年，依宰相馮道議，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召集雕字匠人，刻板印賣。郭威廣順三年九經板刻成，共一百三十册。劉承祐乾祐元年國子監奏稱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請准雕造。劉知遠遣國子祭酒田敏到南平國，從高從誨印本五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一部。五經刻成費十六年，四經刻成費六年。後蜀孟昶廣政十六年，鏤印九經及文選（文選是進士科必讀書，所謂文選爛，秀才半）。

印板工業先從吳蜀民間開始，印書多是陰陽雜記（談迷信）占夢（談夢吉凶）相宅（談住宅吉凶）

九宮五緯（談星命）字書小學（兒童讀本），絕不印經典。經典文選是統治階級的必需品，對民衆是無用的。這裏顯示着兩個階級需要的不同，同時也顯示民衆在迷信昏惑中生活着。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梁九〇七年——九二三年　唐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晉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漢九四七年——九五〇年

周九五一年——九六〇年

（一）梁朝

從唐李漼咸通元年（八六〇）到梁朱全忠開平元年（九〇七），在這四十八年中間，軍閥混戰給與人民極端痛苦的災害。單舉些吃人的例證，可以想見當時社會破壞到什麼程度。秦宗權據蔡州（河南汝南縣），四出侵掠，行軍止帶鹽屍充食糧，屠殺焚蕩，中原地區，一望千里，不見人烟。楊行密圍廣陵，城中官兵捉人賣給肉店，與羊豕同受屠宰。楊行密圍宣州，城中人相食。孫儒焚毀揚州城，殺老弱人當軍糧。李克用大破王鎔軍，斬首萬餘級，取屍體製成肉乾。朱全忠圍鳳翔，城中人肉價比狗肉賤。劉守光攻滄州，城中乏食，軍士食人，百姓食土，驢馬相遇互食鬃尾，人在路上走，多被軍士擄去屠宰。吃人算是平常事，人民身上的瘦肉，到必要時，也成了軍閥剝削的對象。

在這個長期大混戰中，最兇悍最險詐的朱全忠終於勝利了。全忠本名溫，碭山縣（江蘇碭山縣）人，父朱誠是鄉塾教師，家極貧。誠死，溫隨母到蕭縣劉崇家當雇工，因無賴懶惰，常被劉崇撻辱。

黃巢起義，溫投巢軍當隊長，積功至同州防禦使。黃巢勢衰，溫叛變降唐，擊巢甚力，賜名全忠，得宣武軍節度使官號。全忠不僅勇猛善戰，而且善於玩弄冷酷無情的陰謀。他被黃巢軍困厄，求李克用援救，黃巢敗退，招李克用入城宴會，誘使大醉，伏兵襲擊，克用幾乎被殺。秦宗權來攻，全忠求朱宣朱瑾援救，大敗宗權。全忠感謝二朱，尊朱宣為長兄。暗使部下詐投宣，藉口宣招誘宣武軍兵士，攻滅二朱。他一貫依靠陰謀，血戰三十年，奪取朱宣朱瑾王師範的山東，秦宗權的蔡州，時溥的徐州，趙匡凝的荊南，又打敗了太原的李克用，鳳翔的李茂貞，招降了魏博的羅紹威，幽州的劉仁恭，成為最大的軍閥。開平元年自立為皇帝，改名朱晃，建都開封（東京）、洛陽（西京），有地七十八州。

朱晃做皇帝六年，屢被李存勗戰敗，痛哭道：「我死，兒子們不是李存勗的敵手，我沒有葬身地了。」晃又專事姦淫，兒媳婦都得照例侍寢，次子朱友珪大罵老賊碎屍萬段，刺殺晃。第三子朱友貞殺友珪。友貞（末帝）在位十一年，與李存勗對壘河上，連年苦戰，存勗襲破開封，梁亡。

（二）唐朝

李克用據太原，怨朱全忠，連年戰爭。克用死，子存勗立。同光元年，存勗稱帝滅梁。建都洛陽，有地一百二十三州。

李存勗滅幽州劉守光，梁朱友貞，蜀王衍，屢敗北方強敵契丹，威震四鄰。他志滿心驕，模倣唐朝皇帝的慣例，重用宦官伶人。宦官教他採擇民間美女，不下三千人，又教他大造宮室，每天用工匠萬人。租庸使孔謙替他重斂急徵，庫藏充盈，人民餓死滿路，連親軍也缺乏糧食。功臣軍士，怨恨思亂。李嗣源天成元年，魏博兵變，佔據鄴城。存勗令嗣源率親軍攻鄴，親軍叛變，擁嗣源與鄴兵合，攻取開

封。存勗親率兵出戰，兵又變，殺存勗。

李嗣源（明宗）是李克用的養子，本名邈信烈。李存勗時，立戰功最多，官至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嗣源稱帝八年，經常諷誦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唐末進士聶夷中作。詩意是說農家蠶穀還沒成熟，先借高利貸活命，蠶穀成熟，出賣止夠還債）。對人民比較愛護些。他廢除李存勗的苛斂法，回復朱梁的賦稅制度，中原人民暫時獲得休息。

李嗣源死，兒子李從厚養子李從珂互爭帝位，女壻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暗伺機會，也想奪取。從珂殺從厚自立。石敬瑭向契丹稱臣稱兒求援兵，許滅從珂後，割讓幽雲十六州，歲貢帛三十萬匹。契丹主耶律德光入雁門關，助敬瑭大敗唐兵。四十五歲的石敬瑭拜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做父親，契丹封他做兒皇帝，國號晉。

石敬瑭叛變，從珂遣趙德鈞趙延壽父子率兵攻敬瑭。二趙早蓄異心，想乘亂取中原。擁兵不戰，密請德光立自己做皇帝，約與契丹稱兄弟國，德光不許。石敬瑭跟從耶律德光至潞州（山西長治縣），二趙出城迎降，德光囚二趙送契丹。德光母蕭太后問趙德鈞，你爲什麼舉兵往太原？德鈞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道，你從我兒求作天子，還敢說謊，像你這樣賣主貪利的小人，還有面目活着。德鈞憂憤病死。

石敬瑭進攻洛陽，李從珂登樓燒死，唐亡。

（三）晉朝

石敬瑭（高祖）西夷人，父名臬捩雞，爲李克用部屬，官至洺州刺史。敬瑭善戰，娶李嗣源女爲

妻，益得嗣源寵任。他求得契丹的援助，奪取帝位，割讓幽（北平）薊（河北薊縣）瀛（河北河間縣）莫（河北任邱縣北）涿（河北涿縣）檀（河北密雲縣）順（河北順義縣）新（察哈爾涿鹿縣）嬀（察哈爾懷來縣）儒（察哈爾延慶縣）武（察哈爾宣化縣）蔚（察哈爾蔚縣）雲（山西大同縣）應（山西應縣）寰（山西朔縣東）朔（山西朔縣）十六州給契丹。從此河北無險可守，後來塞外新興種族（金元）相繼佔領，建都燕京（北平），乘機南侵，中國受外禍四百餘年，到明朝才收回來。

敬瑭建都開封，有地一百九州。他稱帝七年，用重刑刻剝百姓，去孝敬他的父皇帝。契丹驕慢，小不如意，就派人來責罵。敬瑭總是卑辭厚禮去謝罪，不敢違抗，連耶律德光也稱他孝順，免他稱臣，用家人禮止稱兒皇帝。他的臣下覺得恥辱太甚，成德節度使安重榮竟公然上書斥敬瑭父事契丹，竭中國民力向胡虜獻媚。敬瑭因重榮擁重兵，止好忍氣挨罵。

石敬瑭死　姪石重貴（出帝）立。重貴採宰相景延廣議，對契丹稱孫不稱臣。耶律德光怒，趙延壽想代晉做中國皇帝，力勸契丹攻晉。景延廣捕契丹回圖使（國際貿易機關，稱回圖務）喬榮，殺契丹商人；沒收貨物，德光愈怒。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勸契丹入寇，說中國窮困，一舉可取。德光發山後（嬀檀雲應）及盧龍（幽州）兵五萬人，命趙延壽率領入寇。契丹用中國將官率中國兵攻中國，德光鼓舞延壽道，如果成功，立你為帝。延壽大喜，出死力謀取中國。重貴起大軍抵戰，德光望見晉兵，對左右說，楊光遠報告晉兵餓死過半，看來還多着哩。兩國交戰，契丹兵敗退去。

契丹入寇，沿河鄉民自備兵械，團結成社，保衛地方，號鄉社兵（民兵），擊契丹奪回德州。十六州割讓後，人民多聚眾守險，不降契丹，這次戰爭中，在敵後攻擊城寨，立功甚大。這證明抵禦外患比

有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心理是純潔的。

晉朝君臣在戰爭中，却藉口抗戰，加強剝削。第一，朝廷遣括率使三十六人，每人賜劍一把，得隨意殺人。括率使帶領大批吏役，攜刑具刀杖闖入民家，小大驚慌，求死無地。官員因緣作弊，如河南府規定括錢二十萬緡，宰相景延廣企圖增括十七萬緡歸己，州縣官當然各括額外錢入私囊。第二，藩鎮借國難名義，也括民自肥。泰寧（兗州）節度使安審信令人民出錢修城樓，餘錢輸入私庫。括率使張仁愿到兗州，要括十萬緡，值審信不在，仁愿進庫，指取藏錢一囤，已足夠十萬的數目。當然，審信不會損失這一囤的，人民很快得給他補償。第三，朝廷藉口徵兵，強拉壯丁七萬餘人，號稱武定軍。軍官極端虐待士兵，農民破產失業，怨苦無聊，後來契丹攻入開封，武定軍全軍潰散。第四，朝廷主張一面抵抗，一面和平，兩次遣使臣見契丹主，請求投降，契丹主不許。第五，主和派得勢，用桑維翰作宰相，朝廷一貫希望和平，止求契丹承認他們的政權。契丹愚弄晉人，不和不戰，暫時退兵，讓中國人自相殘殺。

石重貴圍青州楊光遠，城中食盡，人民大半餓死，契丹援兵不來，光遠窘急，遙拜契丹哀告道，皇帝皇帝，你害苦我了。兒子楊承勳等勸光遠投降，光遠道，人都說我有做皇帝的福命，且等契丹救兵來。

這是石重貴開運元年第一次戰爭。

契丹又起兵入寇，趙延壽攻祁州（河北安國縣），刺史沈斌守城。延壽誘斌道，我們是老朋友，投降保你富貴。沈斌罵道，你父子想做皇帝，禍國殃民，甘心當俘虜，還有臉引犬羊（契丹）來蹂躪祖國，不識羞恥，反有驕色，真不是人類。我弓斷箭盡，早拚一死。次日城陷，斌自殺。

契丹軍八萬餘騎至陽城（河北安國縣東南），晉將李守貞力鬥，大敗契丹軍。耶律德光收殘兵退幽州。桑維翰勸石重貴向契丹求和，重貴遣使奉表稱臣，卑辭謝罪。契丹要景延廣桑維翰親到並割獻鎮（河北正定縣）定（河北定縣）兩道土地。晉人因德光怒氣正盛，和議暫停。石重貴自以爲戰勝契丹，天下無敵，驕侈益甚，河北大饑，民餓死無數，依舊強徵苛稅。

這是開運二年第二次戰爭。

契丹大舉入寇，石重貴命杜威爲大帥，李守貞爲副帥，起全國兵力禦敵。杜威遣密使見德光，要求重賞。德光道，趙延壽威望不高，怕不能服中國，杜威來降，當封威爲帝。威大喜，伏兵劫諸將在降表上署名。諸將驚駭怕死，止好唯唯聽命，威令全軍到營外排陣，軍士以爲將戰，踴躍聽令。杜威李守貞親到陣前，告軍士道，我們食盡計窮，止得別求生計。下令解甲繳械。軍士痛哭，聲動廣野。契丹主命趙延壽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晉營宣慰，杜威等跪馬前迎拜。契丹主又命杜威也着赭袍，讓二人都覺得有希望。

趙延壽想得帝位，教私黨契丹吏部尚書張礪試探德光說道，大遼（契丹國號）已得天下，中國將相應該用中國人，不可用北人及左右近習，如果政令失宜，人心不服，得了還是保不住的。德光不聽。延壽止好靜候機會。

德光命晉叛將張彥澤率騎兵二千攻開封，城中大擾，石重貴上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發昏該死，今與母李氏妻馮氏率全族人自縛待罪。李太后也上降表自稱新婦李氏妾叩頭請罪，晉大臣紛紛降服。監軍傅住兒入城宣契丹主聖旨，重貴脫黃袍，換白衫，再拜受命。

張彥澤縱兵大殺掠，開封一空如洗。彥澤家中寶貨山積，自謂有功契丹，驕暴無比，旗幟都題赤心爲主四字。軍士擒人至前，彥澤不問情由，但瞪眼豎三個指頭，卽時驅出斬頭或腰斬。

契丹主使人告重貴，孫兒不必憂愁，我總教你有吃飯的地方。重貴聽了略覺放心，上表謝恩。晉百官著素衣紗帽伏路側迎契丹主請罪。契丹主宣旨免罪，百官呼躍退下。契丹主入開封城，百姓驚慌奔走，他卽時登城樓，使翻譯宣告道，我也是人，你們不要害怕，我要想法救你們。我本無心南來，是漢兵引我來的。降官們控告張彥澤搶他們的財產，契丹主也恨彥澤不讓自己來搶，下令斬首。屍體被仇家碎割吞食，家裏堆積的贓物全歸契丹主所有。

這是開運三年最後一次戰爭。

耶律德光改服中國衣冠，受百官朝拜擁護，登皇帝位，趙延壽怨德光背約，大失所望。退一步請當皇太子。德光道，我的兒子才是皇太子，趙延壽是我的兒子麼？杜威更沒面目見人，每出門，路旁人指着辱駡，止好裝不聽見。

德光縱胡騎四出搶掠，稱爲打草穀，開封周圍數百里，民間財物牲畜全被擄去。又遣使者數十人括京城及諸州錢帛，百官也不得免，降官們怨恨，才知道契丹可惡，想驅逐它出去。節度使刺史等官，多換契丹人，中國無賴投靠門下，教他們橫暴刻剝的方法，民不堪命。起義軍到處蜂起，大部數萬人，小部也不下千百人，攻陷州縣，殺掠官吏，德光害怕，對左右說，我不知道中國人這樣難治，趕快派中國節度使杜威李守貞一類人回鎮鎭壓，可是已經晚了。他自己託名避暑，擄晉官員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滿載財寶回契丹。路過相州（河南安陽縣）屠殺極慘，積髑髏十餘萬具，全城止留七百人。經過城

邑，悉數殘破。德光對蕃漢衆官說，中國遭遇這樣大禍，都是趙延壽的罪過，轉身指張礪道，你也罪過不小。德光路上歎道：我犯了三個錯誤，應該不能立足中國。第一，不該派人到諸州括錢。第二，不該放縱上國人（契丹）出去打草穀。第三，不該扣留中國節度使。他們是有本領鎮壓百姓的。德光後悔無及，走到欒城（河北欒城縣）北殺胡林病死。

趙延壽見德光死，假稱奉遺命，留中國做皇帝。契丹新主兀欲怒，囚延壽回國。

（四）漢朝

正當耶律德光滅晉，自做中國皇帝的時候，晉河東節度使沙陀人劉知遠（高祖）與其他藩鎮同奉降表稱臣。德光在衆降臣中，獨允許他稱兒子，這是莫大的榮幸，一般人都覺得他夠皇帝資格了。知遠見契丹勢衰，據太原自稱皇帝。契丹退去，他率兵入開封，百官照例投降，擁護他的帝位。知遠改國號爲漢，有地一百六州。

知遠在位一年死，子劉承祐（隱帝）立。在位三年，大將郭威滅漢自立。

（五）周朝

郭威（太祖）篡漢，國號周，建都開封，在位三年死，養子柴榮（世宗）繼位。

柴榮是五代最英明的皇帝，他曾做茶商，往來京洛江陵間，他替郭威管家，籌措一家人費用，他親見州縣官貪污的罪惡，他懂得民間的痛苦，所以登位後，不像其他皇帝殘虐奢侈，專門害民。

柴榮在位六年，擊破北漢國主劉崇，奪取後蜀國隴西四州，南唐國淮南江北十四州，契丹國瀛莫二州，有地一百十八州。尤其是奪得江北淮南，在軍事上建立了統一中國的基礎。

在柴榮統治的六年中，政治上也有不少的革新，作爲統一中國的準備。他嚴懲貪污官吏；裁減無用軍士；限止私度僧尼，廢寺院三萬餘所，銷毀佛像鑄銅錢；依唐元稹均田表意，製成均田圖，頒佈諸州；遣使官三十四人均定河南六十州租賦，連歷朝優待，免納租稅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納租，取消特權；整頓地方組織，歸併小鄉小村，每百戶爲一團，團置首領三人，一戶爲盜，全村受罰，一戶被盜，團長受罰，每遇盜劫，一村鳴鼓舉火，各村壯丁持械雲集。他又規定荒田開墾法，招徠逃戶歸鄉耕種，增加戶口不少。中原地區從晚唐以來，混亂一百年，柴榮時代開始顯示澄清的現象，趙匡胤繼承他的遺產，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個國家

（一）吳國（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楊行密佔有江西、安徽、湖北及江蘇等省的一部份，建都揚州，國號吳。他兩次擊敗朱全忠，不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南方諸國，有吳國做屏障，各得據地建立政權。所以吳國的興亡，有決定其他國家興亡的意義。

吳與吳越國邊境鄰接，勢力相等，互圖吞并。行密做大錢索穿錢，稱爲穿錢眼；錢鏐用大斧斫楊樹，稱爲斫楊頭。行密發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子錢元璙入吳求和，行密嫁女兒給元璙。從此兩國和好，吳得專力守淮、吳越也得休息民力。

行密傳位次子楊渭，自稱皇帝，大權全被徐溫奪去。吳國歷三十餘年，徐知誥篡吳。吳亡。

（二）南唐國（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吳權臣徐溫（私鹽販出身）的養子徐知誥繼徐溫執吳政，篡吳後，改姓名爲李昪（音弁），國號唐。吳國舊制上等田每頃稅足陌現錢二貫一百文，中等田一貫八百文，下等田一貫五百文。如現錢不足，依市價折金銀。田租外，還有人口稅，計丁口徵現錢，知誥廢除人口稅，令農民直接繳納穀帛紬絹。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知誥抬高絹價每匹一貫七百文，紬二貫四百文，綿四十文。這是獎勵農民耕織，抑止豪富放高利貸的有效辦法，不到十年，野無閑田，桑滿宅地，荒土盡闢，國力富強。昪在位七年，與吳越國訂約和好，不相侵犯，對中原也止守邊防禦，不想乘亂奪地。唐末幾破的江淮流域，又回復了過去的繁榮景象。

昪死，子李景立。契丹主滅晉，遣使來說李景道，當今中原無主，我要封你做中原皇帝。李景正色拒絕，教契丹使人回去。景滅楚閩兩國，有地三十餘州，在十國中最爲強大。柴榮親自率兵來攻，景戰敗，獻納江北十四州，劃江爲界。景遷都洪州（江西南昌縣），憂懼病死。子李煜繼立。煜是五代最大的文學家，善做詞（文學中一種體裁），描寫他的淫侈生活。他有宮女名窅（音杳）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纖小彎曲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製蓮花上跳舞，飄飄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態，中國婦女纏足從此開始。南唐失去產鹽地區，降爲中原的附屬國，李煜又昏亂不理政事。趙匡胤開寶八年，宋滅南唐。

（三）吳越國（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錢鏐佔有浙江東西岸十三州之地，建都杭州，國號吳越。錢鏐時常回到故鄉臨安縣去遊玩，他的父

親錢寬聽說鏐來，總是逃走不見。鏐徒步尋寬，拜問緣故。寬說：我家世代種田，從沒有人做過官，你現在做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怕將來害我家，所以不忍見你。鏐哭拜受教。這也許就是錢鏐立國的宗旨，他對中原統治者，朝貢稱臣，不敢失禮，對鄰國也不很侵擾。他和他的子孫，止稱吳越國王，不敢大胆稱帝。他在杭州四十年，引用許多中原名士，如皮日休、羅隱、胡岳等人，對兩浙文化，很有影響。他修築錢塘江石隄（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鑿平浙江中妨礙行舟的巨石，推廣州城三十里；建築壯麗宮室，從此杭州成為東南名勝地。他在領土內興修水利；造龍山浙江兩閘，阻遏海潮入河，又自嘉興松江沿海濱到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閘，蓄洩有時，不畏旱澇。當時米價每石止值五十文，浙西農業顯然有很大的發展。在五代十國中，吳越是最安靜的地區。

錢鏐死，子錢元瓘孫錢弘佐相繼嗣位。弘佐時倉庫有十年的蓄積，免全國租稅三年。傳至錢俶，正當趙光義太平興國三年，上表獻納國土，吳越亡。吳越立國凡八十六年，亡國又不經戰爭，沒有軍事破壞，北宋時代，開封人稱「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杭州已成全國著名的大都市。

（四）前蜀國（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王建佔有東西川四十餘州。梁篡唐，建自立為皇帝，國號蜀，建都成都。蜀地富庶，建留心政事，人民粗得休息。建優禮中原士人，唐朝名家世族，多奔蜀避亂。蜀與南唐在當時是文化最高的國家，做詞的文人特別多。

建死，子王衍立。衍荒淫侈驕，喜歡踢球，四周設活動錦幛，一路踢去，從宮中踢到街市，他在錦幛中還不知道。他曾做詩道：有酒不醉是癡人。這就是他的人生觀。李存勗遣李嚴使蜀，嚴知成都人物

富裕，衍驕淫無能，李存勗用兵。同光三年，存勗滅蜀。

（五）後蜀國（九二五年——九六四年）

李存勗滅蜀，命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李嗣源時，知祥并東川（節度使駐三台縣）殺節度使董璋。李嗣源死，知祥自立為皇帝。知祥死，子孟昶立。昶君臣務為奢侈，甚至溺壺也用珍寶裝飾。趙匡胤乾德三年，宋滅蜀。

（六）南漢國（九〇五年——九七一年）

劉隱佔有兩廣六十餘州。唐末中原人士多避難廣東，唐朝名臣貶竄嶺外，子孫往往流寓不返，隱選擇賢能，引入幕府，做照唐朝制度建立南海國，都廣州。隱死，弟龑（音儼）立，自稱皇帝，國號漢。龑性慘酷，每見殺人，喜不自勝，頤（兩頰）動涎流，作食肉形狀。他的子孫都是暴君，趙匡胤開寶四年，宋滅南漢。

（七）楚國（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馬殷佔有湖南十五州，建都長沙，稱楚王。殷死，諸子爭位，互相殺奪。郭威廣順元年，南唐李景遣大將邊鎬攻破楚國，發馬氏倉米賑濟饑民，楚人大悅。馬氏族人重賂邊鎬，希望留居長沙，邊鎬笑道：我唐國同你馬家，做了六十年仇敵，但也不想滅你們的國，現在你們兄弟自相殘殺，困窮來降，我不能再放縱你們。馬氏族被遷到金陵（南京）。楚亡。

（八）閩國（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王潮佔有福建七州。死後弟王審知繼位。審知生活節儉，減輕賦稅，招納中原名士，建立學校教閩

人讀書，開闢海港，獎勵海外貿易。審知治閩二十八年，文化經濟都落後的福建，開始發展起來。

審知死後，子王延鈞立，自稱皇帝，國號閩，建都福州。延鈞淫暴，子孫爭位互殺，石重貴開運三年，南唐李璟滅閩。

（九）南平國（九〇七年——九六三年）

朱全忠滅荊南趙匡凝，命高季興爲荊南節度使。李存勗封季興爲南平王，有地三州。季興死，子高從誨立。荊南地狹民貧，是十國中最小弱的一國。五代時吳和南唐與中原統治者對立，封鎖江淮大路，南方諸國進貢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爲內地南北交通的中樞。北方商人買茶，也必須到江陵，在五代它是最大的茶市。南平國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所以從誨對南北稱帝各國，都奉表稱臣，企圖得些賞賜，有時還搶劫過境貢品，補助本國的費用。各國笑從誨是賴子（無賴），正因爲它是不能自給的國家。

（十）北漢國（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劉知遠命兄弟劉崇做太原留守，郭威滅漢，崇據河東十州稱帝，國號漢。崇遣使求契丹援助，契丹主兀欲要崇稱兒子，崇止願當姪子。兀欲急望中國內戰，讓步做了叔父，屢出兵助崇攻周。柴榮大破劉崇軍，圍太原，崇憂懼病死。子劉承鈞奉表見契丹主述律，自稱兒子，述律允許承鈞嗣位。承鈞不能像劉崇對契丹那樣孝敬，契丹停止援助，可是歲貢仍不能免，北漢國愈益貧困。趙光義太平興國四年，宋滅北漢。

正當中原混戰大破壞的時候，南方諸國戰爭稀少，一般處在和平狀態中，人口增加，文化和經濟都

向上發展。尤其是南唐吳越兩國，佔領長江中下游，戰爭最少，人民得從事開發，造成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唐朝軍政費用，極大部份取給江淮財賦，到五代時却獲得七八十年的休息。雖然這些休息是極有限度的，統治者一樣剝削農民，奢侈浪費，可是比較唐朝到底減輕了不少。唐末農民大起義，從唐朝奪來江淮吳越，同時轉被軍閥奪去，農民所得，止是這幾十年最低限度的休息。

中國在柴榮統治下，國力超過五代任何一個朝代。柴榮奪取江北十四州，南方諸國的屏藩摧毀了，趙匡胤和平繼承柴榮的遺業，國力更向上升。南方諸國統治者，全是些淫昏腐朽人，都不是趙匡胤的敵手，諸國又互相猜忌，不知協力抵禦，這樣，割據稱雄的十國，逐漸被宋朝吞滅。

十國以外，還有些小割據者，在五代中陸續消滅。止有夏州的李仁福，子孫相傳到宋朝，成為西北方強大的西夏國。

簡短的結論

唐末農民大起義，雖然摧毀了唐朝的舊統治，可是軍閥們却代替唐朝的地位，建立許多新政權，一致進行對起義軍的鎮壓。他們彼此間又進行着兼并性的混戰，結果中國分割成十幾個獨立國家。這就是五代十國時代。

佔據中原地區的軍閥，土地人口都比別國多，政治上習慣上被認為正統皇帝。五十年中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幾乎每年都起戰爭。

南方成立蜀（王氏孟氏），吳（楊氏），南唐（李氏），吳越（錢氏），楚（馬氏），南漢（劉

氏），閩（王氏），南平（高氏）等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間戰爭稀少，大體在和平狀態中過着奢侈的生活。

南方廣大地區，初唐時代，經濟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中唐以後，成爲朝廷費用主要的來源，南方諸國的割據，對人民有減輕負担發展生產的意義。從此南方富庶，北方貧苦的局面確定了。

、石敬瑭割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河北平原，無險可守，此後金據中原，元滅中國，四百餘年嚴重的外患，這是一個起源。

柴榮奪得南唐的淮南江北，南方諸國失去屏藩，北宋初年，陸續消滅，中國除十六州外，又成統一的國家。

第四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北宋

（九六〇年——一一二七年）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柴榮募全國壯士，選擇武藝尤強的充禁軍，稱爲殿前諸班，命大將趙匡胤統率，官號殿前都點檢。顯德六年六月（九五九）柴榮死，子宗訓（周恭帝，年七歲）繼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賀元旦，忽然鎮定兩州來了一個北漢契丹合兵南下的急報，朝廷沒有考察虛實，即刻派趙匡胤率領禁軍出去抵禦。匡胤早有野心，與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兄弟，號稱十兄弟，軍行到陳橋驛（開封北），石守信等擁匡胤做皇帝。匡胤回軍開封，篡周自立，國號宋。原來鎮定急報是假的，也許就是匡胤佈置的陰謀。

趙匡胤（宋太祖）來回五天功夫，變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後，專力鞏固中央政權，一切設施，都含着對內嚴防的性質。這是他和他的後代堅執不變的國策，因而宋朝內政最腐朽，外患最強烈，成爲歷史上怯弱可恥的一個朝代。

（一）兵制

趙匡胤登位的第二年，定計解除石守信等兵權，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飮，乘醉說道，『人都願意富貴，無非想多積金錢，縱情享受。你們爲什麼不辭去軍職，選擇繁華地區做節度使，買上等田宅，廣置產

業，多畜歌兒舞女，飲酒歡樂，君臣間兩不猜疑，永保富貴，不很好麼？」石守信等止得叩頭從命，交出兵權，做有名無實的節度使去。

趙匡胤取得全部兵權，建立新兵制，分全國軍隊為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是皇帝的衛士，挑選琵琶腿（大腿粗壯），車軸身（肩寬腰細），高度適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體力強健的軍民，充當禁軍，犒賞特別優厚。禁兵駐守京城，輪流到外州縣就食，號稱就糧軍。邊防要地，派禁兵鎮守，各鎮守兵每年移動防地，浪費時間精力在道路上，名義是「習勤苦，均勞逸」，實際是要兵沒有固定的將，將沒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聯合叛變。廂兵是各州守軍，止供官廳役使，從不訓練武藝。鄉兵是點抽壯丁充當地方守軍，藩兵是招募歸順部落充當邊境守軍。鄉兵藩兵不常有，廂兵不訓練，全國武力止有禁兵一種。

募兵的來源是無賴、罪犯、飢民、營伍子弟。黥面吃糧，驕惰無用，人民憎惡軍士，稱為赤老（軍籍稱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時常藉口防邊，下令籍民為兵（抽壯丁），或三丁抽一，或兩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鄉間按戶搜索，照梅堯臣田家詩汝墳貧女詩所說，連老翁小孩，也拉去黥面當兵，留下婦女跛盲殘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餓死的慘災。

據舊史記載，北宋兵額，趙匡胤有兵三十七萬八千，內禁軍十九萬三千；趙光義（太宗）有兵六十六萬六千，內禁軍三十五萬八千；趙恆（眞宗）有兵九十一萬二千，內禁軍四十三萬二千；趙禎（仁宗）有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軍八十二萬六千。從趙匡胤到趙禎七八十年間，兵額增加三倍強，禁軍對總兵額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權顯然更鞏固，同時也就更趨腐敗與空虛。

這樣龐大的軍隊，坐費衣食，農作廢弛，當時已有「將驕兵惰，空耗賦稅，竭天下之財，養無用之兵，兵愈多而國勢愈弱」的定論。軍官出錢收買人頭，報功受賞，或用茶葉向敵國（西夏）購買人頭，算作戰功？已成軍中公開的成例，朝廷並不禁止。趙恆時四川夷人常來寇掠，邊將不敢出戰，送給夷酋米券一張，約定世世憑券領米，停止侵犯。別部酋長效尤騷擾，照例獲得米券。酋長們爭券數多少，見邊將自陳某酋長止殺若干人，領得一券，我殺兵民比他多幾倍，理該多給幾券。邊將不得已，按照酋長們凶暴程度發給米券，到趙頊（神宗）時前後凡發四百餘券。強迫人民出米獎勵夷人來殺掠，止有極端腐敗的軍隊才能這樣做。

趙頊用王安石做宰相，行保甲法，想漸廢募兵制，改用民兵。趙煦（哲宗）以後，募兵民兵都成空名，巨大兵餉，供文武官員分肥中飽。金兵南侵，如入無人境地，朝廷下哀痛激切的詔書，促四方文武官起兵勤王，可是無兵可用，偶有些烏合隊伍，在怯懦貪鄙的軍官統率下，援河北就在河北潰散，援京師就在京師潰散，趙佶（徽宗）趙桓（欽宗）父子屈膝降金，中原不戰淪亡。這就是趙匡胤養兵防內的效果。

（二）官制

宋官制全部承襲唐和五代，有臺省寺監院部等名號。這些官並不管事，止依品級領受祿俸。此外又有階有勳有爵，也都是領受祿俸的一種名義。實際管事的稱爲職或差遣。中央最高職員有三：宰相居中書省（後稱尚書省），管理政務，正相稱同平章事，副相稱參知政事；樞密使居樞密院，管理軍務，與宰相分主文武，並稱二府；三司使（鹽鐵度支戶部）管理財政，地位比二府低一等，號稱計相或計省。

外官依唐制有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觀察使節度留後大都督等名號，都不管事。實際管理地方軍民的官員，算是朝廷臨時差遣。全國分十五路（後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設經略安撫使（重要地區加經略名號，通常止稱安撫）。路下分府州軍監，長官稱判某府（州軍監）或稱知某府（州軍監）事，副職稱通判。最低級地方官稱知縣。安撫使下每路有轉運使管財政，提點刑獄管刑法，提舉常平茶鹽管倉穀茶鹽，其中轉運使職權最廣，幾乎無事不管。

以上止是極簡單的敍述，這一架官僚機關的重疊龐大，大致也就約略可見。它保存唐五代留下的無數官位，又設置事實上必需的職和差遣，可是恩蔭出身的任子，科舉出身的進士，逐年增加，官職固然多，做官的人數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趙佶時每一州郡添差歸明官（降人做官）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至十餘員。眞是重疊又重疊，龐大又龐大。

做官必食俸祿，俸祿的種類有官俸（最高月俸四百千，另給綾絹羅綿各有差），有祿粟（最高額每月一百石），有職錢（最高額每月二百千），有公用錢（最高額每年二萬貫），有職田（最高額四十頃），有茶湯錢（無職田處給茶湯錢），有給券（文武官出差路費），有廚料（有些官每日給酒五升至一升，有些官加給茶米麵及羊肉），有薪炭諸物（最高額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炭每月二百秤，鹽每月七石，餵馬芻粟二十四），有傔人（僕役）衣糧（大官用僕役最高額一百人。每人糧每斗折錢三十文，衣料紬絹每匹一貫，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綿每兩四十文）。不論官職大小，止要身入仕途，錢米雜物以及優厚費用，都得按時支取，一生豐衣足食，享受不盡（最廉潔的名臣范仲淹，做參知政事時，出恩例（例賞）俸賜買蘇州近郊上等田一千畝，贍養同族人，號范氏義莊。其他官員田產廣大可知）。

官員們領受俸祿，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因此貪污成爲極普遍的現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評價發賣。長官們自己也買過缺，不便禁阻，連趙光義也主張譬如鼠穴，不須堵塞，止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問。大小官員公開討論某處有職田，某處供給豐厚，想法尋求好處去做。神泉縣（四川安縣）知縣張某到任，標榜廉潔政治，某日張貼告示說，某月某日是本官生辰，諸色人等不得獻送禮物。衆吏到時各獻財帛，知縣表示感謝，悉數收下，並說，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們切莫再獻。衆吏到時獻財帛，知縣又悉數收下。全國吏人例不給祿食，准他們收受賄賂，往往致富。趙頊熙寧三年始制吏祿，單是京師諸司，每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逐年增加，至熙寧八年，每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受賄依然如故。官吏各式各樣貪贓，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爲宋朝定制，對待官員非常寬厚，無論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極少處死刑和籍沒財產（趙匡胤立誓約，誓不殺大臣）。內官有罪失職，或貶出做外官，或提舉宮觀（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宮道觀），罪大惡極的也止竄惡遠軍州安置，趙頊因對西夏用兵失利，御筆親批令斬一轉運使。被蔡確攔阻，又改令刺面竄遠惡處，又被章惇攔阻。趙頊歎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官員們互相庇護，無所畏懼，樂得縱情貪污，享受聲色。例如中書舍人劉攽，好色不悛，晚年得惡疾，鬚眉脫落，鼻梁斷壞，穢苦不可言。又某官年六十餘，鬚髮斑白，置幼妻數人。他教妻妾鑷鬚，妻鑷黑鬚，妾鑷白鬚，不久黑白俱空。大抵官員們多需要房中術，道士遊客，向大官獻祕方，有效時往往獲得重賞。

官員的利益既是這樣優厚，謀官和做官的方法，自然也特別講求。饒州朱文鎭因中神童科得官，鄉里欣慕，小兒五六歲，置竹籃中，高懸樹上，聘教師授五經，每教一經酬教師錢若干，晝夜不休，小兒

多病死，舉做神童的還是很多。軍官彭孫替太尉李憲（宦官）洗足，贊美道，太尉的脚眞香啊！李憲舉足踏彭孫頭頂道，奴才未免太諂了。彭孫得寵在許州造大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充奴役，無惡不作。這是爲了謀官不愛子孫不要顏面的例證。趙恆時宰相王旦，號稱局量寬大從不發怒。某次子弟們告訴廚子偸肉。旦問你們規定食肉多少。答，每天例肉一斤，可是止得半斤。旦道，此後每天給肉一斤半，讓廚子得半斤。他對任何政事都避免招怨，當時稱爲著名賢相。趙煦時宰相呂公著口不談是非。某次甲乙二客見公著，甲客說，某人家規欠好，公著不答。客慚愧告退。乙客說，相公度量大，剛才甲客說人壞話，實在可惡。公著又不答。乙客慚愧告退。公著歸內宅，子弟請問甲乙兩人是非，公著仍不答。章得象的做官法，是默默無所作爲，遇排擠堅不引退，終於做到正宰相。王珪的做官法是上殿進呈公文說取聖旨，皇帝批示後，說領聖旨，下來諭衆官，說已得聖旨。官員們稱珪爲三旨相公。田元均做三司使，權貴家子弟親戚請託營求，元均每和顏強笑，好言應酬。他對人說，我做三司使幾年，整天強笑，直笑得面似靴皮（皺紋）。宋朝用人，最重老成穩健，遇事鎮靜，力求維持現狀，惟恐改革生事。何朝宗年十八應進士試，趙匡胤說，此人還沒有髭鬚，欠老成，且讓回家讀書。趙恆有意用寇準做相，却嫌他年紀輕些。寇準趕快吃藥，鬚髮全白，果然拜相。暮氣沉沉，是宋朝政治的特色，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那樣想改革舊習，就被滿朝攻擊誣陷，不驅逐出朝，決不甘休。

朝廷大開仕途，盡可能讓人有獲得官職的機會。已經做官的照例得蔭子孫親屬及有關係人（如門下客醫生）入仕。這種恩蔭制度，意在維持舊門閥，騎着竹馬玩的小孩，往往已經得官受俸。一個大官，可以蔭數十人。別一仕途是科舉。官員人數陸續增加，趙恆時官一萬員，趙禎時官二萬員，趙頊時官二

萬數千員。此後遞代增加，趙佶時也許又增加一倍。北宋土地比漢唐小，官數却超過遠甚。

這樣多的官員，主要工作是什麽？趙頊改定官制，尙書省（宰相府）分二十四曹（科），繁簡相異。當時通行着一個諺語道，『吏勳封考（吏部管官吏升調），筆頭不倒（忙）；戶度金庫（戶部管財政），日夜窮忙（窮忙）；禮祠主膳（禮部管祭祀典禮），不識判硯（無事可判）；兵職駕庫（兵部管軍務），典了袴（音褲，窮人衣）褲；刑都比門（刑部管刑法），總是冤魂（貪贓枉法）；工屯虞水（工部管工程水利），白日見鬼。』可知所謂政務，無非做官聚斂刑罰三件大事。

皇帝養活大量文武官員，爲的擁護自己的政權，可是他對他們並不放心，另養一種稱爲御史的官員，專做監察工作，尋找官員們的過誤。准許御史據風聞（無實證）彈人，又限定御史到任一百天內必需奏事，否則罷黜做外官或罰錢充公，稱爲辱臺（御史臺）錢。每月必需奏事一次，稱爲月課。王平做御史將滿百日，還沒有上奏彈人，同僚私議王端公（御史別號）等機會說話，一定關係什麽大政事。果然王平上了一個奏章，是彈劾御廚中發現短髮，廚官應該辦罪。大家都笑他不彈大官彈小官。官員們畏懼御史，有『寧逢惡友，莫逢故人』（指御史），『故人相逢，不吉則凶』（凶多吉少）的諺語。略有良心的人，不肯做這個官。趙頵命余某做御史，余某不肯，人問緣故。余某說，做御史壞心術。因爲做了御史，一定要彈人，生人無法說他壞，止好把相識人逐個思量。找別人的過失，充自己月課的材料，不是壞心術是什麽。

金兵攻入開封，大捕宋宗室。宋官不遺餘力替金人奔走搜索，嬰兒婦女，都不得免。趙佶的幼子趙捷，匿民間已近五十日，忽被宋官發見，捕送金營。官員受朝廷優厚待遇，一朝權勢變動，反而陷害如

有深仇，人民平日飽受統治階級的壓迫，却歲賜宗室多至七百人。

（三）科舉

官員的來源是任子和科舉。進士科在各科中最佔重要地位。因為進士出身，容易致身達顯，錄取名額也比唐朝寬幾十倍。唐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宋分進士為三等，一等稱及第，二等稱賜進士出身，三等稱賜同進士出身，錄取總數通常七八百人（應試人通常一萬以上至二萬人）。正式考試以外，還有特奏的制度：進士應考五次（後改六次），年過五十，諸科應考六次（後改九次），年過六十，得特奏求恩，經過皇帝親試（殿試）的形式，賜出身資格，就有小官做。這樣，士人為求一官，甘心消磨一生在場屋中。而且唐朝科舉，被士族把持，寒門極難得第，宋朝改用糊名（彌封）謄錄（卷子由別人代寫，試官不能認筆跡）等法，止要文章合格，任何家世的人都能錄取，更覺前途有望，不死不休。因此宋朝科舉制度，收效確比唐朝大，方法也比唐朝精，從宋到清一千年，這種制度大體沿用不變。

朝廷取士，務求寬泛，可是取舍標準，却很苛刻。趙光義親試進士，每賜最先繳卷人第一名及第。孫何、李庶幾同有文名，庶幾敏捷，孫何遲鈍，御史奏稱李庶幾曾在餅店與人賭作賦快慢，人品輕薄。庶幾最先繳卷，光義大怒叱出，擢孫何做狀元。趙恆時有應試人名林虎，趙恆說，此人姓林名虎，一定好怪立異，教他回去罷。趙佶時又有人自稱林虒，趙佶嫌他好怪，御筆虎上添竹。這是不見字典的新字，林虎無法，止好改稱林篪。不許好怪立異，必需埋頭詩賦，諸事無知（歐陽修充試官時，有一考生問堯舜是什麼典故，又有書生不知歐陽修是那一朝人），這就是科舉取舍的格式。

（四）學校

統治者爲要用一定的學術思想（儒經）來教育士人，不得不設立學校，同時生徒羣衆，批評朝政，又深覺可厭。三國以來，止有初唐曾大規模設立學校，其餘各朝所謂學校，都是若有若無，名存實亡。北宋學制承襲前朝舊制，中央設國子監，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孫入學，又有太學，收八品官以下子弟及平民入學。這兩個學校，僅設學官，並無聽講學生。入學限制也是虛文，生員捐光監錢二千餘緡，即得監生名義，作爲科舉應試的資格。趙頊從宰相王安石議，頒佈學令，大學置八十齋，每齋容三十人。學生名額，外舍生（低年級）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總二千四百人。外舍生經月考年考，得升內舍，又經考試，得升上舍。上舍生考列優等，得直接做官，中等得免禮部試（省試）直接應殿試，下等免解（地方試）直接應禮部試，王安石想培養新政人才，定出這樣優異的待遇，學生有官可得，爭着入學聽講，太學確像一個學校了。舊學官多數反對新政，被御史彈劾，王安石怒，逐舊學官，改用自己親信人去講書（安石自註的經書）。學生虞蕃告發學官受賄，考試不公，又引起一場大獄。此後學規更嚴，條文多至四百一十條，嚴禁謗毀朝政，並禁止學生謁見教師，免有請託議政等弊端。

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率學生及軍民（最後一次多至數萬人）集朝門請殺蔡京、童貫等六賊，反對割讓河北三鎭（太原縣、定縣、河間縣）向金人求和，強迫朝廷召用主戰派首領李綱、种師道，堅守開封，聲勢盛大，給滿朝昏君奸臣嚴正的教訓。後來金兵撤退，朝廷想捕陳東等入獄，却怕激起衆怒，賜東官職，東又力辭不受，接連上書請殺六賊，奸臣們恨極，正在設法迫害，金兵又來，開封失陷。學生干政，朝廷決不允許，陳東終於被趙構（南宋高宗）斬首。

州縣學校，趙頊以前，也止存有虛名。州縣官藉口興學，搜斂民財，富家子弟爲免本身徭役，出錢

數百緡，買得名額，算作學生。朝廷防止士人謀亂，嚴禁本地學校收留非本地人入學。所謂州縣學校，實際並不存在。趙珦令州縣學用三舍法試士，趙佶怕學生羣聚，罷州縣學三舍法。

除了中央地方官立學校，民間還有私立的書院。北宋初有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應天府（商邱縣）書院，潭州嶽麓書院，稱爲四大書院，聚徒講授，目的自然爲了科舉。湖州學教授胡瑗有學生數百人，分設經義治事兩齋，講求實學，不專重詞賦。他這種教授法，不合學生應舉求官的需要，雖然曾被朝廷採用，在太學試驗，到底謗議紛紛，不能通行。

無論國子監太學州縣學書院的學生，他們讀書聽講，唯一希望止在得官，得官必需經過科舉，所以學校和書院，僅僅是應科舉的一種預備。

以上列舉北宋幾個重要政治制度，說明北宋的統一，完全依靠分裂的統治政策。第一，兵與將分裂，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第二，官與職分裂，官不一定有職，職不一定常任。第三，科舉專取文辭，使言語與行爲分裂，朱熹（南宋人）說，今時（北宋也是一樣）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第四，學生與學校分裂，學生不入學，學校是空名，後來行三舍法，學生與教師分裂，禁止教師學生會見談論。依靠分裂政策的統一，遭遇外力壓迫，統一即時解體，不戰亡國，就是分裂政策的結果。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宋朝專力防內，對外族一貫採取忍辱求和政策。初期受契丹侵侮，中期受西夏侵侮，最後金國突

起，長驅直入，宋朝求和不成，君臣束手無策，甘心投降。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專力防內亂是對外屈服的原因，這個明顯事理，極確切的表現在宋朝外患史上。

（一）契丹（遼。九一六年——一一二五年）

契丹本是東胡種，世居遼河流域。捕魚獵獸，逐水草畜牧。起初族號大賀氏，後分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選一大人爲長，建旗鼓統率八部。唐末，耶律（姓）阿保機被選爲八部長。中國人避亂，多逃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寇邊，攻陷城邑，俘虜大量男女，勢力漸盛。阿保機爲長九年，恃強不肯受代，七部大人合力責難，阿保機不得已交出旗鼓。請求諸部說，我在位九年，得漢人多，我想率本部落居古漢城（元魏時滑鹽縣，在熱河承德縣西南平泉縣東北，遼稱爲上京），別自爲一部，治理漢人。諸部許諾。

古漢城產鹽鐵，地宜農作，阿保機用幽州安次（河北安次縣）人韓延徽做謀主，興農業，定配偶，通商賈，鑄錢幣，築城郭街市。增減漢字，造契丹文字數千，代刻木符契。設南面官，用漢法治漢人。阿保機勢力更盛。

阿保機使人告諸部大人道，我有鹽池，供給你們，你們單知食鹽，難道不知鹽有主人。應該來對我。諸部大人果持牛酒來會，阿保機悉殺諸大人，起兵擊滅七部，併爲一國。又北攻室韋女眞，西取突厥舊地，力強土廣，有兵三十萬。梁朱友貞貞明二年（九一六）自稱皇帝。

阿保機死，次子耶律德光繼立。助石敬瑭，得幽雲十六州。改幽州爲燕京，改國號爲大遼，開始入居中國。

阿保機虜得漢人很多，私有財產激增，因而破壞氏族推選制，他接受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他的根據地上京，所有工人商賈技術教坊（音樂戲劇）角觝（武藝）秀才僧尼進士，都是中國人。全國農業也普遍發展起來，耕作多類中國農民。契丹貴族因軍事上勝利，俘虜大量別國人民，其中一部份稱為俘戶或降戶，大抵從事農工業，按時貢納租賦；一部份稱為生口（戰場被獲人），大抵淪為奴隸。每一皇帝（某些皇后或貴臣也立宮或府）建立一宮，聚集所掠民戶馬牛金帛及臣屬所獻生口或犯罪籍沒人，設州縣，置官吏，作為皇帝的私屬。大貴族和諸王國舅公主大臣及諸部酋長戰爭中掠獲俘虜及生口，也得建立州城，稱頭下軍州。州官由本主自己委派，農商租稅歸本主，酒稅歸皇帝。較低級貴族不得建立城郭，但得收俘戶的租稅。下層平民在戰爭中當然也有些虜獲，其中富民獻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得授頭巾稱舍利（小官名）。一般契丹民戶屯墾公田，不輸賦稅，可是兵役繁重，又受官吏高利貸剝削，生活極苦。

契丹刑法殘暴，貴族和平民犯罪，家屬籍沒入官，稱為瓦里（官府名，宗室外戚大臣犯罪，家屬沒入瓦里）及著帳戶（貴族及諸色人犯罪籍沒，謂著帳戶）。凡宮帳部都有瓦里，與州縣石烈（大鄉）並稱，當是從事生產的奴隸。著帳戶包含承應小底（奴）司藏（管庫）鷹坊（養鷹）尚膳（厨夫）裁造（裁縫）及皇宮親王祗從（侍從）伶官等人，這是專供高級貴族役使的奴隸。耶律隆緒（聖宗）時王繼忠有功，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耶律洪基（道宗）嘉獎耶律玦做官清廉，賜宮戶十。這些宮戶，大概是從事生產的瓦里戶。

契丹族從氏族社會飛躍到封建社會，在飛躍中同時經歷着低度的不發展的局部的奴隸社會。耶律隆

緒統和十三年，命諸道自耶律璟（穆宗）以來，被逼充當部曲（奴役）的民戶，歸還州縣管理。這樣，許多的奴隸被放免了。隆緒開泰元年，詔諸道飢民出賣男女，從明年正月起，每天算傭錢十文，傭錢滿數，准由父母領回。耶律宗真（興宗）重熙十年，放免籍沒入官的俘囉滿達部，歸哈斯罕戶，准復舊業。這都說明契丹統治階級更重視封建剝削的利益，自願釋放奴隸。漢人在政治上處劣勢，經濟力却遠超契丹，重熙十五年，嚴刑禁阻契丹人出賣奴隸給漢人。這又說明契丹奴隸制度在封建經濟壓力下，已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趙匡胤專力平定國內割據，對契丹純取守勢。趙光義滅北漢，想乘勝恢復燕雲，兩次興兵北伐，都大敗逃回。光義中箭受傷，醫治無效。後來傷發身死，宋人更覺得契丹可怕。趙恆景德元年（耶律隆緒統和二十二年），契丹大舉入寇，宋朝君臣大驚，趙恆束手無策，參知政事王欽若請逃金陵，陳堯叟請逃成都，幸得宰相寇準料知契丹並無攻宋決心，力勸趙恆御駕親征。趙恆畏縮不敢前進，勉強渡河到達澶州（河北清豐縣西南），契丹兵圍澶州，宋兵小勝，趙恆君臣駭懼，藉口屈己安民，密請宋降契丹官王繼忠出面講和，願每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尊契丹太后為叔母，與契丹主稱兄弟，契丹退兵，宋邊鎮沿路放行，不得邀擊。和議成，宋君臣自以為勝利。

趙禎時，幽州士人劉六符對耶律宗真說，幽雲等州本是中國土地，人民至今不願降遼，除非設法大收民心，必不能久為遼有。宗真問計，六符說，減租賦十中四五，民心就歸順。請委我往宋朝求割地，宋怕用兵，一定求增歲幣，我裝作不得已接受，歲幣自然到時送來。我用新增金帛減租賦一半，民心歸我，土地也就無憂了。宗真用六符計，聚兵幽涿，聲言入寇，派六符來求割地並求娶趙禎四歲的女兒。

趙禎恐懼，遣富弼往遼，請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遼要宋稱貢獻，富弼力爭得用納字。遼得增幣，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爲貴官。宋朝君臣幸免割地和嫁幼女，也自以爲勝利。

契丹貴官杜防（涿州人）將死，教契丹對宋務取攻勢，或辯爭小事，或使掠邊境，使宋人經常畏懼，按時獻納金帛，不敢缺少。果然，宋朝被契丹故意侵侮，處處忍辱退讓，自稱中國崇尚禮義，犯不着和異類計較曲直。

（二）西夏（一〇三八年——一二二七年）

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陝西橫山縣）。子孫相傳至宋，賜姓趙，封大夏國王，趙禎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元昊繼位。華州才士張吳二人見邊帥庸鄙偷安，不足與言，聞元昊有意窺伺中國，二人自號張元吳昊，投奔西夏，元昊責二人不該犯我名諱。二人道，你連姓都不理會（激怒元昊姓趙不姓拓跋）却理會微小的名麼？元昊驚異，重用二人，共謀伐宋，夏國有部落號山遇，奔延州（陝西延安縣）告發元昊謀反，守將郭勸畏事，囚山遇還夏，元昊盡滅山遇族，從此西北部落怨恨宋朝，無人敢來歸附。

趙禎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元昊自稱皇帝，宋朝認他是小恙，僅在邊地揭榜，募人斬元昊首，賞做定難軍節度使。後來兩軍接觸，宋軍每戰必敗。第一次敗仗還殺敵千餘，第二次敗仗還傷敵數百，此後見敵，宋軍束手受殺，不敢對抗，趙禎和宰相呂夷簡才感到一戰不及一戰的可怕。當時朝臣紛紛獻策，如修築潼關，準備放棄關中，修關的材料和人工，却在關中徵取，人民怨恨。又派使官請西北小族嗚嘶囉攻夏，費金帛數萬，使官受辱回來。契丹知宋困疲，遣劉六符來求割地，宋却想借契丹威勢，逼夏降宋稱臣。契丹假稱助宋，其實並無效力，宋君臣失望，最後止得自向元昊請和，約每歲賜銀十萬兩，絹

十萬匹，茶六萬大斤。元昊收受財物，侵掠並不停止。宋朝大窘，幸得韓琦、范仲淹鎮守邊境，比較有些辦法。夏用兵久，民力也困乏厭倦。趙禎慶曆四年，和議成功，元昊上書稱父大宋皇帝，宋復賜銀絹茶。此後兩國和戰不常，趙煦元符二年，和議又成，直到宋亡不再用兵。

（三）女眞（金・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

女眞（又號女直）舊號勿吉，全族分七部，其中黑水部居遼東濱海，南接高麗。五代時南半部附屬契丹，號熟女眞，北半部不屬契丹，號生女眞。生女眞地有混同江（黑龍江）長白山，民勇悍善射，穴居野處，遷徙不常，不知歲月晦朔，但記草青幾次。食生肉，飲糜酒，酒醉殺人，不辨父母。沒有文字官吏大君長，也沒有國號，散居山谷間，小部落千數百戶，大部落數千戶，自推豪強當酋長。高麗人函普投入生女眞完顏部，因才智得衆尊信，娶完顏部女爲妻，生子女，正式爲完顏部人，被推爲首領。自此酋長世襲。函普傳四代至綏可，興農業，築房屋，開始定居生活。綏可子石魯，始稍立條教，部人漸聽從。石魯子烏古乃受遼封爲生女眞部族節度使，始買鐵（本部不產鐵）造兵車，設官屬，鄰部畏服，勢力漸盛。烏古乃子三人相繼爲節度使，最後傳位至長孫阿骨打。自函普至阿骨打凡八代。酋長的宗族最貴，稱爲郎君，總管軍政大權，貴官拜馬前，恭順聽命如奴隸。官不分尊卑，都自己養馬，飲食止有粟粥燒肉，上下無異。國有大事，聚衆商議，位卑人先發言。戰爭有功，酋長聚犒賞物示衆，衆認爲少，得要求增益。凡是官吏取人民財物不算犯罪。

趙佶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完顏阿骨打立。起先生女眞每歲向契丹進貢北珠、貂皮、名馬、良犬及海東青（小鷹，能擒天鵝）。契丹酷愛海東青，追索不止，耶律延禧（天祚帝）責貢尤苛，女眞諸

部不勝厭苦，各有叛意。阿骨打聯合諸部起兵，得二千五百人，大敗契丹。趙佶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阿骨打用漢人楊朴策，自稱皇帝，國號金。金兵益強，連戰大捷，擒耶律延禧，遼亡（趙佶宣和七年。一一二五）。

趙佶等聽說金兵大勝，遣使官馬政泛海見阿骨打，請求滅遼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漢地，送給宋國。阿骨打的回答是所請土地，願與宋夾攻，誰攻得就歸誰。趙佶又遣使官趙良嗣與金商議夾攻契丹。約定金取中京（熱河平泉縣東北），宋取燕京西京（山西大同縣），又輸歲幣五十萬給金。

金兵攻破中京，延禧逃雲中（綏遠吐默特部），金追延禧。遼蕭幹立燕王耶律淳為皇帝。趙佶知道遼敗，才命宦官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率諸將分路進攻。宋兵紛紛潰敗，趙佶大懼，下令退兵。耶律淳死，趙佶又命童貫蔡攸進兵，劉延慶為都統制，兵至盧溝河，望見遼軍放火，不戰大潰。宋兵自相踐踏，屍體滿路，長百餘里，趙頊以來積儲的軍備，喪失幾盡。

宋兵兩次大敗，燕京被金奪去。燕京四鄉民衆蜂起，日夜刼燒金兵營寨，阿骨打知道不容易統治，正在作難，趙佶遣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不僅索取燕雲等州，還進一步索取五代初劉仁恭送契丹的營、平、灤三州。金允給還燕京六州（薊、景、檀、順、涿、易）二十四縣，宋力爭不休，往返辯論，阿骨打怒道，宋定要營、平、灤，我連燕京也不給了。我攻得燕京，每歲收租賦三百萬，現在送給宋朝，該還我租賦一百萬。宋自知理不能勝，力不能抗，止好定約每歲輸金國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代税錢一百萬緡。燕京財物人口，早被金人擄去，宋朝止獲得空城一座。

上述三大敵國以外，趙禎時廣源蠻酋儂智高也曾發動過一次叛變。起初趙禎允許邕州知州陳珙，任

期內不生邊警，升遷閤門使。珙一心圖謀平安升官，智高請通商，珙不許，智高掠奪民財，珙又不問。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助智高謀，攻破邕州，殺陳珙，進圍廣州，宋文武官望風潰逃。朝議想出重賞借交趾兵平亂，樞密副使狄青說，借外兵除內寇，將起後患，請給我蕃騎數百，前去擊賊。狄青戰勝回朝，威名益著，朝官們說青家狗生角，住宅夜中發光，青又在相國寺殿上行走，形跡可疑。朝廷罷青兵權，出知陳州。第二年生疽瘡，皇帝賜他幾個李吃（生疽瘡吃李必死），青涕泣食李死。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

四朝元老文彥博反對趙頊王安石變法，彥博道，祖宗法制完備，不要更張失人心。趙頊道，更張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對百姓卻有什麼害處？彥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還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彥博這幾句話，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盡量擴大，一般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利益，盡量摧殘；因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擁護，所謂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

（一）租稅（耕自己田稱為稅，耕他人田稱為租，通稱為田賦）

柴榮均定田租，歷代享受免賦特權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樣，納完租賦，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隱避。趙匡胤登位第二年，精口周末度（測量）田不實，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詔許民開墾，州縣官無得檢括（稽查），止據現佃作賦額。這就是說，形勢戶（現任文武職官及州縣豪強人戶稱形勢戶）大地主可以託名開墾，隱避或減少（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三）租賦，小農眼前耕種的田地，被官吏檢出，永遠作為田賦的定額。據舊史記載，趙匡胤末年，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餘頃，趙光義末年，墾出

三百四十二萬餘頃，趙恆末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餘頃，趙禎末年，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趙曙末年，墾田四百四十餘萬頃，趙頊末年，墾田四百六十一萬餘頃。宋墾田數比過去任何統一朝代（西漢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趙禎在位四十餘年，號稱北宋全盛時代，墾田却耗減最甚。這說明當時對西夏連年用兵，農民被迫棄田逃亡，豪強乘機兼幷，擴大免賦特權，異口同聲稱頌趙禎的仁政（趙禎號稱仁宗）。趙曙時墾田驟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釋說，『這個數字是據租賦數約略推算，民間隱逃的田畝，至少佔十中七八，所以實際墾田當有三千餘萬頃。祖宗舊制，不願擾民（官僚地主），從沒有切實檢查，因此莫知墾田實數』。免賦田佔六分之五強，一切軍費、徭役、租賦，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畝上，兩個階級負担的不公，卽此可見。

趙頊創行方田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約合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稱爲一方），想削奪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國家收入。官長們藉口『民以爲不便』，紛紛反對，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綫，也被豪強毀壞。趙佶又行方田法，十年間完成了六路（全國分二十三路），貪官贓吏勾結地方土劣，任意妄爲，弊端百出，有的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有的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貫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農民出芻草錢，民戶廢業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趙佶無法，下令停止方田。

宋租賦仍行兩稅制，類別有五：（一）公田賦——包括官業，屯田（兵士自耕）。營田（招民耕種）三種。公田極少，趙頊時僅六萬餘頃。（二）民田賦——人民私田。（三）城郭賦——包括宅稅地稅。（四）雜變賦——繳納各地物產，如獸皮、藥物、油類、茶鹽等。（五）丁口賦——按丁口出米或錢。

租賦品物分穀布帛金鐵物產四大類。（甲）穀——分（1）粟，（2）稻，（3）麥，（4）黍，（5）穄，（6）菽子（豆類），（7）籽子（植物種子）七品。（乙）布帛——分（1）羅，（2）綾，（3）絹，（4）紗，（5）絁，（6）紬，（7）雜折，（8）絲線，（9）綿，（10）布葛十品。（丙）金鐵——分（1）金，（2）銀，（3）鐵鑞，（4）銅鐵錢四品。（丁）物產——分（1）六畜，（2）齒革翎毛，（3）茶鹽，（4）竹木麻草芻菜，（5）果藥油紙薪炭漆蠟，（6）雜物（瓦麻鞋瓷器顏料等）六品。農工生產品尤其是農產物，徵取品類，無微不至，單舉穀錢帛三項（其他物品不計），趙頊熙寧十年，夏秋兩稅歲收銀六萬餘兩，錢五百五十八萬五千餘貫，斛斗（穀）一千七百八十八萬七千餘石，匹帛二百六十七萬二千餘匹。這樣鉅大的數字，最大部份歸墾田總數六分之一的土地負担。

正賦以外，還有所謂折變、支移、寬剩三種苛法。折變是官府藉口需要某物，停收舊定的貢品，令農民改納某物。如農民照例納絹，官府說要折錢，折錢以後，官府又要折麥。折價不依市價，由官府自定，絹折錢，錢多數倍，錢折麥，麥又多數倍，展轉增加，農民無端多出十數倍至數十倍的錢物。支移是農民本該在本縣繳租，官府却教他到幾百里外州縣去繳納，說那裏正等急用，實際是強迫農民出脚錢。脚錢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覆折扣，增大若干倍，農民賣牛變產還不夠賠累。寬剩是舊定賦額外增收若干，口稱準備災荒，其實農民餓死，從不得救濟。

農民貧困不堪，或避私債，或逃公稅，止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賦由一人出名繳納，過些時此人棄田藏匿，等縣官認作荒田後，兄弟頂冒別人名義耕種。不過這種方法，很難成功，鄉官債

主遇有逃戶，即時查封資財，所有室廬用具桑棗材木估定價值，或輸欠租，或償欠債，逃戶生計蕩盡，無可留戀，索性絕意歸耕，永遠做浮蕩人，或投靠地主當佃客，因為六分之五的免賦田，正需要他們去耕種。

地主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一首農家詩說：『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編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無憂無愁）；似此之人，值金千萬。』這是中小地主的生活。官員大地主多置莊田，如福州王氏莊有田千餘頃，汜縣（河南汜水縣）李誠莊方圓十里，中貫河道，地極膏腴，有佃戶百家，值錢一萬五千貫。莊主李誠，只是宋初汜縣酒務官。其他官員的莊田，規模未必都這樣大，可是肥美土地，多數被形勢戶佔去。田主募佃戶耕種，生產物主客對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稱為牛米。佃戶去留，絕對聽命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倉庫。佃戶住屋極惡劣，某富家子弟到莊田監視穫稻，命莊客生火取煖，莊客引他到山坡守禾小屋裏，屋用竹編成，密不通氣，莊客拾杉枝燃燒，薰得他淚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難受難受，好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這樣看來，佃戶每天在吃大棒中過生活。

（二）官賣

宋朝施行官賣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歸國家專利，提高價格，壟斷居奇，成為歲入的重要部份。當時官賣物品，有下列幾種：

鹽——鹽分顆鹽、末鹽、井鹽、鹵鹽（河北鹵地出產）四種。顆鹽每年約產三十七萬餘席（每席一百十六斤半。大席二百二十斤）。末鹽約產二百九十六萬餘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鹽約產一千六百

二十一萬餘斤。滷鹽產量極少，約十餘萬石。官府派役民戶或軍士，給與最低的生產費，迫令製鹽。如通泰鹽（江蘇南通縣、泰縣）每四石給錢五百文，後來改爲淮南福建鹽每斤四文，兩浙鹽六文或四文，廣南鹽五文。井鹽煎煑，官不給薪柴錢，鹽戶不能繳納定額，往往破家流亡。朝廷收入低價的鹽，再抬高價出賣，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文，末鹽每斤自四十七至八文。這還止是表面定價，實際貪官、奸商，勾結操縱，每斤貴至數百文。

宋朝鹽法，開始完全歸政府經營，官製官銷，僅河北一路，允許商運。趙光義始行鈔法，令商人就邊郡納錢四貫八百文，領鹽一鈔，憑鈔到解池（山西解縣）取顆鹽二百斤，在限界內自由販賣。此後鈔法通行（官製商銷），趙頊時京師設榷貨務，令商人納錢銀，得至各產鹽地領鹽販賣。趙頊增長鹽價，例如福建路舊額賣鹽收入二十七萬餘貫，元豐二年增至四十六萬餘貫，三年增至六十萬餘貫。全國鹽課總數，大致增長二三倍。

茶——產茶地區設場十三處，場官先發本錢給園戶（種茶戶），採得茶葉，一部份繳納租稅，多餘的悉數交給場官。私藏私賣，依造私鹽法論罪，想減少賠累，砍伐茶樹也有罪。園戶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尋死求免，本人死亡後，鄰伍仍須代納租稅。當時四川園戶有「不是種茶，實是種禍」的諺語。官出最低價收得全國茶葉，自定高價出賣。蠟茶每斤約價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十七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賣茶，起初自賣，後來也改鈔引法。商人領長引，得往他路販賣，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內販賣，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雜費外，禁權時（官買）淨入錢一百九萬餘貫，內茶淨利六十五萬貫，茶租錢四十四萬貫；通商（商賣）後淨入錢一百

十七萬餘貫，內茶租錢三十七萬貫，茶稅八十萬貫。

酒麴醋——各州縣設酒務官釀酒，僻僻縣鎮鄉村或許民釀，但仍輸納歲課。釀酒原料是農民繳納的米麥，釀成薄酒，高價出售。民間有婚葬大事，官府計算民戶大小，強令買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賣酒，專造酒麴，規定特價出賣。趙頊時每歲收入酒麴錢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萬貫。醋也官製官賣，收入數不詳。

礬——產礬地區設官收礬，嚴刑禁止鑊戶（製礬戶）私賣。官定買入價白礬一馱（一百四十斤）給錢六十文，綠礬一馱（一百十斤）給錢八百文。官賣出價白礬每馱自二十一貫五百文至二十三貫，綠礬每馱自二十四貫五百文至二十九貫一百文，零售白礬每斤六十文至一百九十二文，綠礬每斤最低價七十文。趙佶時每年收入礬利二十九萬貫。

礦產——金銀銅鐵鉛錫水銀朱砂產地設官，依茶鹽法收歸官有。趙禎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銅五百十萬斤，鐵七百二十四萬餘斤，鉛九萬八千餘斤，錫三十三萬餘斤，水銀二千二百餘斤。趙曙時礦業更盛，金減九千餘兩，銀增九萬五千餘兩，銅增一百八十七萬斤，鐵錫各增百餘萬斤，鉛增二百萬斤，水銀產量無增減，別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趙頊時歲得金一萬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銅一千四百六十萬餘斤，鐵五百五十萬餘斤，鉛九百十九萬餘斤，錫二百三十二萬餘斤，水銀丹砂各三千餘斤。銅鉛錫產量增加最多，正說明貨幣流通額的不斷激增。趙佶時又官賣石炭，凡設二十餘場。全國木炭也歸官賣，收入數不詳。

（三）商業

統治階級從皇帝到鄉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寬裕，他們需要各種消費品，來滿足各人的慾望，因此商業在北宋，有高度的發展，商稅也成爲歲入的大宗。

商稅——趙禎時朝議減輕商稅，范仲淹獨以爲不可。他說，「國家費用既不能減，不取商賈，必取農夫，農夫將受更重的剝削。應該先省國用，次寬租賦，最後才寬商賈。」官員們的消費品，依靠商賈來供給，減輕商稅，自然對官員有利。現在減稅不成，他們北好私營商業，非正式享受免稅的權利。例如江淮轉運使李溥借進貢名義，自率大船多艘運東南名產入京，單是兩浙牋紙就滿載三大船，他物數量，可以類推。趙煦正式承認官員免稅經商，名義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稅。開封稅官捉得冒蘇軾官銜漏稅人吳味道一名，蘇軾當時出守杭州，稅官押吳味道去見蘇軾，軾替他改題封條，平安迴到開封。趙佶因臣僚以及宮觀寺院經商太濫，影響稅收，廢止馬牛騾等不得免稅。後來又令稅關搜查。這止能給稅吏更多受賄的機會，並不能阻礙權貴的謀利行爲。

一般商貨抽稅的規則，名義上是過稅（過路稅）値百抽二，住稅（到市出賣）値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値百抽十。事實上稅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吳味道在建陽（福建建陽縣）買得紗二百端，價一百貫，路上經過場務（稅卡）陸續抽稅，到開封不存半數。貨物如布帛糧器香藥寶貨羊豬，都得抽稅，此外如農器紙扇草鞋薪炭穀菽鵝鴨雞魚螺蚌果蔬磁器瓦器，一切細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納稅，稱爲力勝錢。稅官私招一批專攔人（巡丁）沿路拘攔商旅到場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專攔人，稱爲事例錢。後來改爲商人納稅百文，別納事例錢十文。所收稅錢不及十文，也納事例錢十文。如苧麻一斤，收稅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稅五文，却要問商人別要事例錢十文，這種苛稅，給農民極大

的苦痛，往往與專攔人互扭罵道：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什麼事例錢，你拿出章程來，我才給錢。稅官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改事例錢爲市利錢。私行的事例從此變成法定的市利。

全國商稅，趙光義時歲入四百萬貫，趙恆時增加一倍，趙頊時京師商稅五十五萬餘貫。全國總數超過一千萬貫。

南市——國內市場首推東京（開封）、成都、興元（陝西南鄭縣）三處，每年商稅各在四十萬貫以上。第二等市場（商稅二十萬貫以上）五處，都在四川境內。第三等市場（商稅十萬貫以上）多數也在四川。五代時最大市場揚州降在第四等（商稅五萬貫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稅三萬貫以下），這是國內市場很大的變動。海外貿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縣）居次位，廣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番商進口，稅率值百抽十，官買蕃貨十分之三，其餘聽自由貿易。趙頊時三處收稅總數五十三萬貫。泉州（福建晉江縣）密州（山東諸城縣）兩處有時也設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頭一人。宋時凡商店必須入行，原因是官府爲便利科稅索物，需要有行的組織。不問出賣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醫生卜人仵作（葬殮死人業）等業，都該立行聽候呼喚。趙頊藉口體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種物品時，商人枉費高價購求應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計算每年需用物品數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錢，官府用行商錢收買貨物，一年中隨時取用。如年終不用，卽令出賣，官收二分利息，特給免行（一定時期內，免再供應官差）權利。趙頊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錢，並非眞要體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販，不得在街市做買賣，必須報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才准交易，不報官私自投行，査出處罰。令下十餘日，京城街上提瓶賣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賣粥以至賣草鞋

頭髮（音被，假髮）入無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壓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別出錢，却要平均負擔，富商稱幸，小商叫苦。當時有些朝臣反對這個新法，趙頊不得已改令每月納免行錢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販，准免納錢，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四）貨幣

北宋工商業發展，因之貨幣流通額也特別增大。唐鑄錢每歲約數十萬貫，宋每歲約五六百萬貫，唐末漸用金銀，宋時金銀成爲通行的貨幣，中唐始有飛錢，宋時交子（紙幣）用途很廣。宋人有一首破錢詩說：「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的工具，貨幣數量愈大，也就是剝削愈劇烈。

金銀——唐末威勝（浙東）節度使董昌每十天發一綱（一批）貢品，內黃金一萬兩，銀五千鋌。浙東不是最富地區，每月能輸出金三萬兩，銀一萬五千鋌，想見全國積存金銀總數不少。宋初趙匡胤趙光義賜吳越國王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吳越國進貢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餘兩。趙恆初年，銀價每兩八百文，金價每兩五千文，後來用途愈廣，十餘年間金銀價騰貴數倍。連趙恆也詫異起來。趙佶時各路每年貢品（皇帝生辰進貢及南郊進貢）金銀外，別有折銀錢一萬八千餘貫，當時折價不可知，但外州縣存銀以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漸見枯竭，所以有折銀的名目。趙桓亡國時，在圍城中（金兵圍開封）大括金銀，金價每兩漲至五十貫文，銀三貫五百文，比趙恆時金價高十倍，銀價高四倍。

銅鐵錢——自西漢至隋通行五銖錢（西漢劉徹造），自唐至五代通行開元通寶錢（唐李淵造）。這

兩種錢的重量和質量最爲適中，沒有過重（如依百錢值千錢）過輕（如榆莢錢三銖錢）的弊病。宋鑄錢務求得多，體質惡薄，遠遜開元錢。這些地區如四川及西北邊郡用鐵錢，價比銅錢更低。全國鑄銅錢凡十七監，鑄鐵錢凡九監。鑄銅錢用原料八十八兩（銅六分餘，鉛錫三分餘）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八十兩。鑄鐵錢用原料二百四十兩，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一百九十二兩。宋初每年鑄錢七萬貫，趙禎時增至三百萬貫，趙頊以後，歲鑄銅錢五百餘萬貫，鐵錢八十八萬餘貫。

便錢——宋初依唐飛錢舊制，京師置便錢務，令商人繳現錢入務，如匯費百分之二，領劵到各州縣兌錢，當日給付，不得留難。趙光義時收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趙恆時增至二百八十萬貫。後來諸州錢悉輸送京師，商人到當地不能領得現錢，官吏隨意給予他物，便錢信用喪失，制度因而改壞。

交子錢引——四川通行鐵錢，不便輸運，商人私造錢劵，稱爲交子（紙幣），發行歸富商十六戶主持。朝廷見有利可圖，禁商人私造，在四川、潞州、陝西等處，設交子務，官印交子。趙禎時交子分二十二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發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趙頊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後兩界。趙佶改交子爲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錢引一貫，僅值現錢十餘文。除福建、江浙、湖廣免用錢引，其餘各路普遍行用。

（五）工業

北宋工業發展，各地都有作坊製造器物。官辦作坊規模較大，民間作坊大小不等。依據另碎僅存的記載看來，這些作坊多數是小手工業生產，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場的組織。

軍器——軍器製造京師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諸州各置軍器作坊。弓弩院歲造角弛弓等一千

六百五十餘萬具，諸州歲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餘萬具，產量可稱巨大。趙頊設軍器監，總管京師諸州軍器的製造。招募軍器專家，精究器械法式，成書一百一十卷。內分辨材、軍器、什物、雜物、添修、製造、弓弩式等類。監中作坊有火藥作、青窰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礮、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爐作（冶鍛）、皮作、麻作、窰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止許工師誦習，不許流傳到外間。火藥不知何時發明，趙恆時張存能放旋風炮，任幷能燒猛火油，石礮止能拋遠，火藥能向上衝（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止能爆炸，不能射遠），旋風得名的原因，當是宋初已用火藥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邊寨要地掘大池儲油，能燒敵人營壘。北宋軍備漸重火器，是一個大進步。

鑄錢——蘄春鐵錢監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錢作，最後是排整作。每日僱工人三百，十日可鑄一萬緡，一年工作九個月，得錢二十七萬緡。大致本錢（包括原料工資）四文可鑄十文，鐵炭貴時，本錢六文可鑄十文。舊制鑄錢工人是招募（強迫）貧民，刺面隸屬軍籍，近乎奴隸的待遇。趙佶因軍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間鑄私錢人充鑄錢工匠，官造房屋（營屋），許工匠一家人在營屋居住，自由出入。官發給物料，讓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鑄，按產品多少給與工資。此後，軍工與募工兼用。

製茶——唐人飲草茶，不知焙製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製最精潔，先蒸研，再編竹爲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蠟面茶價比上等片茶較賤，最精製的龍鳳團，一團値錢四十千。

礦業——全國置礦冶二三百處，有淘、採、烹、煉等工程。有些礦完全官辦，有些礦聽人民開採，出產物賣給官府。當時開礦技術幼稚，或開採不久就枯竭，或開採歲久，所得不夠費用。趙煦時兩開

銅鐵，然南方工人到陜西籌備，擇地造冶，似乎南方技術比北方較勝，石炭礦山西開採最多，懷州（河南沁陽縣）石炭多運往開封作燃料，徐州石炭多作冶鐵用。石油在西漢時已用作燃料。班固注『漢書地理志』高奴縣（延安縣東）說，有洧水（源出安塞縣），水上浮肥膏，可燒火。西晉張華作『博物志』，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都有石油的記載。北宋沈括作『夢溪筆談』，記石油事較詳。照沈括說，鄜州（陜西鄜縣）、延州（延安縣）居民採石油點燈，出煙極濃。採法是在河邊沙石間，用雉尾挹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煙濃熏壞帳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鐵——徐州東北利國監是北宋最大的冶鐵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餘，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採石炭和冶鐵兩部。用石炭冶鐵，據蘇軾石炭詩說，造兵器極精銳。磁州（河北磁縣）鍛坊煉鋼最好，取精鐵鍛百餘火，每鍛一次稱一次，鍛到斤兩不減，就成純鋼，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板印書起源隋朝（楊堅開皇十三年詔廢像遺經，悉令雕板）。唐、五代漸盛行，北宋印板書完全代替了手抄書。印刷技術杭州最好、四川較次，福建校勘不精，銷路卻最廣，號稱麻沙板。開封不亞杭州，但紙質差些。活字印書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發現木刻畏兀兒文章書體活字，足見中亞細亞國家先已通行，漸次傳入中國，可是沒有被中國刻書家採用。直到趙禎時，畢昇始製中國活字板，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板上鋪松脂蠟紙灰等物。要印書，用一鐵範置鐵板上，鐵範中排好字印，鐵板下緩火微溫，待藥稍熔解，用一平板按鐵範面，字印平固，就可印書。一板正在印刷，別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板的發明，是文化上一大貢獻。清朝『天祿琳瑯』有宋本『毛詩』，唐風內自字橫置，可證活字板在印刷業上的通行。

指南針——利用指南針（羅盤）航海，最早的記載是朱彧寫的『萍洲可談』。他說舟師識地理，夜間觀星，白晝觀日，陰晦時觀指南針。沈括『夢溪筆談』說，方術家（道士一類人）用磁石磨針鋒，就成指南或指北針。針腰繫芥子大的白蠟，用銅絲懸無風處，一端繫住白蠟，針常指南。磁石能製指南針，北宋已經發見了。

上述幾種工業外，造紙業造磁器業也有極大的發展。又如定州、單州、亳州紡織紗絹，備極輕巧。還有些日常用品如醫生用刺針，女工用繞針繡針，耒陽（湖南耒陽縣）製造最精良，運銷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條一頭染硫黃，黑夜有急事，不及點燈，取火寸觸火即燃燒發光。宋初已有人製火寸到市上販賣。街上挑担賣小手藝工匠有釘校匠（銅匠）、補鞋匠、鋼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見當時小手工業的發達。

（六）戶口

趙匡胤令諸州每歲奏報男丁人數，二十歲爲丁，六十歲爲老，女口不計。據宋朝戶口記載，一戶平均止一二人。這固由於人民逃避丁口稅、衙前役等苛暴剝削，設法隱漏人口實數，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戶等（戶分九等，上四等應役，下五等免役），同時不計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趙匡胤時全國戶數在二三百萬間。趙光義時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以後逐漸增加，趙佶時達最高度，計有戶二千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戶有兩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戶四口。當時朝臣都說檢查不實。自然，隱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數目。沈括『夢溪筆談』載陽翟縣（河南禹縣）人杜五郎隱居事。五郎與兄同居，有田五十畝，後兄子娶妻，耕地不夠贍養，五郎讓田給兄，自率妻子

別居，墾田三十畝。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二女，分居後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這是民間戶口一般的情況，每戶平均應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計婦女口數與男丁大體相等，一戶平均兩口，加上婦女實際當有四口。再加上逃戶隱口，北宋末年人口，應該將近一萬萬。

第四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趙匡胤制定國策，給與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最大限度的權利，爲的交換這些人的擁護。在他們交換中被犧牲的自然是勞苦人民。『恩施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宋朝的政治，確被這兩句話說透了。

統治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大致如下：

皇帝——皇帝是最大的浪費人。宮中每年用大燭十三萬條。內酒坊釀祭祀用酒每年糯米八萬石。（趙恆時止八百石）。嫁一公主費錢七十萬貫，買各行貨物，經年不還錢，每行積欠多至一萬貫。皇帝每三年到南郊祭天，賞賜大小官員及士兵錢一千二百萬貫。

宗室——宗室是安坐享樂被朝官們憎惡的廢物。他們無知無慮，領恩數（俸祿）度日。他們不知炭是黑色物，對飲食却講求極精。發明爛、熱、少三字訣，說是爛容易咀嚼，熱不失香味，少不會煩厭。

文武官——官吏無不貪汚害民。無名氏詠功臣詩說：『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才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羣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海盜鄭廣歸降後作詩道：『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鄭廣南宋末年人，其實北宋官與賊也並無二樣。

富人——地主大商人積累錢財，或貪得無厭，或閉門淫樂。開封錢店業劉訓鑄鐵作算子（籌碼）稱為長生鐵；庫中儲許多青銅，稱為不動尊。每天燒香禱祝天地，要錢生兒，兒生孫，金銀變出千百億化身。蔡河一李姓富家，主人年二十餘歲，愚癡不辨菽麥。畜美妾數十人，僕役數十人。偶宴客，有酒十餘種，肴饌果品，備極珍貴，妖妓十餘人，奏樂勸飲。飲畢入內，讓客人自走，不知拱揖言談，也不與士大夫來往，當時人稱他是錢癡。這個錢癡不官不商，大概是大地主。

高利貸：——富人借本錢給人放債。富人取利息的一半，承借人對富人卑恭類奴隸，俗稱為行錢。富人偶到行錢家，必需殷勤招待，妻女出來勸酒，行錢立侍不敢坐，再三令坐才敢就位。高利貸利息通常是百分之一百。

被上述那些人剝削的人民怎樣生活呢？大部份農民正像司馬光所說：「農民即使幸遇好年景，沒有水旱霜雹蝗蝛等災害，可是公私債主，巧取豪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經歸別人所有。自己糟糠吃不飽，短褐穿不上，終年勞苦，僅僅得過飢寒生活。他們世代務農，不知種田以外，還有什麼謀生的道路，所以只好困守着田畝」。一部份人民的妻女墮落到娼妓的慘境。全國各州縣都有營妓（公娼），容納窮苦的婦女（美妓身價七百貫）。宋初開封妓女約一萬戶。甚至公然有男妓，傅脂粉，著豔衣，姿態稱呼全學婦人。為頭人稱師巫行頭，供官府的呼喚（南宋時男妓更盛行）。一部份人民流落為盜賊，或聚衆反抗。其中規模較大的民變兵變（兵受軍官壓迫極苦），從北宋開國時起，接連發生，從沒有停止過。例如：

趙光義淳化四年，四川苛稅奇重，人民無法生活，青城縣民王小波聚衆百人起義。小波告衆道，我

深恨貧富不均，今天我來替你們均平。貧民踴躍歸附，衆至數萬。攻破郡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齊元振是朝廷特詔褒獎的第一清官，勾結豪強，貪暴害民無所不爲。王小波剖元振腹，裝滿銅錢，意思是教他貪個飽。小波戰死，衆推李順爲帥，攻破成都，順自稱大蜀王。

至道三年，四川戍兵劉旰聚衆數千人叛變。

趙恆咸平三年，四川鈐轄（軍官）符昭壽貪暴，戍兵趙延順等起事，推軍官王均爲主帥，國號大蜀。

景德四年，宜州（廣西宜山縣）知州劉永規殘暴不法，軍校陳進因衆怨起事，擁判官盧成均爲帥，號南平王。

趙禎慶曆三年，京東沂州（山東臨沂縣）軍士王倫起事，攻掠州縣，如入無人的境地，地方官恐懼降附，獻出衣甲器械，朝官歐陽修認爲心腹大憂。

慶曆七年，清州（河北清河縣）軍士王憑據州城起事，自稱東平郡王。

同年崇政殿親從官（衛士）顏秀郭逵等夜半攻入宮中，直到趙禎寢殿下。幸得皇后出重賞督禁兵宦官抵禦，顏秀等敗死。

其餘較小的叛變，史書記載連篇不絕，正如余靖所說，『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全國作騷動，確使某些統治者感覺到危險。

趙禎是北宋聰明的皇帝。他感覺到危機嚴重，完全依靠官僚地主的舊國策，不能解救自己的崩潰。趙禎養兵一百二十五萬，防禦西夏小國，到底仍是屈辱求和。這又使他感覺到軍隊並不能保護自己的地

位。他知道趙頊統治階級腐朽無能，人民怨恨騷動，大起義迫在目前，因之更加重對外族內侵的恐懼心。他即位初年，穿金甲見祖母曹太后，問道，娘娘看我著這好麼？曹太后笑道，很好。不過要你著這個，國家還得了麼。這說明趙頊主張富強自衛，曹太后主張維持舊狀。

趙頊最怕的是契丹和西夏，所以急需加強軍備。養兵先得籌餉，他知道已負租賦重担的人民，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應該分担一部份軍費。這是他變法的基本觀念，也就是引起新舊兩派官僚對立的基本原因。

王安石是篤信儒家經典周禮的政治家。他秉有倔強嚴肅的性格，他對社會有「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的理解，他又恰恰遭遇趙頊決心改革舊制度、需要一個非守舊派做助手的機會。熙寧二年，他終於在滿朝大臣反對中，做了宰相，實行變法。

王安石以前，早有人主張改革積弊。趙禎時，參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均田賦、修武備、減徭役、擇長官等十條政見，被朝官反對罷去。歐陽脩主張理財練兵立制度，譏斥朝廷「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也被朝官攻擊逐走。王安石實踐並發展了范仲淹歐陽脩的主張，造成與舊官僚派（主保守舊制）對立的新官僚派（主改革舊制）。

王安石新法，內容廣泛，大別可分理財整軍兩類。其中最重要的幾種，略述如下。

（一）理財類

青苗法——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指田中青苗向富戶借錢延續生命，收穫後納利息百分之一百。王安石謀奪取富戶放債的利益，由官散放青苗錢。例如春季借給農民錢十千，半年內納本利錢十二千，

秋季再放十千，歲終又納本利錢十二千。這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農民實際繳納百分之六十），似乎比民間利率要輕微些。可是州縣官分民戶爲五等，不論人民是否需要，自上戶十五千至下戶一千，按戶強派，到期彼官威逼令繳納本利錢，不得用他物代替。青苗法是許多新法中最受猛烈反對的一個，這證明私人高利貸勢力的強大。貧民旣受政府高利貸的剝削，同時仍不能逃免私人高利貸的痛苦。

免役法——宋朝力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管官府庫藏及運送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三役主催收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三役主捕盜賊）承符手力人力散從（四役主供官府雜差）等類。州縣民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服役(第一等戶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下五等免役。諸役中衙前里正兩役害民最烈，往往破產死亡，累及鄰保。例如某地衙前，行千餘里輸送金七錢到內藏庫（皇帝內庫），庫官勒索不遂，扣留衙前一年以上，不讓回去。後來偶然被趙頊查出，才得放歸。人民惟恐被指爲上等戶，有的出嫁親母及繼母，有的與繼母或兄弟分居，有的送田給豪家，有的出家當僧道，有的甚至尋死。如京東某民家有父子二丁，被派充當衙前。父對兒子說，我願意死，免得你們將來凍餓遭橫禍。說罷自己縊死。人民爲了降低戶等，減少人口，甘心嫁母尋死，充役的痛苦危險，可以想見了。

官戶形勢戶僧道學生都有免役權，下等戶、單丁戶、女戶也得免役。富家子弟捐數百貫錢給州縣學校，就取得學生名義。這樣，應役的民戶自然是少錢少勢的某些小地主和富農。

王安石新法，凡當役人戶，按等第出錢，免充諸役，名免役錢。原來免役的官戶女戶單丁戶寺觀戶未成丁戶也按貧富分等出錢，名助役錢。官用一小部份免役錢僱人充役（如利州路歲用僱役錢九萬餘戶，徵得免役錢却多至三十三萬貫，多徵的錢，稱寬剩錢），不再強派人民充當。趙頊元豐七年，歲收

免役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貫。免役法在原來免役人看來，是深惡痛絕的虐政，反對非常劇烈。

方田法——官員地主佔有無數逃田（隱漏租稅），王安石創方田法，想清丈頃畝，增加租稅。北方二百餘萬頃，就被反對停止。

市易法——市易法是侵奪商人利益的方法。它的業務分兩類：（一）放款收息。就是聽人賒貸官錢，用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每年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利息，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二）統制商業。就是設立大商店，賤價強收商人的貨物，抬高價出賣。開封市上連冰塊梳篦脂麻等細物，都被政府統制專利。

（二）整軍類

保甲法——王安石想用農兵制逐漸代替募兵制，創行保甲法。鄉村民戶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本地舊戶）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一人爲都保正。不論主戶客戶，每戶兩丁抽一當保丁。每一大保每夜出五人巡邏防盜，一人有犯罪行爲，同保人不先告發，連坐受罰。農隙保丁自備弓箭，集合練習武藝，十日一換班。平時警戒盜賊，戰時可補充兵額。保甲法行施的結果，正如司馬光所說『農民二丁取一，編成保甲，官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教練一次。每一丁上教場，別一丁供送飯食，保正保長借修棚除草爲名，扣留保丁，必待賄賂滿意，才放免回家。政府派員下鄉檢查，往來如織，勾結保正保長，勒索給養，小不如意，卽施刑罰。中下戶傾家蕩產，不夠官員們的需求，愁苦困弊，無處告訴，只好棄家逃亡。』保甲法是統治階級壓迫農民的暴虐工具，王安石想用來代替正兵，大遭守舊派的猛烈反對。

趙頊王安石厲行新政的宗旨，顯然止求擴大收入，整頓軍隊來保護自己臨危的地位。他們並沒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反而增官俸，加吏祿，多置宮觀官，優待昏老無用的官員，坐食厚祿。他們也沒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反而更加重窮人的負担，既納助役錢，又要當保丁。他們與舊官僚派政見分歧處，止在對原來享受免賦免役特權的各階層是否應該受些限制這一點上。蘇軾斥責王安石想均貧富，不合天理，其實安石僅僅要求富人也出些錢給國家罷了。

王安石一派新官僚，如呂惠卿章惇蔡確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熙寧七年，安石罷官，呂惠卿繼任做宰相。惠卿忌安石復用，出力排擠，同派內王呂對立，給舊官僚派奪取朝政的機會。

趙頊死，子趙煦立，改元元祐。趙煦年十歲，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用舊派首領司馬光做宰相，復用舊人舊法，凡屬新人新政，一概廢除。舊派得政，內部分化，洛（首領程頤）、蜀（首領蘇軾）、朔（首領劉摯梁燾等）三黨，互相攻擊，紛紜不已。元祐八年，高太后死，煦親主國政，復用新派章惇做宰相。恢復王呂新法，改元紹聖（繼續趙頊的聖政）。引蔡卞曾布等人居要職，凡元祐政令，一概廢除，驅逐舊派七八百人，大小官無一得免。

趙頊時王安石司馬光二人止是政見上的爭執，私人間還保持適當的友誼。趙煦元祐時司馬光對新派溍氣用事，壓迫不留餘地。紹聖時新派得勢，報復仇怨，指司馬光等為姦惡，請掘司馬光呂公著墳墓，破棺斬屍。這不是政爭而是發洩獸性了。

趙煦死，弟趙佶立。向太后臨朝聽政，任舊派韓忠彥新派曾布為左右相，改元建中靖國，表示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新舊並用的意思。向太后貶斥蔡卞蔡京等，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號。向太

后臨朝七月退位，趙佶親政，又專用新派，改元崇寧（崇尚熙寧政治）。曾布起初排斥蔡卞蔡京，後又排斥韓宗彥，引蔡京自助。蔡京想獨掌大權，逐去曾布。京得權，一意排斥舊派，新派呂惠卿蔡卞等也被抑壓，京師及各州縣樹立元祐黨籍碑，列司馬光等三百九人爲奸黨，元祐舊臣，貶竄死亡略盡。

王安石行新政主要是想富國強兵，還不失爲有主張的政治家。呂惠卿以下，止是專工聚斂，獲取皇帝的信任。蔡京剝削民財，更無微不至，竭全國物力，助長趙佶奢侈浪費的無限惡行，北宋不得不在民窮財盡外族侵入的困境中，完結它的統治。

第五節　北宋的潰滅

趙佶任用六賊（陳東稱蔡京等爲六賊），搜索全國財物，供自己享受。蔡京王黼做宰相，掌巧立法令，剝削人民；閹人童貫做上將，掌虛誇軍功，浪費犒賞；閹人梁師成掌代寫御筆號令，出賣官爵；閹人李彥掌括公田，任意指民間良田爲荒地，充作公田；朱勔掌花石綱，專搜東南（江浙）奇花異石，運送東京。六賊積累私有贓物，豪富驚人。朱勔有田三十萬畝。王黼庫中麻雀乾裝滿三大屋。童貫庫中有理中丸（補藥）數千斤，蔡京厨房分工極細，包子厨中擘蔥絲婢妾，不知整個包子怎樣做。梁師成一身兼數十百職，廣受賄賂，奴僕商賈，獻錢七八千貫，即得進士及第，宣和六年殿試，一次出賣進士一百餘名。李彥貪暴類朱勔，私產也不相上下。全國官吏，多數是六賊的徒黨，他們榨取贓物，當然數量巨大，不可計算。

趙佶與六賊，知道統治階級中某些人士，也不能容忍他們的惡行，必需嚴禁異論，才能滿足自己的

貪慾。蔡京借「元祐姦黨」「元祐學術」作排斥政敵的工具，凡是異己的人，指爲元祐姦黨，異己的言論，指爲元祐學術。蘇軾黃庭堅等人文集印板，悉數燒毀，司馬光資治通鑑幸有趙佶御製序文，得不毀，做詩（怕做詩譏刺）也算元祐學術，凡官員士人傳習詩賦，杖一百。

人民遭受的痛苦更無待辭述。宣和時，京西一帶飢荒，人相食，煉人腦取油，假充其他油類，運銷四方。李彥不顧飢荒，在京東西照舊括田，發民夫運奇物進貢，民夫多自縊車轅下。朝廷看民命像草芥那樣微賤，人民也就對朝廷痛心疾首，像仇讎那樣怨恨。

農民無法生活，不能不起義了。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浙江淳安縣）魔教教主方臘首先起義。

東漢末張角依託天師張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號稱五斗米道或天師道。黃巾軍敗後，民間祕密傳授，（東晉貴族如王羲之王凝之殷仲堪都奉天師道，作迷惑部屬的工具）到北宋稱爲魔教或事魔吃菜人。趙佶封信州貴溪縣（江西貴溪縣）龍虎山道士張繼元（張道陵三十代孫）爲虛靜先生，佶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大崇道教，對民間祕傳的天師道，却防禁極嚴。魔教徒被查出，處死刑，家屬不問知情與否，一律流竄遠方，財產沒收，半數賞告發人。廬州愼縣（安徽合肥縣東北）黃山，連接無爲軍（安徽無爲縣）壽州（安徽壽縣）六安（安徽六安縣）是魔教的根據地。黃山下居民千餘戶，掩護魔教徒，官兵追蹤逐捕，數年不能獲。魔教別一派自福建傳入溫州（浙江永嘉縣），蔓延浙江東西各州縣。

魔教戒食葷飲酒，不宴會賓客，不拜神佛祖先，止拜日月，說日月是眞佛，人死裸葬，不用棺槨衣衾。教徒死，穿衣戴冠，兩教士坐屍旁，一人問，來時戴冠麼？一人答，沒有。說罷，移去屍冠。逐一

問答，衣帶盡去。最後問，來時究帶甚麼？答，有胞衣。取布袋盛屍埋土坎中。窮人初入教，教衆出送財物。教徒必立重誓，認張角爲祖，被官府捕獲，備受慘刑，終不肯說角字。拜必北向，紀念張角作在北方起義。教徒出行至異地，同教人殷勤招待，供給器用無吝色，稱爲一家人。教主稱魔王，下設魔翁魔母。教徒每月初一月半出錢四十九文，到魔翁處燒香禮拜。魔母聚所得錢按時送給魔王。教義雜取佛經中語，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改讀作「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意思是說階級社會並無平等，止有高下。教義又說人生本苦，殺人就是救苦，也就是度人，度人多才能成佛。當然，他們要度的人，專指官吏儒生僧尼豪富，凡遇見必殺無赦，官署學宮寺院必燒不留。他們不殺好官（如趙[illegible]復），更不殺一般平民。

北宋國用，大部份取給江浙，趙佶剝削更甚。再加朱勔花石綱的掠奪，人民怨痛不可忍。方臘告民衆道，「國與家本同一理，比如子弟耕織，終歲勤苦，少有粟帛，父兄悉數取去浪費，略不如意，鞭笞殺戮，毫不憐惜。他們任性浪費不夠，還奉送大量財物給仇敵（契丹西夏），仇敵得財物更富實橫暴，侵侮加甚。他們恐懼無策，驅迫子弟出去抵禦。子弟力不能支，遭受責罵刑罰，無所不至。歲貢仇敵的財物，却不因侵侮而停止。這樣的父兄，你們能容忍麼？現在朝廷行事，與此何異。君臣們聲色狗馬營造禱祠甲兵花石等浪費以外，歲賂西（夏）北（遼）二虜銀絹百萬，這都是我們人民的膏血。二虜得賂，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止，朝廷忍辱納幣不敢廢，宰相還說這是安邊的上策。受苦的是我們百姓，一年到頭勞動，妻子凍餓，求一頓飽飯不可得。這樣的朝廷，你們能容忍麼？」方臘這番言論，正是每個人民要說的話，人民推他爲起義首領，號稱聖公。

方臘初起義，有衆千餘人，不到十天，有衆數萬，攻破青溪縣睦州（浙江建德縣）歙州（安徽歙縣）衢州（浙江衢縣），乘勝進破杭州。每破州縣，捕獲官吏，必碎割肢體，掏出肺腸，或投油鍋煎熬，或亂箭叢射，備盡苦痛，報復舊怨。蘭溪縣（浙江蘭溪縣）靈山寨主朱言吳邦，剡縣（浙江嵊縣）魔教主仇道人，仙居縣（浙江仙居縣）人呂師囊，方巖山寨主陳十四公，蘇州人石生，歸安縣（浙江吳興縣）人陸行兒等起兵響應，東南震動。趙佶大驚，遣童貫將大軍十五萬擊方臘，臘兵敗被殺。童貫出兵凡四百五十日，殺起義軍十五萬人，殺平民二百萬人以上。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等三十六人攻掠淮陽京東河北海州等十郡，官軍數萬，莫敢對抗。亳州知州侯蒙請招撫宋江，使助攻方臘。海州知州張叔夜設計擒獲宋江軍副首領，江等全部投降。宋江事跡，宋元以來民間流傳甚廣，當是他們也曾做些反抗貪污的義行；士大夫也贊美他們（如宋龔聖所作宋江三十六贊，高文秀作錄鬼簿，多取材梁山泊故事。施耐庵水滸傳，叙述更詳），却因他們不稱王稱帝，有義氣，能投降。此外京東起義軍張萬仙有衆五萬，山東起義軍賈進有衆十萬，河北起義軍高托天（投降後改名高勝）有衆三十餘萬。這些起義軍首領都被朝廷用官位誘惑，無恥地叛賣了農民大衆。

農民起義暫時平息了，更大規模的起義必然要繼續爆發起來。恰在這個時候，東北新起的金國破滅契丹，乘勝侵入中原，人民即時放棄對朝廷怨恨，熱誠援助朝廷，要求共同反抗侵略。北宋末南宋初農民自動組織的忠義軍，人數當在二三百萬以上。朝廷掌權降金，始終憎惡忠義軍，認爲與盜賊同類，壓迫不遺餘力。

趙佶兩次發大軍取燕京，都潰敗逃回，宋軍腐朽無用，不堪一擊，早被金人看透了。阿骨打對宋使

趙良嗣說，「中國大將獨數劉延慶，延慶提十五萬衆，不戰自潰，你們中國算什麼！敢向我求割地。」金人見宋朝君臣積累金玉寶物，富盛無比，更急謀進兵掠奪。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主吳乞買任命完顏宗翰（粘罕）爲左副元帥，進取太原，完顏宗望（斡離不）爲南路都統，進取燕京，兩路會師汴京。一面派人要求宋割讓河東河北，劃黃河爲界。童貫在太原，驚慌不知所爲，決計逃歸開封。太原知府張孝純請貫集諸路兵將，堅守太原，貫不聽逃走，孝純歎道，平時止見童太師作威作福，一朝有事，抱頭鼠竄，還有什麼臉見人。宗望軍至燕京，宋守將郭藥師率軍迎降，金令藥師作嚮導，長驅南下，宋文武官或逃或降，無人對抗。宗翰軍至太原，張孝純率軍民堅守，金軍困居城下不得前進。趙佶得報大驚，下詔悔過，自責過去一切罪行，讓位給兒子趙桓，自己準備出奔，朝官們有的想逃走，有的想降敵求利，極少數人主張守城禦敵。

趙桓靖康元年正月，宗望軍已到黃河北岸，趙佶帶領蔡京童貫朱勔率兵二萬逃往南京（河南商邱縣）。宰相以下衆官勸趙桓棄城逃避，主守派首領李綱竭力阻止，趙桓不得已定策固守，軍民們聽到固守的命令，感泣流涕，拜伏呼萬歲。趙桓爲首的主逃派衆官，全數轉爲主和派，預備議和條件，任李綱爲行營使，讓他單獨去佈置守城計劃，衆官們袖手旁觀，不阻撓也不援助。金軍用小船渡河，隊伍散亂，相顧笑道，南朝眞沒有人，如果出兵一二千守河，我們那得到南岸。金軍攻城，李綱親率軍民登城防守，奮勇殺敵，金軍敗退。趙桓派使官到金營乞和，約定：（一）獻金百萬兩，銀五千萬兩，帛一百萬匹，牛馬一萬頭；（二）尊金主爲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北定縣）河間（河北河間縣）三鎮；（四）宋送親王宰相到金營當押信。趙桓下令用軍法搜括私家金銀，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民間

錢財，掠奪一空，官員家却並無損失。例如王黼被雍邱（河南杞縣）民衆殺死，朝廷才下詔籍沒家產，市民進黼宅尋取餘物，還有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貫。

李綱反對和約，在朝力爭道，「犒師金幣太多，竭天下財力未必足數，何況都城。三鎮國家屏障，萬不可割讓。如今既已議和，不妨往返遷延，等待四方勤王兵來會。金人虛張聲勢，兵數不過六萬，又大半是奚、契丹、渤海等異族人，孤軍深入內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過河時我出大兵襲擊，勝利可保。」趙桓與宰相等不聽綱計，大括珠玉金銀，運送金營。

勤王軍馬忠率京西募兵來援，擊敗金兵。范瓊率京東騎兵一萬繼至，宋軍威稍振。金人漸知畏懼，不敢四出擄掠。老將种師道率姚平仲入援，沿路揚言种少保領西兵一百萬來到。金人懼，斂兵增壘自衛。李綱對趙桓說，勤王兵漸集，兵法忌分，非統一指揮不能成事，請令師道平仲聽臣節制。趙桓不聽，命种師道爲宣撫使，與行營使分統各軍。种師道主堅壁清野，持重不戰，李綱從姚平仲謀，夜襲金營。二月，平仲襲金營敗還。种師道說，劫寨是不該的，不過兵法有出其不意的辦法，今夜再遣兵分路進襲，也許會成功。如仍不勝，索性每夜出數千人攻襲，不要十天，敵人疲勞，自然退走。趙桓起初滿想姚平仲一舉成功，聽說夜襲失利，驚慌喪氣，不敢用种師道謀，即日罷斥李綱、种師道，表示對金人謝罪，任蔡懋爲守禦使代李綱守城。蔡懋下令守城人不得向金兵放箭投石，軍民憤極。太學生陳東等率軍民數萬人集宮門外強求趙桓復用李綱种師道，呼聲動天地，趙桓不得已召還二人。

李綱復出守城，軍民喜躍，爭相殺敵。金軍見勤王兵聲勢漸盛，宗翰圍太原，不能來會，不等金銀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金人半渡，伏兵襲擊，趙桓不許。李綱請發兵護送金人，趙桓

允許。綱帥告將士分路尾追，乘機猛襲，將士受命，踴躍卽行。宰相李邦彥責綱不該追敵，發詔書召還追兵，將士路上接到退軍命令，無不憤怒。李綱見趙桓力爭，再下令追襲，金兵早已走遠了。呂好問告趙桓道，金人得志，更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再來，禦敵設備，當速講求。趙桓不聽。

宗望北還，中山、河間兩鎭堅守不降，趙桓遣种師道、种師中、姚古往援，宗望退走。宋君臣們以爲從此太平無事，依舊晏安淫樂，趙佶也回來享福，絲毫不悔前過。李綱深覺可憂，奏備邊禦敵八策，朝官們嫌他多事，教他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免得在朝說話。勤王諸名將也都借故斥退，如說种師道年老難用，种師中、姚古擁兵逗遛，其他直言敢諫、主張戰守的官員，一律斥逐出京。又下詔解散勤王軍。李綱奏稱河北河東，每天告急，朝廷不遣一人一騎往救，反解散各路義兵，日後再要號召，恐無敢響應的了。趙桓等不聽。朝臣議李綱專主抗戰，喪師費財，罪不可赦，趙桓罷李綱官，安置（充軍）建昌軍（江西南城縣）。

宗翰攻太原久不下，聞宗望講和，大獲回國，也遣使來求賂，朝廷拘辱使人，藉示威武。宗翰怒，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率衆堅守，城中糧絕，軍士先食牛馬，次食弓弩皮甲，百姓食糠粃草木，最後人相食。九月破城，王稟領餓兵巷戰，敗死。金旣破太原，宗翰、宗望分兩路大舉南侵。眞定府（河北正定縣）知府李邈守將劉翊上書告急；凡三十四次，朝廷擱置不理。唐恪、耿南仲等專主和議，發急檄停止各路勤王軍，不得妄動前進，一面派使求和。金人口頭許和，進攻並不停止。呂好問請召勤王軍，唐恪、耿南仲恐妨和議，不許。趙桓震駭，下哀痛悔罪詔，集朝臣百餘人，議割三鎭事。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割，其餘七十人堅主割讓。十一月，宗翰軍至黃河北岸，宋將折彥質領兵十

二萬、李固領騎兵一萬防河。金軍不敢輕渡，夜中擊戰鼓達旦，宋防河軍全數潰散。金軍渡河，長驅入鄭州。宗望軍攻大名，趙桓遣弟康王趙構見宗望，許割三鎮，仍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稱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趙構出開封城，副使王雲指城告趙構道，眞定城比京城高一倍，我親見金人小攻卽破，京城如何能守。趙構到長垣（河北長垣縣），百姓喧呼攔路，頂盆焚香，乞起兵抗敵，願爲國家效死。趙構不理，經滑州、相州至磁州。沿路百姓攔阻趙構勿再前進，磁州知州宗澤止構，百姓指王雲大駡道，這眞是賣國奸細，執王雲卽時割死。

宗望遣使來議割地，劃黃河爲國界，趙桓一切允許。命主和派首領耿南仲、聶昌出使金軍，南仲說年老不能行，昌說有父母不能行。趙桓強命南仲出使宗望軍，昌出使宗翰軍。昌力辭道，兩河（河北河東）人民忠義勇勁，萬一被他們擒獲，臣死不瞑目。趙桓不聽。昌行至絳州（山西絳縣）守將趙子淸揮衆殺昌，抉目碎屍，民心大悅。南仲行至衞州（河南汲縣），民兵謀捕金使，金使逃走，南仲逃至相州，自稱奉帝命促趙構起河北兵入衞京師，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得不死。唐恪從趙桓巡城，也被守城人聚擊，惶恐辭官。

趙桓等驚懼無策，兵部尚書孫傅訪得妖人郭京，自言能施六甲法（妖術），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可生擒金國二帥。朝廷深信不疑，出金帛使京募神兵。其他妖人或稱黃巾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將軍，朝廷一律厚賞任用。金軍至開封城下，朝廷屢命郭京出神兵退敵，京推辭再三，宣稱不到最緊急的時候，神兵不出。等到大風雪天，郭京與張叔夜坐城上，令守城人全數退下，不得偷看破我神法。大開宣化門出攻金軍，神兵敗，京託言要自去作法，下城率殘兵逃走。金軍登城，宋百官軍民潰

亂。趙桓痛哭道，我不用种師道，追悔不及了！衞士長蔣宣率衆數百願擁趙桓突圍出走，被大臣阻止。軍民數萬強入左掖門求見天子，趙桓登樓令衆散去。軍民聚衆願與金人巷戰決死，金人宣言議和退兵，朝廷急禁止抗拒，遣開封府尹何栗使金軍乞和。栗恐懼不敢行，李若水大罵道，國家危急如此，都是你們這羣人誤事，你們萬死，豈能塞責。何栗指罵，不得已出去，兩足發戰，僕從扶栗上馬，手中鞭落地三次，進金營面無人色。宗翰、宗望道，我們不想滅宋國，叫趙佶來商議割地，我們就退兵。栗唯唯聽命回來。趙桓道，上皇（趙佶）驚憂成病，我止得自往講和。栗自喜和議成功，會百官飲酒，談笑終日。當時趙構留駐河北，稱河北兵馬大元帥，有兵萬人。部下宗澤主急救京師，耿南仲、汪伯彥主觀望形勢。趙桓遣密使來說，金人登城不下，正議和好，兵不可輕動。這正合趙構、耿南仲、汪伯彥這一流人的志願，排斥宗澤，讓他自去勤王。

趙桓出見宗翰、宗望，京師居民晝夜立泥雪中盼望他回來。趙桓被留數日放歸，人民和太學生夾路迎接，趙桓掩面大哭道，宰相誤我父子。路旁人無不流涕。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趙桓下令大括民間金銀。又遣大臣二人往兩河割地給金，並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書伴金銀到各州縣令開城歸降。歐陽珣力言中國地不可尺寸送人，又言戰敗失地，將來取回理直，不戰割地，將來取回理曲。宰相大怒要殺珣，賴衆人救免。珣被迫奉詔往割深州（河北深縣），至城下痛哭告城上人道，朝廷被奸臣欺誤至此，我決心一死，你們勉爲忠義報國。金使怒，執珣焚死。其他州縣人民都堅守不奉詔，金人只得石州（山西離石縣）一處。趙桓又下詔兩河民開門出降，人民當然不理他那些昏話亂命。

靖康二年正月，金索金銀益急，揚言要縱兵入城。令趙桓再往金營，等金銀滿數放回。人民各竭家

中所有獻給官府，甚至福田院（乞丐收容所）窮人，也集得金二兩銀七兩，官員們却不捐一文。金軍追索不已，趙桓被拘留，下詔增派大員二十四人根括（澈底搜括）金銀，遍搜宗室、國戚、內侍（宦官）、僧道、技術（醫卜等人）、倡優家藏金，凡八日，得金二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帛一百萬匹。官員們窖藏仍多，金人怒，開封府再立格賞，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又得金七萬兩，銀一百十四萬兩，帛四萬匹。宗翰、宗望大怒，殺括銀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官各杖數百。

金人索取金銀絹帛外，還索取文物珍寶、書籍、天下州府圖及巧工、技藝、婦女、僧人、娼伎、后妃、親王、公主、駙馬等人物。又聘請太學中儒生三十人，應募人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府各給三百貫治裝，三十人欣然應聘。二月金主下令廢趙佶趙桓爲庶人，所有趙氏親屬和宗族，不問男女老幼悉數擄去，趙氏全族只剩被民衆留在河北的趙構一人。不附和議或未曾降金的官員也一併擄去。這些帝子王孫宦門仕族的全家人口，被俘擄當奴婢，供應使役。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作口糧。每年支麻五把，令自緝爲衣。此外更無一錢一帛的收入。男子不能緝麻，終歲裸體，偶遇主人憐憫，令就竈下燒火得煖氣，如出外取柴，回來再坐火旁 皮肉即脫落，不久爛死。有手藝如醫生繡工，待遇較好；其餘只圍坐地上，用破席或蘆葦襯地。主人宴客，喚出能奏樂女人獻技勸酒，客散，各回原地環坐。奴婢生死，主人視如草芥，絕不留意，恰恰像這些人在中國享福時對待人民的態度一樣。

趙佶趙桓被俘到燕京，金主封趙佶爲昏德公，趙桓爲重昏侯。

金人兵力有限，自知不能統治中國，必需扶植一個新的漢奸政權，來防止趙氏政權的復興。三月，

金立宋宰相張邦昌爲大楚國皇帝，指定建都金陵（南京）。金人用意是在張邦昌帶領大批降官，去南方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自己再乘虛來佔據中原。却不料擁護張邦昌的降官們，有些財產在開封，不願南遷，有些看趙構存在，名義比較正大，不如改擁趙構有利，尤其是一般人民痛恨張邦昌賣國受封，罪大惡極，決不承認他的政權，忠義軍到處發動，給張邦昌以及降官們一種最大的壓力。四月，金兵退出開封，張邦昌即時成了赤手空拳的獨夫，無法維持帝位，降官們也就順風施帆，紛紛向趙構勸進，表示效忠舊君。張邦昌不得已退位，率百官上表擁戴趙構，表文裏有『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的語句，意思是說他降金志在保宋，賣國志在救國。

張邦昌稱帝三十三天，退位後趙構繼帝。

簡短的結論

趙匡胤製造兵變，奪得帝位，爲要鞏固自己僥倖獲取的政權，他深知必需提出最大代價去交換官僚地主們的長期擁護，才能改變五代以來朝廷不穩的狀態。他又深知任何人都不可信任，必需分化擁護自己的各種力量，使互相對立，才能防止國內發生強大勢力與朝廷對立的危險。

因此，宋朝政治上的設施，完全採取分化政策。軍制是兵與將分離，使野心將領不能擁兵倔強；官制是官與職分離，使功高震主的大臣，空擁大官號，不能獲得實權。其餘政制，都沒有例外。

因此，宋朝財政經濟上的設施，完全採取滿足官僚地主最大需要的政策。形勢家僅納田租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三，全國墾田六分之一強是免納租稅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從鹽茶到木炭都歸國家統制專

費，任意抬高價格，收入大量金錢，供給統治階級的富裕享受和無限浪費。

因此，宋朝外交上的設施，完全採取屈辱忍恥，納幣求和的政策。朝廷清楚懂得：歲幣有人民來負担，絲毫不妨害自己的利益。止要嚴密防內，保持政權，對外屈辱並不以為可恥。

趙頊感覺到國內虛弱外族侵入的危險，擢用新官僚派首領王安石改革舊制度，擴大徵稅範圍，令形勢戶也負担一部份國家費用。舊官僚派代表形勢戶起來猛烈反對，兩派互爭地位，直到亡國才停止。

趙佶時代政治腐敗達到頂點，南北農民到處起義。金人侵入，人民卽時停止起義，請求合力禦侮，朝廷却始終壓迫人民，對金恐懼獻媚，迫切求和以至求降。這裏完全證明懼敵派一定轉成議和派，議和派一定轉成投降派。這裏又完全證明甘心對外屈服，一定要加緊對內的壓迫。

第五章　南北分裂與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南宋

——一一二七年——一二七九年——

第一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

靖康二年四月，趙佶、趙桓隨金軍北去。藏匿在河北、號稱兵馬大元帥的康王趙構跑回南京（商邱縣），五月初一日，做了宋皇帝，改元建炎。他是從頭到腳，滿身汙辱的皇帝，他建立怯懦昏庸的小朝廷，他極度發揮對內壓迫對外屈辱的能事，他表現出統治階級的徹底黑暗性，他永遠重用投降派，祇有在最危急的時候，才允許主戰派暫時出力。他和他的子孫一貫畏懼金人，而且不許中國人不畏懼金人，凡是不畏懼金人的人，他們認作最可憎惡的仇敵，必需殺死他、消滅他才安心。南宋依靠投降政策，稱臣稱姪，偷安苟存了一百五十年。

忠義人士和全國人民有足夠的力量驅逐金寇，恢復國土，這在當時稱為戰守派（主戰派）。同時趙構為首的腐朽統治階級，專主逃竄、議和、投降三個步驟，稱為降走派（主和派）。降走派的主張全部實現，金必滅宋，戰守派的主張全部實現，宋必滅金，兩派相互鬥爭、相互制約的結局，造成半獨立半附庸的南宋國。這兩派鬥爭的表現，大體可分四個時期。

第一期——趙構建炎元年至建炎四年。主戰派支撑危局，主和派逃竄到後方，竭力破

壞主戰派的成功。

趙桓在危城中，怕阻礙和議，禁止四方勤王兵前進，等到趙桓虜走，勤王軍和人民自動組織的忠義軍才紛紛發動起來。趙構稱帝，依靠主和派首領黃潛善、汪伯彥作左右手，第一道命令是諸路募兵勤王人，將所部士兵交付本州縣文武官員統轄或遣散，首先確立信官不信民的大政策。第二道命令是派著名賊官翁彥國做江寧府（南京）知府，修理城池宮室，預備巡幸，確立放棄中原，逃竄東南的大政策。當初趙桓在軍民公意和太學生伏闕運動的壓力下，曾下詔李綱從充軍地回來，李綱還沒趕到，主和派范宗尹三次上奏說李綱名過其實，有震主的威望（得民心，立戰功），不可爲相。趙構、黃、汪也這樣想，表面上卻不能不讓李綱暫時做宰相。

李綱到任，首先提出十條主張，第一條就是反對和議，其餘九條也都是主和派不願聽的話。李綱又說當今急務，政治方面莫要於通達下情，廣開言路，必使全國人士都得議論政事；軍事方面莫要於組織民軍，作爲抗敵的主要力量，他說，河北河東兩路，是國家的屏障，今河北北失真定等四郡，河東北失太原等七郡，其餘官員棄城逃走，人民自推豪傑爲首領，堅守拒敵，大部數萬人，小部不下萬人，朝廷應給與名號，以及必要的軍需械器，免得將來食盡援絕，被金人消滅或利用。李綱這些主張，趙構不便全部不理，在沒有罷免前，重用黃、汪來牽制他。

李綱專力招撫義兵，建立新軍。當時舊軍積弊極深，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范瓊等人，畏怯貪暴，紀律蕩盡，見敵首先竄逃，見民，肆虜掠，爭取金帛，劫奪婦女，虛報戰功，勒索厚賞。李綱深知舊軍不可用，那些趙構、黃、汪認爲羣盜的民兵，卻真能負擔抗敵的重任。他制定新軍制，五人爲

伍，置伍長一人，二十五人爲甲，置甲正一人，百人爲隊，置正副隊將各一人，五百人爲部，置正副部將各一人，二千五百人爲軍，置統制官一人。各級官長用牌寫所管人姓名（如伍長管四人。甲長管伍長五人），憑牌調遣使令。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舊軍），並依新法組織。又頒佈新軍法，犯掠奪、抗令、臨陣先奔，一軍危急他軍不救等罪，各處死刑。這種軍制軍法並不能改革舊軍的腐劣，但後來紀律嚴肅，戰勝攻克的有力軍隊，却從此開始。

靖康建炎間，全國勤王兵或從兩河或從閩廣，晝夜奔馳，冒犯雪霜，疾病死亡，不可勝數，來到南京，趙構剛稱帝，就下令各還本地，遣散，每人由地方官賞錢三十千文。在「賊吏甚衆，害民比盜賊更兇」的當時，自然不會出錢給義兵，而且多數義兵也不願領受賞錢，放棄抗金救國的志願。他們往往屯聚不散，等機會出動殺敵。其中一部份不免有擄掠行爲，正如宗澤所說：「忠義人士，爭先勤王，朝廷不能愛護，反使他們飢餓困窮，老弱死填溝壑，少壯流爲盜賊，這不是勤王人的罪過，應該說是朝廷措置乖謬的緣故。」李綱招安朝廷指爲羣盜的祝靖、薛廣、黨忠、閻瑾、王存等部十餘萬人，依新軍制軍法收編，無一人叛去。綱又請趙構任張所爲河北招撫司，傅亮爲河東經制使。靖康時張所在圍城中，遣人攜蠟書（祕密信）募河北義兵，人民見蠟書喜悅道，我們早被朝廷遺棄，幸有一張御史還記得我們，卽時聚集十七萬人聽令。傅亮曾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李綱察知二人智略，可以大用，薦給趙構，議定招募山寨民兵，俟張所部署完畢，渡河先收懷衞濬三州及眞定府，再進兵解中山圍，兩河人民聽說張所、傅亮任招撫職，踴躍響應，民軍首領丁順、王善、楊進各擁衆數萬至十餘萬，自投招撫使請求效力。張所派都統制王彥率偏將岳飛等七千人先渡河，駐新鄉縣，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

等率衆歸附，綿亙數百里，給金人極大的威脅。太行山民兵爲表示對國家的忠誠，面上自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因此王彥部號稱八字軍。

主戰派張愨對趙構說，河北人民抗金，自結巡社，請由朝廷定名爲忠義巡社。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各設長一人。五社爲一都社，設正副都社長，二都社設都副總首各一人。甲長以上免本身徭役，所結在五百人以上，借給官號，都總首任職滿二年不犯過失，賞給眞官。巡社統歸本州縣長官節制，依巡社增減數，作爲官吏賞罰的標準。趙構允許張愨的請求，民兵組織逐漸嚴密，金守城兵多勢孤退走。

當時河北境義兵八字軍最著名，山西境義兵紅巾軍最著名（起初在晉城長治一帶，後來擴大到河北陝西），紅巾軍聲勢浩大，組織極密，用建炎年號，但不求宋朝官號，見有不願降敵，從金國逃回的官民，厚贈衣糧，護送出境，路上見宋官旗幟即引去，絕不殺害；遇敵即奮死進攻，絕不畏避。他們聲稱只等官兵過河，並不要多，我們憑藉聲勢，自有力量殺盡金虜。他們曾襲擊金軍大寨，宗翰幾乎被擒。金人痛恨紅巾，捕逐最急，妄殺平民洩憤，但不能獲得眞紅巾。當時朝廷用人，按金人所喜所惡爲進退，金人所喜，得作宰相大官，金人所惡，斥逐惟恐不速。黃潛善汪伯彥見李綱專招金人不喜的民兵，妨礙和議，令私黨張益謙奏稱招撫使設立後，河北盜賊（義兵）更熾，應速罷廢。李彥爭辯道，「張所留京師招集將佐，還沒有出發，不知益謙何以知他騷擾百姓？朝廷因河北民衆無人統率，設司招撫，借民力保衞國土，並不是設司才有盜賊。現在京東京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難道也是河北招撫司的罪過。」傅亮軍出發才十餘天，黃汪責亮逗遛不進，令卽日渡河。亮說，河東滿布金兵，我軍何處駐屯，

何處籌糧，要先布置，冒險進兵，恐誤大事。李綱替傅亮說話，黃汪大不以為然。趙構下令免傅亮經制使職。趙構決計逃往東南，李綱力爭不可。黃汪私黨張浚僞造李綱罪狀十餘條，說他是國賊。趙構加綱狂誕剛愎，計謀無效等罪名，流竄到外州縣。廢招撫經制兩司，張所傅亮驅出不用。太學生首領陳東，進士歐陽澈上書說黃汪不可用，李綱不可去；趙構怒，即日押赴市上斬首。李綱在相位七十五天，所有抗金設施，黃汪在四五天內悉數廢除。

李綱任職時，薦舉宗澤做東京留守。宗澤到任二十餘日，安輯軍民，漸復舊觀；奏請趙構回京，並反對向東南逃避，趙構當然不理，澤招募義兵守京城，沿河岸依魚鱗形築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民軍首領王善有兵數十萬，車萬乘，楊進號沒角牛，有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丁進等各有兵數萬，都投宗澤願聽指揮。澤有兵百餘萬，糧支半年，金人畏懼，屯兵不敢圖東京。

慶（河北趙縣）五馬山寨首領趙邦傑、馬擴奉信王趙榛（趙構的兄弟，京城破後，逃匿民間）為主將，統制山寨，兩河人民望風響應。馬擴渡河見宗澤，又去揚州見趙構，大遭趙構黃汪的疑忌。宗澤接連奏請趙構回開封，黃汪笑澤發狂，從不答理。此時忽有趙榛謀渡河入京城的謠傳，趙構大驚，趕快下詔命令，嚴禁趙榛兵渡河，並說自己即日從揚州回京城。這當然是一句空話，真意在抵制趙榛，不許他回來。

李綱八月免官，趙構十月逃往揚州。金元帥宗翰聞趙構南竄，約諸軍分路進攻。宗維自河陽（河南孟縣）渡河攻河南，宗輔宗弼（兀朮）自滄州（河北滄縣）渡河攻山東，洛索自同州（陝西大荔縣）渡河攻陝西。宋守官或逃或降，戰守全賴義兵。宗翰入西京（洛陽），義軍首領士俊翟進各率衆上山守

險，不久收復西京。宗弼至千乘縣（山東廣饒縣）被義兵擊敗，金棄青濰兩州退去。洛索入陝西，王庶召募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遠近響應，十天內得孟迪种潛張勉張漸張宗白保李進李彥仙邵興等各有兵數萬。鳳翔長安先後爲義兵收復。李彥仙一月中破敵五十餘壘，收復陝州。淪陷了二百年的幽燕遺民也紛紛起義，燕京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所過不殺掠，止令饋送食糧，契丹人歸附甚衆，漢人更不待言。易州（河北易縣）人劉里忙，年十八歲，聚衆據山，邀擊金人。玉田（河北玉田縣）人楊浩用與僧智和禪師，招集南北忠義將士至萬餘人，他們想集合到三萬人，『橫行虜中，決報大仇』。大名人王友大舉義兵，旗上寫『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九個大字。幽燕遺民的起義，給金人莫大的威脅。各地義兵，都自願推崇宗澤，聽候號令，金兵不敢長驅南下，三路大軍無功自退。

宗澤部署諸軍，想乘勢大舉渡河，恢復失地，奏稱『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蹙，可以進兵，臣擬乘暑月（建炎二年五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河南沁陽縣）衛（汲縣）濬（濬縣）相（安陽縣）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西進保護西京，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河北永年縣）趙（趙縣）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將領各率所部兵分路並進，大軍過河，山寨忠義軍民聞風接應，至少當有一百萬人。驅逐金寇，在此一舉，願陛下早日回駐京師，鎮定民心，臣得身先諸將，親臨戰陣。』趙構正在揚州安居逸樂，自然不理。宗澤如果自動出兵，就算目無朝廷，違抗軍令，如果坐守東京，眼見恢復無望。他是七十歲的老人，憂憤成疾，背上發疽，病勢危急。諸將楊進等入見，澤勉強坐起說道，諸君能爲我殲滅強敵，我死不恨了。諸將流涕道，願盡死力，澤連呼渡河三聲，氣絕身死（七月）。趙構令主和派杜充繼任東京留守。充猜忌殘虐，盡反宗澤所爲，諸將人人自危，多畏禍散去，攻城掠地，中原陷入大混亂。

後來金人用誘降及掃蕩政策，很多義兵被消滅。例如河北趙榛，結集忠義數十萬人，宗澤死後三個月，金發大軍圍攻諸寨，斷絕水道，寨衆多渴死，金軍攻陷諸寨，趙榛死亂兵中。

李綱宗澤都主張組織義兵，作興復中國的基本力量。趙構一類人却最仇視他們這個主張，多方阻撓，不使成功。義兵失去他們二人的領導，雖然始終據山水寨抗敵，雖然數量並不大減，可是勢孤力散，僅能自保，本身發展成正式軍隊的可能消失了。

趙構黃汪斥逐李綱，實現了他們『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西七路生靈（人民）如棄壤草芥，略不顧惜』（宗澤語）的主旨，從南京逃到揚州。金兵南侵，宗澤號召義兵，擊退強敵，他們却乘機在東南搜括甚至武力掠奪財物和婦女（呂頤浩說），一面派使向金乞和。當時宗室趙子砥從燕京逃回，奏稱『金人口頭講和，實際用兵，我國斂兵拱手，坐等和議的成功。前時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現在中國又蹈契丹的覆轍。譬如怕虎，割肉餵牠，吃完肉一定連骨也吃去。止有設陷穽殺虎，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趙構聽了裝不聽見，命趙子砥做外官去，免得在朝廷妨礙和議。宗澤死後，金人又決計南伐，趙構深信和議必成，對黃汪說，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我還怕什麼大事不濟呢？黃汪二人叩頭謝恩。趙構正在高興，宗翰率兵長驅直攻揚州，沿路守將望風潰逃，趙構大驚，顧不得黃汪左右二相，單騎狂奔渡長江到鎮江。據宋人筆記，他那一天（建炎三年二月初三日）在宮中白晝行房事，突聞驚報，騎馬就逃，因爲驚慌過度，得了陽痿症，從此不會生兒女。他跑到鎮江，百官衞士狼狽陸續趕來，揚州城裏積儲無數金帛財物，全被金兵擄去，連東京運來的祖宗神主也失掉了。其實來襲的金軍止有二三百人。

趙構一直逃奔，二月十三日到達杭州。御史張浚劾黃潛善二十大罪，二人罷相，改任朱勝非做宰相，王淵掌樞密院，將官苗傅劉正彥因衆怒起兵殺王淵，及宦官康履等（宦官得趙構信任，監視臣民，無惡不作），又迫趙構傳位給兒子趙旉（三歲），再不許他干預國事。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張俊等起兵擊敗苗傅劉正彥，擁趙構復位。呂頤浩是主和派首領之一，張浚原是黃潛善私黨，後來却傾向抗敵，兩人雖然都立了大功，趙構自然用呂頤浩做宰相，並兼樞密使御營使，軍政大權全部交給呂頤浩。

呂頤浩第一件大政事就是派人向宗翰求和。求和書這樣寫着：「宋康王構（不敢說自己做了皇帝）謹致書元帥閣下，願奉大金正朔，比於藩臣」。又調東京留守杜充率大兵十餘萬守江寧，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放棄長江北岸廣大的土地。金人大起燕山河北民兵，宗弼為統帥，分路渡長江，宋文武官或開城投降，或乘機擄掠（如張俊駐軍明州，借清鄉為名，環城三十里內，民家悉遭焚劫），金軍蹂躪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無人抵禦。趙構經越州奔明州，走入大海，金兵直追到明州海邊。當時真能抗敵守土的，與中原一樣，仍是人民的武力。如金人破無為軍，守臣李知幾帶妻子財物渡江逃走，王之道率義兵據山澤堅守。又如金人招降建昌軍，守臣方昭廬有降意，軍民怒逐昭廬，推蔡延世守城，大敗金兵。又如金兵追趙構到餘姚縣，知縣李穎士募鄉兵數千，抵禦一晝夜，趙構因得登舟航海。又如金兵攻和州，軍民共推宋昌祚守城，射中宗弼左臂，城破，軍民保水寨繼續擊敵。龔楫率水寨民丁襲破宗弼營，殺敵兵數百，救出被俘男女無數。這樣的事跡，官軍就沒有一件。員外郎馮檝給劉光世的信裏說，「金人深入，犯兵家大忌，官軍前不抗拒，後不襲逐，金人無所忌憚，如走無人的曠野。試看鄉村農民，連紙甲竹槍也沒有，與敵對抗，勝負相半。豈有國家久練的軍隊，反不及鄉農，此

是望風畏避罷了。」

金軍在廣大民兵壓力下，焚毀建康府（江寧）臨安府（杭州）明縣等大都市後，率兵逃走。趙構又上岸到杭州做皇帝。人民看透了他是逃走和議投降派的最高領袖，決不能負擔抗金的重任，同時受盡金人蹂躪，官吏贓汚，軍隊虜掠，賦稅繁重的痛苦，農民起義不得不發動起來。

鍾相起義——北宋末年，鼎州（湖南常德縣）人鍾相自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災病。宣稱舊法分貴賤貧富，不能算好法，我的新法講齊貴賤均貧富。派遣信徒，四出傳法，凡二十餘年，周圍數百里間，人民無不信從。鍾相號稱老爺，又稱天大聖，信徒奉教稱爲入法，或稱拜爺。當時湖湘羣盜蜂起，相據武陵縣唐封鄉水連村啓立寨柵，集衆稱忠義民兵，保護鄉里，士大夫多來投避亂。靖康二年，鍾相子鍾子昂率勤王民兵三百人隨統制官鄭修武一行共五千人往南京。趙構卽位，遣散諸路義兵，鍾子昂回家，依舊將原募人團集成隊伍，置備旗幟器甲。建炎二年，紳士王靖之向鼎澧路兵馬都鈐轄唐慤告發：說鍾相父子圖謀不軌。唐慤查明鍾相志在抗金，不加重罪。當年五月，唐慤遷荆南府知府，帶鼎州兵馬及鍾子昂義兵赴任。當時盜軍李孝忠叛軍辛泰接連攻擾荆南，後來得報盜軍孔彥舟率衆數十萬將寇府境，唐慤逃走，軍民潰散，鍾子昂回到鼎縣。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鍾相起兵拒孔彥舟。鼎州官紳怕彥舟來攻，正在逃避，見鍾相起兵，反商議多備金帛犒賞，設香花鼓樂，出北門迎接孔彥舟軍馬進城，懇求攻滅鍾相。彥舟軍在澧州（湖南澧縣），被鍾相部民兵襲擊，大敗潰逃，他怕再遭鼎州民兵襲擊，入城三日，縱兵大殺掠，縣城四周三十里內，燒殺一空。朝廷任命孔彥舟爲荆湖南北路捉殺使，別遣統領官安和率步兵入益陽，統制官張崇領戰艦入洞庭湖，張奇統水軍入澧口，合兵擊鍾相。鼎澧荆南人民羣起

響應鍾相軍，有衆四十萬，有地十九縣。鍾相實行多年宣傳的主張，焚燒官府城市寺觀神廟豪富人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稱國法爲邪法，稱殺人（統治階級）爲行法，稱沒收財產爲均平。他焚官府殺官吏是要消滅貪污，焚城市是要消滅富商大賈，焚豪富人家是要消滅土地兼井，殺儒生是要消滅大小劣紳，殺僧道巫醫卜祝，是要消滅宗教迷信；凡鍾相的徒衆，都自己耕耘，勞動得食。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分配法可惜沒有記載下來，不過，說入法的人，一定『田蠶興旺，生計豐富』，當然土地問題是解決了。三朝北盟會編也不能不承認『人家樂附而從之，以爲天理當然』。孔彥舟密派人投鍾相入法，相信任不疑，三月二十六日，宋軍大舉進攻，內應突起，相及子昂兵敗被殺。

鍾相敗後，信徒楊華楊么（原名楊太）楊欽劉詵周倫全琮楊廣夏誠劉衡黃佐楊二黯高癩子田十八等十餘人擁相次子子義據龍陽縣（湖南漢壽縣）。沿洞庭湖分立寨柵繼續抵抗，過了幾年，聲勢更盛。

魔教起義——建炎四年四月，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魔教徒王念經聚衆數萬，佔據貴溪縣。趙構命張俊率大軍，會劉光世軍進攻，獲王念經，屠貴溪等兩縣，殺二十萬人，連趙構也假裝着說，『二十萬人無罪就死，不勝痛傷。』

金人侵入中原，遭遇忠義民兵的頑抗，追捕趙構，又遭遇東南義兵的猛擊。某地關羽廟有無名氏揭示殺敵五易文道，『金軍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馬被鐵甲）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趙構見到五易殺文，令兵部刻板散發諸路將士，這說明中國人民不怕敵兵，因此金主原有康王跑到那裏追到那裏的決心，在這樣的阻力面前，不得不知難改計了。金人知道趙構易滅，中國人民不易滅，趙構願降，中國人民不願降，如果不借中國統治階級的力量來鎮壓中國人

爲，如果不接受趙構的投降，趙氏政權被農民起義軍推倒，對金將是極大的不利。建炎四年七月，金封宋叛將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對金主自稱兒子。十月，放姦細秦檜歸宋。秦檜對趙構說，要天下無事，必需南自南北自北，互不侵犯，趙構聽了大喜，對朝臣說，「秦檜比什麼人都忠實，我得了他，喜歡得夜裏睡不着。」第二天就封秦檜爲禮部尚書，送秦檜來的船夫孫靜，也賞給承信郞的官位。趙構過去對金是一面守一面和，現在改爲專與金人解仇講好，也就是說決心徹底投降金國。

第二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

第三期——趙構紹興元年至紹興九年。主和派勝利，金宋兩國各自鎮壓國內反抗力量，鞏固政權。

秦檜是北宋太學生，能做文章，又能奔走辦事，同學們給他混號叫做秦長脚。靖康時，檜做御史中丞，反對割地求和，反對金人廢趙氏立張邦昌，頗有忠義的聲名。檜被虜入金，謟事金大將撻懶，很得信任。金人侵入中國，到處遭遇民兵的攻擊，兵力消耗過甚，急謀改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因此叛將劉豫和姦細秦檜成爲適合需要的人物。趙構在靖康時，曾勸趙桓棄城逃避，後來批評趙桓道，「當時左右小人——指李綱等——妄談用兵，不自量力，鬧到國破家亡。」他始終主逃主降，認主戰派是壞事的小人，恰恰需要姦細秦檜，自然喜歡得睡不着覺。紹興元年二月，封秦檜做參知政事。八月，進位做正宰相，專力進行和議。

建炎以來，東南盜軍遍地，最強悍的如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州，張用據瑞昌，孔彥舟據鄂州、曹成

據道賀二州；劉忠據湖南白面山；范汝爲據建安；其餘如李允文，郭仲威、邵青、張琪、祝友、史康民等各擁衆數萬至十餘萬，攻掠州縣。這些盜軍首領，朝廷都給他們大官做，他們一面做官，一面做盜。當時民間流行着這樣的諺語道，「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止是招。」又道，「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要得富，趕着行在（皇帝駐在地）賣酒醋。」（官員們消費品）監察御史韓璜奏報從江西到湖南親見的情況說，「不論州縣與鄉村，一望都是瓦礫，到處殘破，十室九空。臣訪問原由，都緣金人未到，潰兵先到，金人已去，追兵繼至，官兵盜賊，搶掠相同，城市鄉村，搜索如洗，兵盜去了，官吏不寬恤，反更加刻剝。大將經過，縱兵劫殺，苛求供應，兇暴更甚。」人民遭受官軍官吏盜賊無限的摧殘，生計幾乎完全斷絕。

當時只有鍾相餘衆佔據的土地，雖是全中國最和平的地區。可是宋朝君臣認爲心腹大患，調發大軍竭全力進攻，終於把這些地區毀滅了。紹興初年，楊么等聚衆二十萬，領土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佔有沿洞庭湖岸各州縣（城池多屬宋有），宋人稱他們爲洞庭水寇。楊么軍春夏耕田，秋冬戰鬥，（因宋軍在秋冬水落時進攻）各食自己的勞力，建立沒有剝削的制度。境內人民安樂，物產豐富，例如宋官鼎澧路鎮撫使程昌寓攜帶輜重妻妾及軍官們家屬老小乘船多艘從鹽利縣來常德上任，宋地荒涼殘破，沿路找不到食用，一入龍陽縣境，見鄉村有酒坊，民家有豬羊雞鴨等物，船上人爭先上岸，依藉官威，口稱和買，實行搶奪。水寨小首領謝保義率兵保護村民，乘勢殺船上人。程昌寓多年括得的金銀財帛以及美妾小心奴（開封名妓）都被俘獲，昌寓狼狽竄走。謝保義將俘獲的人財送交楊么，么把小心奴配給鍾子義做夫人。從這一段記載，楊么軍的政治和紀律，約略可見。

尤其值得贊美的是紹興四年十一月，水寨首領周倫（周倫寨近岳州）遣使人去見宋岳州守官程千秋，聲稱『近有僞齊（劉豫）襄陽府李成太尉，差密使自安復州（江西安福縣）取水路來大寨，送金帛文書，要求水寨諸首領多備人船戰士，趁日會合，水陸並進，攻取宋國沿長江州縣，得州的做知州，得縣的做知縣，另外封贈官號，多給犒賞。諸首領都不從。一月後李成又差密使前後三十五人來，內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員（宋軍官）帶僞齊官誥（做官憑證）錦戰袍金腰帶并羊豜（酏羊肉）等物，再三要約諸寨首領尅日會合，配合金齊大軍滅宋。諸首領仍不從。恐日後又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將來人盡行斬首。請宋官令邊界稽察，不放姦細入境，並請轉告宋朝罷免鼎州知州程昌㝢。』（昌㝢報私仇，殘虐無人理，不可理喻）趙構聽得這個消息，視爲有機可乘，陰謀誘降水寨諸首領；允許賞給官號，結果被楊么等嚴正拒絕。這種光明偉大，堅定不移的行爲，眞是歷史上大義凜然，光芒萬丈的一頁。

趙構等誘降不成，反誣稱湖寇楊么勾結劉豫（紹興四年金齊聯合軍五十萬大舉南侵）企圖奪取岳鄂漢陽蘄黃等州，派大將張浚岳飛率軍進攻。岳飛利用楊么軍叛將黃佐楊欽，引宋兵襲擊大寨，紹興五年六月，楊么兵敗，么提鍾子義入水，又提小心奴入水，自己也跳入水中。宋將牛臯擒么，押到岳飛面前，么還有餘氣，叫了幾聲老爺（鍾相），才被斬首。

與楊鍾先後同死的首領，有鍾子義周倫夏誠劉衡楊收楊壽石顯李全功裴宥李合戎陳寓信黃誠陳欽陳貴，這十幾個首領都是慷慨殺身忠實執行鍾相主張的農民起義軍英雄。此外還有雷德進皮眞劉三吳麼郎高老虎謝保義楊二鬍高癩子田十八等生死不明，大概也沒有降宋。岳飛屠殺楊么軍非常慘酷，壯丁被俘五六萬人，老弱十餘萬人。

同一時期中，金人在北方竭力鎮壓民衆的反抗。各州縣設地牢，牢外起火城，城外掘深溝，牢深三丈，分三隔，下隔拘死罪人，中隔拘徒刑人，上隔拘杖罪人。又百姓有事出門，人數（不得全家同出）行李都有限制，經由本地保甲證明，得州官批准，發給行路證，憑證才得食宿，來回日期不得錯過。又遷女眞人散居漢地，築堅固堡寨，監視漢人。又用掃蕩及誘降計，消滅忠義軍，如金將蕭慶誘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潤買敢等出降；送宗翰處斬首。太行忠義首領梁靑，被金大軍圍攻，不能立足，率精騎百餘人，突圍投奔岳飛。又大擄兩河男女人口，耳上刺『官』字，用鐵索縛送雲中（山西大同縣），標價出賣。剩餘人口驅至西夏國換馬，或賣給蒙古室韋高麗等國。繁富的兩河，頓成一片荒涼土地。

黃河南岸中原地區，名義上算是齊國，金驅使劉豫竭全力南侵，來削弱齊宋兩國兵力。紹興四年九月，金將完顏昌宗輔宗弼調燕雲諸路漢軍五萬會合劉豫劉麟劉猊李成兵五十萬，渡淮攻金陵，趙構大懼，準備逃逝，一面派人乞和，願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得在江南立附庸國，宰相趙鼎（秦檜因主張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被衆反對退位。）力主抵抗，怕趙構留在後方驚慌逃走，破壞戰局，挾持構親征。十二月金主吳乞買病重，金軍急速退去，劉豫軍也不戰自退。

紹興六年金主完顏亶令劉豫發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悉數當兵，集合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等軍，號稱七十萬，實數三十萬，分三路寇淮。宋大將劉光世張俊棄城逃走。劉豫軍都是中國人民，不願攻宋，許多士兵衣上寫本人鄉貫姓名，在樹林中自縊死，表示寧死不殺宋兵的意思。宋將楊沂中遇劉豫軍，豫軍不戰奔潰。

金人見劉豫無用，決計廢豫。趙構兩次被侵，驚駭失措，急求講和。紹興七年，又用秦檜做宰相。

不久金人變動，准趙構投降，趙構大喜。趙鼎爲首的文武官員多說中原可以收復，不當屈辱求和，趙構卻別有見地，他看出連年戰爭中已經鍛鍊出岳飛韓世忠兩部新的有力軍隊，尤其是岳飛部不但大遭趙構的畏忌，其他將帥如張浚張俊一類人，也被切齒仇視。趙構始終固執寧可添置大將，添置幾項軍馬，不許軍馬集中在少數將領手中。韓世忠最多不過三萬人，岳飛軍更少。他深怕「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寧願投降仇敵，不願大將成功。當時多數朝官，反對和議，趙構立意堅定，往往對朝官發怒，拒絕諫議。

金國將帥也分和戰兩派，宗磐完顏昌宗雋主和，割齊舊地與宋，令宋稱臣貢歲幣。宗幹宗憲宗弼主戰。宗磐官最大，主和派得勢，定議割地與宋。金派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不承認宋國號）令趙構跪拜接受詔書。宋文武官認爲奇恥大辱，群起反對。張浚上奏五十次，王庶上奏十餘次，韓世忠奏請拒絕和議，自己願抵擋金軍最堅強處，岳飛奏稱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晏敦復李珍遜梁汝嘉張燾樓炤蘇符蕭振薛徽言聯合奏稱：「人君施政，從衆必成，違衆必敗。現在屈辱和金，士大夫不以爲可，庶民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只有陛下一人以爲可。這樣求成功，臣等甚是疑惑」。最著名的胡銓請斬秦檜奏文，民間刻板傳誦，流行甚廣，連金人看見，也說中國有人。趙構怒，想殺胡銓。其餘諫阻和議的官員，文官全被斥出，武官暫時不理。可是反和議派還是激昂議論，趙構怒極罵道，「士大夫止替自己打算，那時候我從明州逃入大海，就是拜一百拜，你們也管不了罷！」趙構秦檜用各種欺騙鎮壓手段，終於如願投降了。紹興八年，趙構率百官跪拜接受大金皇帝恩賜河南詔書，宋願每年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表示謝意。

趙構秦檜投降成功，正在得意，金宗磐宗雋完顏昌等謀反被金主殺死，政權全歸宗幹宗弼，決計大舉南伐，收回河南土地。

第三期——紹興十年至三十年。主戰派暫時得勢，主和派消滅主戰派，取得完全勝利，南宋確定爲大金的藩國。

宋叛將酈瓊對宗弼等說，「江南將帥，多是庸材，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稱爲持重；或調動軍旅，進退將校，止派人持一紙文書前去，不問是否執行，稱爲軍令。見敵奔逃，虛報戰功，無功得賞，有罪不罰，這種國家，不亡何待。」酈瓊所見是宋軍腐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長成新的堅強部隊，金人也看到了。河北民間流傳趙構將北伐，人民暗中結合，密置軍器，準備接應，沿黃河一帶居民盼望尤切，每遇陰晦天氣，羣衆面對南方道，官軍來了罷！太行義兵攻破懷州萬善鎮，金守將烏陵阿思謀每夜督軍民守城，被衣坐等天明，悲歎道，我不知死在那裏！金濬州守將韓常，對判官宮汭說，「從前金強宋弱，現在換位了。現在宋軍的勇銳，恰似從前的金軍；現在金軍的怯弱，恰似從前的宋軍，幸而宋人還不知道這個內情。」酈瓊韓常的估計，都是正確的。宋軍最大部份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那些趙構親信的將帥，正是酈瓊所指腐朽必敗的宋軍，戰爭中長成的新軍如岳飛韓世忠劉錡吳玠所部，正是韓常所指勇銳必勝的宋軍。此外淪陷地區無數忠義民兵的勇敢反抗，和北方蒙古族的興起（紹興九年蒙古兵大敗金將胡沙虎），牽制金國一部份兵力，都是宋軍恢復中原的有利條件，趙構深怕大將北伐成功，危害自己的帝位，絕不願利用各種力量，爭取勝利。

紹興十年五月，金主命都元帥宗弼率孔彥舟酈瓊趙榮精兵十餘萬趨開封，聶呼貝勒出山東，完顏

杲入陝西，李成入河南。宋守官多是偽齊舊官，紛紛迎降，不到一月，賜宋土地盡入金國。趙構秦檜也覺無話可說，而且金兵大舉侵入，不得不暫時對主戰派略微讓步。主戰將領劉錡率八字軍守順昌府（安徽阜陽縣），金兵屢攻不下。宗弼怒責諸將無功，諸將道，今天的南軍，不比往昔，元帥親到城下自見。宗弼率拐子馬（馬被鐵甲）進攻。秦檜奏請趙構令劉錡棄城退兵，錡得詔不從，出兵死鬥，宗弼大敗逃遁。岳飛駐德安府（湖北安陸縣）奏請進兵，趙構急命李若虛面諭岳飛兵不得輕動，應退守不進。飛不聽。若虛道，我願受錯傳聖旨的罪名，算作朝廷許你進兵。飛大喜，即日出發，大敗韓常兵，收復潁昌（河南許昌縣）淮寧（河南淮陽縣）兩府。韓世忠軍攻下海州（江蘇東海縣），王德軍攻下亳州（安徽亳縣）。開始交兵，宋軍大佔優勢，宋官洪皓（先前被金拘留在燕京）遣密使來奏稱金人順昌敗後，震懼喪魂，準備退走，請出兵直追，勿失機會。趙構秦檜却怕劉錡追敵，嚴令退軍。岳飛率輕騎駐郾城（河南郾城縣），大軍駐潁昌府，命諸將分路出戰，兵勢甚銳。金軍屢戰不勝，死傷奇重。宗弼自率拐子馬一萬五千騎逼郾城，飛令步兵持麻扎刀斫馬足，全軍奮勇，大破金軍。宗弼痛哭道，自從海上起兵，全靠這馬取勝，現在完了。飛奏稱金人銳氣已挫，將棄輜重渡河北走，中原豪傑響應，本軍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正謀講和，知飛意堅不肯輕退，急令張俊楊沂中劉錡退回，使飛軍孤立失援。宗弼逃歸開封，飛進駐朱仙鎮，距開封四十五里。宗弼驚懼想逃河北，有書生扣馬說道，岳飛快退兵了。宗弼問緣故，書生道，「從來沒有權奸在內，大將能在外面立功的，岳飛性命快不保，還能進攻麼？」飛早先（紹興元年）派遣將官梁興渡河趨絳州（山西新絳縣），號召太行兩河豪傑人民秘密輸送食糧助義軍，此時配合飛軍屢敗金兵，中原大震。金國將士如韓常等密約歸降，飛大喜，對部下說，「

直抵黃龍府（遼寧開原縣）與諸君痛飲一場。」飛準備渡河，趙構秦檜藉口岳飛孤軍不可久留。勒令退兵。飛一天接到十二道金字牌（朱漆木牌上寫黃金字，日行五百餘里，有極緊急軍機，直接自御前發出。）飛憤惜流涕，向東（趙構在杭州）哭拜道：「十年苦功，一朝廢毀。」下令還軍。民衆攔馬哭告：「我等頂香盆運糧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現我們還能活麼？」飛悲泣道，「我不得擅留。」軍民號哭，聲動天地。飛軍退還武昌，潁昌淮寧蔡鄭等地，又被金人奪去，中原豪傑從此絕望。

金人收復河南地，還怕漢人不服，創立屯田軍，遷女真、奚、契丹人五六萬入居中原，計戶口授田，與百姓雜居，春秋兩季酌給衣料，出兵始給錢糧，殺敵（忠義軍）立功，優賜官爵。燕以南淮以北鄉村間都築屯田軍堡寨，鎮壓漢人。

趙構秦檜罷岳飛韓世忠兵權，張俊深忌飛與劉錡善戰立大功，屢言岳飛藉口缺糧，逗遛不進，劉錡作戰不力。秦檜令御史万俟卨（莫其契）羅汝楫爭先奏攻岳飛不忠謀叛。宗弼給秦檜密書道，「你朝夜請和，不殺岳飛，我決不許和。」檜也知道岳飛不死，和議難成，自己的相位也難保，專力謀殺飛。令張俊逼飛部將王貴王俊誣告張憲謀逆，檜捕岳飛及義子岳雲入獄。檜想加飛違抗命令，擁兵逗遛，圖謀反叛等大罪，絲毫尋不出證據，索性用「莫須有」（也許有）的罪名硬指岳飛叛逆，令獄官在獄中殺飛，（紹興十一年十二月）

岳飛死後，韓世忠閉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幸得保全生命。其餘凡主戰及同情岳飛的官員，或編管（囚禁）或暗殺（如牛皋邵隆），不留一人。紹興十二年正月和議成功，兩國劃定淮水中流爲界。趙構誓表道，「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國，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金主）生辰並正旦，

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金主封趙構爲宋國皇帝。趙構認秦檜有莫大的功績，封他做宰相兼樞密使，總管軍政大權。人民恨秦檜切骨，小軍官施全路上謀殺秦檜，被捕審問，施全大罵道，全國人民與金爲仇敵，你獨賣國投降，我不殺你殺誰？檜怒，押全到市上凌遲處死。市人莫不泣涕。

第四期——紹興三十年至趙擴嘉定十年，凡六十二年。兩國間發生三次兒戲戰。

紹興三十年，金主亮發女眞契丹奚三部正副兵二十四萬，中原漢兒（遼金稱漢人爲漢兒）及渤海兵十五萬，分二十七軍大舉伐宋。先派使官見趙構，當面厲聲侮辱，構逃到屏風後掩面哭泣。羣臣請用兵拒敵，構猶豫不能決，最後才不得已起用老將劉錡爲江淮制置使，但仍不給他兵權。金兵渡淮，宋文武守官紛紛逃走。平時搜括的糧草，堆積如山，都被金兵取用。金軍長驅直入，如走無人的境地。劉錡率軍進戰，趙構發金字牌令錡退兵守長江，錡不從，終因別路宋軍潰散，勢孤退至鎮江。趙構決計遣散百官，浮海避敵，宰相陳康伯等力勸，暫留杭州觀望形勢。金主亮至和州（安徽和縣），臨江築高臺，督軍渡江。宋將多棄軍竄逃，兵士失主將，不能作戰，又不願潰散，幸得虞允文集合兵士守采石鎮（安徽當塗縣），金不能渡。山東河南忠義軍首領開趙、劉异（巽）、李機、李仔、鄭雲，明椿、王世隆各舉義旗聚衆攻襲金軍後方城邑，金國又起內亂；完顏亮在軍中被殺，金軍退去。金主完顏雍繼位，兩國復和。第一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紹興三十二年趙構傳位給養子趙昚（慎，孝宗），改元隆興。趙昚銳意恢復，隆興元年五月，命張浚督李顯忠、邵宏淵率師北伐，軍至符離（安徽宿縣）遇金兵，不戰大潰。六月，張浚奏請辭官，並請

遣使乞和。趙昚用主和派湯思退做宰相，次年，和議成，宋主稱金主爲叔父，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疆界照舊（趙構時定界）。第二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金宋休兵三十年，趙擴（寧宗）時，外戚韓侂胄排斥宰相趙汝愚，獨佔政權。韓趙兩派徒黨激起衝突，侂胄想乘蒙古攻金，金人衰弱的機會，北伐立功，保持相位。趙擴開禧元年出兵伐金。二年金兵來侵，宋兵潰散。宋君臣大懼，斬侂胄頭獻金謝罪，議定宋主尊金主爲伯父，歲幣銀絹各三十萬兩匹，又獻犒軍銀三百萬兩，贖回失地。第三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趙擴嘉定十年，宋與蒙古約定夾攻金國，重復趙佶約金攻遼的故事，金亡，宋也跟着滅亡。

第三節　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

趙構堅決違反衆意，專力講和，他經常申明講和理由道，「南北（金）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我甘願屈辱求和，救軍民的痛苦」。又道，「止要百姓得免戰爭的痛苦，我那怕忍受恥辱」。他口頭上不僅愛南方軍民，連北方軍民他也愛了，可是實際行爲，却大謬不然。

照他說，對金貢獻歲幣是人民的利益。貢獻情形是每年先送銀一百鋌、絹五百匹，過淮見金官呈樣。到期由獻幣官帶將官一員兵三百人押民夫搬運銀絹到淮河北岸交割。金人需索作難，藉口絹質不良（規定紅絹每匹重十兩，浙絹每匹重九兩），十退八九。宋國通常獻納賄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棉布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石（布酒折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無數，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趙昚以後，逐年例增二百兩）往返數月，金國大小官吏索賄滿意，

才肯通融收受，但仍十退四五。民夫連夜搬回南岸，換取新絹。貢幣以外，每年還使臣賀金主正旦生辰，帶去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緞一千匹，其他香茶藥料果子錢帛雜物無數。有時派遣泛使（特使）帶去禮物加倍。兩國互賀正旦生辰使每年往返八次，每一使官路上賜御筵四次，每次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總數五十九萬貫。沿途供應，還不在內。金宗弼臨死告將帥們說，「江南（宋）累歲貢獻銀幣，那得不重斂百姓，敲骨剝髓，人心離怨，一定要滅亡，我們應該借它來警惕自己。」

宗弼也知道講和就是害民，宋朝君臣却認定安民必須講和，足見所謂安民，並不是安勞苦的人民，而是統治階級借安民名義，向仇敵購買暫時苟安，好對人民進行剝削來滿足自己的貪慾。

南宋整個統治階級從建國到亡國，始終過着淫侈腐朽的生活。因爲它是北宋的繼續，趙佶時代各種惡習，不僅絲毫沒有改革，反而盡量發揚起來。所以南宋的政治，比北宋更加惡劣，人民的生活，比北宋更加慘痛。

從皇帝到借道諂師，大體是這樣生活着。

皇帝——趙構生性淫侈，不愧是趙佶的兒子。他在杭州大造宮殿，御花園多至四十餘所。又特置御前甲庫，搜集技藝精巧的百工，製造各種奢侈品。他年老退位，居德壽宮，養子趙昚借孝養名義，窮奢極侈，買他的喜歡，可是他並不滿足，還要求新立異，任性浪費。他曾造大石池，用水銀當水，池中滿放金製鳧和金製魚。卽此一端，其餘可想。趙構開端，子孫繼承，奢侈成風，有增無減。例如皇帝生個兒女，要用羅二百匹，絹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銀四千四百四十兩。皇帝每日食單，有珍肴數十種。土步魚止取兩腮（像圍棋子大），蝤蛑（海蟹）止取兩螯，餘悉拋棄，認爲不堪

食用。偶有人拾取，廚官笑罵道，你們眞是狗兒，什麼都能喫。皇帝出宮，有儀仗隊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人。某次趙構到張俊家遊玩，張俊進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進奉寶器古玩書畫數百件，金器一千兩，珍珠七萬顆，犒賞下級隨從用羅一千匹，錢三萬貫，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燒餅二萬個。宋末高斯得說：「當今兩大弊蠹，第一是軍隊，第二是皇室」。凡是后妃閹官宗室外戚等人，都靠着皇帝盡量浪費。

官吏——趙構秦檜最喜任用贓官。官吏不獻賄賂，不能得差遣。貢獻合格，無論怎樣貪污，被人控告，也決不懲罰。因此南宋大小官吏（中外文武官四萬三千員），對上行賄，對下暴斂，成爲定例，無需隱諱。陳自強做宰相，官員們上書，信封上必需寫明「並獻某某物」，否則擱置不閱。行賄以外，還得獻媚。程松謀升官，買一美人取名松壽，獻給韓侂胄。侂胄問，怎麼與你同名。程松答，爲要賤名常達尊聽。侂胄歡喜，便給同知樞密院四川宣撫使的官職。許及之謀升官，跪在侂胄面前，哀求哭請，也得同知樞密院。侂胄做壽，許及之遲到一步，大門已閉，趕忙從門閘下爬進去，登壽堂行禮。某次侂胄帶着一批官員遊山莊，指竹籬茅舍說，這眞是田野間氣象，可惜沒有雞狗聲。說話未了，忽聞草中有狗狂吠；仔細一看，原來是臨安府尹趙侍郎伏在那裏學狗叫。這止是舉些例證，不堪的醜事還多着哩。當時囘囘國輸入一種麻醉藥，叫做押不蘆，磨少許和酒飲下，卽時死去，數日後另灌解藥少許，卽時復活。貪官汚吏，贓穢太甚，被仇人追究，多飲這類麻醉藥裝死，稱爲服百日丹（藥名）避難。

軍隊——趙構獎勵軍隊腐敗，專用庸懦貪汚人做將帥。張俊劉光世楊沂中三大名將高爵厚祿，窮極富貴，安享淫樂，兵士從不訓練，或使爲工匠，或使爲商賈，或使爲奴僕，強令做不當做的事，又強奪應當得的糧餉。偶遇敵軍，照例奔潰。如李顯忠不戰逃退，奏稱幾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五人，都該受

變。趙構不待査核，一律加賞。趙構稱武臣中無人比得上張俊，韓世忠相差萬萬，岳飛更是叛逆該殺。劉光世沈迷酒色，聽人說恢復，立即動怒。楊沂中混號髯閹（有鬍鬚的閹官），善能奉迎，像個閹人。這樣的大將，趙構才敢任用不疑。趙構以後，江淮荆蜀等邊鎭，主帥私吞糧餉，兵額止存半數。朝廷賤視武人，武職當作兒戲。無賴吳某有房中術，獻給賈似道，似道大喜，賞吳某勇爵，得做軍官。刻字匠王用和替似道刻字帖，也得賞勇爵。國家最大的支出，就在這樣的軍隊中消耗了。

太學生——靖康時太學生陳東率衆數次伏闕上書，主持公論，大得人民的稱道，趙構殺陳東歐陽澈。僞齊劉豫稱帝，首在歸德府（河南商邱縣，宋時稱南京）建陳東歐陽澈廟，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企圖收攬人心。趙構在杭州，也止得下悔過詔，封東澈爲朝奉郎，賜官田十頃，抵制劉豫的陰謀。他受了這個教訓，對太學生採取利誘政策，不敢過度壓迫。此後權姦多利用太學生作攻擊政敵的工具，太學生也借議論朝政，製造虛名，做升官門徑。賈似道善能收買學生，懸賞格（官和錢）徵文，朱等還得賞錢數百貫。學生們喜出望外，歌功頌德，說天下已經太平，賈相公功高無比。當時有這樣一首諷刺詩，「鼙鼓（戰鼓）驚天動地來，九州（中國）赤子（人民）哭哀哀，廟堂（朝廷）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討好）秀才」。後來元兵滅宋，元宣撫使尤某鎭守臨安，太學生窮困無聊，擁尤某轎前叫呼道，平章（尤某官號）今天饑殺我們秀才啦。衛兵亂打不散，尤某摸大袋裏中統小鈔（元朝紙幣）撒地上，學生們得錢才散去。蒙古將鎭守江西，出鈔帛酒米收買士人，蒙古將死後，士人作祭文道「公來何暮（晚），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宋朝收買士人歌頌功德，救不了危亡，止是養成無恥貪利的學風罷了。

僧道——朝廷立價出賣僧尼道士度牒（每度牒一張，約賣錢七百貫至一千貫）。收容數十萬（紹興二十七年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無度牒僧不在內）安閑坐食的僧道在寺觀裏。例如明州僧寺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縣一縣，城內有寺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寺日飯千僧，育王寺日飯七八百人，行（無度牒僧稱童行）僕（僧寺僕役）數略相等。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又多開設長生庫（當店），剝削窮民。富貴人家喪事，僱僧人唱降黃龍等曲，少年僧養長指爪，弄花鼓鏡，專討婦女的喜歡。理學家口稱恨不得打碎他的禿頭，但仍齋僧誦經，追薦亡魂，說是採用半今（用僧道）半古（祭品用葷腥）的辦法。

訟師——南宋訟師業特別發達。江西著名訟師多立訟學校，教授告訐（音揭。揭發陰私）法，學生常數百人。浙江有業嘴社，專學詭辯，顛倒是非，欺壓鄉民。

從皇帝到訟師，都是過着害民的生活，可是一百五十年中，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也許是行施了下列幾種新統治術的成效。

激賞庫——廣行保甲制度，十大保爲一都保，凡二百五十家，選最強最富二人爲正副都保正，專管火災盜賊，不管別事。各州郡設激賞庫，存積錢帛，平時不得動用，一有盜起，立即開庫出重賞募人逐捕，很快就捕獲。凡犯強盜罪處死刑。如罪輕免死，額上刺強盜字，兩頰又刺若干字，防止再犯。對待流氓小偸，卻極寬縱。成都剪綹賊佩帶鑰匙數十個，公然師徒傳授，或爲專業。臨安遊手多至數萬，首領家中妻妾羅列，屋宇華麗，與貴家子弟或太學生結交，機詐百變，騙取財物，官府不加罪責。

慈幼局——貧家子女無力撫養，許隨時送局，有乳媼代爲保育。無子女人家得到局認領當養子。

和劑惠民藥局——朝廷歲費錢數十萬貫，搜集靈驗藥方配成官藥出售，價比市價減三分之一。局官作弊，用樟腦代冰片，用台附（台州產附子）代川附。藥方錯誤，從不改正，如牛黃清心丸凡用藥二十九昧，其實本方止用藥八味，其餘二十一味是中山芋丸方，不知何故混入清心丸。貴重藥製成，照例被朝官富家取去。當時人戲稱惠民局爲惠官局，和劑局爲和吏局。

趙佶令州郡創立居養院（養老院）安濟坊（乞丐收容所）漏澤園（掩埋窮人屍體），當時有『不養健兒（兵士），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人』的謠語。這種小惠政策，南宋繼續行施，如雨雪過多，官府散放一些錢給極貧人，表示愛護貧民，的確起了欺騙的作用。

朝廷對士大夫，一面利誘，一面禁止正直言論。趙構秦檜怕人誹謗和議，令各州郡所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部，送祕書省查看。各郡試士文卷，趙構親自批閱。朝臣做詩文或語談，動被指爲誹謗。如范彥輝因作夏日久陰詩，芮曄因作牡丹花詩，賈子展因醉後有嘲笑語言，李孟堅因父李光撰野史失實等罪，流竄惡遠地方編管。江山（浙江江山縣）人毛德稱喜大膽高談，某次來臨安應考，有友某在茶肆中遇見他，戲與作耳語道，『你向稱敢言，不知秦太師（檜）如何？』德稱大駭，掩耳狂走，連呼放氣（屁）放氣。南宋一代，言論限止極嚴，止許歌功頌德，說些庸庸碌碌的話，『熟爛委靡，人才凡劣』（陳亮語）是限制言論必有的結果。

趙構知道單靠言論限制，還不能促使全國人民的思想陷入麻痺狀態，也就是自己的地位還不能看作鞏固無慮。他認定北宋程頤一派的儒學（理學、道學）最適合麻痺人民思想的用途。建炎二年，他逃到揚州，用楊時做工部侍郎。楊時年七十五歲，是程頤的得意學生，趙佶時投蔡京門下，得祕書郞官職。

他做官時無臊無臭，不講時政是非，止講些大學中庸，天理性命，正心誠意，庸言庸行一類教人服從長上（不論長上怎樣惡劣）、奴顏婢膝的學問。他初見趙構，就說，『自古聖明的皇帝，無不首先講求聖學』。所謂聖學，自然是指程頤學，很合趙構的志願，秦檜作宰相，更助趙構提倡聖學。紹興元年，追贈程頤龍圖閣直學士，下詔確定程頤是孔子的嫡傳。紹興五年，楊時老病死（八十三歲），獻上生平最大著作，只是一部書叫做三經義辨。舉國若狂討論着的和戰問題，楊時是一字不提的，趙構賞他銀二百兩，絹二百匹。宰相趙鼎尊程頤學，凡伊川（程頤）門人，不論眞假，都賞官做，因此程學大興，互相傳授，成求仕捷徑。趙構秦檜用人，凡稍知是非，不肯隨聲附和的正人，無不斥逐廢棄，凡齷齪頑鈍，嗜利無恥的小人，無不欣賞擢用，偶有不合，叱責侮辱，視同奴隸。士人要適應這樣的做官環境，非研習程頤楊時學術不能成功。趙眘時別一派理學家陳亮奏稱：『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的聖學，其實都是風痺（麻木不仁）不知痛癢的人。國家奇恥大仇，漠不關心，攀聚埋頭拱手高談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麼。朝廷委任庸人，籠絡小儒，敷衍度日，臣不勝憤慨之至』。

程頤學派傳到朱熹，號稱道學全盛時代。朱熹講正心誠意的道學，被認爲登峯造極。他本人的行爲，並不與他口說符合，雖然他聲名大，徒弟多，經長時期的修飾隱諱，似乎裝成聖賢模樣，可是不能掩蓋的行跡，却依然流傳。例如朱熹與陳亮友善，陳亮游台州狎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代爲脫籍。仲友卑視陳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見朱熹。熹問小唐說些什麼？亮答，唐說你字都不認識，如何做得監司（大官）。熹怒，借查冤獄名義，巡視台州，立奪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狀，仲友也上奏自辯。官妓嚴幼芳色藝冠一時，熹捕幼芳強令供與唐通姦，幼芳備受鞭杖，抵死不認。她說：『我是賤妓，與太守

通姦，止忌杖罪，不過是非真假，豈可亂說，我終死不能誣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認姦，幼芳受刑不屈。趙昚起初看朱唐互告，止當是秀才爭閑氣（鬧意氣），後來看朱熹冤人通姦，令朱唐二人都罷免才了事。其他如迷信風水，掘別人的墳地，葬自己的母親，娶尼姑二人作寵妾；託名鄒訢註釋參同契（鍊丹書，東漢道士魏伯陽著）；標榜儉德，不讓老母喫好米。這都是南宋人的記載，應該可信。

朱熹死後，他的門徒遍佈朝野，他的道學大被朝廷推崇獎勵，他的學說，成爲一種定型的社會意識形態。曲解的片面的忠孝節義等等封建倫理，灌輸到下層民衆，立即起了物質的力量，起義反抗的精神削弱了，腐朽的統治階級，得朱熹道學的助力，確實不小。

南宋四個大姦相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無不提倡程頤朱熹的學說。韓侂胄因與趙汝愚爭權，壓迫朱熹（朱與趙同派）稱爲僞學，但仍尊信程頤。賈似道看透道學中人昏憒冬烘，高巾破履，貌似清高，行實卑汚，空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言行全不相顧，無一事能爲。賈似道獨掌朝政，怕人分他的權勢，專引用道學中人做大官，知道他們不會別立主張，與自己對立。果然，賈似道淫亂妄爲，使南宋滅亡，道學家從不表示一些相反的意見，宋亡後，相率投降元朝，依然還講他們的道學。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

南宋領土僅存浙東浙西（江蘇一部浙江全部）淮南東淮南西（江北淮南）江東江西（江蘇安徽一部江西全部）湖南（湖南）湖北（湖北一部）西蜀（四川）福建廣東廣西京西（湖北北部）等路。淮河以北，大散關（陝西寶雞縣）以東，盡陷入金國。領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北宋全國一千二百三十四縣，

南宋七百三縣），國家歲入却與北宋全盛時代約略相等（趙禎皇祐元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趙曙治平二年歲入一萬一千萬貫，南宋末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這說明南宋剝削的嚴重，同時也說明南宋經濟的發展。

（一）土地

經界——趙頊趙佶曾行方田法。終因豪強形勢家反對，停止推行。趙構逃到東南，竭力搜括財物，對田賦自不能輕易放鬆，他下了『派兵剿殺』的決心。紹興十二年，任李椿年專辦土地經界（清丈田畝，依畝數課稅），先從浙西平江府（蘇州）開始，淮東、淮西、湖北、京西四路因是邊境，人少地荒，福建路漳、汀、泉三州在深山窮谷中，適有盜軍何白旗起事，朝廷不敢得罪豪強，允許享受漏稅權利，其餘各路，紹興十九年，經界大體完畢。北宋豪強田多稅輕或免稅，農民田少租稅特重的惡制，經南宋清丈以後，貧民下戶不合理的負担，多少有些改變。當然，新的不合理負担依然又加上了。

圩田水利——朝廷為增加歲入，獎勵州縣官修陂塘水利，如潭州修復五代時編塘田一萬頃，紹興府疏浚會稽山陰諸暨三縣舊湖，蕭山縣築海塘防鹹潮灌田，興元府開山河堰，溉南鄭褒城兩縣田九十三萬畝，鎮江府修復練湖，溉田百餘萬畝，臨安府開拓西湖，禁止豪強侵佔。其餘較小灌溉事業，為數當也不少。江東路又有一種圩田，凡低窪水地，四周築高堤，沿堤造水閘，閘下開港渠，引水溉田，每年豐收，不遭水旱。如建康府官產新豐圩有田九百五十餘頃，租額每年三萬石，寧國府（安徽宣城縣）惠民化成等圩周圍四五十里，太平州（安徽當塗縣）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圍一百五十餘里，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圍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計當塗縣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堤岸高闊壯實，繫水一岸，種植榆

柳。其餘民圩甚多，大抵是不礙水道的圩田，有利無害。官圩每圍私利，橫截水勢，一遇泛漲，衝決民圩，如趙構賜秦檜永豐圩，有田一千頃，檜大勵公款，修築堤岸，從此宣、池、太平、建康四州府，常遭水災。圩田起北宋末，至南宋始盛行，水鄉澤國，變成豐饒耕地，確是農業上一種進步。

湖田圍田——浙東明越兩州地勢，湖比田高，田比江海高，旱年放湖水溉田，澇年決田水入江海。從北宋時起，官府豪強侵奪湖面農田，稱為湖田。紹興府鑑湖周圍三百里，閬州（四川閬中縣）南池周圍數百里，南宋時侵佔幾盡。浙西太湖四旁低地，多被文武官員佔據，築長堤防水，稱為圍田或壩田。湖田圍田都是權臣貴族的私產，不畏水旱，附近民田，旱年不得灌溉，澇年漯被水淹沒，受害極大。朝廷因租課減損，屢下詔廢罷湖田圍田，恢復各湖舊面積。詔令的效力，未必能廢已成的田，止要豪強造田略受限制，對農民多少有些利益。

兼并——北宋官田極少，南宋相反，朝廷所有官田，包括圩田、湖田、圍田以及沒收犯罪官吏與女戶、絕戶田產，趙擴時每歲收入租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租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貫。權貴豪強，佔田無限，有的歲收租米多至一百萬石。農民耕種小塊土地（少至一二畝）被官吏百端誅求。想賣田還債，找不到受主，想棄田逃走，捨不得妻子（保甲法極嚴，全家逃走不可能），唯一出路止有將田地無代價獻給富貴人家，充當佃戶，托庇主人權勢，得免官稅和官役。照葉適說：「有田的不自耕，能耕的沒有田，對官府直接納稅和服役的農民，不及農民總數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家的佃戶」。照洪邁說，佃戶耕豪富家田，對半分租，稱為主客分。還有官吏恃勢奪田，成為慣例。如溧陽官陸子遹，取翩賢鄉圍田六千餘畝獻宰相史彌遠，彌遠賞錢每畝十千文。子遹追田主索田契，激起反抗，派兵殺傷數十

人，捕田主多人入獄，灌尿糞逼寫獻契，一錢不給，子適立成巨富。

公田——土地兼并這樣嚴重，某些統治階級中人，也不得不注意到補救的辦法。第一，朱熹的經界法，主張地主負担租稅。朱熹做漳州知州，奏稱『紹興時漳泉汀三州沒有經界田地，小民往往產失稅存，不勝冤苦。官吏豪強共同作奸，有田人家報稱逃亡，租稅令無田人均攤。止有推行經界法，才能公平』。朱熹因事革職，所請不得行。南宋末，賈似道行經界推耕法，權貴僧道，仍多隱漏，人民尺寸土地，無不上稅。第二，林勳的均田法。林勳寫一部書叫做『本政書』，獻給趙構。他主張分農民爲三等，有田五十畝以上爲良農，不足五十畝爲次農，無田爲隸農。良農一人五十畝爲正田，必需自耕，餘田爲羨田，必須分給次農隸農耕種，依本地慣例收租。良農不許買田，止許出賣羨田。次農不許賣田，止許收買羨田，補足五十畝，升級爲良農。隸農也止許買羨田至五十畝。如良農不願出賣羨田，應等待他的子孫分家，官府不得苛奪。他這種空想，自然不會採用。第三，賈似道的公田法。南宋末年，國庫歲出超過歲入一倍，濫發楮幣（紙幣），物價飛騰，無法收拾。農民大批破產。朝廷搜括所得，遠不敷需求的數目。趙昀（理宗）趙禥（度宗）任賈似道做宰相，決計奪官戶勢家踰限（依官品高下，定占田畝數，限外田賣給國家）的田畝，來補救虧空。公田法先從浙西路試行。預計可得一千萬畝，歲入租米六七百萬石。收買價規定每租一石，朝廷給田主楮幣四十貫（實際田價每畝最高額一千貫）。每鄉立官莊一所。派富家作莊官。每租一石，明減二斗，名義上不許多收，實際佃戶仍受害不少。後來廢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包租），減租二分，優待承佃戶。公田法推行以後，大小地主怨入骨髓，元兵又已深入，朝廷議無償還田給原主。不及行施，宋已滅亡。

（二）農業

南宋財賦所出，號稱江浙川閩，兩浙尤居首要地位，大抵閩不及江，江不及川，川不及浙。這與當時各地農業技術的高下，恰相符合。浙人治田，深耕熟犂，土細如麵，插秧緊密。大暑時節，決放田水，受太陽晒暴，使苗根堅固，稱爲靠田。苗根既固，再車水入田，稱爲還水。還水以後，遇旱不枯，多得豐熟，上田畝收五六石，諺語稱『蘇湖熟，天下足』。川人治田，春耕前村中父老約束子弟，禁止飲酒賭博辭訟遊嬉爭鬥，專力耕種。四月草生，同村農夫通力合作，共耘田草。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湯，耘耨尤苦，父老掌漏刻（記時器）定工作休息時間，擊鼓爲號，怠惰有罰，勤勞有賞。川人用力甚勤，常得豐年。江東人治田，耕地不熟，地力不盡，稂莠雜生，不耨不耘，陂塘不修，圩埂不固，旱不知備，澇不知防，又好辭訟爭鬥，荒廢農時，土地雖然膏腴，收穫常得中平。福建地薄民惰，常年僅能自給，歲歉（荒年）多聚衆爲盜。其他地區，兩淮京西湖北，生產破壞，始終不能恢復。湖南止鼎澧兩州（楊么舊根據地）墾地還多，此外一望荒涼，開荒農民都是江南狹鄉流來的貧戶，無力發展生產。廣西墾田不及可耕地百分之一，耕地僅破土塊，不深不平，就田點種，不知移秧，種後旱不灌水，澇不疏洩，不加肥料，又不耘耨，全任自然。靜江府（廣西桂林縣）農民先用踏犂（人力）耕地，再用牛犂土（牛貴易死，不敢使耕），踏犂耕五天，止當牛犂耕一天，這在廣西已算最進步的技術。廣東較廣西較好，但仍比不上福建。

（三）租稅

田租——紹興推行經界，農民負担絲毫沒有減輕。因爲朝廷本意在徵取豪強隱匿的租稅，原不曾爲

農民利益着想。正稅以外，增課附稅，稅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稅錢一貫，附加到十八貫。朝廷盡取州縣所收租稅，不留贏餘，地方用費，州縣官不得不別立名目，巧取附稅。後來朝廷又盡取附稅，州縣官再設法附外加附，朝廷貪得無止境，人民負担加重也無止境。官戶豪家止納正稅，比農民輕徵得多。

雜稅——建炎二年，趙構初到揚州，不敢公然加田賦，別創所謂經制錢，內包添酒錢、添賣糟錢、增收一分稅錢、增添牙稅錢、頭子錢、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等等名目。紹興五年，改稱總制錢，名目更煩瑣，收入更增大，趙眘時歲收一千七百萬貫。趙擴時四川歲收九十萬貫，其他諸州共收七百八十餘萬貫。經制錢以外，紹興二年又創所謂月椿錢。就是朝廷不問錢從何處來，只問州縣官每月要錢供用。其中名目有麴引錢、自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次訴訟不勝罰錢、勝訴歡喜錢等等。僅浙西一路，朝廷額收七十萬貫，官吏額外又多取一半，人民負担在一百萬貫以上。月椿以外，又有所謂板帳錢，取錢方法更卑劣。人民納米要增收「耗剩」，交錢帛要多收「糜費」，陷害富人犯罪，得重科罰款，縱容胥吏妄為，得抽取贓物，諸如此類不可偏舉。月椿板帳每縣定額數千貫至一萬貫。趙眘時葉適說，「中產人家以前還能耕織自給衣食，現在流落為盜賊為餓殍了，如果經制等錢不停收，州縣疲敝，生產破壞，是無法挽救的。」

差役——官戶、寺觀戶、太學生、曾應科舉士人、單丁戶、女戶（無夫無子的女人，死後稱絕戶，財產入官）、孤幼戶得免差役，其餘民戶都得充役。充保正每歲要費錢數百貫，充保長費錢百餘貫，充戶長費錢數十貫，不幸遭遇意外事故，費錢更無限度，連趙構也知道人民充一次役，即便破家。可是南宋役法，備極苛虐，比北宋加重一倍以上。

（四）商業

公賣——賣鹽收入最大。唐李豫大歷末年，歲收鹽利六百萬貫，佔全國總收入的半數。北宋趙煦元祐間，淮鹽與解池鹽歲收四百萬貫，比唐全國鹽利總數已逾三分之二。趙構紹興末年，僅泰州（江蘇泰縣）一處收錢六七百萬貫，與唐鹽利總數相等。南宋全年鹽利收入約一千九百萬貫。賣酒歲收約六百九十餘萬貫，賣礬歲收，僅崑山一處約四萬貫，賣茶歲收約二百七十餘萬貫（每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香料公賣，南宋始盛，趙昚時每歲收入約二百餘萬貫。

國內商業——南宋都市人口集中率遠超過北宋。北宋趙佶時開封府戶數達二十六萬，南宋臨安府趙構時二十萬戶，趙禥（度宗）時三十九萬戶。上列數字，不必完全可信（馬可波羅估計杭州居民當有一百六十萬家，未免誇大過甚），都市在發展中却無庸置疑。照周密（宋末元初人）說，杭城除去有米人家，靠糴米過活的凡十六七萬人，每人日食二升計算，非三四千石不可。南北二廂（郊）以及往來旅客還不在內。米市每天交易四五千石，其他商業略可類推。照『古杭夢遊錄』所記，杭城自五間樓北到官巷南到御街，兩行多是上等金銀鈔引交易舖（錢店）凡百餘家，門前陳列金銀現錢，叫做看垛錢。融和坊北有珠子市，買賣用萬貫計算。貴家富室多在珠子市居住。有大質庫（當店）十餘處，非萬貫以上寶貨不收當。如有大綵帛舖，出售玉細疋段，錦綺縑素都還最高品。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有早市，買賣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清河坊洋壩頭官巷口衆安橋一帶，多是食物店舖。街上最擁擠熱鬧。夜市很多，中瓦前夜市最大，撲賣（競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晝市無異。其餘坊巷市街，多有酒樓歌館，直到四更才靜息，五更時趁賣早市的店舖又起來開張。不論四季晝夜，般盛如一。單說一部份飲食店，

如酒店，分茶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等名目。庵酒店有伴宿娼妓，可以就歡。其他酒店，娼妓止伴坐客笑謔，不在店內賣淫。茶店分大茶坊（張掛名人字畫，供客消遣），人情茶坊（借飲茶爲由，多出茶錢），水茶坊（娼妓賣茶誘客），市頭諸行僱覓工人及賣手藝人會聚的茶店），又有一種茶店，專爲娼妓家父兄（俗所謂烏龜）聚會的場所。普通人家辦酒筵，專有店舖承應。酒筵店包括四司（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六局（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伺候賓主，非常周到。

外州縣城下至鄉村市鎮，商業也普遍發展。如明州鄞縣轄一鎮八市，建康府轄十四鎮二十餘市。這種市鎮的商稅額有的數千貫，有的一萬貫。兩浙坊場（鄉村市鎮）一千三百三十四處，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平均一處抽稅六七百貫。

國外貿易——金宋間陸路貿易，主要是茶葉。海上交通自南洋羣島遠達阿剌伯，中國輸出品是絲織物磁器漆器茶葉等，輸入品是各種香料犀角象牙玳瑁珊瑚等。通商港口主要是廣州明州泉州三處。明州有日本高麗商船往來，廣泉二處專通南洋。管理通商的官府稱市舶司，有時也任用外國人。宋末做泉州市舶司三十七年財產驚人的蒲壽庚，就是歸化中國的大食（阿剌伯）人。

（五）工業

火器——南宋火器進步很快。紹興二年陳規守德安府，用火槍破敵。火槍製法，後來金元戰爭中還保存着。法用敕黃紙十六層爲筒，長二尺餘，裝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等藥，用繩縛在槍頭，軍士各帶小鐵罐藏火。臨陣燃放，火出槍前丈餘，藥盡筒不損壞。趙昀時發明突火槍，用巨竹爲筒，內安子窠

（子彈）燃放將（引火線），子窠發出如礮聲，射遠一百餘步。同時金國製造飛火槍，比射十餘步。岳飛攻楊么水軍，製造灰礮，用極脆薄瓦罐裝毒藥石灰鐵蒺藜，臨陣投敵船，灰飛如烟霧，敵兵不能張目。陳規守德安，製造泥礮破敵。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長江，用霹靂礮破金水軍。法用紙包硫黃石灰等藥，投敵船附近水上，硫黃得水發火，自水跳出，紙裂，石灰散爲烟霧，這比灰炮進步了。趙禳時仿製囘囘礮，製成後，還比原礮便巧。同時金國抵禦蒙古，用火礮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點火爆發，聲大如雷，半畝內人物都燒毀。南宋炮能射遠攻城，金國炮只能從城上投下，大抵火器南宋勝金，金勝蒙古，三國戰鬥力却正與火器相反。

南宋邊鎮多設火藥庫，僱技術工人製造火藥。元滅宋，用北人代替揚州火藥庫南方工人，北人不諳藥性，碾硫不愼，光燄忽起，迅速延燒房屋，透入礮房，諸礮併發，聲大如山崩海嘯，百里外屋瓦震動。火燒一晝夜，守兵百餘人全成碎片，平地坑深丈餘，庫外四周居民凡二百餘家，無不摧毀。看這個記載，當時火藥爆炸力似已不小。

車船——宋兵攻楊么，木匠高宣獻車船（輪船）圖樣，宋官依樣打造八車船一隻，船兩邊有護車板，人夫前後踏車，進退便捷，船行極快利。後來增廣車數，有二十車二十三車大船，能載戰士二三百人。楊么擊敗宋軍，虜獲高宣及造船工匠，水寨中大造車船，增車至二十四，船高兩三層，能載千餘人。楊么敗後，南宋長江水軍多用車船作戰。海船桅杆有輪可自由轉動，製法曾傳給倭人。

紡織——浙東西江東西四路朝廷每歲徵收紬三十九萬疋，絹二百六十六萬疋。雖說暴征苛斂，民間絲織業發達，却可想見。南方沿海地帶棉織業也逐漸發展。兩廣福建多種木棉，樹身高七八尺，葉如柞

桀，花有細茸，長半寸許，類似綿絮，有黑子數十粒，用鐵棍碾去黑子，手工緝成棉線，不煩紡織，即可織布，稱爲木棉布或吉貝布。又有一種草棉，胡三省註『資治通鑑』，說木棉今江南多有，春季作畦下種，秋季結實，外皮四裂，中踊出白綿，土人用鐵鋌碾去子核，用竹製小弓長一尺四五寸，牽絃彈綿，使綿勻細，卷爲小筒，就車紡線，狀如纏絲。取線織布，細密厚暖。閩廣出產的棉布，尤爲麗密。胡三省所說木棉，實是草棉，所指江南，當是江浙沿海地帶。周去非（浙江永嘉人）在南宋初年寫『嶺外代答』（記廣西事），還不知有草棉，胡三省（浙江天台人）在南宋末年，說木棉（草棉）江南多有，足見草棉先在閩廣種植，南宋中期傳到江南，末年盛行起來。（俞正燮『癸巳類稿』有木棉考一篇，徵引甚詳）

印刷——南宋各州郡官多刻板印書，成爲風氣，印書業比北宋有極大的發展。唐朝始有邸報，手寫紙條，記某日某人得某官，某日皇帝幸（往）某處，記事簡單無首尾。北宋時中書省樞密院每月錄有關較大政事的詔令章奏付進奏院謄報天下。又有朝報，每日由進奏院發行一次。所謂謄報，仍用手謄抄，未曾刻板印行，報上所載，首尾不貫串，只是略見大概。南宋邸報（或稱報狀），篇幅加增，凡朝廷政令，官員升降調動，各地進貢物品等事，當時或已用刻板，或已用活字，所以連貢品名目也詳細報導。邸報以外，進奏院小吏及外官派人駐京師輯探消息（有內探、省探、衙探等名目），有所聞見，私寫小紙條飛報四方，稱爲小報，又稱新聞。木板以外，又有銅板，供印造大量楮幣的用途。

礦業——官吏貪殘，民間不敢開礦招禍，因此礦物產量低落，遠不及北宋。信州（江西上饒縣）鉛山縣，處州（浙江麗水縣）銅廓兩處，出產膽水（膽水熬煎即成膽礬），鍊生鐵成薄片，置膽水槽中，

浸斂月，鐵片上生黃煤，刮取入爐，三鍊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這是前世未見的取銅新法。

雜物——各州郡多有手工業特產，如桂林造面具一副凡八百枚，老少美醜無一相似。長沙製茶具絕妙，最高價一副值黃金一千兩。臨安作坊尤盛，如篦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鈒（音澀，飾金工）作等。凡日常用品都有作坊。手藝工匠各有行老（老師傅），行老每天坐茶店，工匠前去會聚，諸商行添僱工人，到茶店請行老介紹。照馬可波羅行紀說，『杭州城有十二種職業，各業有一萬二千戶，每戶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戶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這種職業主人（工廠長）自己都不操作，只是指使工人作工。生產品供給附近許多城市消費』。這似乎已是手工工場的組織了。

（六）貨幣

南宋每年鑄錢不多，現錢又悉被朝廷及富室收藏，國內公私買賣支給全用楮幣。楮幣有會子、鈔引、川引、淮交、湖會等名目，會子票面分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代替現錢行使。鈔引是商人取茶鹽香貨的憑證，川引淮交湖會是限在特定地區行用的楮幣。楮幣本錢有限，甚至不設本錢，任憑朝廷印發，無信用可言，如川引一貫曾跌價至一百文。南宋末年，國家歲入一萬二千萬貫，歲出二萬五千萬貫，朝廷全賴增發楮幣，來填補虧空。物價飛騰，楮價益落，人民生活陷入無可拯救的慘境。

（七）戶口

金人侵入中原，北方漢族大量向東南遷移。紹興三十年全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趙擴時全國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

十五。平均一戶有兩口。浙東西江東西四路，有口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佔全人口的半數。兩浙戶口率，十戶有口十五，四川戶口率，十戶有口二十。兩浙人口比四川繁盛，戶口率卻比四川小，顯然隱漏甚大。宋制按戶等課稅，按戶等派役，人民盡可能分家，改大戶為小戶，藉避稅役。南宋稅役更苛，隱口自然也更多。元朝括江南戶口，平均一戶得四口半，照此計算，南宋人口當在六千萬左右。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

——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

北宋趙佶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生女真酋長完顏阿骨打稱帝（太祖），國號金。阿骨打在位九年，盡奪遼地，遼主耶律延禧（天祚帝）西奔夾山（綏遠五原縣西北）。阿骨打死，弟吳乞買（太宗）立，擒獲延禧，遼亡。金起兵滅遼凡十二年。吳乞買滅遼後，出兵伐宋，破開封，俘趙佶趙桓，北宋亡。用兵凡十六個月。金本野蠻落後的小種族，依靠兵力摧毀腐朽不堪的遼宋統治階級，自然容易成功，可是廣大的遼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的頑強反抗，迫使金人深感統治中國的困難。吳乞買死，完顏亶（熙宗）立。他在漢族忠義民兵壓力下，放棄武力吞併南宋的野心，承認南宋為藩屬朝貢國，集中軍隊鎮壓中原漢族的反抗。自阿骨打至完顏亶凡三十四年，是金的創國時期。

完顏亮殺完顏亶自立，遷都燕京，又遷開封，大舉伐宋，兵潰被殺。完顏雍（世宗）立。雍在位二十九年，死。完顏璟（章宗）立。自亮至璟凡六十年，這一時期中，南宋恢復中原的力量早已消滅，金得繼續鎮壓漢族的反抗。同時女真族接受中國文化尤其是腐朽的一部份，貴族官吏以及兵士（凡女真入

都當兵）奢侈淫惰，紀綱敗壞，獷悍善戰的舊俗完全喪失。北方蒙古族興起，金全力支吾，僅能自守，亡國危機，不可避免。

完顏璟死，完顏永濟（衛紹王）立。宗室爭位內亂，永濟被殺。完顏珣（宣宗）立。珣畏蒙古，遷都汴京。南宋西夏合蒙古兵三面夾攻，金北守黃河，西守潼關，東守邳州（江蘇邳縣），山東、河北、陝西盡被蒙古奪取。珣死，完顏守緒（哀帝）立。蒙古、宋聯兵滅金。自永濟至守緒凡二十六年。金亡（一二三四）。

金朝興亡，略如上述。少數女真人統治廣大土地和廣大異種族人民至一百二十年，趙構秦檜替它消滅漢族抗戰力量，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不過金人能利用趙構秦檜求降機會，在北方建立適合時宜的各種制度，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確有它的統治能力和方法，這種方法，多數為後來侵入中國的異種族所採用。

（一）疆域

金國疆域東至海，東北與高麗為鄰，西至積石（青海積石山）與生羌接壤，西北與西夏交界，北過陰山（內蒙古），南與宋劃淮水中流及唐（河南唐河縣）、鄧（河南鄧縣）、大散關為界。地方萬餘里。置上京（遼寧開原縣）、東京（遼寧遼陽縣）、北京（熱河平泉縣）、西京（山西大同縣）、中都（北平）南京（河南開封縣），又置咸平（遼寧鐵嶺縣）、河北東（河北河間縣）、河北西（河北正定縣）、山東東（山東益都縣）、山東西（山東東平縣）、大名府（河北大名縣）、河東北（山西太原縣）、河東南（山西臨汾縣）、京兆府（陝西長安縣）、鳳翔（陝西鳳翔縣）、鄜延（陝西延安縣）、慶原

(甘肅慶陽縣)、臨洮(甘肅臨洮縣)等路，連五京一都凡十九路。

(二)政治

官制——完顏亶廢女眞舊官號，採遼(南面官)宋舊制頒行新官制。完顏亮又稍改革，自此官制確定。中央官制最高是尚書省，置尚書令一人，總管國政(職權同宰相)。下分吏(掌內外文武官遷調)戶(掌財政)禮(掌祭祀學校科舉醫卜僧道)兵(掌軍政)刑(掌刑法)工(掌工程)六部。每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或二人。又在重要地區設行臺尚書省，代中央行施職權，簡稱行臺或行省(地方大單位稱行省始此)。完顏雍時有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完顏璟明昌四年，有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員，內女眞人四千七百五，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泰和七年，官數增至四萬七千餘員。內外官數女眞契丹漢人有一定的比例，某些專門技術官如翰林學士院(撰文辭)司天臺(天文臺)等，漢人比女眞契丹人多。收買契丹族漢族上層份子，共同分配官職，協力鎮壓人民，這就是統治法的重要部份。

高級官多金人自做，中下級官漢人最多，契丹人較少。爲要更廣泛的收買漢人，特創吏員(胥吏)也算正班官的制度。唐宋以來，吏員與隸役同看作賤職，士大夫自命清高，寧死不肯做吏。金制進士及終場舉人(連考四次)補吏員缺，與官員同樣有班次(官階)、俸給、升遷、調補，儼成一種低級官員。金世吏員出身升遷至宰相副相多至十餘人，因此士大夫做吏並不視爲可恥。完顏珣南渡(遷都汴京)以後，吏權更重，升遷更速，士人爭着要當吏員，無形中仕途擴大數倍。(吏缺遠比官缺多)歷朝官職少求官人多，容易引起怨恨叛亂的危機，被金人相當的解決了。

地方下層組織——戶有數等。有物力(財產)稱課役戶，無物力稱不課役戶，女眞人稱本戶，也稱

猛安，謀克戶，漢人及契丹人稱雜戶。猛安謀克的奴隸得放免爲良，仍隸屬本部（稱爲驅丁）稱正戶，良人被沒入官，隸屬宮籍監（掌皇室土地和奴隸）稱監戶，奴婢沒入官，隸屬太府監（掌皇室財用）稱宮戶，寺院奴隸稱二稅戶，普通奴隸稱奴隸戶。每戶推年長人充戶主，五戶爲鄰，五鄰爲保，使互相檢察，一家藏匿姦細盜賊，全保連坐。京府州縣城廂置坊正，村社（鄉村）按住戶多少置里正（鄉長），村社三百戶以上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主首佐里正檢察居民平日行動，又推壯丁若干人佐主首巡捕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置寨使一人，職務同主首。寺觀置綱首。凡坊正里正由富民出錢僱強幹可信人充當。戶口調查三年一次，每戶男女老幼姓名年齡生死，由里正主首寨使查實報官，轉送戶部。

軍制——女真族人民平時佃漁射獵，有事當兵出戰。部落長平時稱勃極烈，行軍時稱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阿骨打規定三百戶爲一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猛安謀克本是女真族世襲的貴官，後來侵入遼宋，自知人少力弱，對異族人也賞給猛安謀克名號，誘令出力。如遼人訛里野只有一百三十戶，漢人王六兒止有六十五戶，都賞做謀克，王伯龍高從祐都賞做猛安。完顏亶皇統二年（紹興十二年），趙構降服，五年，廢除遼人漢人渤海人承襲猛安謀克的制度，兵權全歸女真本族人掌握。

爲鎮壓中國人民，吳乞買天會十一年（紹興三年）徵發女真土人散居漢地。完顏亶天眷三年（紹興十年）創置屯田軍，徙女真契丹奚五六萬人，入居中原。此後猛安謀克陸續遷入內地，奪民間良田做產業，官給耕牛，使儲糧食，習騎射，修武備，監視漢人。同時獎勵猛安謀克戶與漢人通婚姻，希望漢人對金仇恨逐漸消失。金兵侵入中國，肆意擄掠，生活富裕，完顏亶時已腐怯不可用。亶始創簽發漢軍的

制度。每有征伐及邊警，下令簽軍，不問民家（不課役戶）丁壯老幼，悉被捉去當兵。簽軍制既可減少金兵的死傷，又免漢族乘機起義，動搖它不穩固的政權。又有家戶軍（課役戶），依家戶高下定應出丁數。皇統二年，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姑婦二人，持產業契券赴元帥府訴稱父子早已陣亡，無人再可充軍，願盡納產業入官，求免軍役。元帥怒，加二人阻壞軍法罪，即時斬首。

（三）經濟

奴隸——奴隸的來源是俘虜、罪人及欠債的窮人。女眞族軍事勝利後，佔有大量田地和奴隸，普通女眞人（猛安謀克戶）依田他牛具（牛三頭稱一具）奴婢數目，作貧富標準。他們強奪民間田產，驅迫奴隸耕種（奴婢出力有功，主人賞給婚配，算作獎勵），自己奢侈遊蕩，酗酒驕惰，並不許子弟務農，認爲農耕是一種恥辱。後來索性出賣奴隸，任令田地荒廢，或租給漢人，預借三二年租錢，供目前的浪費。朝廷定刑律，嚴禁女眞人賣去奴隸，計口授田（每人三十畝）。強令自耕，除非人力實在不足，禁止租給漢人。這當然不會發生什麼效力，只會使田地更多的荒廢。女眞人在完顏亶時代，開始成爲既不能耕作又不能戰鬥的廢物。完顏雍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統計，猛安二百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平均一謀克有奴婢七百人以上。事實上謀克貧富不均（新謀克富，舊謀克貧），有些謀克裏面，奴婢僅一二人，富謀克幾乎擁有奴婢的全數。

金皇帝是最大的奴隸主，宮籍監太府監所屬奴婢數目，史無記載。完顏雍自稱做公爵時，有奴隸一

萬，畜產數千，其他貴族，可以類推。高等貴族占田無限，次等貴族如參政納合椿年占田八百頃，太師耨盌溫敦思忠等親屬計七十餘家，占田三千餘頃，落兀者與婆薩爭奪懿州（遼寧北鎮縣）地六萬頃。山西良田多被權貴侵占，僅僅一口的小家，占田多至三十頃。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統計，在京宗室貴族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牛具三百四。上列數字，絕不可信，金制女眞人按財產納物力錢牛頭稅，高等貴族自然少報財產，減輕稅錢。完顏亮南伐，完顏雍一萬奴隸，數千畜產，不曾差一人一馬從軍，可見尚書省統計，比實際數目要小得多。

租稅——官田稱租，私田稱稅。女眞戶田稅稱牛頭稅或牛具稅。牛頭稅每牛一具佔四頃地，每年納租一石，平均每畝納租二合半。私田稅每畝夏稅三合，秋稅納五升，禾秸一束，重十五斤。這似乎是很輕的兩稅制，可是事實却大謬不然。民間所有良田，全被朝廷搭爲官田，殘留土地，又被豪強侵占，金史食貨志所說『山西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下惡地』，又說『貧民土瘠稅重』，可見實際田稅是很重的。田稅以外，又有所謂物力錢，凡園圃住宅車輛畜產種植（桑棗等樹木）藏鏹（銀錢）無不照數定稅，按稅派役。人民破產失業，不得不流亡或投官田充佃戶，佃戶納租每畝至少五斗，比私田稅加重十倍。剝削佃戶的利益，比奴隸優厚，因此朝廷屢次釋奴爲良，增加佃戶的人數。

貨幣——金銀現錢被皇帝貴族官僚吸收儲藏，公私支付，專用交鈔。票面一貫至千貫稱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稱小鈔。朝廷濫發大鈔，幣制紊亂，信用喪亡，物價騰踊，完顏璟時，一萬貫鈔止買燒餅一枚。

中原地區在不斷括官田括荒地括牧地（荒地牧地都是民地）括粟（奪人民糧食）以及各種苛重租稅、公賣（鹽、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等剝削下，人民經常食野菜活命。完顏璹時，河南軍民田總數一百九十七萬頃，實際耕田數止九十六萬頃，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田數止九萬九千頃。這說明極大部份土地荒廢了。猛安謀克人散居鄉村間，依勢橫行，或為盜賊搶掠財物，或放獸畜嚙毀民家桑棗，或砍伐桑棗森林當作薪柴賣錢，幾百萬無業遊手在貧苦的鄉村中日常進行破壞工作，形勢將是何等的嚴重。

總之，黃河流域在異族長期統治下，農業遭受空前的破壞（主要是括田），工業商業也極端衰落，黃河以南淮水長江以北廣大肥沃地區，變成一望荒涼的邊疆戰場，眞是不可計數的大損失。

（四）文化

吳乞買時代始製女眞文字，翻譯些中國書（經史）教女眞人學習。南宋初金兵到曲阜，指孔子像駡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中國）之無，是你說的麼？」一把火把孔廟燒毀。金兵將發掘孔子墓，宗翰問高慶緒，『孔子是什麼人？』答『古代大聖人』。宗翰道，「大聖人墓那可掘」，下令禁止。完顏亶開始知道統治中國，必需尊孔養士，天會十五年，上京立孔子廟，天眷三年封孔璠為衍聖公，亶親到孔廟，北面再拜。完顏雍立諸路女眞學校，設譯經所，翻譯易經書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等書頒行女眞學。完顏璟修復諸州縣孔子廟，典章文物，完全模倣漢族。完顏雍立漢人學校十七處，養生員共一千人，後又據州府戶口比例增立學校六十處，增養生員一千八百人。每一生員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收租三十石。完顏亶定官制，依漢法，令官員披朝服戴冠執笏，女眞人頭悶身癢，叫苦

罵道，「都被你們漢兒立法拘束殺我們了，受這樣的苦！」不久，女眞人加速漢化，連本族文字語言都忘了，騎射自然更荒疏。完顏雍屢次下詔保存舊俗，禁止漢化，絲毫不發生效力。

（五）對漢族的壓迫

漢族人民受了上面的各方面的壓迫，還受特別的種族壓迫（契丹族受壓迫較輕）。就是投降金朝的漢官，生命依然危險。完顏亶令翰林學士張鈞起草赦詔，文辭中有「顧（語助詞）茲（此）寡（德薄）昧（才短）」及「眇（小）予小子（皇帝自謙稱予小子）」兩句。女眞翻譯官對亶說，「漢兒可惡，託文字罵我主上」。亶驚問罵什麼？翻譯官道，「寡是孤獨無親，昧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兒」。亶大怒，立刻捕張鈞，親手剁成肉醬。對降官尙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六）漢族的反抗

趙構秦檜降金以後，北方忠義民兵在長期孤軍苦鬥中逐漸潰散，他們對金人的仇恨，對祖國的懷念，却永遠沒有消失。南宋使官樓鑰「北行日錄」記載路上遇見的北方漢人，雖然他們已經是長久處在金人統治下的人民，並不曾親身經歷過金軍侵入時的殘暴行爲，可是他們始終認定誰是敵人。他們對樓鑰說，「我聽父母講，生計人口都被他（金人）壞了，我們只喚他是賊；所有河南北錢物都被搬向裏（內地，金稱上京爲內地）去，我們更存活不得。父母在世，時常囑咐我們說：我是沒望的了，你們總會再見快活世界。那知就擱三四十年，還沒有官軍到來」。他們又說，「漢人被簽發南伐，誰也不肯當眞出力，一遇王師（宋軍），假意呼喊，乘機潰散，如果眞出力，南兵如何敵得？符離戰役（趙眘北伐），東京（開封）守備空虛，我們天天盼望南兵來，好起兵接應，想不到南兵急遽退走」。樓鑰所記

的談話，正代表了北方漢族人民普遍的心情。

從金建國到滅亡，統治階級始終被漢族人民反抗着。史家稱爲小堯舜的完顏雍，算是金朝政治最好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九年，規模較大的漢人起義，寫在本紀的有十餘次。大定三年，東京僧法通起義。九年，冀州民張和等起義。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等起義。十二年，鄜州民李方等起義，同州民屈立等起義，冀州民王瓊等起義。十三年，洛陽縣民聚衆攻廬氏縣，殺縣令李庭才，逃入宋境。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起義。十八年，獻州民殷小二等起義。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起義。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準備起義；恩州民鄒明等準備起義。二十三年，潞州涉縣民陳圓等準備起義。這樣前仆後繼的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最後勝利無疑是屬於未來的大規模起義。據金史記載，完顏璟泰和七年，全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這是金朝戶口最高的記錄，其中女眞戶口若干，未曾註明。完顏雍大定二十三年，女眞戶六十一萬（包括奴隸戶）。自大定至泰和凡二十五年，如果戶口增加一倍，也止占戶口總數七分之一，其餘都是被剝削被虐待的異種族，漢族在各異種族中佔極大多數，聯合各族推倒女眞族的統治，並不是難能的事。

起義規模正在逐漸擴大的過程中，北方新興的蒙古族挾絕對優勢的武力，把金擊滅了。偏安東南的宋，接着也滅亡，中國人民恢復祖國的時機，又延遲了一百年。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

（一）蒙古族

蒙古族金人稱爲韃靼，又稱達達兒，有白韃黑韃二部。白韃居臨潢（熱河巴林旗）陰山以北，盧朐河（外蒙古克魯倫河）以東，分生熟二部。熟韃靼居近漢地，能耕種，金人稱爲乣族（古時奚族）。生韃靼游牧爲生，金人稱爲沙陀，或稱阻韃。地不產鐵，箭用骨鏃，金初得中國鐵錢，始製鐵軍器。吳乞買時代，白韃酋長某自稱大蒙古國，改元天興，號太祖元明皇帝。這顯然是漢人流入蒙古，帶給他們一些中國的文化。完顏雍畏蒙古漸盛，每年出兵，向北勦殺，稱爲滅丁（消滅丁壯）。蒙古殘破，分十餘部，逃竄沙漠，怨恨金人，連年入邊寇掠。完顏璟費錢百萬貫，築長城數百里，令乣部二十七族戍守。白韃凡七十二種，鐵木眞起兵南侵，白韃諸部先後歸附，充鄉導共伐燕京。

鐵木眞屬黑韃靼部，祖先出自突厥族，酋長姓孛兒只斤氏，突厥語意爲灰色眼睛。因灰睛是貴種，衣服也尚灰暗色，黑韃靼由此得名。最初遷居斡（音挖）難河（黑龍江上游鄂嫩河）源不兒罕山（肯特山）下的祖先，夫名孛兒帖赤那（譯義爲蒼色狼），妻名豁埃馬闌勒（譯義爲慘白色牝鹿），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十代孫名朵奔蔑兒干，娶妻名阿蘭豁阿，生二子，朵奔蔑兒干死，阿蘭豁阿自稱與神靈交通，又生三子。凡後生三子的子孫稱尼而倫，譯義是清潔人（神靈子孫），前生二子的子孫稱塔立斤，譯義爲平常人。阿蘭豁阿縛五箭成束，教五子道，你們兄弟五人，好比這五支箭，分開容易折斷，合成一束，無人能折，你們如果五人一心，可以堅強莫敵。這個教訓，她的子孫歷代相傳，成爲團結族人的重要基礎。

阿蘭豁阿死，第五子勃端察兒分不到家產，騎一匹青白馬出去流浪求食。統格黎河有游牧人數十家，勃端察兒跑來告訴兄往攻，游牧人降服，自此始有部衆。勃端察兒數傳至海都始稱汗（大酋長）。

海都數傳至合不勒，殺金國使人。合不勒死，堂弟俺巴孩繼立爲汗。俺巴孩被塔塔兒部（游牧地在呼倫貝爾）捕獲獻給金國，金主完顏亶製木驢，釘俺巴孩在木驢背上。俺巴孩將死，告隨從人道，你回去告訴忽圖剌（合不勒第五子）替我報仇，又使人告完顏亶道，你慘殺我，我的伯叔兄弟，一定要報仇。完顏亶笑答道，你們儘管來，我不怕。忽圖剌糾合諸部，與塔塔兒部大戰十三次，又大敗金軍，與金結成世仇。

忽圖剌死，諸部會長爭汗位，各立部長，不相統屬，尼而倫部推也速該（合不勒汗的孫兒）爲部長，屢與金人及塔塔兒部戰，聲威頗振。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部衆多叛去。後來長子鐵木眞長大，雄武善戰，諸部漸來歸附，完顏雍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衆推鐵木眞爲汗。完顏璟泰和六年，南宋趙擴開禧二年（一二〇六）鐵木眞在斡難河源大會部衆，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國號大蒙古，羣臣共上尊號稱成吉斯汗。（成吉斯譯義爲天賜，一說成是剛強，吉斯是多數，意謂許多剛強者的大汗）。

（二）蒙古滅金

鐵木眞稱帝六年（一二一一）登克魯倫山祭天，立誓替俺巴孩汗報仇。三月，率兵渡大漠南下攻金，大破金將紇石烈胡沙虎、紇石烈九斤等軍四十萬，金國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消滅。蒙古軍前鋒哲伯乘勝入居庸關，游騎至中都（北平）城外。七年八年連破金軍，分兵抄掠兩河山東九十餘城，數千里間燒殺一空。胡沙虎兵敗獲罪，殺完顏永濟，擁立完顏珣爲金帝。九年，蒙古軍攻中都，金人用火炮守城，久攻不能下，鐵木眞許金講和，退兵出居庸關。完顏珣駭懼，貞祐二年（一二一四）遷都南京（開封）。

金人南遷後，統治階級依舊腐朽奢侈，絲毫不能改革。宮廷及東宮（太子宮）浪費與盛世無異，隨朝官員及諸局（如尚衣局尚食局近侍局等）承應人（辦事人）一個也不裁減，貴臣豪族軍官互比奢華，衣服車馬，鬥新競麗，京城止有金寶珠玉衣服犀象買賣，最稱利市。統兵將帥不是貴家出身的紈袴子弟，便是鑽營無恥的卑賤鄙夫，平時意氣自豪，尅扣軍資，縱士卒威逼人民貢獻財物，一遇敵兵，驚駭逃遁。軍隊組織，二十五人置謀克一人，蒲輦（比謀克低一級）一人，旗鼓司、火頭共五人，戰士僅十八人。四謀克置千戶一人，統率戰士不滿百人。千戶上有萬戶副統都統副提控等官。每一軍官有俸給有券糧，一人兼兵士數十人的糧餉，士卒飢寒，從不過問。南遷時帶來河北軍戶（多數是女真人）百餘萬口，官給衣食，每日領粟一升，歲費粟三百六十餘萬石，超過河南路全年租米一倍以上。朝廷大括民田，強指爲荒地牧地，分配給軍戶，每人三十畝。這些軍戶是既不能耕又不能戰的廢人，得田任令荒蕪，仍仰口糧過活。沿黃河每三十里築一堡寨，搜括居民充守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多是游手無賴，強令人民供應精美酒食，恣意詐財，敵至竄匿不出，敵去又出頭騷擾。當時滿朝君臣，對人民止知勒索錢物（括田括粟括錢括衣），鎮壓反抗，對蒙古止知哀求講和，希望苟活；朝會議政，辯論些瑣碎細事，紛爭不休，談到軍國大計，彼此互推責任，避嫌不發一言，偶或議定辦法，例不執行。敵來危急，君臣相對涕泣，束手無策，敵去大設筵宴，慶賀太平，洋洋如無事。

金人完整的領土，只剩河南一路，完顏珣決計侵略南宋西夏求些補償。南宋趙擴也正想乘金國危困，出兵北伐。趙擴嘉定十年，完顏珣興定元年，這兩個怯懦貪鄙的國家，從大散關到兩淮全邊境，開始了兒戲式的戰鬥。兩國連年用兵，直到金亡，沒有停止過。人民供給浩繁的軍費，又遭殘酷的殺掠，

受禍極重。金夏戰鬥到完顏守緒正大二年才講和停止。正大四年蒙古滅西夏，西夏亡（一二二七）。

三個滅亡的國家，在強敵重壓下，還長期互鬥，自耗國力。南宋因用兵財政愈益窮困，金因用兵失山東兩河陝西，夏因用兵首先力竭亡國。鐵木真用遠交近攻策約宋攻金，自己提偏師出入邊境，坐收虜掠的大利。金據河南一路，與三國交戰，自然受損最大。

久苦種族壓迫的中國人民，乘金統治力衰弱，紛紛起義。完顏珣貞祐二年，紅襖軍（著紅衣）首領楊安兒據益都（山東益都縣）起義，濰州（山東濰縣）人李全、李福、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子、洋子灘等起兵響應。楊安兒與金將僕散安貞戰，部屬徐汝賢有衆十萬，棘七有衆四萬，史潑立有衆三十萬，郭方三、歐格兩人所率兵數不詳，當不下數萬。起義軍由廣大民衆參加，即此可見。楊安兒戰敗被殺，部屬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溫等擁衆數萬，擁安兒妹楊妙眞爲主，號姑姑。妙眞勇悍善騎射，嫁給李全，全兵力益強。河北紅襖軍首領周元兒攻破深州祁州及束鹿安平無極等縣，山東紅襖軍首領郝定攻破濮兗單等州縣。太康縣民時溫、劉全，東平府民李寧起義，河南南陽五朵山民魚張二等數千人起義，平定州民閻得用起義，輝州民宋子玉起義，山東膠西黑旗軍起義，陝西木波軍起義，金義勇軍（金朝廷組織的民兵）據碭山縣起義，河北起義軍進犯封邱開封界。以上止是簡略的舉例，說明金國境內到處發生人民起義軍，甚至開封附近也還受攻擊。散居民間的猛安謀克戶，多數被起義軍殺死。大抵起義軍中紅襖軍聲勢最盛，首領中李全兵力最強。起義軍首領多歸附南宋，接受官號，同時懷抱野心，貪圖富貴，並不堅持種族鬥爭的大義。南宋統治者全是些昏君姦臣，止能亂給官號，多發糧餉，收買暫時的順從，終於紛紛叛去，投降蒙古。首領中僅彭義斌一人，率孤軍經略河北，力抗蒙古軍，趙昀寶慶元年，

在內黃（河南內黃縣）戰死。

衰亂的金國，外與蒙古宋夏戰，內與人民起義軍戰，應該很快就滅亡了，可是事實却並不這樣，自完顏珣南遷到完顏守緒亡國，前後支持了二十一年，還不能說金國本身還有什麽力量，原因是在南宋兵力比金更衰弱更怯懦，起義軍首領互相猜忌吞并，不能團結統一，尤其重要的原因是蒙古對金戰爭，起初專主虜掠，得地不守，後來主力軍西征，偏師不入中國，自不能一舉滅金。

完顏珣興定元年（成吉斯十二年）鐵木眞自率大軍向西遠征，命木華黎統蒙古乣漢諸軍南伐。木華黎改變得地不守的舊習慣，凡奪得重要城邑，設立行省，派官吏率兵駐守，遼西遼東山東河北山西及陝西一部，全入蒙古國版圖。成吉斯十八年，木華黎死，戰事停頓。成吉斯二十二年鐵木眞死（一二二七）子窩闊台立，窩闊台二年（一二三〇），親率蒙古主力軍伐金，金集重兵守潼關，窩闊台軍分南北兩路，皇弟拖雷率南路軍攻入宋境，經饒風嶺（陝西洋縣）渡漢水，大破金元帥合達副樞蒲伊剌蒲阿軍，取金鄧州城。合達、蒲阿奏報大捷，金君臣歡喜，汴京解嚴，不設守備。窩闊台北路軍破河中府（山西永濟縣），由河清縣（河南孟津縣）白坡渡河攻破洛陽。南北兩路軍在鈞州（河南禹縣）會合，大破金步騎軍十五萬人，擒合達、蒲阿，進圍汴京。窩闊台得病北歸，拖雷病死。蒙古大將速不台攻汴京，完顏守緒逃奔歸德，又逃蔡州（河南汝南縣）。蒙古遣使約宋出兵共滅金，許成功後給宋河南地。窩闊台五年，宋將孟珙帶兵二萬糧三十萬石會蒙古兵圍蔡州。次年蔡州破，完顏守緒自殺，金亡（一二三四）。

蒙古伐金，金求和凡六次。完顏珣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珣獻公主及金帛請和。貞祐三年，珣在汴

京，遣使請和，鐵木眞令獻河北地，去帝號，稱河南王，均不能從。興定五年，再遣使隨蒙嶺見鐵木眞請和，不許。元光元年珣又遣使至回紇國見鐵木眞請和，不許。完顏守緒正大六年，遣使弔鐵木眞喪，並請和，窩闊台斥逐金使，不許和。天興元年，守緒被圍，獻兄子完顏訛可作保證，令守城兵不得射蒙古兵哀求講和，速不台不許 。腐朽了的統治階級，北會幻想着講和的利益，再不會想到其他自救的道路。

（三）元滅南宋

趙昀端平元年，孟珙會蒙古軍滅金，蒙古劃陳（河南淮陽縣）蔡兩州東南地區給南宋。趙昀等自認獲得莫大的勝利，驕矜不可一世，乘蒙古兵退歸河北，令趙葵、全子才等率兵六萬進奪三京（開封洛陽歸德），速不台還軍來救，宋軍不戰潰逃，死傷無數。窩闊台怒，決計伐宋，遣使責趙昀破壞盟約，趙昀遣使謝罪。蒙古南宋四十六年的長期戰爭，從此開始。

蒙古攻宋可分爲四個時期，自趙昀端平元年至淳祐元年（窩闊台六年至十三年）凡八年爲第一期。這一期中蒙古軍主力西征，偏師南侵，無意滅宋。自淳祐二年至寶祐四年（乃馬眞皇后元年至蒙哥六年）凡十五年爲第二期。這一期中蒙古先因內亂，後來蒙哥登位，仍專力西征，無意侵宋。自寶祐五年至開慶元年（蒙哥七年至九年）凡三年爲第三期。這一期中蒙古主力伐宋，却因蒙哥病死，戰事停頓。自景定元年至趙㬎祥興二年（忽必烈中統元年至至元十六年）凡二十年爲第四期。這一期中忽必烈決心滅宋，在摧枯拉朽的形勢下，南宋滅亡。

第一期戰爭——自趙昀貪利毀盟開始，端平二年，窩闊台命皇子曲出率張柔等伐宋，皇子闊端伐秦

（甘肅天水縣）鞏（甘肅隴西縣）。端平三年，曲出攻破郢州（湖北鍾祥縣），闊端受命將汪世顯等降，入蜀攻破成都。曲出病死，張柔破襄陽樊城，進攻江陵。趙昀嘉熙元年，蒙古別路軍帥溫不花等入淮西，略地至蘄（湖北蘄春縣）黃（湖北黃岡縣）。嘉熙二年，宋懼請和，蒙古軍北歸，宋兵乘機取襄樊成都，戰事又起。嘉熙四年，張柔按竺爾分路南侵，趙昀淳祐元年，汪世顯取成都。窩闊台死，戰事停頓。

第二期戰爭——乃馬真、貴由時代，蒙古駐兵中原，鞏固邊境，張柔等曾深入至揚州，許宋請和退兵。蒙哥登位，命史權屯鄧州，張柔屯亳州，準備攻宋。

第三期戰爭——蒙哥七年，下詔大舉伐宋。八年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州（湖北武昌縣）、塔察兒攻荊山（安徽懷遠縣）分宋兵力，又令兀良合台引交（安南）廣（廣西）兵北還，會攻鄂州。蒙哥親率御營軍四萬號稱十萬自六盤山行宮（甘肅固原縣）分三路攻四川。蒙哥由隴州（陝西隴縣）入散關，莫哥由洋州（陝西洋縣）趨巴州（四川巴中縣）米倉關，孛里叉由漁關入沔州（陝西沔縣），明安答守關中。趙昀淳祐時，四川安撫使余玠相度形勢，依山險築青居（南充縣）大獲（蒼溪縣）釣魚（合川縣）雲頂（金堂縣）等十餘城，屯兵聚糧，準備堅守。余玠被讒自殺，他的防禦布置却收得很大的成效。蒙哥攻蜀，宋守將或敗或降，止有釣魚山守將王堅誓死不降，蒙哥督全軍猛攻不能破，九年七月，蒙哥病死釣魚山下，蒙古兵退走。

忽必烈聞蒙哥死，仍進軍渡江圍鄂州，別路軍破臨江（江西清江縣）入瑞州（江西高安縣），南路軍兀良合台破靜江府（廣西桂林縣）進攻潭州（湖南長沙縣）。宋君臣大懼，議遷都四明（浙江鄞縣），

逃竄海中避難。右丞相賈似道屯兵黃州，驚惶不知所爲，遣密使見忽必烈求和，願割江北地，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忽必烈聞皇弟阿里不哥謀奪帝位，許宋和，退兵北還。

第四期戰爭——蒙古兵退去，賈似道自稱各路大勝，鄂州圍解，滿朝不知議和納幣事，認爲功業無比，政權全歸賈似道。趙昀景定元年（忽必烈中統元年），忽必烈遣使郝經來徵歲幣，似道權祕計敗露，命眞州（江蘇儀徵縣）守將李庭芝拘捕郝經，不令入朝。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苦戰四年，到至元元年（景定五年）阿里不哥敗降，接着北方藩王海都等叛變，戰爭多年不能解決。忽必烈全力對付內亂，同時增強滅宋的決心。中統元年，蒙古君臣商定先取襄陽，直趨臨安，覆滅宋國根本，江淮巴蜀不攻自平的計劃。恰好宋瀘川安撫副使劉整據瀘州（四川瀘縣）叛降蒙古，教蒙古利誘襄陽守將呂文德，借通商名義，在樊城外築堡壘，駐兵抄掠。至元五年（趙禥咸淳四年）蒙古征南都元帥阿朮，都元帥劉整圍襄陽樊城，造戰艦五千艘，練水軍七萬人。襄陽守將呂文煥告急，賈似道擱置不理，某次趙禥問似道，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似道說，北兵早退，陛下從那裏聽來？趙禥道，剛聽宮女說起。似道借他事殺宮女。凡朝臣談及邊事，全被竄斥到外州縣去。至元十年，樊城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改國號爲元）兵用回回砲攻襄陽城，呂文煥降。元得襄陽，增兵十萬，大舉南伐。至元十一年，命伯顏都督諸軍，率阿朮、阿里海牙、呂文煥、劉整、塔出、董文炳、張宏範等分路並進。趙禥病死，賈似道擁立趙㬎（音顯）繼位。㬎年四歲。

至元十二年（趙㬎德祐元年），賈似道抽諸路精兵十三萬出禦元軍。宋養兵七十餘萬，軍官吞蝕糧餉，兵多空額，又因畏懼人民，不敢抽調過多，此時形勢危急，才抽出十三萬人去應戰。似道將後師。

駐魯港，夏貴率戰艦二千五百艘徧佈江中，孫虎臣將七萬餘人作前鋒，駐池州（安徽貴池縣）丁家洲。元水陸軍衝擊宋軍，孫虎臣夏貴不戰潰逃，似道大驚，棄軍逃走揚州。元軍追殺一百五十餘里，俘獲宋船二千餘艘，軍資器仗無數。元兵進逼臨安，宋宰相陳宜中主持和議，由趙㬎出面，請求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等向伯顏求和，叛將們正想滅宋立功，當然不理。朝廷多方探索講和門徑，忽傳宗室女趙孟桂在伯顏處充次妻有寵。太皇太后謝氏（趙㬎的祖母）遣人送金帛給孟桂，請她幫助說話，孟桂回奏說和議將成，謝氏又發金帛去，誇獎她的功勞。原來孟桂並沒有嫁伯顏，是奸官乘亂造謠，騙取財帛。和議既無法進行，官員們紛紛逃遁。朝堂人跡稀少，謝氏急得痛哭流涕，揭一張榜示道：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優待士人和官員），吾與嗣君（趙㬎）遭家（國）多難，爾大小臣未嘗（不曾）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朝官）叛官離次（棄職潛逃），外而守令（地方文武官）委（棄）印棄城，耳目之司（御史）既不能為吾糾舉（彈劾），二三執政（宰相），又不能倡率羣工（領導百官），方且表裏（內外）合謀，接踵宵遁（相率夜逃），平日讀聖賢書（經書），自許謂何（自稱學聖賢）？乃於此時作此舉措（行為），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

她雖然懇切挽留那些讀聖賢書的士大夫，到底止不住士大夫的潰散，後來上朝的文官止剩六人，其餘或逃或降。南宋是道學極盛時代，士大夫不說孔孟，卽說程（程頤）朱（朱熹），到這時候完全暴露了道學的虛僞。

德祐元年七月，張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大發戰艦萬餘艘泊焦山（江蘇鎭江縣）下抗元軍。阿朮用火箭燒宋船，張世傑等敗走。元軍分三路前進，阿剌罕率右軍，自建康（南京）出廣德（安徽廣德縣）趨

獨松關（浙江餘杭縣西北）；董文炳率左軍、范文虎充嚮導，由海道趨澉浦（浙江海鹽縣）華亭（江蘇松江縣）、伯顏率中軍、呂文煥充嚮導，趨常州（江蘇武進縣），約期會師臨安。十一月，元軍用人油砲（殺宋人煎膏取油作砲，燒城上木牌）破常州，屠城，僅七人伏橋下得免。進破獨松關。當時臨安有勤王義兵三四萬人，文天祥張世傑議背城血戰，令淮軍（李庭芝姜才堅守揚州）截元兵後路，萬一戰敗，退守閩廣。宰相陳宜中力主和議，說王師應該持重。文天祥議不可行。伯顏駐軍平江（江蘇吳縣），十二月，陳宜中遣陸秀夫等見伯顏，求尊大元皇帝為伯父，伯顏不許，又求尊為伯祖父，伯顏不許。次年正月，陳宜中請謝太后遣使奉表稱臣，尊大元皇帝為仁明神武皇帝，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求封小國，保存祭祀。伯顏不許。陳宜中計窮，請遷都避敵，謝太后不許。伯顏進駐皋亭山（臨安附近），偵騎至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趙㬎謝太后全太后）入海，自願率衆死戰，陳宜中不許。宮中請謝太后遣使奉降表獻納兩浙福建江東江西湖南兩廣四川兩淮現存州郡，伯顏受降表，令宜中到軍中商議降事，宜中當夜逃歸溫州（浙江永嘉縣）。張世傑劉師勇蘇劉義見朝廷不戰降敵，各率所部退出臨安，準備抗戰。文天祥奉朝命去元軍議事，被伯顏拘留不得歸。從江西帶來的義軍萬餘人，也被朝廷解散。三月，元軍入臨安，俘趙㬎謝全兩太后，宗室官吏三學（太學文學武學）學生及祕書監圖書天文地理圖籍戶口册祭器樂器儀仗北歸大都（北平）。

趙㬎還有兩個幼子趙昰（音是）趙昺，臨安危急時，逃往溫州。陸秀夫張世傑蘇劉義等擁昰昺二王入閩，據福州，尊趙昰為宋帝，改德祐二年為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文天祥從元軍逃來，率義軍進取江西。次年八月，天祥兵敗。炎興三年（至元十五年）四月，趙昰在碙州（廣東吳川縣南海島）病死，

年十一歲。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擁趙昺爲帝，改元祥興。十二月，文天祥兵敗被擒。祥興二年（至元十六年）二月，元將張宏範李恆進軍至厓山（廣東新會縣）；大破張世傑海軍，陸秀夫趙昺投海死，張世傑走海陵山（廣東陽江縣南海島）自溺死。南宋亡（一二七九）。張宏範在厓山石上刻『鎮國上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表示自己的奇功。明朝名儒陳獻章在紀功石上刻詩道，『勒（刻）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南宋滅亡的原因，正如黃震對趙禥所說：『當今時弊，一是民窮，二是兵弱，三是財匱（窮乏），歸根是士大夫無恥。』整個統治階級腐朽無恥，自然民窮兵弱財匱，敵兵長驅直入，沿路文武官員，望風投拜，連忽必烈也覺得驚異可恥。謝太后下詔書，諭令州郡官獻地降元，揚州守將李庭芝姜才射退謝太后使官，拒受勸降詔書。這眞是超脫庸俗腐舊見解，赤心對種族盡忠，不作一姓家奴的大英雄大豪傑。其他如文天祥從容就義，張世傑陸秀夫苦鬥海上，民軍首領李梓發黃賢死守南安縣城（江西大庾縣），他們寧死不屈的精神同樣照耀千古。

簡短的結論

極度腐朽的北宋政權，在新興的女眞族蹂躪下，迅速摧毀了。中原人民自動組織忠義軍，反抗異族的侵略，雖然僅僅在開始，却顯出偉大無敵的力量。南宋統治階級對忠義軍的態度，分爲兩派，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一派認忠義軍是盜賊，必需解散消滅，李綱宗澤一派認爲止有依靠忠義軍，才能驅逐金寇，恢復失地。趙構一派勝利了，中原忠義軍經過長期苦鬥，終於被金人鎮壓下去。

趙構一貫主張對金議和（投降），起初金人軍事上佔絕對優勢，決心吞併中國東南地區，自然不理趙構的哀求。在戰爭鍛鍊中，南宋出現了岳飛韓世忠劉琦等紀律嚴明，戰鬥力極強的新軍隊，從金強宋弱轉成宋強金弱的局面。這使金人感到中原忠義軍與岳飛北伐軍的配合，將失去自己已得的戰果，同時威信全失的趙構，也感到北伐成功，難免危及自己已得的地位。金宋利用姦細秦檜，提出殺岳飛停止北伐作爲議和條件，金允許趙構稱臣獻歲幣，南北分裂，從此確定。

趙構無恥求降，當時軍民一致不滿。苗傅劉正彥逼構退位，正是代表軍士的公意，鍾相楊么據洞庭湖聚衆自衛，正是代表人民的公意。尤其是楊么殺劉豫誘降使人，通知宋官糾察敵國姦細自由往來的光明行爲，適合階級利益服從種族利益的原理，這種原理，連岳飛也不能瞭解，趙構更不足道了。

南宋一代，朝廷竭力提倡程頤學說，趙構秦檜利用孔孟程頤來麻痺人民的頭腦，維持自己的政權。後來朱熹發展程學，完成道學（理學）的思想體系。南宋以後歷代統治者，無不繼承趙構秦檜的法術，把程朱道學作爲統制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

長江流域主要是兩浙路，因水利工程的進步，農產（米棉）非常豐饒。城市集中大量人口，工商業發展到高度。南宋國庫歲入總數超過北宋，說明東南地區的富庶。

廣大的北方地區，被野蠻落後的女眞族統治一百年，生產力遭受極大的破壞。完顏珣南渡以後，全國人口財物集中在河南一路。戰爭中消耗不算，疾病死亡也大可驚異。完顏守緒天興元年，汴京大疫，各城門抬出棺材九十餘萬具（窮人死亡還不在內），僧道醫生棺材商獲利極厚，朝廷對他們加倍徵稅。這個記載，未免誇大，河南損失慘重，却是事實。

蒙古族南侵，腐朽待斃的金宋兩國，不知合謀抵禦，反互相攻奪，自耗國力，終於先後滅亡，分裂的中國，在蒙古族武力攻擊下統一了。

第六章　異族統治下封建經濟停滯時代——元

——一二六〇年——一三六八年——

第一節　蒙古族的武功

過着遊牧生活的蒙古族，起初散居在貝加爾湖以南，大戈壁以北廣大地區，族衆繁衍，崇奉共同祖先，依血緣關係，組成許多大小氏族。大氏族包含數百家，小氏族數十家，每一氏族中又分出貴族自由民奴隸（奴隸數量不大）三種不同的身份。氏族長照例由某一家貴族世襲，但須經過有選舉資格者集會推舉，才能獲得族衆的信服。氏族集合成部，由氏族長集會推舉部長。部長主要的職務，是指揮部衆對別部氏族進行戰鬥掠奪，和公平分配掠獲物（家畜人口）。

部及氏族各有一定的共有牧地，家畜奴隸歸各家私有。與牧畜並重的事業是掠奪，家畜與人口是掠奪的對象。因爲強大的團體經常取得勝利，這使團結的範圍逐漸擴展；若干部聯合推舉合汗，進行更大規模的掠奪戰爭，當選做合汗的自然是部長中最強健的一人。

蒙古人飲馬乳，食牛羊及各種獸肉，擅長騎射，耐寒暑，習勞苦，視覺聽覺特別敏銳。行軍帶家畜一羣，不需米糧。馬從小教練，千馬一羣，進退嚴肅，馬上放箭，不必執持韁繩，緩急全如人意。一人有馬數匹，每日更換，馬力常有餘。軍士各攜一小帳、一革囊盛乳、一土鍋，渡河時革囊緊繫馬尾，人坐

馬上。武器主要是弓箭，望見敵人即放箭，避免接近作白刃戰鬥。善於僞敗逃遁，乘追軍不防，回身放箭，使受大損失，往往從敗逃中獲大勝利。

鐵木眞以前，蒙古人大體是這樣生活着。

（一）鐵木眞時代

（甲）鐵木眞統一蒙古諸部（一一八九——一二〇五）

兒而倫部長也速該死時，長子鐵木眞（蒙古太祖）年僅十三歲，部衆不願奉童子爲主，逃奔最強大的泰赤烏部（遊牧地在昔洛克河下游）。也速該妻訶額倫騎馬往追，止邀少數人回來。泰赤烏部長塔兒忽台忌鐵木眞勇武，屢謀殺害，幸得不死。鐵木眞娶弘吉剌部（遊牧地在塔塔兒部南，興安嶺西側）女孛兒台爲妻。蔑兒乞部（遊牧地在昔洛克河上游）來攻，虜孛兒台。鐵木眞向克烈部（遊牧地在斡兒渾河土拉河地方）部長脫里汗（王汗）及札答剌部（遊牧地在鐵木眞牧地附近）部長札木合乞援，二人合兵大敗蔑兒乞部，奪還孛兒台。當時諸部部長貪虐自私，獨鐵木眞對部屬重信義，號令嚴肅，分配財物公平，諸部壯士相率歸附，共推鐵木眞爲汗。札木合與鐵木眞爭馬發怒，糾合泰赤烏塔塔兒等十三部兵共三萬人來攻，鐵木眞迎戰失利，退保斡難河。泰赤烏等十一部推札木合爲合汗。鐵木眞聯合脫里汗大破札木合軍，滅泰赤烏部。札木合投降脫里汗。脫里汗兄弟內訌，弟額兒克合剌引乃蠻部攻脫里汗，鐵木眞命四良將（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稱開國四傑）往救，大敗乃蠻東部部長不魯汗。脫里汗子亦剌合忌鐵木眞強盛，札木合亦剌合勸脫里汗攻鐵木眞，脫里汗兵敗，札木合投奔乃蠻部太陽汗，脫里汗父子走死，克烈部亡。

克魯倫河流域黑韃兩大部被鐵木眞吞并了。

乃蠻部（突厥族）世居也兒的石河（額爾齊斯河）上游阿爾泰山地方，部長太陽汗，受札木合降，共謀滅鐵木眞。鐵木眞正想向西侵略，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他召集諸部兵大會喀爾喀河上（外蒙古車臣汗部東南境），頒佈札薩克（法令），立千戶、百戶、十戶（牌子頭）扯克必（侍從）怯薛（直屬親軍）等名號，汰去老弱，擢用新軍官。大軍沿克魯倫河前進，大敗乃蠻部杭愛山下，擒太陽汗，乃蠻部亡。太陽汗子屈出律率數千騎越阿爾泰山，逃奔西契丹（西遼）。鐵木眞回軍駐和林（斡兒濮河上游右岸額爾德尼昭）出兵屠滅世仇塔塔兒部，又令長子朮赤攻降嶺北森林中部落，闢地至北海（貝加爾湖）。漠北廣大地域，全被鐵木眞征服了。

（乙）鐵木眞南侵（一二〇六——一二一七）

鐵木眞征服漠北遊牧部落，所得不過人口家畜牧地，遠不及南方腐朽奢侈的金國，能滿足他的侵略慾望。漠北統一後，漠南白韃諸部，相率歸附。金愛王完顏大辯據遼東反，遣使來蒙古詳告完顏璟虐殺親族，荒淫不道等事，鐵木眞得知金國內情，定計伐金。因西夏與金親善，決先用兵西夏。

成吉斯二年，鐵木眞自率大軍攻西夏，次年還軍。五年，又攻西夏，西夏主獻女請和。六年，伐金。七年，契丹族耶律留哥叛金，聚衆十餘萬，歸降蒙古。十二年，令木華黎總統攻金軍，鐵木眞率主力軍遠征西域。

（丙）鐵木眞西征（一二一九——一二二七）

北宋末，金滅遼，遼宗室耶律大石率衆西奔，據葱嶺東西地區，建西遼國（西契丹）。西都號尋思

干城（塔什干城），國都號虎思斡耳朵（在伊犂西十餘日路程）。屬國東有畏兀兒國（回鶻）西有花剌子模國。畏兀兒建都交河（新疆吐魯番），受西遼監治官侮虐，聞蒙古勢盛，殺監治官來降。太陽汗子屈出律得西遼國主信任，與花剌子模國沙（國王）阿拉哀丁謨罕默德合謀滅西遼國，屈出律自立為國主，伐畏兀兒國。成吉斯十四年，鐵木真攻殺屈出律。

花剌子模滅西遼，分得土耳其斯坦地，國境東北至錫爾河，東南至印度河，南濱波斯灣，北至鹹海裏海，西北至阿特耳佩占。阿拉哀丁與哈里發（回教教主，意謂代天治事）那昔爾有仇，起兵攻報達（哈里發都城，在波斯灣西北，跨體格力斯河）。哈里發想報復，遣使勸鐵木真西伐。十四年鐵木真會師也兒的石河，衆號六十萬。阿拉哀丁恐懼，計無所出。蒙古軍進至錫爾河，攻訛脫剌兒城（錫爾河東岸）。大軍分為四路，察合台、窩闊台一軍留攻訛脫剌兒城，朮赤一軍西北攻氈的城，阿拉黑、速客圖、托海一軍東南攻白訥克特城，鐵木真、拖雷率大軍渡錫爾河，進攻布哈爾城（阿毋河東）。十五年，破布哈爾。鐵木真入教堂，命取酒囊置教堂上（回教戒飲酒），取經典墊馬足，使教士執馬韁，示侮辱意。又登講台諭衆道，「上帝命我作牧人，有權鞭韃衆人，如果你們不曾得罪上帝，天爲什麽生我？」鐵木真進攻撒馬爾干城（布哈爾東南），阿拉哀丁先逃去，蒙古四路軍會攻，五日城破，殺守城康里兵三萬，取工匠分配各營，俘民丁三萬充役夫，令餘民五萬獻金錢二十萬贖罪。鐵木真駐軍撒馬爾干，命哲伯出北路，速不台出南路，各率萬騎追阿拉哀丁，臨行指示兵法道，遇敵軍多切不可戰，應等待援軍；敵逃當窮追勿捨，降服的城堡不可殺掠，不降的攻下罰民爲奴，不易攻的捨去勿攻，切忌頓兵堅城下。阿拉哀丁逃入裏海小島病死，子札剌勒丁繼位，有衆六七萬。十六年，鐵木真往攻，札剌勒丁逃入北印度。

蒙古軍凡攻破城邑、屠殺非常慘酷，如破你沙不兒城時，脫忽察爾的妻率萬人入城，遇人畜便殺死（因脫忽察兒攻城受傷死）。拖雷聞有人伏積屍中，下令斬斷屍體頭。分男女髑髏堆成兩小山。城中止有工匠四百人免死。鐵木眞略平西域，置達魯花赤（掌印官、斷事官）等官，引大軍東歸。

十七年，北印度可弗義幽算端（蘇丹。回教國稱國君爲算端）襲據哥思干城，佔有西契丹故地。鐵木眞聞報，揮軍西返。算端棄城走鐵門（撒馬爾干南），屯兵大雪山。鐵木眞命郭寶玉追擊，算端逃入印度，鐵木眞率軍南出鐵門，渡阿母河至大雪山，北印度諸部酋長畏威降服。將進攻中印度，至齊喀納陵嶺（雪山），因氣候炎熱，引軍退還蒙古。

哲伯、速不台追阿拉哀丁至裏海西岸，藉口欽察部（突厥族，地在黑海裏海間）收留蒙古叛人，十七年，踰太和嶺（高加索山），渡阿速海峽，進攻欽察部。欽察酋長霍灘戰敗逃入俄羅斯境，向女壻哈力赤國主穆斯提斯拉夫求救。哈力赤國主遣使約計掖甫國主、扯耳尼哥國主等共禦蒙古軍。諸國主至計掖甫大會，推計掖甫國主迷思啓斯拉夫爲盟主；並請物拉的迷爾國主攸利二世出兵援助。俄羅斯聯軍八爲二千人，自帖尼博爾河特尼斯特河以至黑海東北，分南北兩軍迎擊蒙古軍。南軍計掖甫扯耳尼哥等部，北軍哈力赤欽察等部，哲伯速不台先敗北軍，又敗南軍，俄羅斯兵士十死八九，全國大震。蒙古軍西至帖尼博爾河，北至扯耳尼哥城，不再前進。十七年冬，經裏海北部歸國。

二十年，鐵木眞至和林行宮，分封四子，長子朮赤得康里欽察花剌子模故地，次子察合台得錫爾河東西契丹畏兀兒故地，三子窩闊台得葉密爾河（伊犂河）流域乃蠻故地，四子拖雷得和林山脈斡難河間蒙古本部地。蒙古慣例諸子成年，分家畜財物離父母自立門戶，最後財產留給幼子，因此拖雷分得蒙古

本部土地及最精銳將士十萬一千人。後來合汗繼承權轉入拖雷的子孫，原因在此。

二十二年，鐵木真率大軍駐六盤山，準備滅金。十二月，發病死。歸葬外蒙古肯特山南起輦谷。

鐵木真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侵略者，他不僅具備着巨大的野心，同時也具備着巨大的武力來實現他的野心。原來蒙古遊牧人慣習了極寒極熱的大陸氣候，生活樸野，不畏勞苦，幼年熟練騎射，把掠奪看作生活中極重要部份。信奉薩滿教，認人死是往生別一世界，生活與現世無異，死並不可怕。這些條件，使蒙古人成爲最能戰鬥的軍士。

長城外遊牧種族的勃興，首先必需經過團結統一的程序。可是團結統一，在部落和氏族間極難實現，彼此相互殺掠，結成不解的深仇，已是團結的大障礙，再加中國統治者，一向採用離間愚弄及武力摧殘政策，務求那些遊牧部落永遠過着愚昧原始生活，無力侵入中國。金對蒙古，起初也就是這樣。由於完顏璟以後，金國內部腐朽不堪，統制力逐漸衰弱，這給鐵木真最好的機會去統一蒙古諸部。鐵木真不止依靠武力戰勝強敵，主要的還在善於招誘別部人來歸附。公平分配掠奪物，是他完成統一事業的基本條件。在他指揮下，掠奪範圍擴大了，掠奪興趣增濃了，被征服部落大量加入掠奪隊伍。僅僅擁有宿衛八十人、散班七十人、隨馬七十二匹的鐵木真部長，二十餘年間，成爲征服廣大地域的成吉思大汗了。

鐵木真的戰術，首先是從多方面瞭解敵國的內情，不十分明瞭敵情，決不冒險進攻。他利用敵國投降分子，知悉對方的弱點，先送勸降書威脅，令納質降服。否則大軍分路如狂風暴雨樣進擊，屠殺鄉村人畜，使城市孤立，城外築長壘，驅俘虜立前綫，蒙古軍在後督戰。對守城人或甘言勸降，或僞敗誘

敵；施行各種詭計，必達大屠殺大掠奪目的，才滿足貪慾。同時鐵木眞敢於攻擊的國家，無不政治昏暗，內部散亂，充滿敗亡的因素。久受虐待的人民，倉猝被暴君驅迫與極度兇悍的蒙古軍戰爭，無數生命在侵略者的馬蹄下犧牲了。

（二）窩闊台時代

（甲）窩闊台滅金攻宋（一二三一——一二四一）

鐵木眞在世時，指定窩闊台（蒙古太宗）爲繼位人。鐵木眞死後，拖雷監國一年，窩闊台自西域封地歸蒙古，諸王百官大會克魯倫河，推舉窩闊台爲合汗。窩闊台三年，親率大軍伐金，拖雷、蒙哥（拖雷長子）從軍。六年、滅金。七年、命皇子闊端、曲出分路伐宋。

（乙）拔都西征（一二三五——一二四一）

窩闊台七年，命拔都（朮赤繼位人）及大將速不台率闊列堅（窩闊台庶弟）、鄂爾達、昔班、唐古忒、伯勒克（四人朮赤子）、貴由、合丹（二人窩闊台子）、海都（窩闊台孫）、貝達兒（察合台子）、不里（察合台孫）、蒙哥、不者克（二人拖雷子）等大舉西征欽察、俄羅斯。這是蒙古族最大的一次出征，鐵木眞子孫以及諸王駙馬萬戶千戶百戶或自行或派長子從行，人馬衆多，聲勢浩大。八年，各路兵會濟而嘱河布爾嘎城。九年入欽察，追擒強酋八赤蠻，裏海及太和嶺以北諸部悉平。大軍進入俄羅斯，陷莫斯科城。十年春，破物拉的米爾城，殺攸利二世。拔都一軍北進至那懷郭羅特城（俄羅斯北方大城），過泥淖不利騎兵，轉向西南。別一軍攻破禿里思哥城，殺城主瓦夕里入血渠中溺死。蒙哥、不里、合丹破阿速部都城蔑乞思。十一年春，各軍東渡亦的勒河，直至烏拉嶺西北。十二年冬，大軍渡帖

尼博爾河，破許推甫城，又破哈力赤城，俄羅斯南部大致平定。拔都謀攻波蘭及馬札兒（匈牙利），分五路進兵。貝達兒統北路軍入波蘭境，十三年春，大破普列西亞公亨利二世軍三萬人，殺亨利二世，進攻莫剌維亞，轉入匈牙利與拔都大軍會合。拔都大敗匈牙利王貝拉軍。合丹率軍追貝拉，貝拉逃入海島。合丹軍取道塞爾維亞會合拔都軍。當時羅馬教皇格烈果兒九世與日耳曼皇帝菲烈德里二世爭權互攻，歐洲各國恐怖萬狀，沒有一個強大力量能夠抵禦蒙古軍，幸而窩闊台病死，拔都率軍東歸，中歐西歐諸國得免兵禍。

拔都與貴由（蒙古定宗）不睦，中途稱病不進。貴由死後，拔都擁立蒙哥（蒙古憲宗）爲合汗，自己駐軍浮而嘎河下游薩萊地方，建斡耳朵（帳殿），號阿爾泰斡耳朵，譯意爲金頂帳，統治鹹海裏海太和嶺以北土地，號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拔都封錫爾河北岸地給長兄鄂爾達，斡耳朵白色，因稱白帳汗國。拔都又封烏拉河西岸地給第五弟昔班，斡耳朵藍色，因稱青帳汗國。

（丙）唐古征高麗（一二三五——一二三八）

窩闊台七年，命唐古率軍侵入高麗，蹂躪全境。十年，高麗力屈，稱臣降服。

（三）蒙哥時代

（甲）旭烈兀西征（一二五三——一二五九）

蒙哥三年，命旭烈兀（拖雷第六子）西征木剌夷國，木剌夷在裏海南，統治波斯大半部土地。國主築祕密宮室，畜養刺客，宮中音樂飲食婦女備極侈麗。選擇十二歲至二十歲強悍童子，先講授天堂福地如何快樂，繼使飲酒昏迷，送入祕宮，醒後任令縱情淫樂，爲所欲爲，又使昏醉出宮，依然貧苦。國主

告這些人道，你那次到的地方，就是謨罕默德所說的天堂福地，你能往殺某人，事成得再享快樂，不成身死，靈魂升天，一樣享福。因此木剌夷在回教國中最兇悍無道。蒙哥命旭烈兀殺盡木剌夷人。旭烈兀進軍攻下諸城堡。六年，國主兀克乃丁庫沙計窮出降，獻金玉寶貨求免死。旭烈兀下令不分老少，一律誅滅。

旭烈兀蕩平木剌夷，七年，進攻報達。報達是回教主哈里發的都城，跨體格力斯河分東西兩城，有騎兵十萬，步兵數更多，守備極堅固。旭烈兀、怯的不花、布而嘎等軍團東城，不花帖木耳、貝住等軍屯體格力斯河上下游，布置砲船，防哈里發逃走。八年正月，哈里發困極出降，蒙古軍入城大殺掠七日，軍民死八十萬人。旭烈兀見哈里發儲藏珍寶塔，大驚異，問哈里發道：「你積聚財寶做什麼用？你想不到你的敵人能奪取罷！你為什麼不分給戰士保護你的生命和城池？」哈里發無話可對，旭烈兀道，你既酷愛財寶，我讓你盡量去吃財寶罷，哈里發囚禁塔中，四日餓死。

埃及鄰國西里亞，建都他木古斯。旭烈兀藉口西里亞國主不來朝見，九年，分三軍攻破他木古斯城。旭烈兀聞蒙哥死，退兵，命怯的不花鎮守西里亞。

忽必烈封旭烈兀為伊而汗國，國境南界印度洋，東界阿母河，西界匈牙利，北界欽察汗國，統治波斯小亞西亞土地，與察合台欽察並稱三大藩國。窩闊台汗國衰弱，不能比三大藩。

（乙）忽必烈兀良合台征雲南安南（一二五三——一二五八）

蒙哥三年，命忽必烈率大將兀良合台（速不台子）自六盤山經西藏邊界遶長江上源分兵三路進攻大理國（雲南）。大理本漢滇國，唐時蒙氏兼并六詔，號大理國。五代石晉時段氏滅蒙氏，國分三蠻部：

烏蠻在滇東，白蠻在滇西，鬼蠻在滇東北黔地（貴州）。蒙古兵攻入，十二月，國王段興智敗降。忽必烈回蒙古，留兀良合台經略土地，凡得五城八府四郡及烏白蠻三十七部，由此雲南成爲中國的一省。七年，兀良合台攻安南，國王陳日煚請降。八年，蒙古軍入廣西趨長沙轉鄂州與忽必烈軍會合。

（丙）蒙哥攻宋（一二五八——一二五九）

蒙哥八年自率大軍攻宋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命兀良合台引兵北還會攻。九年，蒙哥死合州釣魚山下，蒙古全軍退走。

（四）忽必烈時代

（甲）忽必烈滅宋（一二七三——一二七九）

忽必烈至元十年，破宋襄陽城。十三年破臨安。十六年，宋主趙昺死，宋亡

（乙）忽必烈征日本（一二八一）

忽必烈在滅宋戰爭中，深感南方人民反抗力的堅強。至元十七年，命范文虎率南方軍士十萬人作主力，發動對日本侵略戰。他知道，戰勝自然有利，戰敗利益更大。諸將臨行請訓，他說：范文虎是降將，你們一定輕視他；將帥不和，未免可憂。范文虎請戰馬二千匹及回回砲匠，他說，戰船用不着這些，范文虎等棄軍逃歸，他並不重責，這都說明十餘萬人死在海外，正合他的心願。

十八年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高麗將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發，攻日本馬島壹岐島。范文虎李庭率蠻兵（南方軍）十餘萬戰艦三千五百艘至次能、志賀二島，兩軍會合。七月，至平戶島，移屯五龍山。八月一日，颶風大作，戰船破壞覆沒，將士溺死無

算。文虎等各擇堅好船逃歸合浦，士卒十餘萬留五龍山，悉被日本軍殺死。逃歸軍士僅于闐、莫青、吳萬五等三人。

（五）賽馬爾汗國征服五印度（一三九八——一七六五）

鐵木真以後，蒙古兵屢攻印度，常戰敗不得志。元末明初賽馬爾汗國主鐵木耳征服五印度，建立蒙古帝國。

元初，駙馬不賽因受封阿母河北土地，建都薛思千城。傳至賽馬爾汗時，國勢強盛，子孫因自稱賽馬爾汗國。元末，國主鐵木耳戰敗土耳其軍，恢復波斯地，又南并五印度，建都普加拉城。明朱厚熜嘉靖二年，賽馬爾國入貢，有王二十七人；嘉靖十三年入貢，王增至五十三人。四分五裂，勢力衰微。清弘曆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七），英吉利將官克萊武大敗蒙古兵，蒙古政權逐漸消滅。

蒙古族佔領土地，忽必烈時代最為廣大。東起朝鮮半島，西至波斯小亞西亞及俄羅斯南部，南至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群島一部（爪哇），北至貝加爾湖，造成世界史上空前的大帝國。其中中國滿州蒙古直屬元皇帝，置行省治事；高麗吐蕃（西藏）東南亞西亞諸國是朝貢國；西方欽察等汗國各自為政，名義上算是藩屬。

四汗國簡表

國名	領地	建都地	始祖	滅亡
欽察汗	東自吉利吉斯平原，西至匈牙利，據有歐洲東北部土地	薩萊（浮而嘎河下游）	拔都（朮赤子）	明朱見深成化十六年（一四八〇）爲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所滅。
察合台汗	阿母河以東至天山一帶土地	阿羅爾（新疆伊犁西）	察合台（鐵木真子）	明朱元璋洪武三年（一三七〇）爲賽馬爾汗國主鐵木耳所滅。
窩闊台汗	阿爾泰山一帶及新疆北部土地	葉密爾（新疆塔城縣境）	窩闊台（鐵木真子）	國爲元所滅，領地併入察合台汗國。
伊而汗	俄屬中亞南部伊蘭高原西及小亞西亞一帶土地	瑪拉固阿（波斯西北烏羅米亞湖附近）	旭烈兀（拖雷子）	元末爲鐵木耳所滅。

第二節　元朝的制度和政治

（一）忽烈而台制的廢除

蒙古舊俗，汗位傳給諸子中的一人，不專傳長子，更少傳授弟姪。兒子被指定爲繼位人，仍待部衆集會推舉，公認它的地位。這種集會，稱爲忽烈而台（大會議）。開會時推一人主議，預會人都有發言權；但絕少別舉非指定人。鐵木真的母弟哈撒兒善戰立功，妖巫說，上帝將命哈撒兒代位，哈撒兒幾乎被殺。鐵木真生四子，長子朮赤被疑爲蔑兒乞種（孛兒台檀孕時被擄），兄弟共推窩闊台繼汗位。鐵木

眞依慣例，財產精兵，分給幼子拖雷。鐵木眞死，諸王駙馬及諸大將召開忽烈而台，衆議多擁戴拖雷，斡赤斤（鐵木眞幼弟）察合台二人力主維持原議，經四十餘日的猶豫，才決定窩闊台繼位。窩闊台死，遺命傳位皇孫失烈門（闊出子），皇后乃馬眞氏矯旨立長子貴由，拔都爲首的諸王不肯附和，經三次忽烈而台，貴由勉強得立。貴由死，拔都用武力擁戴拖雷子蒙哥，窩闊台貴由察合台三系諸王多方反對，經三次忽烈而台，繼位權終於轉移到拖雷系。蒙哥死，皇弟忽必烈正率兵攻宋鄂州，忽烈而台推舉皇弟和林留守阿里不哥，忽必烈急回軍至開平府（察哈爾沽源縣北）自立爲皇帝（元世祖）。戰爭凡五年，阿里不哥敗降，蒙古忽烈而台制從此廢棄。

（二）帝位的爭奪

忽必烈破壞忽烈而台，引起諸藩王的武力反抗。阿里不哥敗後，窩闊台長孫海都（封地在和林北）聯合窩闊台察合台欽察三汗國與忽必烈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戰爭，至鐵木耳時代，海都死，察合台汗篤哇降，窩闊台汗國滅亡，戰爭才暫時停止。忽必烈採漢制，生前立皇太子，希圖確定帝位繼承人，可是事實並不符合他的願望。

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死。皇孫鐵木耳（成宗）立，在位十三年死。姪海山（武宗）立，在位四年死。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立，在位九年死。子碩德八剌（英宗）立，在位三年被殺。叔也孫鐵木耳（泰定帝）立，在位四年死。子阿速吉八（天順帝）立，在位一月餘，海山第二子圖鐵木耳（文宗）起兵逐阿速吉八自立。同母兄和世㻋（明宗）稱帝，封圖鐵木耳爲皇太子。和世㻋在位八月被殺，圖鐵木耳又立，在位五年死。子懿璘質班（寧宗）立，在位一月餘死，和世㻋子托懽鐵木耳（順帝）立，在

位三十七年，元亡。

自海山至懿璘質班凡八帝二十五年，一帝平均在位三年。當時皇后皇族大臣間行施各種陰謀暴力，互相殺奪，無暇顧及統治權的鞏固，這是元朝不能較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三）忽必烈創立制度

鐵木眞窩闊台相繼任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草創了不少統治漢族的制度。忽必烈早年，就瞭解到統治中國，必需採用中國舊有的統治術，因此留心羅致儒生，如竇默、姚樞、許衡、劉秉忠一類人，都加優禮。這些儒生替他想了許多方法，元朝制度大體在忽必烈時代建立起來。

改國號——至元八年，依劉秉忠議，取易經『大哉乾元』的意義，改蒙古爲大元，改國號詔書裏說：『秦漢隋唐原是一個小國的專名，作爲全中國通稱，未免不公。我現在做了萬邦的共主，一切人民都是大元人民，並不強令充當蒙古國的人民。』

服裝——蒙古侵入中原，依契丹女眞舊法，不強迫漢人改換衣冠，薙髮打辮。庶民除不得服赭黃色衣，其餘全存舊俗。儒生祭孔子，得用襴帶唐巾行禮。

定都燕京——蒙古人築城，從窩闊台開始。他選定和林作都會，築四個城門的小土城。城內有兩條大街，一名回回街，居住商賈，一名契丹街，居住工匠。東門買賣糧食，西門買賣山羊綿羊，南門買賣牛及車，北門買賣馬匹。規模簡陋如此。忽必烈建都燕京，至元元年，改稱中都（開平稱上都），四年，中都東北築新城宮殿。九年，定名大都。城周圍六十里，城門十一座，比和林城大十倍，這就是現在的北平城。

製文字——蒙古本無文字，鐵木眞借用畏兀兒字，忽必烈始命吐蕃僧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凡四十一字母，製成字一千餘個，至元六年頒行全國，政府一切公文，限用新字作主體，各國文字作副體。新字只有平上去三聲，沒有入聲，因入聲輕呼便成平聲。忽必烈定制，中原官吏限用蒙古語，江浙官吏得用漢語。各路設蒙古字學，漢官子弟多入學讀蒙古文字，從此中國北部語音，受蒙古語影響，失去入聲。

定官制——鐵木眞初起漠北，只有萬戶管軍政，達魯花赤（斷事官或掌印官）管民事。窩闊台依耶律楚材議，始立十路徵收課稅使。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定官制，內官最高有中書省管政事（宰相），統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樞密院管兵、馬，御史臺管糾察。次級內官有院（如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寺（如武備寺太僕寺）監（如司天監回回司天監）府（如大宗正府），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慰使、廉訪使，親民官有路府州縣四等。凡內外官長官必需用蒙古人或色目人（西方人），次官得用漢人南人。元朝非蒙古人作宰相，只有史天澤（漢人，忽必烈時代）哈散（回回人，愛育黎拔力八達時代）太平（漢人，本名賀惟一，托懽鐵木耳時代）三人。州縣官元初多世襲，其中頗有中國降官，子孫相繼襲職。忽必烈用廉希憲、姚樞、宋子貞等議，罷州縣官世襲。五品以下官由行省自選，稱為省選。闊鐵木耳時代，三品以下官也由行省監選官全權遴調。又元初百官，例不給俸，任令貪暴害民，後來雖然給俸祿，定職田，絲毫不能減少官吏贓穢的積習。

行省——忽必烈滅宋，統一中國，劃分地方行政區，中書省直轄河北山東山西地，稱為腹裏。此外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凡十一，嶺北（治和林）遼陽（治遼寧瀋陽縣）河南江北（治河南開封縣）陝西（治陝西乾縣）四川（治四川成都縣）甘肅（治甘肅張掖縣）雲南（治雲南昆明縣）江浙（治浙江杭縣）

江西（治江西南昌縣）湖廣（治湖北武昌縣）征東（治朝鮮京畿道）。行省制度，明清以來相沿不改。

（四）宗教的利用

蒙古人向外侵略，與多種宗教接觸，他們很快懂得保存被征服國的宗教，對自己非常有利，因此保護一切宗教，成爲蒙古傳統的政策。蒙哥每逢各教慶節日，令基督教士盛裝替自己祝壽祝福，同樣也令回教教士佛教大師替自己祝壽祝福。教士們欣欣自喜，以爲得大汗寵信。忽必烈認全世界崇奉的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說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說是謨罕默德，猶太教徒說是摩西，佛教徒說是釋迦牟尼。他相信對這四人並致敬禮，在天上居最高位的神自然會保佑。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擒殺叛王乃顏，乃顏信奉基督教，旗幟上畫十字架。異教人揶揄基督教徒道：『乃顏崇拜十字架，你們天主的十字架援助乃顏，不過如此。』忽必烈聽說，故意高聲對基督徒道：『你們應該自慰，乃顏反叛不忠，十字架不援助他，這正證明十字架是好東西。』基督徒歡喜答言：『大汗說的是。我們的十字架決不援助罪人。』異教人因此不敢再譏笑基督教徒。

忽必烈征服吐蕃，利用當地盛行的喇嘛教來統治吐蕃人，尊大喇嘛八思巴爲帝師國師，號稱大寶法王西方佛子。京師特置宣政院，專管佛教。鐵木耳太子德壽死，不魯罕皇后遣使問膽巴帝師道，『我夫婦虔誠拜佛，止有一子，爲什麼不能保護？』膽巴道，『佛法像燈籠，能抵禦風雨，却不能救燈燭燒盡。德壽太子壽命已了，佛法那能強救。』膽巴這一說，當然被認爲真理。此後喇嘛教更盛，每帝將立，必先謁見帝師，受戒七次，才登大位。人民毆西僧（喇嘛），罪至截手，駡西僧，罪至斷舌。西僧任何罪行，不受通常法律制裁。

喇嘛教以外，各派僧道，都規定特殊待遇的法律。但如私撰經文，犯上惑衆，爲首人處斬，附從人各按輕重論刑。這就是說，宗教的作用只在欺騙人民，如果違反朝廷利益，那就該坐犯上惑衆的重罪。

鐵木眞出兵攻金，自率大軍西征，遣使召棲霞（山東棲霞縣）著名全眞派道士邱處機往西域。鐵木眞見處機，大加優待，尊爲神仙，全眞派道教自此盛行，無形中援助了蒙古攻金軍。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初平江南，召龍虎山道士張宗演（張道陵三十六代孫）至燕京，令朝官郊迎，客禮相待，賜眞人名號，命總領江南道教。十八年，從佛教徒奏請，燒道教經典。二十五年，佛教徒又請燒盡道經。忽必烈道，「燒道經不能使道教徒心服，道教自說眞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果試驗無效，那時燒毀不晚。」忽必烈令張宗演等推舉一人入火試驗，宗演等大窘，奏稱道經實是荒唐騙人書，臣等入火一定燒死，乞恩免試，請燒去道教僞經，使臣等得保性命。張宗演病死，忽必烈仍令張氏子孫繼眞人，世襲掌管江南道教職。其他如道士劉德仁創眞大道教，蕭抱眞創太一道教，忽必烈都賜號提倡，讓這些教派在民間流傳。

（五）儒學的崇尚

尊孔——蒙古人尊孔，用意與保護各宗教相同。法律上僧道儒並稱三家。蒙古初侵中原，耶律楚材自稱治天下匠，勸鐵木眞窩闊台用周公孔子的教義治中國。楚材推舉儒生陳時可趙昉等充十路徵收課稅使，陳時可等徵得錢糧獻上，窩闊台喜出望外，開始相信儒生可用。窩闊台圍開封，索金衍聖公孔元措（孔子五十一代孫）並繡女、弓匠、養鷹人數十人。孔元措來見，即封爲蒙古衍聖公，又敕修孔子廟，製備禮樂法器，賜灑掃戶一百。忽必烈更知尊孔的利益，詔中外崇奉孔子，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各立孔

劉，官吏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祭祀），禁止軍民侵擾孔廟。鐵木耳給衍聖公官田五千頃，供孔子祭祀，特下詔褒崇道，「孔子之道，垂憲（法）萬世，有國家者（朝廷）所當崇奉。」

學校養士——窩闊台始立學校。忽必烈在大都立國子學，收學生一百人，蒙古人五十，諸色目漢人五十。學生先讀孝經、小學（朱熹著）、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讀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學生飲食及一切用費，由學田開支。各路府州縣設立學校。又別設官立私立書院。學校書院生徒免一身雜役，優等生或用爲教官，或用爲吏員。學校各有學田，歲入聽學官支配，名義上用途是祭祀孔子、師生衣食、救濟窮儒，實際止供學官和儒生們分肥。至元二十五年，全國學校二萬四千四百餘所，大抵有名無實，所謂學生，多是求免差役的富豪家子弟。

南宋遺民鄭思肖說，元分人民爲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謝枋得又說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這當是宋末儒生紛紛降元，無恥可賤，行同乞丐，因而民間有九儒十丐的傳說。其實元人既知尊孔，崇奉孔子的儒生，自然不會列在庶民或娼妓的下面。

科舉——科舉是儒生做官的主要途徑，元朝官員多用蒙古及色目人，排斥漢人南人分潤做官的利益，雖然漢官屢請開科取士，總被蒙古人限制不得行施。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二年始舉行科舉，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在朱熹註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內出題，第二場時務策兩道；漢人南人第一場經問兩道，朱注四書內出題，又經義一道，第二場試古賦詔誥章奏，第三場策一道。鄉試（行省考試）八月舉行，會試（省部考試）次年二月舉行，御試（殿廷考試）三月舉行。蒙古色目人列一榜（稱右榜），漢人南人列一榜（左榜），錄取名額兩榜相等。蒙古進士授官比色目人高一級，色目又比漢人南人高一

級。自延祐至亡國，僅舉行七次，每次取士兩榜總數最多一百人，最少五十八人。漢人南人尤其是南人想從科舉得官，非常困難；朝廷雖然尊孔尊經，雖然對死去數千百年的伯夷叔齊微子箕子屈原杜甫做公爵，可是活着的儒生連小官也不易得到，因此對朝廷總不免失望怨恨。

（六）程朱派道學的提倡

蒙古侵入中原，就有一些所謂名儒投奔蒙古主人，獻上典章禮樂制度三綱五常統治中國的儒學。這些人多被搜羅在忽必烈左右，待遇頗優。劉秉忠教忽必烈尊孔養儒，說孔子爲百王師表，爲萬世立法。竇默習伊洛（程頤）性理學，見忽必烈，首言治天下必需三綱五常，正心誠意。窩闊台攻宋，命楊惟中姚樞從軍到南方求儒道釋醫卜等人。蒙古軍攻破德安，屠洗全城，名儒趙復被俘，得姚樞救免死。趙復見家人盡殘，痛不欲生，夜中奔至水邊，披髮號哭，似乎想投水自殺。姚樞追到，勸趙復道，你讀聖賢書多年，還沒做過官，死了可惜，不如跟我到北方，可以傳聖教，揚美名。趙復覺得有理，隨姚樞至燕京。楊惟中姚樞出錢建書院，聚書八千餘卷，使講授程朱的道學。趙復儼然成了北方道學大師。他的弟子姚樞許衡二人最著名。姚樞贊助忽必烈設計滅宋，立功不小，官至昭文館大學士。許衡道學比姚樞更高，隱居河內（河南孟縣），得忽必烈召命，卽日入京，路上遇別一道學家劉因，因問你一招就去，不太快麼？衡說，不如此，聖道不行。後來忽必烈又招劉因，因稱病，有人問因，因說，不如此，聖道不尊。道學家無恥做作。都自稱爲了聖道。忽必烈命許衡入中書省議事，衡怕得罪大臣，稱病固辭。忽必烈責衡道，「竇默屢言王文統姦邪，你爲什麼不說？是孔子教你這樣做，還是你不遵孔子教？既往不咎，以後不許。」衡謝罪道，「聖道遠大，臣讀書所得甚淺。」衡定朝儀，造官制，率弟子十二人教蒙

古學生有功，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比許衡稍後，有南宋名儒吳澄，自稱傳孔孟程朱道統，降元做國子監丞，教授程朱學，被尊爲一代最大的道學家。

忽必烈太子眞金，幼年從姚樞竇默讀孝經，接受程朱教育。海山時命中書省用蒙古文譯孝經，刊印賜王公大臣，詔稱這是孔子的大義，自王公下至庶人，都應該遵行。又節譯大學衍義（南宋道學家眞德秀著）刊布天下，說治天下單憑這本書就夠用。碩德八剌時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大學衍義，碩德八剌說，修身治國，再沒有比這書好的了，賜譯書人鈔五十萬貫。

道學得朝廷提倡，傳習愈盛。南宋末年尊朱熹學，日夜誦讀，止是一部朱注四書，正襟危坐，高談性命天理，凡刑獄簿書錢穀戶口，都看作俗務，鄙棄不屑爲。元儒繼承南宋舊俗，大言欺人，說歷史不必講，因爲漢以下都是霸道（三代算是王道）；文章不必講，因爲是玩物喪志；政治利弊不必講，因爲止要『節用而愛人』一句話就夠。元朝開始用朱熹四書集註與科舉結合，明清兩代承襲元制，益加周密，在昏迷人民思想這一點，確收了極大的效果。

（七）官吏的貪暴

蒙古征服中國，官吏多用蒙古色目人，殘殺貪汚，無惡不作。忽必烈信用回回人阿合馬，專事搜括，賄賂公行。阿合馬子呼遜做浙江行省平章政事（省長），被發覺的贓鈔八十一萬錠。其餘因獻妻女姊妹給阿合馬得官的一百三十三人，因獻財貨得官的五百八十一人，這七百十四人貪贓當與呼遜類似。阿合馬專權二十年死，又用盧世榮斂錢，搜括比阿合馬更兇。盧世榮死，又用畏兀兒人桑哥理財，公開出賣官職刑獄，門庭如市。江南官價最高，江南受害也最慘，杭州揚州兩地尤甚，人民嫁妻賣女納賦

稅，無妻女可賣，逼迫自殺的動輒千百人。

桑哥與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眞伽合謀，發掘南宋諸帝后墳墓（在浙江紹興縣），理宗趙昀的頭顱特別大，取作飲器（一說飲器即溺壺。朱元璋滅元，始取昀頭歸葬。）諸帝后枯骨雜置牛馬枯骨中築白塔，用趙構所寫九經石刻作塔基，號鎮南塔。楊璉眞伽凡發掘宋帝后大臣墳墓一百一所，得殉葬金寶無算。後因他事犯罪，被查出的贓物有黃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金銀鈔數定多隱匿），私庇逃賦平民二萬三千戶，佃戶五十餘萬人。

忽必烈的貪暴政治，他的子孫相繼發展，鐵木耳大德七年，一次發覺贓汚官吏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鈔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件。這止是下級官吏，有勢力的贓官當然不在數內。

元朝地方官制，與歷朝不同，縣有尹有令，府州有知府知州，路有總管，又各設達魯花赤一員監視。達魯花赤必需是蒙古或色目人，縣令等官得雜用漢人南人。達魯花赤無一人不貪暴，偶有清廉官吏，定被排斥，因之凡官吏無不貪暴。當時官吏向人討錢，都有名目。屬員首次參見稱拜見錢，無事白要稱撒花錢，賀節氣稱追節錢，賀生辰稱生日錢，向屬官分肥稱常例錢，送舊迎新稱人情錢，勒索犯人稱齋發錢，訴訟案賄稱公事錢，索得錢多稱得手，得饒富州縣稱好地分。京外各道設有所謂肅政廉訪使，掌糾察貪暴，救護冤苦，當時慣例送迎廉訪使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用一聲鼓一聲鑼，有人作詩道，『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不差多少）』。鐵木兒時特分遣朝官爲奉使宣撫，名義是考察官吏、救濟貧民、褒獎善良、優禮耆老，實際專爲搜括財

物。人民大失望作歌道，『九重（朝廷）丹詔頒恩至（詔稱加恩小民），萬兩黃金奉使（黜陟使）迴』。又道，『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官吏貪贓枉法，虐殺無辜（罪），在劇詞戲曲中表現得很清楚，這裏略舉些例，藉見一般的情況。

（八）種族的壓迫

女眞族侵入中原，因本族人少，不得不分給漢族士大夫頗大部份的權利，聯合壓迫漢族平民，維持自己的政權。蒙古族侵入中國以前，先已征服西域諸國，因此色目人（西域降人）被利用來壓迫較後征服的漢族。爲了分化漢族團結，故意造出漢人南人的區別，政治上多少給北方漢族一些微小利益，使最後征服的南人怨恨北人，這樣，蒙古族的統治地位，纔得暫時的鞏固。

當時各種族依貴賤分爲四等。

蒙古族——有黑達達尼而倫派二十氏，塔立斤派九氏，白達達十五氏，野達達四氏。

色目人——有畏兀族（回鶻）唐兀族（西夏）康里族乃蠻族欽察族阿速族烏思藏族回回族等。

漢人——腹裏漢族及契丹女眞通稱漢人。曾有漢人在窩闊台前演影戲，影中有各國人，其中有一老人被繫在馬尾。窩闊台問這是何等人。答道，是蒙古兵俘虜的回教徒。窩闊台卽令停演，取波斯及漢地所產寶物示演戲人道：『你們漢人的寶物比不上回回，我國裏回教富人至少各有漢地奴婢數人，你們漢地貴人並無一人畜有回教奴婢。你們應該知道成吉斯汗政令，殺一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一漢人僅罰驢一頭。你們怎配侮辱回教徒。』在蒙古統治者看來，色目人比漢人貴得多，漢人止當得一條驢。

南人——黃河以南及南宋遺民稱南人，受壓迫尤甚。南宋亡後，城鄉編二十家爲一甲，使北人爲甲

主，衣服飲食由甲人供給，童男少女任甲主凌辱。婦女往往尋死，有的自動當舟奴，因舟人不設甲主，舟妓例不賣身。舉這一例，足見南人比漢人更賤。

此外對漢族壓迫，還有許多新法。

官職——忽必烈定制，正官必需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次官才得用漢人南人。次官如分左右，漢人不得居右（蒙古族貴右）。托懽鐵木耳時江淮農民紛紛起義，爲收買人心，始許南人得入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任微職，可是遇有兵機祕要，仍令漢人南人退避，不得預聞。

法律——依種族貴賤，法律上待遇不平等：蒙古人犯死罪監禁，官司不得拷打，犯普通罪，官司不得拘繫。審囚官如把蒙古犯人剌面，罰杖七十七，革官，並令平去犯人面上剌字。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許還手，止許指出見證，告官申理。如還手，從重治罪。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止罰從軍出征，並罰燒埋銀。江南地方，每夜禁鐘（一更三點，官署打鐘，禁止路上人行）以前，街市點燈買賣，曉鐘（五更三點）以後，人家點燈讀書工作，不算犯禁，如集衆祈禱，按律治罪。

駐防——蒙古人男丁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悉數當兵，號蒙古軍，非蒙古部族人當兵，號探馬赤軍，取中原後，僉發民兵號漢軍，滅南宋後得宋降兵號新附軍。忽必烈定制，蒙古軍屯中原，探馬赤軍漢軍屯江淮以至南海，新附軍雜屯其間。各路置萬戶府，各縣置千戶所，軍官世襲，多與當地富戶結黨作奸，奪小民田宅財物，干與民政。鎭守京師的宿衞軍，漢人南人不得冒名投充，查出官兵一同治罪。

禁藏武器——忽必烈禁民家藏兵器，諸路置局造器械，民間私造處死刑，私藏不繳給官府與私造同

罪。神廟儀仗止准用土木紙綵，不得用眞兵器。漢人不得田獵，不得學武藝，不得執持弓箭兵器（漢軍不禁），不得藏鐵尺鐵骨朵及含刀鐵柱杖。私藏鐵甲全副處死刑，不成副按多少治罪，私藏弓箭至十副（一弓三十箭爲一副）處死刑。

禁言論集會結社——凡妄撰詞曲，意圖犯上惡言，處死刑。凡亂製詞曲，譏議他人處流刑。凡妄談禁書處徒刑。凡寫匿名文書，如所言重處死刑，所言輕處流刑。凡假借名義聚衆結社或集衆鳴鐃作佛事，各按輕重治罪。

學蒙古文——元制凡詔令奏章及官府公文並用蒙古文字。法律規定蒙古字比各國字地位高。京師及各路立蒙古字學校，設漢人學生名額（上路三十名，下路二十五名），譯儒學經典及『貞觀政要』『通鑑節要』『大學衍義』等書作教課書。忽必烈時，江淮行省官員，竟無一人懂得漢文，直到亡國，元朝皇帝和大臣都不學漢文，漢人却非學蒙古文不可。托懽鐵木耳至元三年，禁漢人南人學蒙古色目文字，企圖對漢族保守機密，這自然絲毫不能挽救元朝的潰滅。

庶民不許取名——元制無職庶民不許取名，止許用排行及父母年齡合計爲名。如明初功臣常遇春曾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湯和曾祖名五一，祖名六一，父名七一。小民沒有取名的權利，是何等的輕視！

村社——忽必烈制定農村立社規條十五款，規定凡各縣所屬鄉村，五十家爲一社，擇紳耆爲社長，社內設義倉學校，一家遇疾病凶喪，他家合力助耕，一社遇災病，他社合力助耕。社民游手好閑，不遵父兄教訓，社長得報官罰充夫役。這種農村組織，似乎比保甲制度好些，可是蒙古探馬赤軍人一體入

社，顯然立法原意在監視漢族農民。

元朝統治者盡力防止本族與漢族同化，由於漢族文化高出蒙古族，事實上各族漸趨融和，無法禁阻。元制，蒙古色目人得任便散居內地，日久不再回返原籍。有些與漢族通婚，如伯顏不花的母親鮮于氏，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的姪女。有些改稱漢人姓名，如李廷瑞本名察罕帖木耳，丁鶴年本西域人。有些崇奉儒學，如西夏人高智耀，畏兀兒人廉希憲，康里人不忽木，伯牙吾人泰不花，哈剌魯人伯顏師聖，西域人馬祖常，回回人瞻思丁。有些擅長文學，如貫雲石（蒙古人）、馬祖常、薩都剌（答夫蠻人）、丁鶴年、迺賢（萬邏祿人）。元朝統治者雖然曾遷徙內地蒙古人北還（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雖然曾禁止蒙漢人聯姻（大德七年），雖然強令漢人學蒙古文，雖然獎勵漢人改用蒙古名，壓迫政策，到底不能長久維持自己的統治。

第三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

窩闊台定中原，近臣別迭等獻計道，「漢人無用，不如悉數屠殺，空出田地來作牧場」。幸而耶律楚材竭力勸阻，教窩闊台徵收地稅商稅及酒醋鹽鐵等稅，每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窩闊台從楚材議，派官分十路收稅，果得銀絹，喜出望外，誇獎楚材道，「你不曾離我左右，却能替我取來這樣多的財物，天下還有比你賢能的人麼？」即日命楚材做中書令（宰相）。蒙古人止懂得畜牧和殺掠，從沒有想到收稅的利益更大，等到懂得收稅，又不會想到兼顧民力的必要。在蒙古人看來，收稅與殺掠，止是名稱不同，實質無異。因此貪暴政治，比任何時代嚴重得多，不僅中國北方地區衰敝

的經濟徹底破壞，就是南方正在發展的經濟，也遭遇猛烈的摧毀，陷入停滯狀態。蒙古族統治中國，給與中國社會無比的災害。

（一）土地

金人括田養女真軍，南宋賈似道括買公田，金宋亡後，括得的田地連同皇室后妃貴戚大臣所有大量田產，都被元人沒收，設官管理，號稱官田。忽必烈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以後成爲慣例，諸王公主駙馬大臣宦官寺觀，照例得分江南官田，如海山賜瑪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愛育黎拔力八達賜丑驢答剌罕平江田一百頃，碩德八剌賜拜珠平江田萬畝，圖鐵木耳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其他地區官田也分賜臣下，如安南降王陳益稷受漢陽田五百頃，李孟受孝感縣地二十八頃，大承天護聖寺受益都、般陽、寧海等縣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從最大的地主皇帝手中，分化出許多大地主，江南尤其是大地主集中地，他們任用土豪姦吏充當莊頭，巧立名目，額外強取，催租人員恃勢橫行，剝削慘苦。張珪奏請變通收租法，令地方官府代收，轉運大都各地主，免得農民受害流亡。足見地主收租比官府更貪暴。大抵地主受賜江南官田，每畝歲徵官糧一斗五升至三斗（元七斗當宋一石），餘米稱私租，歸地主所有。依海山至大二年奪江南賜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得租五十萬石作例，每畝租多至四石。明初蘇州（平江）收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其中民田糧僅十五萬石，元時官田未必這樣多，民田遠比官田少，却是事實。江南多數良田受蒙古地主殘酷的剝削，農民生活痛苦，可以想見。

屯田——腹裏及各行省散佈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七十二萬戶，選擇田地屯墾，稱爲屯田。史書記載的田數有樞密院所轄十三處，田一萬五千頃，大司農所轄三處，田二萬七千餘頃，宣徽院所轄四處，田

二萬五千餘頃，腹裏所轄軍、民（民屯招佃戶耕種）屯田一萬六千頃，遼陽等處行省所轄四處，田三千餘頃，河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四處，田六萬九千頃，陝西行省所轄軍、民屯田十六處，甘肅行省所轄軍、民屯田六千餘頃，江西行省所轄五百餘頃，江浙等處所轄屯田五百頃，四川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二十處，雲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十二處，湖廣行省所轄數處，全國總計一百二十餘處。實際佔田，遠比史書所載頃數多，例如安西牧地的馬夫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其他地方可知。

軍戶屯田遍佈全國，散居鄉村中，監視人民行動。蒙古探馬赤軍得地最多。漢軍每戶也有三二十頃，設立莊園，用驅丁貼戶耕種，不必親身勞動。這似乎替異族作鷹犬，虐殺本族人，獲利很不小。忽必烈中統五年，改定新制，漢軍每戶免糧田限額四頃，餘田照民田例同樣納糧，漢軍出戍地區，經常移動，南至南海，北至和林，一切費用，本人自備，這樣，漢軍逐漸賣田破產，妻子流落爲乞丐娼妓，驅丁在法律限制下，多被釋放作貼戶（貧弱的良民）。做了異族的鷹犬，結果一無所得。

民田——民間土地兼并，非常劇烈。蒙古貴族隨意侵奪民田，往往多至千頃，荒廢不耕，稱爲草場，專供畜牧狩獵。餘下土地，漢族豪富人家，勾結官吏，恃勢佔據，驅役佃戶千百家或一萬家，許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萬石以上。福建崇安縣凡五十都，應納官糧六千石，其中五千石官糧的土地，歸五十餘大家所有；一千石的土地，歸庶民四百餘家所有。五十大家應出的差徭，官府攤給四百餘家担負，因此庶民繼續破產，土地叠向五十餘家集中。崇安一縣如此，他處可以類推。趙天麟曾奏請宗室王公限田數百頃，官員豪民限田數十頃，庶幾貧民得免餓死。限額大至數百數十頃，實際佔田數當然更大。

(二)賦稅

稅法——腹裏行丁稅地稅法(倣唐租庸調制),江南行秋稅夏稅法(倣唐宋兩稅制)。丁稅每一民丁歲納粟三石,驅丁歲納粟一石。地稅每畝納粟三升。一戶如丁稅多,納丁稅不納地稅;地稅多,納地稅不納丁稅。秋稅納租米,夏稅納木棉布絹綿等物(得用鈔代替)。政府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萬餘石,內腹裏二百二十七萬餘石,行省九百八十四萬餘石。行省中江浙四百四十九萬餘石,佔全國糧數三分之一,行省糧數二分之一。夏稅鈔數,圖鐵木耳天曆元年,江南三省總計中統鈔十四萬九千餘錠,內江浙省五萬七千餘錠,江西省五萬二千餘錠,湖廣省一萬九千餘錠,江浙又居首位。

科差——分絲料包銀俸鈔三種。普通民戶每歲納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州縣徵收,往往私加數倍至十倍),俸鈔一兩。僧道儒生軍戶免納。江南豪家,宋亡後,失勢衰落,多賄賂權貴,充當府縣吏卒,藉庇門戶,遇有差賦,攤派貧民,自己得免,因之貧民負担更重。

洞冶課——礦冶硝礬竹木等稅據天曆元年統計,江浙省課稅最多,名目有金課銀課銅課鐵課鉛錫課礬課硝礦課竹木課等,共納金一百八十錠十五兩一錢,銀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三錢,鈔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錠。

鹽茶酒醋課——全國總收入,鹽利居十之八,兩淮鹽又獨當總鹽利的半數,兩淮歲產鹽約一百萬引,每引四百斤(南宋每引三百斤),中統二年,每引定價白銀七兩,以後繼續增價,至鐵木耳大德四年,每引值鈔六十七兩五錢。酒醋課根據天曆三年統計,酒課凡四十六萬餘錠,內江浙佔十九萬餘錠。(劉熏詩『眾盞可盡官緡千』,普通飲酒貴至一千貫,不免誇大,但貴自是事實。)醋課凡二萬二千餘

錠，內江浙佔一萬一千餘錠。茶課忽必烈時歲收二萬八千錠，以後遞增課額，收入數不詳。

常課額外課——商稅每年有定額，稱爲常課，常課以外一切無定額的苛雜稅，稱額外課。額外課包括（1）曆日（大曆每本貿鈔一兩，小曆每本一錢，閘閘曆每本鈔一兩）（2）契本（契紙每本價一兩五錢）（3）河泊（4）山場（5）窰泊（6）房地租（7）門攤（按戶攤派）（8）池塘（9）蒲葦（10）食羊（11）蘆葦（12）煤炭（13）擺岸（14）山查（15）麴（16）魚（17）漆（18）酵（19）山澤（20）蕩（21）柳（22）牙例（23）乳牛（24）抽分（25）蒲（26）魚苗（27）柴（28）羊皮（29）磁（30）竹葦（31）鹽（32）白藥。名目繁冗，大體承襲金宋舊制，其中官賣曆日一項，却是元朝新創，天曆二年，賣出三百十餘萬本。額外課總收入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

（三）商業

海外貿易——西域方面因海都等多年叛亂，陸路交通阻滯，商旅不行，對外貿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忽必烈滅宋，首先設立泉州市舶司，又陸續添設上海澉浦杭州慶元（寧波）温州廣東等六處。此後歸幷廢置不常，實際存在的商港，止有泉州慶元廣東三處，稅率按貨物粗細，規定細貨十分抽一，粗貨十五分抽一。出口土貨稅稱單抽，蕃貨進口稅加一倍稱雙抽。輸入多是香料珠翠犀角象牙等物，輸出多是金銀銅鐵男女人口。這顯然由於國內工業衰落，製造品不能抵補，止好用金銀甚至男女去交換貴族奢侈品。所謂男女，自然是奴婢和破產流亡的農民。南洋羣島有華僑，從元朝開始。

國內貿易——據馬可波羅行紀所載，大城市尤其是南方大城市，商業一般在發展中。北方首推汗八里大城（北平），居民殷繁，城內多居王公貴官，附郭多居外國商客、貨物雲集，止是絲一項，每天進

城不下一千車，織造金錦綢絹，供貴人享用。汗八里四周約有二百城市，各有商人前來買賣貨物。涿州居民多業工商，織造金錦絲綿及最美的羅。中定府（當是濟南）商人經營大規模的商業，產絲極多。太原府工商業頗盛，產葡萄酒及絲，有些商人往印度通商謀利。平陽府居住商人不少。京兆府（西安）工商繁盛，居民織造各種絲綢。南方首推行在城（杭州），城中有大市場十處，小市無數，每天食用胡椒多至四十四擔（每擔二百餘磅），其他貨物消費量可以類推。行在城以外，有成都府產絲絹，商業發達；南京城絲織業極盛；福州城產糖，珠寶交易甚大；寶應、高郵、泰州、揚州、鎮江、蘇州等城，都說居民賴工商爲業。馬可波羅所記南北城市，無不出產絲織物，想見元朝匠戶中織工最多，工業中絲織業比較興盛。匠戶生產品歸皇帝及貴族所有，因之蒙古貴人多經營商業，出賣他們的剩餘物。

商稅——天曆二年，全國商稅收入七十六萬餘錠，江浙一省佔二十六萬九千餘錠，這說明江浙是全國商業最發達的地區。

斡脫官錢——蒙古人起初不知經商，銀錢交斡脫人（猶太人Jude）回回人經營高利貸業。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總數又加一倍，本銀一錠，十年後得本息一千二十四錠，稱爲羊羔兒息。官民因借債破產出賣妻子，仍不能償還。至元八年，忽必烈設立斡脫所，官營高利貸，稱爲斡脫官錢，名義上規定三分取息。皇帝爲首，所有諸王后妃公主貴臣寺觀軍官猶太回回地主豪強，無不經營斡脫業，借戶到期不償本利，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扎木貫妃子曾遣人索還斡脫錢，不說原借錢數，止說不魯罕丁等三人借錢，恃勢窮追，竟牽累一百四十餘戶。

（四）工業

燒酒——元朝始創製燒酒法：用濃酒和糟入甑，燒取蒸汽，冷却後成酒，清白如水，味極濃烈。酸壞了的酒，仍可蒸取燒酒，在釀酒業上這是一個大進步。

棉織——元朝江南種棉織布，比宋朝更發展，木棉布已成夏稅繳納物的一種。至元二十四年，設浙東江東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歲徵收木棉布十萬匹。照馬可波羅所記，元初木棉布比絲綢價高，貧民還不能用它製衣服。至元二十四年，諸王薛徹都等所部災，牛羊多死，朝廷買棉布救濟，値鈔一萬四千六十七錠，足證市上已有大量棉布買賣。

火炮——南宋改造回回砲比原式精巧（明朝還有宋火炮）。看當時破炮法用許多大稻草繩懸城樓上，厚塗泥漿，防火箭火炮，似乎已用火藥拋射石彈。元末有金屬製筒式火炮，傳入高麗國，比宋炮進步。

官工業——皇帝擁有無數工業作坊，京內外各種工業，如梵像局（雕刻繪畫各種佛像）出蠟局（金屬鑄造）鼓鑄局（鑄銅錢）永利庫（印造寶鈔）鈔紙坊（製紙）金銀局（造金銀器皿）鑌鐵局（鍊鐵工）刀子局瑪瑙玉局（雕磨工）溫犀玳瑁局，珠翠局金絲子局銷金局牙金局石局木局大小雕木局竹作局蠟燭局油漆局氈局染局剪毛花毯臘布局繩局網局簾網局繡局紋錦總院羅局窰場（造白琉璃磚瓦）琉璃局泥瓦局皮貨所鞋帶斜皮局熟皮局牛皮局軟皮局異樣毛子局貂鼠局裝訂局衲褙局燒紅局（製顏料）浮梁磁局杭州織染局建康織染局典飲局（釀酒）鞍子局鋼局筋局鎖兒局成製提舉司（裁縫工）。這止是皇室所有工業的一部份，已經看出其中包括種類的繁多，幾乎是一切工業皇帝全設局經營了。諸王貴族也各利用所屬匠戶經營工業，規模不及皇室大，種類也許不比皇室少。集合全國工匠給少數蒙古貴族生產消費品，

這將是社會何等巨大的損害！

皇帝又設武備寺，專製兵器，所屬有壽武庫製衣甲，利器庫製兵械，勝廣庫掌外路各局。京外除江南地區不設兵器局，北方大城市如大同平陽太原保定眞定懷孟河南汴梁益都濟南彰德歸德大名等處，都設局製造兵器，這是皇帝獨佔的工業，任何人不得擅造。

（五）科學的應用

元朝重用色目人，傳來天文學、數學、炮術、建築術、工藝、醫學等科學上的新知識，影響中國科學的發展（當然，中國也傳給西方諸國羅盤針、木板銅板印刷術、算盤等新知識）。郭守敬是當時最大的科學家，擅長水利學、曆數學、儀象製造學。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守敬創造簡儀仰儀等測天諸器，在大都設立司天臺（天文台）。守敬利用他在數學上創見的垜積招差勾股弧矢諸法，十七年，造授時曆，推步極密，爲古代最精確的曆術。漢朔改曆四次，魏迄隋改曆十五次，唐迄五代改曆十五次，宋改曆十七次，金迄元改曆五次，獨守敬授時曆，元明（明改稱大統曆）兩朝行用二百七十餘年不改。日本據授時曆作貞享曆，自貞享二年（一六八五）至明治五年（一八七二），行用幾及二百年。二十八年，忽必烈從守敬議，開鑿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河長一百六十里，銜接白河（自通州至直沽）御河（自臨清至直沽）會通河（自東昌須城縣至臨清）揚州運河（自三汊口達會通河）江南運河（自鎮江至杭州），連成杭州直達大都的大運河，郭守敬以外，如李冶著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朱世傑著四元玉鑑三卷、算學啓蒙三卷。算學啓蒙自加減乘除進至天元如積，凡二十門，學習較爲便利，可以說是古代最適用的數學教科書。

（六）海運

忽必烈滅宋，搜括江南財物到大都享受，却因內河運輸有限，不能滿足忽必烈與蒙古貴人的貪慾。宋降臣王積翁獻言道，「亡宋都汴時，每年運江南糧六百萬石，如今江南糧多，運到京城，可食賤米」。朝廷贊許他的建議，徵集軍民開掘幾條河道，果然運輸量增大了，但離蒙古貴人的貪慾還遠得很。南宋海盜朱清張瑄曾替伯顏從海道搬運亡宋庫藏圖書到直沽（天津），熟悉上海天津間海路，自稱能海運糧米。至元十九年，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造海船六十艘，募水手運江南糧四萬六千石。從此海運逐年激增，二十七年，增至一百五十九萬石，海山至大二年，增至二百四十六萬石，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六年，增至三百餘萬石，圖鐵木耳天曆二年，增至三百五十二萬石。

自朱清張瑄創行海運，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廣）農產物大量北運，朝廷止求糧數增加，不顧人民之食死亡。再加官吏貪暴，剋扣水脚錢，船戶貧困，海中遇風濤盜賊，船破人亡，每年平均損糧十餘萬石，水手溺死不可計數（忽必烈定制，船壞棄米，責押運官賠米；船壞人死，免賠）。幸而托懽鐵木耳時代，南方農民紛紛起義，海運漸減。朝廷特派大官到江浙專力搜括，至元二年，官糧及撥賜諸貴族寺觀田租悉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十九年減至十一萬石，二十三年以後，海運斷絕。坐食浪費的蒙古貴人及靠官米生活的軍民工匠，驟失米糧來源，更兼北方連年旱蝗，無處得食，京城竟至食人肉，鄉村多取蝗蟲當乾糧。

（七）鈔法

元朝公私收付，悉用楮幣，民間不得私藏金銀，必需赴官庫調換楮幣，才能行用。楮幣分交鈔中統

元寶鈔至元寶鈔三種，中統鈔至元鈔直到亡國，沿用不變。

交鈔——中統元年始造交鈔，指定絲料作本。交鈔五十兩換絲鈔一千兩，諸物價值，全依絲價作標準。

中統元寶鈔——同年七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貫文二貫文八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赤金一錢。京城設燕京平準庫，各路設平準行用庫。至元三年，鑄銀錠，每錠五十兩，稱爲元寶。鈔一錠等於一百貫文。滅宋後，收宋會子，每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中統元年發行鈔額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十二年三十九萬八千九百十四錠，十三年驟增至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這說明滅宋成功，江南金銀財物大量流入忽必烈的庫中。

至元寶鈔——中統鈔行使不久，信用降落，不能維持原定金銀比價。宋降臣葉李獻新鈔樣並條例十四項，得忽必烈採納。至元二十四年，發行至元寶鈔，與中統鈔並用。至元鈔分十一等（自五文至二貫文）。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二貫當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此後至元鈔發行額每年一二百萬錠不等，中統鈔最高額不過十萬錠。三十一年忽必烈命各路交鈔庫所貯銀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除存留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爲鈔本，餘銀悉運京師。鈔本虧損，鈔價逐漸跌落。海山至大三年，改行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分十三等。每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至大銀鈔不設本錢，發行一次便停止。

至元鈔價不斷跌落，托懽帖木耳至正十年，鑄至正通寶錢，一千文當交鈔一貫，至元鈔二貫。理由是交鈔沒有僞造，至元鈔僞造太多，錢鈔兼用，可挽救鈔弊。實際上是借鑄錢賑人，，印發民間少見的

交鈔，代替信用低落的至元鈔。交鈔行使不久，物價騰貴，又國內起義軍興，朝廷日夜印鈔作軍費，數目不可計算，京師米價鈔十錠還不夠買米一斗。民間用貨物交易，鈔成廢紙。

（八）戶口

蒙古圍汴京，城中有戶一百七十萬，後來疫死九十餘萬人，破城時屠滅完顏氏一族，殘存戶當仍不下數十萬。滅金後二十八年，中統二年，戶部奏上全國戶數止有一百四十一萬。由於對南宋土地的逐年吞併，至元十一年全國有戶一百九十六萬。這種統計數字，自然不可確信，中國北方人民在蒙古族長期屠殺擄掠下，或死亡逃匿，或被俘作奴隸，遭受極大的摧殘，却從戶數驟減這一事實明顯的表現出來。

至元十三年，大舉攻宋，元史記載新得戶口如下：

江東路戶八十三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六（南宋趙擴嘉定十六年統計戶一百四萬）。

荊南湖北路戶八十萬三千四百十五，口一百十四萬三千八百六十（嘉定戶三十七萬）。

江西路戶一百五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口二百七萬六千四百（嘉定戶二百二十六萬）。

湖南路戶五十六萬一千一百十二，口一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嘉定戶一百二十五萬）。

兩浙路戶二百九十八萬三千六百七十，口五百六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嘉定戶二百二十二萬）。

淮西路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百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嘉定戶二十一萬）。

淮東路戶五十四萬二千六百二十四，口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十七（嘉定戶十二萬）。

共得戶七百二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九，口一千四百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二。福建兩廣戶口不見記載，當有二三百萬戶（嘉定戶福建一百六十萬，兩廣九十六萬），總戶數當在一千萬左右。

南宋與金接壤地區（湖北淮東淮西）戶口極少，宋亡時反各增數倍，兩浙也增加七十餘萬戶，這是北方漢族乘蒙古侵入，金人衰弱的時機，大量逃回宋國，或居邊地，或至京城（杭州）附近（兩浙）。同樣，元人侵宋，漢族逃奔福建兩廣，人數定必不少。中國人民不願受異族統治以及遭受侵略顛沛流亡的慘苦，比較兩個戶口數字，顯然可見。

至元二十六年括江南四川戶口，二十八年，戶部統計內郡（腹裏）一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戶，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戶，口總數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內無業游食人四十二萬九千一百十八。這個數字，說明中國北方廣大地區，依然蕭條殘破，四川在趙擴時有戶二百五十九萬，至元十九年僅存十二萬戶，何等可驚的殘破！江淮地區戶口似乎變動不大，由於恢復宋時七十餘種差徭（至元二十八年），以及創立各種剝削新法，江南人口買賣，特別盛行，足見也在逐漸殘破中。

圖鐵木耳至順元年，戶部錢粮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至元二十八年至至順元年凡四十年，不容戶數完全不變，這應該是實際戶數損耗了，戶部依照至元戶額用門攤（攤派）等方法，迫使耗損了的人戶，負担四十年前的錢粮。

（九）最被壓迫的人戶

元朝統治中國，分漢族爲許多等級。庶民（有獨立戶籍的平民）以外，有下列各種名目。

奴隸——戶婚律規定凡蒙古回回契丹女眞漢人在軍前俘獲人口，留養在家中供役使，稱爲奴婢；別居在外，另立戶籍就算良民，奴已別居，如主人仍認作奴婢，官府沒收主人的財產。法律上奴婢地位最低，主人姦奴妻無罪，奴姦主女處死刑。主人殺無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誤殺，減罪一等。奴罵主人，主人毆殺奴，免罪。奴殺主人，凌遲處死。

驅戶——驅在元朝數量極大。驅有兩個來源，一是蒙古軍侵入中國，虜掠人口（非軍前俘獲）作私戶（俘戶），稱爲撒花人口或投辭戶，攻南宋時大掠人口號乾討虜，被掠人號乾討虜人。被掠人身體歸虜掠人所有，得自由出賣或留家供使役。一是人口買賣，上都大都設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樣買賣。買人契劵上打被賣男女左右食指紋理，如有逃走獄訟，依指紋疏密推知本人長短壯幼。這是最早的利用指紋學，足見人口買賣的盛行。江南人口販賣更盛，北人愛南人聰慧，呼爲巧兒，身價甚貴，尤重婦女，每一人值銀二三百兩，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童男童女，展轉販賣，有的換主人數十次。北人怕蠻奴婢逃走，或使飲啞藥，或用火烙足，驅役同禽獸。忽必烈屢禁江南販賣人口，旣是屢禁，足見並未禁止。奴與驅法律上待遇相等，沒有什麼區別，例如凡背主潛逃，捕獲後各杖七十七。習慣上在北方稱買來人爲驅口，在南方稱買來人爲奴婢（法令仍稱爲驅，如延祐二年禁南人典賣妻子，販賣爲驅）。實際區別在軍前俘獲稱奴，掠、賣人口稱驅。奴不得自立門戶，立戶便算良人。驅得自立門戶（但不得自由遷徙），對國家負丁稅（每歲納粟一石）的義務，對主人負耕田供役納貢賦代主從軍出征的義務。無論出舍（別居）不出舍（居主家），驅本人及子孫身體永遠屬主人所有，止有主人提不出實證，驅又充當軍站工匠等差役，才得免除隸屬關係。

阿里海牙破湖南，沒收降民三千八百戶爲奴，自置官吏收租稅，被宣撫司張雄飛告發，忽必烈令放歸民籍。至元十七年，檢查阿里海牙所俘丁三萬二千人並放還爲民，十九年，御史台奏稱阿里海牙強占降民爲奴，假稱軍前俘獲，忽必烈令降民屬州縣官，俘獲賜功臣。東平將校強占民爲部曲戶，徵收賦役，稱爲脚寨，凡四百處。攻宋諸將多強占民戶爲奴隸，湖北提刑按察使雷膺救出數千戶令還民籍。這裏所稱奴隸部曲，都是驅，與眞奴隸性質不同。（奴隸生產物完全歸主人，驅生產物分作三部份，國家主人自己各得一部份。）

貼軍戶——軍戶二三戶中出一人當正軍，稱正軍戶，餘戶出錢助正軍，稱貼軍戶（簡稱貼戶）。驅戶被釋放從良，法律規定仍需津貼本主軍役，也稱貼軍戶。貼軍戶家富丁多，得升充正軍。正軍與貼軍戶依財產丁口多少來區別，身分上沒有隸屬的關係。朝廷爲增加自己的收入，設法釋驅爲良當貼軍戶，漢軍的驅戶多被奪去。

投下戶——蒙古皇族貴戚功臣都有封地，封地內民戶稱投下戶，又稱愛馬，每年納官賦以外，江北每戶增納絲六兩四錢，江南納鈔二貫文給封主。又人民不堪差役的壓迫帶着土地產業投靠貴人門下，也稱投下戶。鐵木耳大德二年，禁諸王公主駙馬貴官收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招收投下戶。因爲投下戶得免雜色差役，農民軍戶匠戶以至富強人家，都願意充投下，朝廷屢次禁止，並不發生實效。後來各封主貪慾更增，強令投下戶貢金，例如拔都大王封地在平陽及眞定河間管下並城等五縣，民間止產麻布，從布變成白銀，不知空費若干匹布，從白銀變成黃金，又受商人一次盤剝（銀二兩換金一錢）。因拘拷打，人民痛苦已極。又封主細分民戶給自己的子孫妻妾，一州一郡分成六七十個小封主，這些小封主或得一

城或得數村，各派官索錢，投下戶無可奈何，止有冒險逃走一條出路。

打捕戶——專供皇帝及高級貴族打獵捕魚，每歲繳納一定數量的物品。打捕戶多取析居（兄弟分居）、放良（奴隸從良）、還俗僧道、游手無賴、亡宋倚役等人充當，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負担外，免除一切差役。

匠戶——蒙古兵攻城屠殺，獨不殺工匠。工匠被俘，一部份分給各貴族，大部歸皇帝所有，稱為匠戶。民間有良工或驅丁手藝精良，也歸入匠戶。皇帝和貴族各有匠戶，生產多種物品供本主消費及出賣剩餘，匠戶分民匠軍匠兩種：民匠製造普通用品，軍匠專造武器。至元十六年，命襄嘉帶括兩淮造回回砲新附軍匠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人能造炮匠人送大都。軍匠是皇帝所獨有，炮匠又在軍匠中最被重視。全國各種官營工業主要是用匠戶工作，另一部份是奴隸（如至元十一年括諸路無主逃奴二千人隸工部）和怯憐口（如中統五年招集析居放良還俗僧道等戶習諸色匠藝，稱為怯憐口），不過數量遠比匠戶少。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阿魯忽奴奏稱前時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中多是非手藝人，現在選定諸色工匠，餘下十九萬九百餘戶請放免為民。元官工業集中在北方，全國軍民匠戶當不下數十萬。（窩闊台為獲得金國工匠，破例免屠開封城，工匠數當不少。）

匠戶工作報酬，止是一些口糧。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奏稱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戶，歲支官糧一萬五千二百餘石。二十九年，招募海運梢公水手，按每戶五口計算，發給口糧。依據上面兩例，匠戶一年得口糧五石。在特別窮困時，還可以多發些糧食，如謙州織工一百四十二戶窮極，出賣妻子，命官給粟帛代贖人口，中山府（打捕戶）饑，給六十日糧，豐潤署田戶饑，給六十日糧，薊州漁陽等處稻戶

錢，給三十石糧。工業戶窮餓將死，多發一二月糧算作皇帝的特恩。

盜賊律：凡工匠領材料製成器物，餘料不曾還官並偷竊出局，處杖刑，免刺面。又戶婚律：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針織，不得拘使充他差役。工匠免刺面免充他差役，算是法律賦與的優待。

佃戶——大量土地被官田屯田寺觀豪富佔有，農民想耕田謀生，不得不忍受地主的虐待，充當佃戶。又有不少農民，爲逃避差役，帶田投靠權豪門下，藉得蔭庇，也稱佃戶。農民一充佃戶，對主人發生隸屬關係。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便爲婢妾。佃戶男女婚姻，主戶（地主）得隨意攔阻。勒索錢帛禮物才許成親。地主在法律上規定的權利是戶婚律：『凡典賣佃戶（典賣分兩類，一類計口數出典或出賣，一類田地帶同佃戶出典或出賣，稱爲隨田佃客）禁佃戶嫁娶從其（佃戶的）父母』；殺傷律：『凡地主毆死佃客，杖一百七，徵燒埋銀五十兩，與良人因鬥毆殺他人奴同罰』。自己的佃戶等於別人的奴隸，這就是說，佃戶的身份比奴隸較高一級。鐵木耳大德三年，中書省奏稱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原是編民（平民）被楊璉真伽冒入寺籍，應加糾正。編民對國家直接負擔各種賦役，佃戶附屬在地主名下，對國家不負差役的義務，因此身份比編民卑微。

（十）財政的紊亂

蒙古族統治中國，止知掠奪，不知理財，忽必烈開國時代，每年收支已虧短甚巨。至元二十九年，歲入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支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不敷六十六萬餘錠。中期以後，稅收比忽必烈時增二十餘倍，包銀增十餘倍，但虧短更巨。海山至大二年，歲入鈔四百萬錠，實際運到京庫鈔二百八十萬錠，支出四百二十萬錠，應支未給鈔一百餘萬錠，不敷約二百五十萬錠。愛育黎

拔力八達時，常年應支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費數百萬錠，皇帝特賞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餉六七百萬錠，支出總數約一千數百萬錠。圖鐵木耳天曆二年，歲入金三百二十七錠，銀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綿七萬六百四十五斤，糧一千九十六萬五十三石。歲入比中期更增，支出自然也繼續擴大。

支出中最大耗費是賞賜、作佛事、創立衙門、濫支冒領、增衛士鷹坊（養鷹處）五項，賞賜與作佛事耗費尤大。賞賜例如碩德八剌一次賞諸王百官金五千兩，銀七十八萬兩，鈔一百二十一萬一千貫，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棉布九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件。忽必烈定制，每年例賜諸王貴族銀帛，稱爲歲賜；皇帝隨意恩賞，稱爲特賞。從中統元年至亡國，支出數目，不可計算。作佛事例如忽必烈寫金字佛經一藏，用赤金三千二百餘兩，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四年宮內供佛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寫金字佛經一藏用赤金三千九百兩。至元二十八年，全國佛寺四萬二千三百十八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依二十五年撥水陸地一百五十頃養寺五所作例，佛寺佔田至少在一百萬頃以上（如白雲寺掌教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其他寺院多佔奪官私田地，不在賜田數內）。延祐以前，作佛事每天殺羊一萬頭。至元二十四年，五台山作佛事設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大護國仁王寺作佛事，設五十四會。假如三天一會，兩次佛事共殺羊二百六十萬頭，這樣驚人的浪費，在佛事中止是最小的一部份。

元人壓迫漢人，尤其壓迫南人，但對漢族地主，在共同壓迫農民這一點卻利害一致，因此漢族地主

擁護蒙古統治者，並無二心。松江富民曹夢炎自願每歲獻米一萬石給官府，請免其他徭役，朝廷允許，並賞浙東道宣慰副使官職。自然，曹夢炎藉勢奪民田，收佃戶，所得遠比萬石米要多些。江西張天師廣占田園，爲江南一大豪對。天曆以後，朝廷公開賣官，陝西省納米一千五百石以上授從七品官，依次遞減至三十石，賞門上挂扁。河南并腹裏納米二千石以上，授從七品官，遞減至一百石以上，授下等錢穀官。江南三省納米一萬石以上授正七品官，五千石以上授從七品官，遞減至二百石以上，授下等錢穀官（陝西省米每石折鈔八十兩，河南并腹裏折鈔六十兩，江南三省折鈔四十兩）地主出米買官，所得利益很大。托懽鐵木耳時，地主對朝廷不信任了，托懽鐵木耳派專員帶官誥到江南，募富人入米補官。授五品至七品官，竟不得一人應募。松江知府崔思誠招集屬縣富人列庭下，不問有米無米，用刑拷打，逼使做官，所得仍是有限。

富人爲什麼寧受拷打，不肯做官呢？由於當時農民起義軍開始大發動，蒙古統治不穩，同時朝廷剝削過度急暴，做官利益減少，不如受拷打比較有利。

第四節　農民大起義

元朝政論家趙天麟說人民逃亡的五個原因，一天二官三軍四錢五恐。天災流行，飢餓乏食，不得不逃；官吏苛刻，賦斂繁重，富人納賄得免，貧人負担獨多，不得不逃；軍費浩大，民不堪命，不得不逃；借錢救急，重利盤剝，不得不逃；愚笨無知，謀生困難，不得不逃。趙天麟列舉五個原因，歸根止是在異族統治下，剝削超度殘酷一個原因。當時民間流傳一首歌謠道：「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公平人），

不平人（因為不公平人）殺不平人（被壓迫人），不平人（被壓迫人）殺不平者（不公平人），殺盡不平（不公平人）方太平。』被壓迫的不平人與不公平的不平人，並存在一個社會裏，不是這個不平人殺那個不平人，就是那個不平人殺這個不平人。

從忽必烈開國起，蒙古貴族與漢族人民間繼續進行着種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終於漢族人民勝利了。九十年長期鬥爭是非常殘酷的。壓迫與反抗，始終在緊張狀態中發展着。

（一）蒙古統治者的壓迫

趙天麟說：『凡逃民都是沒奈何的窮人，略能存活，誰願逃亡？朝廷說人民取巧，避免差徭，我說這不是人民的罪過，實是官長的罪過』。趙天麟這些話是公正的。元朝不僅有大量的流民，而且還有更大量的飢民，因為官府禁止人民流亡，不得不困守鄉土充當飢民，過着真正沒奈何的生活。元史關於這類記載，比其他史書特別多，下面摘錄幾條有人戶實數的記載（極大多數不載人戶數）作例。

至元二十七年，平灤民一萬五千四百六十五戶飢，賑粟五千石。每戶約得三斗。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流民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賑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每戶約得一石三斗。

大德二年，江西江浙水災，賑飢民二萬四千九百餘人，賑粟數不詳。

四年，建康常州江陵飢民八十四萬八千六十餘人，賑粟二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餘石，每人約得二斗七升。

至大元年，因北方流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坐食官糧，不是久計，給鈔一百五十萬錠，幣帛折鈔五十萬錠，停止發糧，每戶得鈔二錠餘。江浙省大飢，流民一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戶，賑米五十三萬六

千石，鈔十八萬七千錠，鹽五千引，每戶約得米四斗，錢十四貫，鹽一斤餘。假如按十四年前（元貞元年）京師平糶米價白粳米每石中統鈔十五兩，白米十四兩，糙米六兩五錢。十八年後（泰定二年）京師平糶米價每石十五貫作比例，江浙米價十四貫約得糙米一石。

泰定二年，雄州歸信諸縣水災，飢民一萬十千六百五十戶，賑鈔三萬錠，每戶約得三錠。

三年，歸州水災，漂死一萬人，每人給鈔一錠。

天曆二年，陝西諸路飢民一百二十三萬四千餘口，諸縣流民又數十萬，發賑八萬石，及河南漢中所儲官粮賑濟。衛輝路飢民一萬七千五百餘戶，賑數不詳。池州廣德寧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廣元諸路及江陰州飢民六十萬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每戶約得二斗餘。大都興和順德大名彰德懷慶衛輝汴梁中興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諸州飢民六十七萬六千餘戶，賑鈔九萬錠，糧一萬五千石，每戶約得錢十三貫，糧二升餘。鳳翔府飢民十九萬七千八百人，賑鈔一萬五千錠，每人約得錢七貫。益都莒密二州水旱蝗災，飢民三萬一千四百戶，賑糧一月。

至順元年，泰安州飢民三千戶，眞定南樂縣飢民七千七百戶，松江府飢民一萬八千三百戶，東昌飢民三萬三千六百戶，賑數不詳。中興峽州歸州安陸沔陽飢民三十萬餘戶，賑糧四月。

二年，浙西諸路水旱，飢民八十五萬餘戶，令官私儒學寺觀佃戶向田主借貸錢穀，官不給賑糧，餘戶賑鈔十萬錠，僧道度牒一萬道。（托懽鐵木耳元統元年，每道價五十貫）檀順昌平等處飢民九萬餘戶，發通州官粮賑濟。益都飢民三萬餘戶，賑鈔三千五百錠，每戶約得十五貫。

元統元年，京畿大水，飢民四十餘萬人，賑鈔四萬錠，每人約得錢十貫。寧夏飢民五萬三千人，賑

糧一月。

二年，江浙大飢，飢民五十九萬五百六十四戶。賑米六萬七千石，鈔二千八百錠，每戶約得米一斗，錢四百餘文。

至正十二年，大名路開滑濬三州，元城等十一縣水旱蟲蝗，飢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賑鈔十萬錠，每人約得錢十四貫。

以上止是元史全部記錄中極小的一部，已經看出人民飢餓流亡，何等嚴重。元制，流民必需押解還鄉，並禁聚至千人，犯禁罰杖一百。飢民困坐待賑，數極微小，官吏經手賑糧，無疑要剋扣自肥。（至順元年，中興等處飢民三十萬戶，按地理志所載中興峽歸安陸沔陽總戶數僅二十四萬戶，官吏能妄報，無疑能剋扣。）佃戶不得受賑，限令向田主借貸，自然積累更深。小有田產的農民，不出賣土地，或流落充佃戶，不能保持生命。這樣，在無數災禍中，田地大量向地主官吏集中了。

（二）人民的反抗

從忽必烈滅宋起，直到亡國，漢族的反抗，始終沒有停止過。下面摘錄幾條忽必烈時代規模較大的事件作例。

至元十三年（宋亡後一年），阿朮攻揚州，使人持宋太皇太后謝氏親手寫的命令，諭守將李庭芝姜才投降。庭芝登城告使人道，「我奉命守城，不奉命降敵」。謝氏又發勸降命令道，「我同皇帝，都已降服，你還給誰守地？」庭芝怒，射使人死。城中糧盡，食糟糠牛皮，有些兵士甚至食自己的幼子，誓死力戰不屈，庭芝與姜才率飢兵七千往泰州，令副將朱煥留守，朱煥開城降元，阿朮分路追擊，圍泰州

城，驅廷芝妻子至城下招降，姜才患背疽不能戰，城破，廷芝姜才被執。二人大罵，要求速死，阿朮殺李庭芝姜才。

宋靜江府守將馬塈與阿里海牙前後百餘戰，堅守不肯降。阿里海牙許塈做廣西大都督，塈不理。忽必烈親寫信招降，塈焚信斬使，外城破，塈退守內城，內城又破，塈率殘兵巷戰，臂傷被擒，頭頸斷，據說還握拳直立，好久才仆地。副將黃文政被擒，大罵不屈，先割舌，次割鼻及脚，文政噴血含胡痛罵，頭頸斷才停聲。部將婁鈐轄率二百五十人守月城，阿里海牙圍攻十餘日不下，婁鈐轄饑極，立城上呼道，『我們困乏不能走路，請給些食物，我們就出降』。阿里海牙送牛數頭米數石，婁鈐轄取牛米還城。元兵登高望城中，見軍士炊米作飯，吞食生牛肉；忽聞鳴角擊鼓，火炮一聲，二百五十人全化灰塵（婁鈐轄和部下決心殉國，吃飽了自己炸死）。元兵入城屠殺，有壯丁七百人逃入西山，阿里海牙派官招降，七百人悉數自殺，無一人投降。

李庭芝姜才馬塈黃文政婁鈐轄以及同他們一起苦鬥的將吏士兵，爲發揚種族氣節，拒絕招降，慷慨殺身，與轉戰閩廣的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輩同是光芒萬丈，永世不朽的義士。此後無數忠勇人民繼承諸義士偉大的遺志，不屈不撓地進行着反蒙古戰爭。

至元十四年，汀漳民軍首領陳吊眼及畲族（蠻族，即漢朝的山越，也稱社民，大概因保持原始公社生活得名）女酋許夫人起兵響應張世傑。陳吊眼聚衆數萬，攻汀漳。元將完者都（欽察人）用頭陀軍（民軍的一部）叛變首領黃華充先鋒，進攻陳吊眼。吊眼軍增至十萬，連五十餘寨，據險固守。十八年，元將高興（漢人）誘殺陳吊眼，起義軍被屠極慘。

二十年，刑部尚書崔彧奏稱江南人民起義凡二百餘處。

二十一年，邕州賓州民黃大成等起義，桂州韶州衡州漳州民衆相繼起義。

二十四年，婺州民柳分司，處州民詹老鷂，漳州民林雄，徽州民汪千十，廣東民鄧太獠劉太獠關太獠蕭太獠嚴太獠曾太獠陳太獠（諸人當自有名，惡號疑元官所加）相繼起義。

二十五年，賀州民七百餘人，循州民萬餘人，泉州民二千餘人，畬族民千餘人，廣東民董賢舉率衆萬餘人，自號大老，柳州民黃德清，潮州民蔡猛，處州民柳世英，大同民李伯祥等紛紛起義。

二十六年，畬族民邱大老集衆千餘人起義。台州民楊鎮龍王山起義，建號大興國，聚衆十二萬，攻東陽義烏餘姚新昌嵊天台永康，浙東大震。婺州民葉萬五率衆萬餘人攻武義縣。

二十七年，建昌民邱元，號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攻南豐等縣。江西民華大老黃大老攻樂昌等縣。太平縣民葉大五集衆攻寧國。婺州處州民呂重二楊元六、泉州民陳七師、興化民朱三十五、處州民劉甲乙等起義。

二十九年，汀漳民歐狗起義。湖廣辰州蠻民起義。

起義全在江南地區（北方止大同一處），起義首領全是貧苦人民，蒙古軍聯合漢族地主官吏，陸續把起義軍撲滅了。蒙古殺奪異常殘酷，連御史台也說討賊官肆意剽掠，捕捉生口（俘虜）充賞品。楊鎮龍敗後，紹御史台揀放生口一千六百餘人，被俘作奴隸的當然更多。

托懽鐵木耳時代，政治的腐敗，軍隊的衰朽，地主豪強的剝削，水旱飢荒的擴大，都達到最高點。雖然朝廷屢次嚴禁漢人南人私藏兵器，甚至伯顏建議殺盡張王劉李趙五姓人，這止是說明蒙古統治事實

上不能支持了。

至元三年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起義，建號大金國（朱光卿漢人，遷居廣東，知金不知宋）。四月，元將狗扎里擒朱光卿。

二月，河南汝寧信陽州民棒胡（本名胡閏兒）起義。棒胡燒香造預言，自稱李老君太子，有彌勒佛像紫金印量天尺等器物，聚衆攻破鹿邑縣。

四月，四川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起義，自稱南朝趙王。廣東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漢人）譚景山等造兵器，拜戴甲爲定光佛，響應朱光卿。

四年，江西袁州民周子旺燒香起義，自稱周王。福建南勝縣民李志甫起義，圍漳州城，元將別不花率浙閩江西廣東軍救漳州。六年，叛賊陳君用襲殺李志甫，龍巖縣尉黃佐才屠殺志甫餘黨鄭子箕等。

五年，河南行省掾范孟端詐造詔書，殺行省平章政事月魯鐵木耳，右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等。

至正元年四月湖南道州民唐大二蔣仁五等起義，攻破江華縣。十一月，道州民何仁甫起義。十二月，山東燕南人民起義凡三百餘處。

三年，元兵殺唐大二蔣仁五，蔣丙率餘衆攻破連桂二州，自號順天王。

四年，山東益都路鹽民郭你赤起義。

六年，三月，山東起義軍攻兗州，元中書參知政事鎮南班駐東平防起義軍。五月，廣西猺州人民起義。六月，福建汀州民羅天麟等攻破長汀縣；十二月，山東河南人民紛紛起義。

七年，山東河南起義軍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集慶（南京）路及沿江一帶人民起義。集慶起義軍

僅三十六人，驅走元兵萬餘人。通州（河北通縣）人民起義，監察御史奏稱通州在京城附近，人民叛變，形勢嚴重，請派大軍速往平亂。

八年，福建汀漳二州、山東沂州各立分元帥府防起義軍。遼陽民董哈剌起義。海寧州人民起義。浙東台州民方國珍起義。

托懽鐵木耳為首的蒙古統治階級，並不畏懼這些人民起義，他們依然淫虐貪婪，有加無已。托懽鐵木耳從西天僧（印度僧）學演揲兒法（淫術，意謂大喜樂），又得西番僧（西藏僧）伽璘真，尤工祕密法（淫術），托懽鐵木耳大喜，封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搜括美婦人供僧徒淫樂，號稱供養。自己日夜練習房中運氣術，不論親族臣民家，凡色美善淫的婦女，一律取入宮中。大臣受祕密戒，得入宮參預遊戲。君臣男女僧俗裸體宣淫，稱為皆即兀該，意謂諸事無礙。大小官員，相率倣效，醜聲穢行，禽獸不如。這樣腐朽的統治階級，在全國性的人民起義打擊下，似乎應該很快就崩潰了，可是起義軍沒有較強的組織，也沒有較遠的政見，此起彼仆，先後敗滅，並不能獲得起義的成效。直到至正十一年劉福通紅巾軍起，才轉上新的階段。

劉福通——永年縣（河北永年縣）人韓山童，借白蓮會（至大元年曾禁白蓮社，拆毀祠廟，令教歸還民籍）燒香聚衆，宣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降生在河南江淮間。信徒潁州人劉福通與徒黨羅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顯忠韓咬住稱山童是宋徽宗（趙佶）八世孫，應當做中國君主。這是包含種族意義的有力號召，廣大人民即時圍繞在這個號召下，發生摧毀蒙古統治的力量。至正十一年五月，密謀發覺，山童被殺，劉福通等據潁州起事，攻破羅山上蔡眞陽確山等縣，進攻葉舞陽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元兵不能

鄉。同時徐壽輝起蘄黃，布王三孟海馬起湘漢，芝麻李趙君用彭二郎起豐沛，郭子興起濠州，響應劉福通。各軍都頭裹紅巾為號，稱紅巾軍（簡稱紅軍），又稱香軍。十五年，福通尋得山童子韓林兒，迎歸亳州，稱皇帝，又稱小明王，國號宋，年號龍鳳。

十七年，福通遣將分路略地，李武崔德攻破商州，入武關圖陝西，毛貴取山東，福通自取汴梁。又分軍三路，一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攻晉冀，一路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攻陝西，一路毛貴由山東北攻，逼近大都。托懽鐵木耳大驚，議遷都避難。毛貴軍被元兵擊敗，退歸濟南。劉福通得汴梁，作為韓林兒的都城，自己率兵攻略河北。關先生破頭潘又分軍兩路，一路出絳州，一路出沁州，越太行山，攻保定，轉攻大同，出塞破上都，毀元諸宮殿，轉掠遼陽，入高麗國。十九年，破遼陽，殺懿州路總管呂震。李喜喜軍分路攻破寧夏，略靈武等邊地。

紅巾軍所至，元朝文武官吏聞風遁逃，但紅巾軍本身也由勝利轉到潰敗，因為韓林兒僅擁空名，劉福通號令不行，諸將各自行動，兵無紀律，攻下城邑，多被元兵收復，人民從實際經驗中感到失望，逐漸離心，聲勢浩大的紅巾軍，終於被察罕鐵木耳李思齊擴廓鐵木耳三人所率領的地主武裝擊破了。察罕鐵木耳是漢化的乃蠻人，改姓李氏，世居沈邱（河南沈邱縣），至正十二年，起鄉兵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漢人）合攻紅巾軍。十八年，陝西白不信李喜喜兵敗逃入四川，改稱青巾軍，歸降明玉珍。十九年，察罕鐵木耳李思齊率大軍自陝西攻汴梁，劉福通兵敗，與韓林兒突圍走安豐（安徽壽縣西南）。毛貴據山東，諸將爭權，趙君用謀殺毛貴。二十一年，察罕鐵木耳乘機擊平山東。二十二年，察罕鐵木耳被紅巾降將田豐刺死，義子擴廓鐵木耳（本名王保保）統兵掃清紅巾餘衆，山東河南陝西又歸元朝所

有。張士誠遣將呂珍攻安豐，殺劉福通，韓林兒逃出城，朱元璋擊敗呂珍，救林兒歸。二十五年，朱元璋殺韓林兒。

郭子興——安徽定遠縣人。父郭翁，算命爲業。至正十二年，子興聚衆數千人襲據濠州（安徽鳳陽縣），朱元璋（明太祖）投子興軍充十夫長，屢立戰功，子興嫁義女馬氏爲元璋妻。十五年，子興死，元璋殺子興子天爵。

徐壽輝——湖北羅田縣人，販繒布爲業。至正十一年，壽輝聚衆攻破蘄州黃州，自稱皇帝，國號天完。將士用紅巾裹頭，與劉福通同稱紅巾軍。十二年，攻破武昌，分兵取江西湖南地。十三年，自江西入浙西，破杭州。十五年，壽輝建都漢陽。十七年，部將明玉珍入四川。二十年，部將陳友諒殺徐壽輝。

陳友諒——湖北沔陽縣人，父陳普才捕魚爲業。友諒幼年讀書，略通文義，在徐壽輝軍中，兇狡善陰謀，殺壽輝大將倪文俊趙普勝，又殺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大漢。友諒軍用白旗，號稱白軍；朱元璋軍用紅旗，號稱紅軍，兩軍日夜相攻，死傷無算。至正二十三年，友諒起兵六十萬，朱元璋兵二十萬，大戰鄱陽湖中，友諒大敗，死，子陳理走回武昌。二十四年，朱元璋破武昌，陳理降。

明玉珍——沔陽縣人，父祖相傳業農，玉珍始爲鄉村中土豪。至正十一年，聚衆降徐壽輝。十七年，入蜀攻取重慶，十八年取成都，佔有四川全境。二十二年，自稱皇帝，國號大夏，建都重慶。玉珍略知政治，禁軍士刼掠，廢佛道（上奉彌勒佛一神），賦稅十分取一，免徵力役，頗得四川人民的擁護。二十五年，玉珍病死，子明昇繼立。朱元璋洪武四年，明將湯和攻破重慶，明昇降。

張士誠——江北泰州人，販私鹽爲業。至正十三年，士誠聚鹽丁萬餘人，攻泰州。受知府李齊招

降，不久又叛去，破興化高郵。十四年，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旗幟用赤色。十五年，攻下蘇州城，得錢穀器械無數。朱元璋取集慶，又取鎮江，與士誠湖常二州接境。十六年，朱元璋攻破常州，士誠兵敗降元。二十三年，取杭州，改稱吳王。士誠佔地南至紹興，北至濟寧，西接汝潁濠泗，東臨大海，在同時割據羣雄中，最稱富強。二十五年，朱元璋命大將徐達常遇春督諸軍二十萬攻蘇州。二十六年城破，張士誠死。

方國珍——浙東黃巖縣人，販私鹽爲業。至正八年，入海爲盜，十一年降元，十三年，據台溫慶元三路地，助元攻張士誠，士誠戰敗降元。二十七年，湯和破慶元，方國珍降。

托懽鐵木耳時代，農民起義的時機完全成熟了，上述幾個首領，止是乘勢利用，滿足個人的野心，人民利益，種族大義，在他們心目中，是並不重視的。由於這些首領們據地稱雄，互相殘殺，不能協力同心，驅逐蒙古，竟使垂亡的蒙古統治者，又一度大規模摧殘中國人民的生計。據元人自己說，『將帥無不貪暴怯懦，紀律蕩盡，戰敗報功，軍潰求賞，經過地方，虜掠人財，雞犬一空，探聞民軍在南，急引兵向北，民軍到西，急引兵向東，不幸遭遇民軍，急飛奔潰逃。收復城邑，悉成荒墟，河南全省三千餘里，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師等三四縣，兩淮南北，大河內（北）外，（南）燕趙齊魯舊境，一望荒涼，人煙斷絕。關陝地區，保全無幾』。黃河淮水兩大流域，遭受蒙古軍這樣巨大的殘破，野心首領們與蒙古統治者應負同等罪惡的責任，止是程度不同罷了。

簡短的結論

一向過着遊牧掠奪生活的蒙古部落，在鐵木眞強大武力下獲得統一了。統一發生巨大的力量，這使鐵木眞有可能向外侵略。

侵略的對象是金國，爲了侵金，先掃除威脅根據地的西鄰乃蠻部，征服金屬國西夏。因滅乃蠻，引起一直向西侵略的新野心，可是鐵木眞並不忽視南侵，分出一部兵力，派遣大將木華黎攻擊山東河北山西，削弱金國，作一舉滅金的準備。

『從多方面瞭解敵國內情，不十分明瞭敵情，決不冒險進攻』，這是鐵木眞戰必勝攻必克的秘術。鐵木眞死後，蒙古族向外侵略繼續擴展着。窩闊台滅金，拔都旭烈兀兩次西征，到忽必烈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事業。

蒙古族武力統治中國，壓迫漢人南人非常殘酷，尤其是南人，政治上處在最下層地位，一切都被蒙古人賤視，止有朱熹眞德秀的道學，大受尊重和提倡。

政治極度腐敗，殘酷的剝削，使極大多數的農民失去土地，投靠地主充當佃戶。工匠被編爲匠戶，每年約得官糧五石，本身及子孫永遠替皇帝貴族服勞役。對外貿易不振，國內商業江浙比較繁盛，其他地域一般在衰疲狀態中。

中國北部人口稀疏，田地荒廢，顯示驚人的殘破。富庶的四川，元初僅存十二萬戶，尤堪驚人。江浙仍是全國財富集中地，同時也是一切剝削集中地。朝廷歲入，主要依靠江浙，單是漕米每年輸出二三百萬石，人民負担奇重，可以類推。

漢族反蒙古鬥爭，從忽必烈開國時起，始終沒有停止過，到托懽鐵木耳時代，農民起義的時機成熟了，劉福通紅巾軍起，全國響應，摧毀了蒙古的統治，朱元璋北伐，中國又回到中國人手中。

第七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明

——一三六九年——一六四四年——

第一節　朱元璋怎樣建立明朝

（一）朱元璋起兵統一江南

朱元璋（明太祖）濠州人，祖與父都是貧農。至正四年，元璋年十七，父母兄弟相繼疫死，孤貧不能生活，入皇覺寺當遊方僧，乞食河南安徽等州縣凡三年。至正十二年，土豪郭子興據濠州起事，元璋投子興軍充親兵。十三年，歸本鄉募兵得七百人。十四年，率壯士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攻定遠縣（安徽定遠縣），招降驢牌寨民兵三千人，土豪秦把頭所部八百人，繆大亨所部二萬人，進軍克滁州（安徽滁縣）。郭子興率部屬萬人來滁，自稱滁陽王。十五年，克和州（安徽和縣），子興死，元璋代統餘衆，兵益強。巢湖水寨首領俞通海廖永忠等降，得船千艘。十六年，渡江擊破元大將蠻子海牙軍，克集慶路（南京），改稱應天府。元璋自稱吳國公，名義上奉韓林兒爲宗主，實際已成立江南一個獨立的強國。

當時劉福通紅巾軍縱橫中原，聲勢正盛，徐壽輝據漢陽，張士誠據蘇州，方國珍據慶元。朱元璋佔領東南形勝的應天府，糾四周新起勢力作屏障，不受元兵直接的迫害，這使他有機會進行整頓軍隊，建立紀綱，招聘謀士，改革弊政，擴大土地，籌備餉糧等必要準備，逐步實現削平東南羣雄的計劃。

朱元璋不斷與張士誠徐壽輝爭地戰鬥，雖獲勝利，但主要兵力是用在奪取防禦力弱衰的元朝州縣。十六年，遣徐達取鎮江，鄧愈取廣德（安徽廣德縣）。十七年，元璋親督徐達常遇春攻寧國（安徽寧國縣），大破元守將別不花，收降猛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鄧愈胡大海攻克徽州（安徽歙縣），繆大亨攻克揚州，收得長鎗軍數萬。十八年，李文忠（元璋甥）鄧愈胡大海分路進攻建德路（浙江建德縣），元兵望風奔潰，元璋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攻婺州（浙江金華縣），擒守將帖木烈思等，留胡大海守城，命與常遇春協力取浙東。十九年，遇春破衢州（浙江衢縣），大海破處州（浙江麗水縣）。三四年間，吳成江南大國。

二十年，陳友諒據江州（江西九江縣），大舉攻破太平（安徽當塗縣），殺守將朱文遜（元璋義子）、花雲，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吳國君臣驚駭，元璋用劉基策，命胡大海攻信州（江西上饒縣），牽制友諒後路，命康茂才詐降，誘友諒孤軍速進。元璋集中所有兵力，襲擊友諒軍，友諒大敗逃回江州，元璋乘勝收復太平，又進取安慶。二十一年，元璋率水軍攻江州，胡大海自信州來會，友諒奔歸武昌，這是吳漢決定興亡的第一次大戰，朱元璋勝利了。

元璋兩大敵國，張士誠地近國富，陳友諒地遠兵強，應該先滅那一國呢？劉基的估量是友諒輕驕喜歡生事，士誠狹隘沒有遠志，先攻友諒，士誠不會出兵援救，先攻士誠，友諒一定起大軍來襲。元璋從劉基議，決計先滅陳友諒。

二十三年，陳友諒軍號稱六十萬，攻南昌。朱元璋親督徐達常遇春諸將率師二十萬往救。兩軍會戰鄱陽湖中康郎山下，元璋兵力不敵，賴將士死戰，勝負約略相當。最後友諒軍敗，收餘衆自保不敢出

戰，殺吳軍俘虜洩憤。元璋得報，却給漢俘虜醫治傷病，釋放囘去，又下令捕獲敵軍，不得殺害。友諒軍心解散，相持十五日，冒死突圍，元璋追擊，友諒中流矢死，餘衆大潰。友諒子陳理逃歸武昌稱帝。諸將多勸元璋乘勝直取武昌，元璋不從，囘應天布置防禦，留徐達等屯軍要害備張士誠，自率諸將攻陳理，圍城凡六月，二十四年，陳理降。江西湖南湖北地盡歸元璋所有。

正當朱元璋攻陳友諒的時候，張士誠在蘇州大造宮室，自稱吳王，荒淫不理政事。二十五年，士誠起馬步舟三軍二十萬人圍諸全州（浙江諸暨縣），明守將胡德濟會合李文忠朱亮祖援兵，大破士誠軍。元璋定計先取士誠兩淮地，再專力攻浙西。二十六年，兩淮平，命徐達常遇春率大軍二十萬攻士誠，徐達破湖州，李文忠破杭州，華雲龍破嘉興，士誠勢孤。二十七年，大軍合圍蘇州，擒張士誠。

張士誠敗滅，元璋遣湯和攻慶元，方國珍降，江南平定。次年正月，元璋稱皇帝，國號明，年號洪武。

（二）驅逐蒙古統一中國

朱元璋武力統一江南的時候，北方紅巾軍全部消滅了，地主武裝首領察罕鐵木耳刺死了，擴廓鐵木耳據太原，李思齊據關中，彼此猜忌，結仇互攻，兵力分散了，托懽鐵木耳衆叛親離，號令不行，無力維持統治了。朱元璋召諸將商議，決定先取山東，轉取河南，堵塞潼關，北上取大都，最後取山西陝西。二十七年十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攻山東。十一月，克沂州（山東臨沂縣）嶧州（嶧縣）滕州（滕縣）益都路（益都縣），十二月，克般陽路（淄川縣）濟南府及東平路（東平縣）。洪武元年二月克東昌（聊城縣），山東平。三月，別路軍鄧愈克南陽路（河南

南陽縣），大軍克汴梁路（開封縣），西進至洛水北，大破元兵，圍河南（洛陽縣）元守將梁王阿魯溫降。四月，馮宗異入潼關，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敗走。閏七月，大軍渡河克衛輝路（汲縣）彰德路（安陽縣）廣平路（河北永年縣）。徐達轉入山東臨淸（臨淸縣），大會諸將兵。常遇春克德州（德縣），長驅北進，克直沽（河北天津縣），又克通州（通縣）。托懽鐵木耳率后妃皇子夜開建德門（大都北門）逃走上都。八月，徐達率大軍入大都（改稱北平府），元亡。

朱元璋命孫興祖守北平，徐達常遇春取山西。九月克保定中山（河北定縣）眞定（正定縣）。十月，克懷慶（河南沁陽縣）澤州（山西晉城縣）潞州（長治縣）。十二月，大破擴廓鐵木耳軍，克太原，擴廓鐵木耳逃甘肅。洪武二年，攻陝西，三月克奉元（陝西西安縣），進攻鳳翔，李思齊逃臨洮（甘肅臨洮縣），四月，進攻臨洮，李思齊降。

洪武三年，常遇春克上都。四年，徐達李文忠湯和分三路出塞擊蒙古。托懽鐵木耳死，子愛猷識理達臘立。明兵深入。愛猷識理達臘率數十騎逃往和林，招擴廓鐵木耳入衛。五年，徐達率大軍十五萬，分三路出塞攻和林，擴廓鐵木耳迎戰，徐達中路軍大敗（左路軍李文忠右路軍馮勝傅友德各獲小勝），死數萬人，達逃還。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遣徐達北伐，同時遣胡廷美何文輝率陸軍湯和廖永忠率海軍取福建，楊璟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由福建取廣東。洪武元年正月，明兵殺元福建守將陳友定，福建平。四月，廖永忠兵至廣州，元守將何眞降，廣東平。七月廖永忠克象州（廣西象縣），廣西平。四年，遣湯和伐四川，明昇降。十四年，遣傅友德藍玉沐英率軍攻雲南，擊敗元梁王匝剌瓦爾密。十五年，雲南平。二十五

年，沐英死，子沐春襲封西平侯，子孫相繼鎮守雲南。

朱元璋統一中國，疆土東起朝鮮，西至土番（西藏），南包安南，北距沙漠，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南京北京直隸朝廷，別設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三布政使司。

（三）完成統一事業的原因

朱元璋出身孤貧，一無憑藉，不到二十年，居然完成統一中國的大事業。看他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在瞭解敵我，緊握時機，不放過每一有利的機會。他的成功，自然止是他個人的成功，但確不是偶然僥倖的成功。

用兵次第——分四個階段：（1）依附階段，（2）立國階段，（3）統一江南階段，（4）北伐階段。

（1）郭子興是濠州一帶起義軍首領，朱元璋初起事，依附子興，表示似乎極大的忠誠，因而取得信任。子興死，殺子興子，餘部盡歸元璋。韓林兒稱帝，聲勢正盛，元璋用龍鳳年號，接受平章政事官位，設皇帝御座，率官屬朝拜行禮。這止是利用韓林兒的名義，與依附郭子興時完全不同了。

（2）渡江取得集慶後，建立吳國，對韓林兒仍保持臣屬關係。這一時期專力奪取元朝州縣，充實國力，遣使與張士誠通好，願意睦鄰守境，不生邊釁。張士誠來攻，止取守勢，避免大衝突。

（3）元璋國力已充，決先滅陳友諒，再滅張士誠。當時士誠攻安豐，元璋親率諸將救韓林兒，劉基力諫，不聽。友諒攻南昌，元璋已破士誠軍，遂至鄱陽湖大破陳友諒。戰後元璋對劉基說，我不該往

救安豐，如果友諒乘我出兵，順流直取空虛的應天府，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那就大事去了。友諒出下策，攻南昌，不能不說是我的幸運。他在這一次冒險行動中，獲得曾經號召起廣大人民的宋皇帝韓林兒，政治上自有頗大的意義。

（4）元璋破陳友諒，急還軍布置防禦，再起兵取武昌。滅張士誠，先攻取湖杭，後攻蘇州。北伐元朝，却先攻大都，後攻晉陝。他料定張天騏（湖州守將）、潘原明（杭州守將）一定併力救張士誠，擴廓鐵木耳李思齊互相猜忌，决不援救托懽鐵木耳。事後完全證明這種估量的正確。

種族號召——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準備北伐，開始提出種族的號召。他宣布一道告中原人民的檄文，大意說，自古以來，中國居內，制服夷狄，夷狄居外，尊奉中國，從沒有夷狄居中國治天下的道理。古人說過，夷狄不能有百年的命運，今天看來，確乎不錯。上天定當降生聖人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建立紀綱，救濟人民。我北伐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你們不要疑懼，攜家逃走。洪武元年，衣冠改用唐朝舊制。這一改革，當然發生很好的影響。同時對付元漢人，給榜招安，對蒙古貴族，一律優待，不加殺戮。蒙古人依仗義兵（漢族民兵）作戰，在種族號召下，大量義兵或望風潰散，或開城歸附，明兵收復中原，幾乎止有行軍，沒有戰鬥。

建立紀綱——元軍紀律敗壞，專事殺掠，反元羣雄，志在子女財帛，紀律並不比元軍好。朱元璋初起兵就申明軍紀，嚴禁抄掠。破和州城時，郭子興部將縱兵殺掠，元璋召集諸將說道，我軍從滁州來，多掠民間妻女，軍中無紀律，那能成事。所有擄獲婦女悉數放還，不得私藏。克集慶城，召官吏士紳說道，『我是救人民來的，你們各守舊業，不需疑懼。』城中軍民喜悅，得民兵五十餘萬人。克集慶後，

開始遣將略地，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出征，臨行訓諭道，「我起兵以來，不曾妄殺一人，你們出征，務必約束士卒，攻克城池，不許焚掠殺戮。誰敢犯令，一律軍法處置。」徐達等叩頭受命。攻克婺州，元璋集諸將訓諭道，「我聽說諸將克城不妄殺人，非常喜歡，武將能知不殺人，自然民心歸附，願意樂歡來歸。你們牢記我這些話，自然大功可成了。」至正二十四年，羣臣推戴元璋做吳王，他登位時訓諭羣臣，首先提出紀綱問題，他說「建立國家，最要是整肅紀綱，元朝昏亂，法令不行，人心渙散，天下騷動，你們應該改變舊習，協力同心，聽我的號令。」二十五年，命鄧愈做湖廣平章政事，訓諭道，「王保保（擴廓鐵木耳）據中原，他那種壓迫軍民的辦法，正像築隄塞水，日夜担心，惟恐滲漏。你這次前去，務必愛軍愛民，招攬民心，正像穿破對方的隄防，使水奔潰。止要人心歸我，自然用力少成功多。」後來破蘇州破武昌破大都，始終確保嚴格的紀律，將帥不敢縱兵殺掠。

善用人力——朱元璋幼年失學，目不知書。初起事，就留心招聘文人謀士，破定遠，得李善長，破滁州，得范常，破太平，得陶安李習，破集慶，得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破鎭江，得秦從龍，破婺州，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稱爲四先生。每得城邑，定要採訪當地名士，酌量錄用。才能尤高的留置左右，待遇優厚，共商機密，很得這些人的助力。大抵元璋對文人採和善態度，對武人却非常嚴肅。滅張士誠後，賞諸將官爵金帛，第二天入朝謝恩。元璋問你們昨夜飲酒了麼？諸將認錯。元璋道，「我何嘗不想同你們飲酒作樂，當今中原未平，不是作樂的時候。你們不見張士誠麼？以後當嚴禁飲酒。」胡大海鎭守浙東，兒子在京犯酒禁，元璋殺大海子道，「寧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來攻，仲中逃歸，常遇春替仲中求恩。元璋道，「法不行那能懲後。」斬仲中示衆。元璋還

能利用懷二心的人，漢贛州守將熊天瑞力窮投降，元璋令從徐達等攻張士誠，假稱直擣蘇州，使天瑞聞知。天瑞果叛投士誠，恰中元璋的反間計。元璋曾說，「我沒有一件事不經心，還不免被人欺騙，張九四（士誠原名）整年不出門治事，那有不亡的道理」。善於用人，善於瞭解每一個人的特性，是元璋能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四）創立制度鞏固政權

朱元璋初起兵，就留心採訪書籍，與儒臣講論經史，尤熟悉漢朝政事，又親見元朝腐敗亡國，力求矯正惡俗。統一中國以後，一切制度設施，無不斟酌利弊，集歷朝統治術的大成。在他看來，確是盡善盡美，足夠保持子孫帝王萬世的基業了。

屠殺功臣──朱元璋依靠諸功臣出力，取得天下，等到天下大定，自己年已五六十歲，皇太子朱標性情柔和，朱標死，皇太孫朱允炆更孱弱無能，元璋深怕將來功臣跋扈叛逆，決計興大獄，一網打盡。洪武十三年，加左丞相胡惟庸謀逆私通日本蒙古等罪，凌遲處死，家屬僚友坐奸黨罪，無一得免。士人有仇怨互相報復，止要告發某人是胡黨，立即捕殺。太師李善長年七十七歲，也算胡黨，全家誅滅。宋濂年七十一歲，致仕家居，因孫兒宋慎名挂胡黨，發茂州（四川茂縣）充軍死。株連牽引的廣泛，卽此可見。二十三年，御製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胡獄凡殺三萬餘人。元璋還嫌屠殺未盡，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將軍藍玉謀爲不軌，凌遲處死，凡宗族文武大員下至舊部士卒，坐藍黨罪被殺約二萬人。御製逆臣錄布告天下。經兩次大獄，文武功臣全數寃死，得壽終的僅湯和一人。

殺戮文人──朱元璋出身微賤，怕文人傲慢不服，凡文字中略有嫌疑，卽指爲故意譏笑，斷然殺戮

示威。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某官作謝增俸表，用『作則（法）垂憲』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替某官作萬壽賀表，用『垂子孫而作則』語，桂林府學訓導替某官作正旦賀表，用『建中作則』語，澧州學正孟清替某官作賀冬表，用『聖德作則』語，全被殺，罪名是元璋疑這些人借「作則」罵他作賊。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替某官作正旦賀表，用『睿（聰明）性生知』語被殺，罪名是疑借「生」罵他做僧。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替某官作謝賜馬表，用『遙瞻帝扉（門）』語被殺，罪名是借「帝扉」罵他帝非（非帝）。祥符縣學教諭賈翥替某官作正旦賀表，用『取法象魏』語被殺，罪名是借「取法」罵他去（剃）髮。亳州訓導林雲替某官作謝東宮賜宴箋，用『式君父以班爵祿』語被殺，罪名是教皇太子弑君父。尉氏縣教諭許元替某官作萬壽賀表，用『體乾（天）法坤（地）藻飾太平』語被殺，罪名是借「法坤」罵他髮髡（剃髮）「藻飾太平」罵他早失太平。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替某官作賀立皇太孫表，用『天下有道』語被殺，罪名是罵他天下有盜，杭州教授徐一夔作賀表用『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元璋大怒道，生罵我做僧，光罵我光頭，作則罵我作賊，捕一夔斬首。僧人來復獻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句，元璋大怒道，殊罵我歹朱，無德頌陶唐罵我無德，不配稱頌。捕來復斬首。

這種無故慘殺，確使某些略知自愛的文士，不敢冒險做官。如詩人楊維楨年七十五歲，被召至京，留百餘日，堅乞放免歸家。文人王逢年六十四歲，被召，子王掖叩頭哭求得免。不過這此是偶見的例外，一般士人絕不許逃避做官，如詩人高啓辭官被腰斬，貴溪儒生夏伯啓叔姪自斷手指誓不入仕，蘇州文人姚潤王謨被徵不來，都被斬首抄家。洪武十八年，頒布大誥十條，作爲學校私塾必讀的課本，其中一條是寰中（國內）士大夫不爲君用，罪該抄（抄家）劄（殺頭）。州縣官奉令搜羅當地士人，催迫上

路，如捕重囚，到京按照各人品貌賞給大小官職，忽又指爲犯罪，不是殺戮或戴斬罪任職，就是罰屯田或築城等苦役。文人學士，一經做官，無異入獄，求進不敢，求退不能，結果養成一種風氣，認爲庸無名譽，品行欠佳不合錄取資格算是幸福，相率習爲卑汚，不復顧及羞恥。士大夫間本極微薄希罕的道德氣節，被朱元璋摧殘盡了。

嚴懲貪汚——朱元璋親見元朝官吏士紳貪汚無恥，想用嚴刑來禁阻。命刑部編輯官紳犯罪事狀，製成大誥三篇，其中羅列凌遲梟示（梟首示衆）滅族等罪千百條，斬首以下罪萬餘條。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貪贓罪發覺，窮究作弊徒黨，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內外官吏被殺數萬人，追贓款七百萬兩。民間中等人家因寄贓借贓（常是借貪官高利貸錢）的罪名，破產無數。元璋允許人民赴京控告貪官汚吏，贓滿六十兩，梟首示衆，並剝皮裝草。府州縣衛公署旁特立一廟，稱爲皮場廟（剝皮處），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裝草的死官，使活官觸目驚心。元璋用這樣殘酷的刑法懲戒貪汚，事實上貪官汚吏依然徧布內外。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官月俸米止有八十七石，遞減至從九品月俸五石，未入流三石（每石値錢一千文，或鈔一貫），俸薄如此，求官人數却並不減少，足見俸祿以外，仍有額外的收入。

以上所說殺功臣殺文士殺貪汚，在什麼動機下，朱元璋必需這樣做呢？某次太子朱標從容說道，陛下執法過嚴，未免有傷天地的和氣。第二天元璋叫朱標來，指地上一條棘杖說，你拿起來。朱標有難色。元璋道，凡是我殺的全是壞人，好比這棘杖上的刺，我替你削光，不好麼？原來他殺的目的，止是爲了自己的兒子。

官制——洪武十三年殺左丞相胡惟庸，從此廢除丞相制度。政權軍權分割成許多部份，由皇帝一人

總掌全權。文官廢中書省，不設丞相，武官廢大都督府，分爲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政府由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組成，所有軍政大權，統歸皇帝直接行施。這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度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是政治上一個大的改革。政府組成的主要各衙門，職掌簡列如下：

五都督府分掌兵籍（如左軍都督府轄在京八衛，在外浙江遼東山東三都司），但無調發權。

六部每部設尙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吏部掌選授文武官吏，戶部掌全國田賦財政，禮部掌科舉禮儀祭祀，兵部掌軍官選授，軍隊調遣和訓練，刑部掌刑獄，工部掌營造和水利。

都察院掌糾劾內外百官，分京外爲十三道，各置監察御史，監視地方官吏的行動。

通政司掌收受內外臣民的奏章。無論何人有陳情建言申訴冤屈或告不法等事，得經由通政司直接奏達御前。

大理寺掌審核刑獄。凡刑部都察院推問獄訟定罪，連同案卷罪犯送大理寺覆審，覆審後，始由刑部具奏行刑。

以上各官職，吏戶兵三部權最重，吏部掌用人大權，地位尤在各部上。皇帝自總庶政，特置殿閣大學士（如華蓋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大學士官僅五品，無權處理政事。

封建諸王——元璋採前朝成法，定封建制，凡皇子到達一定年齡，必需分封京外各地，免有留京奪嫡的禍亂。帝位規定由嫡長子孫繼承；其他皇子封親王，親王諸子封郡王，王位都用嫡長子孫世襲。郡王諸子授鎭國將軍，諸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四世孫授鎭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以下，一律授奉國中尉，親王歲祿一萬石，另有莊田牧地，又有衛兵三千人至一萬九千人。郡王以下，

爵祿依次遞減，統歸朝廷撥給。諸王無事能做，止能專力繁衍子孫，如朱濟炫（元璋孫）生子一百人，長子襲爵，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集，彼此多不相識。濟炫曾孫朱奇湞又生了七十人。又如楚王朱英檢無子，竊取他人子二人作己子，鬧起爭爵大獄。所謂藩王，止有生子算是唯一事業。朱姓子孫蔓延全國，既不做官吏，又不做農工，法定做游手坐食的寄生蟲。

兵制——天子親兵稱上十二衛，駐京城。自京城至外省府縣各立衛所。一府設所，數府設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稱千戶所，一百十二人稱百戶所，百戶所設總旗二（五十八一總旗）小旗十（十人一小旗），五千六百人稱衛。大小聯比，合成一軍，歸五軍都督府率統。每省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統率本省各衛所，分隸各都督府。全國共有都司二十一，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兵卒來源有三種，一從征（諸將攻取土地，留兵戍守）、二歸附（降兵）、三謫發（罪人充軍），兵卒子孫永遠稱軍戶，不得冒入民籍。此外又有民壯（民兵）土兵（土司兵）鄉兵（地方特種兵，如後來河南嵩縣的毛葫蘆兵，善走山，井陘縣的螞螂手，善投石），額數不定。國家有戰事，兵部調發衛所兵，皇帝任命將軍爲總兵官，率軍出征。事畢，將軍奏還官印，兵各回衛所。

刑法——朱元璋自稱用重典（法）治亂世，斷獄不按法律，官吏略有觸犯，立被誅戮。當時京官每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日暮無事，互相慶賀說，又得多活一天。有些犯官不及送獄治罪，就在朝廷上杖死，稱爲廷杖。有些犯官怕刑部按律治罪，不夠嚴刻，特交錦衣衛用惡刑拷打（錦衣衛附設鎮撫司，專管詔獄，有權直接奏請皇帝裁決），稱爲下詔獄。這些嚴刑，主要是對付官吏豪紳的，至於一朝典制的大明律，却斟酌輕重，歷三十年才製定。元璋曾對太孫朱允炆說，我治亂世，不能不用重典，你將來

治平世，應該用輕典。又下令永遠廢除黥刺（面刺黑字）剕（刖腳）劓（割鼻）閹割等刑，後世臣下如敢請復肉刑，務必從重典示懲。從上古傳來的野蠻肉刑，到朱元璋才決心廢除。

壓迫異族——雜居內地的蒙古色目人，不僅受朱元璋的壓迫和侮辱，而且強迫與漢族同化。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止准與中國人通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禁的兩家主婚人各杖八十，嫁娶的男女沒入官，男爲奴，女爲婢。律文註解說，胡元入主中國，族類散居天下，不易滅絕，所以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免得人口繁衍。

八股取士——朱元璋定學制，學校中置臥碑，揭示禁規，內有禁生員議時事律，犯者黜杖除名。又與劉基定八股文程式，規定在朱熹注四子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宋元人注五經（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中出題，依題義揣摩古人語氣，代替說話，絕對不許發揮自己的意見。這是禁止文人自由思想，迫使在一定的程式下說話，思想完全脫離現實社會的新方法，比唐宋詩賦取士，確是更巧妙也更惡毒了。元璋因孟子說過『民爲貴，君爲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類不中聽的話，撤去孟子在孔廟中的神位，命劉昆孫等刪節孟子文句，書名『孟子節文』。洪武六年，又因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聖人的大道，神位仍搬進孔廟去。大概元璋詳細考察以後，知道孟子偶發幾句怨恨話，在全書中止佔極少數，經朱熹注釋，並沒有什麼危險事了，仍然值得與大學中庸論語並用做八股文章的原料。應考的士人，借八股謀官職，止求錄取，不顧任何羞恥，科場中弊端百出，有賄買、鑽營、懷挾、搶替、割卷、傳遞、頂名、冒籍等名目，其中通關節一弊，尤爲嚴重。八股取士，等於獎作弊取士。

防女禍——朱元璋嚴防后妃干預政事。他曾說如果人不是母親生的，天下女人都可以殺掉。洪武元

年，命儒臣編一本書叫做女誡。三年，制定宮內禁令，皇后止准治內事，宮門外事不得預聞。后妃概從民間採選，不許臣下獻進美女。五年，令工部造紅牌，上刻訓誡后妃條例，懸挂宮中。嫡庶身分，辨別非常嚴格，防妃妾恃寵干政。更殘忍的是皇帝死，妃嬪照例從死殉葬。這種慘制到朱祁鎮（英宗）時才廢除。

防閹宦——朱元璋又嚴防閹宦干政。洪武元年，禁宦官預政領兵。六年，定內官（閹宦）不許識字的禁令。十七年，鑄鐵牌置宮門中，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許士民上書——朱元璋定制，天下臣民論政事，得密封交通政司直達御前。洪武十年，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訓諭道，政治好比水，經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達，天下才得太平。人民有機會直接向皇帝說話，這是朱元璋創立各種制度中最好的一種。

朱元璋採取歷朝興亡的教訓，殺了許多人命，立了許多制度，替子孫謀帝王萬世不失的基業，用心確是很苦（他臨死時自稱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却不料剛死幾個月，子孫開始破壞他的制度。

第二節 明朝的政治

朱元璋苦心編訂各種制度，洪武二十八年，他把各種制度彙成一部大典叫做皇明祖訓條章，頒佈全國，嚴重訓諭『後世誰敢創議變更祖訓，按奸臣治罪。』可是他剛身死，奪嫡的慘禍就發生了。後世繼續破壞祖訓，止保存些不妨害作弊的規條。

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死，嫡長孫朱允炆（建文帝）繼立。允炆用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為輔佐，這些人

都是經朱元璋選拔，留給允炆使用的。他們密謀削諸王藩封，先廢朱橚（音肅）等五王爲庶人。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據北平起兵反，號稱靖難。在朝謀士武將，早被元璋殺死，朱棣率兵來攻，沒有人能抵禦。三年六月，南京城陷，允炆生死不明，朱棣自稱皇帝（成祖）。

朱允炆舊臣齊泰等數十人不肯降服。朱棣怒，滅方孝孺十族（朋友學生算一族），凡殺八百七十三人，油煎鐵鉉，活剝景清皮裝草。其餘如陳迪齊泰黃子澄等凌遲處死。朱棣指朱允炆忠臣爲姦黨，本人和族內男子一槪慘殺，如齊泰名下殺四百四十人，黃子澄名下殺一百九十人，共滅族數十，殺人數萬。妻女發浣（洗）衣局、教坊司（官妓），親友發惡遠邊地充軍。罪人轉相攀連，稱爲瓜蔓抄，無數人因此破家，至朱翊鈞（神宗）時已一百七八十年，建文姦黨案才逐漸停止。

朱元璋屠殺功臣，罰功臣家婦女充樂戶（官妓），當時儒臣解縉諫稱道是壞人倫非人道的暴行，元璋認爲迂話，不聽。現在暴行加到自己留給孫兒的忠臣身上了。據南京法司偶存的記錄，有下列幾條：

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奏）卓敬女楊奴，牛景先妻劉氏合無（應否）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淇國公（邱福，做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處轉營姦宿。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等）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並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於奉天門奏。奉聖

旨，吩咐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這是何等殘忍的聖旨。

朱棣起兵時，收買朱允炆左右閹官做間諜，認爲他們對自己忠實。稱帝後，大加信任。洪武二十六年已經禁止刑訊罪犯的錦衣衛首先恢復，並加重它的職權，任無賴紀綱爲錦衣衛提督。又設立東廠，令親信閹人管理。廠衛各畜員役，專門緝訪所謂謀逆妖言（誹謗）大奸惡等罪，陷害忠良，無惡不作。廠衛罪行，從朱棣起直到亡國，充分發揮了統治階級的殘酷性。

朱棣知道人心不服，廠衛止能鎮壓一時，不能維持久遠，即位不久，就發動對外侵略，來提高自己的威望。永樂三年，派閹官鄭和率舟師二萬人出使南洋（南洋羣島）諸國，前後出使凡六次，用意在：（1）探尋朱允炆蹤跡，（2）消滅華僑對他不義行爲的反抗，（3）壓迫和招誘番人來中國朝貢。四年，遣張輔率兵八十萬，滅安南國，改置郡縣。（安南人民猛烈反抗，朱瞻基時明兵敗退，安南得復國。）七年，發大軍攻蒙古，前後親征凡五次，軍民死傷極衆，所得止是幾個蒙古王歸降，受朱棣的封號（如封瓦剌爲賢義王，太平爲安東王，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軍事上勝利的結果，武人因軍功受賞賜，文官因國土擴大，仕途寬廣，對朱棣早已歌功不止，誰還替朱允炆抱不平？永樂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八年遷都北京，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南京除了五都督府不設，其餘衙門自六部至欽天監太醫院，與北京同樣設置。這就是給官員們有加倍升遷的機會，文武衆官那得不加倍喜歡。這樣，朱棣的統治，完全鞏固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死，子高熾（仁宗）立，一年死，子瞻基（宣宗）立。瞻基以後凡傳祁鎮（英

宗）祁鈺（景帝）見深（憲宗）祐樘（孝宗）厚照（武宗）厚熜（世宗）載垕（穆宗）翊鈞（神宗）常洛（光宗）由校（熹宗）由檢（崇禎帝）十一個皇帝。從祁鎮起，明朝的政治愈演愈腐敗，這種腐敗政治，造成了無數的內亂和外患。

皇帝不見朝臣——皇帝居深宮，往往一二十年不見朝臣。朱見深在位二十三年，僅成化七年召見大學士萬安彭時商輅一次，說了幾句話，萬安就叩頭呼萬歲退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僅宏治十年召見大學士徐溥劉健謝遷，每人賞飲茶一杯，滿朝認為盛事。宏治十五、六兩年間，召見劉健等數次，祐樘因此被稱為勤政愛民唯一難得的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六年，遊蕩南北各地，大概一輩子沒有召見過大臣。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僅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韃靼酋長）逼近京城，朝臣擁請面奏軍情，厚熜不得已，出坐奉天殿，不發一言，命禮部尚書徐階捧聖旨到午門，召見羣臣責罵一頓。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僅見大臣數次。朱由校昏愚最甚，在位七年，未曾召見過大臣一次，從成化到天啓（由校年號）凡一百六十七年，君臣見面次數，約略可算，皇帝獨裁權，由閹官代理，內閣六部形同虛設。

閹官——閹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實際掌握政權人，他們有龐大的組織，分十二監四司八局，稱為二十四衙門。此外還有提督東廠提督西廠等衙門，又鎮守邊地，統率京營，經理倉場。提督營造，採珠開礦，市舶織造，凡有權有利的職事，無不歸閹官掌管。羣閹中司禮監權最大，設提督太監一人，掌印太監一人，秉筆太監無定額。提督管理皇城內一切禮儀等事，掌印管理內外奏章，秉筆管理批硃（皇帝用硃筆批示臣下）。司禮監掌印，名義上地位等於內閣的元輔（首相），提督東廠等於都察院，秉筆等於內閣次相。在外各省設鎮守太監，軍隊出征設監軍太監，地位等於總督巡撫將軍等官。實際權力却遠

在任何官員的上面。這就是說，司禮監掌印太監執行了皇帝的職權。

廠衛——閹官權力的表現，主要在掌握廠衛，用慘刑鎮壓異己的官民。朱棣時，錦衣衛（用武官主管）東廠（用閹官主管）並掌緝訪叛逆。朱見深添設西廠，緹（音題）騎（特務人員）比東廠加倍。兩廠員役布滿全國，到處偵事，冤死官民無數。朱厚照時，閹官劉瑾總管東西兩廠，作惡尤甚。南康（江西星子縣）人吳登顯等戲競渡龍舟，被指為叛逆，斬首抄家。州縣人民見有着美衣騎好馬說官話人來到，如見猛虎，紛紛逃匿。官吏趕快獻重賂，盡力招待，才免慘禍。劉瑾又創立辦事廠及內辦事廠，權力更大，連東西廠也被偵察。凡罪人入廠，不論罪名輕重，一概受杖帶枷，枷重一百五十斤，不幾天就壓死。判罪最輕是發邊地永遠充軍，稍重是凌遲處死。

朱由校時，魏忠賢當權，廠衛罪惡，發展到頂點。刑具有大枷，又有械、鐐、棍、拶（音側）、夾棍五種，同時施用，稱為受全刑。刑類有斷脊、墮指、刺心、紅繡鞋（著燒紅的繡鞋）、銅喇叭（用滾油灌入肛門）、壁挺（殺死）等。朱祁鎮時錦衣衛創腦箍、烙鐵、灌鼻、釘指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等名目，後來被普通司法衙門（刑部下至州縣）全部採用，廠衛不得不別標新異，表示自己的進步。

東廠組織，司禮監太監稱宗主，掌廠太監稱督主，下設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人，番子（偵事人）無定額，挑選錦衣衛中最兇狡人充當。番子頭領稱檔頭，戴尖帽，著皮靴，專管偵察。番子稱幹事，每一檔頭領番子若干人，每一番子又各有地方痞棍若干人當爪牙，痞棍採得一事，番子密報檔頭，按事件大小先給賞錢，稱事件為起數，賞錢為買起數。檔頭得報後，率番子至犯事家附近坐守，稱為打椿。番

子突入犯事家搜索，得賄滿意，卽退去；少不如意，用刑拷打，痛苦十倍官刑，稱為乾榨酒，又稱攢囊（魚網）兒。逼令犯事人誣攀有錢人家，有錢人趕快送厚賂，得免株連，否則奏請下鎮撫司獄，一定慘死。番子到刑部都察院鎮撫司監視審案，稱為聽記，到各官府各城門訪緝，稱為坐記，某官作某事，某城門獲某奸，報告到廠，稱為打事件。督主連夜轉報皇帝，甚至民間夫婦口角也報進宮去，供皇帝太監們作笑談資料。錦衣衛辦案與東廠同，不過要繕寫正式奏本，沒有東廠報告那樣迅速，所以衛不及廠得寵，成為廠的附屬機關。京師曾有四人出密室中夜飲，一人酒醉大罵魏忠賢，三人恐懼不敢出聲，忽有番子進來捉四人去見魏忠賢，忠賢碎割醉罵人，賞其餘三人錢，三人幾乎駭死。魏忠賢死後，朱由檢依舊用廠衛，偵察官民，到亡國才停止。

搜括錢財——閹官手握大權，自然要搜括錢財。偶被抄家，發現贓物多得駭人。朱祁鈺抄王振家產，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一百面，六七尺高珊瑚二十餘株，其他珍玩無算。朱祐樘抄李廣家產，得收賄簿，內載某某文武大官送黃白米幾千幾百石。朱祐樘問道，李廣多大食量，要這許多米。左右人說，黃米是金，白米是銀。朱厚照抄劉瑾家產，得大玉帶八十束，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共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厚照又抄錢寧（太監錢能家奴）家產，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朱厚熜抄江彬（總督廠衛，但非閹人）家產，得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魏忠賢家產，史書不載，他弄權遠過任何閹官，他的財產可以想見。

閹官借收稅名義，殘害人民，朱翊鈞時最甚。礦監（管開礦）稅監（管收稅）布滿全國。兩淮又有

礦監，廣東又有珠監（採珠），大小閹官，極意敲剝，吸髓飲血，人民受害無窮。例如陳增開採山東礦產兼收東昌稅，自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富家藏違禁物，殺人極多。馬堂作天津稅監，養無賴小偷數百人，白晝奪人財物，遠近罷市，民衆萬餘，放火燒馬堂稅署，殺稅役三十七人。朱翊鈞怒，命捕民衆重辦，許多人被殺。陳奉收荊州稅兼採興國州礦砂，率惡黨鞭笞官吏，搶劫商旅，姦淫婦女，擄人勒贖，激起人民公憤，聚衆萬餘人，願與陳奉同死，幸地方大官力救得免。陳奉作惡更無忌憚，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凡十起，武昌民怨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擒惡黨十六人投長江，燒稅署轅門，巡撫支可大盡力鎮壓民衆，陳奉得不死。梁永監陝西稅，發掘歷朝帝王墳墓，率無賴橫行，隨意殺人搶掠。人民憤怒謀殺永，永逃走。楊榮監雲南稅，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榮怒，杖殺百姓數千人，抽樊高明筋示衆。寃民萬人燒榮住宅，殺榮投火中，並殺惡黨二百餘人。朱翊鈞得報，哀悼楊榮，幾天不吃飯。當時民不聊生，到處激起叛變，朝廷都用最殘暴的屠殺鎮壓下去。

明朝北京正宮正殿被燒凡八次，每次火災後，派閹官到湖廣採運木材，全國加賦稅，大興土木工程：朱厚照時工部郎趙經督乾清宮（皇帝所居宮）工程，得贓數十萬兩。工部郎止是五品小官，其他大官獲利可想。宮殿迭次火災，也許是閹官們有意放火。

內閣——朱元璋廢丞相制，別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朱高熾朱瞻基兩代，大學士楊士奇等權漸重。朱厚熜信任嚴嵩，大學士權同眞宰相。因避宰相名號，改稱內閣。皇帝口說政令，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硃筆記錄，稱爲批紅，交給內閣首輔（首相）依批紅擬成詔諭，稱爲擬票或票擬，再經皇帝核准頒布。內閣首輔必須仰承閹官的意旨，否則定被斥逐。明朝著名閹官極多，有權的首輔僅嚴嵩張居正二人。

嚴嵩相朱厚熜二十年，專貪賄賂，抄家時，原籍（江西分宜縣）家產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宅共估銀二百三十六萬兩，在京家產不減原籍。南京揚州等地，置良田美宅數十所，秘密寄存親戚家約當總財產十分之三四。抄出的財物，止是一部份，估價又極低，例如皮衣共一萬七千四十一件，估價六千二百五兩，每件不到銀四錢，幔帳被褥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估價二千二百四十八兩，每件約值銀一錢。即此作例，贓款巨大約略可見。嵩子世蕃，得贓也不少，據說，世蕃夫妻窖藏金銀每百萬兩爲一窖，凡十數窖，連嚴嵩看了也害怕起來。

朱翊鈞時宰相張居正，曾生病四個月，翊鈞賞金帛作醫藥費。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外省巡撫藩臬，紛紛給他設醮（請道士上天表）祝禱，各級官吏甚至雜職小官，無不重價請文士作天表，招集道士上表天庭，求玉皇上帝保祐。一次不夠，接連幾次，故意在猛烈日光下燒香長跪勿起。一姓朱御史頭頂香鑪從家裏走到醮壇，表示至誠，果然，朱御史得放外任，同僚們照例送酒席，朱御史大怒罵道，你們不知道我替相公吃齋（素食）麼？這樣胡塗，送我酒肉！居正某次奉旨回原籍（湖北江陵縣）葬親，沿路地方長官跪接跪送，監察御史在轎前奔走開路，供給酒菜每次一百樣，居正還說沒有下箸（筷）處。眞定知府錢普特造大轎前軒（亭）後室（可坐臥）旁有兩廊，各立一聽秀兒童聽使喚，用三十二壯丁抬着張居正走。錢普能製蘇州菜，居正喜歡道，我到此地才得一飽。別處官員聽說，急雇蘇州廚子伺候。張居正是明朝唯一名相，也確有些識見和功業，但仍不免接受官員們的獻媚，何況別人呢。

嚴嵩奸邪，張居正剛直，二人正邪不同，擅權獨斷，却略相似。止有繼嚴嵩作首輔的徐階，可稱專制時代難得的政治家，他主張「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各該管衙門），以用舍（斥革）刑賞還

公論。」又主張「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這些主張頗有某限度的民主意義，在他當首輔時，朝士得談論政事，嚴嵩的餘毒，洗去了不少。

官僚——官吏貪污，並不因朱元璋的慘殺有所懲儆。朱棣時鄒緝奏稱「貪官汚吏，徧布天下，朝廷每遣使人出去考察，此人就得發財機會。使官所到，地方官公行賄賂，惟恐不足。」梁廷棟也奏稱「巡按御史號稱蠻奢訪緝，每到一處，官員贈送多至二三萬兩，國家增一巡按御史，人民負擔加重百萬。」朱棣時代已經如此，後世更無待說了。詩人王季重作一首無不可買畫歌道，「上好（頂好）黃鏡，畫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畫生買起到閣老（宰相）。」賣買官職，是明朝普遍的慣例。

朱見深時萬安作首相，與徽州無賴倪進賢研究房中術，令進賢應試，得中進士，安患陽痿症，進賢自稱善醫，煎湯藥親手薰洗，得升御史，大家叫他爲洗鳥御史。萬安收集各種房中術，密封一小箱，進呈朱見深。見深遣太監往內閣問安道，這是大臣該做的事麼？安惶恐伏地叩頭不敢出聲。革職後回到成都，專門請託辦訟。有人問安爲什麼不回原籍（眉山縣）享老福？答道，我在內閣止有銀十八萬兩，等湊足二十萬便回家了。朱厚熜講求房中術，無錫人顧可學煉秋石（用童便熬煎成藥塊）入京貢獻，三四年間，驟升至工禮兩部尚書。可學不做別事，專和嚴嵩及道士顧仲文等論究房中祕訣。每出門，路人聚觀。叫他顧嘗尿（音近尚書）。略舉這些例證，官僚醜惡無恥，幾乎使人不敢相信。

鄉紳——明朝不止是地方官私派橫征，民不堪命，在鄉紳士，倚勢恃強，與官府狼狽作奸，上下相護，害民也極兇暴。例如大學士楊士奇子楊稷在家殺人奪產，橫行不法，被人告發罪狀凡數十款。梁儲子梁次攄與富戶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滅端家二百餘人，次攄最喜用繩緊縛人臂股或陰莖，使血

液蓄積，鐵針突然刺入，血射出高數尺，衆擁大叫稱痛快。焦芳造第宅，拘數郡人民充工役。大學士周延儒翰林陳于泰都是宜興人，兩家子弟橫暴作惡，宜興寃民聚衆掘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兄弟第宅。大學士王應熊弟應照在鄉橫行，鄉人到京控訴，列罪狀凡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兩。大學士溫體仁都御史唐世濟都是烏程人，兩家勾結太湖強盜，均分贓物。嘉定人周星卿性豪俠，鄉間一寡婦撫養幼子，稍有田產，姪某私獻寡婦田產給勢家，勢家坐大船奏着音樂來接收，星卿不平，糾合壯士突前毆擊，勢家逃走。任意肆虐，受貧弱人獻田並合充當佃戶，受無賴所獻別人的產，都是鄉紳應有的權利。

科第——明朝用八股取士，進士稱甲科，舉人稱乙科或乙榜。舉人會試（考進士）三次不取，得赴吏部候選官職。凡好官要職非進士出身不能得，舉人出身止能到廣西雲貴等地任職，升遷極難，革職極易。長官考察屬員政績，同一說寬，進士出身的算是愛民，舉人出身的算是姑息，同一說嚴，進士出身的算是精明，舉人出身的算是苛暴。中期以後，乙榜做到尚書僅二人，巡撫僅三人，仕途全被甲科把持了。後來李自成起義，用舉人牛金星當軍師，凡舉人都給官做，很得這些人的助力。

秀才一中鄉舉（舉人）就有權包攬親戚門生故舊鄰居的田畝，歸入本人名下。如包攬田二千畝，收錢糧三百兩，實際繳給官府八九成，濕空得一二成的利益，進士鄉紳（退職官）權力更大，包攬田畝更多，本家子姪及內親（妻族）也恃勢包攬，通常鄉紳一人，每年有一二千兩的收入。

封建——藩王徧布全國，奪民間田產婦女，隨意殺人，庇護盜賊，無惡不作，朝廷從不究問，防止藩王謀叛，却異常嚴密。如不得入京朝見，出城掃墓，必需奏請，二王不許相見，不許干預朝政等，一犯禁令，立即削爵貶爲庶人，送鳳陽府高牆（牢獄）永遠禁錮。朱由檢時滿州入寇，京師戒嚴，唐王聿

（音曰）鍵倡議勤王，反被由檢斥責，貶爲庶人，送鳳陽禁錮。朝廷對藩王猜忌極深，所以勤王救國，也算大罪。

朱翊鈞時有親王四五十人（每人歲祿一萬石），郡王二百五十一人（每人歲祿二千石），鎮國（歲祿一千石）輔國（歲祿八百石）奉國（歲祿六百石）將軍七千一百八，鎮國（歲祿四百石）輔國（歲祿三百石）奉國（歲祿二百石）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人，郡主（親王女，歲祿八百石，婿稱儀賓，歲祿數同）縣主（與儀賓歲祿各六百石）郡君（與儀賓歲祿各四百石）縣君（與儀賓歲祿各三百石）七千七十三人。庶人（庶人及妻女每月各給米六石）六百二十人，共二萬三千餘人。朱厚熜時全國每年供京師米四百萬石，宗藩歲祿多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石，兩省支給宗室祿米五百四萬石，政府及各省每歲收入糧米，不夠宗室歲祿的半數。

親王祿厚產大，襲爵子孫，世世驕淫，不愁貧乏。郡王以下，不得分財產，生活全靠歲祿，又不許別營生計，大抵勾結盜賊無賴，當窩主分贓。宗室男女婚嫁，照例要奏請朝廷核准，生子也要朝廷賜名。自萬曆至崇禎，禮部積壓不辦，有的髮白還是獨身，有的人死還沒有名字。何如寵做禮部尚書，特爲奏請，男女六百餘人得准許婚配。

腐朽的政治機構——明朝腐朽政治到朱翊鈞末年已達頂點。例如朝廷大臣得任意棄官歸家，皇帝既不挽留，也不罪責，讓他們自來自去。官缺多不調補。照舊制給事中（諫官）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這時候給事中止剩四人，十三道監察御史止剩五人，六部堂官（尚書侍郎）止剩四五人，都御史八年不補人。外省總督巡撫等大員，一樣缺人不補。文武候選官數千人久困京城旅舍，因吏兵兩部無人用印發

押，不能領憑赴任，往往攀宰相轎子哭泣哀求。囚犯無人審問，任令在獄中自生自死。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朱翊鈞認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夠用，不必添設。南京九卿止剩二人，尚書止剩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本來政權全在閹官手中，朝官多少有無，皇帝並不看作重要事。當時京城人士謠語：有十可笑的謠語：『光祿寺（辦酒席）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道士）祈禱（祝禱），武庫司刀鎗，營繕司（掌工程）作場，養濟院（養老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糾彈不法官吏），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這就是說，組成政府的各部分，都已名存實亡了。

別一例證也說明政治的極度腐朽。司牲所（供祭祀用牲畜）養羊三百六十頭，用牧羊人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近年內支黑豆（餵羊用）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牧人用）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衣料錢）七百餘兩。又如乾明門養貓十二隻，刺蝟五隻，羊二百四十七隻，西華門養狗五十三隻，御馬監養狗三百十二隻，虎三隻，狐狸三隻，文豹一隻，土豹七隻，鴿子房養鴿子若干隻，每年共支餵鳥獸用豬羊肉三萬五千九百餘斤，綠豆穀粟等四千四百八十餘石。又西苑豹房養文豹一隻，用飼養人二百四十名，地十頃，每年支食糧二千八百餘石，地租七百兩。這樣巨大糜費，止供小閹官作弊侵蝕，大閹官及京內外文武官員的作弊侵蝕，可以類推。

幾件著名的大事——朱元璋制定『皇明祖訓』，後世君臣止要形式上遵行祖訓，就算盡職，無需談什麼興革。那麼，官員們做些什麼事呢？朱見深時一御史奏請順適物情道，『近來京城地方，車輛騾驢，街上雜走，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一處奔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朱祐樘時一給事中

建議處置軍國大事道，「京中士人競著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朱厚熜時一員外郎奏請崇節儉以變風俗道，「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桌（陳列裝樣）糖餅，大件省工卻費料，小件省料卻費工，乞要制定式樣，務省工料，使風俗歸厚」。極小事情，生扯在極大題目上，固屬可笑，就是朱厚照時代的諫南巡，朱厚熜時代的議大禮，在當時認為莫大事件，實際也正是一場空鬧。

朱厚照要到南方去遊玩，朝臣紛紛諫阻，厚照大怒，令夏良勝等一百七人罰跪午門外五天，又一批朝臣繼起諫阻，厚照更怒，捕朝臣下詔獄，白天牽出跪午門，晚間牽入囚獄。罰跪期滿，一百七人各杖三十，六人各杖五十，三十八人各杖四十，一人杖八十，不少人因此喪命。厚照不久到南方去了。這就是著名的諫南巡事件。

朱厚照死，從弟朱厚熜繼位。厚熜要尊本生父祐杬為皇考（父），朝官們主張尊祐杬為皇叔父，羣跪左順門外哭爭。雙方相持，大鬧不休，厚熜怒，捕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入錦衣衛獄，令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在家待罪，四品以上官罰奪俸，五品以下官罰杖，翰林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受杖，死十九人。這就是著名的議大禮事件。

上列兩大事件以外，又有所謂三大案。

梃擊案——朱翊鈞生子常洛，又生子常洵（寵妾鄭貴妃所生，封福王）。朝臣請立常洛為皇太子，促常洵出京就藩（封地在洛陽）。常洵出京後一年（萬曆四十三年），忽有人執棗木棍打傷慈慶宮（太子宮）守門人，闖入前殿，被閹官捕獲。追究主使人，鄭貴妃弟鄭國泰似有嫌疑。翊鈞殺閹官龐保劉

成二人了事。

紅丸案——常洛嗣登位幾天，患痢疾，不能起床，鴻臚寺官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常洛吃第一丸，覺得好些，連呼可灼爲忠臣，吃第二丸身死。首輔方從哲擬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等劾從哲應坐弒逆罪。

移宮案——常洛死，子由校立，年十六歲，與常洛寵妾李選侍同居乾清宮，朝臣楊漣左光斗等堅請李選侍移居他宮。

從由校時代起，這三大案成爲朝臣閹官正人奸臣爭鬥互殺的工具，各聚徒黨，血戰不止。亡國後小朝廷中仍繼續紛鬥，到小朝廷被清朝消滅，才告結束。

第三節　農民土地問題與賦稅制度

經過元末二十餘年大亂以後，山東河南河北以及朱元璋起事的根據地淮河流域，變成草木暢茂，人煙罕見的荒地。洪武前一年，朱元璋率長子朱標親到鄉間，指示朱標道，「你知道農民的勞苦麼？農民一輩子困在地上，手執耒耜，一年到頭，不得休息；住的不過茅屋草戶，穿的不過破衣爛裳，吃的不過菜羹粗飯，可是國家經費，全靠他們來負擔，我教你牢記他們的艱處，不要過分聚斂，務使農民免受饑寒的痛苦。」朱元璋知道國家經費全靠農民，現在面對着無限荒地怎樣辦呢？

（一）農民與土地

（甲）農業逐漸恢復

洪武元年，召集全國府州縣官來朝，元璋面諭道，『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乏，好比小鳥不可拔羽，新樹不可搖根，當今要政，在於安養生息（繁殖），你們務必痛戒不廉的弊病。』他用剝皮楦刑，懲戒貪汚，同時允許人民直接向皇帝告發官吏的罪惡，消極方面，多少發生一些效力，積極方面，行施了下列幾項辦法：

開墾荒田——洪武元年，令州縣人民開墾荒田，不論有無原主，都歸墾荒人所有，作爲永業。三年，責成地方官召誘未登戶籍的流民，官給耕牛種籽，按墾田多少，定官吏賞罰條例。五年，令四方流民，各歸田里，丁多田少的，官給附近荒田，按丁撥付。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田許民儘量開墾，官府毋（不）得起科（租）。這些法令以外，又特設司農司，專掌中原墾荒事，派官到廣東買耕牛，分給農戶，遷山西澤潞等地無田農民墾河南河北田，又遷蘇松嘉湖杭溫台等地無田農民往鳳陽滁和一帶耕田，官給牛種，耕地作爲世業。北方近城地多荒廢，召民耕種，每人給田十五畝，菜地二畝，免租三年。各州縣每年新墾畝數少或數千，多或二十餘萬。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田畝總數達八百五十萬頃，荒地大體墾成熟田了，同時貴族官僚豪強對土地的侵奪也就加劇了。

軍民屯田——分軍屯民屯兩種（明初有商屯，募鹽商到邊地開墾，弘治中廢壞）。軍屯歸衞所長官管理，每一軍人屯田五十畝，稱爲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邊地軍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明初屯田總額二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二頃，約估田畝總數二十九分之一。民屯歸地方官管理，狹鄉的貧戶，無田耕的流人，犯罪的官民（犯官多謫徙鳳陽屯田），被指定往某地墾荒，稱爲屯民。明朝沿襲元村社制，土著稱爲社民，社民先占的田畝寬廣，屯民新占的田畝狹小，因此屯地稱爲小

畝，就地稱爲斷畝。田畝面積，照定制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實際廣狹不均，北方尤甚。洪武時軍民屯田總數八十九萬三千餘頃，約占田畝總數十分之一強。

興修水利——朱元璋初建國，就設立營田司，命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管理全國水利，修築各處隄防。並命地方長官，凡人民條陳水利，即時奏上。洪武元年，修銅城堰閘周圍二百餘里，就是採取和州人民的建議。二十七年，特諭工部修治陂塘湖堰，遣國子監學生分路督修全國水利。二十八年冬，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自朱元璋至朱祁鎮正統年間，史書關於興修水利的記載，爲數頗多，這對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防止兼并——朱元璋出身農村，親見元朝豪強侵侮貧弱，兼并土地，激起農民大騷動。建國以後，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到中都（鳳陽）墾荒，又徙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一萬四千三百餘戶充實京師。大量富戶遠離鄉土，雖然原有田產仍得保存，對貧弱農民的剝削，多少要減輕些。朱棣還浙江應天富民三千戶到北京，充宛平大興兩縣廂長，戶籍附在京師，原籍應出徭役仍不得免，日久貧乏逃亡，續選原籍殷實戶來京師補充逃戶。這種辦法，與元璋徙富戶同一意義。

（乙）最大地主的產生

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地主，留下的土地，換了一批新的主人。他們土地佔有的規模，比元朝更大了。明朝土田制分官田民田兩類。官田包括宋元相傳入官田地及還官田（繳還賜田）、沒官田（沒收罪人田產）、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音軟，城邊田地）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賞給）乞（請求）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

稱爲官田，其餘稱民田。官田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幾種：

官田——蘇州松江一帶田地，南宋時多括爲公田，張士誠時數量更擴大，朱元璋滅士誠，凡士誠部下文武親戚及富民所有田產，一律沒收作爲官田。據「宣德實錄」所載蘇州知府況鍾的奏章說，「蘇田如按十六分計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據弘治十五年統計，全國土田總數中官田佔七分之一，這種官田或因豪強勾結官府侵佔歸私，或因種官田佃戶，把官田冒充私田，賣給富戶，大量田畝，逐漸歸富貴人家分有。崇禎時，大學士錢士升說，「江南富家有百畝的十之六七，有千畝的十之三四，有萬畝的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其他地區可以推見」。

皇莊——朱祁鎮天順八年撥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在河北順義縣安樂里柏楊村）作爲宮中莊田，數年間，侵佔民田超過原額十倍。朱見深正式成立皇莊名目。朱祐樘時單是畿內皇莊就有五處，共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後來逐漸擴大，多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有管莊太監，有旗校（武官）每處約三四十人，招集地豪流氓，或稱莊頭，或稱伴當，互相作惡。莊中起蓋房屋，搭架橋樑，擅立關口，私刻印信，凡人民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無不勒索錢財，又鄰近地土任意劃界，按畝徵銀，民間婦女任意姦淫，略要分辨，即被誣指罪名，綑送莊官拷打嚴辦。人民驚慌不安，怨恨入骨。朱厚照登位剛一月，就建皇莊七處，後增至三百餘處。不言可知，這些莊田都從人民手中奪來。

藩王莊田——朱元璋定制，親王莊田一千頃，實際頃數還在定制上，洪武初年，禁止「諸人不得向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地山場窯冶，違者治罪」。足見元朝獻田惡習，明初相承不改。朱高熾以後，諸王貴臣多乞請莊田，朱祁鎮查覈諸王錫收侵地，歸還原主，朱祐樘禁宗室奏請田土及受人投

獻。這都說明藩王恃勢兼并的劇烈。朱祁鎮子見潾（德王）就藩德州，賜東昌兗州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朱厚熜子載圳（景王）就藩德安，賜莊田湖陂數萬頃，朱翊鈞弟翊鏐（潞王）就封衛輝，賜田四萬頃，翊鈞子常洵（福王）就藩洛陽，賜田四萬頃，中原腴地不足，取山東湖廣良田湊足數目。朱由校時桂瑞惠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各有莊田一萬頃。諸王府官及閹官丈量土地，徵收租稅，畜養奴僕無賴多至數千或萬人，四出奔馳，勒索錢物，毆殺佃戶，連朝廷某些官員，也說「慘毒不忍聞」。

權貴莊田——勳臣外戚閹官強占官私田地，或反誣民私占官田，斷令還官，實歸己有。朱祐樘時勳戚閹官有莊田三百三十二處，共地三萬三千餘頃，朱厚熜遣御史查覈勳臣隱冒莊田，得一萬六千餘頃，朱載垕定勳戚限田制，勳臣五世內限田二百頃；外戚限田七十頃至七百頃。這止是一紙空文，並未實行。閹官莊田，比勳戚更多，魏忠賢所佔尤不可數計。至於一般官員和紳士，各依自己勢力的強弱，吞佔與勢力相當的土地。明史食貨志說：「明自中期以後，莊田侵奪民業，直到亡國才停止」。

（丙）民間土地的兼并

明初獎勵人民開墾，許民盡量墾荒，官府不得起科；又許有餘力人家，不限頃畝，永不起科。在這兩個特許下，民間產生不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可以想見。地主官豪用下列幾種方法，兼并農民的田地：

逃避田賦——有勢力人家，賄通書吏，將本戶米糧分散成合勺細數，轉加在小戶糧上，稱為飛灑：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斗成石，官府不短收，勢家不納糧，被灑小農戶，却不知合勺從何處飛來。年年如數代賠。此外還有虛懸、挪移、影射等法，富人佔田萬畝，不納一粒米，官府從不追究，貧戶田早失去，糧仍保留，當時民間一般的現象是沒有田的却要納糧出丁，稱為「產去糧存」，除了逃亡，永

遠不得免除。

逃避差役——富家田多，如併成一戶，自然因糧多，差役跟着加重。兩浙有所謂「花詭」或「鐵腳詭寄」法，分散租額，或詭寄親鄰，或詭寄佃戶，或詭寄他莊，彼此推委，藉免重役。凡官紳士人法律上有免丁（一二丁至十六丁）免田（多至二三千畝）的優待，他們利用特權，收受富家詭寄田地，富家應出差役，轉加在農民身上，農民役愈重，田產愈流入富家。

高利貸——農民負担苛重的賦役，不得不向富家借債，姚夔說高利貸的罪惡道，「收穫剛完畢，農民一家人已饑荒，所以小民凶年挨餓，豐年也一樣挨餓」。

豪強掌握鄉村政權——朱元璋令全國州縣鄉村設立老人，職掌勸民為善，判斷爭訟。後來老人多由勢家的隸僕或地痞土豪充當，憑藉地位侮虐貧弱。朱元璋又令大戶充當糧長，職掌催收本鄉錢糧，後來糧長勾結書吏，倍收糧米，包攬辭訟，共分贓錢。糧長買田造屋蓄妾等費，統歸小民負担。

（丁）兼并的結果

農民在各種兼并勢力的壓迫下，怎樣生活呢？

饑餓——明史稱朱棣時，天下富庶，歲收豐足，外省府縣倉米堆積，至紅腐不可食。這自然算是明朝全盛時代了。貧民能不能食紅腐的米呢？太子朱高熾路過山東鄒縣，見男女持筐在路旁掘草根，高熾駐馬問草根的用處，民跪對道，饑餓靠它活命。高熾下馬入民家，所見無不爛衣百結，竈鍋傾仆。這並不是鄒縣偶見的現象，照鄒緝的奏章說，「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連年，民多剝樹皮掘草根活命。」朱棣以後，貧民生活更不堪問了。馬馴有一篇請減賦的奏章說，「山居人靠吃樹葉，水居人靠捕魚蝦，田

圓如捕，室家如枯，百姓面色都灰黑像死人。』明朝止有增賦，沒有減賦，那末，面色像死人的百姓，生活痛苦有增無已。

破產——顧炎武（明末清初人）日知錄說，『吳中（蘇州松江）人民有田的佔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佔十分之九』。其他地方，大致相類。佃戶的生活，在王錡（成化時人）永豐謠裏，這樣描寫着：『永豐地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水閘），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官田賣給富家）；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接新債。舊租了，新債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佃戶痛苦如此，因之對土地的要求，表示無比的迫切。例如南潯（浙江吳興縣）人名士朱國楨曾向巡撫建議均田，巡撫令國楨從巡按使馬起莘往吳興查勘，農民羣起歡迎，各寫『均田便民』四大字粘揭路旁。巡按使船自平望（江蘇吳江縣）至吳興一百二十里，見沿路滿貼均田便民紙條，愈近城愈多，一望不見邊際，農民立兩岸大聲呼號，有如發狂，多失足跌入水中。巡按使登岸上轎，農民攀轎槓高呼，捕數人，轎才得行。本地富豪憤怒，使秀才出面與官員集孔廟商議，農民無數聚廟外請願。會議十餘日，巡撫巡按使聯名奏請順民情均田，戶部嚴斥不准。富豪某甲率奴僕千人到南潯燒朱國楨房屋，幸得農民援救，半路上擊退某甲。朱國楨好久不敢回家去。

賣妻子——農民希望兒子不賣掉，第二年還有人力去種田，可是事實並不允許這樣。朱見深弘治元年，巡按御史婁芳奏稱徐州河南等處，人民鬻賣男女，沿路成羣，價值極賤，甚至番僧夷人也來收買。

二十二年，詔陝西山西湖廣等處軍民先因饑荒逃移，將妻妾子女典賣給別人，許向官府首告，給原價贖取。這種假仁慈的空話，止顯示農民破產的深刻和普遍。

賣身——妻子賣了，自身也就不得保全。豪富人家或因私債準折（折價）人丁，或恃威力強奪人丁，令改換姓名，驅使人奴使（大明律庶人不得養奴婢，功臣家得養奴婢，官紳家養奴婢，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萬曆時定制，官民人家得僱用工人，不得養奴婢。價買人口，十六歲以上必需婚配，當作本家的子孫。改換奴婢姓名，意在避免法律的禁限）。豪家奴婢日增，納稅農民日減，江南地狹，豪富家畜奴尤衆。此外還有一種投靠的習俗，士人一登甲科得官職，就有多人來投，訂立身契。子孫永遠充當家人（奴僕）。官紳門下奴僕多至一二千人，其中一部份是農民，依靠主人庇蔭，得免書吏橫派賦役的痛苦；一部份是流氓，替主人四出尋事，或強奪房產，或勒寫賣身契據，或百計千方詐人錢財。說事講錢，逼令送家爺（主人）若干兩，送門幹（門房）若干兩，送書房（親近管事人）若干兩，自己另要後手錢若干兩，非破詐人家洗蕩一空，不肯罷手。偶或受人控告，主人出頭庇護，縣官看奴主情面，輕輕了事。弘治三年，曾禁軍民人等敢有投託勢家權門，充當家人，發覺後，流邊地永遠充軍。自然，這止是一紙空文，不會發生什麼效力。

流亡——投靠勢家，止能容納破產人民的一部份，其餘或到兩京冒充匠戶，或走遠方經營小販，或棄陸入水，泛舟爲家，但仍不能容納過多的人口，結果最大部份的破產人民，不得不離鄉流亡。從朱瞻基宣德時代起，流民問題開始嚴重起來。松江知府趙豫在安輯流民的奏章裏說，「人民欠了公賦，又欠私債，田地荒蕪，房屋毀撤，無法安身，止好流亡」。朱瞻基朱祁鎮兩代，朝廷也空談些撫治的辦法，

後來連辦法也不識了。王夫之（明末清初人）噩（音鄂）夢裏說，『元朝政治敗壞，富人驕橫，貧民飢寒，官府漠不關心，沒有流以前，不加撫卹，已流以後，不與安輯。洲治至成化（朱見深）時代，形勢愈轉惡劣，初爲流民，繼爲流寇，蔓延全國，不可收拾』。這就是說，農民大量流亡，促成了明朝統治的崩潰。

（戊）墾田和戶口

洪武二十四年，全國郡縣賦役黃册造成，計戶一千零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朱元璋造黃册，本意在査明供賦役的男丁數目，女口也許不在册內（兩宋戶籍不計女口），可是一戶平均有男丁五六人，似乎也不合實情。據洪武二十六年戶部統計，全國土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戶總數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永樂時約計民戶一千萬，軍戶二百萬），口總數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改丁爲口，當是包括男女總數。二十四年統計，一戶平均五丁稍強，二十六年統計，一戶平均四口稍弱，二三年間，不容有這樣大的變動，按常例說，似乎二十六年統計數字，比較可信。朱祐樘弘治四年（距洪武二十六年凡九十九年）全國戶總數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總數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弘治十五年，全國土田總數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一百年間，田減一半，戶損七百萬，充分說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權門的盛行。朱翊鈞萬曆六年（距弘治四年凡八十八年）大學士張居正用開方法丈量全國田畝，得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增三百萬頃。明史說，當時官府爭用小弓（一弓五尺）量田求多，或指現田充新墾。不言可知，被小弓丈量的自然是沒勢力人家的田，被指爲新墾的決不是權豪人家的田，田畝增加，貧弱人反而

愈苦。萬曆六年，全國戶總數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總數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戶口數與一百九十年前的數目相同，顯然由官吏據舊戶籍揑造。

（二）賦役制度

戶籍——洪武十四年，編全國賦役黃册（戶籍册，用黃紙作封面），鄉村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較多人家十戶爲里長，餘百戶分十甲，每甲推出十人。官府按年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輪役一遍，稱爲排年。城內稱坊，近城稱廂，鄉村稱里。戶分民、軍、匠三等。民戶分儒、醫、陰陽等，軍戶分校尉、力士、弓、鋪兵等，匠戶分廚役、裁縫、馬、船等，又海邊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等名目。按各人職業編籍，每十年重造黃册一次。大抵洪武時代曾經編造，以後僅存空文，（祭天地時，祭壇下陳列黃册，祭畢收藏），官府徵稅派役，另有底本，稱爲白册（白册在書吏手中，營私舞弊，無可査究）。

田籍——洪武二十年丈量全國田畝，按字號編排，寫明田主姓名及地形土質面積四至，形似魚鱗，稱爲魚鱗册。

田賦——明初定賦稅制，號稱十分取一，實際參差不齊，輕重懸殊。大抵官田每畝收租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元末蘇松嘉湖四府官紳豪民曾助張士誠堅守不降，元璋怒，按私人租簿作租額，每畝收糧最高額竟至二三石，表示懲罰的意思。因此全國田賦蘇松最重，嘉湖較次，杭州又較次。洪武十三年，命戶部酌量減輕江南租額，蘇州一府秋糧仍多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其中民糧僅十五萬石。朱元璋所謂懲罰官紳豪富，顯然正是剝削佃戶的一種藉口，明

朝江南農民逃亡現象特別嚴重，這是主要的原因。

洪武時田賦分夏稅秋糧兩等。夏稅包括米麥、錢鈔、絹三種，秋糧包括米、錢鈔、絹三種。弘治時夏稅名目增至二十餘種，秋糧增至十餘種。萬曆時又有增減。大體米麥爲主，錢鈔絲絹爲輔。明初兩稅每歲收入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鈔四萬五千五百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五百餘匹。朱祐樘時麥米絹比洪武原額略有虧短，獨銀鈔增至七萬八千三百餘錠。

差役——丁分成丁未成丁兩等。男子十六歲以前稱未成丁，十六歲至六十歲稱成丁，服官役，六十以外免役。役分里甲、均徭、雜泛三等，按戶服役稱甲役（里甲），按丁服役稱徭役（均徭），臨時應官府呼喚服役稱雜役（雜泛）。以上三役各有力役（出人）僱役（出銀）的分別。經常差役除里甲外，有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等，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牐淺夫等，名目繁雜，憑官府任意增添，不可計數。其中糧役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起初指定專派大戶（富戶）充當，後來大戶行賄得免，轉派中戶代替，後來中戶又設法得免，大戶役全由下戶貧民來負担。例如松江府華亭縣糧役，起初每年設庫子四名，稱爲支應大戶。本縣衙門雜費及縣官迎送上司等費，例歸庫子供給，每名一年費銀一千兩以上。後來議革庫子，改用長收，華亭縣十二糧櫃，每櫃每月輪值長收一名。四個庫子化爲十二個長收，理由是『共同負担，衆擎易舉』，其實是中戶代替大戶。凡上官來縣，長收照例辦迎風飯、下馬飯、閱操酒、送風飯，又本縣知縣，長收照例貢獻常例錢、火耗錢、交際錢、餽儀錢，同府各衙門書吏皂隸快班（馬快步快）長收照例得送錢應酬，每一名長收，每年所費在二千兩以上，後來又議革長收，改用總催一百名。理由仍是

「共同負担，衆擎易舉」，其實是較下一級的中戶代替較高的中戶。總催職務同長收，支應上司酒席，通常每席用葷素四十味，糖食四十味，菓品四十味，攢盒煖盞等物無數，一席約費一百兩以上。某年，按院（巡按御史）學院（主考）同時到華亭縣，兩院有交請席，府縣有公宴兩院席，由監生顧正心陳大廷宋啓明三人承辦。三人各爭奇鬥新，求媚長官，其時正當五月，竟搜得一斤重的肥裝蟹，五六斤重的鮮鰣魚，其他水陸珍品百餘種，細菓如松子杏仁蓮心瓜仁等，裝綴如魚鱗，高一尺以上，器皿杯盤，全用古窰金玉。知府詹某知縣項某，都是按院的同年進士，按院連聲贊嘆道，「兩位年兄到此地做官，眞是大福氣」。他們那裏想到當差人民的大痛苦呢？後來又議革總催改用里排（里甲），職掌催徵錢糧。理由還是「共同負担，衆擎易舉」，其實是下戶代替中戶。里排多是鄉村貧弱人，富家拖欠錢糧，里排畏勢不敢緊催。官府不追富戶，止追里排，皂快經常下鄉拘提，勒索酒食和路費，書吏借端恐嚇，不送賄賂不能活命。官定每圖（鄉村劃分若干小區域，稱一圖）每十日限納白銀二十兩，里排按期到衙門繳納，稱爲赴比，縣官不分繳銀多少，止要短繳一二兩，就與其他短繳十餘兩的人，一概答對鞭背，沒無差別，稱爲比較。每一里排照例每月受三次鞭笞刑。結果止有賣田宅賣妻子離鄉流亡的一法。舉華亭一縣糧役一項作例，全國人民受差役的禍害，可以想見。

一條鞭法——明朝第一清官海瑞，一生主張「要天下治安，必需行井田制，其次應行限田制，再其次也應行均税制」。他做過一任浙江淳安縣知縣，又做過半年應天十府巡撫。做巡撫時，抑制豪強，替貧民奪還許多田地，官紳大怒，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說他「庇護奸民（貧民），侵犯紳士，沽名（釣名）亂政」。瑞因此失官。瑞本着均税的主張，任知縣巡撫任上，創行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就是措

丈地畝，按畝徵銀，令田主繳納一定數量的銀，所有田賦差役各種雜費包括在內，官募人充役，不再攤派。這種辦法，對無田貧民確有利益。朱翊鈞萬曆九年，朝廷採用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可是地方官吏勾結富豪，仍舊苛役農民，從中取利。

加賦——明朝前半期戶部常年歲入銀二百萬兩，照舊制七分作經費，三分作存積。朱厚熜時，邊境軍費建築宮殿費齋醮求仙費（招道士求長生藥）驟增不止，嘉靖三十年，歲出銀五百九十五萬兩，為彌補虧短，增江南浙江等州縣田賦銀一百二十萬兩，稱為加派。朱翊鈞萬曆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軍餉激增至三百萬兩，宮內藏銀無數，朱翊鈞不肯動用，戶部援嘉靖加派例，全國（除京畿八府及貴州一省）田賦每畝加徵銀三釐五毫，得銀二百萬兩。次年又加三釐五毫，次年又加二釐，前後共增九釐，從此作為定額，每歲得銀五百二十萬兩。朱由校天啓二年，又增田賦，銀數不詳。朱由檢崇禎三年，又增田賦三釐，得銀一百六十五萬兩。十年，又增賦，得銀二百八十萬兩。舊額田租外每畝增收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又每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稱為勦餉（勦農民起義軍）。十二年，每畝又加徵一分，得銀七百三十萬兩，稱為練餉（練兵）。大學士蔣德璟對由檢說，「現在既有舊餉五百餘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兵馬並不練，止是害苦人民」。朱由檢新增田賦一千六百七十餘萬兩，超過舊賦三倍以上，結果地主無利可圖，田價大落。北方農業天啓時已大破壞，董應舉用公帑六千兩，買順天永平河間保定田十二萬餘畝，每畝約值銀五分。江南良田，中期每畝價五十兩至一百兩，崇禎時最上肥田每畝止值一二兩，較次田畝，白送也沒有人敢承受。地主政權失去地主的支持，崩潰成為不可免的命運了。

第四節 工商業

明朝工商業的進步，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朝代。原因是南宋工商業本已向上發展，不幸遭受蒙古族的大摧殘，工匠被拘充匠戶，過着類似奴隸的生活，創造力完全消失了。朱元璋驅逐蒙古，匠戶獲得部份的解放。當時全國工匠凡二十餘萬戶，元璋定制，凡匠戶子孫永遠充當工匠，分住坐、輪班兩等，匠人每月服役十日，稱爲住坐，不上班服役，罰銀每月六錢，稱爲輪班。這種制度對收入較多的高手匠人，多少給了些工作上的自由，這些自由，也就成爲工業發展的重要原因。隨着工業的發展，商業自然也發展起來。

（一）工業

棉織——朱元璋初立國，即下令凡民有田五畝至十畝，必需栽種桑麻木棉（草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種。麻每畝徵半斤，木棉每畝徵四兩，栽桑，四年後起科。不種桑，罰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罰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三十年，戶部規定各地土貢折收米、絹、棉花、金、銀比價表，棉布一匹，値米一石，棉花一斤，値米二斗。弘治時定兩稅細目，有棉花折布、課租棉布、地畝棉花絨、棉布四種。江北中原廣大地區，普遍種植木棉，棉布代替絲麻，成爲人民主要的衣料。隨着棉布生產的加增，彈花紡線等技術也就日益講究，用鐵桿木桿各一枝，轉動去棉子，用弦彈花，板趕成條，鐵錠外置草梗，踏車輪紡棉條成線。松江、徽、池、台、九江等處有的能紡雙線，有的一手能勾三線，有的用天車（製法未詳），技術比元朝進步。

印刷——士大夫富貴以後，多喜刊刻古書，表示自己的風雅，因此刻書業在明朝很發達。又科場盛行懷挾（私帶小本書進考場），書賈盛行闈墨（本科取中的文章，士人傳誦供揣摩），這種書本，隨科場風尙，臨時大量發行，書店謀利在出書迅速，不貴精美，活字板最適合這種需要。嘉靖時毘陵（江蘇丹徒縣）人開始用鉛鑄活字印書，用力省，出書快，比木版巧便得多，鉛字質軟，容易模糊，後來蘇州人改用木刻活字印書。崇禎十一年，邸報用活字排印，邸報本用木刻，改用活字，自是一種進步。

煉鐵——遵化煉鐵爐用石砌造，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爐前闢數丈。用二鞴（風箱）鼓風燒石炭，一天出生鐵四次。生鐵五六煉成熟鐵，又九煉成鋼鐵。山西交城產雲子鐵，每年額定十萬斤，專製兵器，煉鋼術也許比別處更好些。

利用自然力——福建水碓最多，順昌縣人用水碓造紙，產量豐富。又有一種水碓，置舟急水灘中，舟旁設雙輪，轉動如飛，舂杵在舟中。四川臨卭縣利用火井煮鹽，李時珍（嘉靖萬曆間人）撰『本草綱目』，還沒有說到火井，大概火井利用在明朝末年。

玻璃——朱棣時，鄭和出使西洋，帶回燒玻璃工人，中國始能自製。明末山東益都縣顏神鎭燒製玻璃，採幾種石料，緩火三日不熄，緊火五日不熄，煮石成漿。濾淨凝結，即成玻璃。

建築——明朝盛行建築，南北兩京造宗廟、宮殿、闕門、王府、公主府，外省州縣築城修河，各種工役，連年不息。洪武二十六年，徵發全國工匠二十餘萬人集南京營造宮殿。朱棣建築北京，比南京更壯麗，至朱瞻基時還沒有完工。朱祁鎭以後，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修。朱厚照造乾淸宮，用銀至二千餘萬兩。朱厚熜營建尤繁，嘉靖十五年以前，號稱節省，建築費多至七百萬兩，此後驟增十數

倍，工場凡二三十處，常年拘役工匠軍士十萬人。朱翊鈞建築費又增數倍。朱由校時魏忠賢生祠遍全國，營造人各出巧思，務求新麗，討魏閹喜歡。明朝巨大的建築物，很多現在還保存着。

起重機——因建築上的需要，發明幾種起重法。一法，用鋼鐵作螯（螺）絲旋，旋入鐵方甚中，二物牝牡相合，要縮向左旋，要伸向右旋。置機重物下，向右旋轉，牡物漸向上起，機下依次墊高，重物自然上舉。又法，用圓木納筒中，塗滑油，繩卷筒上，轉筒引重物，省力一倍。又運重石法，先立稱桿，用木作架，架立衡輪下，垂用輪轉動，把重石放到要放的位置。

漆器磁器——明朝漆工業發達，漆器有髹漆、屈輪、堆朱、存星、沉金、螺鈿、乾漆、戧金、鑽漆諸作法，次第盛行。磁器首推永樂宣德兩朝製品。永樂磁器用針刻細紋，裝填黑漆。宣德磁器用刀刻紋，裝填金屑，這都是宋元兩代所未有。磁業中心地景德鎮，面積十方公里，人口近百萬，官窰民窰約三千所，晝間白煙蔽空，夜間紅焰薰天。正統元年，景德鎮民進貢磁器五萬餘件。弘治十五年至正德末年，燒造未完工磁器三十餘萬件，嘉靖三十七年造醮壇用磁器三萬件，隆慶時造磁器十萬餘件，萬曆十九年造磁器十五萬九千件，後又增造八萬件。萬曆三十八年以後，官窰製造漸少。明朝與南洋羣島通商，磁器是主要輸出品，沿海各省，當有不少製磁工場。

火器——朱棣平交阯，得神機鎗砲法，特設神機營操練火器。鎗砲製法或用生熟赤銅合製，或用鐵製，大小不等。大火器用車載，小火器用架用樁用托。小火器宜於戰，大火器宜於守。沿北邊山頂，各置砲五架。永樂以後，火器益被重視，新製式樣凡數百種，重要的約有下列幾類。

戰車有雷火車（成化十三年造），車中立樞軸，能旋轉發炮。又有全勝車（弘治十五年造），車上

有銃手二人，車下有車夫及銃手各二人，車重不過二石，遇險路，四人可肩抬。嘉靖十五年，改善車制，車上載熟鐵小佛郎機一具，流星炮或一窩蜂一具，鋼鐵神鎗一具，三眼品字鐵銃，飛火鎗筒各一具，車上又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具，斬馬刀、攪鈎各一具，並火藥、鉛子、鍬、钁、鹿角等器，全重不過一百五十餘斤。每車用五人，二人推車，一人挽車，二人護車作戰。萬曆末年，造雙輪戰車，每車裝火炮二具，步兵十八，各持火鎗護車。

水戰火器有佛郎機炮，重一千斤或六七百斤，裝在蜈蚣船上，威力極大。又有噴筒火藥桶，噴筒能燒一百五十步外敵船，火藥桶拋入附近敵船，發火燃燒，無法撲滅。又有火船，火龍出水，水底龍王炮，飛空滑水神油罐等器。

大炮有佛郎機（葡萄牙國，正德末年，佛郎機船到廣東白沙，中國學得製法），長五六尺，重一千斤至一百五十斤，大腹長頸，腹有長筒，用子彈五枚，輪流貯火藥安入腹中，射遠可百餘丈，水戰最便利。又中國原有一種大炮，用木架裝炮，可高低左右放射。每架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個，每個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個，約重十兩。機件活動，最利守城。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啓奏請令西洋人製造紅夷（荷蘭人）巨炮，長二丈餘，重至三千斤，號大將軍炮。

小炮有永樂時製品，重三十四斤，內裝石子一個。景泰時改製小鋼銃，重八斤，內裝大鐵彈子十三個或小鐵彈子二十個。

鎗有快鎗鳥嘴銃等名目，鳥嘴銃自倭國傳來，製法用鋼鐵作管，管下安木托，管中安鉛彈，管背有雌雄二臬，二臬對準射擊人物，成一直線，點放火繩，兩手握管不動，發無不中。瞄準比快鎗正確，運

用比佛郎機靈便，算是鎗中最猛烈的一種。又有百出先鋒炮，式如佛郎機，納入小炮十枚，火繩出筒外，連放連納，炮口有六寸長戈形刺刀，一人持放，馬上也可用。

手銃有夾靶鐵手鎗，無敵手銃，千里銃等名目。千里銃可藏腰帶下，猝然遇敵，舉手可放。

毒氣炮有毒火飛炮，用熟鐵製造，裝火藥十餘兩，內藏生鐵製飛炮，飛炮內裝砒硫毒藥五兩，發大炮將飛炮打二百步外爆炸，毒氣散發傷人。

火毬有引火毬、燒賊迷目神火毬、煙毬、毒藥烟毬等。火毬製法，用厚紙糊成硬殼，中含小鐵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又裝入火藥若干，緊糊紙殼口，設竅眼四處，各穿藥線，敵近城或攻敵陣，燃毬拋去，刺菱破毬散布，火鼠飛燒敵身，敵奔避刺菱傷足不能走動，乘勢攻擊，往往取勝。

地伏火器（埋地下火器）有地雷連炮，地雷炸營自犯炮，萬彈地雷炮等。

空中火器有火禽，雀杏神火飛鴉等。

陸上火器有木大獸，衝陣火牛等。

造船——隨着工商業、漕運、海外貿易及海防的需要，明朝造船業成爲工業中重要部門。江南漕米每年由運河運至北京通州兩倉，計三百二十四萬石，每船一艘載米三百石以上，分三段遞運，一船在本段中每年往返四次，約略推算，全運河當有漕船八九千艘。朱元璋時，倭寇已侵擾東南海岸，此後侵擾益甚，明人講求海船製造，也隨防倭的需要漸趨進步。戰船中有蜈蚣船，底尖面闊，船上裝大佛郎機砲，船兩旁列櫓數十，無風時也能行動。又有聯船，兩頭尖銳，進退迅速，船旁釘大茅竹，竹間設窗，可發銃箭。海軍採各省商船式樣製戰艦，福建船有六式，頭號福船高大如樓，用松杉木製造，不畏風濤，

船上可容百人，底尖面闊，首尾昂高，舵樓三層，帆桅兩旁設護板，中安大砲。船中部樓高四層，最下層安土石，次層作寢室，三層左右開六門，設淡水櫃及厨房，最上層是平台，可俯攻敵船。廣東船比福船更大，用鐵力木製造，敵船被衝必碎。江蘇崇明等地有沙船，能在鬥風中行駛。其餘各種戰船式樣甚多，可以推知當時商船式樣的衆多。

作坊——民間工業除了家內工業及獨立的手藝匠人，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存在着手工作坊。據課稅名目有油房、磨房、甎瓦窰、木植場、糖坊、麵坊、粉坊、茶食舖等。作坊僱傭工人多少不等，例如糖坊製糖先削去蔗皮，次剉塊如骰大，兩人削供一人剉。削剉工約一二十人。

科學研究——與工業發展有關的科學研究，明末頗有專門著作出現。徐光啓著『農政全書』，宋應星著『天工開物』，方以智著『通雅』、『物理小識』，王徵著『奇器圖說』、『諸器圖說』，項子京著『陶磁圖說』等最爲著名。西洋教士傳來天文、地理、曆算、火器、水利、物理、哲學，明末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孫蘭、王徵輩，竭力介紹，譯著甚多，遺老如黃宗羲、王錫闡、劉廷獻、張爾歧輩，都精究西洋科學。足見當時統治階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敢於接受外來文化。因此可以這樣設想，如果中國不是又一次的被落後種族所統治，也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能在中國正常地發展起來，不須經過近百年那樣痛苦的歷程。

（二）商業

商品——洪武元年，免書籍農具稅，永樂元年，免軍民常用雜物等稅，凡嫁娶喪祭，時節禮物，染練自織布帛、農器，車船運載非販賣貨物，各處小民挑担蔬菜，溪河貨賣螺魚，竹木蒲草器物，並常用

器物，銅錫器物，日用食物，一律免稅。宣德時改定几紗羅綾錦絹布及皮貨磁器草席蒲帚餅果野味等一切貨物，依時價估定課稅。看免稅課稅物品的種類，可推知商品範圍的廣泛。西北一帶居民不事紡織，從豫鄂輸入棉布，窮人不能買布，冬季多在草窩裏裸臥。人民生活對市場依賴的密切，即此可見。

市場——在全國中，大商業都市有三十三處。北京南京以外，江蘇有蘇州、松江、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浙江有杭州、嘉興、湖州，福建有福州、建寧，湖廣有武昌、荊州，江西有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東有廣州，河南有開封，山東有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廣西有桂林，山西有太原、平陽、蒲州，四川有成都、重慶、瀘州。三十三處貿易中心地，北有四分之一在北方，江浙兩省却佔三分之一。運河爲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沿河城市如漷縣（河北通縣南四十五里，後移至河西務）、德州、臨清、東昌、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等處，都是著名大商埠。因工商業的發展，大量人口逐漸集中到都市，顧炎武說，「人聚在鄉村，才能太平，聚在城市，定招大亂。」他認爲明朝的亂亡，由於人口集中在城市。

物價——洪武二十八年，戶部規定各地土貢，得改折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繳納。米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金五分（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二錢五分（一兩折米四石）、棉布一匹。米一石二斗折絹一匹。米七斗折苧布一匹。米二斗折棉花一斤。這是戶部定價，比實際市價要高些。朱棣遷都北京，百官俸米仍令到南京關支，百官領得米票，賣給商人，每十石止値銀一二兩，有時七八石値銀一兩。朱見深時，官俸每二十石折布一匹，布一匹折鈔二百貫，鈔每貫値錢二三文，當時市上米價一石値鈔十五貫至二十五貫。明中期以前，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米常年四石、豐年八九石値銀一兩。榆林（陝西

榆林縣）米價最高額每石値銀八錢至一兩。四川米二石五斗値銀一兩。此後逐漸高漲，至朱由檢崇禎四年，米一石値銀四兩。崇禎末年，山東米一石値銀二十四兩，河南米一石値銀一百五十兩。

鹽——朱元璋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賣，抽稅二十分之一。通常每年收入鹽稅一百萬三千餘兩。大產鹽地六處（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小產鹽地七處（廣東、海北、四川、雲南等地），又陝西靈州一處。各處產鹽，朝廷指定行銷地界，出界販賣，依私鹽論罪。永樂時立戶口食鹽法，令官吏軍民照定制計口納鈔、米，自向官府領取，例如浙江軍民每月納米三升，領鹽一斤。正統時令民自向商人買鹽，官府仍收鹽鈔。萬曆以後，鹽鈔編入一條鞭中作爲正賦。官吏按舊章計口領鹽，官通常冒領至二千餘斤，吏冒領至五百餘斤。景泰時改制，用鹽折給官吏俸祿；一石抵鹽一百四十斤，比軍民食鹽便宜四五倍。

商稅——明朝商稅，起初三十取一。凡橋樑道路關津各置收稅官。萬曆時改稅率，派閹官監稅，遍滿全國，名義上十分取一，實際並無定章，土豪無賴，賄閹官得指揮、千戶等名號，各據水陸通路，每隔數十里，立旗設廠（稅卡），搜索旅客行李，任意掠奪。又窮鄉僻村，米鹽雞豕等小貿易，稱爲土商，一律課稅，民變到處發生，朱翊鈞庇護閹官，派兵鎭壓，絕不寬免。甚至浙江稅監劉成，因本地災荒，奏請暫免商稅，朱翊鈞仍令進銀四萬兩。商稅收入，萬曆時崇文門河西務等八鈔關每年額定銀四十萬七千兩。崇禎初年，關稅每兩增收一錢，八關共得銀五萬兩。三年，又增二錢。十三年，又增二十萬兩。八關增稅如此，其他地方可以類推。

對外貿易——寧波泉州廣州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南洋西洋諸國。

明世倭寇不斷侵擾，兩國間沒有正常的商務，泉州也比不上宋元時代那樣繁盛。止有廣州一港，貿易額最大，抽分（商稅）成爲政府重要的收入。嘉靖時有人主張停止國外貿易，廣東撫巡林富奏論通商利益，舉出供國庫、充軍餉、協濟廣西、便利華商四點，足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已不容中國閉關自大了。當時從南洋輸入鴉片煙，在上層社會中，開始起着腐蝕的作用。

唐人譯『班耶那雜事律』，內載釋迦佛教病人吸鴉片法。用兩椀相合，椀底上穿孔，椀中燒藥煙（鴉片），用長十二指的鐵管就孔吸煙，吸了，置椀小袋中。再用時燒鐵管使淨，不許用竹管，不許用水洗。印度人吸鴉片治病，釋迦以前，當已流行，吸法也許僧俗有些差異（俗人當然用竹管用水洗）。中國人用鴉片作藥物，從明朝開始。明四夷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册，有譯出暹羅國進貢方物單，內稱進皇帝蘇木三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進貢單不記年月，不知何年進貢。大明會典載各國貢物，暹羅爪哇榜葛剌三國都有烏香，烏香就是鴉片的別名。明人稱鴉片，有烏香、烏煙、亞榮、阿芙蓉、合浦融等名目。徐伯齡『蟫精雋』載：『成化癸卯年（朱見深成化十九年）令中貴（閹官）收買鴉片，價與黃金相等。外國名合浦融。』看這個記載，似乎北京市上已有鴉片商人。朱見深專講房中秘術，搜羅淫僧妖道，各賜官號，如僧繼曉，擅長秘術，封通玄翊教廣善國師。他這收買鴉片，無疑是配製淫藥。照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阿芙蓉條所說，鴉片在嘉靖萬曆時代，不僅已被醫方普遍使用（治泄痢，澀精），而且南方某些地區（大概是廈門一帶）已自行種植。李時珍說，『俗人房中用此藥。』又說，『北京市上出售一粒金丹（鴉片一塊，和人粳米飯，搗細成丸），據說能通治百病，其實就是售賣淫藥。』

鴉片價貴，一般平民當然無力試用，旱煙却廣泛流行起來。萬曆末年，海商從呂宋帶來煙草（一說，煙草種自高麗傳播外國），有淡巴菰，淡肉果、金絲薰、相思草等名目。福建人馬姓製造煙草名淡肉果，販運至九邊（北方邊境九大鎮），軍士多銜長管吸食，說能止悲忘憂，朱由檢嚴禁不能止。大抵鴉片專供社會上層人求樂，煙草價賤，一般軍民用作止悲忘憂的麻醉品。

（三）礦業

金銀礦——明朝礦業概歸官辦，諸礦中尤重金銀礦。洪武末年，開福建尤溪縣浙江麗水平陽等七縣銀礦，兩省各課銀二千餘兩。永樂時開陝西商縣福建浦城縣雲南大理縣等地銀礦，貴州太平溪，交阯宣光鎮金礦。礦課累增，至朱瞻基時，福建每歲銀四萬餘兩，浙江九萬餘兩。朱祁鎮停止開礦，仍令各地照定額進課銀。此後時停時開。祁鎮天順四年，派閹官往浙江、雲南、福建、四川開礦，定福建歲課銀二萬餘兩，浙江四萬餘兩，四川一萬三千兩，雲南十萬餘兩，總十八萬三千兩。朱見深開湖南武陵等十二縣金礦，拘民夫五十五萬人充礦工，勞苦疾病，死亡無數，採得金五十三兩。朱厚熜令大臣督促屬員，到處尋訪礦苗，強迫民夫充工役，全國騷動。朱翊鈞更肆開礦搜括民財，派閹官多人至各省監收礦稅。閹官恃勢蠻橫，招集無賴，設立稅局，誣指富戶盜（私開）礦，良田美宅，硬說地下有礦脈，必待索賄滿足，才得無事。各地有礦必開，不問產量多少，任意規定產額，勒令人民包賠虧短。自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閹共進礦稅三百萬兩，民間損失，不止數倍。河南巡撫姚思仁說，「開礦有礦盜嘯聚作亂、礦頭賠累不堪、礦夫被虐死亡、僱民（民夫）飢餓呼號、礦洞隨地亂開、礦砂勒民包買、擾民充役失業、礦官強橫慘殺八害。八害的結果，礦頭因賠累死，平民因逼勒死，礦夫因洞倒壓死，因爭礦鬥

死，如不停止，亡國可待。」

鐵礦銅礦——洪武初年，開江西、湖南、山東、廣東、陝西、山西鐵礦十三處，每歲得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末年，廣開各地鐵礦，令民得自行採鍊，每三十分取二分。永樂以後，官辦鐵礦。朱厚照時依私鹽法禁私鐵。明初銅礦止江西、四川、山西、陝西、雲南數處，朱見深時封閉雲南銅礦。朱厚熜因鑄錢，開雲南諸處銅礦，日久產量漸少，停止開採。

（四）貨幣

銅錢——元朝用鈔不用錢。朱元璋初立國，京城設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稱帝後，各省設寶泉局，鑄洪武通寶錢，分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遞減至當一錢重一錢，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兩種通寶錢為小錢。洪武二十六年各省寶泉局每歲鑄錢數如下：

北平鑄爐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

廣西十五座半，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

陝西三十九座半，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

廣東十九座半，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

四川十座，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

山東二十二座半，鑄錢一千二百十二萬二千文。

山西四十座，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

河南二十二座半，鑄錢一千三百十二萬二千文。

浙江二十一座，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

江西一百十五座，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江西陝西山西產銅，鑄錢較多，其餘各省止是強迫人民毀壞銅器，當作廢銅，繳給官府充鑄錢原料，民間極感痛苦。元璋以後，朱棣永樂九年鑄永樂錢，朱瞻基宣德九年鑄宣德錢，當時朝廷濫發鈔幣搜括民財，並不重視鑄錢，洪武永樂宣德錢多積儲不用，朱祐樘弘治十六年開局鑄弘治錢，收舊錢（前朝錢）作原料，舊錢二文當制錢（明朝錢）一文，獲利優厚，可以想見。朱厚熜開始大規模鑄錢，嘉靖六年，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三十二年補鑄洪武至正德九朝錢，每朝一百萬錠（一錠五千文），鑄嘉靖錢一千萬錠，又發內庫積藏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不論新舊好壞，規定七文當銀一分（市價濫惡錢三四十文當銀一分，最壞錢六七十文當銀一分），官府購買物品，按定價抑勒商民，民間騷動，窮人餓死無數。

朝廷鑄錢謀獲大利，却因銅價飛漲，利息逐漸減少。給事中殷正茂奏稱採雲南銅至岳州鼓鑄，計工本銀三十九萬兩，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值銀九十三萬餘兩，這樣優厚的利息，朱厚熜還嫌微薄，令雲南巡撫就礦山鼓鑄。錢質愈益濫惡，商民拒絕行用。後來朱厚熜不得不停鑄銅錢，改用白銀收付公私各費。朱翊鈞萬曆四年，又依嘉靖錢樣鑄萬曆錢，規定四五文值銀一分，南北京寶源局大量增鑄，舊錢絕跡，物價騰踊。朱由校天啓元年鑄泰昌錢，鑄局遍全國，重課利息，錢質更劣，民不堪命。朱由檢崇禎元年，南京寶源局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餘兩，北京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餘兩，朝廷規定五十五文當銀一錢，不顧工匠賠累，商民折閱，止要獲得最大的利息，錢中盡量混入鉛砂，一百錢高不滿一寸，落地即破碎。崇禎末年，朱由檢還想鑄當五錢，不及開工，身死國亡，人民幸免當五錢的

災害。

鈔——明初商賈沿元朝舊習，多用鈔不用錢。洪武七年，朱元璋設寶鈔提舉司。八年，造大明寶鈔，分一貫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鈔一貫當錢千文或銀一兩，四貫當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用現金銀物貨交易。一百文以下限用銅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八年，官吏祿米改給鈔，二貫五百文折俸米一石。二十二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六年，鈔價大跌，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錢一百六十文抵折鈔一貫，物價翔貴，鈔法益壞。三十年，嚴申交易用金銀的禁令。朱棣加重刑罰，下令民間敢用金銀，按姦惡治罪。鈔輕原因在朝廷貪利濫發，重刑並不能提高鈔價。朱棣從羣臣議，行戶口食鹽法，令軍民計口納鈔，大口每月納鈔一貫，領鹽一斤，小口減半。每年收回巨額鈔幣（據立法時預計，可收回五千萬錠），但濫發數遠比收回數大，鈔價跌至洪武初年定價的十分之一。朱瞻基時米一石值鈔五十貫，瞻基嚴禁民間用金銀交易，敢用銀一錢，罰鈔千貫，贓吏受賄銀一兩，罰鈔萬貫，另罰免罪鈔萬貫。這種禁令，絲毫不能阻止鈔價的降落。朱見深時，鈔一貫，值錢不到一文，官府令民納鈔，每貫折收銀二分五釐，人民大困。朱祐樘時公私收付全改用銀，（小交易用錢）鈔廢不行。此後朝廷鼓鑄銅錢，代替濫發鈔幣的利益。

銀——明初交易已多用銀，朝廷發鈔鑄錢，都按銀價作標準。朱祁鎮正統時，令田賦米麥一石，折收銀二錢五分，南畿（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一百餘萬兩，稱為金花銀，從此田賦改徵白銀。唐朝李适（德宗）創行兩稅制，用錢代米絹，明朝朱祁鎮用銀代米麥，這是租稅制度兩個大變革。當時公私收付用銀，民間小交易用錢，止有官俸仍用鈔，實際上鈔已

不能通行。朱見深時田賦一石改徵銀一兩，比朱祁鎮賦額驟加四倍。朱祐樘時京城稅課及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全改折白銀。朱厚照時發放官俸，十分中錢一銀九。朱厚熜時稅課徵銀不徵錢，國家支付一律用銀。

錢鈔銀三種貨幣，鈔法先壞，錢用不廣，止有銀是最重要的貨幣。銀與金錢比價，大體如下：

金銀比價——金一兩，洪武八年定價換銀四兩。洪武十八年以後，換銀五兩。永樂十一年，換銀七兩五錢，萬曆時約換銀七八兩。崇禎時換銀十兩。

銀錢比價——銀一錢，洪武八年定價當錢一百文，弘治時當錢七十文。嘉靖時定價當上等錢七十文，下等錢二百一十文，又定價不論新舊好壞錢七十文當銀一錢。又定價嘉靖錢七十文，洪武等錢一百文，前朝古錢三百文當銀一錢，實際市價濫惡錢三四百文，尤濫惡錢六七百文當銀一錢，崇禎時定價五十五文當銀一錢。

第五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

居住明朝邊境外的種族，東北有女眞，北有蒙古，西有藏番，西南有諸蠻。朱元璋統一中國，就開始對外侵略，朱棣發動大軍，連年攻戰，軍事上獲得巨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却因此困疲不堪。朱瞻基以後，兵力漸趨衰弱，明初侵略的成果，不僅陸續失去，而且招致嚴重的邊患，人力財力，大量耗損，造成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蒙古

（甲）韃靼

朱元璋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率大軍出塞攻和林，被元將王保保戰敗，明軍死數萬人。元璋認定蒙古殘部，必爲邊患，非掃平漠北，不能安心。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出兵凡十餘次。二十年，大將軍馮勝率兵二十萬，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率兵十五萬，先後擊破元主力軍，元人被明軍繼續壓迫，部落潰散，明收得降人二十萬以上，牲畜千萬。元璋自喜侵略成功，封燕王朱棣晉王朱棡爲鎮邊大藩，屛邊兵屯田防守。每年派大將出塞，燒草數百里，使敵騎不能走近邊地。

洪武十一年，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死，後嗣互相殺奪，二十餘年間，稱元帝的凡六人，最後一人名坤帖木兒，被鬼力赤（非元主後裔）殺死。鬼力赤索性去國號，改稱韃靼，去帝號，改稱可汗。

朱棣永樂初年，東部大酋阿魯台殺鬼力赤，迎立元後裔本雅失里爲可汗。朱棣招阿魯台歸降，阿魯台不從。永樂七年，命大將軍邱福率騎兵十萬攻阿魯台，邱福輕敵深入，全軍敗沒，朱棣怒，八年二月，自將大軍五十萬出張家口，渡大漠西北進至克魯倫河，韃靼驚駭不敢戰，本雅失里西奔，想投瓦剌部，阿魯台東走，想回到自己的根據地呼倫貝爾。朱棣追本雅失里至斡難河（鄂嫩河），本雅失里大敗，率七騎投奔瓦剌部。朱棣東進至興安嶺大破阿魯台軍。七月，明軍入獨石口歸北京。十年，瓦剌部長麻哈木殺本雅失里，阿魯台自稱爲故主復仇，率部屬降明。

瓦剌是蒙古西方強部，永樂七年，明封酋長麻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鼓勵麻哈木等攻韃靼部。韃靼敗後，瓦剌勢力增長，朱棣扶植阿魯台，使與瓦剌對抗。十一年，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剌攻佔和林，渡克魯倫河漸逼近漠南。十二年五月，朱棣自率大軍出張家口，進至忽蘭

忽失溫（克魯倫土拉兩河分水嶺），用火器大破瓦剌部。八月，朱棣歸北京。

朱棣與瓦剌大戰，阿魯台駐軍數百里外，觀望形勢。瓦剌敗走，阿魯台勢力增長。永樂十四年，阿魯台大破瓦剌，強酋馬哈木死，瓦剌益衰弱。十七年，阿魯台又大破瓦剌。朱棣感到阿魯台對邊塞的威脅，比僻處西北方的瓦剌更加嚴重了。二十年三月，自率大軍出獨石口，經闊灤海（呼倫泊）北岸進達殺胡原，阿魯台北走，明軍無所得，轉向東南至興安嶺東屈裂兒河岸，大敗阿魯台屬部兀良哈（烏梁海）。九月，朱棣歸北京。

永樂二十一年四月，瓦剌部順寧王脫歡（馬哈木嗣子）擊敗阿魯台。七月，朱棣自率大軍巡獨石口張家口一帶邊境，十月，阿魯台部下也先土干來降。也先土干止是賀蘭山後一個部落長，朱棣正苦師出無功，偶得這個降人，賜姓名為金忠，封忠勇王，借端誇稱韃靼著名王子歸附，班師回北京。

永樂二十二年，大同守將報稱阿魯台將侵邊。四月，朱棣又自率大軍進至答蘭納木兒河（外蒙古喀爾喀河旁源，在黑龍江西境）阿魯台早率衆逃匿，明軍搜索山谷（室韋山），周圍三百餘里，不見一人一騎。軍中糧缺，人馬疲困，朱棣怕天寒風雪，遭敵人襲擊，匆匆班師。七月，朱棣行至榆木川（地當在察哈爾烏珠穆沁部東南境）病死。

朱棣五次親征，每次用兵數十萬，徵發民夫至少與軍士同數。例如第三次（永樂二十年）出兵，用驢三十四萬匹，車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驢夫當在二十萬人左右，共運糧三十七萬石。五次出兵，耗損民力不可數計，不僅軍民怨苦，就是朝廷大臣如戶部尚書夏原吉也不得不說『連年出兵無功，軍儲喪失十之八九，天災民變（如永樂十九年，山東蒲台縣女英雄唐

賽兒起義），內外交困」，請求朱棣息兵安民了。朱棣到死不肯放棄侵略野心，認定「此輩（韃靼）分則易制，合則難圖」，扶瓦剌攻阿魯台，又扶阿魯台攻瓦剌，最後又扶瓦剌攻阿魯台，自以為「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其實止能激成韃靼瓦剌對明朝的仇怨，相繼侵擾邊境。

（乙）瓦剌

瓦剌也稱斡亦剌惕部，元初遊牧貝加爾湖西南方面，後南徙居住蒙古西北部，元末兵力漸強，與東方的韃靼部仇殺不休。朱棣利用瓦剌牽制韃靼，封大會麻哈木等三人為王。十一年，瓦剌佔據和林。十四年，麻哈木死，子脫歡嗣位，仍受明順寧王爵號，吞併諸部，逐漸統一內外蒙古。脫歡死，子也先繼位，正當明朱祁鎮正統時代，也先攻掠四方，有地西起中央亞細亞，東抵朝鮮（明屬國），北接西伯利亞南端，南鄰明邊境，造成元朝以後最大的蒙古國。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分四路侵邊，也先攻大同，脫脫不花汗攻遼東，阿剌攻宣府，別一軍攻甘州。朱祁鎮寵任閹官王振，政治敗壞，得邊報，束手無策，王振勸祁鎮親征，以為皇帝的威望，可以嚇退敵寇。祁鎮昏愚自大，七月十七日，率大軍出發。八月二日到大同，覺得形勢不好，退回北京。十五日，到土木堡（察哈爾懷來縣西）也先輕騎追襲，明全軍潰滅，將士死數十萬人，隨行大臣張輔以下死數百人，喪失騾馬二十餘萬頭，衣甲器械輜重無數。朱祁鎮被擄北去，這次大敗，明史稱為「土木之變」。

敗報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九月即皇帝位（景泰帝），當時羣臣分和戰兩派，主和派太監馬順（王振同黨）侍講徐珵，大同參將許貴等為首，主戰派兵部尚書于謙，大同總兵官郭登等為首。皇太后與朱祁鈺動搖在兩派間，皇太后主張搜括大內財寶，向也先贖取朱祁鎮，朱祁鈺

爲保持帝位，相當信任于謙，但對敵始終表示退讓，缺乏堅決抗戰的信心。十月，也先挾朱祁鎭破紫荊關（河北易縣西），將進攻北京，朝臣洶洶，各謀逃避。徐珵聲稱，「我考驗天象，知道大命已去，請皇帝鑾往南京」。于謙上書抗言「京師是天下的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庫藏、倉儲全在京師，御駕一動，大勢盡去，南宋的故事，可作鑒戒。」朱祁鈺聽從于謙的建議，下令道，「要死君臣同死，誰敢妄言遷都，立卽斬首。」于謙爲首的主戰派得勢，急籌軍備，調撥兵，嚴陣待敵，也先長驅至北京西北關外，于謙親督大軍二十二萬出戰，也先兵敗，死萬餘人，逃出居庸關。

也先挾朱祁鎭誘和，同時寇掠邊境，促成明朝主和派的抬頭，獨于謙力排衆議，令各邊將堅守要塞，寇來卽擊，不許談和議。也先計窮，景泰元年八月，送朱祁鎭還北京。景泰八年（祁鎭改爲天順元年）正月，祁鈺病，祁鎭入宮奪取帝位，卽日發祁鈺爲郕王，捕兵部尚書于謙下錦衣衛獄，按謀逆罪拷問。謙笑道，「要我死就是了，還問什麼」。下獄後第六天殺于謙，抄謙家，寒素如書生，妻子發邊地充軍，列舉于謙罪狀及奸黨（主戰派）姓名，鏤板示天下。大賞主和派及奪門（擁祁鎭復位，當時稱爲奪門之變）功臣三千餘人。遂溪縣教諭吾豫上書言謙罪當滅族，謙所薦舉文武大臣並議斬首，凡謀歷賞的官員，紛紛上書害于謙，朱祁鎭認爲對自己效忠，都給好官做。

（丙）套寇

河套三面環黃河，土地肥沃，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鎭，東西約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離河遠處八九百里，近處二三百里。朱祁鎭復位，主和派得勢，君臣昏亂，邊防廢弛，天順六年，韃靼部開始侵入河套，殺掠連續八九十年，明史稱爲套寇。

也先士木堡大勝後，殺脫脫不花汗自立，阿剌又殺也先汗，（景泰五年）瓦剌內訌，勢力分散，東方韃靼部乘機復興，韃靼會長裹酉哈剌眞（喀喇沁）部的孛來，翁牛特部的毛里孩，武力最大。毛里孩是鐵木眞幼弟斡赤斤大王的嫡系後裔。孛來起兵替也先報仇，擊滅阿剌、毛里孩求得脫脫不花汗的兒子馬可古兒吉斯繼承汗位，號烏珂克圖汗，孛來、毛里孩並封太師。烏珂克圖年幼，明人稱為小王子，此後韃靼可汗，習慣上都被稱為小王子。毛里孩攻殺孛來，獨擅大權，與阿羅出，孛羅超等部佔據河套、侵掠邊境。朱見深成化時代，侵掠更甚，每歲深入中國內地虜殺人畜，多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自保，任敵橫行，敵退後，虛張聲勢，偶獲敵軍少數老弱人，甚或斬平民首級，冒報戰功騙陞賞。防金兵八萬，坐靡巨餉，從不出戰，朱見深三次派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督師，與邊將同樣怯懦無用。朱厚熜嘉靖二十五年，套寇三萬騎犯延安府，進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數。大學士夏言，總督曾銑力主收復河套。二十六年，銑親率精兵出擊，斬敵二十六人，生擒一人，獲得數十年來未曾有的大勝利。嚴嵩謀奪夏言首輔地位，奏稱『曾銑開邊釁，誤國家大計，夏言附和曾銑，敗壞國事。』朱厚熜怒，殺曾銑，俺答寇宣府，揚言曾銑夏言收河套，特來報仇。朱厚熜急殺夏言，禁再提再議收復河套事。

（丁）達延汗與順義王俺答汗

朱祐樘弘治時代，韃靼部出了一個強大的可汗，號稱達延汗。達延汗牧地在今察哈爾錫林郭勒盟，武力統一內蒙古（綏遠察哈爾熱河），建立左右兩翼六萬戶的制度，分封自己的子弟。左翼三萬戶（1）察哈爾萬戶（錫林郭勒盟）（2）烏梁海萬戶（昭烏達盟）（3）喀爾喀萬戶（呼倫貝爾）。右翼三萬戶（1）鄂爾多斯萬戶（伊克昭盟）（2）土默特萬戶（烏蘭察布盟）（3）永謝布萬戶（張家口外）。

可汗駐察哈爾，統率左翼三萬戶，吉囊（一譯濟農，意譯副王）駐鄂爾多斯，統率右翼三萬戶。達延汗一生事業，着重整理內部，鞏固政權，因此他的子孫永遠得居住蒙古地方。

嘉靖初年，達延汗死，嫡裔世世繼承汗位。右翼吉囊巴爾斯博羅特（達延汗第三子）死，長子袞必里克墨爾根繼位，諸子阿勒坦（明史譯作俺答）巴雅思哈勒（明史譯作老把都兒）勇健善戰，俺答尤著名。嘉靖中期，俺答大舉內犯，不僅蹂躪河北山西陝西各邊境，並經常深入內地甚至圍攻北京。（二十九年）明朝君臣畏懼，希望議和。偶因一件小事發生，居然促成了兩國的和議。

俺答的外孫女三娘子，是他孫兒把漢那吉的未婚婦，俺答見她艷麗，奪來給自己當小妻。把漢那吉大怒降明，俺答恐懼，積極求降，朱載垕隆慶四年，和議成。五年，俺答受封爲順義王，所居城改稱歸化城。後來三娘子繼續做了三世順義王（俺答及子黃台吉孫扯力克）的夫人，掌握兵權，主張與明保持和平，明封她爲忠義夫人。

（戊）喇嘛教傳入蒙古

嘉靖三十一年，俺答開始對外蒙用兵，明初陷入瓦剌部的和林，又奪歸韃靼部。三十六年，攻破瓦剌部。三十八九年，攻取西海（青海），使次子丙兔留守，自此青海有蒙古人居住。

青海本是西藏人的居地，西藏人篤信喇嘛教，蒙古人統治青海，喇嘛教大規模傳到蒙古民間來了。俺答迎達賴喇嘛來蒙古，供奉極誠敬。朱翊鈞乘機獎勵，蒙古人信仰益深，強悍的習性，逐漸萎靡。萬曆以後，明朝北方西北方，幾乎沒有重大的邊患。

（二）回回及藏番

明西方邊境有回藏（番）蒙三族居住。回在新疆，藏在青海西藏，是原來的住民，元朝蒙古族統治西域，明朝中期蒙古族先有亦不剌部（正德四年，被達延汗驅逐，逃入青海）後有俺答部相繼侵入青海，三族鬥爭不休，明朝從中操縱，常佔優勢。

（甲）回回

元朝末年封肅王納忽里鎮守哈密。朱元璋時，納忽里死。弟安克帖木耳嗣位，降明受封爲忠順王。安克帖木耳死，朱棣封脫脫（安克帖木耳的姪子）爲忠順王。別遣周安爲王府長史，劉行爲紀善（官名），監視脫脫，掌握實權，授當地頭目十九人爲都指揮等官，分散忠順王勢力。脫脫幼年被俘入中國當奴隸，朱棣提拔他做哈密王，自然威恩不敢反叛。哈密地當東西交通要道，永樂二年，設嘉峪關至哈密七衞，駐兵防守，遮斷蒙古與西域的聯絡。哈密一帶許多種族雜居。主要的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族。各族頭目，不相統屬，忠順王無力節制，也就無力反抗明朝。

吐魯番在哈密西一千五百里，朱見深成化九年，土魯番酋長速檀阿力（畏兀兒族）攻佔哈密，明兵不敢救。朱祐樘弘治元年，土魯番酋長阿黑麻（速檀阿力嗣子）殺忠順王罕慎。五年，明立陝巴爲忠順王。六年，阿黑麻又佔哈密，虜陝巴。明絕土魯番互市。十年，阿黑麻窮困，上書願悔過，送還陝巴及忠順王印。十一年，明又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別令寫亦虎赤爲回回族都督，奄克孛剌爲畏兀兒族都督，拜迭力迷失爲哈剌灰族都督，共輔陝巴主持國事，實際是讓三族各分得一部份政權。又許遷入甘肅境內的三族人民，一半居肅州，一半回哈密，往來聽自便。明朝行施這個分化政策，各族間鬥爭暫時和緩起來。朱厚照時，哈密又被土魯番攻陷。土魯番進攻肅州，回民謀內應，肅州城幾乎失守。朱厚熜害

靖八年，詹事（官名）霍韜建議立回回強酋為哈密王，不必固執蒙古族襲封王位。兵部尚書胡世寧建議放棄哈密，專守河西。朝臣紛議不決，土魯番佔據哈密的既成事實，明朝止好默認，不再究問哈密城及忠順王的下落。

（乙）西番

西番就是古代的西羌，種族繁多，散居陝西四川雲南西境外，根據地在河湟洮岷間（甘肅青海）。番人分生熟兩種，生番性獷野，熟番頗有文化，與中國通商貿易。朱元璋洪武二年，遣使招降諸番，設洮州衞（甘肅岷縣西），築城屯守。番人信喇嘛教，西寧番僧三剌在碾伯縣（青海樂都縣）建寺，元璋賜寺額，命三剌為西寧都僧綱司（僧官）。又命番僧為河州（甘肅永靖縣）番漢二僧綱司。凡僧徒建寺，無不賜美名，發給聖旨保護寺產，番僧來京城朝貢受特別優禮。朱棣更崇獎喇嘛，有勢力的僧徒，各賜禪師，灌頂國師，大國師，西天佛子等名號，許師徒世襲。諸僧及土官（酋長）每年來北京朝貢一次。其他種族如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大族有人數千，小族數百）也允許他們入貢受賞。從此西番部落益分散，勢力益衰弱，西邊很少起邊患。

（丙）烏斯藏（西藏）

烏斯藏是喇嘛教的根據地，元初，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大元帝師。八思巴死後，徒弟世襲帝師名號。朱元璋封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使招降未歸附的諸番部。其他大喇嘛各賜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化王、贊善王、護教王、輔教王等名號。明朝憑這些名號，換得邊境的和平。

（三）西南諸蠻族

西南諸蠻，種類繁雜，各有大姓（會長）統率部衆。大姓與中國統治者交相利用，中國賞給大姓官號，令蠻人應差徭聽調遣，大姓得官號，特勢壓虐部衆，更有保障。朱元璋承元制，凡西南蠻會降附，卽授原來官號（元時所授）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知府、知州、知縣等名目，子孫世襲，總稱土司或土官。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土司最多。土司被流官（地方官）剝削過甚，往往叛變，在武力壓迫下，又往往降服。

以上邊境諸族，蒙古最強，回回較弱，番與諸蠻最弱。

明建都北京，三面近塞。朱祁鎮正統以後，蒙古侵擾漸多，歷朝特重邊防，增設重鎮，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太原總兵駐偏頭關，三邊制府（總督）駐固原，總稱九邊。屯大軍防守，歲費巨款，但不能阻止蒙古的侵入。

西方西南方邊境，明軍佔優勢，經常縱兵屠殺，鎮壓反抗。兵部定四等首功（斬敵人首級），第一等邊北（蒙古），第二等遼東（女眞），第三等西番蠻苗，第四等內地反寇。這說明蒙古首級最難得，殺內地人民最容易。據明史所記，如山雲破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破貴州苗，俘斬四萬餘人。其他斬獲數千級，次數不可勝計。對北用兵，卻適相反。王越紅鹽池一役，擒斬三百五十，威寧海一役，斬首四百三十，石彪楊信等擊鬼力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級，當時認爲西北戰功第一。石彪擊把禿王，斬一百二十級，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級，論功得封定遠伯。劉聚擊阿羅出，斬首一百六十級，朱永敗敵，斬首一百六級，郭登栲栳山勝敵，斬首二百餘級，姜奭昔水舖勝敵，斬首百餘級，姜應熊破套寇，斬首一百四十級，安國偏頭關勝敵，斬首八十餘級，甚至仇鉞斬敵首三級，朱暉斬套寇三

級，追至鳳陽又斬十二級，也算作戰功，受賞陞官。

所謂斬獲若干級，又大都假冒不可信。左都督劉聚鎮陝西，蒙古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待敵退時尾追，斬得十九級，報首功一百五十級，虛增八倍，十九級中又未必全是蒙古人。洪鐘擊川東起義軍，不敢出戰，斬平民冒首功，被巡按王綸、紀功御史（隨軍考核官）汪景芳奏劾。這個例證，充分說明了明朝武人的殘暴與卑怯。

第六節　倭寇

中國邊患，歷代來自北方和西北方，元朝以後，才有海上侵擾。原因在於中外各國航海工具較前代進步，國際間貿易關係益趨密切，自給自足的社會，開始感到部份的不能自給，必需依賴海外貿易，來補充缺乏。為排除進行貿易的障礙，勢必引起軍事上的衝突。在明朝，日本與中國衝突最劇烈，明史稱為倭寇之亂。

（一）因通商引起戰爭

忽必烈東征日本失敗後，日本禁止本國人與中國交通。可是私人經商，依然進行。日本商船往來中國及朝鮮海岸，兼做海盜事業，大肆殺掠。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三三三——一三九二）私商漸盛，等到南朝衰亡，南朝的遺臣武士結合那些商人海盜，組成一個強大的力量，向大陸沿海侵擾。他們起先多在朝鮮海岸活動，後來轉入中國海面，佔據小島嶼居住。

方國珍張士誠被朱元璋擊滅，一部份部屬亡命海外，勾結島人（居小島中倭人）進犯山東沿海州

縣，並轉擾浙江福建。朱元璋大造戰船，出海追捕，陸上，自山東至福建，依地勢築七十餘城，置衛所防守。由於明初社會內部暫時的安定，以及軍備的相當整飭，倭寇不敢深入爲害。

朱元璋允許日本國王正式入貢（通商），設寧波市舶提舉司，管理貢務。日本出產硫磺（火藥原料）蘇木（婦科用藥）倭刀倭扇漆器，中國出產布帛，成爲兩國必不可缺的交易品。明承歷代舊制，設市舶司管理國際通商，統制却更加嚴密。朝廷想獨佔貿易的全部利益，令外國用朝貢名義，定期帶來額定的貨物，由市舶司評價給銀錢或布帛。朱棣限日本十年進貢一次，每次貢船兩艘。朱瞻基許增貢船一艘。朱祁鈺時日本貢使帶私物十倍貢物，估價應給銀二十二萬七千兩，祁鈺止給銀三萬四千七百兩，貢使力求增價，得補給錢一萬貫，又補給布帛一千五百匹。貢使怨怒而去。此後日本屢請增加貢船，明朝堅執貢船不得超過三艘，兩國合法商業受到頗大的阻礙。

明朝爲了日本貢使禮貌不恭，想停止貿易，迫令恭順。朱厚熜撤廢市舶司，嘉靖二十六年，因沿海日本商船出沒無常，命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建軍務。朱紈嚴申禁令，不許商民通番下海，不許造兩桅以上大船，凡私自交通倭人，不問權貴，一律斬首。浙閩大姓豪紳向來與私通倭商獲厚利，恨朱紈刺骨，福建人巡按御史周亮奏攻朱紈，在朝同黨合力陷害，朱紈得罪自殺，海禁廢弛。大姓豪紳藉口廢禁通番，奪取中國商人私下交易的利益，並賴賬倭商，欠貨價不償，追索過急，就教地方官派兵驅逐。倭商破產流落，不能歸國，與中國失業奸商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據海島，聚衆攻掠內地。

（二）第一次戰爭

朱瞻基以後，國力漸就衰落，蒙古內侵，使明朝君臣專重陸路邊防，沿海軍備，無人留意。衛所容

盧，戰船破敗，一遇寇來，臨時招募漁船，糾合民丁，號稱防守，實際止是兒戲。嘉靖三十二年，汪直等勾引各島倭人，大舉入寇，戰船數百艘，分路並進，浙東西，江南北，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寇川沙窪、柘林為巢穴，中國失職官吏、不得志儒生多投倭作謀士或嚮導，號召無賴流氓，著倭服，打倭旗四出殺掠，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大抵真倭不過十中三四，中國奸人却佔大多數。鄉民被虜，迫充先鋒，嚴刑驅使向前衝擊，官軍懦怯，望風崩潰。倭寇見物即取，尤重絹帛棉布，燒殺姦淫。行同禽獸。朱厚熜遣嚴嵩私黨趙文華督察軍情，文華顛倒功罪，忠王勳派總督張經擊倭有功，誣奏經「養寇失機」，下獄處死。厚熜改用嚴嵩私黨楊宜為總督，胡宗憲為巡撫，官軍益解體，倭勢更蔓延，江浙州縣無不遭蹂躪。各島倭人見有利，紛紛來中國，登岸劫掠。毒燄愈張。

三十四年，倭寇一部六十七人自上虞登陸，經紹興至杭州北新關西進攻掠於潛、昌化、淳安、歙縣、績谿、旌德、涇縣，達蕪湖南岸，轉奔太平府，東犯江寧鎮，攻南京大安德門及夾岡，經秣陵關，掠溧水、溧陽、宜興，駐軍無錫惠山，一晝夜走一百八十餘里，至滸墅關遭明兵襲擊，逃至楊林橋，被圍殲滅。凡奔竄數千里，殺傷軍民四五千人，歷時八十餘日。又一部倭寇不滿二百人，自樂清登岸，攻掠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殺人民無數，竄至嵊縣才被殲滅，歷時凡五十日。又一部倭寇數十人，自山東日照登陸，攻掠東安衛及淮安、贛榆、沭陽、桃源，至清河遇大雨，被圍殲滅。其他倭寇聯合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賊首，盤據海島（主要是舟山羣島）及沿海城鎮如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陶宅、爾浦、川沙、高橋等地，有利出來擄掠，無利守險自保，明軍坐視，不敢進攻。

三十四年，趙文華大集浙直（南直隸）兵，又約應天巡撫曹邦輔合剿，分路並進，軍至松江甎橋

鎮，倭寇衝來，文華大敗，奏稱水陸大勝，寇已平靖，請求還朝。三十五年，胡宗憲歷任總督。宗憲力主講和，派使人至日本商議，不得要領，使人遇汪直，汪直說，「日本內亂，各島主不相統屬，止要明朝允許通貢開市，戰禍即可停止」。宗憲奏聞，朱厚熜不許。宗憲設計離間徐海等，海殺陳東麻葉，宗憲又殺徐海，江南浙西諸寇略平。日本山口島主源義長，豐後島主源義鎮各遣使入朝謝罪，送還被掠人口，並稱前後侵犯，都是中國奸商引誘島夷，義鎮等實不知情。朱厚熜令擒倡亂渠魁及中國賊首才許通貢。三十六年，源義鎮遣汪直等載巨船來貢市，巡按御史王本固殺汪直，和議破裂。三十七年，新倭大至，攻掠浙東諸郡，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餘里，盡成賊巢，蔓延至廣東潮州一帶。四十年，胡宗憲因罪被逮。四十二年，主剿派譚綸巡撫福建，與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合力痛擊。四十四年，福建廣東倭寇悉數殲滅。

剿滅倭寇，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剿倭第一名將戚繼光，見衛所官軍不堪作戰，自募金華義烏民兵三千人，紀律極嚴，訓練特精，戚家軍名聞天下。又松江曹涇鹽民，擊倭至島上，焚毀敵船，後來倭見民家有鹽袋，搖手相戒不敢犯。又少林、伏牛、五臺有僧兵，少林僧四十餘人應募擊倭，每戰必勝。其餘各地人民自立隊伍，到處截擊倭寇，使流動奔竄的寇軍，不敢遠離巢穴。

倭寇蹂躪山東、江南北、浙東西、福建、廣東，破府州縣衛所百餘處，擄奪人口財物不可數計，軍民死傷不下十餘萬，全國財富地區，大遭破毀。這一次戰禍的遠因，由於明朝阻止兩國間正在發展的商業，近因由於大姓豪紳犯禁貪利，恃勢欺壓中倭商人。戰禍既經開始，朝廷先用趙文華，枉殺剿倭有功的總督張經，繼用諂附趙文華嚴嵩力主講和的胡宗憲。朝廷措置乖謬，人民受害無窮。如果戰前朝廷允

許倭人正式通商，戰時任用主剿派，如朱紈張經諸人，整頓海防，肅清內奸，專力痛剿，何至造成綿延十餘年，殘破五六省的大戰禍。所以直接殘殺人民的是倭寇和漢奸。間接殘殺人民的是明朝的統治階級。

（三）第二次戰爭

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朱翊鈞萬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的朝鮮戰役，明朝完全是正義的，却因主和派在朝得勢，正義戰爭竟得到可恥的失敗。

久經內亂的日本國，當織田信長任關白（最貴官）時開始統一了，到豐臣秀吉繼任時完成了統一事業，因而商業資本的發展，也要求向國外侵略了。豐臣秀吉威脅琉球呂宋等國，使向日本入朝奉貢，大治兵甲，造戰船，謀攻滅明朝。他的計劃是一路攻北京，用朝鮮人做嚮導，一路攻浙閩海岸，用汪直餘黨做嚮導。同安人陳甲在琉球經商，聽得秀吉的陰謀，急請琉球貢使向明朝告密，陳甲親歸福建，見巡撫趙參魯陳述所聞。朱翊鈞得報，轉告朝鮮王李昖。李昖荒淫酒色，自辯並不知情，明朝也就不作戒備。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四月，豐臣秀吉發兵十三萬七千人，戰船數百艘，令加藤清正，西小行長充先鋒，由對馬島渡海，攻入朝鮮。秀吉訓諸將士道，『我要先平朝鮮，令朝鮮作前驅，一舉滅明，那時候我要多割土地，封給你們』。五月，渡臨津，朝鮮兵望風潰散，李昖棄王京（京城）逃義州，寇軍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朝鮮全國陷沒。李昖率羣臣奔愛州，遣使向明朝告急。

七月，明游擊（軍官）史儒率兵至平壤，兵敗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三千渡鴨綠江援救，又戰敗逃還。敗報傳來，舉朝震動，兵部尚書石星無計可施，募無賴嘉興人沈惟敬往寇軍探消息。惟敬貪和成得賞，力助寇軍勝利。石星信任惟敬，賞給游擊官號，使往來兩軍間談和議。

當時朝臣公議「朝鮮是中國的藩籬，勢在必爭」，主張派大軍出援，石星却一意主和，朱翊鈞動搖不定，大體偏重主戰。十二月，經略宋應昌征東提督李如松率兵四萬分三路趨遼陽。副將李如柏將左路，張世爵將右路，楊元將中路。沈惟敬自寇軍歸來，說行長願退至平壤以西，劃大同江為界。如松大會將士，叱責惟敬賣國當斬。二十五日，誓師東渡鴨綠江。二十一年正月，進攻平壤，大破日本守軍。行長提敗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明軍收復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進軍距王京七十里。如松誤聽朝鮮間諜報告，說寇已棄王京逃走，急率輕騎追至碧蹄館，中伏大戰，寇軍戰敗入城，明軍精銳喪失極重，退駐開城。三月，如松走間道燒寇龍山積糧，寇乏食。四月十八日，寇棄王京逃遁，宋應昌李如松整軍入城，分路追襲，收復漢江以南千餘里。寇軍窮促，退保釜山浦，如松調將軍分佈釜山海口，斷寇交通。

主和派兵科給事中侯慶遠奏稱「我與倭何仇，我為朝鮮出力已多，應速撤回援軍，令朝鮮自守國境」。宋應昌奏稱，「日本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不止為屬國謀利益，朝鮮安，薊遼自然無患，京師也就鞏固了」。朱翊鈞從石星議，留兵三千暫駐朝鮮，餘軍撤退歸國。

六月，沈惟敬與寇使小西飛等自釜山來議和，石星急求和議成功，待寇使禮極隆重。石星用同黨顧養謙為遼左總督。十月，顧養謙奏請撤兵，朱翊鈞令明軍盡撤歸國。朝臣爭起抗爭，朱翊鈞石星悉罷不理。二十二年和議成。據明史說和約凡三條：（一）勒倭盡歸巢，（二）既封（封秀吉為日本王）不與貢（不通朝貢），（三）日本誓不犯朝鮮。據日本史所載和約是：（一）明嫁公主給日本王，（二）兩國通商，（三）朝鮮王子大臣到日本當人質，（四）朝鮮誓不反日，（五）日軍退出占領地。兩方記載

相差懸殊。當時遼東都御史李化龍奏稱，『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蒙，請停沈惟敬職』，工部郎中岳元聲奏發石星力主和議，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足見石星沈惟敬利用朱翊鈞昏愚，從中欺蒙，明史所載三條和約，實不可信。

原來秀吉借講和誘明軍撤退，乘機準備新的進攻，明朝屈辱的條款，他並不滿意。朱翊鈞却深信秀吉降服，命李宗城楊方亨為册封正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授秀吉日本王金印。秀吉不受，和議破裂。二十五年二月，石星沈惟敬通倭賣國陰謀敗露，朱翊鈞大怒，命兵部尚書邢玠為薊遼總督，麻貴為備倭大將軍，楊鎬駐天津警備海路，第二次戰爭復起。五月，麻貴率軍一萬七千人渡鴨綠江，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人繼進。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給寇軍通消息。邢玠命南原守將楊元捕獲惟敬，因此寇軍失耳目，不知明軍實情。

邢玠受朱翊鈞『陽（表面）戰陰（暗中）和，陽剿陰撫』八字密命，督軍至朝鮮，進攻不力，各路潰敗，無法收拾。二十六年七月，豐臣秀吉死，寇軍退走，明軍自稱大勝，收兵歸國。

第七節　南海諸國與華僑

（一）明以前中國與南海諸國的通商

中國與南海諸國通商，西漢時代開始有航路的記載。當時番禺（廣州）是國際貿易的都會，從海外輸入犀角象牙瑇瑁珠（圓）璣（不圓）銀銅果品細布等貨物，中國商賈運到內地，往往致富。劉徹（西漢武帝）令譯使多帶黃金雜帛自日南（交阯）徐聞合浦出海，至都元國、夫甘都盧國、黃支國（即康迎

法拉毋，在印度境內馬德拉斯西南）買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來。王莽時自黃支國航行八個月至皮宗國（即蒲牢皮散島，在馬來半島西南沿岸）。黃支國南有巳程不國，是漢譯使航程的終點。東漢劉志（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天竺國（印度）從日南邊境外來獻，延熹九年，大秦國（羅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邊境外來獻象牙犀角瑇瑁。兩漢時代南方海上交通規模已經不小，遠在西方的羅馬帝國，大概借印度作基石，也曾一度與中國發生海上交通。

孫吳東晉宋齊梁立國南方，人力財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勢必發展海外貿易來補充本國經濟的缺陷。孫權遣朱應、康泰通南海諸國，所經歷及傳聞凡百數十國。至蕭衍（梁武帝）時，交通尤盛。李延壽南史夷貊傳立專條的有十五國：（一）林邑國（即占婆，今安南中圻），（二）扶南國（柬埔寨），（三）訶羅陀國，（四）訶羅單國（在蘇門答臘島），（五）婆皇國（在馬來半島），（六）婆達國，（七）闍婆達國，（八）槃盤國，（九）丹丹國，（一〇）干陀利國（在蘇門答臘島），（一一）狼牙脩國（在馬來半島），（一二）婆利國（爪哇東婆利島），（一三）中天竺國（印度），（一四）天竺迦毗黎國（印度），（一五）師子國（錫蘭島）。南朝海外貿易，遠超兩漢，南齊書所謂『舟舶繼路（接連不絕），商使（使官）交屬（往來頻繁）』，可以想見當時的盛況了。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繼續發展，自廣州至波斯灣中國商船獨佔運輸業的霸權。南洋羣島土人稱中國人爲唐人，明朝時候，眞臘國還行着『番人殺唐人，處死刑，唐人殺番人，罰金』的法律，想見唐朝威望的廣大。因國際貿易的發達，特設市舶司（最早的記載見開元二年）管理商務。波斯、師子、崑崙船舶，屯聚廣州城下，外國商人及傳教師多至十餘萬人。外國人居住地稱蕃坊，立蕃長管理蕃人，有小罪

各依本國法處斷。大概番法比唐法重。允許依本國法，用意在禁止蕃人輕犯法令，如犯重罪，自然依中國法裁決。蕃船入口，有舶腳進奉收市等名目。舶腳是進口稅，進奉是貢品，收市是宮廷收買所需貨物。收市以後，才准一般商人自由買賣。

到了宋朝，朝廷獨占大部份國際貿易的利益，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徵收關稅及處理一切商務。蕃商帶來香藥犀角象牙眞珠龍腦等貴貨，由政府全部收買，稱爲和買。和買的貨物送京師榷易院，高價賣出。禁止民間私販，犯禁罪至死刑。禁榷以外的貨物，抽分（抽稅）以後，經舶牙（貨主購主間評定貨價的中間人）評定貨價，由商人購入，得在市上發賣。

元朝承宋舊制，在廣州、上海、慶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官府自備海船，選取商人往海外貿易，所得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忽必烈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制定市舶則例，禁止官吏人等出資經商以及偸運貨物等事，止准商人從事貿易。商人有舶商和海商的分別，舶商經營海外貿易，海商專通南洋。外國船到中國，攜帶金銀珠玉，止許賣給皇帝，皇帝特置舶牙十二人專任評價的職務。這種舶牙，大概就是後世洋行的濫觴。

（二）朱元璋招諭南海諸國進貢

朱元璋統一中國後，派使官招諭四鄰各國，要求它們向明朝進貢。招諭的用意，主要是在宣告自己做了中華大皇帝，四夷應該來修臣職（朝貢），通商利益，並不重視。他給爪哇國詔書裏說，「朕倣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止想）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慮（想）諸蕃僻在遠方，未悉（不知道）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又給佛菻（羅馬）國詔書裏說，「朕雖未及古先哲（聖）王，俾（使）

萬方懷德（感念恩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這種儼然自大的態度，在招諭蒙古和日本，都獲得不愉快的答覆，獨南海諸國應招入貢的不少。

朱元璋招得的諸蕃有安南、琉球、呂宋、占城（即占婆）、真臘（柬埔寨）、暹羅、爪哇、三佛齊（即干陀利）、浡泥（在婆羅洲）西洋瑣里（在南印度）等國。他照例各賜大統曆（明曆；即元郭守敬的授時曆）若干本，算作「奉正朔」的屬國。朝廷對來朝的貢使，待遇特別優厚，對貢獻的物品，報酬特別加等（如用陶器七萬件，鐵器一千件換得琉球貢馬四十匹），表示天朝的富庶和恩惠。同時却因賞賜過多，供應甚巨，對貢期（一般規定是三年一貢）、貢船、貢使、貢物，嚴立禁限，不許違反，藉省勞費。本來諸國入貢，絕非所謂「慕義而來」，在這種禁限下，通商的利益極小，不得不多帶私物，暗中與中國商人交易。中外商船（私商），往來海上，朱元璋怕中國人勾結諸蕃，漏洩國情，索性實行嚴厲的閉關政策，停止朝貢。

洪武初年，設廣州泉州寧波三處市舶司，專管貢船，認貢船為合法的貿易。洪武七年，因防倭寇，撤廢市舶司，止許琉球真臘暹羅少數恭順小國進貢。商船貿易絕對禁止，人民通蕃下海，私行交易，罪至斬首。朝廷與少數蕃國用朝貢（賣）賞賜（買）形式獨占全部國際貿易，進出口貨物數量微小，遠不合社會實際的需要。例如暹羅進貢蘇木最多不過一萬斤，占城國沒取海商張汝厚林福私運蘇木多至七萬斤，這說明商船貿易比貢船佔着極大的優勢。而且重利所在，沿海各省文武官吏大姓豪紳，或自己經營商船，或保護中外商人，從中取利，朱元璋「寸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事實上成了空文，不能發生什麼效力。

（三）朱棣時代的國營貿易

朱棣奪得朱允炆的帝位，想在政治上增高威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外國朝貢自然也是增高威望的一種方法。同時中國社會經洪武時代長期休息以後，也需要擴大合法的對外貿易，來交易有無。所謂『夷中百貨，都是中國必不可缺的，夷一定要賣出，中國一定要購入』，『中國物產，可以自給，外國却必需中國的物產』，足見朱元璋閉關政策，顯然違反社會的要求了。朱棣登帝位，當年（永樂元年）恢復三處市舶司。定抽分制，凡貢船附來番貨（私物），官抽買六分，餘物免徵關稅。番商（不用朝貢名義的私商）運來貨物，船到口岸，抽稅十二分，聽自由貿易。這樣高的稅率，含有壓抑私人商業的意義，閉關政策，却因此廢除，不能不說是對商人的讓步。

朱棣廢除了閉關政策，新創一種國營對外貿易政策，奪取商人的利益。他利用政府的力量，自備船隻武器貨物，派遣強大武裝艦隊到南海諸國去招諭和貿易。統率這個大艦隊的首領，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探險家鄭和。

鄭和是雲南回教徒，本姓馬，朱元璋平雲南，鄭和被閹入宮，當太監。他有軍事的外交的才能，率艦隊前後遠航凡七次。現代人所稱的南洋，明朝稱為東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及婆羅洲西南海岸諸國，東洋指菲律賓羣島、摩鹿加羣島及婆羅洲北岸文萊國（文萊國是東西洋交界處）。鄭和七次航行都在西洋海面，民間流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確是中國古代史上一件動人的壯舉。

第一次——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六月，鄭和率軍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分乘寶船（大船長四十四

丈，寬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六十二艘，自上海西北劉家港出發，經占城（即占婆，印度支那東南海岸）南下至東爪哇，又經舊港（舊稱三佛齊）滿剌加（麻六甲）海峽出印度洋至錫蘭山，沿印度西海岸至古里（印度加里喀達）。五年九月歸國。

第二次——六年九月，率寶船四十八艘出發，經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至柯枝、古里。歸途經星加坡北上。九年六月歸國。錫蘭王亞烈苦奈兒攻和，和出奇兵襲破錫蘭國都。生擒亞烈苦奈兒，朱棣大喜，行過獻俘儀式後，釋放回國。

第三次——十年十一月出航至古里，更進至忽魯謨斯（在伊蘭國阿曼灣）。十三年七月歸國。和在蘇門答臘擊敗酋長蘇幹剌，還朝獻俘，朱棣大喜，厚賞諸將士。別一艦隊奉和命自蘇門答臘經溜山，遠至非洲海岸（今意屬索馬利蘭），招諭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國入貢。歸途經阿丹（亞丁）、祖法兒。忽魯謨斯，歷訪印度諸港，十四年歸國。

第四次——十四年冬出，出航至忽魯謨斯，十七年七月歸國。別一艦隊經溜山、阿非利加、阿剌伯、俾路支灣，十八年歸國。

第五次——十九年秋出航，二十年八月歸國，別一艦隊歷溜山、阿非利加、俾路支灣，二十一年九月歸國。

第六次——二十二年七月奉命至舊港，封舊港宣慰司施進卿的兒子施濟孫繼承宣慰司名號。八月歸國。

第七次——朱瞻基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因海外蕃國朝貢不來，命和率大艦隊載軍士二萬七千五百

五十人出去招諭。閏十二月自劉家港出發，次年十二月，出閩江口，經歷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山、古里、忽魯謨斯。自古里分出一隊入紅海至天方（阿剌伯麥加）歷訪阿丹、祖法兒。八年六月歸國。

鄭和七次出使，招諭三十餘國，航路取劉家港作起點，首達占城，航暹羅灣，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星加坡，繞蘇門答臘及爪哇各一週，航孟加拉灣，北至恆河口，南至錫蘭島，再航阿拉伯海，入波斯灣，沿東岸北行，至底格里斯河口，再循西岸南行，至亞丁，越亞丁灣，入紅海，北至麥加，循非洲東岸南行，至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加島的南端向東回航。鄭和末次航行正當公元一四三〇——一四三三年，其時，葡萄牙人也正開始作海上活動，繼續試航數十年，終於開闢歐亞交通的大航路，歐洲人航海是適應了當時商業資本發展的需要，含有進步意義，鄭和航海，主要是來滿足皇帝『萬國朝貢』的侈心，所得奇貨重寶，如二錢重的大塊貓睛石，二尺高的珊瑚樹，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駝雞、白鳩等類，僅供朝廷一時的賞玩，去交換的物品如黃金、錦綺、紗羅、綾絹、紵絲、磁器，那些不是中國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歐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會向上發展的效果，中國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窮財盡的怨聲。朱見深成化九年，命兵部尚書檢查鄭和出使水程，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舊案不繳，抗言道：『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萬餘人，就算得奇寶回來，對國家有什麼利益？這是一件敝政，現在還想再做麼？』成化國力已遠不及永樂時代，經劉大夏等反對，朱見深止好放棄『萬國朝貢』的妄想。

（四）宣德以後的南洋通商

朝貢必需查驗一定格式的貢表和一定數量的方物（規定的物品），貢使必須從廣州到北京朝見皇

帝，沿途貨物的折耗，內外官吏的勒索，雖然得些賞賜，未必能補償損失。鄭和死後，朝貢逐漸減少，私人貿易逐漸增長，到朱厚照正德時代，顧不得講什麼貢期貢制，止要商船來到，官府抽取貨物獻給朝廷，餘物聽自由交易，成『番舶不絕於海澨（音誓，海邊），蠻人雜遝（音沓，人多）於州城（廣州城）』的現象，私營商業完全取得優勢了。此後互市稅收，更被朝廷和廣東地方政府重視（廣東文武官吏月俸發給番貨代銀米），當作歲入的重要部份，商民販賣番貨，也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五）南洋羣島的華僑

中國與南洋的通商，是適應着本國經濟力的發展而產生的。朱元璋行施閉關政策，朱棣行施國營貿易政策，雖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業的作用，終究敵不過社會發展中的經濟力量。宣德八年六月嚴禁私通番國。八月，令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禁通番。朱祁鎮正統十四年六月，從福建巡海僉事董應軫奏請，下令道『舊例瀕海居民，犯私通外國，貿易番貨，洩漏事情，及引海賊刧掠罪，正犯處極刑（死刑），家人發邊遠充軍。知情故縱，與正犯同罪。近年商民往往嗜利違禁，應重申禁令』。朱祁鈺景泰三年，命刑部出榜，禁止福建沿海居民，不得收販中國貨物，置軍器，駕海船交接琉球國，招引入寇。這一類禁令，不論怎樣嚴厲，收效仍是有限，一部份統治者，也止好承認『私通溢（偷）出，斷不能絕，大利所在，民不畏死』了。

南海諸國文化落後，需要中國的工業品。如琉球國出產乳香胡椒琉黃，交換中國磁器鐵器，永樂二年，琉球王遣人攜帶白銀，私到處州收買磁器。渤泥國，物產貧乏，華商去交易，止帶磁器鐵鍋，最多不過布匹，貴重品不能出售。文郎馬神國初用蕉葉作食器，後與華商交易，漸用磁器。蘇祿國不產米

麥，用珠與華商交易，商船將返，必挽留數人作質（抵押），要求商船再來。柔佛國王用金銀作食器，臣民用磁器。大抵中國輸出多是絲織物、布匹、磁器，輸入多是香料、藥物、珠寶。

因爲朝廷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華商冒死出洋，多留居不敢回國。歐洲人沒有侵入以前，南洋華島的華僑，不僅在商業上佔絕對優勢，政治上也取得不可侮的地位，人口總數約略計算，當在十萬以上。等到歐洲人侵入南洋，華僑不得祖國的援助，情況漸趨惡劣，止憑自己的力量，在海外作堅強的奮鬥。下面摘錄明史外國傳的記載，可以推想當時一般的狀況。

呂宋——福建商販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生長子孫。佛郎機（西班牙）奪得呂宋，驅逐華人歸國，留居的大受侵侮。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下令屠殺華僑，凡殺二萬五千人。華僑先被欺騙，賣出鐵器，後來赤手與西班牙人戰鬥，無一人生存。不久華僑人數又增，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再下令屠殺，三四萬人生存不到七千人。

美洛居——佛郎機（葡萄牙）與紅毛番（荷蘭），爭美洛居，連年戰鬥，民不堪命，華僑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

雞籠山——雞籠山（臺灣）曾被倭寇及海盜林道乾佔據。林道乾怕戚繼光追擊，逃往浡泥國，開闢道乾港安頓部衆。倭寇焚掠後也散去。中國漁船從魍港漂到臺灣，從此商販往來，華人漸多，成立大市。

麻葉甕——元將文弼高興攻爪哇，病兵百餘人留麻葉甕，子孫繁衍，因此華人甚多。

婆羅——又名文萊國。朱翊鈞時國王是福建人。佛郎機來攻，國王率人民走入山谷，放毒藥水中，

佛郎機人退走。

爪哇——人分三等，華人最富貴。中國商賈往來甚衆。國中第一大商市號稱新村，村主是廣東人。

舊港——爪哇攻破三佛齊，改名舊港。華人多起兵割據，廣東南海人梁道明勢力最大，從閩粵泛海來投的軍民多至數千家。其他割據稱雄的有廣東人陳祖義施進卿等。陳祖義被鄭和擊殺，施進卿受封爲舊港宣慰司。

浡泥——初屬爪哇，後屬暹羅。嘉靖末年，有華僑二千餘人。

滿剌加——後改名麻六甲，土人色黑，偶有潔白人，說是華種。

蘇門答臘——華商多往貿易，獲利甚厚。

中國與南洋通商，輸入大量奢侈品，供統治階級浪費享用，結果是現金外流，人民負擔加重。華僑流寓海外，積累財富，不能運回祖國，後來受佛郎機荷蘭壓迫，更失去發展的機會。中國海商被朝廷抑阻，官吏勒索，蓄積起來的貨幣，不能轉化成原始積蓄，作發展資本主義的前導。在這幾個原因下，中國社會，漸漸落在歐洲的後面了。

第八節　西洋人東來

（一）中國羅馬間的交通

羅馬帝國全盛時代，海外貿易及殖民事業都有飛躍的發展，曾幾次派人到中國來。第一次在東漢劉志延熹九年（一六六），第二次在吳孫權黃武五年（二二六），第三次在西晉司馬炎太康時代。三次都

是從海道來的，詳細情形中西史書沒有記載。由於羅馬帝國的滅亡，歐洲封建社會的確立，歐亞交通暫歸沉寂了。

（二）元朝交通復活

蒙古人西侵歐洲，使中西陸路交通重新恢復，再加上意大利等地商業資本的開始發展，天主教徒想借宗教力量來感化獷悍的蒙古人大可汗，東來的歐洲人士漸漸增多起來。這些歐洲人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居留中國十七年，頗得忽必烈的信任，曾出使雲南、緬甸、占城、印度等地，熟悉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情形。歸國後敍述聞見，成遊記一部。他竭力誇張中國及東方各國的繁華富庶，稱日本爲黃金國，南洋羣島爲香料島，至於忽必烈大汗的威武，汗八里城（北平）蠻子城（杭州）的壯麗，簡直描寫成天宮天神了。他這部名著，鼓舞着歐洲人東遊的勇氣，可是元朝衰亡了，回教國土耳其滅東羅馬帝國（一四五三），雄據中央亞細亞，掌握了中西陸路交通的孔道，那些渴望東遊致富的人們被阻止了。向來歐亞交通有三條大路（一）取道埃及出紅海，（二）由地中海東岸登陸，至幼發拉底河，順流出波斯灣，（三）由黑海取道美索波達米亞出波斯灣。三路全被土耳其封鎖。因此，尋覓東方新航路，便成爲歐洲人迫切的要求。

（三）歐亞航路的尋得

歐洲自從蒙古軍西侵以及前後七次十字軍東征以後，傳入了不少的東方新事物。這些新事物中，最有重要意義的是印刷術、紙、火藥和羅盤四物。有了紙同印刷術，才能摧毀教會的專制，提高人民的文

化，有了火藥，才能破壞封建制度的堡壘，有了羅盤，才能尋求海上新航路。

十五世紀時，歐洲諸國獎勵航海事業，葡萄牙國尤爲熱心。朱見深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葡萄牙人地亞士發見好望角。朱祐樘弘治十年（一四九七），葡萄牙人華士噶德伽馬遠航東方，繞好望角至印度加里喀達（明史稱古里），這就復興了歐亞的交通。朱厚照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葡萄牙人裴斯特羅到中國。歐洲與中國海上交通從此開始。

（四）佛郎機（葡萄牙）據澳門

明朝稱葡萄牙爲佛郎機（明史外國滿剌加傳），萬曆時代，西班牙人佔據呂宋，殺害華僑，明朝也稱爲佛郎機（明史外國呂宋傳）。大概止看他們『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卷）髮赤鬚』形狀相似，就認作同一個國家，不再查問。明朝的昏憒外交，一直到清朝，依然保持着，發展着，造成鴉片戰爭以下無數次的大失敗。

正德時代，葡萄牙人佔據滿剌加。正德十三年，遣使人加必丹末進貢（明人稱爲進貢）。貢使留居廣州，賄賂廣東鎮守太監，得派使人火者亞三入京見朱厚照，甚得寵幸。火者亞三是葡萄牙化的華人，替葡萄牙人當間諜，朱厚照死後，亞三才下獄殺死。朱厚熜嘉靖二年，葡人寇新會縣西草灣，明兵接戰，奪得大礮，因稱大礮爲佛郎機。葡人據壕鏡（澳門）爲商埸，築城造屋，明朝並不干涉。嘉靖十四年，指揮官黃慶受葡人巨賄，代請上官准許，移電白縣商埸（暹羅占城爪哇渤泥諸國互市處）到壕鏡，每歲繳租銀二萬兩。這是中國最早租界地，幾個貪官的汚吏，輕輕地把國土送掉了。

（五）佛郎機（西班牙）帶來墨西哥銀圓

西班牙繼葡萄牙稱雄海上，弘治五年（一四九二）科侖布奉西班牙王命從海道尋求中國，無意中發現了美洲。正德十三年（一五一九）西班牙人麥哲倫決心航行地球一週，十六年（一五二一）發見菲律濱羣島。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西班牙人占據菲律濱，繼續侵略呂宋島。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海寇（海寇多含有華僑武裝的性質）首領林鳳攻襲呂宋，與西班牙人大戰，林軍敗退。林軍有戰艦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兵二千人，婦女一千五百人。如果華僑的各股海上武裝能結合統一，共同抵禦歐洲侵略者，那將是何等巨大的力量。萬曆四年，明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呂宋，呂宋助戰有功，明允呂宋朝貢，不久西班牙滅呂宋，仍用呂宋名號，與中國通商，這樣，海澄港（廈門）便成了兩國通商的口岸，墨西哥和西班牙銀幣也就開始流入中國。

（六）荷蘭佔據臺灣

在西歐繼葡、西稱霸海上的國家是荷蘭。明朝依他們的形狀（深目、長鼻、髮眉鬚全是赤色），稱爲紅毛番。萬曆天啓時代，屢來廣州要求通商，都被葡萄牙人阻止。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荷人在爪哇建立巴達維亞首府。又侵奪臺灣，築室耕田久留不去。荷蘭巨船大礮遠勝葡西兩國。船長三十丈，寬六丈，厚二尺餘，有五桅，船後有三層樓。樓旁設小窗，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大鐵礮，能擊破石城，明人稱爲紅夷礮。

（七）英吉利最後到中國

最後興起與葡西荷爭海上霸權的是英國。英國戰敗西班牙，驅逐葡萄牙在印度的勢力，爲了要求通商曾礮擊虎門，正當明朝將亡的時候，沒有引起大交涉。

（八）葡西兩國與中國通商的情況

據葡萄牙人的記載當時歐洲與東方的貿易，全歸葡人獨占。每年用大帆船與圓形船結成艦隊，航行至里斯本，滿載毛織物，玻璃精製品，英國及佛蘭德出產的鐘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到其他各地海港上換取多種物品，船從哥亞航行至愛琴，得到香料與寶石。自愛琴至麻剌甲更得到香料與白檀。帶這些物品到澳門換取絲織品，轉往日本換取金銀塊，可獲二三倍的利潤。回到澳門滯留幾個月，滿載金、銀、麝香、珍珠、象牙精製品，細工木器，漆器，磁器回到歐洲。澳門一地，葡人每年收得絲織物五萬三千箱，重十二盎斯的金條三千二百條。轉販到日本的中國絲織物（明與日本不通商），每年可獲銀二百三十五萬兩。

西班牙人對中國的貿易，是用毛織物交換絲織物，不平衡時用銀來填補。他們運中國絲織物到美洲及歐洲，獲利極厚。明朝中期以後，正鬧着銀荒，因此異常歡迎墨西哥銀圓的輸入。

（九）天主教士來華傳教

萬曆九年（一五八一）意大利人利瑪竇到廣東傳天主教。二十九年，入京師，走閹官馬堂的門路，獻上聖經、天主像、聖母圖、自鳴鐘、萬國圖。利瑪竇自稱大西洋人，禮部查會典（記載各種制度書），止有西洋（南洋）瑣里。沒有大西洋，疑利瑪竇來歷不明，奏請斥逐。朱翊鈞不聽，優給費用食物，使留居京師，利瑪竇通中國文字，譯四書寄回本國。中國士大夫與利瑪竇交接，得聞教理和科學，極爲尊信，交遊甚廣，徐光啓李之藻等先後入教，天主教從此流傳起來。

利瑪竇傳教成功，歐洲教士接連來中國，明末清初，著名的有依西把尼亞國（西班牙）人龐迪我，

意大利國人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熊三拔、羅雅谷、王豐肅，波而都牙爾國（葡萄牙）人陽瑪諾，熱而瑪尼國（日耳曼）人鄧玉函，湯若望等九十餘人。王豐肅陽瑪諾等在南京傳教，信徒多至一萬人。

（十）傳教士介紹西學來中國

利瑪竇東來，正值明朝的末年，當時滿洲興起，遼東的邊患竟成爲明朝的致命傷。那時候軍隊腐朽，器械破爛，國家財政又極困難。怎樣能夠開發財源，怎樣能夠改善兵器，這都是統治階級願意考求的。利瑪竇諸人到中國來傳教，看清楚了這一點。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上表陳情，就提出西洋的奇器、天文、與地學有益實用的意見。朱翊鈞對他很優待，召入便殿，詢問外國民風國政等事，大概也希望從他得些致富強的方法。利瑪竇通知本國教士們多多的輸入繪畫、玻璃、器皿、麻布、鐘表、地圖、火器等物。王豐肅所領教士，看不起中國，每自稱本國風土人物，遠勝中華，禮部郎中徐如珂等奏請驅逐，朝廷命豐肅還廣東，豐肅改姓名，仍在南京傳教，朝廷不再追究。這都說明明朝文化經濟落在歐洲的後面，在危急期中，更顯出了歐洲文化的優越地位。

熊三拔繼利瑪竇在北京掌教，著『泰西水法』一書，說明幾種水利器具的原理，意在興水利，救中國的貧乏。徐光啓著『農政全書』，其中『水法』一卷，全採熊三拔所說。王徵從鄧玉函學西法，譯『奇器圖說』四卷，講水利器具，遠比『水法』進步。崇禎十二年，畢方濟奏上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改曆法（二）辨礦脈（三）通西商（四）購西銃。其中開礦一條，崇禎十六年前後，曾命湯若望試辦，不久明亡，未見成效。購西銃一條，明朝早就實行，天啓時代，東北邊患緊急，兵部到澳門徵求擅長火礮的西洋人，得陸若漢、沙公的西勞等二十四人，大礮四尊助戰，屢立奇功。崇禎更命畢方濟龍華民招

勸外商，捐助火器，又命湯若望監鑄火礮，傳授用法。天啓以來，關於火器的著作，如『海外火攻神器說』『祝融佐理』『則克錄』（一名火攻挈要，湯若望講，焦勗筆錄）等書，專門講求西洋礮法。改曆法一條，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等人早有著作多種，介紹西洋天文學。崇禎立西洋曆局，命徐光啓、李之藻、鄧玉函、湯若望等修改曆法，成『崇禎新法算書』一百卷。通西商一條，澳門租借以後，事實上對西洋人早就沒有海禁。這樣說來，畢方濟富國強兵四大策，明朝完全採用了。

利瑪竇諸人傳來西洋曆法以外，同時傳來新科學多種。

數學——利瑪竇著『乾坤體義』，下卷專論數學。到北京後，與徐光啓李之藻諸人講習，先譯數學書建立西學的根本。第一部譯書便是『幾何原本』六卷（利徐二人合譯）。其餘如李之藻譯『圜容較義』，徐光啓譯『測量法義』，羅雅谷譯『測量全義』，都是闡明幾何學的名著。李之藻譯『同文算指』，是西洋算術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書。

物理學——王徵譯『奇器圖說』講重心比重、槓桿、滑車、輪軸斜面、以及起重、引重、轉重、取水、用水力代人力諸器械。湯若望著『遠鏡說』，是西洋光學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書。

地理學——利瑪竇繪『萬國輿圖』，中國始知有五大洲。龐迪我艾儒略奉命翻譯外國地誌，成『職方外紀』五卷。

哲學——艾儒略著『西學凡』，分西洋學問爲文、理、醫、法、敎、道六科。理科就是哲學，分論理學、物理學、形而上學、數學、倫理學五類。李之藻與傅汎濟（葡萄牙人）合譯『名理探』十卷，是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的論理學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書。

西洋傳教士來中國，輸入宗教與科學，譯著甚多，講科學的書籍，並不比宗教書少。原因爲明朝人需要科學智識，傳教士如果專講宗教，必不能取得士大夫的尊信，傳教也就困難了。清初傳教士的著作，極少講到科學（止講些天文曆法），是因爲漢人在滿人高壓下，在禁海閉關政策影響下，不敢接近西洋人，怕因此得禍。傳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受滿族統治者的壓迫，不能像明末那樣順利的發展。

第九節　東林黨與閹黨

朱翊鈞萬曆時代，明朝腐敗政治已經發展到最高點。朱翊鈞朱由校朱由檢三朝，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大混亂，起初士大夫分邪正兩派，互相攻擊，朱翊鈞概不理會，任令自勝自敗；後來朱由校重任大閹魏忠賢，邪派結成閹黨，正派大敗，慘殺被逐；最後朱由檢斥退閹黨，起用正人，閹黨改換面目，用陰謀詐術，取得由檢的信任，正人全被排去，明朝也就滅亡。

（一）朱翊鈞時代邪正兩派互鬥

明朝皇帝照例一二十年不見朝臣，一切政令，由司禮太監批硃，交內閣首輔擬票，次輔數人止能共同商議，無權擬票，必須首輔退位，次輔才得依次遞補。凡內閣大學士，一定是老進士，他們周圍各有一羣同年（同科考取的進士）門生（本人考取的進士）同鄉等關係的官員，希望首輔權位鞏固或次輔陞充首輔。入閣資格，是六部尚書或品級相等的大官，經過廷推（朝臣共同推舉）的程序，皇帝選定其中一人，就算入閣拜相。同年、門生、同鄉在廷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閣臣要酬謝他們，使他們陞官

致富。大學士多數是貪汚腐朽的老官僚，其中自然也偶有公正清廉人，這樣，擁護人中同年門生同鄉關係外，又加上邪正的分類。邪派人數多，正派人數少，邪派政治上有地位，正派淸議（輿論）上佔優勢，兩派各立門戶，各擁徒黨，互相攻擊，主要目標是奪取內閣的大學士。

兩派互攻的題目，大致有下列幾個。

爭國本——朱翊鈞萬曆十年生子朱常洛，十四年生子朱常洵。常洛母王恭妃無寵，常洵母鄭貴妃謀奪常洛長子繼位權。內閣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請早立常洛爲皇太子，朱翊鈞意在常洵，再三推延不肯立常洛。一部份正派朝臣疑內閣順從朱翊鈞，不敢力爭，羣起責難，大學士間又意見不一，王家屛贊助正派朝臣，被斥出閣，沈一貫（浙江寧波人）有才能，善於迎合朱翊鈞，得入內閣。一貫糾集浙江京官，號稱浙黨，與正派首領顧憲成等爲敵。憲成革官回家（江蘇無錫縣）在東林書院講學，組成東林黨，對抗浙黨。當時皇帝，內閣、朝臣、浙黨，東林黨相互間大起紛擾，朱翊鈞想立常洵，朝臣公意想立常洛，內閣一派朝臣主緩爭，東林一派朝臣主急爭。主爭急一派自稱爭國本，主緩爭一派認爲多事，有意壓抑，兩派怨仇愈結愈深，政見的爭鬥轉成私人意氣的爭鬥。二十九年，常洛封太子，常洵封福王，沈一貫出力不小，爭論應該解決了，可是東林黨主張促福王出京就藩國（河南洛陽縣），朱翊鈞不肯，紛擾又起。四十二年，福王就藩。四十三年，發生挺擊案，紛擾又起。常洛登位，發生移宮紅丸兩案，並挺擊稱三案，爭論直到亡國才停止。

首輔王錫爵被政敵攻走，萬曆三十六年，朱翊鈞召令還朝，錫爵密奏稱『皇上對臣下奏章，當作禽鳥鳴叫，留中（擱置）不省（不理），這止能激起更多的喧鬧。臣請皇上盡除礦稅，召還內官（監稅監

礦的閹官）散多餘的庫藏，補軍餉的不足，臣民自然歡呼踴躍，歌頌聖德。奏章按照事情緩急，或留中，或發表，不可一概不理」。這些話本不算錯，政敵都御史李三才探得密奏中有竊爲鴟叫語，激怒衆官道，王錫爵駡我們是禽獸。衆官大怒，引起一場爭鬧。

李三才——萬曆二十七年，漕運總督鳳陽諸府巡撫李三才奏陳礦稅的弊害道，『陛下知愛珠玉，百姓也知求溫飽，陛下知愛子孫，百姓也知戀妻兒，爲什麼陛下只厚聚財寶，却不讓小民有升斗的享受，陛下要富貴萬年，却不讓小民得暫時的樂趣。從古沒有政治敗壞如此，還能無禍亂的。現在弊政太多，歸根由於陛下貪財嗜利。臣請陛下大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貪心一去，才能談到政治的改善』。朱翊鈞得奏不理。三才又奏稱，『陛下每有徵求，總說內庫（宮內庫藏）匱乏。其實內庫如果眞匱乏，那是國家莫大的福利，一人瘦，天下肥，豈不很好。可惜陛下所謂匱乏，止是黃金還沒鋪遍地，珠玉還沒堆到天罷了。小民糟糠不飽，仍被暴斂，牢獄人滿，無處求命，一朝變亂發生，小民都成敵國，陛下獨坐宮中，卽使黃金滿庫，明珠塞屋，誰替陛下守護』。朱翊鈞得奏仍不理。顧憲成深信三才是正人，東林黨想推三才入內閣，邪黨羣起攻擊，僞造三才大奸大詐罪狀，三才憤怒自辨，請求派官查勘，朱翊鈞不理。邪正兩方辨駁劇烈，三才怒極，辭官歸家。邪黨怕他再起，接連猛攻。天啓三年，三才死，邪黨請魏忠賢革去三才官號。

東林黨——東林與邪黨爭論國本和李三才問題，同時東林這個名號，也成了爭論的問題。東林的起原是顧憲成力爭國本，大學士王錫爵對憲成說，『朝廷的是非，天下人一定要反對，眞是怪事。』憲成說『我止見天下人的是非，朝廷一定要反對。』錫爵怒。萬曆二十二年憲成革官回無錫，修復宋楊時講

道的東林書院，聚會失官歸隱的正人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等人講程朱派道學。一時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爭着進書院聽講，多至宿舍不能容。憲成標示講學宗旨道，「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隱居鄉里不講求正義，不配稱君子」，因此書院讀習古書以外，兼議論時政，批評人物，成全國輿論的中心地。在朝一部份正派官員，與東林通聲氣，依輿論力量對抗邪黨。當時邪黨分齊楚浙三黨。齊黨亓（音其）詩教等爲首，楚黨宮應震等爲首，浙黨劉廷元等爲首，合力攻正派，凡主持正義愛惜名譽的士大夫，不論在野在朝，一概指爲東林黨人，斥責不遺餘力。在邪派看來，東林二字就是犯罪的代名詞，給政敵加上東林名號，就可借題攻擊。雖然有些人不承認自己是東林黨，有些人却求挂名東林黨，自以爲榮幸。講學議政的東林，事實上確成爲有力的政黨了。東林黨人多重名輕利，往往被人誣陷，發憤辭官。邪黨中人酷愛官位，寧死不退。萬曆末年，邪黨得勢，吏治邊防全不過問，專着重禁道學（東林）一事。

（二）朱由校時代，邪黨轉成閹黨，大殺東林黨人

朱常洛死，子朱由校繼位。由校異常昏愚，政權全委閹官魏忠賢管理。忠賢結合由校的乳母客氏，玩弄由校同嬰兒一樣。邪黨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等見忠賢掌權，相率投忠賢門下，得入內閣或掌部院要職。東林黨副都御史楊漣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恐懼，秉謙廣微等教忠賢盡殺諸正人，造『縉紳便覽』一册，正人如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一百餘人稱爲邪黨，邪黨霍維華阮大鋮等六十餘人稱爲正人，請忠賢按名賞罰。又造『三朝要典』一部，定紅丸梃擊移宮三案是非，顛倒黑白，鉗制公論，士大夫敢違要典發議論，依大逆治罪。忠賢門下大奸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各大奸

徒門下又有無數小奸徒，除了少數正人，其餘內外文武官員，幾乎全部加入閹黨。五虎首領崔呈秀起初見東林名大，求入黨，東林人惡呈秀貪汚無恥，拒絕不納。呈秀贓罪被吏部尚書趙南星揭發，大窘，夜見魏忠賢叩頭涕泣，哀求充當義兒。忠賢正想招收朝臣合力殺逐在朝東林正人，得呈秀大喜，命與霍維華同爲謀主，參與機密。呈秀造『天鑒錄』，內列邪黨一百三人姓名，分異心爲圖：不附東林，橫被排斥、久抑林野（被東林革逐）、冷局外轉（被東林斥逐出朝當外官）等名目。又造『同志錄』，內列東林二百四十五人姓名。別一閹黨王紹徽造『點將錄』，仿『水滸傳』天罡地煞星數，分配東林諸人姓名，如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鼓上蚤汪文言等七十二人。又一閹黨阮大鋮造『百官圖』，詳殺某人該殺，某人該逐，先後次序，布置分明。魏忠賢依據這些名册，殺害東林，無一人得免。

五彪首領田爾耕掌錦衣衛，又一首領許顯仁掌鎭撫司，廣布偵卒（特務），毒刑鍛鍊冤獄，慘殺東林黨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等十餘人，每一人死，剔取喉骨裝小匣獻給忠賢，表示功績。十狗之一曹欽程，在閹黨中尤齷齪，連魏忠賢也覺得可厭，革欽程官職。欽程臨走在忠賢前叩頭道，『兒子去了，永遠忘不了爺的恩義。』說罷涕泣退下。十孩兒中有李蕃李魯生。二李卑汚奸險，先諂事魏廣微，後改事馮銓，又改事崔呈秀，最後得充魏忠賢義兒，時人號二李爲四姓奴。其他官員媚閹醜行，如浙江巡撫潘汝禎首先建魏太監生祠，各地效尤，多至數百所。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七所，督餉尚書黃運泰建生祠肅所。運泰對忠賢像五拜三叩頭，率文武將吏排班在階下行禮，禮畢，進至像前口稱某事賴九千歲（閹黨稱忠賢爲九千歲，比皇帝少一千歲）栽培，叩頭謝恩，又稱某月蒙九千歲提拔，叩頭謝恩，謝

畢，跑回階下歸班，又率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各地生祠競巧鬥麗，一祠建築費多至數十萬兩。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足能轉動如活人，腹中肺腸用金玉珠寶製造，衣服冠履全裝珠寶。頭髻上穿一孔，插四時香花。每祠設遊擊一員守衞。國子監生陸萬齡別出新計，說孔子作「春秋」。廠臣（魏忠賢掌東廠）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請國子司業（近似副校長）朱之俊代奏，請建廠臣祠與孔子廟並列。之後又在大路上立木牌，上書「魏上公的功德，比禹小一些，比孟子大得多。」一姓張麗生又出新計，倡議奏請秦廠臣像入孔子廟與孔子並坐。朱之俊正要代奏，不料朱由校死，魏忠賢倒敗，之後趕快劾奏陸萬齡媚閹罪狀，萬齡下獄，之後得漏網，不入逆案。

朱由校時，滿清兵力已極強盛，明朝邊防軍腐朽不堪，每戰必敗。遼東經略熊廷弼堅主守邊屯田，整頓軍紀，再議出擊，閹黨姚宗文想冒邊功陞官，託廷弼保荐，廷弼不從，宗文怒，約同黨攻擊廷弼。廷弼得罪革職回籍，清兵乘機攻破遼陽，京師大震。朱由校不得已，急起用廷弼，又用閹黨王化貞爲巡撫，領兵十四萬，廷弼擁經略空號，止有兵數千。化貞恃魏忠賢威勢，任用漢奸孫得功作大將，虛報戰功，冒受重賞，不服廷弼調度。清軍攻來，化貞不戰逃入山海關，委諸廷弼，閹黨羣起攻擊，廷弼被殺，傳首九邊示衆。閹黨誣廷弼侵吞軍費十七萬兩，並誣東林楊漣魏大中左光斗顧大章等受熊廷弼賄賂，下獄追贓，用慘刑打死。

（三）朱由檢時代閹黨改換面目，用陰謀排斥東林

朱由校死，弟朱由檢繼位，由檢殺魏忠賢及客氏，定逆案，布告天下。逆案分七等定罪：一等，首逆，魏忠賢客氏二人，淩遲處死；二等，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即時斬決；三等，交結近侍（閹

官」，劉志選等十九人，秋後斬決；四等，交結近侍，情跡較輕，魏廣微等十一人，充軍；五等，交結近侍又較輕，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徒刑三年，徒贖身為民；六等，交結近侍，情跡頗輕，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從寬革職閑住；七等，忠賢親屬及內官附逆五十餘人。逆案宣布後，閹黨力謀翻案，由檢堅持不動，閹黨無法，舉推不在逆案中的周延儒溫體仁為首領，先用柔佞順從的面目，取得朱由檢信任，二人相繼入閣，陸續排斥東林，準備起用逆案中人。

朱由檢殺逐閹黨，召用東林黨人。由檢性急躁多疑，自恃聰明，大小事統歸一人獨斷，不喜聽逆耳的話，更不喜臣下說相伺的話，認說相同話是結黨營私。周溫及一羣邪黨看清由檢這個弱點，大家止順着說話，理由是「皇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相反）。」凡荐舉奸邪，先令一人發言探試，別一人從旁贊助，排陷正人，先設法激由檢發怒，自動殺逐，邪黨不出面攻擊。由檢自以為進退羣臣，全出獨斷，其實早落邪黨的計謀中。東林黨人喜直言，喜替受屈正人說公道話，邪黨指證這是結黨，由檢也疑忌這是結黨，正人自然不能在朝立足了。由檢在位十七年，內閣換五十餘人，在內閣最久的周延儒溫體仁，由檢認為是無黨的正人，等到發覺二人有黨，國事敗壞已經不可收拾。黃道周奏論危亡的原因說，「皇上禁止私交結黨，邪人却因藉此告陷害得陞官；皇上獎勵清廉氣節，邪人却因假裝廉儉得寵信；皇上講勵精振作，邪人揣摩奉迎，表示恭順；皇上講考核實效，邪人瑣碎苛刻，表示能幹。邪人處處自稱替皇上真心辦事，其實處處替自己打算身家利祿。皇上誤信這些人，聚天下奸邪在朝廷，如何救得危亡？」道周又說，「皇上下詔求直言，直言的却遭斥逐，皇上下詔慎刑獄，正人却紛紛下獄。臣願皇上訓練軍士，防守邊疆，選舉賢能，管理民政，尤其重要的是容許剛直敢言人立朝議論，這樣，國家才會有轉

機。』黃道周屢次直言，不畏奸人，幾乎被由檢殺死。

東林黨人經多年殺逐，得生存的寥寥無幾。太倉人張溥集本郡文人標榜復興古學，號稱復社，繼東林馳名全國，奸黨羣起誣攻，指張溥結黨議政。朱由檢將興大獄，幸張溥病死，得免殺戮。此後東南名士，多是復社中人，邪黨概指爲東林，合力對他們攻擊。

（四）南京小朝廷，邪黨繼續殺逐正人

閹黨阮大鋮曾造『百官圖』獻給魏忠賢，殺楊漣左光斗，出力最多。大鋮在閹黨中尤狡詐，每謁見魏忠賢，厚賂閽人退還名片，藉免後患。忠賢死，大鋮在鄉（安徽懷寧縣）起草兩個奏章，一個專攻崔（呈秀）魏（忠賢），一個東林崔魏並攻，密囑楊維垣（閹黨）看形勢奏上。御史毛羽健揭發大鋮奸謀，被列入逆案第三等，廢斥爲民，失意凡十七年。崇禎末年，流寇逼安徽，大鋮避居南京，招集無賴談論兵機，想借將才名義召用。復社名士黃宗羲等發表『留都（南京）防亂揭』，嚴厲斥責，大鋮懼，閉門不敢動，密與別一奸人馬士英結交，共謀起用。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朱由檢自殺，福王朱由崧（常洵子）潞王常淓避亂至淮安，南京諸大臣謀立新帝，恐福王追怨爭國本挺擊等案，引起糾紛，議立潞王爲明帝。鳳陽總督馬士英聯合總兵官高傑、劉澤淸、黃得功、劉良佐擁福王入南京稱帝，在朝正人，一概指爲東林餘黨，與阮大鋮合力排斥。二人共據內閣，引用奸邪，無惡不作，小朝廷內訌大起，淸帝乘虛攻破南京，馬士英被俘，阮大鋮降淸軍充嚮導，攻福建唐王朱聿鍵。淸軍用不着他們，在路上把二人殺死。

夏允彝『幸存錄』評論東林黨與閹黨，有些話說得還公平。他說，『兩黨對國事都不能說無罪，但

平心說來，東林黨領袖最初爲顧憲成鄒元標，繼爲楊漣左光斗，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爲張溥馬世奇，這些人學問氣節，確有不可及的地方。攻東林的首領最初爲沈一貫（浙黨），繼爲亓詩教（齊黨），繼爲魏忠賢崔呈秀，繼爲周延儒溫體仁，最後爲馬士英阮大鋮，全是天下共棄的奸邪。東林中也有不少敗類，攻東林的也偶有淸廉，兩黨領袖却相差太遠了。東林人好發高論，但對籌邊防塞，頗求實效，攻東林的止知爭奪權位，從不想到防禦外患。東林中敗類還知畏懼淸議，不敢公然行賄，攻東林的酷愛財帛，明目張膽，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東林人絕少交結閹官，攻東林的竟拜魏忠賢爲父爲祖爲九千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至於東林嫉惡太甚，雙方怨仇愈結愈深，造成亡國破家的慘禍，東林也不能說全沒有責任。」

第十節　農民大起義

（一）權貴富家兼幷土地，農民繼續失業破產

遭受元朝尤其元末大破壞的中國社會，在朱元璋統治的三十年中，確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氣象。朱棣時代連年發動侵略戰爭，人民負擔逐漸加重。永樂十八年，山東蒲台縣民婦唐賽兒自稱能役使鬼神，聚衆數千，攻破益都、莒、即墨等縣。明軍擊敗起義軍，殺六千餘人。賽兒起事首尾止六十天，歸附民衆多至數萬，足見明朝初期，農民起義，已經不是少數人的要求了。

地主兼幷土地，官吏暴征苛斂，是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朱瞻基以後，土地依下列各種形式，集中到富貴人手裏。

奏乞——例如朱祁鈺景泰三年，林聰奏稱，「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仍多奏求田地；官戶唐興有田一千二百餘頃，宜與限制。」朱見深成化四年，邱弘奏稱，「洪武永樂年，畿輔山東地曠人稀，朝廷勸民開墾，永不起科。近來權豪恃勢，指民田爲閑田，含胡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京師附近民田，多被權貴佔據。

投獻——朱祁鈺曾禁諸皇親不得強佔軍民田，小民不得投獻田產。這個禁令，正說明強佔和投獻的盛行。

賜田——賜諸王勳戚閹官田地。此朱翊鈞封次子常洵爲福王，賜田四萬頃。

莊田——皇莊佔地最多，朱厚照時皇莊多至三百餘處。如按朱厚熜分九千二百頃爲十二莊，每莊約七百六十頃計算，皇莊當有田二十餘萬頃。

強佔——公侯大臣下至富商豪家依自己勢力大小，得強佔軍民田地，如武定侯郭玹佔河間民田房屋，又奪天津屯田一千畝。蓬州（四川蓬安縣）有江洲八十二頃，被豪強霸佔，知州田鐸悉取還原主。邊塞肥田多被勢豪侵據，大學士商輅請查明歸還軍屯。

官吏紳士得享優免、飛灑、詭寄等特權，朝廷所需租役，全由小民負擔。小民爲供應租役，出賣土地，富貴人家嫌田畝零碎，拒絕收受。止有種官田的佃戶，假指官田爲民田，講定買主得田，佃戶納糧，田價比民田價小十倍，富戶才願收買。農民失去土地，並不能免去苛重的租役，困守鄉里，飢寒不得生活，流亡他鄉，同樣不得衣食，飢民和流民，永遠在殘酷的統治下大量喪失生命。

（二）明中期的農民起義

朱祁鎮時代，到處發生農民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如下列。

剗平王鄧茂七——福建多礦盜（私開銀礦），朱祁鎮命御史柳華捕捉。華令村莊築瞭望樓，編保甲，選土豪爲甲長，自備器械，督民巡邏。沙縣佃農鄧茂七被選充甲長。沙縣慣俗，佃戶送租外，照例另送田主物品。茂七倡議田主自來取租，租外不另送物品。田主怒，告縣官拘茂七。茂七殺捕役數人。知府派兵三百往捕，茂七殺知縣，聚衆數萬人，自號剗平王，攻破二十餘州縣。福建左布政使宋新（交阯人）貪汚暴虐，民不堪命，相率歸茂七，閩浙震動。正統十三年，茂七圍延平。朱祁鎮命丁瑄率大軍往擊。十四年，丁瑄殺茂七及首領陳阿嚴、鄭永祖等。

葉宗留陳鑑胡——浙江寧波人葉宗留麗水人陳鑑胡私開福建銀礦，被官吏迫害，聚衆起義。正統九年，福建參議竺淵率兵往捕，戰敗死。宗留依附鄧茂七，攻掠浙江江西福建境上，殺明文武大官七八人。遂昌縣起義軍蘇牙、俞伯通攻蘭溪，響應宗留。朱祁鎮命浙江巡撫張驥集大軍進攻，陳鑑胡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分兵攻處州、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等縣。鄧茂七死，鑑胡勢孤，投降張驥。別部首領陶得二殺招降使，率衆入山繼續反抗。

李添保——朱祁鎮天順時，湖北麻城人李添保因欠租逃入苗山，自稱唐太宗後裔，聚苗漢人萬餘，攻掠州縣。明總兵官李震大破添保軍。添保逃入貴州，率苗兵出戰，被李震擊死。

黃蕭養——正統末年，廣東黃蕭養起義，圍廣州。朱祁鎮命都督董興率江西兩廣兵攻蕭養，景泰元年，蕭養戰死。

朱見深成化時代，起義規模擴大了。

劉千斤石和尚——河南西華人劉通，號劉千斤，石龍號石和尚，煽動荆（湖北江陵縣）襄（襄陽縣）間流民起義，得精兵四萬。劉通自稱漢王。朱見深命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新寧伯朱永爲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爲左右叅將，閹官唐愼、林貴奉爲監軍，發京營及各路軍大規模出征。兩軍大戰，最後明軍獲勝，殺劉通。石龍逃入四川，攻破巫山大昌等縣，明軍追擊，殺石龍。

平王李鬍子——白圭平劉千斤，荆襄間流民仍屯聚不散，千斤餘黨李鬍子自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號召流民，衆至一百萬，攻南漳（湖北南漳縣）房（湖北房縣）內鄉（河北內鄉縣）。朱見深命總督項忠率大軍進擊，擒王彪，招降流民四十萬。起義軍保山砦拒敵，忠又擒獲小王洪李鬍子，招降流民五十餘萬。項忠戰勝，縱兵濫殺，流民屍體滿山谷，一部份被俘，發往湖廣貴州充軍，路上倒斃無數，屍棄江邊，任令腐爛。項忠立平荆襄碑，自誇功績，人民呼爲墮淚碑，表示哀痛。

朱厚照正德時代，起義規模更擴大，明史也承認『流寇蔓延，幾危宗社』了。

劉六劉七齊彥明趙瘋子——文安（河北文安縣）人劉六劉七有勇力，縣官令捕盜有功，豪家索賄不得，誣二人爲盜。劉六劉七結大盜張茂起義，自畿輔（北京附近）攻入山東河南，轉攻湖廣（湖北湖南）江西，又率軍北上，攻霸州（河北霸縣）。別軍首領楊虎入山西，還軍文安與劉六等會合。起義軍縱橫數千里，明軍望風潰敗，不敢抵禦。朱厚照命侍郎陸完督邊防軍出戰，劉六劉七轉入山東，攻破二十餘州縣。楊虎北攻威縣新河，劉六等南攻宿遷永城。明軍追擊楊虎至小黃河渡口，楊虎溺死，餘衆入河南，推劉惠爲首領。

劉惠自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瘋子爲副帥。趙瘋子是文安縣諸生（秀才），起義軍推爲謀主。瘋子

約束軍士，不得姦淫殺掠，檄告官吏儒生，決不侵害身家財產，無需逃避。因此劉惠軍橫行中原，聲勢大振，連破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縣。攻破泌陽，燒閹黨（劉瑾黨）焦芳家，縛草像芳形，當衆斬首。朱厚照命彭澤提督軍務，專剿河南起義軍。彭澤戰屢勝，起義軍走六安、舒城、合肥、定遠，與楊虎別部數千人會合，攻破鳳陽、泗、宿、睢寧。明軍追擊至應山，殺趙瘋子。劉惠自縊死。大首領賈勉兒、邢本恕、劉資、楊寡婦等先後被捕殺，河南平。

劉六劉七齊彥名攻破山東畿輔數十州縣，朱厚照命陸完專剿山東起義軍。起義軍入登萊，沿海岸北上，擊敗巡撫寧杲軍，又南走湖廣，由水路進至夏口（漢口），明軍追擊，劉六溺水死。劉七齊彥名順流攻鎮江，擊敗操江伯（統率長江水師）趙宏靖。陸完至鎮江，會合彭澤河南軍，水陸並進。起義軍走保狼山，明軍圍攻，殺劉七齊彥名，餘衆被屠殺。

江西起義軍——與劉六等同時起義，江西撫州有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佔據姚源；瑞州有羅光權、陳福一等，佔據華林；贛州有何積欽等，佔據大帽山。朱厚照命陳金往攻，陳金調廣西土官于猛率土兵助戰，半年間，起義軍大部削平。王浩八率餘衆突圍走至貴溪，據裴源山，聲勢又振。朱厚照命俞諫代陳金督師，諫率大軍苦戰，殺王浩八。部將胡浩三率餘衆守險繼續反抗，拘明招降使吳廷舉。廷舉留山中三月，探知浩三軍情，設計誘浩三殺兄浩二，明軍乘亂攻入，殺浩三。東鄉農民王垂七、胡愈二等又起義，殺官吏，燒公署，俞諫發兵攻殺二人。江西平。

四川起義軍——與江西同時，四川起義軍保寧有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

稱掃地王，聚衆十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陝西湖廣兩省境上。四川巡撫調羅兵回回兵及石柱土兵擊敗起義軍，擒廖惠，餘衆轉入陝西。明總制洪鐘調陝西河南湖北兵分路追擊，藍廷瑞走漢中，又走回四川，洪鐘分兵七路合圍，擒藍廷瑞鄢本恕。部將廖麻子曹甫率餘衆攻營山蓬州，洪鐘誘曹甫歸降，廖麻子襲殺曹甫，轉攻川東。朱厚照命彭澤代洪鐘，擊殺廖麻子喻思俸等。四川平。明兵士兵殘暴殺掠，民間作歌道，「賊兵梳，官兵篦，土兵剃。」又作歌道，「土賊猶可，土兵殺我。」

（三）明末期的農民生活

朱厚熜嘉靖初年，廢除朱厚照時代弊政不少，農民起義得到暫時的和緩。過了一二十年，朱厚熜崇信道教，大造宮殿，北邊俺答歷年侵入抄掠，東南倭寇殘破沿海各省，國內民變兵變接連發生。當時外患嚴重，朝廷徵調全部兵力，警戒各重要地區，多數人民也不顧在外患危急時期，參加大起義，因此小變亂旋起旋滅，沒有大的發展。朱厚熜死後，經朱載后至朱翊鈞，對人民剝削登峯造極。萬曆二十七年，因籌備皇子婚禮，取戶部銀二千四百萬兩，這是何等巨大的浪費。由於稅監、礦監的毒流天下，以及田賦的加派，民變到處發動。朱由檢時田賦加派數次，不僅農民生計斷絕，一部份富室大戶也被「搜括助餉」（崇禎八年），相繼破產，再加官吏的貪汚，更加甚政治的黑暗。戶科給事中韓一心說：「當今世界，那個地方不用錢，那個官員不貪錢？官員們出錢買官，自然要貪贓償還本錢。」朱由檢時代，明朝的統治，已到窮絕的境地，無法再維持下去。

農民普遍破產了，西北陝甘等省，破敗尤甚。天啓時高推陳報遼餉苦累難支奏章裏說：「臣在路上見民衆伏地攔轎哀告道，遼餉苦，遼餉苦，再不減，民衆都要餓死。臣問餓死的原因。答稱，山地荒

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畝所得不過五斗，沒有遼餉時，一半納糧，一半餬口，有了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人民止好空腹等死。臣問你們既沒有糧食，何以還能生活。民衆哭告道，夏秋間樹葉水草可以充飢，冬春水凍草枯，存儲的野菜，吃完就無法活命。臣至鞏昌，見附郭鄉村，門窯關閉，人民散走，一望荒涼。臣至狄道金城，百里內人烟斷絕，官府就現存民戶，催逼糧餉，富戶變成窮戶，也棄家逃亡。』

崇禎二年，給事中馬懋才奏陳陝西飢荒情狀說：『臣是陝西安塞人。臣見諸臣說各省人民窮苦有父母棄子，丈夫賣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鄉延安府，却還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間，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樹皮，年底樹皮剝盡，改食石粉，幾天後，腹脹下墜，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帶，每天有棄兒數人，呼喚父母，餓極拾糞吞咽，第二天棄兒失蹤，被飢民抱去養食了。城中人不敢單身出城，一出城門，便被捕食。飢民食人，不出數日，面目紅腫，發燒病死。各縣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數百人。總之，慶陽延安以北，飢荒十分嚴重，盜賊搶掠，反成小事，西安漢中以南，盜賊十分嚴重，飢荒比陝北輕些。』

天啓二年，山東白蓮教首領徐鴻儒起義，衆至數萬，巡撫趙彥招練民兵扼守要地，鴻儒敗死。所謂民兵，就是地主率領的武裝，最能鎭壓農民起義。這在農村大破壞的陝北，土地全部荒廢，地主武裝無法組織了。此外還有幾個力量，助成農民大起義在陝北發動起來。

叛兵——欠餉的飢軍。崇禎元年，陝西守邊軍欠餉一百三十八萬兩，兵士窮困，相率叛變。

逃兵——犯法潛逃，投奔起義軍。

驛夫——驛夫多山陝窮民，崇禎二年，裁驛夫，責令人民充當驛站夫役。驛夫失業，羣聚爲盜。

天啓七年，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貪污殘暴，催科極急。饑民王二聚衆數百，用墨塗面，王二大聲問，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道，我敢殺。問答三次，王二率衆闖入城，殺耀采，退聚山中不散。這說明大起義條件完全成熟，止待有人倡導。第二年（崇禎元年）陝北農民大起義果然爆發了。

（四）農民大起義的開始

天啓末年，閹黨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巡撫，搜括財物，民不堪命。崇禎元年，固原兵變劫奪庫銀，白水（陝西白水縣）民王二，府谷民王嘉允，宜川民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同時並起，安塞馬高迎祥與饑民王大梁聚衆響應。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二年，朱由檢命楊鶴爲三邊總督。攻勦起義軍，參政劉應遇擊斬王二、王大梁，參議洪承疇擊破王左掛。十一月，滿淸軍入寇，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勤王，饑兵索餉不得，潰歸山西，延綏甘肅勤王兵相繼嘩變，與起義軍聯合，聲勢大振。三年，陝西起義軍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庵、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八大王（張獻忠）等到處發動。四年，明將曹文詔擊殺王嘉允，餘衆推紫金梁（王自用）爲首領。自用結合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張獻忠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攻掠山西。總督洪承疇等擊敗山西境內起義軍，餘衆流入河南河北境，遭明軍阻遏，自河南流入湖北境，自湖北又轉入四川。

七年，朱由檢命洪承疇爲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督，集大軍圍勦起義軍。八年，起義軍首領集河南滎

陽縣大會，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高迎祥部將李自成倡議分兵與明軍力戰，擊敗不投降。衆首領從李自成議，推定革裏眼左金王截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射塌天改世王截陝西兵，曹操過天星守黃河，迎祥獻忠及自成攻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迎祥獻忠軍東進，攻破鳳陽，焚毀明帝祖墳。自成求得鼓吹小閹，獻忠不肯給，自成怒，與高迎祥率兵歸陝西。洪承疇駐軍汝州（河南臨汝縣）命諸將左良玉等分守湖廣河南鄖陽各關隘，老回回張獻忠曹操蝎子塊過天星乘洪承疇出關，先後走歸陝西；攻掠西安平涼鳳翔等地。承疇急入關救西安，起義軍分十三營又東出攻掠河南州縣。迎祥自成留陝西；迎祥攻武功扶風以西，自成攻富平固州以東。九年，陝西巡撫孫傳庭擒高迎祥，餘衆共推李自成為闖王。

起義軍東西奔流，不立統帥，有利爭進，各自戰鬥，戰敗分路逃散，伏大山谷中，不相救顧，或分或合，避實擊虛，陝西、河南、兩湖、四川、江北數千里，到處奔突，確使明軍無法應付。崇禎十二年，大學士楊嗣昌獻四正六隅法，指定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率重兵防守，有利時出戰，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協助防守，聲援四正。總督總理兩大臣，率精銳尾追起義軍，專力攻戰。嗣昌以前，陳奇瑜擊四川起義軍（崇禎七年），張鳳翼擊盧氏內鄉淅川大山中起義軍（崇禎九年），都曾用四面堵截，精兵尾追法獲勝。嗣昌十面張網，佈置周密，起義軍遭受巨大的損害，可是廣大農民，羣起反抗，殺不勝殺，到後來，四正六隅不僅不能圍困起義軍，楊嗣昌卻被起義軍圍困了。他在重慶督戰，懸賞斬張獻忠頭，賞黃金一萬兩，第二天督署中自大堂至廚房廁所，遍題「斬楊嗣昌頭，賞白銀三錢」標語，嗣昌大驚，知左右全是賊黨。終於驚悸成病，戰敗獲罪，絕食自殺。

（五）李自成推翻明朝

米脂縣人李自成，幼年在本縣大戶人家當牧童，年長善騎射，充銀川驛夫，犯法逃匿，作屠夫謀生。舅父高迎祥起義，自成投軍，號稱闖將。崇禎七年，自成與姪李過結合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部自立一軍，李過高傑善戰，顧君恩善謀，李自成聲名漸著。八年，十三家首領大會滎陽，自成提出堅決抵抗和分路攻戰的建議，得衆家同意，此後自成地位得與張獻忠並列。九年，高迎祥敗死，自成被推爲闖王，率衆入四川，攻成都，七日不能克，還軍至梓潼，與洪承疇孫傳庭戰大敗。自成率劉宗敏（藍田縣鐵匠）田見秀等十八騎突圍逃伏商洛（陝西商縣雒南縣）山中。十一年，張獻忠在湖廣戰敗，投降明總理熊文燦，自成伏山中，勢益孤。十二年，張獻忠據穀城（湖北穀城縣）叛明，自成出山收兵，與陝西總督鄭崇儉戰，大敗走投張獻忠，獻忠陰圖吞幷，自成逃走。十三年，明軍圍自成，自成窮困將自殺，義子李雙喜勸阻。部將多出降，劉宗敏獨殺兩妻，誓死從自成，軍中壯士也殺妻子願決死戰，自成焚輜重，輕騎由鄖均（湖北鄖縣均縣）走河南，收飢民數萬人，自南陽進破偃師縣。

杞縣舉人李巖（閹黨尚書李精白子）盧氏舉人牛金星投自成，自成大喜。李巖說，『取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請勿殺人，收天下心』。又勸自成散所掠財物救濟飢民。巖又造童謠道『迎闖王，不納糧』。自成軍紀律嚴肅，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的口號，人民聞自成軍來，相率出城遠迎，稱爲『仁義之師』。十四年，攻破洛陽，殺福王常洵，發王府金銀散給貧民。轉攻開封，大敗明各路援軍。巡撫高名衡固守開封，開朱家寨口黃河灌自成軍，自成也開馬家口河灌城。九月，兩口並決，城中人得生存的不滿二萬，自成軍也淹死萬餘人。曹操（羅汝才）老囘囘（馬守應）革裏眼（賀一龍）

左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世王（藺養成）先後來附，自成兵力益盛。

自成軍連營五百里，由河南入襄陽，攻取湖北州縣多處。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大將軍。羅汝才善戰，自成善攻，兩人相依如左右手。汝才擁兵數十萬，奢侈淫亂，妻妾多至數十人；用山西舉人吉珪爲謀主，暗中與自成對立。自成不喜酒色，布衣粗食，生活不異兵卒，嚴禁軍士不得私藏金銀，過城邑不得居住民房，宿營用單布帳幕，妻子得隨營，但不得擄其他婦女。諸營所得戰利品，按等給賞，馬騾受上賞，弓箭鉛銃受次賞，布帛受三賞，珠玉珍寶受下賞。自成惡汝才跋扈立異，襲殺汝才并殺賀一龍藺養成，奪馬守應兵權。最初起義十三家七十二營，這時候敗滅略盡，止剩李自成張獻忠兩人。

自成據襄陽，獻忠據武昌，自成自稱新順王，稱襄陽爲襄京，禹州（河南禹縣）爲均平府。從牛金星議，立標營及先後左右共五大營，二十二將軍，又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六部）侍郎等官，重要地方設防禦使，知府知州知縣改稱尹、牧、令。獻忠懾自成，南走長沙。河南湖廣江北各起義軍悉聽自成號令。

崇禎十六年，自成大會文武官議用兵方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攻北京，楊永裕請先取南京，顧君恩請取關中，自山西攻取北京。自成從顧君恩議，率大軍入河南，大破孫傳庭軍。十月，陷潼關，長驅入西安，分兵取寧夏甘肅。十七年正月，自成自稱大順王，改元永昌，任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增設六政府尚書，定軍制，有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開科取士，廢八股，改用策論。二月，自成渡河攻下太原、大同，入居庸關。三月十三日，破昌平，先鋒至北京平則門。十七日，城中發覺自成軍到，

朱由檢急召羣臣問計，君臣相對涕泣，束手無策，城外明軍三大營兵變，守城軍放空銃砲，不肯接戰。十八日，守軍開城門迎自成。十九日，朱由檢登煤山自縊死。明亡。（一六四四）

自成入北京，首先釋放刑部錦衣衛囚人。明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率文武百官著素衣入朝慶賀，自成不出見。守衛軍士戲弄降官，或椎背脫帽，或舉足踏頭，百官駭懼伏地不敢動。陳演等上表頌功德，請自成登帝位，自成不理。自成召諸降官聽命，按次呼名，分三等處分。四品以下官仍任原職，四品以上官止用侯恂一人，其餘勳戚文武大官周奎朱純臣陳演魏藻德等八百餘人，送劉宗敏等營中拷打追贓，查究過去罪惡處刑。

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聞北京陷，正猶豫不定，自成令三桂父吳襄去信招降，三桂決計降順，回至灤州，聞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刼去，大怒，奔回山海關，引滿清兵入關，報奪妾大仇。自成率兵二十萬往擊，四月二十二日，與滿清兵對陣。三桂兵在右翼末端，死鬬許久，滿清兵從陣右突出衝擊，萬馬奔騰，箭如雨下，天大風砂石飛走，自成軍目迷不能戰，大潰奔退四十里，死傷無數。自成回北京，熔化降官所繳贓金及宮中庫藏，鑄成金銀餅每餅千兩，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自成登帝位，當晚焚宮殿及九門城樓，次日出北京西走。五月二日，三桂引清兵入北京，又引清兵追擊。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兵攻破潼關，自成棄西安由龍駒寨走襄陽，又走武昌。清兵兩路進擊，自成兵敗，逃至通城九宮山，自縊死。李過改名李錦，與諸將領奉自成妻高氏降明總督何騰蛟，繼續與清兵戰鬥，至死不肯屈辱。明隆武帝（朱聿鍵）賜錦名赤心，封高氏為忠義夫人，號李赤心營為忠貞營。永曆帝（朱由榔）時封赤心為興國侯。李過營中將士，仍稱自成為先帝，稱高氏為太后，表示在反抗滿族的大義下，不惜接

受明小朝廷爵號，藉求協力合作的效果，在領導農民起義，推倒明朝統治的意義上，必需保持獨立精神，始終不放棄自己的立場。

（六）張獻忠佔據四川

延安縣柳樹澗人張獻忠，起初在延綏鎮當兵，犯法將斬，得軍官陳洪範救免，逃走爲民。崇禎三年，陝西起義軍大發動，獻忠據米脂十八寨，自號八大王。四年，獻忠羅汝才軍戰敗，降明總督洪承疇。不久，叛走山西，轉掠河北，渡河入河南境。八年，十三家大會榮陽，議定獻忠與高迎祥李自成東進，破鳳陽府。迎祥自成歸陝西，獻忠留攻江北各地。九年，獻忠入湖廣。當時河南湖廣起義軍凡十五家，獻忠一家最稱強大。十一年，獻忠戰敗，據穀城降明總理熊文燦，闖塌天、曹操、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關索，王光恩等十三家相繼降明，起義軍勢大衰。十二年，獻忠叛，十三家除王光恩一家，同時並叛。十三年，明將左良玉大破獻忠軍，獻忠率千餘騎逃入興歸（湖北興山縣秭歸縣）山中，聯合羅汝才攻四川。十四年，還軍攻破樊城，轉入河南，與左良玉戰，大敗，率數十騎投奔李自成。自成謀殺獻忠，羅汝才勸阻，給五百騎使擾湖北，分明軍兵力。十六年，獻忠據武昌稱王，發明楚王府藏金賑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降附。李自成據襄陽稱王，獻忠畏偪，走入湖南，破岳州長沙衡州，又破江西吉安等州縣，廣東大震。十七年，獻忠率軍入四川，破成都，自稱大西國王。

獻忠在四川，大殺官吏儒生富商豪紳。曾一日殺屬官二百餘人，或言太甚，獻忠道：「文官怕沒有人做麼」？百官入朝拜伏行禮，獻忠嗾猛犬數十下殿，被犬嗅的，即時綁出斬首，稱爲天殺。又假稱開科取士，儒生羣來應考，忽縱兵圍殺，筆硯成堆。出劣馬使武生騎射，大噪突發，全營狂喊，馬驚人

墜，變成肉泥，獻忠拍掌歡喜。又在錦江底掘數丈深穴，埋藏金寶無數，稱為水藏。獻忠說，省得後世人再爭奪金寶。當時地主豪紳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楊展、曹勛等紛紛起兵反抗，獻忠派兵鎮壓，據明史說，獻忠共殺蜀中男女六萬萬餘人，又說，殺軍籍九十八萬人。這樣誇大的記載，是證史傳稱獻忠慘殺事大不可信。順治三年，獻忠焚成都宮殿，率衆出川北，所部川軍將領劉進忠叛降清軍，引清軍自漢中進襲獻忠，獻忠受傷死。義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率餘衆奔川南，殺曾英、李乾德等，歸降明永曆帝。李定國發揚高度的民族氣節，力抗清兵，戰敗後保護永曆帝，走入緬甸，永曆被緬甸人縛獻清軍，定國憂憤病死。

簡短的結論

朱元璋綜合歷朝的統治經驗，創立新制度。廢中書省，朝政由六部尚書分任，廢樞密院，軍衛歸五府都督分統，皇帝一人總攬大權，不容有第二人偸竊權柄。君主專制政體，到明朝，確已最高度的完成了。

朱元璋禁止內閣識字讀書，不許干預政事。朱棣時開始重用閹官，朱瞻基設文書房，命大學士陳山專教閹官讀書做八股，與士大夫受同樣的教育。此後司禮監掌印太監成為皇帝的第一代理人。朱元璋設殿閣大學士，僅備顧問，不預聞政事，朱瞻基時，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久在內閣，獲得起草詔令權。此後內閣首輔成為皇帝的第二代理人。閹官擅權，造成魏忠賢屠殺東林的禍亂，內閣爭位，造成邪正兩派官員的互鬥。明朝政治上最大事件，不外閹官擅權和內閣爭位，同時也是亡國的重要原因。

洪武時代，元末大破壞的農業，因獎勵墾荒，減輕租役，逐漸呈現繁榮的情況。朱棣以後，土地兼并，繼續加甚，農民破產流亡，到處起義，最後產生全國性的大起義，推到明朝的統治。

全國總田數中，皇帝所有的官田，佔七分之一，全國最肥美的江南農業地區，官田竟佔十六分之十五。江南官田，在富戶買作私田，佃戶代納官糧的方式下，漸成半官半私性質，明亡後，完全成爲私田。

明朝工商業進步，超越以前任何朝代。日本急需中國的棉布絲綢，要求通商，激成倭寇殘破沿海各省的戰禍。南洋羣島磁器布帛與香料珍寶的交換，引起閩廣工商業者大規模向海外移殖。如果不是朝廷嚴禁下海，華僑在南洋，可能建立更大的事業。西洋教士東來，士大夫熱心接受新的科學知識，工業農業礦業軍火業都開始採用新法，如果沒有野蠻的滿族侵入中國，明工業可能有巨大的發展，也許同歐洲一樣，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

朱棣發動對外侵略，企圖消滅蒙古，確保中國的安寧，雖然取得暫時的勝利，却加深了蒙漢兩族的仇恨。後來彼此尋釁報復，進行長期的廣泛的戰爭，雙方困疲不堪，居住東北的滿族，乘機興起，先滅蒙古，繼入中國，兩族都成了滿族的奴役。

第八章　嚴格閉關封建經濟停滯時代——

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

——一六四四年——一八四〇年——

第一節　入關以前的滿洲（一六四四年以前）

（一）打牲（漁獵）部落時代

女眞部落散居在長白山黑龍江一帶地方，明朝分爲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使互相仇殺，勢力消散，不能侵擾邊境。建州諸部中有斡朵里部，據清朝人記載，吉林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斡朵里城　有三姓人爭酋長位，忽來一男子，自稱天女佛古倫吞朱果所生，姓愛新覺羅氏，名布里庫雍順，受天命來作酋長。三姓人驚異，推雍順爲貝勒。滿洲語稱金爲愛新，族爲覺羅，大概雍順誇稱自己是金朝（完顏族國號）的後裔，天女的兒子，欺騙土人，取得酋長地位。雍順死後，部衆內亂，殺雍順子孫，幼子范察，逃匿荒野，下傳數世，有猛哥帖木耳居赫圖阿拉（興京。遼寧新賓縣），受明朱棣官職，稱建州左衛指揮。朱瞻基時，猛哥帖木耳被野人女眞攻殺，弟凡察攜衛印逃入朝鮮，猛哥帖木耳子董山繼承左衛指揮官職，與凡察爭衛印，朱祁鎭封凡察爲右衛指揮，令二人分管本部戶口。凡察約有三百餘戶，董山有也許多些。後來董山勢盛，兼領建州及右衛，屢寇明邊，成東北一强酋。朱見深成化三年，董山入

朝，驕慢不恭，歸至廣寧（遼寧北鎮縣）驛舍，明殺董山，令董山子妥羅襲職。妥羅死，姪福滿襲職。福滿傳子叫場，叫場生子塔失。朱翊鈞萬曆十一年，明將李成梁攻建州右衛指揮王杲（凡察後裔），命叫場塔失充嚮導，成梁殺王杲，恐叫場父子強盛，並殺二人。塔失長子努兒哈赤收拾餘衆，立誓報仇，建立金國，清朝稱他爲開國創業的太祖。

自布里庫雍順至努兒哈赤，據傳說約有十世。

清朝人記載寧古塔附近諸部落的生活狀況說，寧古塔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是金五國城舊地。又東北五六百里，有虎爾哈部，又六百里有黑斤部，又六百里有費雅哈部。三部總稱烏稽達子又稱魚皮達子。烏稽（窩集）漢語老林，意謂長白山縣亘混同江、寧古塔、興京境上，老森林數千里，出產人參貂皮鹿茸等珍品，三部人依靠老林謀生活。混同江出產魚皮，可製衣服，所以又號魚皮。三部人不牧牛羊，不種五穀，專打野牲，不設官吏和法律，風俗敦樸，重信義，向外來商人賒購貨物，約定償黑貂皮，到期交貨，絕不失信。富人用鵰翎蓋屋，貂皮玄狐皮做帳幕，狐皮做被褥。虎爾哈部地近寧古塔，服飾與滿洲相似。

吉林黑龍江地方，所謂城郭，止是環植木柵二三重，並無磚石。寧古塔居民路不拾遺，百里往返不露帶糧，不買芻秣，不行銀錢，貨物交易，用粟布當貨幣。牛踏損他人田，按輕重賠償損失。五穀中不產稻米，市上米價比內地貴十倍，僅供官商食用。水邊生烏臘草，製鞋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人參貂皮稱寧古塔三寶。四季出獵打圍，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回來，稱爲打小圍，秋季打野雞圍，冬季打大圍，打大圍時，八旗列隊布陣，一二十日才回來，獵獲物有虎豹熊豕獐鹿狐雉兔鵰，車載駝負，不可計

款。

女眞諸部在明朝中期以後，正由漁獵生活漸向農業定居生活轉變，農具衣料鹽米用器全賴中國輸出。明朝自恃經濟的武力的優勢，對女眞侮辱殘虐，不當人類看待。例如女眞人來遼東市上見明官，照例三步一叩頭，跪呈夷文稟一封，才許互市交易。女眞人勢散力弱，止得忍受下列各種痛苦。

馬市——永樂三年，遼東開原城南四十里設馬市，專與女眞諸部交易。以後陸續增設。萬曆時有廣順關（一名南關，在開原南）鎭北關（一名北關，在開原東北）撫順關（在撫順城東二十里）清河城（在太子河上游）靉陽寬甸等互市場所。市有官私的區別，官市指官府收買外貨，主要是買馬，私市指商賈私人交換各種物品。女眞產物有馬、牛、騾、驢、羊、木耳、馬尾、獺皮、貂皮、豹皮、狐皮、熊虎皮、人蔘、松子、蜂蜜、蠟等，明朝產物有米、鹽、布、緞子、襖子、靴、襪、鐵鍋、鏵子等。永樂三年規定官私貿易馬價，上上馬每匹換絹八匹布十二匹，十五年改爲米五石，絹布各五匹。交易各貨物照例抽稅，最高額如驢馬一匹，稅銀六錢，兒馬一匹，稅銀五錢，最低額如緞子一匹稅銀一分，絹一匹稅銀一分，鐵鍋一口，稅銀二分。這種稅率顯然對女眞不利，法定物價，自然也不會公平。

明官貪汚——明守邊文武官吏通同作弊，侮弄女眞，乾沒貨價，額外勒索稅銀與賄賂，時常激起邊禍，例如遼東總兵張鳳、巡撫於敖，縱使中軍都指揮陳守節尅減例賞鹽物，女眞不服，張鳳捕殺七人，女眞怨憤，聚衆三千餘騎攻破防守臺，殺十六人燒死六人，又攻破城山東兩個防守臺，大殺掠後退去，明官不敢抵禦。明官受賄，默許女眞人私買兵器、火藥，探聽朝廷軍情，擄掠中國人口及貨物，公然在市上出賣，明官反贈送酒食、米、鹽，藉廣招徠。朝廷頒佈了許多禁令，更給邊官藉口作弊的便利。

人參——人參是女眞地方特有的產物，也是明朝貴族們必需的補品。明官每年派軍民強入太子河上流蘇子河流域採辦人參，一部份充貢品，一部份飽私囊，女眞保護利源，時常發生戰鬥。明官貪利白大，不顧女眞人怨憤，依舊恃強奪取，造成無數次的邊禍。萬曆三十七年，熊廷弼停女眞互市，兩年間人參壞爛十餘萬斤（當是誇大的數字）。參價每兩約値銀九兩，想見平時每年人參交易額多至銀數十萬或數百萬兩。女眞從中國換得大量鐵器，因此農業與武力，發展到成立國家的地步

（二）努兒哈赤開始統一女眞諸部建立金國

塔失長子努兒哈赤十歲喪母，十九歲因繼母暴虐，與同母弟二人離父母自立謀生。努兒哈赤上山採人參松子等物，到撫順市出賣。撫順商業繁盛，有直隸山東江南各地商人，努兒哈赤往來市上，交結漢人，通中國文字，愛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學得用兵知識。萬曆十一年，努兒哈赤年二十五，祖叫場父塔失被明將李成梁寃殺，努兒哈赤得塔失遺甲十三副，招集少數歸附人，祭天立誓，要替父祖報仇。先起兵擊敗仇人尼堪外蘭（尼堪助明殺叫場塔失），獲甲三十副，兵一百人。十二年，攻克兆嘉城、馬爾墩城，部下步騎增至五百人。十四年，又擊敗尼堪外蘭，尼堪逃撫順，求明保護，明人畏事不納，努兒哈赤捕殺尼堪，威名漸盛。十六年，蘇完部董鄂部相繼歸降。董鄂部有衆萬餘，努兒哈赤兵力始大。十七年，明封努兒哈赤爲建州都督僉事，又給龍虎將軍印，希望用虛名消除舊怨。十八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努兒哈赤曾三次向明朝貢，和緩明朝的疑忌，同時用兵攻略附近諸部，十二年攻董鄂部，十三年攻渾河部，十四年攻蘇克素護河部，十五年攻哲陳部，十六年攻完顏部，建州境內五大部悉數降服。十七年，攻取鴨綠江部（屬長白部）。二十一年扈倫四大部（葉赫、哈達、輝發、烏拉）蒙古三大部（科

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山大部（珠舍里、訥殷）九部兵三萬來侵，努兒哈赤迎戰大勝，斬首四千，獲馬三千，甲冑一千，軍威大振。二十七年，扈倫四部來降。建州竟成東北新興的強國。

萬曆三十六年以後，努兒哈赤停止向明朝進貢，熊廷弼封閉互市場兩年，女眞損失人參十餘萬斤。後來努兒哈赤創用曬乾法，不急出售，得價增倍，女眞愈益富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努兒哈赤登可汗位，國號金，建元天命，建都興京。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率步騎二萬人伐明。臨行列舉七大恨告天誓衆，乘明不備，攻取撫順城，明總兵官張承胤全軍敗沒，游擊李永芳薙髮投降，助金謀伐明。努兒哈赤捕市上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州杭州等地商人，給路費，令攜七大恨誓文歸中國。朱翊鈞下詔征奴（努兒哈赤），令楊鎬爲遼東經略，李如柏、馬林、杜松、劉綎四人爲大將。當時兵餉兩缺，邊防軍僅存空名，止好南自福建浙江，西自四川甘肅，勉強調集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人，號稱四十萬，第二年二月，陸續出關。劉綎臨行祭旗，屠牛三刀才殺死，刀鈍可知，又令軍士試馬，武器紛紛墜地，平時無訓練可知。楊鎬率爲合軍進駐瀋陽，李如柏等分四路進攻。努兒哈赤得報說，憑你幾路來，我止一路去，集中八旗（一旗七千五百人）兵六萬人先擊破薩爾滸山（撫順關外約七八十里）明主力杜松軍三萬，殺杜松。再破尙間崖馬林軍，急歸興京，迎擊南路從寬甸來的劉綎軍，殺劉綎。經略楊鎬在瀋陽聞三路大敗，急令清河路李如柏軍退回。努兒哈赤乘勝取開原鐵嶺，又破蒙古喀爾喀部，滅葉赫部，明邊外藩屬全部消滅。

明金兩國賭興亡的薩爾滸大戰，前後五天，明全軍潰敗，將領陣亡三百十餘名，兵士陣亡四萬五千八百九十餘名。金軍止受傷數百人。正鬧黨爭的明朝臣，也感到國勢危急，羣跪文華門外請求朱翊鈞增

兵發餉，朱翊鈞照例不答，朝臣又跪求出見羣臣議事，朱翊鈞又照例不答。

薩爾滸敗後，朱翊鈞命熊廷弼爲遼東經略，駐遼陽安撫軍民。廷弼整飭軍紀，誅逃將三人，籌備火器戰車弓箭被服等軍資，守禦漸固。努兒哈赤知廷弼難侮，不敢進攻。朱常洛泰昌元年十月（常洛已死，朱由校繼位）廷弼被閹黨攻擊，革官回家，袁應泰代爲經略。朱由校天啓元年，努兒哈赤破遼陽，殺袁應泰。明朝得報大驚，急起用熊廷弼爲經略，又用閹黨王化貞爲巡撫，各賜尙方寶劍，有專斷大權（對不聽命將官，得先斬後奏）。王化貞自恃得魏忠賢庇護，輕侮熊廷弼，事事與廷弼爲難，廷弼創三方布置策：廣寧設巡撫一員，統率陸軍，遼河沿岸築堅壘，派兵流動防守；天津及山東登萊各設巡撫一員，統率海軍，乘虛搗敵後路，經略駐三海關，節制三方。化貞主張沿遼河分設六大營，巡撫駐廣寧。化貞稱四方援遼軍爲平遼軍，遼人多不悅，廷弼說，遼人並未反叛，應稱平遼爲征東。化貞怨廷弼與己立異，更發大言惑亂朝官聽聞，聲稱有皮島（在鴨綠江口東部，朝鮮稱爲椵島，椵音皮）。毛文龍在，不必設登萊水師，有蒙古插漢（察哈爾）助兵四十萬在，不必籌士馬甲仗；有遼人犒軍牛酒在，不必籌芻秣糧餉；有降將李永芳內應在，不必別尋嚮導；有敵人新築遼（遼陽）瀋（瀋陽）諸城在，不必別修守備。廷弼極言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不可輕忽，營壘城壕不可不嚴備。朝廷信化貞大言，令不必受廷弼節制，化貞擁兵十餘萬，廷弼止有兵士數千，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領餉，裝死扮活，不肯應戰，廷弼憤急吐血，朝臣反憎廷弼狂妄怯懦。化貞五次出兵，無功退還，廷弼請朱由校令化貞愼重，不可輕舉妄動。化貞奏稱願得精兵六萬，一舉蕩平金虜。朱由校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議論未決，天啓二年（天命七年）努兒哈赤渡遼河，明防河兵逃散，王化貞不戰兵潰，棄

廣寧逃入山海關，熊廷弼不能立足，護難民入關，魏忠賢怒，殺熊廷弼。

廣寧失守後，明朝大震動，君臣不知爲計。天啓三年，兵部尚書孫承宗出鎮山海關，用袁崇煥議，築寧遠城（遼寧興城縣），掩護山海關。崇煥率大將滿桂等堅守。又置水師覺華島上（寧遠城西南海中）積屯糧食，與山東朝鮮通聲氣。孫承宗被閹黨攻擊去職，高第代承宗督師。高第力主放棄關外土地，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守備，驅屯民入關。袁崇煥誓死不從命，獨守寧遠孤城。努兒哈赤見高第張皇退走，天啓六年，率大軍十餘萬號稱三十萬進攻寧遠。袁崇煥發紅夷大礮，努兒哈赤受重傷，退至瀋陽（天啓五年金遷都瀋陽）病死。

（三）皇太極建立大清國

天啓六年（天命十一年）努兒哈赤第四子皇太極（清太宗）繼承金國汗位。次年改元天聰（一六二七）。皇太極立志滅明，却因朝鮮助明牽制後路，明將毛文龍（魏忠賢義兒）據皮島，對金威脅更甚。朝鮮供給毛文龍糧食，互爲聲援，金兵畏懼，不敢長驅侵明內地。天聰元年正月，皇太極起八旗兵攻朝鮮，朝鮮大敗求和，約定尊金國爲兄，開中江會寧兩處互市場，歲貢金銀衣糧等必需品，不再助明仇金。毛文龍貪虐跋扈，專營私利，坐視朝鮮敗降不救，皇太極知道文龍不能爲害，五月，親率兩黃旗兩白旗攻寧遠。袁崇煥發紅夷大礮，金軍死傷甚重。十年來明兵不敢與金軍合馬交鋒，經袁崇煥整頓武備，鼓舞士氣，這次戰爭中，居然一刀一槍，敢下城拚命，金軍大敗退去。

崇禎二年（天聰三年）袁崇煥宣示毛文龍十二大罪，殺文龍，改定皮島軍制，使與登州萊州天津三鎮協力攻守。十月，皇太極用蒙古哈喇沁部降人充嚮導，自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入長城，會兵遵化，進

攻通州。朱由檢急起用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守通州，徵調各鎮勤王兵。袁崇煥率錦州總兵官祖大壽等自山海關入援。金軍圍北京，崇煥督戰廣渠門外。皇太極利用朱由檢猜忌輕躁，行反間計，說崇煥與金有密約，由檢怒，縛崇煥下獄，凌遲處死。祖大壽逃出關，滿桂戰死，金軍攻北京不克，大掠退去。明失袁崇煥，敗亡益不可幸免。

皇太極設計殺袁崇煥，知明不足畏，轉兵西向攻蒙古。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內蒙古察哈爾、哈喇沁，插漢諸部，陸續降附金國。天聰十年，皇太極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改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崇禎九年。一六三六）。

努兒哈赤自稱是金朝的後裔，建立金國，借復興完顏金為名，來統一女真諸部。隨着侵明事業的發展，皇太極開始否認自己是完顏金子孫，並禁用女真稱號，別創滿洲二字為族號。女真蒙古崇信佛教，文殊（文殊師利）菩薩最為一般人所尊仰，文殊音轉為曼殊或滿住，明初建州名酋有李滿住，努兒哈赤也有滿住的尊號。滿字，取滿住第一字，洲字取建州第二字，州旁加水成洲字，滿洲清三字都有水，意謂明朝姓朱，朱明二字有火義，用水滅火，符合五行相克的學理。金清音近字異，皇太極改金為清；不僅有隱避漢族對完顏金舊恨的作用，同時也免火克金的嫌忌，在迷信時代，這是被認為不可疏忽的重大事件，漢奸秀才范文程甚被寵信，自然會思考到這一點。皇太極改金為清，顯示滅明野心更進了一步。

皇太極既稱皇帝，要求朝鮮擬更兄弟名義，改結君臣新關係。朝鮮不從，清兵十萬大舉侵入朝鮮。崇德二年，朝鮮王李倧戰敗請降，承認清國的宗主權，與明朝完全絕交。皇太極還軍，命朝鮮水軍攻破皮島，屠殺守將沈世魁以下四五萬人。崇德三年，清將多爾袞（皇太極弟）岳託分兩路攻入直隸河南山

東，俘獲人口六十四萬，金銀百餘萬兩。崇德六年，皇太極大舉進攻山海關，朱由檢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吳三桂等八總兵官領步兵十三萬騎兵四萬往援。承疇軍至松山（錦州西南一里餘）遇清軍不戰潰散，陣兵死五萬餘人，清兵僅昏夜中誤傷十餘人。承疇守松山。崇德七年，城破被擒，薙髮投降，錦州塔山杏山相繼陷落，明山海關外止存寧遠等五城。朱由檢大懼，令兵部尚書陳新甲派密使至瀋陽求和，清國漢官祖可法張存仁等力勸皇太極拒絕明使，皇太極深知明駐重兵守山海關，一時不易攻破，不如讓明專力對內，耗盡最後一滴力量，去鎮壓正在發展的農民起義，等待時機到來，一舉滅明，因此提出並不苛刻的條件，允許和議。陳新甲不慎，和約在邸報上洩露，明朝臣大譁，朱由檢羞怒，殺新甲，不敢再談和議 皇太極見計謀不成，十月，令貝勒阿巴泰等率兵侵入內地，破直隸山東州縣，虜獲人口三十六萬，牲畜五十五萬。皇太極原意在逼明請和，遷延至次年（崇禎十六年）明朝不和不戰，任清軍縱橫殺掠，四月，清軍滿載虜獲人物歸國，經過蘆溝橋，十餘晝夜不絕。明大學士周延儒督兵屯通州，不敢出擊。

清軍歸國後數月，皇太極病死。子福臨（清世祖）繼位，睿親王多爾袞（努兒哈赤第九子）攝政。號稱攝政王。

（四）努兒哈赤皇太極時代的政治設施

軍制——滿洲舊俗，凡出兵或狩獵不論人數多寡，各按家族村寨組成隊伍，每人出箭一支，十人中擇一人為首領，號牛彔章京。天命元年前二年（萬曆四十二年）努兒哈赤創立八旗軍制（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每三百人編一佐領（牛彔章京），五佐領設一參領（甲喇章京），領一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固山章京），領七千五百人。每一都統下設左右副都統（梅勒章京）。

努兒哈赤時代，有滿洲佐領三百零八，蒙古佐領七十六，漢軍佐領十六，共四百佐領，凡六萬人。（每一佐領編壯丁一百五十人）天聰九年，另立蒙古八旗，兵數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七年，又立漢軍八旗，兵數二萬四千五百人。

滿蒙漢八旗官員平時管民政，戰時任將領。凡旗民子孫永遠領餉當兵。

農業——滿洲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獵和採參，努兒哈赤時代商業開始發展，撫順市上有中國南北商人，收買人參貂皮等特產，中國米鹽布帛鐵器大量輸入滿洲。天命三年，攻取撫順，兩國停止互市，滿洲商業漸趨衰落。皇太極獎勵農業，力求糧食自給。天聰五年，定縱畜入田罰例，凡豕入他人田，每次罰銀五錢，過三次，許稟告牛彔章京，沒收豕給田主；羊入他人田，每隻罰銀三錢；牛馬驢騾入他人田，每頭匹罰銀一兩，另賠禾稼損失。崇德二年，令各鎮守官勸農民力耕，不得因天寒躭誤播種。又令王貝勒大臣不得縱容家奴踐民田禾，敢犯禁，按律處罰。漢人從事農業，這些法令，有禁止旗人恃勢作踐漢族農民的意義。滿人俗尚騎射，不事耕種，崇德七年，定狩獵罰例，凡行獵處，禁擅入圍中，犯禁，貝勒罰良馬一匹，甲喇章京罰銀十五兩，旗長罰銀十兩，閒雜人罰銀九兩，離隊退後，與擅入圍同罰。狩獵罰例含有軍事訓練的意義。滿人當兵，漢人業農，漢人戶口遠超滿人，因此農業成為清國主要的經濟基礎。

工業——起初女眞工業品，全靠中國供給，努兒哈赤俘獲漢人漸多，始有資礦陶冶等工業。天聰五年，命中國籍工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等製造紅夷大將軍礮。天聰七年毛文龍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向可喜降金，帶來明新製紅衣礮，皇太極大喜，與孔耿兩降將行抱見禮（最親愛的禮節）。女眞工業頗

漢人助力很快趕上明朝，軍事上更佔優勢了。

奴隸——努兒哈赤俘獲漢人，每壯丁十三名，編爲一莊，按滿官品級，分賜作奴隸。皇太極天聰四年，籍沒貝勒阿敏家產，有莊四所，園三所，乳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頭，滿洲蒙古漢人共計二十名。莊園奴隸不在籍沒數中，當不下六七十人。此後戰事繼續勝利，俘獲漢人更多，皇太極始定滿官佔有奴隸法令，禁止無限擴大。普通俘虜編爲民戶，設漢官管理。如果說努兒哈赤時代金國奴隸制度正待發展，皇太極時代，清國已經急速轉入封建制度的階段了。

文化——女眞人沒有文字，偶用文書，必需翻成蒙古字。萬曆二十七年，努兒哈赤命額爾德尼巴克什創製女眞字，用蒙古字母拼女眞語言。皇太極命達海改造，在十二個字頭（字母）旁添加圈點，使同形異音的文字有所區別，滿洲文字自此確定。達海奉命翻譯資治通鑑六韜四書五經三國志三國演義遼金元三史佛經等書，至福臨順治初年，各書陸續告成，就中三國演義對滿洲人影響最大。桃園結義式的團結，諸葛孔明式的智謀，關羽張飛式的忠勇，最適合當時政治上軍事上的需要。入關以後，滿洲武將仍讀三國演義學習兵法。演義中的忠義人尤其是關羽特別受崇高的敬禮。順治元年，封羽爲忠義神武大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爲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凡清朝統治的地區，關帝廟普遍建立起來。

利用漢奸——努兒哈赤最恨中國官紳儒生，認爲世間種種罪惡，全由這些人造成，凡有捕獲必殺不赦。當時境內儒生藏匿約三百餘人，不敢顯露形跡。皇太極解除禁令，舉行科舉，凡貴族及普通滿蒙人所當家奴，如果儒生出身，得應考試，各家主不准阻撓或隱藏。被俘作奴的儒生，忽得應考仕進，自然稱頌恩德，願充漢奸，滿洲官員賤視漢官，任意鞭打辱罵，漢奸們奴顏婢膝，不敢計較。

明朝科舉取士，弊端百出，失意文人多投奔滿洲，圖謀官職。明瀋陽秀才范文程自稱宋名臣范仲淹後裔，最先投努兒哈赤獻滅明計策，與降將李永芳同參軍政機密，成為清史漢大臣的第一人（第一大漢奸）。皇太極加強漢奸的利用，當時文武大小漢奸在檔案中留下不少奏摺，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范文程、洪承疇、寧完我、以及刑部承政高鴻中，新服生員孫應時，秀才高士俊，廂紅旗相公胡貢明，書房相公王文奎，廂白旗副將孫得功，書房秀才李棲鳳，正白旗下舉士扈應元、永平府新人徐明遠、生員沈佩瑞、新順生員楊名顯、俘臣仇震等數十百人，紛紛獻滅明計謀，喪盡羞恥心，與豬狗無異。皇太極虐待漢族人民，信任漢族士大夫，因為他知道人民愛護中國，士大夫可以用利祿豢養。

第二節　滿族侵入與漢族反抗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朱由檢自縊死，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自成，行至灤州，聞寵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三桂大怒，奔歸山海關，降清乞援。四月二十三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兵至關下，三桂開關迎入，合力擊敗李自成軍，乘勝追擊；五月初一日，清軍抵北京，明文武百官出城五里拜降，多爾袞進朝陽門，居民老幼焚香跪迎。十月初一日福臨（年六歲）入北京，在大批漢大臣（漢奸）擁護下，數量極少的滿族，居然做了統治中國的皇帝。

滿族入關，合滿蒙漢八旗兵不過二十萬，如果滿八旗佔半數，兵數不過十萬，依當例三丁抽一，滿族男丁不過三十萬，再加老幼婦女一倍，滿族全人口最大限度不能超過六十萬（嘉慶時戶部統計八旗丁口，滿洲丁口二十二萬餘人，順治至嘉慶一百五十餘年，滿族男丁止二十餘萬，可見入關時六十萬人口

是最大的估計，實際不能有這個數目），絕無統治中國的力量。可是努兒哈赤皇太極一貫利用漢奸，尤其在皇太極時代，范文程孔有德洪承疇以及其他大小漢奸，都得到寵任，給國內明官一種很好的暗示。李自成拷打明降官追究贓款，士大夫大失望，極願產生一個新政權，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財產，滿族入關，正符合他們的渴望。多爾袞用漢奸的獻計，頒布下列各種政令，收買士大夫。

（一）葬朱由檢夫婦，令臣民帶孝三天，追謚為懷宗端皇帝，葬號思陵。

（二）降附官吏，各升級任用。明朝革職官吏及山林隱士（不曾取得官職的失意士人）一概錄用。

（三）定鄉會試年份，會試（進士考試）定在辰戌丑未年，各直（直隸）省（行省）鄉試（舉人考試）定在子午卯酉年，凡被黜革的舉人，仍准會試。

（四）文臣衣冠，暫用明制，薙髮命令，暫緩實行。

（五）地畝錢糧，按照明朝會計錄（萬曆初年張居正所定租稅簿）租稅額。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畝徵收。清兵經過地方，減收一半，未經過地方，免去三分之一。正額以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概行蠲免。（范文程建議）。

以上各條，都對官吏地主士人有利，因此明朝統治階級全部投順新主人（不投的止是少數例外）。普通平民，止在大赦罪囚及鰥寡孤獨乞丐酌給糧食兩條命令下，也許極少一部份人得些微利。漢奸金之俊（官至大學士）造十不從的謬論，欺騙民衆。所謂十不從是「男從女不從（男薙髮胡服，女仍纏足），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滿漢不通婚），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滿人不想改或不能改的漢人習俗

制度，竟指為十不從，藉以減輕人民反抗的情緒。漢奸洪承疇又建議漢人養活旗人，凡旗人得領世祿口糧，止許做官做兵，不許做工商。表面似乎阻止旗人奪取工商利益，實際旗人享受政治軍事大權，本不屑從事這些「賤業」。洪承疇獻媚滿族，取得寵信，對漢族却假意保護，藉以掩飾自己的醜行。漢奸吳三桂引滿軍入關，侵略中國，也自稱為先帝（朱由檢）報仇，剿滅闖賊（李自成）。所有大小文武漢奸對人民虐殺與欺騙兼施，替滿族效力，陸續破壞漢族的反抗。在漢族方面，反抗力量此仆彼起，各立宗派，不知團結，不知統一，甚至許多奸人，假稱忠義，藉口抗滿，爭奪權位，迫害賢良，使不得有所作為，等到清軍來攻，紛紛出降，屠殺抗滿士民，作為效忠新主的功績。所以滿族戰勝漢族，統治中國的原因，主要由於漢族人民不能齊心協力，聯合反抗敵人；其次由於漢族文武官吏、大小地主、八股儒生貪得私利，甘心當漢奸。至於滿族首領多爾袞，善能驅使漢奸，借漢人力滅漢人，不能不說是他的極大成功。

（一）史可法的反抗

明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避農民起義軍，逃至淮安。由崧著名昏淫，常淓比較通達。朱由檢死，南京（陪都設六部衙門）諸大臣會議立君，兵部尚書史可法一派正人主立常淓，鳳陽總督馬士英閹黨阮大鋮一派邪人主立由崧。馬士英私結總兵官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武力擁由崧入南京，五月，即皇帝位，定明年為弘光元年（一六四五。順治二年）。士英大鋮主持內閣，排斥史可法，令出駐揚州督師。

士英大鋮指在朝正人為東林黨，竭力殺逐，排斥惟恐不盡。藉口籌餉，搜括民財，賣官鬻爵，不問

人品，當時有「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及「職方（兵部掌地圖官）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等諺，政治腐敗，卽此可見。馬士英酬謝劉澤清等四總兵擁立由崧功，分江北爲四鎭，劉澤清駐淮北，管轄淮海區，高傑駐泗水，管轄徐泗區，劉良佐駐臨淮，管轄鳳壽區，黃得功駐廬州，管轄滁和區。每鎭兵額三萬人，銀米聽任就地自籌，所得城池，卽歸本鎭統轄。四鎭互相攻奪，仇怨極深，史可法委曲調停，僅能維持外表的和平。可法雖然出行不張傘蓋，吃飯不備兩菜，睡眠不解衣帶，日夜想報國仇雪國恥，每上奏論事，再三讀草稿，涕淚滿面，感動左右，可是馬士英阮大鋮擅權內閣，江北四鎭驕悍交爭，所有計劃，百不一就，南京小朝廷的覆滅，絕對不可幸免。

多爾袞知道史可法號召漢族忠義人民，影響極大，令漢奸李雯寫了一封著名的誘降書，可法嚴辭拒絕。順治元年十一月，清軍已定山東，進攻宿遷，史可法督部將劉肇基李棲鳳力戰，清軍戰敗退走，馬士英反誣可法假造戰報，企圖冒功得賞。武昌守將左良玉痛恨馬阮禍國，弘光元年四月，良玉起兵東下，討伐馬士英，士英急調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三鎭兵抵禦。當時高傑戰死，清軍已取歸德，進逼淮南，可法迭奏告急，大意說，「左良玉並不敢與朝廷爲難，清兵一來，國必滅亡」。朝臣如姚思孝等都請急備淮揚，停止內爭，連昏淫無比的由崧，也對士英說，「良玉雖不該逼南京，我看他奏章，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南。」士英大聲反對道，「這都是東林黨的謬論，不可聽。清兵來，還好商量和議，左良玉來，他們做大官，我君臣還得活麽！誰敢說守備淮揚，斬首不赦。」左良玉至九江病死。黃得功擊敗良玉子左夢庚，夢庚及總兵金聲桓率兵十萬降清。清英親王阿濟格不戰取得江西。

弘光元年三月，清豫親王多鐸率兵至歸德，四月十五日，圍揚州。可法調各鎭來援，無一人聽命。

多鐸五次寫信勸降，可法不理。二十五日城破，可法被執。多鐸以賓禮相待，口呼先生，說「我再三拜請，都被叱回，今天先生對舊朝忠義已盡，敢煩替我大清收拾江南，不愁沒有厚報」。可法大怒道，「我是中國男兒，豈肯苟且偷活，作萬世罪人！頭可斷，身不可屈，劈屍萬段，我極願意。」可法被殺。部將劉肇基率殘兵巷戰，全軍戰死，無一人投降。清兵屠揚州十日，據焚屍簿所載，屍數在八十萬以上。全國最富庶的揚州城，頓時化為骨山血海。（城中屠殺慘狀，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記載甚詳）

清軍克揚州，渡江攻南京，士英還大言「長江天塹（壕溝），敵不足慮」。由崧正在夜宴（由崧自寫一聯道：「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昏憒如此），敗報忽至，急率宦官妃妾奔投蕪湖黃得功軍，士英率黔兵（士英貴州人）奔浙江。南京文武大臣如王鐸錢謙益等相率出城跪迎，各獻厚禮求降。其中錢謙益自誇廉潔名士（曾掛名東林黨），送禮最薄。禮單上恭楷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謹獻流金金銀器、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杯、夔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套，法琅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筷）十雙。」禮薄如此，餘人厚禮可知。劉良佐降清，引清兵攻黃得功，得功戰死。總兵田雄縛由崧降清，江南平。

（二）民兵的反抗

順治二年，清朝佔有長江流域，西自湖北，東至東海，南至浙西。黃河流域山西陝西河北山東河南等省，早歸清有。多鐸奏改南京為江寧府，任命江寧安慶巡撫以下降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多鐸北還，留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南方，分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淮安、平

陽、荊州八城，每城各一旗，監視漢奸，鎮懾漢族人民，南北大體平定。

清軍初入北京，允許漢官上朝自爲一班，衣冠仍保明制。順治二年，清政權已漸強固，多爾袞將厲行薙髮令，正猶豫中，山東進士孫之獬窺見時機，自動薙髮換滿服入朝。漢官說他滿裝，不該立漢班，把他推出，孫之獬走歸滿班，滿官說他是漢人，不該立滿班，又把他推出，孫之獬無班可歸，徬徨兩班間。福臨登朝，孫之獬奏陳原因，多爾袞大稱賞，說他是漢人中惟一有天良的好人，立即升官獎勵。接着下薙髮令道，『現在中外一家，君好比父，民好比子；父子一體，豈容各異。全國奉到命令十天內一律薙髮，敢違令，殺毋赦。』令薙頭匠挑擔子巡遊街市，見蓄髮人即強令薙去，如不從命，即斬頭縣擔子木竿上示衆。大批文武漢奸官吏如土國寶吳兆勝李成棟一類人，借薙髮令大肆殺虐，民怨更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人民願意留頭呢，還是留髮，人民認定蓄髮是漢族的標幟，薙髮無異滅漢族，因此隨着薙髮命令的嚴厲執行，發生廣泛勇敢的反薙髮鬥爭。鄉村農民反抗尤激烈，城市人薙髮不敢下鄉，鄉村人也不上城市。農民爲防止奸細混入，戒備極森嚴。漢奸偷至鄉間，被擒獲必殺不赦。晝夜守望，每當黃昏以後，農民各執木棍，四處搜尋，如聞某家已薙髮，或某家暗藏薙髮人，千百人持械奔赴，必待殺盡才氣平散去。城市與鄉村閉塞不通，儒生地主商人爲了科舉收租做買賣，憎惡農民『頑梗』，都投到滿族方面，助清官吏進行破壞與屠殺，求得自己私利的滿足。

在全國尤其是江浙一帶人民反薙髮大鬥爭中，悲壯義烈的事跡是寫不勝寫的，下面略記江陰嘉定兩個最著名的慘史。

江陰人民，當薙髮令宣佈的時候，先用請願的方式向新任漢奸知縣方亨要求留髮。方亨自以爲我是

大清知縣，命令誰敢異議；便向羣衆大罵，羣衆發怒，反口罵道：「你是明朝進士，頭戴烏紗，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方亨被捕入獄，人民公推明典史閻應元與陳明遇許用等爲首領，共議守城抗清。四鄉農民軍，紛紛入城來援，作戰非常英勇。江陰一個彈丸小城，竟打死清朝三個王十八個將領，漢奸劉良佐李成棟等軍隊，屢攻屢敗。良佐至城下勸降，被閻應元厲聲叱退，無計可施。江陰堅守三個月，終於兵盡糧絕，被清軍攻破，閻應元率人民巷戰殺敵，婦女赴火跳水，自刎自縊，男女老幼無一人投降，清兵屠殺數日，城內約殺九萬七千餘人，城外約殺七萬五千人，城內藏匿得活僅五十三人。（韓炎「江陰守城記」紀載甚詳）

嘉定鬥爭也堅持了三個月，鬥爭也是非常殘酷與激烈，完全打破了多鐸「江南民風柔軟，發一道告示，就得降服，不煩用兵」的夢想。嘉定民衆守城，從五月起至八月才被攻破。八月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民兵露立已三晝夜，兩眼腫爛，飢疲將暈，適遇大雨，遍體沾濕，不能支持。領隊諸士紳仗劍立雨中，分頭勸慰守兵，繼續抵抗。清軍乘勢登城，斬開東關，縱兵大入。城主侯峒曾坐城樓指揮戰鬥，聲色不變。二子侍旁呼問道，「事壞了，怎麼辦？」峒曾答，「死就是了，慌什麼？可恨一城百姓枉死在暴敵手中，不能救他們。」清兵屠城，按戶搜尋，逢人便砍，呼痛聲嘈雜如鬧市。自縊的，投井的，斷肢的，血面的，被砍未死、手足還抽動的，血肉狼藉，遍地都是。投河死的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脂膏飄水面，高起數分。老醜婦女一見卽殺，活捉美貌婦女，白晝在街坊當衆奸淫；或用長釘釘兩手在寬板上，輪流奸淫，當作戲樂。嘉定人被殺二萬人以上。（朱子素「嘉定屠城記略」記載甚詳）

（三）黃道周的反抗

順治二年閏六月，黃道周、張肯堂、鄭芝龍、蘇觀生等擁唐王朱聿鍵據福州稱帝，建元隆武。鄭芝龍是福建大海盜，無意反抗滿清，止圖假借名號，獨掌軍政大權，搜括財物（芝龍田園遍布閩廣兩省，又增置莊倉五百餘處），暗中與清使議降款，排斥黃道周等，使不得有所作為。道周知情勢危急，困守必敗，七月，率學生（道周是理學大師，學生甚多）義民數千百人，帶一月糧，徒手至浙江衢州轉至安徽婺源，號召義兵。沿途人民響應，得義兵九千餘人。十二月與清軍戰，大敗被擒。道周夫人蔡氏聞敗訊，急寫信給道周說，「忠臣有國無家，切勿顧慮家事。」自然，忠義齊發，視死如歸的黃道周，不會有家無國的。他被囚送到江寧，洪承疇想用同鄉同年舊誼，誘道周降清，夜深獨自去訪問。道周一見大呼道：「見鬼！見鬼！洪承疇早在松山戰死了，先帝（朱由檢）曾哭祭過，你是那個無恥小人，敢冒充洪承疇來講話。」洪承疇受斥，止得退走。清軍百端誘降，道周總是痛罵求死，第二年春，從容坐（不跪）南京東華門前受刑。

（四）李自成餘部及何騰蛟楊廷麟的反抗

李自成在通城敗死後，部將郝搖旗等率衆四五萬人歸附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李錦（李過）又率衆二三十萬來歸，騰蛟軍威大振。騰蛟受朱聿鍵官職，部署新舊軍，立張先璧、黃朝選、劉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騰蛟舊部）、馬進忠、王允成（二人左良玉舊部）、李錦、郝永忠（搖旗）、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六人自成部將）為十三鎮，分守湖南北，與清武昌荊州軍對抗。

楊廷麟守贛州，有民兵二萬，贛兵四萬，廣東兵數千，屢擊敗南昌清軍，克復吉安府。騰蛟廷麟並

擁戴朱聿鍵，聿鍵領土有福建兩廣雲南貴州五省及湖南江西湖北的一部。聿鍵受鄭芝龍挾制，順治三年二月，謀往湖南依騰蛟，鄭芝龍不許。清兵渡錢塘江，定浙東，大舉攻福建，鄭芝龍與洪承疇訂密約，斂兵不戰。聿鍵逃汀州，清兵追七晝夜獲聿鍵。芝龍降清，被軟禁解送北京。十月，漢奸金聲桓攻破贛州，屠殺數十萬人，擄婦女數萬人，城內房屋全部燒毀。守將萬元吉歎道，『贛州失守，一城生命死滅，我還忍心逃命麼？』自投城東江水中死。楊廷麟見城破，慷慨自殺。何騰蛟聞朱聿鍵被殺，大慟，督率將士保湖南境，謀興復。

（五）浙東義士的反抗

順治二年六月，錢肅樂、張肯堂、張國維、張煌言、黃宗羲等號召民兵數萬人，擁立魯王朱以海爲監國，建都紹興，守錢塘江東岸抗清兵。閏六月，朱聿鍵在福州稱帝，遣使來約以海稱臣，以海不從，諸臣意見紛雜，終於拒絕朱聿鍵來使，浙閩爲爭皇帝名號，勢成水火。三年二月，以海遣使人陳謙往見聿鍵，稱聿鍵爲皇叔父，不稱陛下，聿鍵怒，殺陳謙。陳謙與鄭芝龍有私交，芝龍怨聿鍵擅殺，更懷反意。聿鍵遣使輸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馬士英阮大鋮匿跡嚴州，鼓動總兵方國安掠奪犒銀，並宣佈聿鍵罪狀。浙閩仇怨更深，給洪承疇順利進攻的機會。

張國維督師規復浙西，屢立戰功。方國安奪兵餉歸己，民兵乏食，大將王之仁與方國安爭餉不和。順治三年三月，清貝勒博洛、都統圖賴、貝子屯齊率大兵至錢塘江西岸，王之仁統水師齊擊，張國維渡江圍杭州，清軍敗退。四月，博洛用大礮擊壞南岸方國安營廚竈，國安道，『這是天不讓我吃飯了，』擁兵數萬退紹興，挾朱以海南走。守江諸營驚亂潰散，王之仁請張國維追護以海，自率一軍守江，清軍

不得渡。六月，錢塘江水涸沙漲，海潮不來，清軍渡江擊敗之仁軍，擒之仁至南京。洪承疇令薙髮歸順，之仁道，「我是明朝大帥，不願投江溺死，我今天來，爲要死得明白。」承疇誘降無效，殺之仁。方國安謀執以海獻清軍，以海逃至台州航海居南澳島。張國維阻止方國安追襲，國安降清，國維勢蹙投水自殺。

石浦守將張名振擁以海走南澳，舊臣錢肅樂張肯堂阮駿等千餘人渡海來歸。張名振軍登陸收復建寧、邵武、興化、福寧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勢頗振。漢奸浙閩浙總督陳錦調集大軍三路進攻，明各城守將力戰不屈，陸續敗死，福建又被清軍奪去。順治六年九月，張名振張肯堂阮駿等奉以海攻取舟山島（浙江定海縣），與陸上溫、台、寧、紹等地山寨義兵相策應，交通閩粵江南各地義民，清軍認爲東南大患。當時山寨到處成立，四明（浙江鄞縣）大蘭山王翊軍，上虞東山李長祥軍，上虞平岡張煌言軍最著名。八年秋，張名振留兵六千使張肯堂守舟山，自率大軍攻吳淞，陳錦調集金礪、劉之源、田雄等軍，先攻破四明各山寨，乘大霧渡海，突擊舟山，張肯堂張名揚守城苦鬥十一日，全軍殲滅，無一人投降。張名振回軍來救，舟山已破，不得登陸，與張煌言共奉以海走廈門依鄭成功。名振病死，張煌言代統餘衆。順治十年，以海自去監國名號，不久病死。

（六）瞿式耜何騰蛟的反抗

清軍攻下福建和贛州，分兵兩路攻廣東。順治三年十一月，廣西巡撫瞿式耜、兩廣總督丁魁楚、兵部尙書呂大器等擁桂王朱由榔稱帝，建都肇慶，改元永曆（順治四年）。何騰蛟守湖南北，與吳貴梓師塔胤錫聯名擁護。朱聿鍵舊臣大學士蘇觀生在廣州，與丁魁楚呂大器爭相位不得，蘇觀生別擁立聿鍵弟

聿鐭稱帝，據廣州，招海盜鄭馬石徐四姓，對抗肇慶。十二月清兩廣總督佟養甲率總兵李成棟襲破廣州，蘇觀生朱聿鐭死。李成棟進攻肇慶，四年正月，成棟克肇慶，二月克平樂，丁魁楚棄由榔，載財物四十船降成棟。三月，成棟攻桂林，瞿式耜誓死堅守，成棟猛攻不能破。義士陳邦彥起兵高州，陳子壯起兵端州，張家玉起兵東莞，合力攻襲廣州，成棟撤兵還救，式耜乘機收復廣西失地。

何騰蛟在湖南，清認為南方大敵，順治四年春，令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大舉進攻。騰蛟軍十三鎮將士跋扈，不受節制，騰蛟本人沒有親信兵可用。清軍破長沙，騰蛟軍潰散，騰蛟展轉流入桂林，與式耜合力守廣西。十一月，清軍攻全州，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等五將分路拒戰，清軍敗退。五年清軍攻桂林，騰蛟率諸將死鬥，清軍引退，清將金聲桓李成棟忽棄清來降，江西廣東又歸明有，形勢一變。

金聲桓本左良玉部將，降清後自請攻取江西。江西平，清命入關前舊漢奸章天宇為江西巡撫，聲桓怨恨。聲桓妻子力勸降明，痛陳辮髮胡服的可醜，聲桓意決，順治五年正月，殺清官吏，降朱由榔。李成棟在兩廣，也因不得兩廣總督官職，心懷不平。成棟眷屬留松江，僅攜愛妾一人往閩粵，愛妾知成棟怨清，日夜勸成棟歸明，成棟不理。金聲桓叛清，愛妾乘機又進言，成棟拍桌說：「可憐那些松江家裏人呵！」愛妾道：「我敢獨享富貴麼！請先死，完成丈夫的志願。」取刀自刎死。成棟驚，抱屍哭道：「可憐人啊！我卷死了！」急取演戲用的袍裳腰帶進賢冠，行四拜禮斂屍，令部下將士集校場捕清兩廣總督佟養甲，據肇慶，降朱由榔。清失江西廣東，又失兩大將，湖南守軍恐慌，何騰蛟乘機攻取全州，遣將焦璉取永州，王進寶取寶慶，馬進忠取常德，李錦取衡州，進圍長沙。湖南大部又歸明有。四川明舊將李占春、譚文、譚洪、譚詣及義兵首領楊展、于大海、袁韜等各起兵奪取川南川東，歸附由榔。由

據有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聲勢大振。

同時天津義婦張氏自稱天啓（朱由校）后，與義民王禮張天保等密謀起兵；清大同總兵姜瓖號召山西晉西人民反清起義。甘肅回民米剌印丁國棟殺巡撫張文衡及大批文武官吏，起兵攻下涼州、蘭州、臨洮、渭源、河州、洮州、岷州、鞏昌等城市，與米剌印丁國棟前後相呼應的義軍，如武大定起兵固原，賀洪器佔領寧州慶陽，趙榮貴佔領文縣，馬德、李國豪起兵肆旺，清軍一時感到無法收拾。順治五年米剌印戰敗被殺，六年丁國棟又戰死。米丁二人雖然戰敗，回族援助漢族反抗滿清的義俠行爲，回漢兩族子孫，永遠不該忘記。

在南北各地反滿大潮流中，明朝應該有恢復的機會了。可是肇慶小朝廷，官員分楚吳兩黨，互相攻擊。楚黨首領號五虎，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至發爲虎脚，金堡爲虎牙，劉湘客爲虎皮，朝政被五虎把持，與吳黨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堵胤錫等爭權位，軍國大事，並不在這些人意中。清廷自覺情勢危急，在政治上宣佈允許滿漢官民聯姻令（順治五年八月・並未實行），企圖和緩漢族的仇恨；在軍事上發動全部武力，命都統譚泰及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合耿仲明、尙可喜兵攻江西廣東，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合孔有德兵攻湖南廣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率兵攻大同姜瓖，固山貝子屯齊、固山章京韓岱攻蘭州米剌印，吳三桂李國翰攻陝西四川，洪承疇坐鎮江寧，防禦沿海一帶。這樣嚴整的陣容，對付內訌劇烈的肇慶小朝廷，不待戰爭，勝敗早已決定了。

譚泰和洛輝引水陸兵二十萬攻破南昌，殺金聲桓。李成棟馳援又敗死，江西失陷・濟爾哈朗孔有德破湘潭，殺何騰蛟。順治七年十一月，尙可喜破廣州，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知道國事不可挽救，與大

將張同敞安坐待死。清兵擒二人見孔有德。有德勸降，式耜道，『我中國男子，豈肯失身？』有德道，『我是先聖（孔子）後裔，也還從順，先生何得固執？』同敞厲聲罵道，『你不過毛文龍家奴才，不要丟先聖的臉！』有德怒，式耜道，『這是張同敞先生，特來和我同死，不可凌辱。』有德請薙髮，不許，又請當和尚，式耜道，『當和尚就是薙髮，我髮決不薙。』囚禁四十餘日，式耜同敞直立（不跪）受斬刑死。

順治六年，清軍擊平山西陝西甘肅，七年，平兩廣，八年，吳三桂乘川中諸將內訌，進兵奪取四川北部地。

（七）李定國的反抗

順治三年，清軍入四川，殺張獻忠。獻忠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馮雙禮各擁衆數萬，據川南，推孫可望爲首領。可望佔有重慶貴州雲南，兇狡暴戾，部將多怨怒不服。六年，可望遣使見朱由榔求封王，由榔不許。八年，由榔失兩廣，敗走南寧，不得已封可望爲秦王，定國爲西寧王，文秀爲南康王。可望駐貴陽。九年可望遷由榔居安隆所（廣西西隆縣），每年給銀八千兩，米一百石，不別給百官俸食，由榔窮極。孔有德率大軍駐柳州，將攻貴州，可望令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兩軍至武岡會合，進取桂林。劉文秀張光璧由永寧出敍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兩軍至嘉定會合，進取成都。李定國軍大破湖南清軍，追擊至桂林，殺孔有德。劉文秀白文選兩軍入四川，大敗吳三桂軍。各地義民紛起響應，廣西湖南及川南川東川西又歸由榔所有。

順治九年，清廷命定遠大將軍尼堪，貝勒屯齊率大軍進攻楚粵，命洪承疇自江寧移駐長沙，經略湖

貴兩廣，命都統卓布泰駐防江寧，命靖寇大將軍辰泰鎮守荊州。十一月，李定國擊殺尼堪，軍威大振。可望嫉孫可望忌定國立大功，謀殺定國。定國受屯齊、尚可喜、孫可望兩面攻擊，失桂林梧州，退保柳州。可望襲擊定國，軍至寶慶，被清軍襲擊，敗歸貴州，痛恨定國；大殺明宗室大臣示威，由榔危懼，封定國爲晉王，密令入衞。十三年，定國奉由榔走雲南，可望大怒。十四年，起兵十餘萬擊李定國劉文秀，諸將士憎惡可望，臨戰，解甲歡呼迎晉王。可望大敗，領私黨千餘人走長沙，歸降洪承疇。

清軍得孫可望，盡知雲貴內部虛實，洪承疇吳三桂大喜，奏請乘機進取。順治十五年，清軍分三路向貴州進發。十六年清軍入雲南，李定國白文選力戰不勝，由榔逃入緬甸，緬王殺由榔從臣，拘由榔待清兵來獻納。文選屯兵木邦，定國屯兵孟艮，與緬人戰，救由榔。十八年，吳三桂率大兵十萬入緬甸，擊走白文選，進逼阿瓦，緬王執由榔至軍前獻納。玄燁（聖祖）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三桂絞殺由榔，焚屍取灰，分賜諸將。文選被執降清。定國憤懣吐血，在猛臘病死。

李定國早年在張獻忠軍中，有四川人金公趾講三國演義，每斥孫可望爲董卓曹操，希望定國做諸葛孔明。定國大感動，說道：「孔明不敢望，關（羽）張（飛）姜伯約（姜維），不敢不勉。」後來定國的義烈行爲，確實發揮了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堅卓精神。人貴乎立志，任何歷史上偉大事業，止有立志强固的人才能創造出來。

（八）鄭成功張煌言的反抗

順治三年，鄭芝龍降清。芝龍子鄭成功（母日本平戶士族田川氏女）率部屬九十餘人乘兩艦入海，據南澳島招兵，得數千人。四年，成功泊舟鼓浪嶼，設高皇帝（朱元璋）神位，集將士定盟謀恢復，自

後每年出兵擊清軍，與魯監國（朱以海）舊臣張名振張煌言協力互助，稱雄海上。清軍三路攻貴州，江南空虛，十六年五月，成功起大軍由崇明入長江，破瓜州、鎮江，直逼南京。張煌言率浙軍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義民踴躍歸附，不戰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長江下游揚州杭州蘇州都準備反正，東南大震。清帝福臨無大將可派，議親自出戰。成功誤信清兩江總督郎廷佐僞降，防禦稍怠，被清崇明總兵梁化鳳襲擊，成功軍潰，退守廈門。張煌言軍勢孤，清貴州凱旋軍來攻，煌言倉卒出錢塘江口逃入海島，將士多散去。康熙三年，煌言隱居懸山海，清將張杰捕獲煌言，送杭州，直立受斬刑死。

福臨畏鄭成功，順治十三年，用漢奸方星煥議，派滿大臣四人分赴沿海各省，勒令離海五十里內居民遷徙內地，不許商船漁船一艘下海。州縣城郭，鄉村堡壘，悉數拆毀。居民限期遷徙，違令按軍法處死。所有房屋以及不能運走的器物，全部焚燒。人民誤入禁界，不論遠近，立斬不赦，廣東福建浙江三省人民寃死無數。可是這個殘酷的禁令，並不能阻止成功的橫行。因爲成功開闢台灣作根據地，並利用海濱荒涼，統制疏忽，獲得內地義民糧食火藥的秘密接濟。直到康熙二十年，才開放禁界，允許人民墾荒居住，二十三年，允許人民下海捕魚經商。

鄭成功因清廷厲行遷海政策，謀奪取荷蘭人佔據的臺灣島作抗滿根據地。順治十八年（一六六四），成功由廈門金門兩島發戰艦數百艘，戰士二萬五千人，攻入臺灣，華僑自各地奔來援助成功軍，荷蘭人戰敗退去。成功佔領臺灣，獎勵農業，整頓政治，訓練士卒，招徠義民，令長子鄭經駐廈門，又派大將守澎湖島，三方互相策應。康熙二年，成功病死，年三十九歲。

以上止是略舉規模較大的事件，其他義軍到處發動，可以說，除出一部份漢奸，凡是中國人民，沒

有不熱烈參加了抗滿鬥爭。最大漢奸洪承疇在北京做大學士，他母親從福建走到北京，痛罵承疇一頓，駡罷連飯也不吃，即刻出京回福建。金聲桓李成棟的妻妾兒子，都日夜勸他們反正，終於感動了兩個最兇惡的壞人。這證明漢奸不止在社會上，就是在家庭裏，也是極孤立的。張煌言被捕從寧波解送杭州；夜半聽有人在船篷下低聲唱「蘇武牧羊曲」，煌言起立扣船舷和歌，並說，「我心早定，你不必顧慮」。唱曲的是看守兵史丙。煌言渡錢塘江，船上忽飛來了一個小紙團，裏面寫着：「此行莫作黃冠想（出家當道士），靜聽先生正氣歌（文天祥作）」。煌言看罷，笑道「請放心」。這證明廣大人民愛護義士們的終身名節。朱由榔被吳三桂捕回雲南，沿路百姓見了無不流涕哭泣。連滿洲八旗將士，也有人認由榔是真天子，想擁戴他起兵謀興復。三桂大驚，殺四十餘人，並殺由榔父子，消滅後患。這證明漢奸窮兇極惡的行為，甚至敵人也看得痛心，激發超出種族成見的偉大正義感。滿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滅亡中國，加上漢奸的助力，也還不能滅亡中國，可是中國竟被滅亡了，最主要的原因，顯然由於抗滿力量不能統一團結。敵人沒有來，在朝小人排斥正人，爭奪權利，破壞抗滿力量的增長，敵人一來，這些小人紛紛投降，向敵人獻媚效力，留下的正人，在潰亂的殘局下，止好非敗即死。朱元璋創行八股取士制，惟恐士大夫不貪戀利祿，不替他充當庸奴，不替他壓迫人民，等到風氣養成，他自己的明朝被這些小人斷送，廣大的國土和忠義的人民，也被這些小人出賣了。

第三節　清朝的制度與政治

滿清入關，獲得明朝統治階級的擁護，同時也繼承了明朝的全部制度。它是少數的落後的外來種

族，對人口衆多文化程度較高的漢族（包括漢族統治階級和廣大民衆）始終懷着疑忌歧視的心情，不能不在舊制度上增加懷柔（欺騙）鎮壓的新成份，建立階級的種族的雙重壓迫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略述在下面。

（一）中央官制

內閣——內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胤禛（世宗）雍正時，添設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胤禛以前，內閣外又有議政王大臣數人（滿洲貴族），軍國大事，悉交議政大臣會議具奏，內閣並無實權。胤禛別立軍機處，選大學士及尚書侍郎有才幹人充軍機大臣，參預機密重務，從此中央實權全歸軍機處，內閣止存空名。這個制度直到清末承用不改。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設尚書，滿漢各一人，左右侍郎滿漢各一人。

院寺——都察院（御史，掌諫議糾劾）大理寺（掌審核判案。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合稱三法司）理藩院（掌外藩事）翰林院（儲備人才）太僕寺（掌養馬）在各院寺中職掌較重，官員大致滿漢平分。理藩院專用滿蒙人，無漢員。

（二）地方官制

行省——普通行政區分四級，最高一級稱省。省下分道、府、縣三級。（與府並行有直隸廳、直隸州，與縣並行有廳、州）省數凡十八（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每省設總督、巡撫（或有巡撫無總督，或有總督無巡撫）、布政（掌財政民政）、按察（掌獄訟）、提督學政（掌學校、科舉）、道員（有督糧

道、驛法道、河工道等）等官。

特別行政區——分順天府（長官稱府尹，掌京師及近畿地方行政），盛京（陪都）、吉林、黑龍江（滿清發祥地，光緒時改爲行省），藩部（新疆蒙古西藩。新疆，天山北路稱準部，南路稱回部，光緒時改省。蒙古分內蒙古外蒙古，西藩分青海西藏），土司（苗人居住區）四類。

清朝標榜『滿漢一體』，『滿漢不歧視』，企圖掩飾『滿厚漢薄，滿漢歧視』的實質，可是事實上表現，正能證明滿漢兩族政治地位的懸殊。漢人不得在本省內做官，稱爲迴避。某些官職，指定爲專缺，區別極嚴。專缺分滿缺、蒙古缺、漢軍缺、漢缺四等。例如各衙門掌錢鑰的官員，大多數是滿缺，尤其是國家金庫性質的戶部所屬銀庫、緞匹庫、顏料庫三庫（掌錢幣物料解納收支），及工部所屬火藥局，全部屬滿缺，漢人不得染指。大抵滿族專缺，蒙古人或一部分漢軍，還可偶然通融補授，漢人卻絕對不許，京外地方官，蒙古人得補滿缺，滿蒙人得補漢缺，漢人卻絕對不許補滿蒙缺。漢員自知卑微，不敢出頭招辱。順治十年正月上諭說：『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止見滿臣，不見漢臣。』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上諭說：『漢大臣凡不干自己的事，從不發言。漢官議事，不管是非，止依前人（滿官在前）所說，隨聲附和。』五月上諭又說：『今看漢大臣，凡事不發言，止攛掇滿大臣說話，自己從中取利。』漢官唯唯諾諾，仰滿官鼻息，仍不免皇帝的斥責，如果冒昧直言，得罪將更大，（如王掞自恃老臣有寵，密勸玄燁立皇太子，幾乎被殺）所以漢官最好是默默不說話。

（三）軍制

滿蒙漢八旗——滿洲入關，八旗兵額約二十萬人。弘曆（高宗）乾隆時京師滿洲佐領六百八十一，

蒙古佐領二百零四，漢軍佐領二百六十六，駐防佐領八百四十，共合二千佐領。每佐領僉兵（抽丁）至多不過八九十名，其餘男子都充當文武官員。

八旗分隸八都統。都統所轄有驍騎營馬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二十人，漢軍每佐領下四十二人）領催（從馬甲中挑選，每佐領下五人）匠役（每佐領下有弓箭鞍鐵等匠）三種。又有前鋒營（每佐領下二人，共一千七百七十人；內滿洲一千三百六十二人，蒙古四百零八人），親軍營（兵額同前鋒營），護軍營（每佐領下十七人。滿洲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火器營（鳥鎗護軍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千三百十八人，礮甲每佐領下一人，滿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四營不隸都統，別設總統管理，漢軍旗人不得充四營兵士。漢軍驍騎營內有礮甲（每旗四十人，共三百二十人）籐牌兵（每旗百人，共八百人）抬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人）三種，爲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步軍隸屬提督九門步軍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步軍十八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步軍十二人。旗兵是清朝統治中國的基本力量，滿蒙漢旗兵數武器的分配，滿漢歧視，顯然可見。

八旗駐防地分北京、近畿、外省三種。北京城內鑲黃旗住安定門內，正白旗住東直門內，鑲白旗住朝陽門內，正藍旗住崇文門內，正黃旗住德勝門內，正紅旗住西直門內，鑲紅旗住阜城門內，鑲藍旗住宣武門內，所有城內漢族住民，悉數被多爾袞驅逐出城（限三日內遷出），北京成爲全國最大的兵營。近畿駐防沿長城綫有山海關、冷口、喜峯口、羅文峪、古北口、密雲、千家店、獨石口、張家口、熱河、哈喇河屯等處，拱護北京有永平、玉田、寶坻、三河、順義、昌平、采育、良鄉、東安、固安、霸州、雄縣、保定、滄州等處（共二十五處）。外省駐防有盛京（遼寧）、吉林、黑龍江、綏遠、江寧、杭

州、福州、廣州、荊州、成都、西安、寧夏、新疆等處（共七十二處。次要駐防地區，不復列舉）。據嘉慶十七年戶部統計，京師八旗及各省駐防滿洲兵丁人數二十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八名，八旗蒙古兵丁人數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九名，漢軍並內務府及五旗包衣（世僕）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名，滿洲蒙古家人（奴）五萬零一百六十三名。合其他人口，共計約五十萬人。外省各地駐防兵少或一二百人，多或四五千人，江浙人民反滿思想特盛，駐防兵額也最多。

八旗兵餉，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每人月支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每人月支銀三兩，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軍領催，每人月支銀二兩，步軍每人月支銀一兩五錢，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礮手每人月支銀二兩，年支米三十六石。

綠營——漢兵用綠旗，號稱綠旗營，又稱綠營。兵種分馬兵步兵。步兵有戰兵守兵，馬兵有額外、外委。綠營組織有督標（總督）撫標（巡撫）提標（提督）鎮標（總兵）四種。標下有營。本標（督、撫、提、鎮直轄部隊）最多不過四營，少或兩營（另外有城守營分防營）。中下級軍官有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名目，統歸總督巡撫提督節制。又有河標、漕標，受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節制。

綠營駐屯最多地方，直隸四萬二千餘人，江蘇五萬餘人，福建六萬三千餘人，浙江三萬九千人，陝西四萬三千人，甘肅新疆共五萬五千餘人，四川三萬四千餘人，廣東六萬九千餘人，雲南四萬二千餘人，貴州四萬八千餘人，全國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綠營軍官滿漢並用，直隸山西邊境駐軍，滿缺副將四人，參將六人，游擊六人，都司二十一人，守

備三十三人。內地駐軍滿漢官數比率，副將、參將，漢人五人，滿人一人；游擊、都司、守備，漢人十人，滿人一人。陝西甘肅及四川松潘鎮副將參將漢人七人，滿人一人，游擊都司漢人六人，滿人一人，守備漢人五人，滿人一人。

綠營兵餉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每月各支米三斗。大抵滿兵一人，糧餉比綠營兵高三倍。

從兵士升武職，滿漢相差懸殊。綠營兵士先補坐糧，服役若干年進補步糧，再進補馬糧，再進補外委，再進補額制，再進補把總，兵士升軍官，困難如此。八旗人六歲以下稱半口，減半給糧，七歲以上，即食全餉。經服役後得升領催，漸次升任武職，不怕沒有大官做。

清朝獎勵綠營腐敗，定制准許軍官剋扣軍餉，稱為親丁名糧（虛糧）。提督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一律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一律馬一步四。公開虛糧以外，軍官赴任，召募家丁，隨營開糧，軍牢、伴當、吹手、轎夫，都算正兵，地方商民挂名軍營，藉免徭役，糧餉歸軍官私吞。馬兵關支草料，照例剋扣短少，馬瘦骨露，加鞭不走。器械如弓箭、刀鎗、盔甲、火器等件，鈍敝朽壞，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不設備。春秋兩操，視同兒戲，將不知陣勢分合奇正，兵不知戰鬥坐立進退。從順治時代起，綠營永遠是這樣一個軍隊。

（四）刑法

順治三年頒布大清律。乾隆時重修律例，製成大清律例，內分律目、闘、服、制、名例、吏律、戶

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總例、比引條例，凡四十七卷，二百二十六門。名例律中所載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是維持封建統治，保障貴族特權的重要部分。犯十惡罪，任何赦令不得寬免。滿洲親貴止要不犯十惡，在八議範圍內，法律的約束力也就微細不足道了。

旗漢人在法律上地位不平等，旗人獄訟，不論在京在外，各有特定的審判機關。在京普通旗人，歸步軍統領衙門審判，內務府所管旗人，歸內務府慎刑司審判。外省旗人，歸將軍及副都統審判。漢人審判機關，不得受理旗人案件，反之，步軍統領衙門得審判漢人。

京城旗漢人交涉事件，旗人向該管佐領，漢人向該管衙門起訴。各該管官取具原告口供證據，轉詳戶部，戶部轉行被告所屬官廳，取具口供證據。戶部滙雙方提出的材料，查明斷結。外省旗漢人間小事件，經州縣官審理，如認爲曲在漢人，依常例處分，如認爲曲在旗人，取具口供並附添審擬意見，送致理事廳（旗人審判衙門）聽候處分。至於旗漢間審判不公平，更無待說明。

旗人犯罪不入普通監獄，宗人府、內務府、理事同知衙門各有特設監獄，犯人待遇比普通監獄良好。旗人又有一種特權，稱爲換刑。笞杖刑可換鞭責，徒流刑可換枷號（徒一年換枷號二十日，徒三年換枷號四十日，流二千里換枷號五十日，三千里換枷號六十日，附近充軍換枷號七十日，極邊充軍換枷號九十日）。死刑不得換刑，但得減等，斬立決改斬監候，斬監候改絞。又犯人刺字，漢人刺在面上，旗人偶然刺字，止在臂部。

旗人在法律上享受許多特權，憑藉權勢和地位，搶奪漢人的土地房屋，霸佔漢人的妻妾子女，蹂躪漢人的墳墓，鞭打漢人的官長，種種橫暴行爲，『東華錄』、『十朝聖訓』裏屢見疊出。漢人在異族高壓下，止好忍辱受屈，免得招致更大的屈辱。

（五）科舉

明朝用八股（制義）取士，三年大比（考試），各縣諸生（秀才）赴本省省城應考，稱爲鄉試，中式（考取）後稱舉人。次年各省舉人赴北京禮部應考，稱爲會試。中式後赴宮中太和殿對答皇帝策問，稱爲廷試或殿試。殿試榜分一二三甲，一甲止三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翰林），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進士）。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順治二年，開科取士，一切按照明朝舊制。告病假觀望形勢的秀才們，悉數報名應考。有人作詩譏刺道『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伯夷叔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翻思喫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科舉是士人入仕正途，競爭非常劇烈，主考納賄，士人作弊，與明朝同一風氣，不同的是明朝皇帝放任不管，淸朝皇帝知道弊端，認爲有害收買漢士政策，往往重辦主考，藉示公平。福臨時，蘇州某人做某省主考，得賄很多，巡撫想分肥，預畜一奇鳥，等主考來見，挂鳥籠在簷前。一人問：『這鳥從何處得來，大老爺這般珍愛？』巡撫道：『這鳥從京師得來，一飛冲天，可以直達天聽（巡撫自比）。你看秀才頭上一丟丟兒銀的（帽頂），也值三百兩，難道我這裏不該五六萬？』主考大驚失色，托親友送巡撫巨金，得安全無事。玄燁時徐乾學做禮部尚書，薦表親楊某充順天鄉試正主考。乾學開名單數十

人，交楊某錄取。榜發，落第士人大譁。玄燁怒，定期親訊，乾學賄託貴臣面奏道：「國初懸高官厚祿，收買漢兒，有些人還拒絕不受，現在小小一個舉人，竟至納金錢通關節，營求惟恐不得，可見漢兒們已經歸誠我朝，天下從此太平了。」玄燁聽說，不再追究。其他科場舞弊案，所在多有，如康熙三十八年順天鄉試正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公開受賄，收王某李某銀各三千兩，熊某蔣某年某銀各一萬兩。失意考生，責主考『絕滅天理，全昧人心』，御史鹿祐據情奏參，玄燁怒，治李姜二人罪。又如康熙五十年，江南副主考趙晉私通關節，士人抬財神入文廟（孔廟），玄燁殺趙晉及房考王曰俞。康熙時代算是清朝盛世，科場腐敗如此，別的時代更可想見。

八股試題本似兒戲，有些主考竟因善於兒戲，傳爲美談。例如彭元瑞做江蘇主考，適値弘曆萬壽（皇帝生辰），出八個題目考諸生，（1臣事君以忠，2彭更問曰，3恭則不侮，4祝佗治宗廟，5天下一位，6子服堯之服，7萬乘之國，8年已七十矣）八題第一字連成『臣彭恭祝天子萬年』一句。又試場中有提調官王某，外號王二麻子，元瑞出四個題目考諸生（1王何必曰利，2二吾猶不足，3麻縷絲絮，4子男同一位），四題第一字連成『王二麻子』一句。考生作試文，也各造怪僻語，求主考的賞識。例如某生文中用『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榜發，名列高等。友人叩問出典，某生道：『我在街上曾見乞丐捧薰肉三塊，物主打乞丐栗子拳三下。至於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鬍鬚九個刁』，這就是出典。』主考和諸生止讀朱熹註四書，此外一無所知，甚至連朱註也並不懂得。常熟（江蘇常熟縣）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試場面貌册上塡『微鬚』二字，主考胡希呂說微是無的意思，凡面貌册塡微鬚的有鬚人，一概不准入場。沈廷輝急到剃頭舖將微鬚剃去，奔往轅門聽點名，不料友人

某已代廷輝改册上微字爲有字，廷輝大受胡希呂斥責，狼狽退走。別一生員也因微字被斥，在主考前聲辯。胡希呂大怒道『你讀得過朱註「微無也」還不懂麼？』生員笑問道『如果這樣，「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什麼體統？』胡希呂瞪目不能答。清朝中期全國生員約五十餘萬名，都想在昏愚貪汚的主考手中獲售（晉俊，考取），富家出錢賄買，貧士止好迷信求神。無錫（江蘇無錫縣）風俗，親友送人進考場，例贈筆及定勝糕、米粽，表示必定高中的預兆。又考生進場前一天，多到關帝廟祝禱，神前置筆、錠、等子三物，取必定一等的意思，口中低誦祝文道『伏願臨監瞎眼（監試人），犯規矩而不捉；糊塗學道（主考），屁文章而亂圈。』生員頑鈍無恥，直到這樣可驚的程度！

旗人鄉會試在清初另立一榜，止考繙譯（用滿文譯漢文一篇），稱爲繙譯科舉。雍正以後，旗漢人一體考試，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可是事實却大不然。試取一甲作例，從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狀元榜眼探花凡三百二十四人，其中宗室、滿洲、蒙古、漢軍、盛京共得狀元一人（蒙古人），探花二人（漢軍旗人），漢人共得三百二十一人（江蘇最多，計一百一十六人，浙江較少，七十四人）。旗漢人中式名額，相差極遠，再看京官名額，內閣及六部自大學士、尚書、侍郎員外、主事，旗人專缺約四百名，漢人約一百六十餘名，五六百名官員中，旗人極少數從科舉出身，漢人極大多數是進士。弘曆在位六十年，用大學士凡六十人，其中漢人二十五人，全數是進士出身，旗人三十五人，僅進士四人，舉人三人。滿人利用科舉，限止漢人仕進，漢族士大夫在滿族統治下，也止有專力學習八股，才能滿足仕進的慾望。

上述幾種重要制度，充分說明滿族對漢族統治的嚴密，雖然漢族士大夫卑躬屈節，向滿洲主人獻媚

乞憐，但仍止能取得極有限度的信任。鴉片戰爭以前清朝的政治，大體就是滿族對漢族的鬥爭，清朝統治階級對漢族人民的鬥爭，滿洲統治階級對漢族統治階級的鬥爭，滿洲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這樣複雜的鬥爭，表現在歷朝皇帝的政治策略上。因為皇帝是統治階級唯一的首領，他們都很有才幹，確能把握鬥爭而且從鬥爭中取得勝利。

一　福臨（世祖，年號順治。一六四四——一六六一）

努兒哈赤生十六子，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皇太極死，第三子福臨繼位，年六歲。兩次繼位，都經過諸王猛烈的爭奪，由於情勢的不利，努兒哈赤指定自己的繼位人多爾袞止好又一次讓步，擁立皇太極的兒子福臨，自己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努兒哈赤同母弟舒兒哈齊第二子）同做攝政王。多爾袞進關後，功高權大，福臨尊他為皇叔父攝政王，又加尊號為皇父攝政王。相傳太后博爾濟吉特氏（福臨母）曾降尊屈身，下嫁多爾袞，這當然不是簡單地為了淫亂，主要還是為了保護福臨的帝位。

順治七年，多爾袞死，福臨籍沒多爾袞家產，追削爵號，凡諂附多爾袞的文武大臣，各處重刑。福臨親政以後，陸續殺戮明降臣譚泰（吏部尚書）土國保（江蘇巡撫）陳名夏（大學士）等，向驕橫恃功（投誠功）的漢奸們示威。又從漢奸楊雍建奏請，嚴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衆盟會，凡投刺一名片一往來，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當時明末義士遺民，有復社、幾社等秘密組織，在這道命令下，自然又喪失了無數忠義人生命。

順治十八年，福臨死。一說，因寵妃董鄂氏死，福臨鬱鬱不樂，棄位出家，到五臺山清涼寺當和尚。

二　玄燁（聖祖，年號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

福臨死，第三子玄燁繼位，年八歲。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同受遺命輔政。鰲拜擅權驕橫，玄燁選滿洲強健小兒多人，經常作布庫（撲打）遊戲，鰲拜認爲童稚玩弄，並不介意。康熙八年，鰲拜入朝，玄燁命小兒捕鰲拜，下獄治罪。

玄燁是清朝第一個英明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事業，侵奪了許多鄰族的土地，武功與漢唐兩朝比盛。內政方面，充分發揮了統治術，士大夫歌頌功德，全入牢籠（少數義士除外），漢族反滿運動呈現退潮的形勢，因之康熙成爲清朝的全盛時代。他的設施有：

博學弘儒科　鄉會試止能羅致凡庸或年齡較小的儒生，高才或自命遺老的文士，不屑進場屋（考場）與陋儒比較八股技能，索性標榜孤忠，寫些詩文發洩牢騷，多少對滿清不利。康熙十七年，特開博學弘儒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就所知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文人，不論已仕未仕，舉薦送部，戶部資給月俸，聽候考試。次年，搜得全國名士一百四十三人，齊集體仁閣考詩賦（不考八股），取中一等彭孫遹、朱彝尊、湯斌等二十人，二等李來泰、毛奇齡等三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職。取中的五十人，自然感激皇恩，榮幸無比，被斥的九十三人，已經失節喪名，無面目再自命遺老孤忠，譏刺朝政。止有黃宗羲、李顒、顧炎武、呂留良、傅山、魏禧、萬斯同、應撝謙等誓死不受薦舉，確保名節，永遠受後世的崇敬。

程朱派理學——南宋趙構、秦檜提倡程（頤）學，經朱熹繼續發揚，程朱學大受元明兩代統治階級的尊信。玄燁認定程朱派理學的作用，表章不遺餘力。他說，「朱子註釋羣經，闡發道理，沒有一句一

字不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眞所謂「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他又說，「日常行事，無非這個道理，自從有了理學名目，因而彼此辯論，駁見理學家言行不相符的很多。整天講理學，所做的事，全與所言背謬，這不能稱爲理學。如果口頭不講，行事卻與道理符合，這就是眞理學。」他自稱八歲以後，精心研究朱註大學中庸，甚覺愉快。康熙五十一年，尊朱熹爲十哲（孔子神位前十個大儒）。又命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書頒布天下。玄燁自己的行爲呢？卻曾納姑母當妃妾，最寵任的理學儒臣李光地、湯斌，正是兩個最陰惡的大漢奸。李光地是福建安溪縣大地主，與叔父李日煤糾合家奴和無賴百人，攻擊抗滿山砦；大小百餘戰，山砦被攻破。康熙九年，成進士，做翰林院編修。十二年請假歸家。十三年，鄭經（鄭成功嗣子）聯合清叛藩耿精忠攻福建，光地遣使帶蠟丸密奏走北京獻行軍計謀。十七年，鄭經遣將劉國軒吳淑何祐等分路攻福建，破海澄，殺清都統穆赫林以下三萬餘人，收復漳平、長泰、同安等城，劉國軒圍漳州，分兵圍泉州，清兵戰敗。李光地率鄉兵百餘人引清軍自安溪山中小路突出攻擊，鄭經軍敗走入海。光地屢立功，大得寵幸，積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燁對羣臣說，「瞭解光地的止有朕，瞭解朕的止有光地。」二人關係，密切如此。光地擅長中庸的道理，在爭奪劇烈的官場中，永能保持勝利。例如康熙四十七年，玄燁因廢皇太子胤礽狂病漸愈，想再立爲太子，命諸大臣集議保奏。內大臣阿靈阿尚書王鴻緒等保奏皇八子胤禩（同祀字）。玄燁怒，責光地道：「你爲什麼一言不發？」光地奏道：「先前皇上問臣廢太子病該如何醫治，臣曾奏慢慢調理，是天下的福氣，臣未曾對別人洩漏過這句話。」這是何等圓活，各方面不得罪的回答。湯斌一生著名的大事業是禁五通淫祠。相傳朱元璋命江南人家立一尺五寸高的小廟，祭戰死的兵

士，俗稱五聖祠。蘇州一帶五聖神迷信尤盛。湯斌做江寧巡撫，燒毀廟屋偶像，奏稱：『從前有官長毀五通廟，不久遇祟身死，臣毀廟後數月，並無他異。』毀淫祠不算什麼大事，他這一奏陳，無非表示自己學有根柢，邪不侵正，同時表示自己效忠滿族，連明朝的鬼兵，也要徹底勦滅。

天主教——西洋教士湯若望替朱由檢鑄造火礮，曾給滿軍很大的威脅。多爾袞佔領北京，城內漢人限三日內一律遷出，獨許湯若望留居宣武門內聖堂。順治二年頒布西法時憲曆書，任命湯若望掌管欽天監。福臨厚待西洋教士，當然不是尊信教義，也不是尊信科學，主要是和明人爭奪外援。擁護朱由榔起兵的瞿式耜丁魁楚，以及由榔一家如王太后（教名瑪利亞）、馬太后、王皇后（教名亞納）、太子慈烜（教名當定）都是基督信徒。永曆四年（順治七年），由榔遣西教士卜彌格至羅馬謁見教皇，請求援助。福臨厚待西教士，用意在對抗朱由榔。福臨死後，朱由榔敗滅，清朝不再畏懼西教士，反覺西洋人在中國，傳教收徒，不免妨礙自己獨佔中國的權利。康熙初年借革職欽天監監員楊光先誣告各省耶穌會教士與湯若望（年七十五歲）密謀不軌(反叛)作藉口，嚴禁傳教，焚毀經典，破壞聖堂，拘禁教士，革斥信教官吏，宣告湯若望南懷仁（比利時人）死刑（幸遇地震，二人得免死），欽天監學習西法的官員三十餘人，或斬首，或充軍，或免職。楊光先因功得爲欽天監監正，廢西法，復用大統曆。

康熙八年考驗天象，證明大統曆舛錯，玄燁斥退楊光先等，復命南懷仁掌管欽天監。十二年，吳三桂叛變，南懷仁等替清朝鑄大小礮一百二十門，大得玄燁寵信。此後命教士進講西學（主要是算學），又命測繪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允許自由傳教，廣東有教堂七所，江南有百餘所，教徒十餘萬人，天主教盛行一時。

明末利瑪竇來中國，起初著和尚衣，後改道士裝，最後改儒生裝，才得與士大夫交接。在教義方面，務求融合中國人固有的信仰習慣，如拜孔子拜祖先，都在許可範圍以內（不得拜其他偶像）。這樣的宗教，迎合了用作統治工具的儒教精神，可免皇帝的禁止。康熙末年，羅馬教皇嚴禁中國教徒崇拜祖先，玄燁怒，認爲教皇干涉中國內政，有意破壞中國相傳的聖道（君父一體，不拜祖先，就會不拜君父，犯十惡大罪）。四十六年（一七〇七），禁止各地天主堂傳教，勒令教士退還澳門。五十六年，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內地。玄燁以後諸帝，對天主教或寬或嚴，但傳教禁令始終不肯撤銷，嚴格保持一貫的海禁閉關政策。教民因不拜祖先，被社會看作化外人，民教爭端，也就從此開始。

玄燁生三十五子，立嫡長子胤礽爲皇太子。諸子結黨猛爭，朝臣分成數派，胤礽情急，行動類瘋狂。康熙四十七年，廢胤礽，幽禁咸安宮。諸子爭位更烈，玄燁無法安排，四十八年，復立胤礽爲太子。五十一年，又廢胤礽。六十一年，玄燁死，第四子胤禛繼立。

三　胤禛（世宗，年號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

胤禛在諸子中最兇狡，得位後，囚禁第八弟胤禩，改名阿其那（滿語狗），第九弟胤禟，改名塞思黑（滿語猪）。其他兄弟及其子孫親戚，陸續被胤禛殺害，止胤祥等少數人得免禍。清初，八旗中鑲黃、正黃、正白稱上三旗，直屬皇帝，正紅、鑲紅、鑲白、正藍、鑲藍稱下五旗，歸諸王分統。胤禛收回下五旗統率權，此後諸王不能藉實力對抗皇帝。

康熙五十年給偏沅巡撫潘宗洛上諭說：『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卽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這是玄燁晚年的政治方針，感戴皇仁的自然是那些官吏士紳。康熙時代著名清官

儀、于成龍、湯斌、陳鵬年、陸隴其、彭鵬等寥寥數人，其餘貪汚成行，積弊極深。胤禛登位，力求整頓吏治，任用田文鏡、鄂爾泰等嚴刻小人，厲行特務政治。胤禛豢養特務多人，四出偵察，探訪官吏動靜。例如按察使王士俊將赴任，大學士張廷玉薦僕役一人。後來王士俊任滿，準備回京朝見，僕忽告辭，士俊怪問原因，僕說：『你做官幾年，還不錯，我要先回京面聖，替你說些好話』。原來僕是胤禛派來的暗探。某次胤禛秘密取下刑部大門上匾額，第二天召刑部官員來，問刑部有無匾額，都對說有。胤禛令人抬出匾額，責罵道，『匾額早在這裏，你們還不知道，疏忽糊塗到這樣。』田文鏡做河南巡撫，胤禛稱他是巡撫中第一人。文鏡用紹興人鄔某作幕客，一切聽鄔某布置，原來鄔某是胤禛派來監視田文鏡的暗探。皇帝豢養特務，各級官員也豢養特務，層層監視，貪汚官吏，似乎略知斂迹，不敢過度妄爲了，可是胤禛終於在特務手中暴死。『搬石頭打自己的脚』，就是豢養特務應得的果報。

四　弘曆（高宗，年號乾隆。一七三六——九五）

胤禛暴死，第四子弘曆繼位。弘曆在位六十年，玄燁、胤禛兩朝長期積累的財富，被他盡量消耗，在侵略戰爭中，造成所謂十全武功（平準噶爾二功，定回部一功，掃金川二功，靖台灣二功，降緬甸安南各一功，降廓爾喀二功），在政治上，造成貪汚横行，官逼民反的普遍現象。下面舉出一個例證，可以推見當時政治的腐敗，人民的痛苦。

乾隆五十一年，任用和珅（音申）爲文華殿大學士，顒琰嘉慶四年和珅得罪賜死，查鈔家產，據查鈔官進呈清單所載，略錄如下：

器物類——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嚥盤

（二百餘個）、金唾壺（一百二十個）、銀唾壺（六百餘個）、金面盆（五十三個又六十四個）、銀面盆（一百五十個又八十三個）、金珠翠寶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金銀類——金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銀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七百萬兩）、生沙金六百萬餘兩（估銀一千八百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洋錢五萬八千圓（估銀四萬零六百兩）、制錢一千五十五串（估銀一千五百兩）。

店鋪類——當鋪七十五座（資本銀三千萬兩）、銀號四十二座（資本銀四千萬兩）、古玩鋪十三座（資本銀二十萬兩）、玉器庫兩間（估銀七十萬兩）、綢緞庫兩間（估銀八十萬兩）、洋貨庫兩間（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五色嗶嘰二百餘板）、皮張庫一間（玄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玻璃器皿庫一間（八百餘件）。

皮衣類——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雜皮男衣（八百零六件）、雜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貂帽（五十四頂）、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雙）。

田地類——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百萬兩）。

嘉慶四年正月十七日上諭說，和珅家產共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還沒估價，已估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和珅得寵不過二十年，積贓竟至數萬萬兩，其他大小官吏貪贓總數也一定不小，人民遭受這樣殘酷的剝削，不得不發動嘉慶時代的大起義。

五 顒琰（仁宗，年號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

弘曆在位六十年，傳位給第十五子顒琰。嘉慶四年，弘曆死。顒琰殺和珅，沒收大量財物，一部份賞給滿洲貴族，如慶郡王永璘得和珅住宅，成親王永瑆得和珅花園，親貴們各得分肥，自然滿意。一般滿洲官員，都想乘機收拾些殘餘，如副都統薩彬圖奏請准令本人提訊和珅家管家金銀內帳使女，發掘和珅宅中窖埋金銀，被顒琰斥責不准。又如四月二十六日上諭說：『本案已經定案，斷不許再起糾紛，朕不是貪利的人主，想來諸臣也不忍這樣做。』當時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謠諺，想見不得分肥的官員，對顒琰大不滿意，造流言表示抗議。在君臣爭利，上下效尤的情況下，貪風大盛，政治極度敗壞，翰林院編修洪亮吉『平邪教奏』中說：『今天州縣官的罪惡，比十年二十年前加增百倍，上敢毀天子的法令，下敢竭百姓的資財。凡朝廷賑款，全被官吏中飽，軍營糧餉，全被官吏冒蝕，從州縣官到督撫大員，通同作弊，止蒙蔽皇上一人。』洪亮吉大膽直言，因此得罪下獄，刑部議照大不敬律判斬刑，顒琰改為從寬免死，解到新疆充軍。

官吏貪污到怎樣的程度呢？下面舉些例證，可以推知大概。

嘉慶十四年，淮安府報災辦賑，江南總督鐵保派候補知縣李毓昌往查。山陽縣（淮安府首縣）知縣王伸漢捏報戶口，浮冒賑款三萬兩。毓昌查得實情，伸漢賂以重金，毓昌不受，知府王轂代說情，又不聽。伸漢令僕人包祥與毓昌僕人李祥顧祥馬連升合謀，置砒霜茶湯中給毓昌飲，毓昌夜中腹痛起來，李祥等用腰帶縊殺毓昌。王伸漢燒毀毓昌查賑文件，送王轂銀一千兩，報稱李毓昌發瘋自縊，草率了事。

著名學者兼名臣畢沅任兩湖總督，旗人福寧任巡撫，陳淮任藩司（布政使），三人朋比作奸，畢假裝高尚，福廣收賄賂，陳專尋屬員贓私，訛詐財物。官員們稱三人為『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又

稱『畢像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像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像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

六　旻寧（宣宗，年號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〇）

顒琰死，第二子旻寧繼位。

滿清入關，繼承明末全部弊政，藉以換取明士大夫的擁護。福臨親政，殺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等貪暴大臣，官吏略知畏懼。玄燁晚年，貪風盛行，胤禛嚴刑殺戮，官吏又略知畏懼。弘曆奢侈嗜利，誇張昇平，晚年貪風大盛，危機成熟，不可收拾。顒琰時代民變到處發生，清朝政權呈現腐爛的局面。旻寧時代整個統治階級不僅全部腐化，而且幾乎大部毒化，因此爆發了破壞中國數千年舊社會的鴉片戰爭，又因此爆發了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的太平天國革命。前一戰爭使中國社會開始改變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後一革命使中國歷史上無數次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開始萌芽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旻寧時代眞是中國歷史上最險惡的同時也是最偉大的一個轉變時代。

旻寧時代的政治，是山窮水盡不得不變的政治。

八旗——清朝維持政權，惟一可靠的力量是八旗兵。玄燁禁漢族婦女纏足，企圖把漢族全部滿化（男子辮髮胡服，已經滿化），可是遭遇抵抗不得成功。反之，皇太極以下諸帝諄諄告戒滿人勿忘『國語騎射』的熱望，終於失望了。胤禛時代八旗兵丁已成賭博、進戲園酒館、鬥雞、鬥鵪鶉蟋蟀、雇人當差、放印子銀兩、典賣錢糧田地房產的遊蕩子破落戶，既不能自謀生計，又不能騎射當兵。顒琰時滿蒙漢八旗人口約一百五十萬，完全依靠口糧，苟且生活，不惟不能支持清朝的統治，反使清朝付出巨額糧

餉，財政上感到大困難。

綠營——綠營開始就是腐朽的軍隊，但仍不失爲清朝第二個可靠的力量。顒琰時用兵鎮壓川楚民變，軍中將領生活奢侈，駭人聽聞，糧餉多被官員侵蝕，兵士所得極微。例如建昌道石作瑞侵蝕兵餉五千萬兩；作應酬諸將帥的費用；入私囊款並不在內。作瑞在荒山中辦諸將筵宴，值銀五六兩一品的肴饌，一次多至三四十品。總督福康安初到軍中，作瑞贈獻珍珠三斗，蜀錦一萬匹。將帥每當出戰，令雇傭兵鄉勇充先鋒，綠營兵在後，八旗兵在最後。戰費支出，弘曆侵略回疆，用銀三千萬兩，侵略金川，用銀七千萬兩，顒琰鎮壓川楚民變，用銀一萬萬兩以上，戰費按倍數增加着，說明軍隊也按倍數腐朽着。

河工——乾隆三十九年，黃河決老壩口，決口寬一百二十五丈，深五丈。南河總督吳嗣爵怕弘曆罪責，懇求先前被嗣爵驅逐的老河工郭大昌堵塞決口，願出銀五十萬兩，完工限期五十日，郭大昌道：「要我辦工程，限期不得過二十日，工銀不得過十萬兩。不許有官員來共事，止讓我一人全權辦去，否則我不敢承認。」吳嗣爵答應，果然到期合龍，費銀十萬二千兩。河官們恨大昌節省工費，又把他驅逐出去。嘉慶初年，黃河出險工，官員們估工價一百二十萬兩，河督議減一半，詢問郭大昌。大昌道：「再減半，滿夠了。」河督覺得爲難，大昌道：「十五萬辦工，十五萬做人情，還不夠麼？」河督怒，永遠不用大昌。河工捏造帳簿，濫用虛糜，妄興工程，浮冒侵蝕，成爲軍費以外一宗巨大支出。嘉慶十六年上諭「南河工費統計各項銀數不下四千餘萬兩，說沒有弊竇，誰能相信。」顒琰派大員去查，結果查無實據，敷衍了事。

弘曆顒琰兩朝，軍隊與政治的腐敗，似乎已經不可救藥了，旻寧時代，腐敗更甚。旻寧重用大學士

曹振鏞，振鏞專能迎合意旨，探知旻寧意情，不願管理國事，又怕惡言官諫諍，却無法拒絕。振鏞獻計道：「現在天下太平，朝臣喜發危言高論，指陳得失，藉獲名譽。如果加罪言官，皇上不免受拒諫的惡名，最好摘出奏章中可疑字句，交部從嚴議處。臣下仰見皇上聖明，察及秋毫，自然恐懼不敢說話了。」旻寧喜歡，派人專尋奏章中可疑字句，指出辦罪。少數敢言的官員，從此不敢再議論政治；極大多數貪惡的官員，更放膽進行禍國殃民的罪行，促成清朝統治的加速度潰敗。

第四節　削平內亂與對外用兵

（一）削平內亂

吳三桂殺朱由榔，雲、貴、兩廣歸入清朝版圖。當時滿洲兵力有限，不能直接統治這樣偏遠的廣大地域，最好的辦法是暫時封給得力漢奸，替滿洲殘殺漢族義士；等到滿洲勢力強固，消滅漢奸，正像屠夫宰豬，叫嚷奔突一陣以後，勝利當然在屠夫方面。

福臨封吳三桂為平西王，經略四川雲南，孔有德為定南王，經略廣西，尚可喜為平南王，耿仲明為靖南王，經略廣東。朱由榔死，玄燁令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繼茂（仲明嗣子）王福建（孔有德先在桂林收死，無子爵除），號稱三藩。吳三桂部下有四鎮十營，兵約十萬，在三藩中最強悍，清朝對他也特別寬容。

康熙十二年，玄燁令尚可喜撤藩北遷，吳三桂恐懼自危，明義士查如龍寫血書勸三桂起兵恢復中原，血書被清官吏搜得，玄燁三桂間疑懼更甚。十一月，三桂拒絕撤藩令，據雲貴叛清，自稱總統天下

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說是擁護朱三太子（並無其人），北伐胡虜，恢復明朝。吳三桂是窮凶惡極猪狗不如的奸賊，漢族人民誰也不去理會他這個號召，止有一些漢奸乘機響應，貪求更大的權利。三桂遣大將王家屏攻四川，大將馬寶攻湖南。十三年，廣西將軍孫延齡（孔有德女壻，鎮廣西），四川巡撫羅森，靖南王耿精忠（繼茂嗣子）相繼叛清，數月中清失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福建、四川六省。三桂親至湖南督師，令諸將不得北進，希望清朝割地議和，割長江為國界。玄燁決心用兵，令安親王岳樂進兵江西，簡親王喇布鎮守江南，貝勒洞鄂與大學士莫洛由陝西攻四川，康親王傑書，貝子傅喇塔由浙江攻福建，平南王尚可喜與兩廣總督金光祖由廣東攻廣西。主力軍是岳樂一路，企圖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破後，叛軍動搖，荊州大軍乘勢進攻，在湖南消滅吳三桂。

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三桂義子）舉兵反，陝甘震動，三桂留兵守湖南，自率大軍謀取道川陝，合輔臣軍進攻北京。十五年，尚可喜子尚之信降三桂。十六年，大學士圖海擊王輔臣，輔臣降。岳樂軍攻長沙，三桂回軍來援，玄燁令荊州軍乘虛進攻，荊州軍怯懦，不敢深入。耿精忠尚之信叛三桂降清，三桂失勢，窮困無聊，十七年三月，在衡州自稱皇帝。八月，三桂死。部將迎三桂孫吳世璠，自雲南來衡州繼承帝位。十月，世璠迎柩歸雲南，清軍各路進擊，二十年，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十九年，玄燁殺尚之信，二十一年殺耿精忠，三藩平。

第一次戰爭是滿族與漢奸間舉行大決鬥，漢奸失敗了，滿族却並非戰勝者，支持清朝政權削平叛亂的，是一批新起的漢奸。

吳三桂起兵，玄燁令順承郡王勒爾錦率滿漢精兵駐荊州。勒爾錦安坐城中，止向督、撫、司、道

索取貢獻，聽說三桂進兵消息，膽戰心驚，急將南懷仁新製大礮埋藏土穴，準備潰退。貝勒尚善奉命攻岳州，看見風濤險惡，不敢出擊。簡親王喇布逗留江西，貝子洞鄂失機關中。玄燁派遣的滿族將帥，終因怯懦無用，不得不撤回辦罪。幸而叛軍內部，猜忌紛亂，各不相顧，三桂屯兵不進，妄想議和，給玄燁提拔新漢奸，布置新陣容一個好機會。玄燁激勵綠營將士道：「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勦平，何嘗有滿兵助戰。」因此陝西有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湖北有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福建有楊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浙江有李之芳，廣東有傅宏烈，都出死力替清朝平亂，清朝傳統的利用漢奸政策，又一次收得成效。

（二）對外用兵

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攻台灣，鄭克塽（鄭成功孫）降。滿族入關四十年，這時候，才完成統一的事業。玄燁爲要鞏固國內的統治，消除華夷的成見，發動武力，對外發展。胤禛雍正七年上諭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連蒙古極邊諸部落，都歸入版圖，這樣說來，中國的疆土開拓廣遠，應該是中國臣民的大幸，那得再存華夷中外的成見？」玄燁胤禛弘曆三朝用兵不息，殺人無數，奪取邊境外土地，用意是要漢族承認「這是中國臣民的大幸，還說什麽華夷中外的分別？」

（甲）外蒙古及新疆天山北路（準部）

清初西域分準部回部兩大部。

外蒙古以西，天山以北一帶地方，有厄魯特蒙古人（明朝稱爲瓦拉）居住遊牧。厄魯特分四部：（1）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附近，明末侵入青海），（2）準噶爾部（居伊犂），（3）杜爾伯特部

（居賴爾齊斯河流域），（4）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康熙十六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統一厄魯特四部。十七年，噶爾丹征服天山南路回部，勢力漸盛。

元亡後，蒙古分三大部。漠南蒙古（內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兩部酋長，都是成吉斯汗的後裔。居西域的厄魯特蒙古，酋長系出脫歡太師及也先可汗，與內外蒙古不同祖。噶爾丹攻喀爾喀土謝圖汗（土謝圖部居土拉河流域；東有車臣汗，居克魯倫河流域；西有札薩克圖汗，居杭愛山西麓），又攻車臣、札薩克圖兩汗，並劫掠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外蒙古活佛）的財產。喀爾喀三部數十萬人，分路投漠南請降。康熙二十八年，玄燁令噶爾丹罷兵，歸還喀爾喀侵地。二十九年，噶爾丹侵入內蒙古烏珠穆沁境。玄燁藉口調停戰禍，親率大軍出古北口喜峯口，大敗噶爾丹軍，噶爾丹逃回科布多，損失人馬數萬。三十年，玄燁出張家口，至多倫諾爾，受喀爾喀諸酋朝拜，分喀爾喀爲左右中三路，共三十旗，廢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舊名號，改授王、貝勒以下爵位。從此外蒙古三十旗，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爲清朝的藩屬。

康熙三十四年，噶爾丹聲稱借俄羅斯鳥槍兵六萬，將大舉報仇。三十五年，玄燁親率大軍進至克魯倫河，噶爾丹不戰逃走。清西路軍費揚古孫思克至昭莫多（東庫倫）大破噶爾丹。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獲駝馬牛羊帳械無算。

噶爾丹與清軍久戰，姪子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犂，遣使至北京，訂約夾攻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窮困自殺。策妄侵略附近諸部，五十六年，攻入西藏拉薩，殺拉藏汗（西藏政治首領），拘囚達賴喇嘛（西藏宗教首領），西藏大亂。五十九年，玄燁令都統延信自青海，都統噶爾弼自打箭爐兩路入

藏，策妄軍敗歸伊犂。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繼位。

雍正七年，胤禛命大將軍傅爾丹率八旗兵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大將軍岳鍾琪率綠營兵屯巴里坤（新疆鎮西縣），自西路進，定明年會攻伊犂。策零攻清西路軍，勝敗不決。九年，傅爾丹進駐科布多城。策零擊傅爾丹，清北路軍大敗，滿兵生還僅二千人。策零追擊清軍至三音諾顏（土謝圖汗屬部），郡王策凌大破策零軍。胤禛獎策凌戰功，令三音諾顏與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並列為外蒙古四部。十年，策零別路軍擊岳鍾琪，勝敗約略相當。清朝忌岳鍾琪威名盛大，大學士鄂爾泰劾鍾琪「擁兵數萬，坐失機會，既不能料敵於事先，又不能殲敵於敗（策零軍在哈密戰敗逃走）後。」胤禛依據鄂爾泰的奏劾，召鍾琪還朝，革職閑住，令副將軍張廣泗代掌大將軍印。

雍正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軍至厄得爾河源（外蒙古烏里雅蘇台東北境），三音諾顏王策凌調蒙古兵三萬人，大破策零軍，滿洲兵不敢邀擊敗軍歸路，策零得收殘兵遁去。八旗兵在戰爭中，完全暴露了不堪一擊的醜形，三音諾顏王策凌每戰必勝，更使清朝引為北方未來的隱憂。自康熙五十六年與策妄構兵，十餘年來，縻餉七千餘萬兩，國庫漸感艱難，雍正十二年，許策零議和。

乾隆十年，策零死，準部內亂。弘曆用降酋阿睦爾撒納為嚮導，二十年，清兵分北西兩路出擊，殺準部大酋達瓦齊。二十一年，阿睦爾撒納據準部叛。二十二年，清將軍成袞札布從北路（烏里雅蘇台）、將軍兆惠從西路（巴里坤）乘準部內亂，諸部離散，長驅進佔伊犂，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境，病死。清軍屠殺準部人，深山荒野，無地不搜，小部落數十百戶，也不讓一人生存。準部盛時有戶二十餘萬，

人口六十餘萬，戰敗後，清軍屠殺約十之五，疫死約十之二，逃入俄境約十之三。

（乙）新疆天山南路（回部）

天山南路居民信奉回教，因稱為回部。清軍佔領準部，將軍兆惠遣使招降諸回酋。回民數十萬戶擁酋長博羅尼都（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抗清，止有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的阿奇木伯克（官名）鄂對等走伊犂降兆惠。乾隆二十三年，兆惠率鄂對等攻回部。二十五年，兆惠軍由烏什向喀什噶爾，富德軍由和闐向葉爾羌，大小和卓木棄兩城越葱嶺西走，死。清盡有天山南北兩路，稱為新疆。設伊犂、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將軍駐伊犂。

清朝承認回民的宗教風俗，徵收租稅，依準噶爾舊額取二十分之一。更巧妙的統治術是禁止辮髮，止有四品以上回官，才允許薙頭，作為一種恩典。

（丙）西藏

西藏在唐朝稱為吐蕃。李世民貞觀時代，贊普（王）弄贊篤信佛教，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傳教，用印度字製國文，全藏化成佛教國。僧侶稱喇嘛，吐蕃語無上的意思。元世祖忽必烈尊吐蕃僧八思巴為國師，封大寶法王，掌全藏政教大權，法王得娶妻（普通喇嘛不得娶妻），後嗣稱薩迦（釋迦）胡圖克圖（轉生、再世）。衣帽本印度舊式，色赤。明初，西寧僧宗喀巴創新教，禁娶妻，衣帽用黃色。因此喇嘛有紅教黃教兩派。黃教在前藏盛行。紅教據後藏與黃教對抗，朱見深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宗喀巴死，有兩大弟子並居拉薩，一名達賴喇嘛（自稱觀音化身），一名班禪喇嘛（自稱金剛化身），繼嗣宗喀巴教法，為黃教徒宗主。黃教禁娶妻生子，別創一綱續法，教稱達賴班禪兩喇嘛永遠不死，示

寂（死）後仍呼畢爾罕（轉世、化身），住世濟度衆生。達賴三世名鎖南嘉穆錯，漸得蒙古諸部尊信，俺答汗迎鎖南嘉穆錯至青海，黃教大行。漠北諸部，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的後身爲大胡圖克圖，居庫倫，總管蒙古教務，地位比班禪低一等。

清初，達賴五世用親信人桑結爲第巴（代達賴管政治），招青海和碩特部固始汗擊殺後藏紅教護法曾長藏巴汗，紅教徒逃往不丹及尼泊爾，班禪喇嘛自拉薩徙居札什倫布，統治後藏，自此達賴、班禪分主兩藏。桑結又密約準噶爾部噶爾丹汗，攻入青海，和碩特駐兵退出西藏，桑結得握全藏政權。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死，桑結權力更大，助噶爾丹反抗清朝的侵略。康熙五十九年，清兵入藏，立噶爾藏嘉穆錯爲六世達賴。雍正三年，派駐藏大臣帶四川陝西兵二千鎮壓藏民。乾隆十二年，廢西藏貴族汗、王、貝子等稱號，設四個噶布倫，分管政事，又增加駐防兵一千五百名。五十六年，又增駐防兵四千。駐藏大臣掌握西藏政權，與達賴班禪立在對等的地位，凡任免噶布倫及土官，審查財政收支，春秋二季巡閱國境，都要駐藏大臣會同辦理。

據乾隆二年理藩院統計，達賴所轄寺院三千零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餘人，百姓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院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萬三千七百餘人，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

（丁）青海

明末，和碩特部固始汗自烏魯木齊侵佔青海。順治十三年，固始汗死，子孫分兩支，一支駐西藏，稱拉藏汗，一支駐青海及河套西部，稱鄂齊爾汗及阿拉善王。噶爾丹破青海及套西，阿拉善王和羅理降清。康熙三十七年，封達什巴圖爾（固始汗第十子）爲親王，餘酋各授貝勒貝子公等爵號，青海成清外

番。達什巴圖爾死，子羅卜藏丹津繼位，雍正元年糾合各部反清，與準部策妄阿拉布坦聯盟，攻西寧城。胤禛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四川提督岳鍾琪駐西寧，伺機進擊。二年，岳鍾琪率精兵五千，馬一萬，襲羅卜藏丹津，大破丹津軍，殺八萬餘人，俘數萬人，丹津著婦女衣裝，逃歸準噶爾。清軍平青海，分厄魯特蒙古降人為二十九旗，令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各自為部，不得與厄魯特合併。又有西寧番人（吐蕃），凡二三百部，不相統屬，清採土司制，設番目，令受地方官管轄。從此青海成為清朝的領土。

（戊）苗疆

貴州東南境，有苗族居住的一大地區，周圍約三千餘里，稱為苗疆。雍正四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改土歸流。所謂改土歸流，就是廢除世襲的土司，苗民歸清朝地方官（流官）管理，也就是取消苗族的「自治權」，要苗民完全同化在漢族裏。胤禛自然准奏，令鄂爾泰做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全權辦理這苗事宜。鄂爾泰令遊擊哈元生經略烏蒙（雲南昭通縣）鎮雄（雲南鎮雄縣）一帶，令總兵石禮噶收服貴州東西南三面邊境生苗二千餘寨，令知府張廣泗誘脅古州（貴州榕江縣）苗民，自四年至九年，凡開苗疆二三千里，約當貴州全省的一半。

開苗疆諸功臣，都升大官調走，繼任官吏，貪虐更甚。雍正十三年，台拱（貴州台拱縣）苗寨奮勇抗清，攻破黃平（貴州黃平縣境）清平（貴州麻江縣境）等州縣。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百餘人，頭目三十餘人，苗族反抗愈烈，甚至出戰前自殺妻女，寧死不反顧。胤禛發雲南四川兩湖兩粵六省大兵進擊，屢敗無功。乾隆元年，任張廣泗為七省經略，廣泗奏稱：「我軍分戰兵守兵為二，苗人合生苗熟苗（漢

化的苗人）爲一，我軍因分力單，苗人因合力強。當今急務，在於暫時誘降熟苗，令繳出凶首、器械，使生苗勢孤。集中大兵分三路直搗生苗巢穴，我力專，彼力分，我軍聚，彼軍散，一戰可滅。回來再重懲從逆各熟苗，免得留後患。」張廣泗的計劃實行了，熟苗被誘停止戰鬥，清軍分兵八路，入深山搜殺生苗，斬首萬餘級，餓死跌死的無數。廣泗乘勝襲擊熟苗，燒毀一千二百二十四寨，斬首數萬級。戰後，貴州苗疆切實被清朝佔領。

（己）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弘曆命張廣泗侵奪四川西邊大金川地，大金川土司（吐蕃族）莎羅奔堅守戰碉，廣泗軍失利。十三年，弘曆起用革職將軍岳鍾琪，逮張廣泗至京斬首。十四年，岳鍾琪率兵深入大金川，莎羅奔不戰降服。

乾隆三十一年，弘曆令四川總督阿爾泰召集小金川等九土司兵攻大金川。三十六年，兩金川合兵擊敗清軍。弘曆怒殺阿爾泰，命溫福，阿桂領兵進攻。三十七年，溫福戰死，全軍殲滅，阿桂軍攻破小金川，分兵三路攻大金川。四十一年，金川全境平。大小金川，戶不滿三萬，地不過千里，清朝不惜用兵七八萬人，費銀七千萬兩，求得區區的勝利，究竟爲了什麼呢？止是爲了滿足弘曆一人侵略的野心。

（庚）緬甸安南

乾隆三十二年，弘曆命明瑞爲雲貴總督兼征緬將軍，調滿洲兵三千，雲貴兵二三萬侵略緬甸。明瑞將兵一萬七千，都統額爾景額將兵九千，分兩路進攻國都阿瓦。三十三年，明瑞深入無援，大敗自殺。弘曆怒，命大學士傅恆爲經略，阿里袞、阿桂爲副將軍，大舉侵緬。緬王奏請息兵納貢，弘曆不許。三

十四年，傅恆關集滿漢精兵五六萬，隨帶四川善念毒咒的喇嘛，分水陸三路進軍，主力由戛鳩江（一名薩鳩江，又名檳榔江）出河西，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先破舊國都木疏，再攻取新國都阿瓦。偏軍由戛鳩江東岸經孟密夾江前進，策應軍由水路順流南進，擊援陸路兩軍。清軍三路大勝，渡伊洛瓦底河，攻老官屯，緬兵堅守不屈，清軍疫死無算，不能久留，與緬王孟駁訂和約退軍。

弘曆使緬失利，定要報復，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命阿桂往雲南，籌備攻具。當時緬甸王室爭位內亂，國勢漸衰，土產象牙、蘇木、翡翠及海口洋貨、波龍銅礦都被雲南拒絕交易，財力大困。鄰敵暹羅又朝貢中國，受封爲王，緬甸益懼。五十三年，遣使入朝謝罪請和。五十五年，緬王孟雲受清敕封，緬甸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國內亂，國王黎維祁失位，竄匿民間。弘曆藉口百餘年來，黎氏朝貢不絕，應受天朝保護，出兵三路攻安南篡奪人阮文惠。清軍主力出廣西鎮南關，經諒山州達北寧，一軍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廣南州萬寧府，陸行達廣安府，一軍由雲南蒙自縣經蓮花灘至宣光州宣光府，至洮江地方。廣西巡撫孫士毅，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長驅直入，大破安南軍，攻克國都河內（東京），黎維祁及黎氏宗族遺民出迎路旁，弘曆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

阮文惠逃歸富春城，假稱求降，孫士毅驕滿不設備。乾隆五十四年元旦，軍中飲酒演戲，阮文惠忽驅象載大礮夜間衝營，清軍倉猝應戰，自相踐踏，許世亨戰死，孫士毅逃歸鎮南關，將士生還僅數千人，黎維祁又棄位竄匿。阮文惠得東京，畏清軍報復，改名阮光平，遣使朝貢謝罪。弘曆廢黎維祁。五十五年，阮光平親到北京受封，安南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與阮光平對立的廣南王阮福映，失國逃往暹羅，請法國傳教士百多祿悲柔求法蘭西王路易十六出兵援救，願給法國許多特權。乾隆五十九年，悲柔與法國軍官等助阮福映攻阮光平。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陷河內，阮福映統一安南全境，九年，遣使至北京求封，願求封爲越南王。

乾隆三十六年，緬甸王孟駁乘暹羅內亂，攻陷國都猶地亞。華僑鄭昭起兵逐緬甸守軍，四十三年，收復猶地亞，遷都盤谷，衆推爲暹羅王。鄭昭遣使來北京朝貢，願充外藩。四十五年，昭被仇家謀殺，養子鄭華平亂繼位，號稱實由提耶王。五十一年入貢中國，得封爲暹羅國王。

（辛）廓爾喀

乾隆三十二年，原居克什米爾的廓爾喀族酋長布剌蘇伊那拉因侵入尼泊爾國，自稱國王。尼泊爾在後藏極西邊境，居民業農商，與西藏印度通商貿易。五十三年，廓爾喀侵後藏，駐藏大臣保泰倉皇遁走，廓爾喀大掠札什倫布。弘曆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五十七年，福康安率軍由青海入後藏，大舉追擊，深入尼泊爾國境七百餘里，距國都加德滿都止一天路程。福康安氣浮意驕，儼然自命爲諸葛孔明復生，揮軍輕進，被襲擊大敗。清軍恐冬季大雪封路，不敢久留，許尼泊爾請和，急退軍歸西藏。此後尼泊爾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玄燁、胤禛、弘曆三朝侵略勝利的結果，統治階級更養成目空一切，惟我獨尊，中國以外，不再有同等國家的昏謬思想（這種思想的養成，還有歷史傳統的原因）。又適當歐洲各國，競遣使臣來華商議通商，準備侵略中國，清朝却指爲外國朝貢使，布告全國，向人民誇示滿族的強盛，證明皇帝確是萬國的共主。邊疆官吏照例在外國使官贈送清皇帝的禮物上，揭著「某國王孝獻中國皇帝之貢物」等標幟，

自邊境送達北京，使沿途人民目睹貢物，相信西洋諸國眞是大清的藩屬。外國使官來的愈多，清朝君臣認爲遠方慕義，驕傲愈甚，強幷定期朝貢國（緬甸安南等國朝貢有定期）與歐洲通商國（英法等國貢期無定）爲同類，使官見皇帝必需依朝貢國例，行三跪九叩首大禮，引起許多次外交上無意義的糾紛事件，後來又成爲激起戰爭的原因之一種。

第五節　反滿運動的繼續發展

康熙二十年，玄燁從李光地議，遣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本是鄭成功部將，犯罪逃降淸）攻台灣，二十二年，鄭成功嗣孫鄭克塽降。淸設臺灣府，澎湖、淡水、諸羅、台灣、鳳山、彰化等廳縣，屬福建布政使管轄。總兵領水陸兵八千駐台灣，副將領水師二千駐澎湖廳。後增兵額至一萬四千名，儼然成海東重鎭。

漢族反滿最後一塊海外根據地被玄燁擊平了。大陸上早被嚴密的統治着，漢族義民雖然不斷起事（如順治十七年山東于七起義。康熙二年，福建王鐵佛起義。十二年，楊起隆謀襲北京，事敗逃走。十九年，起隆又在陝西起義。二十七年，武昌兵變，推夏逢龍爲首領。四十六年，雲南李天樞朱六非起義攻昆明），無疑是奔向虎口送死。某些義士感到敵我形勢的懸殊，必需轉換新方式，蓄積力量，才能繼續與滿族鬥爭。因此成立了許多祕密的革命團體。

（一）三合會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合會成立。三合會或稱天地會，或稱三點會。支派有淸水會匕首（小刀）會

雙刀會等名目，相傳創始人是福建莆田縣九連山少林寺和尚（明末義士多削髮為僧）蔡忠德、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五人，稱為前五祖。湖廣義士吳天成、洪太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繼續入會，稱為後五祖。入會誓詞有：「如天之長，如地之久，歷千萬年，必復（報）此仇」，所以又名天地會。某代教祖鄭君達夫人郭秀英、妹鄭玉蘭被清兵困逼，在三合河（貴州三合縣）殉難，所以又名三合會。會衆自稱洪門（隱洪武字及朱姓），共同宗旨是反淯（隱清字）復沿（隱明字）。各人默誦詩句道：「三點暗藏革命宗，入我洪們莫通風，養成銳氣復仇日，誓滅清朝一掃空。」各地設立支部名稱多用水旁字，如江彪部、洪鵬部等，所以又名三點會。會內組織設公所，公所第一頭目稱總理，大元帥或大哥，第二頭目稱香主或二哥，第三頭目稱白扇、先生或三哥，第四頭目稱先鋒，第五頭目稱紅棍，普通會員稱草鞋。凡富貴人、學問家、官吏、農夫、商人、兵士、流氓、盜賊、乞丐，不論身份，止要志存忠義，願意反清復明，都得立誓入會為洪家兄弟。誓文有：「吾人同生同死，做桃園結為兄弟，姓洪名金蘭，結為一家。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兄弟，月為姊妹。吾人生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刻。南京十三省同心一體，討滅仇敵，恢復明朝」等語。會章有三十六誓（詐騙、背盟、賣友為最大罪過）、二十一則（規則）、十禁、十刑，團結力很強。會員遍布海內外，成為清朝的大敵，清末民族革命運動中，洪門義士尤其是海外洪門表現了極大的功績。

（二）哥老會

哥老會又稱哥弟會，成立約在乾隆年間。當時滿洲統治中國已久，茫茫神州（中國），何處找一片土地作恢復的根據？某些義士假託大海，虛設一個理想國家，表示不食清朝的米糧，不住清朝的土地

（封建社會認土地爲皇帝所有，人民生活，稱爲「食毛踐土」算是皇帝的恩典），不當清朝的順民。這個理想國家的組織，會員通稱洪家兄弟，祕密名册稱海底，機關部稱碼頭，首領稱掌柁或正龍頭，下設副龍頭，次爲坐堂、陪堂、刑堂、理堂、執堂稱爲五堂，又有盟證及香長，共稱內八堂，排行都算老大。次爲心腹及聖賢，行二；次爲當家，行三；次爲管事，行五；次爲福祿，行六；次爲巡查，行八；次爲大九、小九，行九；次爲么，小么（通稱老么），行十。共稱外八堂。會中不設老四老七兩位，相傳最先兩位曾叛變，因此廢棄不再設。每一碼頭，照例由老大充當掌柁，總管碼頭事務，每有命令，衆兄弟無不遵辦。老三經理內部事務，老五經理外部事務，老六以下，算是普通會員。會中人員不分身份（階級與階層），凡有志反滿復明的中國人，不論士、農、工、商、貧、富、文、武各色人等，都得拜師傳充會員。止有身家不清白（血族不純粹）以及剃頭匠、轎夫、伶人不得入會。全會分仁義禮智信五級，稱爲五門，每門各有傳統的家法，初入門時輩份低微，逐漸升至最高輩（仁字輩最高，信字輩最低）。當初立會宗旨，在團結中國人民，反滿復明，因此最重「兄弟義氣」，對龍頭嚴格服從命令，對同會盡力互相扶助。在滿清壓迫漢族的時代，這種組織，確有它存在的意義，到清末，也曾有大部會員參加了辛亥革命。

明末義士組織祕密會黨，主旨在反滿復明，忽略了階級反抗的提倡，因此滿漢兩族相處日久，漢族人民反滿意識逐漸模糊，祕密會黨也就逐漸無力，不能獨立發動大起義。乾隆以後，統治階級本身愈益腐朽，對人民剝削愈益猛烈，階級反抗隨着壓迫的加重而發展起來。下面所述幾個規模較大的起義，是用「官逼民反」作口號，與「反滿復明」舊口號聯結起來，起義規模漸趨擴大了。

（三）台灣起義

台灣孤懸福建海外，是清朝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黃殿、李勇、吳外聚衆數百人，據岡山（離台灣府城三十里）起義。一貴本福建長泰縣人，家貧，喜交結友朋，被鄉人排斥，流寓台灣，畜鴨爲業。一貴編鴨成隊，朝晚出入，像部勒兵士，遠近居民大驚異。黃殿等因一貴姓朱，共推爲首領，稱大元帥朱，用農具當兵器，擊破清軍，前後七天，佔領台灣全部。清官員軍隊紛紛逃歸福建。一貴有兵三十萬，自稱中興王，年號永和，大封功臣。留台漢奸造謠威脅民衆道：「頭戴明朝冠，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諸生（秀才）林皋、劉化鯉等密結俘虜清游擊劉得紫謀內變，響應福建清軍。朱一貴嚴禁軍士淫掠，部將杜君英不服命令，率衆數萬，搶奪婦女財物，與一貴軍戰。清水師提督施世驃、總督覺羅滿保乘台灣內亂，六月，攻殺朱一貴。台灣人民被清軍壓平，小的戰鬥却始終起伏不曾停止。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起義，攻破彰化諸羅兩縣，莊大田攻陷鳳山縣，合兵攻府城。清總兵官柴大紀聚鄉兵攻取諸羅城。莊大田留攻府城，林爽文攻諸羅，共有衆十餘萬人。柴大紀酌酒拜部下將士道：「大紀受天子付託，誓與城共存亡，諸君能堅守最好，否則斬大紀頭獻敵求降，也很好」。將士感激，助大紀守城，爽文猛攻半年不能破。弘曆命福康安、海蘭察率大軍救台灣，破滅起義軍。柴大紀自恃忠義功大，迎福康安不行拜伏路旁禮。福康安怒，密奏大紀奸詐難信，前後奏報不實。弘曆逮大紀至京訊問，按紀律不明罪斬首。

台灣居民多從福建泉漳二州及廣東遷來，官吏利用居民間鄉土姓族的成見，任令械鬥互殺，結成深仇，藉以削弱漢族團結的力量。清朝又制定法令，禁止台灣地方開設小典，質押零星衣物，重利盤剝貧

民，藉以和緩窮人反抗的仇恨。這些辦法，自然也收些功效，可是從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光緒十四年止，大小起義仍多至二十二次。這說明閩粵義民響應鄭成功號召，遷居台灣，父子相傳，始終保持反滿反壓迫的精神。光緒二十一年，台灣割讓給日本，自然，人民反抗強暴的傳統精神，決不因新統治者的高壓和誘騙趨於消沉。歷史將要證明，反抗力超過壓迫力的那一天，台灣人民必然悲喜交集地歸還祖國來。

（四）白蓮教起義

道教教義絲毫不含反抗統治階級的意義，道教的神話和妖術却常被反抗者利用，達到組織下層民眾，發動武裝起義的預期。元朝民間有白蓮社（白蓮是佛教的慣用名詞），元末，白蓮教徒劉福通起紅巾軍（朱元璋最初也屬紅巾軍），摧毀蒙古的統治。明末，白蓮會蔓延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教主薊州（河北薊縣）人王森自稱聞香教主（據說得妖狐異香），被捕死獄中。子王好賢、教徒鉅野（山東鉅野縣）徐鴻儒繼續傳教，二十年中聚徒二百萬，天啓五年徐鴻儒起兵，自號中興福烈帝，兵敗磔（音摘。分屍）死。清朝白蓮教仍傳授不絕，教徒供奉『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眞言。意思當是說家鄉是空的，人是靠天地生長的。農民留戀鄉土家庭的心情，被八字眞言攻破了。乾隆四十年，教主安徽人劉松被捕流甘肅充軍。教徒劉之協、宋之淸等祕密傳教，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徒黨甚眾。劉之協等宣言劫運到來，清朝將滅，共推鹿邑（河南鹿邑縣）人王發生為主，冒稱朱明後代，號召民眾。五十六年，事露，劉之協等逃匿。弘曆命地方官嚴密搜索，河南、安徽、湖北三省官吏借端侵害人民，例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搜查荆州宜昌一帶，株連羅織，富人破產，貧民獄死，凡數千家，無故受

禍。當時川鄂黔粵等省，因攻伐苗族，捐稅苛重，又禁販私鹽，人民生計窮困，無不仇恨官吏，等待機會起事。

嘉慶元年正月，白蓮教徒揭出「官逼民反」口號，聶傑人、張正謨、姚之富、齊王氏（齊林妻）等起兵荊州襄陽，孫士鳳、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起兵四川，張士龍、張漢潮、張天倫等起兵陝西。各路行軍，大抵不築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數百人一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避實攻虛，使清軍疲於奔命。

清軍將帥有總統（最高指揮官）、總督、將軍、巡撫、總兵多人，無不畏縮觀望（如總統永保止尾追不迎擊，河南巡撫景安譯號迎送伯），殘殺冒功（如四川總督福寧誘降人二千入城領衣糧，悉數殺死，奏報戰功；襄陽道員胡齊崙殺難民二百，冒功領賞），財扣軍餉（如優什布撿食胡齊崙支放軍需豬，發覺湖廣總督畢沅，總統永保吞賊尤多）。顒琰逮總統勒保治罪上諭說，軍營保奏，大半親隨私人，兵勇錢糧，並不按期發給，至令兵士飢餓赤足，形同乞丐。「縱兵殃民」（洪亮吉平邪教奏），「軍紀廢弛，地方受害，甚於盜賊。」（四川合州知州龔景瀚奏）顒琰見「賊愈剿而愈熾（盛），餉愈靡而罔（無）益」，大怒治諸大帥罪，下詔道：「永保（總統）縱（放）賊湖北，景安（巡撫）縱賊河南，宜綿（總統）秦承恩（巡撫）縱賊陝西、英善（總督）勒保（總督）縱賊四川，惠齡（巡撫）縱賊渡漢江，除景安永保處死刑外，其餘各按輕重治罪。」

大批滿州將帥斥逐以後，清軍形勢漸有轉機。顒琰專用綠營將領楊遇春、楊芳一類人，才能蓋在滿洲大帥上，白蓮軍首領多被捕殺，軍力漸趨衰弱。顒琰又利用鄉勇（地主武裝）羅思舉（大盜出身）桂

涵（流氓出身）一類人，熟悉地勢敵情，兇悍遠在官兵上。白蓮軍屢遭猛擊，軍力益感危殆。顒琰又採用襄陽紳士梁有穀等築堡（碉堡）團守（民團）法，令各省廣建碉堡，厲行驅民入堡，堅壁清野，紳士督率民團守堡防堵，官兵鄉勇追敵猛擊，白蓮軍流動地區逐漸縮小，衣食匱乏，軍力更不能支。顒琰又宣佈『但治從逆，不治從教』誘降策，白蓮軍最後不得不戰敗潰滅。

嘉慶元年正月白蓮軍起事，五年六月，教主劉之協被捕。九年九月，白蓮軍敗滅。清軍殺白蓮教徒及平民數十萬人，用軍費約二萬萬兩。

鄉勇建立了大功，卻招清朝的疑忌。陝西總督長麟奏稱：『團練（鄉勇）在今天有用，在將來有大害。因為民氣從此強悍，不免聚眾鬥爭，抗官拒捕，不可不及早遏止。請速派委員，稽查兵器，拆毀堡寨』。顒琰從長麟議，收回民間兵器，又設立寨首，仿保甲法，約束民戶，防禦寇盜，有些堡寨得暫留不毀。

（五）天理教起義

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白蓮教支派有虎尾鞭、義和拳、紅甎社、瓦刀社、八卦、榮華、紅陽、白陽等名目，其中八卦教又名天理會，教徒最眾，遍布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教眾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為八字真訣，日夜拜神念誦。入教日例納錢財，稱為種福錢，又稱根基錢。嘉慶中期，八卦教每卦教首是乾卦張廷舉，山東定陶縣人，坤卦郜玉，山西岳陽縣（猗氏）人，震卦李文成，河南滑縣人，巽卦程百岳，山東武城縣人，艮卦郭泗湖，河南虞城縣人，兌卦侯國龍，山西岳陽縣人，坎卦林清，順天府大興縣（河北大興縣）人；離卦張景文，山東城武縣人。震卦最貴，七卦都聽震卦教

首命令。李文成統管八卦，兼掌九宮（八卦分爲八方，加中央成九宮），有徒衆數萬人。

李文成世居滑縣謝家莊，幼年學木工，人呼爲李四木匠。文成羞怒，棄業投書塾習書算，善能發疑問，與塾師辯難，塾師怒驅文成出塾。文成專心研究算學，並習占驗（看天象吉凶）星命（推算禍福）術，頗得民衆尊信。當時河南流行「若要紅花開，須得嚴霜來」的諺語，文成收聚無賴亡命，自號嚴霜十八子（李字隱語爲十八子），入震卦教，受推爲教首。文成聚根基錢買戰馬，練士兵，造甲仗，定旗號，約期舉事。

林淸大興縣黃村宋家莊人，幼年當藥店學徒，性無賴並生惡瘡，被店主斥逐。林淸貧困投充衙役，善能談說收賄，得錢結交朋友，毫不吝惜。後來犯罪逃匿，入天理會坎卦，受推爲教首。淸宣稱教衆納根基錢，日後事成，十倍償還，凡納一百錢，得分地一頃。遠近農民踴躍納錢，淸悉數救濟貧困，養活萬餘家。李文成見林淸口才出衆，大喜，共推林淸爲天皇，馮克善（有勇力）爲地皇，李文成爲人皇。約定成功後，淸得直隸，文成得河南，克善得山東，會衆各依志願得分割土地。

嘉慶十七年正月，天理會教徒集道口鎭（河南滑縣）大會。李文成在滑縣設人皇府，立大旗，上書「大明天順李眞主」七字。軍師牛亮臣（滑縣犯罪書吏）、大元帥宋元成佐理軍務，部屬不得軍師命，不敢入府議事，文成也很少召見衆人。李文成推算天命，定酉年（十八年癸酉）戌月（九月）寅日（十五日戊寅）午時起事。稱九月以後爲白洋刼，山西爲洋頭，河南爲洋腹，山東爲洋尾，依次序用兵攻取。教首發給徒衆白布小旗各一幅，起事日插門上，可免殺戮，不插旗的人家，屠殺不赦。免殺徒衆又分三等待遇。造口訣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經卷（白蓮教及

各支派都雜採佛道兩教神話，造經卷畫像）中有『專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傳』語，意思是說坎卦林清（坎是水卦。林清自稱姓劉）在北方起事，乾隆的天下只一傳嘉慶就完了。

林清結交內監劉金、劉得才、楊進忠、閻進喜等，定計乘顒琰巡遊木蘭（熱河圍場縣），襲據北京。九月十五日，密令內監分路引徒黨二百人進攻皇宮，林清留宋村，等待李文成大軍來援。二百人攻皇宮，無疑是失敗的。顒琰聞警，自熱河馳回，捕林清等磔死。

李文成在滑縣大造器械，被巡檢（近乎區長那樣的小官，從九品）劉斌，知縣強克捷發覺，捕文成擊斷足脛。教徒知密謀敗露，九月七日，聚衆三千攻破滑縣，救出文成。直隸省長垣、東明，山東省曹、定陶、金鄉等縣教徒同時響應。李文成據滑縣及道口鎮，出兵圍濬縣。顒琰急調固原（甘肅固原縣）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平亂。遇春破道口。燒殺萬餘人。進圍滑縣，城中人死守，無一人肯作內應，李文成率四千人逃入輝縣（河南輝縣）山中，兵敗自焚死。十二月十日，楊芳用火藥轟毀城西南角，巷戰一晝夜，屠殺二萬餘人。李文成妻張氏道：『城亡我同亡，不死不是英雄』，揮刀巷戰，殺清兵數人，歸家自縊死。滑縣平。

（六）新疆回民起義

清文武官吏在新疆虐待回民，比虐待內地漢民尤甚。嘉慶二十五年，回民擁會長張格爾起兵攻喀什噶爾（新疆疏勒縣）邊境。道光六年，張格爾攻破喀什噶爾城，殺守兵六千人，附近回民羣起響應，殺官吏，毀城堡，助張格爾反清。七年旻寧命將軍長齡、提督楊遇春、楊芳率兵三萬攻喀什噶爾。張格爾率回軍列陣二十里迎戰。楊遇春猛衝敵陣，回軍大潰，二楊追擊，擒獲張格爾，囚送北京。旻寧登午門

行受俘禮。大臣怕張格爾陳說新疆吏治的弊惡，先灌毒藥，使不能發言。受俘那一天，張格爾口角吐沫，情狀極苦，旻寧問話，全不回答。旻寧怒，令寸磔飼狗，百官稱頌爲「聖朝盛事」。

張格爾敗後，回民反抗並不停止。新疆在清朝總是騷動着，不斷演出滿漢回三族互相殘殺的慘劇，受痛苦最大的自然是回民。

第六節 清朝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的極端重視和大規模地多樣運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因爲滿族本身沒有文化，對擁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圖用八旗武力鎭壓民氣，事實上證明成績有限了，企圖用程朱道學麻痺民心，事實上又證明收效甚微了。補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強漢族文化的摧殘，代替程朱道學的虛僞寡用，不得不出力獎勵考據學派（古文學派，或稱西漢學派，或稱樸學）的發達。弘曆利用考據學作閉塞思想的工具，承認考據學派統制文化界，乾嘉兩朝，專家繁多，訓詁名物而外，別無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確收頗大的成功。雖然含有思想革命意義的今文學派，當古文學派極盛時代，開始自立旗幟，與古文學派對立，可是撼搖封建制度的作用，却在鴉片戰爭以後，才表現出來。

（一）康熙時代

滿洲入關，竭力收買漢族士大夫，對一般讀書人，採取寬大態度。福臨時常宣稱「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這不僅給降官們遮蓋羞恥，而且在忠臣名義下，可以招誘許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滿洲統治已漸鞏固，猙獰的面目，也就暴露出來。

歸安（浙江吳興縣）富人莊廷鑨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語。革職歸安縣知縣吳之榮謀起復官職。康熙二年，之榮到刑部告發，其時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屍，廷鑨弟廷鉞及作序人，參校人，買書人，賣書人，刻字人，地方官（止有將軍松魁一人免死）一律處斬，家屬男子十六歲以上同死，妻女發極邊作奴，先後凡殺七十餘人。

這一次慘殺，當是輔政大臣鰲拜等所爲（玄燁僅九歲），玄燁親政以後，知道殘殺的功效，不如誘騙那樣大，因此創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懷柔政策。

玄燁爲要提高自己的智力，求學非常勤勉。五歲讀書，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曆算、詩文、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書法、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不精熟，他是從古少見的博學者，足夠取得羣臣們的敬服。他的文化政策是：

優禮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爲名，舉行博學弘儒科，取錄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職。二十一年，召內閣翰林等文官九十三名，入乾清宮飲酒賦詩，又令諸臣陪遊釣魚，諸臣認爲稀有的榮幸。玄燁五十歲生辰，不許臣下獻珍物，下諭道：『朕專好文學，諸臣能獻詩文，朕當收受閱覽』。他這樣優禮文士，主要是做給全國文士看，誘令專心學習八股和詩文。

提倡理學——玄燁自稱八歲就愛讀『大學』『中庸』，一字不肯放過。竭力推崇朱熹，認爲儒學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全書』等書，頒布全國，企圖用理學消滅反滿思想。當時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大受寵幸。這些人也確表現了正心誠意，竭忠事主等等美德，可是正像別一程朱派理學家呂留良所說：『孔子爲什麼贊美遺棄原來的主人公子糾，投降仇敵齊桓公的

管仲，甚至稱爲仁者（孔子自己不敢當仁者的名稱）呢？這實在是一部『春秋』（春秋包含尊王攘夷兩大宗旨）的大道理。因爲君臣名分固然重大，但還有比君臣名分更重大的，就是攘（驅逐）夷狄救中國這個大道理』。難道呂留良說得不對麼？那麼，凡是降滿做官言必孔子的理學家，無非是喪盡廉恥的漢奸能了。

編書——玄燁招集大批文士，編修明史，允許撰稿人報答先朝舊恩，在一定限度內替明朝皇帝說些好話。此外各依學術類別，編纂許多大部書籍，如康熙字典（四十二卷）曆象考成（四十二卷。天文曆算學）數理精蘊（五十三卷。高等算學）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類書）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三卷。做詩典故）全唐詩（九百卷）詞譜（四十卷）曲譜（十四卷）律呂正義（五卷。樂理），都是有用的著述。規模尤其巨大的書叫做『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明朱棣編『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餘卷，書已大部散亡）以後，這是最大的一部類書。

禁毀淫書——康熙五十三年上諭：『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風俗，要正人心，厚風俗，必需崇尚經學，所有小說淫詞，應嚴禁銷毀。』朝臣遵諭擬定辦法道：『凡書坊一切小說淫詞，嚴查禁絕，將板片書籍，一併盡令銷毀。違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充軍），市賣者杖、徒（徒刑）』。印刻人處流刑，著書人自然治罪更重。大概正人心厚風俗以外，主要用意還在防禁漢族義士借小說鼓吹反滿。

玄燁的懷柔政策，並不能掩蔽他的殘酷性。康熙五十年，發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南山集』記載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決文：戴名世凌遲處死，方孝標（著『滇黔紀聞』，戴名世採入『南山集』）開棺戮屍，戴方兩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處死刑流刑凡數百人。玄燁假意表示寬大，改判戴名世從寬處

斬，免凌遲，方氏族人發黑龍江充軍。

（二）雍正時代

胤禛時旗人生活益趨腐化，綠營成爲維護政權的實際力量，滿漢華夷這類名詞，更使滿洲統治者心驚魄動，掩耳不願聞，文字獄也就連年發生了。

汪景祺獄——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隨筆，中有譏刺玄燁詩，又作功臣不可爲論，同情年羹堯（遼寧北鎮縣人，立戰功　遭胤禛忌滅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認爲大逆不道，判處死刑，親屬發黑龍江充軍。

錢名世獄——四年，名世曾作詩稱頌大將軍年羹堯平西藏功德，發覺革職，發回原籍管束，並書「名教罪人」扁額，令地方官張掛名世居宅大門上。

查嗣庭獄——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維民所止」試題，被人告發，說維止二字是取雍正斬首的意思。嗣庭死獄中，胤禛令戮屍梟首示衆。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鄉會試，

謝濟世獄——五年，濟世注「大學」，譏議程朱，坐斬刑，後免死罰充當苦差。

陸生柟獄——生柟（音南）著「通鑑論」十七篇，有反對君主專制的議論，胤禛認爲罪大惡極，處斬刑。

徐駿獄——八年，翰林徐駿上奏章誤寫陛下爲狴（獄）下，又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句，胤禛認爲譏刺滿人不識字，大怒，斬徐駿。某次胤禛微服遊書市翻閱書籍，微風吹來，書葉上下翻飄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詩句，胤禛怒，殺士人。

以上都是較小的文字獄，死的人雖然冤苦，牽連却還不大。獨雍正七年呂留良曾靜一獄，政治意義特別重大，殺戮也特別慘酷。

程朱派理學家浙江人呂留良，康熙時被薦應博學弘儒科，留良誓死拒絕，薙髮爲僧，著書闡述攘夷大義，不遺餘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靜讀留良書（留良利用八股文評語作宣傳），遣弟子張熙至浙訪求全書，自此曾靜與留良弟子嚴鴻逵沈在寬深相結納。當時川陝總督岳鍾琪多立戰功，號稱名將，曾靜寫信使張熙往見岳鍾琪，陳說華夷區別不可不嚴，岳飛（鍾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爲女眞族）害死，子孫應報世仇，勸岳鍾琪舉兵反滿。鍾琪召集巡撫西琳，臬司碩色（滿人）會審張熙，熙抵死不供。後來鍾琪假稱願意起事，立誓表示誠意，張熙才說出主謀人曾靜。胤禛得鍾琪奏報，大驚。急捕曾靜與留良家族，學徒至京嚴訊。胤禛發見反滿學說的廣泛和深入，想出一種巧妙的處置法。對呂留良採嚴厲態度，剖呂留良、呂葆中（留良子）、嚴鴻逵棺戮屍梟示，滅呂氏嚴氏沈氏（沈在寬）全族，斬尊信呂氏學說的黃補庵車鼎豐等若干人，發寧古塔作奴的二十三家。對曾靜張熙採寬大態度，替曾靜假造悔罪書，編輯曾靜的口供、『歸仁說』（悔罪書）和胤禛迭次頒布的上諭（駁呂留良學說並竭力說明天下一統，滿漢一家，不得妄分中外華夷的道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給全國學校閱覽。曾靜張熙免罪釋放。

胤禛這種嚴懲首謀，勸誘悔過的方法，並不見實效。弘曆登位，收回大義覺迷錄，作爲禁書，曾靜及徒黨仍處死刑。

（三）乾隆時代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時代，造成所謂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漢族的綠營。如果反滿思想滲入綠營將士，滿洲統治就有傾覆的危險，因此弘曆對文化政策的重視，遠超玄燁胤禛兩代。

文字獄——弘曆吹求文字過失，愈益苛細，如胡中藻督學廣西，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弘曆指爲譏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遲處死。滿人鄂昌（鄂爾泰子）作詩，稱崇古爲胡兒，弘曆指爲沾染漢人習氣，勒令自殺。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數種，段昌緒圈點吳三桂叛清檄文，並處死刑。齊赤若私刻呂留良遺書，事發寸磔死。徐述夔作詩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句，弘曆指爲壺兒卽胡兒，剖述夔父子棺戮屍。沈德潛作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剖棺戮屍。全祖望作文有「爲我討賊清乾坤」句，賊字放在清字上，下獄治罪，幸得大學士某解釋免死。諸如此類，多不勝舉，說明滿洲統治者對漢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書籍——弘曆招集文士經生，大規模纂修各種書籍，如「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續通志」（六百四十卷）「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皇朝文獻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大淸會典」（一百卷）「大清律例」（四十八卷）「大淸一統志」（五百卷）「醫宗金鑑」（九十卷）以及弘曆自撰詩文集雜著，約在百種以上，連同玄燁胤禛輯纂諸書，頒示全國，藉收思想統一的功效。可是這些官書，多數無人過問，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板，准士子呈請刷印，請印的却寥寥極少，弘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賣，以廣流傳，除「康熙字典」「通鑑輯覽」「醫宗金鑑」一類常用書外，許多書仍是少人過問。

禁毀書籍——弘曆嚴令地方官吏借購求遺書名義，廣搜有關忌諱的野史詩文集，悉數銷毀（刊板）

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據兵部奏報，共毀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弘曆還不放心，五十七年，仍嚴諭進行，尤着重搜查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民間藏書，認爲督撫視作等閒事，所以不能禁絕。諸臣怕得罪，連不關重要的書也隨意焚燬。

修「四庫全書」——乾隆時代考據學派已達全盛的境界，朝廷從來崇尚的理學，漸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謂考據學派自然有它學術上的貢獻，但脫離現實社會極遠，專力論證上古三代的訓詁名物，在文字獄盛行時代，確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禍的良法。弘曆利用這種學術界新潮流，索性設立四庫（經史子集）全書館，收羅海內著名考據專家，如紀昀、陸錫熊、莊存與、任大椿、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綱、金榜、王念孫等人，參與校纂，紀昀（總纂官）戴震（編校經部）邵晉涵（編校史部）出力尤多。總計存書（合格著作正式入庫）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認爲不合格的著作僅附見書名）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編成後，儲藏文淵閣（宮中文華殿後）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熱河行宮）文溯閣（遼寧瀋陽）四處，又在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藏一部，供士人閱覽謄錄。江浙是文化發達的地方，也是反滿思想濃厚的地方，弘曆特立江浙三閣，並諭地方官吏訂立閱覽章程，獎勵借出抄錄，廣爲流傳。弘曆本意在提倡考據學（供給大量考據材料），無意中卻創立了公共圖書館制度。

弘曆自述修「四庫」宗旨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大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胥（都）於是乎繫（依靠）。」爲了適合這個宗旨，第一，審查明末遺書，凡不利滿洲統治的一律焚毀；第二，全書中有一部分違礙滿洲的，删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書中如南宋人斥金，

明初人斥元，或删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礙『世道人心』的詩文，不得列入『四庫』；第五，改古書中忌諱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敵字，虜字改鹵字（弘曆特諭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虜等字義更明顯）。

弘曆編『四庫全書』，指示任事諸臣，備極周詳，迭次頒諭說明編纂方法，凡有關君臣名分，華夷大義處，一字一句也不放過，像他那樣精力卓絕，思慮細密，確是文化史上罕有的苦心人，同時反面也顯示漢族民族意識的強固，無法可以消滅。

考據學派盛行，給滿族在民族鬥爭中一個喘息的機會。弘曆知道這止是暫時的機會，防範仍不敢寬縱。『四庫』總纂官紀昀曾從容說到江南財力困疲，應該想些救濟的辦法。弘曆大怒叱罵道：『朕看你文學還好，叫你管四庫書館，不過養一個戲子罷了，你怎敢大膽妄談國事？』

用各樣方法，迫令讀書人不談國事，這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一貫精神。

第七節　海禁與華僑

明朝因倭寇侵擾，海禁極嚴，中國商民出洋貿易，朝廷當作可疑可憎的通番奸細，制定各種防範禁阻的法令，壓抑商業的發展。由於南洋羣島諸國需要中國的商品，以及一向進行朝貢禮，不像倭寇那樣兇悍內犯，這使明朝對南洋一路海禁，事實上不得不放鬆些。由於沿海各省的人民（主要是閩粵兩省），在暴政苛斂下不能生活，認下海經商，流寓番國，不啻是唯一的活路，寧冒死罪，逃出海口，這使明朝對南洋一路海禁，事實上無法嚴密封鎖。由於嘉靖以來，歐洲貨物，流行中國，朝廷財政困難，關稅成爲重要收入，中國商人依商業的發展，下海的要求更加迫切，這使明朝對南洋一路海禁，事實上不得不

非正式開放。由於鴉片戰爭以後，東北邊關危急，朝廷需要西洋新知識的輸入，海禁失去意義，事實上明朝末年，已經是開關的國家了。

滿族入主中國，重新把海關嚴密封閉起來，也就是嚴密執行海禁政策。主要的原因是：

（一）鄭成功爲首的明朝義民，據台灣作抗滿根據地，與內地義民暗通聲氣。清朝恐慌無措，嚴厲內徙近海岸地方居民，荒棄廣大土地，企圖斷絕內地給與台灣的接濟。這是最愚拙的方法，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承認海禁政策的失敗，准許人民入海捕魚經商。依着台灣人民的不斷起義，是懼海寇的心理（滿人擅長騎射，不慣海戰），始終不敢鬆懈。

（二）明末義士流亡海外，組織南洋一帶洪門會，勢力巨大，在滿洲統治者看來，華僑是可怕的敵人。

（三）道光以前，每年地丁收入，足夠支付軍政費用，海關商稅並不重視。

（四）道光以前歲入全靠地丁，漢人棄耕地出洋謀生，無異逃避朝廷的剝削。

（五）玄燁以後，一貫排斥歐洲人來中國傳教經商，漢人出洋，難免與歐洲人有商業上宗教上各種接觸，這使朝廷感覺到華僑至少有奸細的嫌疑。

依據上列原因，漢人出洋，朝廷稱爲「自棄王化」，華僑在南洋遭受歐人屠殺，稱爲「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雍正六年福建總督蕭務奏）。因爲海禁政策不允許漢人出洋，所以華僑成爲無國籍的流浪人，給歐洲諸國在南洋經營殖民地一個意外的機會。

清朝怎樣來厲行禁海政策呢？

順治十三年，嚴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的不論官民，一律處斬，貨物入官。犯人家產，全部賞給告發人，地方文武官一律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先告發，一律處死。康熙二十三年因沿海居民怨恨，勢難抑制，不得已開放海禁，停止貿易處斬例。

康熙二十三年，定浙江沿海貿易收稅例，准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商船許用雙桅，梁頭不得過一丈八尺）捕魚（漁船用單桅，梁頭不得過一丈），預先取具連環保結，稟明州縣，領取詳細執照，船隻出入，收稅處查驗，按貨物貴賤定抽稅輕重。又定開海征稅則例，福建廣東海禁，繼續開放。

出口商船漁船，不許攜帶鎗礮等器械，如有夾帶硝磺銅鐵軍火器械樟板等物，查出照例治罪。

出販東洋南洋商船，准攜帶軍器，每船礮不得過二位，鳥鎗不得過八桿，腰刀不得過十把，弓箭不得過十副，火藥不得過三十斤。

漁船不許裝載貨物，接渡人口。

商船漁船各按海路遠近，人數多少，每人每日止准帶食米一升，多帶按偷運治罪。

康熙五十六年，因噶喇巴（爪哇首府巴達維亞）口岸多聚漢人，恐成海盜，禁止南洋往來，在外人民不許歸還中國。乾隆元年，閩督郝玉麟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後私自出洋的，永遠不准歸國，例禁前出去的，願歸國聽便（歸國後不能再出去）』。

海島不准民人漁戶居住，草屋瓦房，一律派兵巡查燒毀。已編保甲，輸納糧稅的免燒，但不准添蓋房屋。

內地民人脅騙，得領憑照往台灣，其他地方，不得帶眷口前往，並不得帶外國人回國。

沿海官兵拿獲偷渡外洋人口，十名以上，官記功一次，兵賞銀二兩，疏縱在十名以上，官罰俸一年，兵責二十板。賞罰各依次遞增。

在這些禁例中，充分說明清朝對華僑的憎惡態度，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諸國傾國力推行殖民政策，恰像南北兩極的正正相反。「沒有華僑，就沒有南洋羣島的開發」，開發的果實，却給歐洲人享受。

華僑被清朝看作化外頑民，自然更受居留地政府的輕侮和虐待，政治權利完全剝奪了。但這不能說華僑缺乏政治的才能，而是應該說中國傳統的最高政治思想，卽天下爲公思想（直到今天，所謂天下爲公還止是某些人口頭上玩弄的名詞），在一百六十年前，却由華僑羅芳伯建立蘭芳民主共和國，切實付諸實踐了。

羅芳伯，廣東嘉應州（廣東梅縣）石扇堡人，應科舉不成，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泛海至坤甸（荷屬西婆羅洲）東萬律山（華僑稱爲金山），採金兼教書爲業。芳伯結合華僑，助坤甸土酋平內亂，部下有衆三四萬人，降附的土人二十餘萬，土酋知力不敵，自願讓國。芳伯受讓，建立政府，定國號爲蘭芳大總制，東萬律爲首府。部下稱芳伯稱王，芳伯道：「賴衆人功力，僥倖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稱王自尊，是爲私不爲公了，這不是我的志願。」衆人公議尊芳伯爲大唐總長，又稱大唐客長，建元蘭芳（蘭芳元年，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

蘭芳大總制創立各種制度：

地方行政區——首府東萬律，設大廳，爲大唐總長發號令處。地方行政區分省、府、縣三級，如沙拉鬱省茅恩府昆日縣。又有副廳，如新埠頭副廳，又有裁判廳，如萬那、萬諸居、淡水港、八角亭等裁判廳。

屬國——芳伯封勇將吳元盛（嘉應州人）爲戴燕國主，轄戴燕、上候、新董等地，受大唐總長指揮。

官制——大唐總長是最高首領。受公推爲總長後，居大廳操任視事。總長下有副總長，又稱參謀，又稱軍師，駐紮沙拉鬱省。大唐總長因故去位，新任未曾推定以前，由副總長代理國務。又有瑪腰（Mayor）駐茅恩府。又有甲大（Captain）駐昆日縣，或稱把唓、邦戛等各縣城，或各裁判廳。又有老大，或稱尾哥，職掌稽查賦稅，及人口出入。

政制——高級官吏多由衆公推。法律有死刑（處置擄掠姦淫犯）、體罰或遊街示辱。軍備有軍械廠，造鎗礮武器，人民平時各習拳棒，有事抽調入伍。財政設老大督察稅收。經濟方面振興農業，擴充市場，又設蘭芳公司，開採金沙。教育方面，聘請中國儒生，立學校教授。立法方面，凡國內應興應革諸事，概由衆議取決。

禮制——國旗用純黃色長方形旗，總長用三角形黃旗，上寫帥字，其餘各官，用各色三角形旗，上寫各官姓氏。國門懸牌匾，大書『蘭芳大總制』五字。大廳規模壯麗，堂上懸金匾，寫『雄鎮華夷』四字，每字大四尺。中國人來歸，必登堂瞻拜。高級官員服裝多用長袍馬掛或漢服，兵勇服裝仍用中國綠營號掛式。

蘭芳十九年（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羅芳伯死。臨死時衆問繼位事，芳伯說：『我們飄泊海外，

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請衆兄弟推賢繼任。」衆擁護賢，芳伯薦舉江戊伯。戊伯受公推繼任。

蘭芳二十四年（一八〇〇），江戊伯告假歸中國省親，闕四伯攝位。坤甸土人聞戊伯去國，相率反叛，四伯屢戰不勝。二十八年，戊伯歸國，土人見戊伯來，不戰求降。三十六年，戊伯死，衆推宋插伯繼位。四十五年（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插伯死，衆推劉台二繼位。荷蘭向西部婆羅洲拓殖，蘭芳大總制屬地多被侵奪。四十八年，荷蘭巴達維亞政府委任劉台二為甲大，兩國訂約，劃加巴士河為界，河西屬荷，河東仍屬蘭芳大總制，條約用漢、荷、巫來由三國文字。依條約蘭芳大總制本不是荷蘭屬國，劉台二受荷人利誘，妄用荷蘭三色旗代替蘭芳大總制長方形黃旗，自願當附庸。

蘭芳六十一年，劉台二死，衆推古六伯繼位。六十六年，萬那土人叛，六伯戰敗，衆迫六伯解職。六十七年，公推謝桂芳繼位。桂芳本嘉應州武生，頗有才識，劉台二曾介紹繼位，民衆不肯接受。六伯解職，才推舉桂芳，任職八月，病死。六十八年，衆推葉騰輝繼位。騰輝業商，受推後仍居店中，不到大廳辦事，蘭芳大總制國土日削，政事多廢，形勢比劉台二時更壞。

蘭芳七十年，衆推劉鼎為大唐總長。劉鼎又名劉乾興，繼位後擅改七十年為乾興元年（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劉鼎不住大廳，國事敗壞不堪。乾興二年，荷人放逐劉鼎，奪取劉台二所訂條約，委劉鼎為甲大。五年，鹿邑大港公司發動義軍與荷人戰大捷，克復邦戛（劉鼎放逐所在地）。七年，劉鼎率兵助荷人擊敗大港公司，擒義軍首領獻荷蘭，劉鼎與婿葉汀凡都是漢奸，擊敗大港公司後，知本國民衆不能再起反抗，竟與荷蘭訂密約，割讓全國土地（密約訂定劉鼎生前保有東萬律大廳地界，死後讓給

荷蘭），收受賄賂，悉入私囊。蘭芳大總制國民，不知道已被劉鼎出賣，仍讓劉鼎任總長職。

劉鼎爲履行割地密約，乾興二十八年，假意退位，設法使子劉亮官繼任。三十三年，劉亮官死，劉鼎復職。國民怨亮官任內喪失河東土地；不知劉鼎有賣國密約的訂立。三十九年（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劉鼎死，荷官加撻據密約奪取東萬律，折斷大廳前桅桿，撕破蘭芳大總制國旗，迫劉鼎家屬交出蘭芳大總制歷代印信，下令不得再舉總長。當時民心大憤，義士梁路義率衆與荷軍戰，連年獲勝，殺荷人無數。荷人賄買漢奸劉恩官（劉鼎子）、葉汀凡、鄭正官、吳桂三等破壞義軍，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梁路義因軍火不繼，衆寡不敵，戰敗逃往吉隆坡，蘭芳大總制亡。

加撻進兵奪東萬律，經過華人猛烈的反抗，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怕中國政府出面交涉，故意革加撻官職，作委過準備。後見中國政府全不過問，才將蘭芳大總制舊屬各地，劃歸坤甸土酋版圖。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荷蘭正式宣布歸併爲荷蘭屬地。

蘭芳大總制立國凡一百零八年。

羅芳伯建立民主共和國，正與北美反英民衆建立亞美利加合衆國同時，這眞是人類歷史上光榮的一年。由於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才產生北美合衆國，資本主義在蘭芳大總制，止是微弱的萌芽，封建主義却占了統治的地位。所謂『賢』，不出嘉應州同鄉人的範圍，所謂衆議，並沒有國會的制度。政治重人不重法，憑道德不憑責任，劉台二劉鼎相繼賣國，民衆蒙昧不知，更無法制止。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北美合衆國，在那時候，一定有它發展的前途；原始公社制度的殘餘（堯典），混合封建思想產生的蘭芳大總制，一定趨向衰落的末路。同時產生的兩個民主共和國，一興一亡，原因就在這

裏。

第八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

少數的滿洲人統治廣大的漢族，戰戰兢兢，止怕漢人有機可乘，起來推翻自己的政權。因此「興一利卽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玄燁說）成爲朝廷至高無上的政治思想。這就是說，清朝採取消極的，保守的，防禦性的，反對進步的維持現狀政策，一切可能撼動封建制度的新趨勢，不惜竭全力與以阻止。在經濟方面，著重地主利益的鞏固（永不加賦），明末逐漸發育起來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被閉關政策所摧殘，以致奄奄無生氣了。

（一）土地

全國田地分民田、官莊、官田、屯田四大類。

民田——佔耕種地面極大部份，種類約有二十餘項。最多的是民賦田（民間私產，准許自由買賣轉移的賦稅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領田地，清朝給與原承佃人，作爲世業，稱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省蘇州松江兩府，浙江省嘉興湖州兩府的官田（事實上明季已轉成民田，清朝承認業主所有權作爲民田，賦稅仍照舊額徵收）。民田中產物豐富，首推海邊斥鹵地（沙地），如果氣候適時，種稻每畝可收五六石或四五石，玄燁胤禛弘曆三朝，注意江浙沿海隄塘的修築，開發海邊農利，超越前代。從來號稱最膏腴的江南水田，農夫終年勞苦，每畝收稻多或二三石，少或一二石，不如海稻功半利倍，這是清朝新發展的富源。江南田價，順治初年良田每畝不過銀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雍正

年間迴跌至順治初年穀價。乾隆初期田價漸漲，每畝七八兩至十餘兩、二十餘兩，嘉慶時代漲至五十餘兩。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米價康熙時代通常每升七文。康熙四十六年大旱，每升漲至二十四文。雍正及乾隆初年，每升十餘文。乾隆二十年蟲災，每升漲至三十五六文，窮民餓死無數；後來米價落至十四五文。五十年以後至嘉慶時代，常價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間。人口增殖是田價米價上升的重要原因。別一原因是順治雍正兩朝追糧極嚴，秦松齡（順治時翰林）欠田賦銀三分，葉方藹（探花）欠田賦銀絲毫，都被革官。順治十八年江南大小紳士因欠糧革退一萬四千餘人，地主失去非法利益，田價跌落。乾嘉時代江南紳士侵佔田賦幾逮賦額的半數，利益既大，田價上升，土地兼并也隨着劇烈起來（乾隆時江南進士鄭燮說，希望得田一百畝，又說，世上大富人有田數百頃，足見江南大地主佔田比元明兩朝要小些）。

官莊——滿人入關，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總稱官莊，依性質可分四類：（1）皇室莊田，又稱內務府官莊，（2）宗室莊田，（3）八旗莊田（駐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縣），（4）駐防莊田（各地駐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論貴賤都不耕種，田地招漢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學田、籍田（皇帝親耕地）、祭田（賜聖賢後裔，供祭祀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圖後，裁綠營兵屯田，每二兵給牛一頭，農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餘萬畝，烏魯木齊（迪化縣）一處多至十萬三千餘畝。

（二）田地總數

（1）民田

順治二年	四、〇五六、九〇五頃
順治十八年	五、四九三、五七六頃
康熙二十四年	六、〇七八、四三〇頃
雍正二年	六、八三七、九一四頃
乾隆十八年	七、〇八一、一四二頃
乾隆三十一年	七、四一四、四九五頃
嘉慶十七年	七、九一五、二五一頃
道光十三年	七、三七五、一二九頃

依據這些數字，推想田地增減一般的情況，可以說明清朝最重要的農業生產，並沒有超過明朝（崇禎時代有田七、八三七、五二四頃，比嘉慶止少七八萬頃，疆域却遠比清朝狹小），封建經濟在停滯狀態中，顯然可見了。

（２）滿人所占田地

皇室莊田——一三、二七二頃（共五四五莊）

宗室莊田——二三、三三八頃

八旗莊田——一三一、九一七頃

駐防莊田——多在東三省境。

滿人占地不多，却都做了大小地主，東三省本是禁地，不許漢人開墾，由於滿人不善耕種或需要佃

戶代耕，乾隆以後，開始默認漢人出關開墾的權利。

（三）農民生活

由於清朝採用『丁隨地派』制度，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以前那樣優厚，因之土地兼併也不像明以前那樣劇烈，大地主減少（皇帝及貴族莊田比明朝小得多，可以例推其餘），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極大的增加（子孫分產，也是一個原因）了。清朝賦稅比較輕微，人民又免差徭的煩擾，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農民，得保守一小塊耕地，安心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順治十年遼東招募墾民，每戶給牛一隻（牛價不詳。按乾隆四十六年新疆屯田每二兵給牛一隻，價銀十兩五錢三釐七毫），犂等農具一副價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內地農具價與僱工價比遼東荒遠地方，當更低廉，這也是維持小農生產的一個原因。

道光末年，英人米特切爾調查中國農村生活，寫了下列幾段報告：

中國人的生活如此儉樸，如此守舊，以致他們穿着他們祖先穿過的衣服，就是說他們所用的止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其餘概不需要，無論向他們出賣的某種商品多麽便宜。每個中國勞動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換新衣，而且這套衣服，雖做極粗糙的工作也能經穿三年。因此，這種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們輸到中國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兩倍。換句話說，這種材料要比我們可以運到中國去賺錢的最重的厚布還要重兩倍。

收穫完結的時候，各農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紡紗織布。這種家庭製造的，重笨而結實的，能夠經受兩三年內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國人就用來縫製自己的衣服，而把剩餘的土布拿到

附近城市去出賣，城市商販就購買這種剩餘土布去供給城市居民及內河船夫底需要。世界各國中，也許止是在中國可以看到每個富裕的農家都有一架織車，這是值得注意的。止有富裕的中國人，才一定要把一切紡織程序做到底。中國人不僅要梳理棉花和紡成棉紗，而且還要自己的妻女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織成布匹。

例如福建的農民不僅僅是一個農民，他又是種田人，又是小手工業者。他生產布匹簡直是不費分文的（如果原料底價值不算在內），他在自己農莊屋子裏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織成布匹。這種土布底織成，不費特別的勞動，也不費特別的時間。在田苗未熟的時候，在收穫完結以後，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時候，他就使農莊的工人紡紗織布。總之，一年當中止要有一些空閒的時候，這個家庭勤勞底模範人物便從事生產什麼有益的東西。

英人額爾金爵士週遊揚子江上流地方，所看到的農民狀況，他寫道：

>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不得不這樣推想，即一般講來，中國鄉村居民是過着足衣足食的生活，滿意於自己的命運。我曾用各種方法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些關於他們田地面積，擁有性質，納稅多寡以及諸如此類的可靠材料。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往往擁有一塊極小的，完全私有的（不受皇上支配的）土地，他們每年不得不負担一些不很繁重的負担，這些優點再加上他們的勤儉，就完全滿足他們那種儉樸的衣食上的需要。

這種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結合的農民生活，按本質說，自然是落後的，非文明人方式的窮苦生活，可是由於中國統治階級的昏愚貪暴，鴉片戰爭以來，引導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在特殊

條件下，這種落後的非文明的窮苦生活，固然起着頑強抵抗資本主義商品侵略的巨大作用，但中國人民在統治階級壓迫下，永遠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淪爲殖民地奴隸不可，因而止有擺脫統治階級的壓迫，才能眞正改善生活，得到人類應得的待遇。

（四）地丁

田賦與差徭是人民兩個重大負担，差徭害民尤甚。多爾袞入關，首採范文程建議，照萬歷定額徵收錢糧，盡廢天啓崇禎各種加派。又採用一條鞭法（人民納一定賦稅後，所有運輸雜役等費由官自辦，民不預聞），免去雜徭。這些措置，對明末窮困勞苦的人民確是一種寬政。康熙五十年，規定『以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從此丁銀（人頭稅）有定額（用康熙五十年丁口稅作爲定額），廣東開始將丁銀隨地畝攤徵，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釐四毫不等。雍正時推行各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通常在一二錢間。歷代相沿的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併爲『地丁』一種賦稅，無田人民得免納丁稅，有田人民，攤派並不過分苛重，清朝賦稅制度比前代優良，是不容否認的。

地丁是國家歲收的大宗，順治時代約有二千萬兩左右，康雍時代增至二千五六百萬兩，乾隆至清末，約在三千萬兩左右。乾嘉以後，歲收總數約四千三四百萬兩，地丁占三千萬兩，有土地人負擔國用四分之三稍弱，兼幷比較和緩的原因在此。

（五）人口

丁稅攤入田賦，人民免徭役的煩擾，無須隱匿戶口，官府對新增人丁無利可圖，也就不再追究戶口實數，清朝紙面上的戶口數，因此超越了過去任何時代。

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順治十八年止增三百五十五萬餘口。玄燁知道地方官編查不實，特下諭聲明永不加徵丁銀，令具報人丁實數。六十年，全國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零九口。十年間僅增四十六萬餘口。雍正元年以後，各省丁銀攤入地糧內徵收，又令各省賤民如山西等省樂戶、浙江惰民、安徽伴儅、世僕、江蘇丐戶、廣東蜑戶，一律編入保甲，作爲良民，可是戶口增加依然極微，雍正八年，僅二千五百四十八萬八十人口。人民和官府都不願朝廷確知戶口實數，免遭加徵錢糧的危險，足見玄燁胤禛號稱清朝最好的皇帝，對人民甚至對官吏並沒有什麼信用（玄燁斥責官吏不肯實報）。乾隆五年戶部奏稱：「每歲造報民數，未免煩擾，請按保甲（官府每歲發給每戶門牌一張，上寫家長姓名職業，附註丁男名數，不記婦女。十戶爲牌，立牌長，十牌爲甲，立甲長，十甲爲保，立保長）册籍申報。」從此官吏得任意報數，戶口激增，列簡表如下：

乾隆六年	一四三、四一〇、五五九名口
乾隆二十七年	二〇〇、四七二、四六一名口
乾隆五十五年	三〇一、四八七、一一五名口
乾隆六十年	二九六、九六八、九六八名口
嘉慶八年	三〇二、二五〇、六七三名口
道光元年	三五五、五四〇、二五八名口
道光十五年	四〇一、七六七、〇五三名口
道光二十一年	四一三、四五七、三一一名口

康雍至道光一百年間，人口增至十餘倍，誇張虛報，實不能免，所謂四萬萬止是一個概况罷了。

（六）商業

清朝皇帝自福臨至旻寧除弘曆性喜奢靡，浪費無度，其他大抵生活素樸，不甚鋪張。玄燁自稱皇宮費用，三十六年支出總數，不及明朝宮中一年所用的數目，旻寧時內務府（掌宮內經費）每歲支出不過二十餘萬兩。歷史上皇帝多半是最大消費者，在清朝旻寧以前，奢風還不算嚴重。

清帝以外，整個統治階級無不生活腐化。旗人上自貴族（如紅樓夢所描寫），下至兵丁（不事生產，領餉銀供浪費），全是社會的蠹蟲。文武官吏貪污成風，止有雍正時代似乎略知畏懼，其餘各朝，吏治從沒有澄清過。出征的武官，治河的員工，尤其豪侈，揮金如土。地主如懷柔（河北懷柔縣）郝氏；弘曆曾到他家裏暫駐，供應膳食，一天費用十餘萬兩。地主是封建政權的基石，廣布在各地，他們平時生活，可以推想。富商如北京祝氏（米商）、查氏、盛氏，屋宇多至千餘間，園亭壯麗，遊觀十天還不能完畢。紳士如泰興（江蘇泰興縣）季滄葦，住宅僱守衞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賞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婢女每人裝飾值銀千兩，早晨要飲人參龍眼等湯。某次晒毛衣，紫貂、青狐、銀鼠、金豹、猞猁猻一類貴重皮貨，遭霉氣脫毛積地，厚三四寸，季滄葦毫不愛惜。這許多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們都需要充分的消費品，促成城市商業的發展。

佔人口極大多數的鄉村農民，他們需要生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如農具鹽油粮食布匹箕帚薪炭魚蝦蔬果等物，在鄉村市集，互相交換。各村鎮，多有常設的商店，可是主要商品交易仍在市集中進行。農村的生產物經市集輸入都市，都市的商品經市集散入農村，市集商業從個別看，是零星的雜貨小買賣，

從整體看，却在商業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清朝商稅非常輕微。順治元年，定買入牲畜，每銀一兩，收稅三分。四年，定買田地房屋，每兩收稅三分。康熙三年，定當舖每年收稅銀五兩，大興宛平（京師）大行店舖稅同當舖。十五年，定京城行舖稅例，上等每年五兩，中等二兩五錢。十六年，定各省契稅，大縣最高額六百兩，小縣三十兩。乾隆時太平關（在廣東）稅額，珍珠每斤僅收課銀二錢，玉器收課銀四分，玉每斤收課銀一分七釐，哆囉、嗶嘰、蜜蠟、琥珀每百斤各收課銀一二兩，香楠黃楊每百斤收課銀一分至五分。商稅中最大宗的關稅，道光時代，每年收入不過四五百萬兩（比較地丁，約得六分之一），清朝關稅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點五計算，每年過關商貨，約當值銀六七千萬兩。「會館」「公所」「行」「幫」等商人基爾特組織，在社會經濟方面，占有很大的勢力。

鴉片戰爭以前，海關止江海、閩海、浙海、粵海四處，其餘全是內地常關，看下表，可知國際貿易止占國內貿易的極小部份。

京師——崇文門、左翼、右翼、通州	一三四、八一五兩
直隸——天津、張家口、山海關、龍泉關、紫荊關、獨石口、蟠桃口、古北口	一四三、六八八兩
盛京——奉天關、湖納湖河、輝發莫欽、由都訥、中江關	二四、一一九兩
山東——臨清關、東海關	四三、二〇五兩
山西——殺虎口、歸化城	一六、九一九兩
江蘇——江海關、滸墅關、淮安關、揚州關、西新關	一、二二九、七二一兩

安徽——鳳陽關、蕪湖關　六〇四、七四五兩
江西——九江關、贛　關　四四四、九一六兩
福建——閩海關　三三七、八一三兩
浙江——浙海關、北新關　三〇四、二一六兩
湖北——武昌關、荆　關　九五、五八四兩
湖南——辰　關　一六、四二二兩
四川——夔　關、打箭鑪　一八二、七八九兩
廣東——粵海關、太平關、北海關　六五二、四八五兩
廣西——梧　廠、潯　廠　一〇八、八一九兩

合計四百三十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兩（乾隆時代據雍正十三年徵收數規定各關正額）。

廣東是唯一的國際貿易口岸，連海關常關在內，稅收止得江蘇的半數。道光時代粵海關定額已增至八十九萬九千零六十四兩，道光二十五年（鴉片戰爭後）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六十四兩，幾乎占全國關稅（五百二十三萬兩）的半數了。

閉關時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揚州鹽商和山西票號。

鹽商——淸朝銷售官鹽，通行官督商銷制。官給商人引票（販鹽特許證。引鹽出賣有特定地區，票鹽得通行各地），商人據引買鹽，運到引地（專賣區域）出賣。鹽商與官吏勾結，通同作弊，剝削人民，獲取額外的大利。乾隆時代，淮商（揚州鹽商）報效（獻給皇帝）動輒數百萬兩，弘曆賞給官銜，

常作報酬，凡較大鹽商無一不是朝廷命官，鹽商實際就是管鹽的官吏。

票號——山西人善於經商，足跡遍全國。凡駐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號也隨着設立。票號辦理匯兌、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錢糧、收捐稅等業務。營業的主要主顧，就是官員。滿漢官員或候補或升調，需要運動費、路費、上任費等由票號借墊，到任後，票號派人監督財政（所謂賬房師爺），歸還欠款本利，多餘的贓款，票號代爲匯兌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敗，票號營業愈發達，清朝滅亡，票號也就破產。

商業資本家最豪富的鹽商和票號都是依靠政府才能獲利，所以止能起維持封建統治的作用。

（七）工業

與小農業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以及鄉村中單獨經營的手工業者，在全國範圍內是普遍地存在着。他們不需要較大的市場，也就不可能達到手工工場的分工。他們生產結構的簡單，使中國社會長期保持舊面貌，不發生變化。

在大都市的工業，尤其是某些官營工業，分工卻相當細密，規模也相當宏大了。

窰業——窰業中心地的景德鎮，明末曾遭破壞，康熙時代逐漸修復。康熙十七年，派遣內務府官員，駐御器廠督造各式磁器，非常精美。新創一種「素三彩」磁器，尤稱名貴。傳至同治時代，製品名目還有五十餘種。每一磁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經過許多勞力的協作，通常要經過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鑄錢業——京師有寶泉局，每一卯（期）用滇銅五萬一千四百二十八斤九兩一錢四分，用白鉛四萬

二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黑鉛六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點錫二千五十七斤二兩二錢八分，鑄錢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串（一千），除工價外得錢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每爐設爐頭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專門技術）：（1）看火匠（2）翻沙匠（3）刷灰匠（4）雜作匠（5）對邊匠（6）滾邊匠（7）磨錢匠（8）洗眼匠。各匠工資按月支給。

印刷業——玄燁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成書。乾隆初年毀銅字鑄錢。弘曆修『四庫全書』成，刻木字二十五萬個，改稱活字版爲聚珍版，印全書中『應刻』的書籍。

私家經營工程最大的要算四川自流井的製鹽業。鹽井深度約在二三千英尺左右。鑿井工作，往往費時三年、六年甚至十年不等，最高紀錄，竟有七十年才完成的。一井開鑿費用，說不定要數十萬兩。這樣巨大的投資，當然不是手工業小的經營所能辦到。一井作業活動，通常需要四五個勞動者，和大約同數的牲畜（牲畜多是水牛），在這種作業活動中，進行下列各種分工：卽趕牲畜的，汲鹽水的，煎鹽的。煎鹽場內有鍋數十口或百口以上，一二十以上的勞動者在場晝夜工作，煮鹽多用火井的天然煤氣，不足時用石炭補充。

紡織業在長江流域最發達，四川的蜀錦，江蘇浙江的綢緞，銷行全國。紡織業較次的廣東地方，道光時代，附近有二千五百紡織工場，工人約五萬，平均一工場約二十人。廣州附近一製茶場，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這種工場部分的使用機械，並且進行不完全的分業，可以說，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至少在廣東地方已經發生了。

（八）礦業

明朝礦稅害民，淸矯明弊，一切禁止開採，臣下進言礦利，多被朝廷斥責。可是利源所在，事實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開採銅鉛稅例，官取十分之二，其餘八分聽礦商發賣。嗣後礦業漸興，據『大淸會典』所載，廣西雲南貴州有黃金、銀、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山西四川廣東有銅錫鉛鐵等礦，湖南有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各礦稅例或官抽稅二分，官買四分，礦商得四分，或官抽稅一分，官買九分，或官抽稅三成，餘聽商自賣，或官發工本，招商承辦，或完全官辦。金銀礦抽稅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

開礦必需官府查明無礙民田房屋墳墓，才得開採。墳墓有關風水，好風水的墳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開礦以及鴉片戰後各種生利新事業，凡有礙風水的，士大夫反對不遺餘力，頑強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

官府管理礦場，非常嚴格，每天所採礦砂，挨次堆積，塡入流水簿，如某日煎煉某堆某日礦砂若干斤，爐頭報明官商，督同煎煉，分別銅鉛金銀，分記塊數斤兩，註册登塡串票。所有礦山，止限連山處許一商兼採，隔遠不相連的礦山，每山止許一商承辦，藉便管束工丁，免生糾紛。資本較小商人，得合股經營。礦商請求開採，先得繳出銀二千或三千兩，存礦山所在州縣官庫，陸續支領。礦脈微薄，不容商人包採的小礦，准附近人民呈請開採，照例納稅。

廣西礦山最多，商人尋寸草不生的童山，探找砂路（礦脈），砂路有『石夾』『夾石』兩種。石夾礦砂，石少砂多，稱爲石夾，又稱正引（正脈）。礦砂夾石，砂少石多，稱爲夾石，不是正引。砂路必需寬廣五六寸至一尺，才有旺盛的希望，如止寸許或不及一寸，便是不中開的小礦。砂白色是銀礦（脈），

綠色是銅礦，黑色是鉛礦。雖然礦名各異，其實一礦所產，五金都有，要煎煉後分別貴賤。大抵金佔千分之一，銀百分之一，銅十分之一，其餘是鉛鐵錫。廣西共有數十廠，每一廠有鑿工、挖工、隧工、洗工、煉工、搬運工、管事人、料閑人，不下萬人，合數十廠便有數十萬人。

雲南產銅，有礦廠四五十處。煉銅的爐罩（罩是爐的別名）有各種名色，煎紫板用美人爐，蟹殼用紗帽爐，鍛銅用太極爐，銅夾銀用推爐，鉛夾銀用蜈蚣罩，黑銅用蝦蟆罩。工人大致分鍊手砂丁兩種，看爐罩名目如此繁多，分工似乎也不止兩種。

（九）貨幣

明朝中期白銀正式作爲貨幣。清朝錢銀兼用，銅錢行用尤廣。京師設寶泉寶源二局，外省各設鑄局，製造制錢。順治錢每文重一錢，每十錢準銀一分，二年改定每文重一錢二分，按七文準銀一分計算。四年，改定十文準銀一分，八年，改定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仍照舊例每百文準銀一錢。十四年，改定每文重一錢四分。玄燁以後，各朝制錢重量不外一錢、一錢二分、一錢四分三種，隨時增減，保持一千文準銀一兩的價格。乾隆五年，鑄青銅錢（紅銅、白鉛、黑鉛加點錫成青銅）。青銅鎔化後，不能再造器物，奸商無法私毀求利，二三千年來沿用的黃錢從此改爲青錢。

銀兩通行紋銀。各地用銀名色不一，有元絲（江浙通用）、鹽撒（兩湖江西）、西鏪、水絲（山西）、土鏪、柳鏪、茴香（四川）、元鏪（陝甘）、北流（廣西）、石鏪、茶花（雲南）、青絲、白絲、單傾、雙傾、方鏪、長鏪等名目，成色高低，分兩輕重各不相同。福建廣東通行洋錢（有花邊銀番銀等名目），大受中國官商喜愛。嘉慶時江西江蘇浙江也流行洋錢，據道光十九年上諭，黃河以南各省無不通用，完

納錢粮，市場交易全用洋錢。洋商用低色銀圓換取中國十足紋銀，成爲政府焦慮的問題。

金銀錢三種比價，康熙初年，黃金一兩換銀十餘兩，乾隆中年，金貴至二十餘換，嘉慶時代總在十八九至二十換間。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晚年增至八九百文，嘉慶初年銀價驟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道光末年，每兩換錢二千文。洋錢盛行以後，銀價跌落，錢價跌落尤甚（嘉慶元年白銀每錢換一百三十文，洋錢每個換錢一千一百三十餘文，洋錢重七錢二分，却換純銀約八錢五分）。

（十）國家收支

嘉道以前，歷朝每歲收支總數，變動不大。收入數大致如下：

（1）地丁　約三千萬兩

（2）耗羡　約四百六十萬兩（正賦外額外徵取）

（3）漕粮　約四百萬石（分正粮雜粮兩種，正粮徵米，雜粮徵豆麥蕎麻等）

（4）漕項　約二百萬兩（漕粮外加徵）

（5）租課　約二十六萬兩

（6）鹽課　約七百五十萬兩

（7）關稅　約四百萬兩

（8）茶課　約七萬兩

右總數（除漕粮）共約四千八百餘萬兩。

支出數大致如下：

中央經費

（1）王公百官俸　約九十三萬兩

（2）兵餉　約六百萬兩

（3）盛京熱河官兵俸餉　約一百四十萬兩

（4）其他政費　約一百十餘萬兩

右總數共約九百五十四萬餘兩

地方經費

（1）官俸　約四百二十萬兩

（2）公費　約二十萬兩

（3）紅白事例　約四十萬兩（慶典喪祭）

（4）兵餉　約一千五百萬兩

（5）修繕　約四百萬兩

（6）其餘雜項　約一百萬兩

右總數共約二千五百萬兩

中央地方合計約三千五百萬兩

道光以前，歷朝收支每年都有盈餘，這說明清朝統治，基礎確甚鞏固。它唯一願望是維持現狀，歐

洲資本主義的侵入，却使鞏固的基礎發生動搖。強烈要求閉關與強烈要求開關兩大力量的衝突，萬無避免的可能了。

第九節　鴉片戰爭前的國際貿易

清朝皇帝要在漢人面前保持自己至高無上的威嚴，不願意承認中國以外還有同等的國家，皇帝以外還有同樣的帝王。清人修明史外國傳，斥稱瑪竇『萬國全圖』說天下有五大洲爲『荒渺莫考』。『萬國全圖』、『職方外紀』（艾如略著）等書，在清朝都成爲冷書，不爲士大夫所稱道。一般人心目中以爲天下止有一個大清天朝和一個大清皇帝，其餘都卑微不足道。

陸上鄰國俄羅斯（帝俄）經三次訂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市約），彼此還算相安無事。清朝最厭惡的是海路來的西洋邪教和西洋商船。

『欽定刑部處分則例』西洋邪教條有下列的規定：

西洋人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誘惑內地民人，轉相傳習，誦經開講。如州縣官能拿獲首犯並過半數教徒，免罪。如不查拿，州縣官降兩級調用，府州官降一級留任，道員罰俸一年，兩司（布政司按察司）罰俸九個月，督撫罰俸六個月。如州縣諱匿不報，照諱盜例革職，該管上司均(都)照屬員諱盜例分別處罰。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在境潛住，但並未傳佈邪教，降一級調用，府州罰俸一年，道員罰俸六個月。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並未逗留，降一級留任，府州官罰俸六個月。

一個地方發現西洋人，全省官員受處分，西洋教士在這樣嚴厲的防禦下，傳教幾乎是不可能了。

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同樣嚴厲，明朝人唐順之說，市舶（外國商船）的利害，好比開礦：上策是封閉礦洞，驅逐礦徒；中策是國家管理礦山，獨擅利益；下策是不閉不開，讓奸人擅利。清朝對外國貿易，主觀上是採取唐順之的上策，事實上却做了唐順之的下策。奸官們勾結洋商，辟開海關，老朽的中國，好比緊密封閉在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朝與外界新鮮空氣接觸，不可避免的要腐爛，腐爛的媒介物，正是這些原已腐爛不堪的奸官們。

清朝限制洋商的辦法，略舉如下。

西洋人附居廣東澳門，大小船不准超過二十五隻，由地方官編列號數，刊刻印烙，各給驗票一張，將船戶舵工水手及船主姓名逐一塡註票內。如舊船朽壞不堪修補，必需添置，應報明地方官查驗明白，申報總督巡撫，准其補造，仍用原編字號。船隻出入海口，不許偷載中國人出去，也不許夾帶西洋人進來。文武官如徇情疏縱，查出革職。

洋船出口，除煮飯鍋外，不許載鐵鍋出洋。查出照攜載廢鐵出洋例治罪。

外夷商船通市貿易定有界限，如越界在內地起卸貨物，該省督撫及該關監督准令起卸並開船回國，查出降二級留任。

外夷船隻遭風漂至內洋，該管督撫如不奏聞並不派專員前往管束，罰俸九個月。

以上所舉，只是嚴格限制外商的一些例證，實際行施的（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種辦法，還非常苛雜。原來清朝是異民族統治中國，它深怕外國人會助長很大部分中國人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因此禁止外國人經由其他一切交通道路與中國人發生來往，止讓他們經過與北京及與產茶區域相隔

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的商業止限於與澳門商人發生往來，政府給澳門商人專門與外國人通商的特權，以便用這種方法來使其餘的人民不與可恨的外國人發生任何來往。這是清朝主觀的願望、事實上並不能阻止西洋商品暴風雨般的侵襲，也不能阻止奸官們貪飽私囊，暗中通融勾結。緊閉的關門，鴉片戰前早成半開的破門了。

（一）比英吉利先到中國通商的歐洲國家

葡萄牙——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葡萄牙人來中國。次年，葡萄牙東印度總督（駐馬剌加）派使到北京，謁見明帝。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明官納賄，准葡人借住澳門。土地所有權仍屬中國。地租原定每年一千兩，到香山縣完納，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五年，減至六百兩；後再減一百兩。中國商人與澳商交易，止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收稅官吏訛詐勒索，獲利極巨，官員們認是最優的肥缺，鑽營異常劇烈。

葡萄牙認澳門是殖民地，屢向中國政府要求澳門管轄權，中國政府認澳門止是暫准各外國商人居住的地方，土地所有權並不放棄（光緒十三年才正式承認葡人在澳門永久居住權）。葡人東方商業漸就衰微，澳門因是各外國對中國通商的唯一根據地，商業却益趨繁盛。

西班牙——明萬曆三年（一五七五）西班牙人自馬尼拉（菲律濱首府）來中國。中國商人（多福州泉州廈門人）與菲律濱往來通商，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西班牙人屠殺華僑二萬餘人，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又屠殺華僑三萬數千人。這樣殘暴無人性的西班牙人，明清兩朝從不留意分辨，仍與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同稱佛郎機人，照常貿易。中國政府仇視華僑，連最小的同情心也是沒有的，更說不

得所謂保護了。

嘉慶八年（一八〇三）西班牙人傳來種牛痘法，這算是西班牙對華通商的一種功績。

荷蘭——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荷蘭商船自爪哇來澳門，被阻退去。天啓二年（一六二二）荷船十五艘攻澳門不克，轉攻澎湖島又不克，次年，佔領台灣。順治十年（一六五六），謀到廣東通商，被葡人阻止。十二年，派大使到北京進貢，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禮，尊中國爲天朝，自認爲藩屬，清帝許荷蘭通商。十五年（一六六一），鄭成功入台灣，驅荷蘭人歸爪哇。

（二）清英間通商交涉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英船到澳門，被葡人及地方官阻止，不許通商。康熙二十四年，英商得東印度公司的助力，在廣州設一商館，正式向中國通商。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王喬治二世派特使馬加特尼到熱河行宮謁見弘曆。清朝定要英使行跪拜禮，自認藩屬國的地位。馬加特尼止允行英國式屈一膝吻皇帝手禮，清朝要求免吻手，加屈一膝。往返交涉的結果，據馬加特尼的記載，說屈了一膝，據清朝的記載，說屈了兩膝，屈膝成爲這次交涉的主要事件。英國提出的：（1）許英國商人在舟山寧波天津諸港通商；（2）舟山附近設一租界；（3）派公使駐北京；（4）澳門廣州間廢止通行稅等條件，止獲得弘曆傲慢的答復：

咨（告）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文化，特遣使恭齎（音寄。攜帶）表章（奏章），航海來廷（朝），叩祝萬壽。朕披閱表文，詞意誠懇，具見國王恭順之誠，深爲嘉許。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人居住天朝（北京）照管爾國買賣一節，與天朝體制（制度）不合，斷不可行。……特此勅諭。

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在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所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使）得日用有資（物），並沾餘潤……特此再諭。

馬加特尼在半歡迎半驅逐狀態下，毫無所得回國去了。

（三）外國商人在廣州的待遇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廣東官吏訂立合同，英商得在廣州自由通商，並得若干商業上的便利。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廣東商人組織一種機關，稱爲公行，業務是規定出口貨的價格，保證賣貨人的利益。經外商提出抗議，公行暫時停止。

清朝指定廣州是唯一的外國通商口岸，其他口岸偶來商船，抽稅極重，驅使歸向廣州。廣州官吏（上自總督，下至稅吏）抽各種合法與不合法的商稅以後，又勒索賄賂，毫無限止，外商屢求減輕，甚至提出停市作要挾，清官吏有恃無恐，全不理會，外商止好忍受貪官的虐待。

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公行又正式成立。三十六年，公行大半破產，政府下令解散，並令償還欠東印度公司債務銀約十萬兩。當時廣東借債利率，通常月利五分，暫借二分或三分，有確實担保品的的借款，月利一分。英商由印度運來大量銀錢，貸與廣東商人，積累至四十七年（一七八二），華商欠英商三百八十萬先令。政府認爲事態重大，令華商從速清償債務，禁止再借外債，並設立一種介在官府與英商中間的經理機關，名稱仍是公行。

公行數凡十三，有約束外國商人，傳達官府命令，代官吏勒索賄賂等權利。公行設有商館，外國商

人在廣州必需居住館中，凡僱用司賬員、僕役、廚夫、船夫等，全由公行經手紹介，不得自由行動。

廣州苛待外國商人，可看下列幾條規定：

（1）外國婦人不得居住商館；（2）不得用中國僕婦；（3）不准坐轎，必需步行；（4）不得乘船遊行江上，更不得遊行街市，每月止許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入花園遊玩，但必帶同繙譯，繙譯負責監視僱主的行爲；（5）不得直接向官府進稟，凡各種請願，必需由公行代稟；（6）所有住商館外人，必需受公行管束，不得隨意出入，購買貨物，由公行代辦；（7）通商時期已過，禁止在廣州居住，應載貨歸國或往澳門。

外國商人忍受中國官吏無情的榨取和無理的待遇，百折不回，定要開闢中國市場。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停泊黃埔（公行商館所在地，外商止許到黃埔，不准入廣州城）的商船，計英船九艘，荷船四艘，美船二艘，丹麥船一艘，瑞典船二艘，共十八艘。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船五艘，法船一艘，丹麥船一艘，葡船三艘，共八十六艘。英國對華輸入品，二分之一以上是鴉片，四分之一是印度棉花，中國對英輸出品，茶葉占五分之三，絲占五分之一，棉織物也輸出不少，促成廣州附近棉織工場的發達。

（四）英國與廣東地方官的交涉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英國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商業特權，決計與中國直接通商。先一年，英王派遣拿皮樓爲駐華商務監督，大衛爲副監督，魯濱孫爲第三監督，來中國管理並發展英國商務。十四年七月，拿皮樓等到澳門，改乘商船到廣州，送公函給廣東總督盧坤，說明自己受英王命令，來華辦理英

國商務，要求與總督會面。總督不認拿皮樓有平等地位，拒收公函，令照舊例具稟由公行代呈。

拿皮樓與盧坤間，因公文程式大起糾紛，公行被官府逼令設法驅夷酋（拿皮樓）離廣州，公行無法應付，倡議停止商務，凡英商貨物，一概拒絕運載。九月，總督斥責拿皮樓愚鈍頑迷，不遵中國法律，下令停止英國通商，所有契約，一概無效，商館僱用人（繙譯僕役等）一概告退；中國人供給英人食物，處死刑，外國人供給英人食物，處重罰。拿皮樓受辱不可再忍，令戰艦兩艘冒礮火強航至黃埔，保護商館，總督也派軍隊包圍商館，斷絕水陸交通，形勢危急。拿皮樓突患熱病，自動退回澳門，不久病死。盧坤解除通商禁止令。

拿皮樓死後，大衛繼任為商務監督。總督盧坤命令公行，傳諭英商推選大班（商人首領），不許再有所謂監督官。在華英商上書英王，要求派遣軍隊，直接與清政府交涉。大衛主張採取靜默態度，等候英政府的訓令。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大衛辭職，魯濱孫繼任。第三監督葉利我妥因阿柔號水手十二人被海盜虜獲勒贖，持公函向地方官交涉，路上遭清官吏毆擊倒地，大受侮辱。葉利我妥聲稱我這公函，關係十二人生命；清官吏說，我們止受稟單，不知有公函。

廣東總督奉清帝命，加重壓制外國人。道光十七年，葉利我妥繼魯濱孫為商務監督，得英政府許可，放棄靜默政策，決用超尋常手段爭取鴉片貿易的自由。

葉利我妥上書英政府，指陳鴉片貿易早晚必起衝突，請派兵增援。英政府令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梅脫蘭德爵士（Sir Frederick Matleand）帶隊往中國，出兵名義是保護英人在華的利益。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梅脫蘭德到廣東，葉利我妥通知廣東總督，請派員來見梅脫蘭德，總督令公行退還公函，

說非稟單決不收受。總督下令搜查外國船，大聲盤問：『你們船裏載有梅脫蘭德麼？載有婦人及水手麼？如果載這類人，不准你們航行虎門水路。』梅脫蘭德率戰艦三隻，要求總督說明理由，並稱莊嚴的英國不能忍受這侮辱。總督見情勢危急，驚慌無策，令廣東某提督出面調停，交換相互平等的禮儀。英艦退還銅鼓灣。總督見英艦退去，又大發文告，令公行及繙譯負責管教外國人，使學習文明禮貌，禁止外人不得宿娼淫蕩，外人帶眷屬不得同坐一船。這一類侮辱告示，張貼公行正門上，激動外國商人憤怒更甚。

（五）鴉片輸入與白銀流出

明朝鴉片傳入中國，價貴同黃金，流行不廣。荷蘭人製鴉片煙誘爪哇人吸食，清初傳至台灣，轉傳閩粵，吸食漸廣。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諭禁鴉片，凡販賣及開煙店，處重刑。鴉片流行與官吏受賄，是不可分的，朝廷禁止令止能給官吏更多的納賄機會。乾隆三十二年，鴉片輸入增至一千箱。三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由孟加拉（Bengal）彼哇（Behar）我利薩（Orissa）等地鴉片的專賣權，開始向中國輸送（以前是由葡商輸入），逐年增加。四十五年，竟達四千零五十四箱。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清朝再下令禁止外國輸入鴉片及國內栽種罌粟。

閩粵人多吸鴉片煙，如蔡牽（福建同安縣人，聚海盜掠奪台灣閩浙沿海地方，嘉慶七年起事，十四年敗死）因烟（癮）發戰敗落海溺斃（蔡牽部下吸鴉片可想見）。道光十二年廣東猺民反清，總督調連州（廣東連縣）營兵，多吸食鴉片煙，不能得力。俞正燮（嘉道時人）『癸巳類稿』有『鴉片煙事述』一篇，附載戒煙藥方，照俞氏說，鴉片已傳入內地，不過還沒有閩粵那樣盛行。

鴉片銷路逐漸擴大，朝廷又嚴刑禁止，從中獲巨利的自然是廣東官吏。英商運鴉片至海邊，中國商船出海用現金收買，載運市場發售，在買賣過程中，無一處不是官吏納賄的機會。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鴉片輸入五千一百四十七箱，道光元年（一八二一），七千箱，四年，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累增至十四年（一八三四），達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箱，十七年，達三萬九千箱。大抵嘉慶十六年至道光元年，平均每年輸入四千四百九十四箱，道光元年至八年，每年平均九千七百零八箱，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每年平均三萬箱（每年流出銀三千萬兩以上）。這樣劇烈的鴉片輸入，同時就是劇烈的白銀輸出，清政府那能不設法自救呢！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稱：「乾隆以前，海關則例中，鴉片列入藥材，每担抽稅三兩，附加稅二兩四錢五分，總計五兩四錢五分。嘉慶元年，嚴刑禁止入口，鴉片變成祕密貿易，交付全用現銀，因此銀價騰貴，往先銀一兩可換制錢一千文，現在換一千二百文乃至一千三百文。小民生計窮促，不可終日。從古以來，法令愈嚴，結果一定賄賂愈多，官吏剝削愈甚，奸人作惡愈無忌憚。臣請准許鴉片合法貿易，由公行用土貨交換，庶幾現銀可停止流出。」廣東總督鄧廷楨贊助許乃濟，奏請認鴉片貿易爲合法，徵收關稅，允許輸入。當時朝臣羣起反對，旻寧從衆議，再下令嚴禁。

鄧廷楨令公行驅逐外國鴉片商九人出境，義利我要提出抗議，鄧廷楨停止英國通商，表示禁煙決心。一部分官吏却乘機包辦，用官船祕密輸送，貿易暗中發達，獲利極巨。某次偶爾查獲鴉片八箱，忽然四箱不見，四箱沒入官府，箱內鴉片全變成砂土。這眞是充當兇手的英國人和服毒自殺的中國人，彼此競爭，向吃人神底祭台上貢獻犧牲品。

道光十八年，鴉片輸入至五萬箱以上，清政府愈益感到禁煙的必要了。鄧廷楨派官縛中國鴉片商人至商館前執行絞刑。十九年，又至商館前執行絞刑，英、美、法、荷諸國商人取下國旗，表示反對。義利我妥提出書面抗議，總督絲毫不讓，發出斥責命令，交公行轉達義利我妥。

（六）戰爭不可避免

英國——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止依賴於對華的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底偷運性質。如果中國政府允許鴉片貿易成爲合法的貿易，同時允許在華種植鴉片，那末，英印國庫會遭受嚴重的損失。英國政府表面上主張自由買賣毒藥，暗中却保護自己對於鴉片生產的壟斷權。所以英國所謂自由貿易底本性，到處可以看到它的『自由』底基礎差不多就是壟斷。

印度英國政府，它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由於出賣鴉片給中國人得到的，印度對英國布匹的很大部分的消費，却是靠這種鴉片底生產爲轉移的。因此英國政府絕對需要鴉片貿易的順利進行，而且需要不合法貿易的順利進行。爲保持這種利益，自然止有訴諸強暴的戰爭。

廣東官吏——廣東官吏是絕對歡迎英國走私貿易的，同時也是絕對歡迎清政府嚴厲禁止的。因爲鴉片既有明令禁止，關稅當然廢止，官吏利用職權，私收比關稅增若干倍的賄賂，中外商人無不願意。朝廷禁令愈嚴，官吏的權力愈大，非法貿易更較合法貿易容易擴張，鴉片愈禁愈盛，這是主要的原因。由於他們是清朝的官吏，不得不應付清朝的命令，在必要的時候，扮演傲慢狂暴，昏頑無知的醜劇，表示自己替朝廷實心辦事。所以他們不僅製造禍因，而且還竭力發展禍因。倫敦每日電訊這樣寫道：『我們應該鞭打每一個穿蟒袍而敢於侮辱我國（英）國徽的官吏……應該把這些人（中國將軍們）個個都當作

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底桅桿上。」『把這般渾身紐釦，滿面殺氣，穿着丑角服裝的壞蛋，吊在桅桿上示衆，隨風飄動，倒能警戒人心。』中國官吏應該鞭打，每一中國人民都有這個權利，但是英國人說這些話，未免忘記自己也是海盜、兇手、壞蛋了。

清政府——湖廣總督林則徐奏請禁煙道：『如果鴉片不禁，國日貧日弱，數十年後、不僅無餉可籌，而且無兵可用。』這樣最驚心的議論，自然大得旻寧的贊許，因爲人民窮到無可剝削，軍隊失去鎮壓作用，清朝統治還能存在麼？要自救，止有訴諸武力的一途。

英國和清朝都不惜一戰，廣東官吏又從中扇動戰火，鴉片戰爭不能不爆發了！

簡短的結論

由於人參貿易的發展，建州女真逐漸團結起來。努爾哈赤接受漢族文化最多，智力出諸部酋長上，開始用武力統一女真各部落，建立金汗國。

皇太極時國勢更盛，重用文武漢奸，準備侵入中國，改金爲清，改女真爲滿洲，企圖模糊漢人仇金的舊恨，皇太極不愧爲有政治遠見的野心侵略家。

明朝政治的極端腐朽，農民起義軍的政治短見，吳三桂的開關求援，漢族士大夫的甘心降敵，造成了多爾袞福臨入主中國的機會。

滿洲民族是少數的，經濟是原始的，文化是落後的，軍隊是稚淺的，要長久維持在中國的統治權，將成爲無比的困難了。多爾袞緊握利用漢奸政策，大量收買漢族士大夫，借漢人力鎮壓漢人，終於成就

了統治中國的事業。

皇帝、貴族、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蒙古人、漢族士大夫、漢族人民，一層一層的歧視着、壓迫着，彼此間充滿着仇恨和矛盾。最大的矛盾自然是漢族人民與整個統治階級、統治民族間的鬥爭。

皇帝立在一切矛盾的尖端，標榜滿漢一體，滿漢從不歧視等等「公正」話，其實防漢人如防盜賊，祇有在危難的時候，才暫時信任漢官作自己的助力，一到危難過去，漢官又被輕視或殺逐。

因此漢官也並不滿意清朝的待遇，許多人做詩文不慎被殘殺了。一部分有民族氣節的士大夫及以廣大漢族人民是始終反抗滿洲的，殘酷的民族鬥爭，在清朝史上幾乎沒有停止過。

康熙以前，抗滿運動缺乏統一的行動、團結的精神，此起彼仆，毫無成就。雍乾時代，某些志士用文字鼓動反滿，遭受慘毒的鎮壓以後，運動又消沉了。嘉慶時代，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發動廣泛的人民起義，由於領導人的愚昧無知，又逐漸被削平了。不過反滿運動雖然失敗，反滿精神却永遠在發展中。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內部統治比較穩固，對外用兵獲得巨大的勝利。勝利的結果，引起財政的困難，剝削的加重，嘉慶以後，清朝走上衰落的道路了。

清朝嚴格執行閉關政策，極大部分人民保持小農業結合家庭工業的自給自足生活，雖然有些地區，已經存在着頗具規模的手工工場，比較歐洲是遠落在後面了。因此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中國，成為不可抵禦的力量。

落後的經濟，腐敗的政治，昏頑的統治者，兇暴的侵略者，一切罪惡和弱點，在鴉片貿易中全面表現出來。老朽的中國封建社會與新興的英國資本主義不得不用戰爭來比賽彼此的力量，這個戰爭，就是鴉片戰爭。

第九章　隋唐以來文化概況

第一節　佛經的翻譯

沒有東漢以後大量佛經的輸入，就不會有隋唐以後內容革新的中國文化。佛經的流傳，全賴翻譯事業的成功。翻譯的成功，又全賴翻譯技術長期的改善。從東漢到唐朝是佛經輸入時期，譯經家大體分直譯意譯兩派。

（一）直譯派

中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據佛教徒傳說是攝摩騰（中天竺人，東漢初到中國）竺法蘭（中天竺人）共譯的四十二章經一卷。四十二章經約二千餘字，仿論語體裁，總攝佛學要旨，文義通順，梁啓超證明它是後人僞造書，決非東漢譯本（印度並無原本）。這就是說，東漢到東晉，所有譯出經典，全是直譯，沒有意譯，四十二章經是著述，不得誤認爲譯本。

東漢末年安清（安息國人）譯出經論三十九部，譯家稱安清譯本「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爲翻譯之首」。同時支讖（月支國人）譯經十餘部，也被稱爲「深得本旨，毫不加飾」。他們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家，都是照原本直譯，所謂「棄文存質（實），保存經意」成爲譯家共遵的規律

三國時代胡僧東來愈衆，譯經也愈多，文辭朴質，止供佛徒誦習，不爲士大夫所稱道。西晉初，法

遍通西方三十六種語言，譯經一百六十五部。法護是華化的外國人（本月支人，世居燉煌郡），又得信士聶承遠參正文句，刪除煩雜，雖然還是「不辯妙婉顯」，比先前不甚通漢言的胡僧，照原本直譯，確已改進了一步。

前秦苻堅時，祕書郎趙政開始有組織的翻譯經典，他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譯「阿毗曇毗婆沙經」，請僧伽跋澄（胡人）口誦經本，曇摩難提（胡人）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精通漢言）宣譯（譯成漢言），敏智（中國人）筆受爲漢文本。又譯「婆須蜜經」，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誦梵本，佛念（中國人）宣譯，慧嵩筆受，道安、法和二人共同校定。因翻譯精當，二經流傳歷久不廢。

直譯派主張譯人止須變梵語爲漢語，不得有所改易。趙政戒譯人說：「因爲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譯，如果遺失原有意義，譯人該負責任」。凡是趙政指導的譯本，不許有多餘的話，也不許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文直譯。道安說：「凡是流暢不煩的譯本，都是摻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張。五失本（翻譯時喪失梵文本來面目有五種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語倒置，譯時必需改從中國文法；（2）梵語朴質，中文華美（佛經輸入，正當駢體文極盛時代），爲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潤飾；（3）梵語同一意義，反覆再三，不嫌煩複，譯時不得不刪去（通常翻譯，總要刪削三分之二）；（4）梵文結尾處，要把前文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譯時不得不刪去；（5）梵文話已說完，要說別事，又把已說的話，重說一遍，譯時不得不刪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現代語翻古代語，難得恰當；（2）古聖深微的哲理，後世淺學難得精通；（3）阿難

（釋迦的弟子，釋迦死後，阿難結集佛說成經）等（大迦葉及五百大羅漢）造經，非常審慎；後人隨意譯述，難得正確。因爲五失本三不易，所以道安主張嚴格的直譯，盡可能保存梵文原來的語意。

（二）意譯派

直譯派對翻譯事業態度是忠實的，嚴謹的，可是譯出的經典，晦澀難讀，很少人能通達眞意。道安死後不久，後秦姚興時鳩摩羅什來到長安，大譯經典，意譯派盛行，佛學因此廣泛的流傳起來。

鳩摩羅什，父天竺人，母龜（音秋）玆（新疆庫車縣）人，通大乘（大乘說一切都空）學，姚興尊爲國師，創譯新經論（羅什以前，各譯本稱古經）凡三百餘卷，羅什主張翻譯不可能，曾對弟子慧叡說：『天竺文體華美，與音樂配合，翻譯以後，止存大意，失去眞美，好比嚼飯給別人吃，不但無味，反使嘔吐惡心。』因爲譯經『止存大意』，所以凡羅什所譯，文辭流便（流麗圓通），全改舊譯『古質』的風格。他臨死發誓，『如果譯文不失大義，死後焚身，舌不壞爛』，可見他雖然意譯，態度仍非常忠實和嚴謹。

羅什著名弟子竺道生、釋道融、釋曇影、釋僧叡等多人，及南北朝胡僧、梵僧，繼承譯事，無一人敢與羅什立異，直譯完全絕跡。隋時釋彥琮作辨正論，綜合各派論譯意見，指出譯人應具備八個條件。

（1）誠心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

（2）品行端正，不使旁人譏疑；

（3）博覽經典，通達義旨，毫無滯惑；

（4）涉獵中國經史，擅長文學，辭能達意；

（5）度量寬和，虛心求益，切戒武斷固執；

（6）深愛學術，不喜名利，不想出風頭；

（7）要精通梵文；

（8）要懂中國文字學。

意譯派的理論，到彥琮已經完成。唐朝譯經甚多，翻譯技術愈益純熟，梵、胡、華著名譯人十餘人，其中最著的是三藏法師玄奘。玄奘遊歷五天竺凡十七年，博通佛學，在五天竺稱第一。貞觀十九年用二十四馬，載回經、律、論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東漢以來，這是佛經第一次大輸入。玄奘居長安弘福寺（後居慈恩寺）終身從事翻譯，翻出經、論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與羅什同是最大的譯家。

（三）譯場組織

譯場組織至玄奘時大備。譯場有證義十二人（全國著名通經僧徒）綴文九人（全國能文僧徒）字學一人（擅長文字學）證梵語梵文一人（精通梵文僧徒）筆受（記錄）書手（抄寫）若干人。太子太傅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奉李治（唐高宗）命看閱譯文。唐宋兩朝宰相照例帶『譯經潤文使』銜，從玄奘譯經始。

北宋初，天息災（印度迦濕彌羅人）等受趙光義（宋太宗）命居譯經院（又名傳法院，院分三部，中部譯經，東部潤文，西部證義。譯經院附設印經院，譯出經典，即時開雕）翻譯經典。天息災定譯經儀式：第一譯主，正坐面向外，宣讀梵文。第二證義，坐左旁，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右旁，

聽譯主高解諸梵文，是否有差誤。第四書字，聽梵語寫成文字。第五筆受，翻梵語成華語。第六綴文，整理記錄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梵華文字，使無訛謬。第八刊定，刪削煩冗，訂定句義。第九潤文官，朝南坐，潤飾文字。北宋佛學已衰，譯場組織雖極詳備，譯經成就却遠遜唐朝。

第二節　佛教的盛行

南北朝隋唐是中國佛教極盛時代。佛教含有神祕而又豐富的哲學；修道證功的理論和方法。從來統治中國思想界的儒家各學派，哲學成份極其貧乏，遠不是佛學的敵手，就是專門談玄的老莊學派，規模狹小，對抗佛學，仍不免『魯班門前弄大斧』，一接觸勢必敗退。恰巧西晉滅亡，黃河流域被野蠻人佔領，他們本身文化低微，正需要接受新的教化；長江流域僑居着大量北方士族，他們極度苦惱、失望，正需要強烈的麻醉劑，求得精神上的安眠，佛教流行，再沒有更好的機會了。北方的道安、羅什，南方的支遁、慧遠，適應社會需要，都成就了最大的業績。

北朝流行大乘教義，南朝流行小乘宗風；北朝重在翻譯，南朝重在義解（理解）。南北朝時代，北朝佛教高出南朝，北僧多到南方傳教；大乘逐漸戰勝小乘。隋唐時代，小乘衰息，大乘盛行，南方佛教與北方齊驅，最後南盛北衰，北宋時代，佛教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被宋學奪去。

南北朝隋唐時代佛教諸宗派列表於下：

宗名	開山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黎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晉安帝時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宗
律　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梁武帝時	梁陳間	唐時歸入華嚴宗
禪　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梁武帝時	唐、宋、明	明末以後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眞諦三藏	無著、世親	陳文帝時	陳隋間	唐時歸入法相宗
天台宗	智者大師		陳隋間	隋唐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陳	唐則天後	晚唐以後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唐太宗時	唐、宋、明	明末以後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晚唐以後
眞言宗(密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明初禁絕

涅槃、地論、攝論三家併入他宗，盛行的凡十宗，所屬教乘如下表。

小乘	權大乘	大乘
俱舍、成實	律、法相、三論	華嚴、天台、眞言、淨土、禪

十宗中影響中國思想界最重要的有淨土宗法相宗禪宗三派。

淨土宗——道安弟子慧遠，東晉末居廬山結念佛社，號白蓮社。社友一百二十三人，有僧有俗，有

道安弟子，有羅什門徒，成南方佛教中心地。白蓮社創念佛修行法，在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左右有觀世音、大勢至兩大菩薩）像前晝夜六次（晝夜各三次）口唱佛號，心觀（想）佛相佛德，據說死後可往生淨土（極樂世界）。

唐貞觀時代，有善導大師居長安光明寺，大開念佛法門，據說善導在寺三十餘年，極少睡眠，手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一心念佛，不談世事。僧俗信仰，門徒甚衆，長安肉店，幾乎無人買肉。信徒中有的念彌陀經十萬卷至五十萬卷，有的念佛每天一萬聲至十萬聲。某信徒問善導『念佛一定能生淨土麼？』善導說『念佛一定往生。』某信徒禮拜畢，口念南無阿彌陀佛，登寺外柳樹梢，合掌西望，倒投下地死。大衆都贊嘆善導善能引導人往生極樂世界。

善導傳教與其他宗派大異，他不講什麼高深的哲理，止是教人一心念佛號，在下層社會流傳極廣。元明清三朝都有白蓮教起義，『彌勒佛下凡』是當時號召民衆的有力口號，因爲淨土宗有往生極樂世界（彌陀佛所在），別一念佛派有往生兜率（音律。彌勒佛所在）天的說法。彌勒降生，是釋迦牟尼在世時的預言，佛教徒全有這個信念。

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是大乘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宗又名唯識宗，又名慈恩宗。（玄奘弟子窺基號慈恩法師創立法相宗）小乘教說『有』，大乘教說『空』，在『有』『空』中間，不空不有，雖有空而合中道的是法相宗或唯識宗。因爲有就是有，無（空）就是無，止有明瞭諸法的相狀，才能明瞭非有非無的中道妙理。相狀的根本在體性，相狀無論怎樣變化不齊，歸根不離『識（心）』。所以從決判（分析）諸法性相說，稱法相宗，從百法事理皆不離識說，稱唯識宗。

法相宗講心、性、情、意識、中道、三學（戒學防止身口意所作惡業，定學收澄放心散心，慧學斷惑證真）在各宗派中最精最密，給宋儒理學建立了鞏固的基礎。

禪宗——印度龍樹菩薩倡『非有常非無常；非樂非不樂；非空非不空；非有神非無神』及『不生不滅；不不生不不滅；非有非無；不受不著，言說悉滅，心行處斷』的教義，鳩摩羅什譯坐禪三昧經，龍樹禪學開始輸入中國。

相傳釋迦曾在靈山會上拈花，大弟子大迦葉微笑，傳授心法，從此開始。二十八傳至達摩禪師，自海路到中國，與梁武帝談道不合，轉至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坐十年，創不立文字禪，被稱爲中國禪宗第一祖。禪宗依印度祖師例，不說法，不著書，覓得傳衣鉢人後，師祖就圓寂（死）。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一千五百人，首座弟子神秀，不得傳正法，不識一字的舂米人慧能（廣東新興縣人），獨受衣鉢稱六祖。從此禪宗分南（慧能）北（神秀）兩派（南派主頓悟，北派主漸悟，禪宗分出頓漸二門），南派尤盛行，派下衍出雲門、法眼、曹洞、溈仰、臨濟五宗。佛教各宗止有法相宗堪與禪宗對抗，其餘都落在下風。

四祖道信門下有法融、弘忍兩大弟子，道信付法時說：『百千法門，同歸方寸（心）；河沙（無量）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一心全有），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可出，無菩提（最高的道）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

縣。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這種見解，對佛學起着極大的破壞作用，一切法門全被推翻，禪宗雖是極端的唯心論者，但確有它大膽無拘束的革命意義。道信提出這一段大議論，法融不能契合無間，於是衣鉢傳給弘忍大師。

弘忍首座弟子名神秀，傳法的時候，神秀寫出一首偈語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衆弟子們都認作最好的悟道語。廚下舂米僧慧能聽了不以爲然，請人代寫四句偈語道：『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第二偈超脫高妙，衣鉢傳給不識字的慧能了。什麼人都有傳衣鉢（得道）的機會，這是禪宗發達的原因。

慧能南宗盛行以後，禪學更向『破壞一切』的方向發展，如臨濟慧照禪師某日上講堂問：『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佛），常從你們諸人面門出入。你們不知道的看看。』某僧問：『什麼是無位眞人？』慧照走下講座捉住某僧道：『你說，你說。』某僧正待說話，慧照把他推開，道：『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說罷，便走歸方丈。

把佛比乾屎橛，將是何等的大膽。凡是禪宗中人，都敢大膽思考，大膽說話，大膽行動（當然，行動範圍止限在禪學上），確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論的意義。可是統治階級最怕的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雖然還不到禁止禪宗的程度，但已感到有提倡別種學說來抵制它的必要，高談性命倫常的宋儒學派，在這個契機中開始萌芽了。

第三節　道教

道教是最下流污賤的宗教，集合人間穢惡不堪的思想，構成道教的教義。南北朝時代，南方有陶弘景，北方有寇謙之，都是道教大師。南方士人理解力較高，道教無法盛行；北方文化衰落，道教大得統治階級尊信。嵩山道士寇謙之（張道陵張魯派下）自稱遇太上老君授與天師名位，令革除三張（張角張寶張梁東漢末發動黃巾軍起義）租米（五斗米）錢稅及男女合氣術（淫術）等教規，專做禮拜並鍊丹藥。北魏北齊君主登帝位，必受天師符籙，道教在北朝，與佛教至少有同等地位。

隋書經籍志載道經目錄，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十六卷。內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鍊丹藥鍊黃金）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男女交接術）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靈符）十七部，一百三卷。止看這些目錄，道教內容不難想見。

道士模仿佛經體裁，妄造道經，荒唐淺鄙，不値一笑。唐朝皇帝姓李，自認是李耳子孫，推崇道教，位在儒下佛上。貞觀二十一年，李世民令玄奘與道士蔡晃、成玄英等三十餘人，譯老子道德經爲梵語，企圖教化西方諸國。李隆基尊李耳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各州建玄元皇帝廟，置博士助教，講授道德經，科舉中特立一科，士人得應考仕進。唐諸帝多因服丹藥喪生，但道教始終受信任。

道教中主要的是鍊丹一派。丹有內丹外丹兩種，內丹鍊精氣，外丹鍊黃金丹藥。房中是鍊內丹的一部分，據說採陰補陽（女人可以採陽補陰），可以長生。（要訣在固精不洩）符籙是鍊外丹的一部分，據說神藥都在深山窮谷中，道士入山採藥，必需帶符，才能免虎狼鬼怪的阻撓。葛洪（東晉人）『抱朴子』，張君房（北宋人）『雲笈七籤』兩書中記載許多丹方和符咒。

鍊丹的藥料多是毒藥，吃了一定要死，道士稱爲羽化登仙。下面敍述一些鍊丹斬尸法，藉見道教的

妖妄。

　引氣——求仙大法有三，（1）保精（2）引氣（3）服餌。引氣可以治百病，去瘟疫，禁蛇獸（一噓氣，猛獸逃匿），止瘡血（噓血），居水中，辟飢渴（不飲食），延年命，千歲不死。要訣在胎息。所謂胎息，是像胎兒在母腹中不用口鼻呼吸。鼻上置鴻毛，經三百次呼息毛不動，算是成功，如果一千次毛不動，那就快成神仙了。

　鍊丹——先造六一泥。六一泥是礬石、戎鹽、滷鹹、礜石四物，火燒二十日，取左牡蠣、赤石脂、滑石三物泥合舂一萬杵。置鐵釜中猛火燒九日，取出舂一萬杵。用濃醋苦酒調和成泥，名六一泥。合丹法用水銀九斤，鉛一斤，置土釜中猛火燒一整日，水銀鉛精化成像黃金一樣的東西，稱爲玄黃。用好胡粉置鐵器中火熬成金色，與玄黃杵勻，舂一萬杵成泥，塗上下兩土釜內外各厚三分，曬日光中十天令乾，但不得燥裂，有裂紋，當用泥塡補。取粵丹砂十斤，雄黃五斤，雌黃五斤，置兩土釜中，用六一泥密塗兩釜合縫處，厚三分，日光中晒十天，又搗白瓦屑成極細粉，與苦酒，雄黃，牡蠣合搗二萬杵成泥，塗釜縫上厚三分，晒日光中十天令乾。如釜縫有半髮（一條髮的一半）裂紋，精神飛去，使不能成丹。如裂紋比半髮小，可用六一泥隨時密塗。土釜置鐵架上，用馬糞離釜邊五寸燃燒九日九夜。又用火近釜燃燒九日九夜。又在釜下燃燒九日九夜。又用火燒釜一半處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夜丹藥鍊成。冷一日，開釜得神丹，狀如霜雪，用三年老紅雄雞羽掃取。

　服丹法：清早洗澡薰衣東向再拜，吞下丹粒像黍米大，漸增大如小豆。上士（有道力人）七天登仙。下士（無道力人）七十天登仙，無知愚民連吞一年才成神仙。

其餘丹方甚多，總不外水銀、四黃（雄黃、雌黃、砒霜、硫黃）空青、丹砂、錫、鉛等物，吃了遲早要毒死，就是道士所謂遲早會登仙。

去三尸法——道教說人身體中有三尸（或稱三蟲），使人不得長生。每當庚申日，通夜不睡，叩齒七下，擊額呼彭倨（蟲名），又叩齒七下，撫心呼彭質（蟲名），又叩齒七下，捫腰呼彭矯（蟲名），兩手心先寫下列幾句話：『吾受太上靈符，五嶽神符，左手持印，右手持戟，日月入懷，濁氣出，清氣入，三尸彭倨出，彭質出，彭矯出。急急如律令』。守庚申以外，兼服去三尸藥，方如下：『丹砂一斤（細研），醇醋三升，純漆二升。』微火煎令乾稠，製丸如麻子大，每日服三丸，漸增至二十一丸，四十日後，三尸自出。連服千日，長生不死。

唐朝道教盛行，道士創造許多鍊丹法，其中陳摶刻在華山石壁上的無極圖，到宋朝成爲宋儒正統派理學的構成部份。

道教教義非常龐雜，從佛經採取神話儀式，從儒經採取綱常倫理，從陰陽五行家採取迷信妖法（如占卜吉凶，推算命運），混合道教本有的鍊丹長生術，形成中國唯一的宗教。它確是中國式的，適合中國社會的，所以，能夠長期流傳，與佛教對抗。當它抗佛的時候，總是聯合儒家，儒家抗佛，也一定聯合道教（不一定形式上的聯合），因爲它們性質大同小異，並沒有不可和緩的矛盾存在。

第四節　儒佛道混合物——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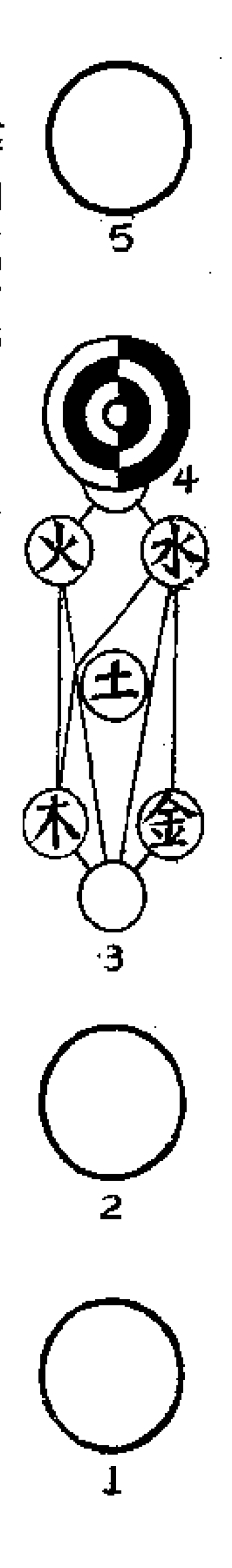
宋儒理學周敦頤二程（顥、頤）朱熹是正統派，當南宋正統派極盛時代，陸九淵創反對派與朱熹立

異，理學存在一天，兩派爭執永不曾停止。從兩派本原看來，正統派由儒家的綱常，道教的清靜（無極圖）術數（先天圖）、（推算命運），佛教法相宗的哲學構成。修養功夫主由淺入深，好比佛教的『漸』教；反對派由儒及佛教的禪宗（明心見性，此心卽佛）構成，修養功夫主豁然貫通，好比佛教的『頓』教。佛教頓漸二門相持不下，反映到宋學兩大派也勢如水火。

（一）宋學的思想基礎

（甲）無極圖

東漢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講鍊丹秘訣。唐末道士陳摶總括秘訣製成無極圖，刻華山石壁。



1.最下圈名『玄牝之門』。指人身命門（生殖器）兩腎（睪丸）中間空隙處，氣從這裏發生，稱爲『祖氣』，凡人身五官百骸的運用知覺，根本就在這裏。

2.把『祖氣』提升上去成（2）圈，名『鍊精化氣，鍊氣化神』，目的在鍊有形的精（睪丸中精液）化爲微妙的氣，又鍊鼻子呼吸的氣，爲出有入無（變化不測）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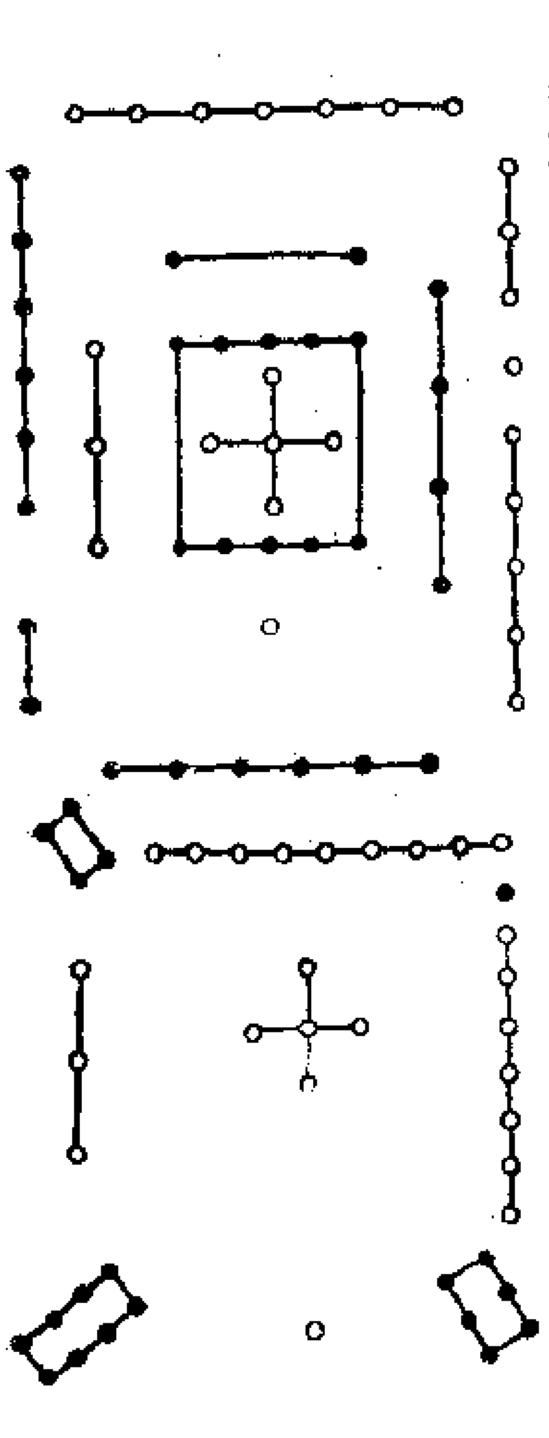
3.神氣貫徹五臟六腑成中層一圈名『五氣朝元』，修鍊得法，自然水火交媾成孕。

4.第四圈名『取坎（水）填離（火）』。陰（水）陽（火）交媾的結果，結成『聖胎』（成仙）。

5.最上一圈名『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修鍊功夫到這裏，聖胎歸到『無始』，也就無終（長生不死）了。無極圖宗旨，先要得竅（玄牝），次要鍊精氣，次要和合，次要得藥（仙丹），最後要脫胎，求仙長生的秘訣就是這樣。真是烏煙瘴氣的一派妖言！

（乙）先天圖

陳摶又傳『河圖』『洛書』兩圖。據古來傳說，伏羲氏時候，黃河裏出一個『龍馬』，背上有圖（河圖），洛水裏出一個神龜，背上也有圖（洛書），伏羲氏根據這兩個圖，畫成八卦。這本是怪誕的神話。陳摶自稱得到了龍馬背上的原圖，天地奧妙全在圖裏面，比文王周公孔子講易經高明得多。他這圖號稱先天圖，形如下：



朱熹解釋易經道：「有天地自然的易學（即先天圖），有伏羲的易學，有文王周公的易學，有孔子的易學。伏羲以上止有圖畫，沒有文字，最應該細玩，可以看出易理的本原精微處。文王以下才用文字寫出，失去原來的精微處了。」

（丙）無極圖先天圖的傳授

無極圖——河上公——魏伯陽——鍾離權——呂洞賓——陳摶

先天圖——麻衣道者——陳摶

以上據說都是神仙秘密傳授。

無極圖、先天圖——陳摶——种放——穆修——先天圖——李之才——邵雍——朱熹

穆修——無極圖——周敦頤——朱熹

种放——僧壽涯——周敦頤

（丁）佛經的採取

宋學無論正統派反對派都精究佛學，試看正統派濂（周敦頤）洛（二程）關（張載）閩（朱熹）四大師的傳記，無一人不曾學佛學。

周敦頤——敦頤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的偈語，因此悟道，又從名僧東林總求學，總教敦頤靜坐，月餘忽有心得，呈詩一首道：「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認爲得道，結青松社共講禪學。

程顥——「顥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程頤——伊川（頤）見人靜坐（佛教的禪定），便歎其善學。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張載——載與二程論道學的要旨，欣然道：『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佛老）。

謝良佐（程頤大弟子）——朱熹道：『上蔡（良佐學號）說仁說覺，分明是禪。』黃東發說：『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形迹甚顯）。上蔡以後，學者羞於言禪，陰稽（考）禪學之說，託名於儒，其術愈精，其弊尤甚。』

楊時（程頤大弟子，三傳得朱熹）——龜山（楊時學號）語錄說：『佛經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華）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說：『龐居士謂神通並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即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間。』又說：『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耘苗，任滅即是無事。』又說：『維摩經云眞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朱熹——熹博極群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諸子佛老天文地理等學，無不涉獵講究。

正統派大儒沒有人不讀佛經，反對派的陸九淵、用禪宗學理講儒學，更是無人否認的定論。

（二）宋學儘是儒學，不是佛老

（甲）宋學與佛老的關係

宋儒自稱『吾儒』，異口同聲斥責佛老，是不是『兒子罵父母』呢？當然不是。宋儒的嫡生父母是孔孟，佛老止有保母哺乳的關係。因爲宋儒的最高宗旨在證明儒家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

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是永恆眞理，而五常又是服務於三綱的（五常本是優良的道德，服務於三綱，成爲賤者卑者幼者片面的義務。所以階級社會裏不能有公平正常的道德）。佛教講出家棄俗，破壞了三綱，道教講清靜無爲，也對三綱不利，所以佛教必需痛斥，道教也該連帶受罵。取道教無極圖作主靜論的依據，先天圖作命運論的依據，佛教戒學（律）作修身齊家的依據，定學（靜坐）作正心誠意的依據，慧學作格物致知的依據，佛性（凡人都有佛心）作性善的依據（五常出自天性，由五常化出的三綱，所以也出自天性，不可變動），中道（非有非空）作中庸的依據，「漸」教作「道問學」（下學而上達）的依據，「頓」教作「尊德性」（先立乎其大）的依據。無論宋儒採取佛老學說，成份有多有少，總沒有超出「作依據」「作參證」的範圍，不但不觸動三綱五常的基本思想，而且三綱五常的理論，得佛老援助更形鞏固有力。學術取佛老，宗旨反佛老，面目近佛老，精神反佛老，所以宋儒是儒不是佛老。

（乙）學佛老、諱佛老

宋儒深通佛老，却諱莫如深，彼此避免揭發。朱熹推崇太極圖，陸九淵說這是道士學說，不該採取，彼此寫信辯論至萬餘言。最後陸九淵詰問朱熹：「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朱熹反詰九淵道：「我講的是太極，非如他人（指陸）陰實祖用其（禪）說，而改頭換面，陽（表面）諱其所自來也。」經這樣一次揭發，彼此停止辯論，不再攻擊。

第五節　正統派宋學

佛教從南北朝廣泛流行，到唐朝發展已達最高點，同時統治階級某些先覺者，發現佛教流弊的可怕，感到復興儒學有無可比擬的必要了。中唐時代，開始了復興儒學運動。

（一）為什麼佛教是異端

儒家說：『我們聖人的大道理，在於確立仁義禮智為道德的基本，忠孝愛敬為人倫的精髓，慈祥（和平）恭儉為對人的態度，理財設官為治民的要旨，死生任命為人生的究竟。那佛教卻大不然。佛教止把「自了生死」算作大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因為怕死，專打算死後安頓，一切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都看作空無所有，善惡、是非、人情世事全被毀滅。尤可痛心的是輪迴邪說，以為父母止是今生偶然遭遇，死後各投輪迴，不再相見，這樣說來，兒子不必愛親行孝了。又設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的謬談，欺惑人心，把國法、人品（等級）看作不是永久的決定的常道。佛教所以是異端，原因在這裏。』

（二）儒學與文學聯合反佛老

唐朝統治階級幾乎全體是崇信佛老的，止有韓愈是他們中間最先覺的一人。韓愈河內南陽（河南孟縣）人，師事梁肅學古文，肅好佛學，師事天台大師元浩。愈攻佛老，因而諱言自己是梁肅門人。照白居易（中唐末期詩人）說：『退之（韓愈字）服硫黃（仙丹），一病訖不痊。』照陶穀（北宋初人）說，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好色（有絳桃柳枝二愛妾），吃火靈庫（用硫黃喂雄雞，人食雞壯陽）病死，愈寄周循州詩中也說：『乞丹藥救病身。』可見韓愈攻佛老，實際止是攻佛。他對僧徒毫不加辭色，有機會便痛罵。著名的『原道』『諫迎佛骨表』，是攻佛教最有力的文章。儒學復興運動，韓愈確是唯一

發動人。

韓愈的戰術很高明，他把道統（儒學傳授）文統（古文對四六文革命）連接起來，提出『文以載道』的主張。因爲古文運動從六朝以來，逐漸開展，唐朝陳子昂、元結、獨孤及、梁肅諸人，卓著成績，古文運動的力量遠比新發生的復興儒學運動大得多。韓愈是古文最大作者，提獎門徒（愈門徒甚衆），還用『文以載道』的筆鋒，向佛老（主要是攻佛）四六文同時猛擊，文統中人成了道統中人，道統勢力擴大了。

性的解釋，是儒佛重要分歧處，韓愈作『原性』篇，弟子李翺作『復性書』，不僅攻佛，並建設儒學自己的哲學基礎。他們自然不及宋儒性理學那樣精深，但創始的功績却永受宋儒的推崇。

韓愈弟子傳授至北宋初，有穆修（兼傳無極圖先天圖）。修講古文及春秋學，傳尹洙、洙傳邵雍、歐陽修。凡北宋初古文家都兼儒學，所講義理並不深入，攻佛老四六也不甚顯著。

與穆修同時有孫復，講春秋學兼做古文，是宋儒理學的正式創始人。他的弟子石介，作『怪說』兩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攻楊億（四六文重要作者），又作尊韓（愈）篇，提倡韓愈猛攻佛老四六的勇氣，在當時士大夫間激起了極大的紛擾（石介死後幾乎剖棺戮屍）。

北宋初文統與道統不分，至周敦頤與歐陽修，漸各有偏重，再至二程與蘇軾，文道二統完全分立。程認文學是『玩物喪志』，蘇認佛老都是至理妙文，蜀（蘇軾）洛（二程）二黨互相指斥，仇怨極深，道統文統經一百多年的聯合，因佛老四六逐漸衰落，二統也隨着分裂，程蘇時佛老四六完全敗退，二統聯合也完全破壞。

（三）初期宋學

五代篡弒劇烈，人倫大壞，尤其是君臣一倫，幾乎不再存在。趙匡胤篡奪稱帝，竭力獎勵儒學，恢復三綱五常，企圖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崇儒成爲宋朝的國策，後代皇帝繼續執行，儒學發展勢不可遏止，佛教從此衰落。道教祖師之一姓趙（玄武大帝），趙匡胤自認是他的子孫，道教仍保持相當的地位。

春秋是孔子講名分（綱常）的儒家聖經，北宋初期儒者目光集注到這部聖經上，非常合時宜。穆修首先提倡春秋學，說「春秋有貶而無褒」。孫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宗旨是「春秋無褒」（在孔子筆法下，全是亂臣賊子，無一人可褒賞），凡是人臣，都該受皇帝的誅罰。春秋一部分「攘夷」大義却被宋儒完全抹煞了。孫復創立宋學的規模，止講「尊尊（君臣）親親（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倫理，此後任何統治者（包括入主中國的異族）把表揚宋學，當作急務，原因就在這裏。

（四）正統派的發展

宋初儒者製定君臣名分，但缺乏哲學的根據，不能製成完整的理論。周敦頤開始採取佛老，建設儒家的哲學。韓愈以來不曾想到奪敵人武器武裝自己的方法，周敦頤這一成就，怪不得儒者認作巨大的功績，甚至說孔子比他還差十分之一。

正統派宋學的主幹是濂洛關閩四大家，他們的學說極簡單的說一些在下面。

、周敦頤——他首先改造陳摶的無極圖爲太極圖。改第（5）圈爲第一圈稱「無極而太極」，改第（4）圈爲第二圈。稱「陽動陰靜」，第（3）圈改稱「五行各一性」，改第（2）圈爲第四圈，稱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改第（七）圈為第五圈，稱『萬物化生』。（太極圖說是敦頤第一大著作）他這改造的意義何在呢？他要提出『主靜』（敦頤自註：無欲故靜）作為全部學說的宗旨，（無欲主靜立人極，人極是人類道德的最高型式）用『沒有天地以前，已經存在着的無極原來是靜的』來證明人的天性是靜的，應該是無欲的。宋朝統治者急求穩定五代以來紛亂爭奪的惡習，主靜學說當然有極大的意義。

敦頤第二大著作是『通書』，『通書』提出一個『誠』字，說誠是『聖人之本，性命之源，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誠是『無為』的，是『寂然不動』的，所以誠是靜的。人應該誠（不自欺，不欺人），這是毫無疑問的真理，可是周敦頤所謂誠却要人誠心誠意絲毫不懷疑三綱是永恆不變的真理。

程顥——顥及弟頤，年幼時從周敦頤問學，後來二程否認自己是敦頤的學生，大概敦頤道教氣味太重（二程不談太極圖，又輕視邵雍的先天數），在二程看來，周邵不能算醇儒。二程開始從禮記中提出大學中庸兩篇，配論語孟子稱四書。大學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講『天命之謂性』，『君子中庸（守常道聽天命），小人反中庸』『誠者天之道也』這都是理學最方便的依據，不必再求道教無極圖的援助了。二程理學比周敦頤確推進一步，可以說理學的建設，到二程才真正完成。

程顥學問的宗旨叫做『識仁』（認識做人的道理。義禮智信都是仁的一體）。功夫是『誠敬存之』（用誠心敬心保持這個認識了的仁）。仁是靜的，怕被外物所感誘，所以要『誠敬』來監視自己，這種功夫稱為『慎獨』。

程頤——程頤學問的宗旨是『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意思是說修養功夫要『主敬』，不可有自欺心怠惰心；學問前進的方法，必需格物。深究（窮理）事物的理性（集義），才能得真知，有了真知，才能確信自己的道理，力行不惑。『知行合一』說，程頤已經指出了。他又主張『學者先要會疑』，把疑當作進學的第一步功夫，最是精切。

張載——張載學問的宗旨是求仁。作『西銘』一篇，大意說『人是天地的兒子，凡是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都是我的朋友，皇帝是我們父母（天地）的宗子（長子繼管家務），百官是宗子的助手。所以天下困苦人，都是我們的窮兄弟，應該讓他們有好的生活』。張載學說（合天地萬物爲一體）在宋儒中最爲切實廣大，對宗子殘虐人民，認爲『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他的學說推行起來，可以發生不利統治階級的危險（墨家兼愛無差等，儒家說仁有親疏，西銘意思接近墨家），因此很少人提倡關學，比周程朱止算是一個配角。

張載經常留心一般人民的生活，路上見餓死人屍骸，回家後總是憋天嗟歎，吃不下飯。他以爲行仁政定要從經界（劃分疆界分配土地）開始，經界不正，自然貧富不均，窮人衣食窘迫，還說什麽教育和生活，所謂政治，止是些空談罷了。他計劃買田一方，試行井田制度，還沒有實行，病死。

朱熹——朱熹是正統派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周敦頤的太極圖（熹稱文王讀易，不知有太極，孔子知太極，不知有無極），邵雍的先天圖（雍著『皇極經世』，推演天地運命），魏伯陽的鍊丹術（熹改名鄒訢，注參同契求長生術）以及儒經佛典諸子，無不泛覽精研，在宋儒中學問最稱博大。朱學宗旨在『主敬』在『道問學』。敎人從平時言語行動等小事做起，必需格物窮理求得知，反躬實踐見諸（於）

行。他在白鹿書院講學，訂立下列教條：

（1）學問宗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2）學問次序——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所以窮理，篤行有下列三條）

（3）修身——言忠信，行篤敬，懲（戒）忿窒（塞）慾，遷善改過。

（4）處事——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5）接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身。

宋儒善講修身養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講得更周到切實。他們在這一方面確有甚大的成就，是應該珍視並採擇的。可是修身養性以外，却很少有所發揮。因爲宋學的所以發生，由於統治階級需要這種學說；所以發展，由於這種學說，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統治階級需要怎樣的學說呢？要能教人服從尊長的，不敢犯上（反抗）的，聽天信命的，庸言庸行的學說。宋學恰恰就是訓練這樣庸人的學問。

宋學最基本的宗旨止是一個「靜」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便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修身最基本的功夫，止是「克欲」二字，千萬言語，無非講究克欲的方法。

第六節　反對派宋學

（一）陸九淵

正當朱熹講學，正統派極盛的時候，陸九淵提出相反的主張與朱熹對立。

朱熹主道問學，下學而上達（從小事做起）；陸九淵主尊德性，先立乎其大（先要立大志，明本心）。朱熹主格物致知，陸九淵主先發明人的本心。朱熹主歸納，由博反約，陸九淵主演繹，執簡馭繁。朱熹主讀書講學，陸九淵主實踐中（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提撕省察（指點出道理）悟得本心，不必多讀書（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朱陸鵝湖大會，陸作詩說：『易簡工夫終久大（自稱），支離事業竟浮沉（譏朱）』，朱答詩道：『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朱陸治學方法不同，兩派相爭主要就在這一點。

陸九淵學問宗旨也『主靜』，同時頗有主動的趨向。他教學生下棋，說可以長人精神，又教彈琴，說可以養人德性。又說『精神不運（動）則愚，血脈不運則病』。他把俗人喜聲色，喜富貴，喜文章技藝，與朱派專在口頭上談學問同樣輕視，認爲說空話，不理會實際行事，絲毫沒有意義。這是陸學勝朱學的地方。

陸九淵主張先明本心，所謂本心，就是本人主觀的判斷。楊敬仲問九淵什麼是本心，九淵說，你剛才判斷兩個賣扇人爭訟，你知道是的是是，非的是非，這就是你的本心。統治階級認定剝削壓迫是是，人民反抗是非，所以九淵的學說，雖然沒有正統派那樣更容易利用，但並不妨害皇帝士大夫尊嚴的『天理』和『正義』。

（二）王守仁以前的理學

陸九淵死後，學派衰落，傳授乏人。朱熹死後，門徒轉相標榜，聲勢大盛。趙昀（理宗）是南宋的昏君，信任賈似道，是禍國殃民的奸相，他們表揚朱註四書，從朱熹木主入孔廟，用道學家（程朱學）

做官，道學家大數享，傳授更廣。元末修宋史，特立道學傳（周程朱），表示朱熹直接孔孟的道統。明朱元璋（太祖）提倡程朱學，做八股文必需依照朱註語氣，才算合格。朱棣（成祖）命儒臣胡廣等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書，結集宋儒正統派學說，頒佈全國，士人頭腦中，除了讀朱註四書，做八股求官，再沒有別的思想。所謂儒者，也止取程朱舊說，屋下架屋地敷衍一番，名儒薛瑄說：『自考亭（朱熹字）以來，聖道已大明，不煩後人發揮，照他說的做去就成』。思想界昏腐到這個地步，窮極必變，定要發生新的反抗思想。

陸九淵與朱熹對立，明儒反朱，自然向九淵求援。陳獻章（正統弘治時人）首創近乎陸學的白沙（獻章廣東新會縣白沙里人）學派。他的學問宗旨在『自得』，反對依牆靠壁。曾對弟子陳庸說：『我說不是你也說不是，我說是你也說是，不是是都由我說，你有些什麼呢？』他教人『做學問該從靜坐中養出個頭緒（明本心）來，才有商量處』，又說『理會得這個（理），那末，天地由我立，萬化由我出，宇宙全在我了』。又說『人除了這個心這個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吃飯著衣，爭權奪利，與禽獸無異』。這些顯然是陸學的話頭，但他並不標明陸學對程朱挑釁。

（三）王守仁

王守仁（弘治嘉靖時人）比陳獻章後起，發揮陸學，建立姚江學派（守仁浙江餘姚縣人），在思想界推倒腐朽空虛的程朱派，稱霸南方。（北方儒者仍講程朱學）王學影響不僅鼓動了思想界，不僅鼓動了政治界，而且傳入日本（明亡後，義士朱之瑜留居日本，爲幕府德川光國賓師，傳授王學），成爲明治維新的一個力量。

陽明（王守仁幼年在浙江紹興縣陽明洞讀書，因取爲號）學說的宗旨，在破壞束縛身心的程朱學，提倡『狂』（率眞進取）的學風。他說，『教育童子，應該讓他自由發展個性，教師止是誘導他向好的方向走就成。如果一味拘束督促，學生看學校如牢獄，看師長如寇仇，勉強裝出規矩，養成詭詐頑鄙的習氣，教他爲善，實際是迫他爲惡。』（陽明『傳習錄』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是一篇很好的教育理論）。某次陽明與弟子們閑坐，舉扇說『你們用扇』，一人起立對道『不敢』。陽明道：『聖人的學問，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裝做道學的模樣。你們看「論語」曾點言志一章，何等狂態，隨口狂言，要是伊川（程頤），便斥罵起來了。孔子却稱贊曾點，是見聖人教人，不是要束縛衆人成一個模形。』陽明最惡鄉愿（僞君子程朱派），他說：『鄉愿行爲有兩面，忠信廉潔去哄騙君子，同流合污去迎合小人，他們沒有顯著的罪惡可指，但他們的心早已破壞了。熟媚圓活，善能合俗，永不會學得聖人的道理。只有「狂者」，才能免俗染，成聖人。』陽明這種主張，正與庸俗的程朱學對立。

陸九淵提出『心卽理』的說法，王守仁把它發揚了，以爲『心明便是天理』。朱熹說心可以『窮理』，但不能『盡理』，『心明乃見天理』（心和理內外兩立）。這是朱王兩派基本不同處。王學宗旨在『致良知』。所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所謂好惡，就是『好好色惡惡臭』的好惡，是直覺的，純潔的，絲毫沒有私欲摻雜在好惡裏面。因此致（行）良知的功夫一定是『去人欲而存天理』，一定是『知行合一』。見好色（美色）一定喜歡，聞惡臭（臭穢氣）一定厭惡。這是合一的知行，凡不行的知或知而不行，都不是良知，如果是良知，那就自動的非行不可了。

陽明有四有教義：『無善無惡心之體（靜），有善有惡意之動（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有『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二句，意謂心體本靜，無善惡可言，善惡是在感動以後才發生。陽明在日，門下大弟子錢德洪、王畿已發生爭議。王畿說『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怕不是究竟話頭』。德洪問『爲什麼？』畿說『心體旣是無善無惡，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知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物也應該是無善無惡。如果說有善有惡，畢究心也未是無善無惡』。德洪說『心體原來是無善無惡，因爲習染已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王畿這段主張稱爲四無教義。陽明死後，弟子各分派別，在浙江、廣東、福建、江西傳播致良知的學說。

（四）中派王學右派王學

中派——錢德洪篤守陽明四句教義，又加一個『戒懼』（敬）功夫。他說『戒懼就是良知，覺得多這戒懼，就是功夫生了。久後本體（心）功夫，自然融合無間，做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止是一個「熟」字能了。』

右派——右派在江西盛行。鄒守益說『獨知』（不雜人欲的知）就是良知，必需『戒懼』、『謹獨』才能致良知。聶豹、羅洪先等發揮陽明主靜的一部份學說，拈出『收斂保聚』作培養功夫，陽明學說活生生的一部份，被右派完全抹煞。

（五）左派王學

王畿提出四無教義，認陽明四有是教中等以下人的說法，所以要用爲善去惡功夫；他自己的四無，是教上等（最聰明人）人的說法，明本體便是功夫，好比禪宗的頓悟。他說：『吾心有良知，遇父自能

知孝，遇兄自能知悌，遇君上自能知敬，推擴爲五常，百行，萬物變化，不可計數，我心都能隨來照應，足見萬物包含在我的良知裏面。」

（六）不利統治階級的王學

王學從右到左，雖然分派很多，但所謂良知，並沒有超越統治階級的良知，也就是所謂是非，並沒有違反統治階級的是非。止有良知說傳入被壓迫階級的時候，良知成爲危險的學說，朱王兩大派同聲攻擊，抑制新良知學說的發展，朝廷也用嚴刑捕殺、禁止，不讓卑賤人民覺悟自己同樣有良知的機會。到清朝，連右派王學也被禁止了。

王艮——王艮創造這一學派，稱爲泰州學派。他是泰州（江蘇泰縣）安豐場的鹽丁，年三十，到山東販鹽，見孔子廟，立志想當聖人。後從王守仁受學，與王畿同稱大弟子。艮講學宗旨，在人我互親，要人愛我，必先我愛人，人不愛我，必反省自己，反己就是格物的功夫。又說：「百姓日用（日常生活）條理處，便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條理，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聖人的道理，與百姓日用是無異的。凡無用（不合百姓日用）的都是異端。」又說：「天民（常人）隨命，大人造命。」心齋（王艮號）學說含有濃厚的平民色彩，把高妙不測的聖道，看作百姓日常生活的規律，不合的便是異端。人我互親，反己格物，與其他學派高談主觀的天理大異，大人造命與儒家居易（守常道）俟命（聽天命）傳統觀念相反。艮收學徒不論身份，上自官吏，下至農商，聚集聽講，隨機立教，光明洞達，如脫桎梏，影響比陽明大得多。

王艮死後，弟子傳授分士大夫及平民兩派。士大夫派首推徐樾、王棟。徐樾傳趙貞吉、顏鈞，鈞傳

何心隱。其他如耿定向、祝世祿、周汝登、陶望齡、焦竑、李贄諸人，都能擺脫禮教的束縛，起着極大的反抗作用。平民派首推樵夫朱恕。恕是泰州草堰場人，每担柴經過心齋講堂，息担聽講，日久成大弟子。恕傳興化（江蘇興化縣）瓦匠韓貞，貞有弟子千餘人，全是農工小商人。貞傳福建商人林訥。其他如江西農民夏廷美，福建油店傭工陳眞晟都是泰州學派的名儒。不過平民派主張近乎庸俗，助官府教化勸人安分息訟，不談世事，沒有士大夫派那樣敢大胆破壞儒家的禮教。

士大夫派尤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幸的遭遇，簡略敍述如下。

顏鈞——鈞字山農，江西吉安人。主張道就是率性行事，純任自然，凡先儒講究的道理格式，都是害道的東西。山農性義俠，喜救人急難，有志救世，曾作詩道：「若得春風遍九垓（掌握政權），世間那有三歸臺（無富人），人民得免痛苦），君仁臣義民安塔（做到君不暴虐官不貪汚，人民安居樂業），雉兎芻蕘去復來（漁獵樵夫等貧賤人得自由生活）」。表示他的政治理想。當時無論所謂賢人壞人，都痛恨山農，無故捕下南京獄，決心殺他，幸得義士竭力營救，免死充軍。

梁汝元——汝元江西永豐縣人。幼年補諸生（秀才），從顏山農學。聚族人共居，親身管理一族事務，冠婚喪祭錢粮徭役等事務，族中貧富互助，有無相通，成效甚著。本縣知縣某貪虐橫徵，汝元上書譏刺，縣官大怒，誣陷汝元入獄，擬死罪。後得人營救，脫身走北京，招集徒衆講學，得罪張居正，又設密計驅逐奸相嚴嵩，嚴黨怨恨入骨，到處訪拿，汝元改姓名逃禍，仍不廢講學。張居正執國政，汝元正在湖北孝感縣講學，巡撫王之垣捕汝元死獄中。汝元屢改姓名，有何心隱、何夫山、何兩川、梁無忌、梁光益等名，想見他當時處境的險惡。

李贄——哲字卓吾，福建晉江縣人。萬曆時任雲南姚安府知府，聚衆講學，忽自剃髮（學佛徒）坐大堂辦事，上官勒令解職。寓居湖北黃安縣，招集男女，不分身份，傳授心得，公開斥責孔孟以下諸儒，認人應該有欲，他說：「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這在當時，真是大膽的猛吼。朝廷怒不可忍，捕贄下獄死。

滿洲入關，禁絕士人結社講學，王學受壓迫尤重，泰州學派民間密傳，成著有若無的形狀。咸豐同治間，泰州人李晴峯闡明舊傳，增入反滿宗旨祕密講授，有弟子數百人，散布長江南北。兩江總督沈葆楨下令捕拿，李晴峯急毀所著書，泰州學派亡。

第七節　卓越的思想家

每當外族侵入中國的時候，有些——雖然是極少數的——卓越的思想家，看透國家滅亡生民塗炭的原因，完全由於統治階級禍國殃民，罪惡萬重。他們痛定思痛，感到必需改革社會制度，提倡民主政治，才能挽救民族的淪亡，他們生在封建時代，當然不能造出精密完備的理論，可是這些優秀的思想，也就大可珍貴，值得贊揚。

康與之——金滅北宋，士大夫逃竄長江流域，飽受亡國痛苦，康與之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著書名「昨夢錄」，載一篇筆記式的文章，說西京（洛陽）山中有一大穴，他的朋友楊某入穴中約行數百步，忽見平原，田地雞犬陶冶居民儼然一個大村莊。一人來迎，勸楊某快帶妻子來避亂。他對楊某說：「我們這裏居民雖然異姓，但彼此信義和睦，比兄弟還親愛，從沒有疑妒爭奪的事。我們這裏一切衣服飲食

牛畜絲麻等物，都按照各人需要公平分配，沒有私有制度，所以大家能同居不亂。你如果來這裏住，空手來就好，不要帶金珠錦繡珍異等物，這裏用不著。』隨手指一家道：『他們也是剛來不久，帶些珠玉錦綺，被衆人燒毀了。此地生活資料一點不缺少，最要緊的是計口授田，各人出力耕種紡織，絕對不許從別人手裏榨取衣食。』

止有這樣的社會，才能獲得人類眞正的和平，康與之可以說是中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第一人。

鄧牧——南宋亡，牧與謝翶、周密等慷慨悲憤，抗志不屈，發揚高度的民族氣節。牧著『伯牙琴』，有『君道』『吏道』兩篇。君道篇說：『君主把天下當作私產，妄自尊大，虐民自樂。天沒有給他生四隻眼、兩隻嘴、頭有鱗、臂有羽（意謂君是禽獸怪物），形貌不異常人，足見常人都可以做君，爲什麼非他做不可。因爲私有天下，多聚財物，怕人來奪位，不得不設軍隊刑獄，保護自己，從此爭奪禍亂永不會停止。止有廢除爭天下的原因，使人不覺得做君是樂事，才是救亂的辦法。』吏道篇說：『大小官吏，游手浮食，遍布天下，害民比虎狼盜賊還兇。人民誰不願意自食其力，安居樂業呢？官吏奪民食，竭民力，人民能不怨怒思亂麼？上天不仁，生長這批姦邪（官吏），使與虎豹蛇蝎同爲民害。止有廢去官吏，讓人民自治，才能得到安樂。』

廢除大小統治者，廢除剝削制度，政治全由勞動人民自己管理，鄧牧可以說是中國民主主義者的第一人。

黃宗羲——滿洲滅明，黃宗羲起兵救國，或走日本乞師，或入海據舟山，或駐四明山寨號召義兵。他晚年自述經歷險境，計懸賞訪緝兩次，指名捕拿一次，守圍城一次，被漢奸告發謀反三次，其他牽連

遭禍不可計數，九死一生的黃宗羲，最後覺悟到政治的基本原理了。他著一部書叫做『明夷待訪錄』，其中原君原臣兩篇，透澈地發揮了民主主義。原君篇說：『上古時代人民爲主，君爲客，君是人民的公僕。後世君爲主，人民爲客，因此天下不得安寧。君奪天下的時候，屠毒生靈，離散夫婦，毫不動心，止求自己一人產業的獲得，公然說，我替子孫創萬世帝王的大業。得天下以後，敲剝天下人的骨髓，離散天下人的家庭（貧民出賣妻女），供自己淫樂，公然說，這是我產業的花息。這樣看來，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沒有君，人民也就各得安居樂業了。天下人怨恨君是應該的，看作寇仇，稱爲獨夫，是合理的。那些賤儒妄稱君臣大義，人生在天地間是無可逃避的。甚至桀紂暴君，還說不該革他們的命。照賤儒們看來，兆民萬姓在暴君統治下血肉狼藉，止算一隻腐爛的鼠子，不值得憐惜的。』宗羲既指出君是唯一的害民賊，因此竭力推崇革命，認爲革命是聖人的事業。原臣篇說：『官吏出仕，應該爲天下不是爲君主，爲人民不是爲一姓。官吏爲天下萬民辦事，不是爲君主充當奴僕。君臣關係等於朋友，君民關係等於路人。』

唐甄——明末清初人。著『潛書』四卷，主張君臣、君民、夫婦、男女間一切平等。

黃宗羲反抗專制獨裁政治，最爲痛切；人民有權革命，也是獨到的卓見。唐甄平等學說，可以補足待訪錄的未備。黃唐二人都是陽明學派，對程朱派表示不滿，的確，程朱派中從來沒有產生卓越的思想家，漢奸卻特別多。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亡，夫之起兵抗清，戰敗逃隱湘西石船山，著書極多，現在『船山遺書』二百八十八卷，止是他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夫之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三人治學方

向不同，夫之學本北宋張載（關學），看重井田制度，提出土地公有的主張。他著『噩夢』一卷，專論民生經濟問題，開端就說：『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力耕自己的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賦稅的性質，止是人民出一些餘力養活辦政治的人（帝王官吏），並不是佃農向地主納租。』

從來講土地制度的總以爲帝王掌有土地最高所有權，人民從帝王分得耕地，是帝王莫大的恩德，人民應該感謝他們，服從他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成爲專制（獨裁）時代帝王責備人民的慣語，好像沒有帝王，就不得種地生活，這是何等荒謬的見解。夫之指出田地應歸耕者所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大發明。

北宋以來每一次外族侵入，總有卓越思想家發出精闢的議論，可是不久就被統治者壓抑無聞了。這證明統治階級確是人類進步思想的敵人。康與之以下諸人，凡主張民主政治的，一定主張廢除剝削制度，這又證明統治階級確是民主政治的敵人。

第八節　考據學派

南宋文士最重博學鴻詞科（宰相多從詞科出身），讀書非常廣博，考訂非常精細。南宋末王應麟作『詞學指南』，講明讀書的方法，又作『困學紀聞』，會萃讀書的心得，王應麟成爲考據學派的創始人。

明朝士人埋頭八股，空談性理，大抵枵（音囂。空）腹不讀書。一部分矯俗的名士，主張讀古書（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因此文字學、音韻學、校勘學、辨僞學、訓詁學、地理學、輯逸學、曆算學，逐

漸興起。其中音韻學尤爲讀古書的關鍵。明中期以下，較大寺院都有主音和尚，專門研究音韻，費精甚多，給士人很大的便利。陳第（戚繼光部將）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證明（用本證旁證）古今音韻不同，實是清朝考據最重要的先驅者。

滿洲入據中國，義士反抗失敗，匿跡山野，讀書著述，希望文字流傳，人心不死，民族有復興的一天。所以清初期學風，注重經史，讀書與抗滿聯結，著述與實踐（致用）一致，可稱考據學派的啓蒙時期。乾嘉兩朝，學者爲考據而考據，學術完全脫離實際生活，可稱考據學派的極盛時期。道光時代，今文學興，攻擊古文學，西漢學（今文）與東漢學（古文）對立，可稱考據學派的變化時期。

（一）啓蒙時期

（甲）浙東學派——史學

黃宗羲浙江餘姚縣人，學者稱梨洲先生。梨洲博通十三經、二十一史、百家九流、天文、曆算、樂律、道藏、佛藏，尤注重史學。他的讀書程序是：「學者必先窮經，但拘執經術，不切實用，想免做迂儒，必兼讀史。」他著書數十種，「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最稱巨製。弟子萬斯同繼承黃學，爲清初史學大師。斯同以後，有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學誠著「文史通義」，與唐朝劉知幾「史通」並稱歷史學兩大名著。

（乙）浙西學派——經學

顧炎武江蘇崑山縣人，學者稱亭林先生。亭林治學宗旨是「博學於文」（包括一切典章制度文物）「行己有恥」（一切行爲沒有污點）。方法是「讀經自考文（瞭解字義）始，考文自知音始。」他著作中最

重學的有『音學五書』『日知錄』（仿國學紀聞體）兩書，清朝考據學派的規模，從亭林建立起來，被尊爲『開國儒宗』。

（丙）懷疑派

考據學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證據』『反對空談』（宋學空談性命的反動），因此證據不充實或並無實證的空論，雖然是所謂『大聖』『大賢』的著作，都認爲可疑，加以攻擊。這一派著名的學者，有閻若璩、胡渭、毛奇齡、姚際恆等人。若璩著『尙書古文疏證』，證明書經一部分是僞書。胡渭著『易圖明辨』，證明朱熹易學出道士傳授，不是孔子的易學，把整個正統派宋學的哲學體系破壞了。奇齡著『大學知本圖說』『中庸說』『論語稽求篇』等書，猛攻朱熹不稍忌諱，把程朱作爲理論堡壘的四書權毀（朱註四書幸有朝廷保護得不廢棄）了。際恆著『古今僞書考』『諸經通論』，對經史無不懷疑，可稱懷疑學的專家。

黃宗羲顧炎武二人都兼長經史，黃偏重史，成浙東史學派，顧偏重經，成浙西經學派，二人治學宗旨都在求實用，排斥空談。對理學態度，黃屬姚江學派的右派，主王但不反程朱；顧接近朱但要用經學代替理學，排王不遺餘力。懷疑派獨立經學旗幟，公開攻擊宋學，所有宋學理論的根據，全被懷疑派用考據方法攻破，宋學在清朝，依賴統治者支持，苟延殘喘，不敢與考據學派正面對抗。

（二）極盛時期

清朝最怕漢人寫歷史，明末義士却最注意亡國史實的記錄和保存。清朝對史學家大費苦心，玄燁招集遺老名士（博學鴻儒科），令參加官修『明史』的撰述。從康熙十八年到乾隆四年凡六十年，『明史』

才修成，顯然借史館收買失節的史學家。別一方面用鐵刑壓迫，如莊廷鑨案，戴名世案都是有意大屠殺，向民間史學家示威。弘曆廣搜野史，歷次燒毀，企圖消滅漢族反滿的意識。看清朝費力這樣大，可見黃宗羲提倡史學的識見遠大。

顧炎武想用經學來保存民族意識，繼顧氏興起的經學家，專力音韻訓詁，放棄顧氏讀經致用的本意。清朝看出經學沒有危險性，加意提倡，任令與宋學鬥爭。弘曆提倡尤力，開四庫全書館，收容著名考據家，乾嘉兩朝，考據學派發展到最高度。

（甲）吳派

清初期經學，與宋學對立，也就是考據與空談對立。至於經學採西漢人說或採東漢人說，却並不重視。宋學被懷疑派戰敗，經學（漢學）轉入極盛時期的第一階段。吳派是這一階段的代表。

吳派首領惠棟，江蘇吳縣人。惠棟博極羣書，著『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等書，搜集漢儒舊說，凡漢人說不論是非，都當作珍寶，毫無批評，一概接受。這一派的學風是『好古』『信古』『博學』。成績是散佚的漢人舊說，都被採集在一處，供給考據家豐富的材料。章學誠說吳派止有功力，沒有理解，一生做細碎的工作，不能有串貫的思想，好比一條吃桑葉不吐絲的蠶。

（乙）皖派

戴震是極盛時期第二階段也就是最高階段的代表人。他是安徽休寧縣人，讀書極博，理解極精，依據許慎『說文解字』鄭玄經注作學問的尺度，判斷是非，如老吏折獄，被尊為清朝考據學派唯一的大師。許鄭都是東海人，講古文經學，所以戴震一派稱古文學派又稱許鄭學派。

皖派的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證據）不信』，這當然是很好的科學精神。可是他們止能依靠許鄭去批判別人，却不能依靠眞是來批判許鄭，他們專力經學、旁及小學（文字學）、音韻、訓詁、天算、地理、金石、樂律、典章、制度、校勘、考古等等，凡經過他們整理的古書，解釋明確，使讀者節省無限的精神，對學術確有極大的功績。可是這個功績並不能抵消他們共同的缺點。他們篤信許鄭的學說，篤信經是無可懷疑的聖訓，經的形成有先後不同的時代，內容有眞實和假託的區別。這些，他們是完全不理的，止要說得合許鄭合經文，那就斷然下判決了。所以他們標舉『實是求是』『無徵不信』是科學的，但得出的結論却未必眞是、眞可信。

（丙）戴震的哲學

漢宋鬥爭，漢學戰勝了，漢學必需建立自己的哲學，才能防止宋學的反攻，戴震在這一重要事業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震著『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兩書，疏證用訓詁學探求孟子本義，尤為一生第一大著作（戴氏自稱所以正人心）。疏證主旨在說明理就是條理，條理以據人情作標準，凡不合人情的理，止是些個人意見，一定不是公理。他痛論宋儒談理的禍害道：『尊者用理責卑，長者用理責幼，貴者用理責賤，不問那個理是否合理，總認為是合理的。卑者，幼者，賤者據理爭辯，就是合理也認為不合理。因此在下面的人，不能把天下人的同情同欲（物質要求），達到上面。上面用自己的理責下面，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被法律殺死的罪人，還有人憐憫，被理殺死的罪人，誰去憐憫他』。

戴震眞不愧為被壓迫者的大哲學家，也不愧為對宋儒理學革命的第一人。

（三）變化時期

戴震的考據學、哲學，徹底擊敗了宋學，可是他這唯物主義的哲學，統治階級決不允許它發展。首先出來痛斥的是浙東學派章學誠，認爲戴震心術不端，離經叛道。皖派中也極少有人敢繼續發揮（止有焦循一人），戴震自稱第一大著作的價值竟一錢不值了。其餘專講訓詁名物的一部分，雖然盛行，支離疊術，已有人（方東樹漢學商兌）譏爲豬肉店的賬簿了。皖派極盛時期，同時也是開始衰落時期，代它興起的是西漢今文學派。

（甲）常州學派

戴震弟子孔廣森治公羊學（今文經學），著『公羊春秋經傳通義』。他不是有意恢復西漢今文學，來對抗皖派的東漢古文學，本意止在『備一家之言』，後起今文學派也不認他是開山祖。

眞正今文學從莊存與開始。存與江蘇武進縣人，與戴震同時。他自知訓詁考據，決不能爭勝，要對抗皖派，必需別闢所見，『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傳注自序）的公羊學成爲最好的對象了。

存與著『春秋正辭』，不講訓詁名物，專求所謂『微言大義』，學風與皖派大異，但並不攻擊古文學派。

（乙）今文學派的發展

存與創立今文學派，同縣劉逢祿繼起，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凡何休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通三統』（夏商周三代不同，隨時因革）『絀周王魯』（魯代周爲王）『受命改制』（孔子受天命爲素王，改革舊制）等說，次第發明，公羊學卒然成

一有力的學派。

劉逢祿著『左氏春秋考證』說左傳是劉歆僞造書。此後凡今文學家無不攻古文經，一概指爲劉歆僞書，立說不免武斷，篤信古文經的東漢學派，却遭遇勁敵。古今學派的長城——左傳周禮兩經，尤成衆矢共射的鵠的。

（丙）今文學的分派

議政派——公羊春秋在西漢本是議政的要典，附會穿鑿，是這一學派的特長。道光時代，西洋勢力侵略益急，中國政治腐朽，危亡可憂，一部分先覺志士，借公羊學發揮改制變法的思想。龔自珍（浙江杭縣人，著作名『定庵文集』）是這一派的代表，引公羊義譏評時政，排斥專制，晚清思想的解放（包括文章體製），自珍出力最大。光緒時代所謂新學家，無不讀『定庵文集』，影響非常廣泛。自珍又著『西域置行省議』，光緒時立新疆省，就是依據他的議論。與龔自珍並稱的有魏源（湖南寶慶縣人），著『海國圖志』，談世界地理，又著『聖武記』，主張變法圖強（主張買外國船代替中國戰船，在當時要算新見解）。龔魏生在舉國昏憒的時代，獨能指天畫地，規劃天下大計，確是豪傑之士。他們都擅長考據學，但不屑自拘在考據圈子裏。那些拘守今文經義的經師派自以爲是，指他們是僞今文學派，自稱爲今文正統派。按照龔魏的看法，這些夏蟲井蛙，幾乎不值一笑。

議政派發展到康有爲，梁啓超，造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政變。

經師派——這是庸俗化的今文學派。這一派講究今文師法，斤斤與古文學派爭孔子眞傳，經學正統，如戴望、皮錫瑞、王闓運、廖平一類人，學問既不及古文學派的精切，識見又僅限在公羊、王制

（禮記中一篇）小範圍內，在學術史上不能佔什麼地位。

（丁）清末漢宋調和派

由於今文議政派的發展，使守舊頑固份子感到憤怒和恐慌。他們的代表是廣州陳澧。澧擅長音韻學，著『東塾讀書記』；調和漢宋學，取鄭玄朱熹學說牽合爲一事，反抗維新議政派。他們得達官貴人的獎勵；戊戌以後，流行很廣。浙江朱一新（義烏縣人，著無邪堂答問）也是這一派的首領。

第九節 文學史略說

從秦漢到五四以前，中國文化領域內，有兩個主力軍在活動着，一個是經學，一個是文學，本書已經約略說了些經學，此地再極簡單的說些文學。

中國言語屬孤立語系，一字一音，一字一義，因此構成文學上若干特殊的形式（如駢文五言詩）。

文學種類很多，大體分類如下表。

心志—言語 { 質言 / 文言 } 文學

- 無韻
  - 單行
    - 通俗文學—民間欣賞的文學如包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等
    - 言文—古文—語體文
  - 駢偶—駢文—四六文—制義
- 有韻
  - 可歌
    - 原始文學—民間歌謠詞曲戲劇等
    - 三百篇—辭賦—樂府—律詩—詞—雜劇—南曲
  - 不可歌—本是可歌的文學，因流傳已久，止存形式，與樂律脫離。

毛詩大序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心志發出成言語，言語有素樸的文飾的兩種。用文字寫來成文學。

各體文學的發生，時代有先後，彼此又各有相通的性質和形式，用下表來表示大意。

殷周秦	漢 晉	南北朝	唐	宋元明	清	民國五四以來
言文系	古文系					語體文系
	駢文系		四六系	制義系		
			小說系			
辭賦系	俳賦系		律賦系			
詩系	樂府五七言詩系		古律體詩系			
			詞系			
				戲曲系		

右表：在同一行內的文體是直系遞變，兩行相並的，雙方有性質或形式相通處。如言文（言語文字不分）遞變爲古文，古文遞變爲語體文（理由見下）。如唐人小說，形式上由古文四六合組成篇。

研究文學的變化發展，有下述幾個規律：

（一）整部文學史是新變的、進步的、發展的，任何時代，不會有倒退的模擬的「好文學」。例如每一時代必有本時代特有的文學（屈賦漢樂府等），後一時代模擬它，不論怎樣維妙維肖，總是有形無神，缺之真味。葛洪抱朴子尚博篇說：「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稱贊）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劉勰（音協）文心雕龍通變篇說：「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文學永遠隨時代向前發展，永遠有新的好文學出現，葛洪劉勰早巳明確指出了。

（二）無韻文主敍事說理，以合言語爲原則。例如西漢以前，言文大體一致。自駢文四六盛行，無韻文脫離言文一致的原則。古文（模仿古代言語）運動就是要恢復原則的一種革命運動，可是古文距離實際言語仍遠，語體文與，才眞正與言語符合。

（三）有韻文字抒情，以可歌合樂爲原則，例如詩三百篇辭賦（一部分可歌，一部分可賦）漢樂府等原來都是可歌合樂的文學。等到新起的有韻文代位，舊的止保存形式，供文人學士們雕琢玩弄，文學價值甚微或毫無價值。

（四）文學演變有向心離心兩個傾向（所謂心，指（二）（三）兩原則）。大抵重內涵則向心，重形式則離心。例如宋學將興必需提倡「載道」的古文，代替駢偶的近體文，五四運動將興，先有語體文對古文革命。反過來看，駢體、四六、制義、俳賦、律賦等形式極美的文學，與思想少有關係。

（五）凡一種文學的長成，必經過胚胎、發育、壯盛、衰亡或蛻變等過程。例如古文，六朝是胚胎

時期，韓愈以前是發育時期。韓（愈）柳（宗元）歐（歐陽修）蘇（軾）是壯盛時期，南宋以後是衰落時期，五四以後，逐漸趨向滅亡。

（六）一種新文學的發生，多在前期文學的壯盛時期。例如駢體文在西漢武帝（劉徹）時開始，古文在西晉武帝（司馬炎）時開始，詞在唐玄宗（李隆基）時開始。

（七）一種新文學的發生，大抵如下列二種方式：

（1）前期文學的蛻變。例如古賦增對偶成俳賦，俳賦增聲律成律賦。

（2）前期文學的否定。例如古文對駢文革命，語體對古文革命。

（八）一種文學發展至壯盛階段，往往同時有兩個作者或兩派明顯對立，一保舊作風，一啓新境界。例如建安時代曹丕與曹植，太康時代左思與潘（岳）陸（機），東晉末陶潛與顏（延之）謝（靈運），盛唐李白與杜甫。

（九）一種文學發展至高度，才能產生大作家。例如詩至盛唐有李杜，古文至中唐有韓柳，詞至北宋末有周邦彥。

（十）重要的文學多從民間創造出來，經文士採取，經過技術上的修整，始成高級的文學。例如漢清商樂府本是各地民謠，著名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等書，原是民間話本，

簡短的結論

整部歷史止是階級間、階層間相互鬥爭、聯合的歷史，而聯合也是為了鬥爭。取隋唐以來文化史作

例，也絲毫沒有例外。

南北朝至唐，佛教大量輸入中國，儒家戰敗了，道教與佛教戰鬥，也沒有獲得勝利。

韓愈把復興儒學運動與古文運動聯合起來，反對佛老和近體文（四六），主要是攻擊佛教。

北宋初期儒者得皇帝的獎勵，道統文統兩個勢力聯合向佛老四六進攻，主要攻擊方向仍是佛教。

周敦頤奪取佛道兩教的哲學武器，來充實儒家的力量，戰敗佛教，創立正統派宋學。理學文學繼續發展，道統文統也就分裂了。

正統派宋學到朱熹發展到最高點，陸九淵起來反抗，造成不可調和的朱陸爭議。

程朱派有皇帝大臣作後援，獨霸思想界。王守仁發揮心學，與程朱派對立。王派佔優勢，內部又分成許多派別，泰州學派傳到平民中間去，其他王派對程朱派讓步（調和），聯合向泰州派攻擊。

滿洲入關，各派王學都被禁絕，獎勵程朱派統制思想界，顧炎武提倡經學反抗宋學。經學中懷疑一派利用考據方法的武器，戰敗宋學，壓迫它退到苟延殘喘的地位上去。

黃宗羲提倡的史學，也被清朝壓迫，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浙西派經學獨霸了學術界。

經學轉上極盛時期，本身保存的宋學殘滓，完全排除了，這樣開始有意識的尊講漢學。所以吳派經學與初期經學帶有宋學的形狀大異，經學改稱為漢學。

皖派考據方法比吳派更精密，成就更廣大，戴震開始創立考據學派的哲學，進一步打擊宋學。自然，用考據方法（近乎科學方法）得出的哲學理論，一定會接近真理，這個真理，卻被統治階級阻抑，不得發展。

皖派盛行，常州今文學派又起來與它對立。憂世志士，厭惡考據學派的支離破碎，創立議政派，借公羊學發揮變法議論對封建專制表示不滿，於是古文學派今文經師派並肩向議政派攻擊，康有爲的『孔子改制考』被禁止燒毀。

古文學派竟與舊派宋學聯合起來，也向議政派進攻，企圖保護封建專制的利益。

隋唐至清的文化史，就是這樣一幅鬥爭圖。